# 第一回·灵根育孕源流出 心性修持大道生:

　　天功第一

　　天道变化，消长万汇，契地之力，乃有成尔。天贵而地贱，天动而地静，贵者运机而贱者效力。上有其动，而下行其地矣。是以知天之施地匪专也，知地之应天有常也。生机动则应之以生，气机动则应之以气。机正则泰，机乱则否。万物列形而否泰交著，见之于地焉，岂止地之为乎？盖天道内而地道外者也。王者，天也；将，地也。将者，天也；士卒，地也。我，天也；敌，地也。由此观其所动，故负胜可知矣。王之於将也，阃外之寄，择贤授柄，举无所疑。将必内应其正，外务其顺。应以正则师律严，务以顺则臣节贞。举而御敌，讵有舆尸之患乎？君恃智以自用，倨礼而傲下，授柄匪人，任人不信，将不正应，内包犹豫之惑，外丧驭众之威矣。举而御敌，宁免失律之凶乎？师之成败见之於将焉，岂将之为乎？将之为任也，智敌万人，苟无万人之用，与愚者同矣；勇冠三军，苟无三军之用，与懦者同矣。善为将者正而能变，刚而能恤，仁而能断，勇而能详，以策驭吏士，未有不振拔勋业，以戡祸乱者也。反是，则吏士外无攻，内多离散之势。勇怯见之吏士焉，岂吏士之为乎？我之於敌也，夫功拔战胜，使敌不敢抗衡者，岂敌怯乎？由我威令整，进退肃，赏罚明也。覆兵杀将，弱国削地者，岂敌强威乎？由我不严师律故也。夫如是，亦自上而及下，自内而迨外，其犹天地之用乎。故天必藉地力，然后运四气，正生杀也；贵必藉贱力，然后能立元功而建王业也。

　　地利第二

　　地之形，险易殊也；地之气，寒热异也。用形与气，在知逆顺焉。昧此道者，不能得地利必矣。善用地者则不然，险而易之，易而险之也。夫居险用险必内溃，居易用易必内蹶。当有形之用，逆之者善矣。何谓险而易之？曰：简以夷其政，要以节其动，用以缓其约，不以疏慢为失也。何谓易而险之？曰：进止戒严，内外无怠，用其谨慎，不以暴急为务也。如是者，乃险易之用也。以方位观之，则寒热之气异也。当有气之用，顺之者善矣。南方之气热，北方之气寒也。其气异则水土之性必相戾，逆诸人而使之饮其地脉，食其土毛，蒙其风气，瘴疠之疾、冻涩之戾加焉。以我之不便，犯顺方之人，不有患乎？天不能以气顺人，君能以人顺气，可也。是故利不可以专一。北人之马，南人之航也，各有便焉。反是，不可措手足矣。行师者不能择而用之，斯亦更北南之所便也。冀其成功，远矣。是知地之所利者，可兼而有乎。善用兵者，择利而从之，善矣。

　　人用第三

　　今之世取人也，每务其多学而舍其偏技，非良术也。兵家所利，随其长短而用之也。是以善抚恤者勿频斗，虑其劳疲而无勇也；善保守者勿使进攻，虑其迟缓而不猛也；多方者勿使与於决事，虑其犹豫也；多勇者勿与谋敌，虑其过轻也。精悍者使斗；果敢者使攻也；沉毅而性执者，使其据阻险；见小而贪财者，不可使守储蓄；智而善断者，可择其言；轻健者使诱敌；刚愎者使当锋；利口喋喋者使行问；善鼠窃狗偷者使盗号探敌；恶言多骂者使之扬毁訾詈；奇材异识者使预谈论；深识大度者使安众；崛强多力者使斩辟榛莽；善随地形结构者使度树营栅；怯懦者使辇运器用；老弱者使备炊汲；谙山川、择高下水泉之利者，使察地形；妖言诈辞、善张皇鬼神之心、推引天命者，使扬声惑众以动敌心；善择地势平易险阻，知往来细大之蹊路者，使通粮储；奇辞伟辨、能架虚矜大者，使奋振威德；耳目聪明、探察敌人情者，使伺候奸伪；敏才健笔者，使主笺檄。明七曜休咎者，为历数之士；善占风云吉凶者，为候气之士；晓六壬遁甲者，为选日时之士；谙蓍龟者，为卜筮之士。是四人者，虽推验体测阴阳，各不可使相乱，贵其专一也。医药之人，二十人已上，以兵数增之。兽医亦如医人之数。大将军权通材者，与之参议可否。故我大众之内有善有恶，无弃人焉。人无所弃，斯不怨则动有功矣。

　　三才应变第四

　　《易》曰：见机而作，不俟终日。故用兵之术，知变为大。军虽气锐时胜（一作遇天时），而行列散溃，旌旗紊乱，金鼓不节，击之可也。或曰：彼得天时，讵可破乎？许洞曰：天之所，正也。怙天时而戾军政，与天违也。天人相违，不凶何俟？故兵利以顺应顺也。顺而逆应之，必凶之兆也。或曰：军乘天时，跨有地利，将吏骄怠，谋划不精，军阵散乱，如之何？洞曰：可击也。彼获天地之利，如何击之？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苟心不正，虽有其表，将焉用乎？或曰：军违天时、逆地利，大将深谋沉毅，部伍清肃，进退有节，如之何？许洞曰：未可击也。曰：不获天地之利，奚谓未可乎？曰：正则可以率天地之用，草寇可为王矣。或曰：彼如是也，我之动将之如何？许洞曰：先以人，次以地，次以天，然后攻之，必克敌也。曰：先后如之何？曰：利为主。何谓主？曰：动为客，静为主。观敌之动何如，乃应之（夫书言动者，不必战阵时，敌人先动为客也。但密构敌人所为之事谓之动，则我以机应之必胜焉）。先胜而后举，神明之道也。

　　三才随用第五

　　天著吉凶，以阴阳辨也；地布险易，以山川章也；人包勇怯，以战阵见也。苟（一作有）欲阴阳之顺，险易之利，勇怯之用，在於闲暇可得而择也。当彼我相逢，各出不意，忽然交合，曷能择所利而用哉？或曰：两师不期逼於险地，天地震晦，雨雪交积，山川不辨，当此之际，何以御之？许洞曰：大将止众坚阵，严肃号令，虽敌来攻，勿与交战。俟天变少罢，观弱强之势，而后进退之。曰：我既安矣，彼自惊挠，则如之何？曰：以积兵乘之。又曰：仓卒之际，大将以何术即能坚行阵、严号令，使士卒不自惊乱？许洞曰：善用兵者，有动必备。预择轻勇者二十四人，八方各三骑，相去一里，昼以旗，夜以鼓（过山川委曲，丛林茂密，昼亦鸣鼓，恐不见旗）。第一骑见贼昼举旗，第二骑亦如之，第三骑驰告。夜用鼓，如昼法（恐敌闻鼓声急驰告）。烟雾蓊塞，风雷震惊，旗之不见，鼓之不闻，亟驰告。斯谓八卦探骑者也。是以值贼而能备焉。苟天地有变，则引轻兵突之。大阵不可妄动（凡大兵出，常以轻骑数千人别分部队为游兵，其将择骁勇），观彼动静而后举焉，故我常用其整也。此皆随天之变也。或曰：与敌卒然相遇，或平原广泽，或山谷深峭，或坡嶝穹隆，或坳污沮洳，或草木蒙密，俱是危地，当其用之如何？许洞曰：回渠迂涧，可以冲车突驰也；深峡隘口，可以少击众也；长林丰草，可以为伏也；原野漫衍，可以骑兵相属也；草木隐障，可以步士接战；长郊往来，可进可退，可以长戟当敌；逾水跨远，高下相乘，不可得亲近，可以长弩当敌；崖壁相隐，狭径斗回，可以剑盾当敌；苇萧芦荻，枝叶朦胧，可以戈梃当敌。此皆随地之性也。或曰：寨栅之间，三军已憩，寇敌乘间冲突攻击，当此之时如之何？许洞曰：使勇者据其前，怯者匿其后。忽遽之时，怯者强驱而前进焉，必挫锋折锐，不若隐之也。曰：当此之时，何暇别勇怯之用乎？曰：不然。善用兵者，防乱於未乱，备急於未急。结营既定，预择强勇者卫外，怯弱者附之，所以虑晦夜之急也。此皆随人之性也。如是，顺天、地、人预备之道者也。故易之卦以豫者预也，取预备之象为难之用也。故曰：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用兵者可不审於此乎？

# 第二回·悟彻菩提真妙理 断魔归本合元神:

    诗云：“一局输赢料不真，香销茶尽尚逡巡。    欲知目下兴衰兆，须问傍观冷眼人。”    却说封肃因听见公差传唤，忙出来陪笑启问。那些人只嚷：“快请出甄爷来。”封肃忙陪笑道：“小人姓封，并不姓甄。只有当日小婿姓甄，今已出家一二年了，不知可是问他。”那些公人道：“我们也不知什么‘真’‘假’，因奉太爷之命来问你。他既是你女婿，便带了你去亲见太爷面禀，省得『乱』跑。”说着，不容封肃多言，大家推拥他去了。封家人各各惊慌，不知何兆。那天约二更时，只见封肃方回来，欢天喜地。众人忙问端的，他乃说道：“原来本府新升的太爷，姓贾名化，本湖州人氏，曾与女婿旧日相交。方才在咱们前过去，因看见娇杏那丫头买线，所以他只当女婿移住于此。我一一将原故回明，那太爷倒伤感叹息了一回。又问外孙女儿，我说看灯丢了。太爷说：‘不妨，我自使番役务必探访回来。’说了一回话，临走倒送了我二两银子。”甄家娘子听了，不免心中伤感。一宿无话。至次日早有雨村遣人送了两封银子、四匹锦缎，答谢甄家娘子。又寄一封密书与封肃，托他向甄家娘子要那娇杏作二房。封肃喜的屁滚『尿』流，巴不得去奉承，便在女儿前一力撺掇成了，乘夜只用一乘小轿，便把娇杏送进去了。雨村欢喜自不必说，乃封百金赠封肃，外又谢甄家娘子许多物事，令其好生养赡，以待寻访女儿下落。封肃回家无话。却说娇杏这丫鬟，便是那年回顾雨村者，因偶然一顾，便弄出这段事来，亦是自己意料不到之奇缘。谁想他命运两济，不承望自到雨村身边，只一年便生了一子。又半载，雨村嫡妻忽染疾下世，雨村便将他扶侧作正室夫人了。正是：    “偶因一着错，便为人上人。”    原来雨村因那年士隐赠银之后，他于十六日便起身入都。至大比之期，不料他十分得意，已会了进士，选入外班，今已升了本府知府。虽才干优长，未免有贪酷之弊，且又恃才侮上，那些官员皆侧目而视。不上两年，便被上司寻了一个空隙，作成一本，参他“生『性』狡猾，擅纂礼仪，且沽清正之名，而暗结虎狼之属，致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等语。龙颜大怒，即批革职。该部文书一到，本府官员无不喜悦。那雨村心中虽十分惭恨，却面上全无一点怨『色』，仍是嘻笑自若。交代过公事，将历年做官积的些赀本并家小人属送至原籍安『插』妥协，却是自己担风袖月，游览天下胜迹。    那日偶又至维扬地面，因闻得今岁鹾政点的是林如海。这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升至兰台寺大夫。本贯姑苏人氏，今钦点出为巡盐御史，到任方一月有馀。原来这林如海之祖曾袭过列侯，今到如海已经五世。起初时只封袭三世，因当今隆恩盛德，远迈前代，额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袭了一代，至如海便从科第出身。虽系钟鼎之家，却亦是书香之族。只可惜这林家支庶不盛，子孙有限，虽有几门，却与如海俱是堂族而已，没甚亲支嫡派的。今如海年已四十，只有一个三岁之子，偏又于去岁死了。虽有几房姬妾，奈他命中无子，亦无可如何之事。今只有嫡妻贾氏生得一女，『乳』名黛玉，年方五岁。夫妻无子，故爱女如珍；且又见他聪明清秀，便也欲使他读书识几个字，不过假充养子之意，聊解膝下荒凉之叹。    雨村正值偶感风寒，病在旅店，将一月光景方渐愈。一因身体劳倦，二因盘费不继，也正欲寻个合式之处暂且歇下。幸有两个旧友亦在此境住居，因闻得鹾政欲聘一西宾，雨村便相托友力，谋了进去，且作安身之计。妙在只一个女学生，并两个伴读丫鬟。这女学生年又小，身体又极怯弱，功课不限多寡，故十分省力。堪堪又是一载的光景，谁知女学生之母贾氏夫人一疾而终，女学生侍汤奉『药』，守丧尽哀，遂又将要辞馆别图。林如海意欲令女守制读书，故又将他留下。近因女学生哀痛过伤，本自怯弱多病的，触犯旧症，遂连日不曾上学。雨村闲居无聊，每当风日晴和，饭后便出来闲步。    这日偶至郭外，意欲赏鉴那村野风光。忽信步至一山环水旋，茂林深竹之处，隐隐有座庙宇，门巷倾颓，墙垣朽败，门前有额题着“智通寺”三字。门傍又有一副旧破的对联曰：    “身后有馀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雨村看了，因想道：“这两句话，文虽浅近，其意则深。也曾游过些名山大刹，倒不曾见过这话头。其中想必有个翻过筋斗来的，也未可知，何不进去试试。”想着，走入看时，只有一个龙钟老僧在那里煮粥。雨村见了，便不在意，及至问他两句话，那老僧既聋且昏，齿落舌钝，所答非所问。    雨村不耐烦，便仍出来，意欲到那村肆中沽饮三杯，以助野趣。于是款步行来，刚入肆门，只见座上吃酒之客有一人起身大笑，接了出来，口内说：“奇遇，奇遇。”雨村忙看时，此人是都中在古董行中贸易的号冷子兴者，旧日在都相识。雨村最赞这冷子兴是个有作为大本领的人，这子兴又借雨村斯文之名，故二人说话投机，最相契合。雨村忙亦笑问：“老兄何日到此，弟竟不知。今日偶遇，真奇缘也。”子兴道：“去年岁底到家。今因还要入都，从此顺路找个敝友说一句话，承他之情，留我多住两日，我也无甚紧事，且盘桓两日，待月半时也就起身了。今日敝友有事，我因闲步至此，且歇歇脚，不期这样巧遇。”一面说，一面让雨村同席坐了，另整上酒肴来。二人闲谈慢饮，叙些别后之事。雨村因问：“近日都中可有新闻没有？”子兴道：“倒没有什么新闻，倒是老先生你贵同宗家出了一件小小的异事。”雨村笑道：“弟族中无人在都，何谈及此？”子兴笑道：“你们同姓，实非同宗一族。”雨村问是谁家。子兴道：“荣国府贾府中，可也不玷辱了先生的门楣了。”雨村笑道：“原来是他家。若论起来，寒族人丁却不少。自东汉贾复以来，支派繁盛，各省皆有，谁能逐细考查。若论荣国一支，却是同谱，但他那等荣耀，我们不便去攀扯，至今故越发生疏难认了。”子兴叹道：“老先生休如此说。如今的这宁荣两门也都萧索了，不比先时的光景。”雨村道：“当日宁荣两宅的人口也极多，如何就萧索了？”冷子兴道：“正是，说来也话长。”雨村道：“去岁我到金陵地界，因欲游览六朝遗迹，那日进了石头城，从他老宅门前经过。路北，东是宁国府，西是荣国府，二宅相连，竟将大半条街占了。大门前虽冷落无人，隔着围墙一望，里面厅殿楼阁，也还都峥嵘轩峻；就是后一带花园子里，树木山石，也还都有蓊蔚洇润之气，那里像个衰败之家！”子兴笑道：“亏你是进士出身，原来不通！古人有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虽说不似先年那样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气象不同。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还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雨村听说也纳罕道：“这样诗礼之家，岂有不善教育之理。别门不知，只说这宁荣两宅，是最教子有方的。”子兴叹道：“正说的是这两门呢。待我告诉你：当日宁国公与荣国公是一母同胞弟兄两个。宁公居长，生了四个儿子。宁公死后，长子贾代化袭了官，也养了两个儿子。长名贾敷，至八九岁上便死了。只剩了次子贾敬袭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爱烧丹炼汞，馀者一概不在心上。幸而早年留下一子，名唤贾珍，因他父亲一心想做神仙，把官倒让他袭了。他父亲又不肯回原籍来，只在都中城外和道士们胡羼。这位珍爷倒生了一个儿子，今年才十六岁，名叫贾蓉。如今敬老爹一概不管，这珍爷那里肯读书，只一味高乐不了，把宁国府竟翻了过来，也没有敢来管他的人。再说荣府你听，方才所说异事就出在这里。自荣公死后，长子贾代善袭了官，娶的也是金陵世勋史侯家的小姐为妻，生了两个儿子，长名贾赦，次名贾政。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尚在。长子贾赦袭着官。次子贾政自幼酷喜读书，祖父最疼，原欲以科甲出身的；不料代善临终时，遗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即时令长子袭官外，问还有几子，立刻引见，遂额外赐了这政老爹一个主事之衔，令其入部习学。如今现已升了员外郎了。这政老爹的夫人王氏，头胎生得公子名唤贾珠，十四岁进学，不到二十岁就娶了妻，生了一子，一病死了。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日就奇了。不想次年又生了一位公子，说来更奇，一落胎胞，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上面还有许多字迹，就取名叫做宝玉。你道是新奇异事不是？”雨村笑道：“果然奇异。只怕这人来历不小。”子兴冷笑道：“万人皆如此说，因而乃祖母便先爱如珍宝。那年周岁时，政老爹便要试他将来的志向，便将那世上所有之物件摆了无数，与他抓取，谁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政老爹便大怒了，说将来酒『色』之徒耳，因此便大不喜悦。独那史老太君，还是命根一样。说来又奇，如今长了七八岁，虽然淘气异常，但其聪明乖觉处，百个不及他一个。说起孩子话来也奇怪，他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你道好笑不好笑？将来『色』鬼无疑了。”雨村罕然厉『色』，忙止道：“非也。可惜你们不知道这人来历。大约政老前辈也错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读书识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参玄之力者，不能知也。”子兴见他说得这样重大，忙请教其端。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馀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今当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至朝廷，下至草野，比比皆是。所馀之秀气漫无所归，遂为甘『露』，为和风，洽然溉及四海。彼残忍乖僻之邪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内，偶因风『荡』，或被云推，略有摇动感发之意，一丝半缕误而泄出者，偶值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亦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致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富贵公侯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然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娼。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子兴道：“依你说，成则公侯，败则贼了。”雨村道：“正是这意。你还不知，我自革职以来，这两年遍游各省，也曾遇见两个异样孩子，所以方才你一说这宝玉，我就猜着了八九亦是这一派人物。不用远说，只金陵城内钦差金陵省体仁院总裁甄家，你可知道么？”子兴道：“谁人不知。这甄府和贾府就是老亲，又系世交，两家来往极其亲热的。便在下也和他家来往非止一日了。”雨村笑道：“去岁我在金陵，曾有人荐我到甄府处馆。我进去看其光景，谁知他家那等显贵，却是个富而好礼之家，倒是个难得之馆。但这一个学生虽是启蒙，却比一个举业的还劳神。说起来更可笑，他说：‘必得两个女儿伴着我读书，我方能认得字，心里也明白；不然，我自己心里糊涂。’又常对跟他的小厮们道：‘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的呢。你们这浊口臭舌，万不可唐突了这两个字，要紧。但凡要说时，必须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才可。设若失错，便要凿牙穿腮等事。’其暴虐浮躁，顽劣憨痴，种种异常；只一放了学，进去见了那些女儿们，其温柔和平，聪敏文雅，竟又变了一个人了。因此他尊人也曾下死笞楚过几次，无奈竟不能改。每打的吃疼不过时，他便姐姐妹妹『乱』叫起来。后来听得里面女儿们拿他取笑：‘因何打急了只管叫姐妹作甚，莫不是求姐妹去说情讨饶，你岂不愧羞！’他回答的最妙，他说：‘急疼之时只叫姐姐妹妹字样，或可解疼也未可知，因叫了一声，便果觉不疼了，遂得了秘法，每疼痛之极，便连叫姐妹起来。’你说好笑不好笑？为他祖母溺爱不明，每因孙辱师责子，因此我就辞了馆出来。如今在巡盐御史林家坐馆了。你看这等子弟，必不能守祖父之根基，从师友之规谏的。只可惜他家几个好姊妹都是少有的。”子兴道：“便是贾府中现在三个也不错。政老爹的长女名元春，现因贤孝才德，选入宫中作女史去了。二小姐乃赦老爹之妾所出，名迎春。三小姐乃政老爹之庶出，名探春。四小姐乃宁府珍爷之胞妹，名唤惜春。因史老夫人极爱孙女，都跟在祖母这边一处读书，听得个个不错。”雨村道：“更妙在甄家的风俗，女儿之名亦皆从男子之名命字，不似别家另外用那些‘春’‘红’‘香’‘玉’等艳字的。何得贾府亦落此俗套？”子兴道：“不然。只因现今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日所生，故名元春，馀者方从了春字。上一辈的却也是从弟兄而来的。现有对证，目今你贵东家林公之夫人，即荣府中赦政二公之胞妹，在家时原名唤贾敏。不信时，你回去细访可知。”雨村拍案笑道：“怪道这女学生读至凡书中有‘敏’字，他皆念作‘密’字，每每如是；写的字遇着‘敏’字，又减一二笔，我心中就有些疑『惑』。今听你说，的是为此无疑矣。怪道我这女学生言语举止另是一样，不与近日女子相同。度其母必不凡，方得其女。今知为荣府之外孙，又不足罕矣。可伤其母上月竟亡故了。”子兴叹道：“老姊妹四个，这一个极小的又没了。长一辈的姊妹一个也没有了，只看这小一辈的将来之东床如何呢。”雨村道：“正是。方才说这政公已有了一个衔玉之儿，又有长子所遗一个弱孙，这赦老竟无一个不成？”子兴道：“政公既有玉儿之后，其妾又生了一个，倒不知其好歹。只眼前现有二子一孙，却不知将来如何。若问那赦公，也有二子，长名贾琏，今已二十来往了。亲上作亲，娶的就是政老爹夫人王氏之内侄女，今已娶了二年。这位琏爷身上，现捐的是个同知，也是不喜读书，于世路上好机变言谈去得，所以如今只在乃叔政老爹家住着，帮着料理些家务。谁知自娶了他令夫人之后，倒上下无一人不称颂他夫人的，琏爷倒退了一『射』之地。说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极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雨村听了笑道：“可知我前言不谬。你我方才所说这几个人，都只怕是那正邪两赋而来一路之人，未可知也。”子兴道：“邪也罢，正也罢，只顾算别人家的帐，你也吃一杯酒才好。”雨村道：“正是只顾说话，竟多吃了几杯。”子兴笑道：“说着别人家的闲话，正好下酒，即多吃几杯何妨。”雨村向窗外看道：“天也晚了，仔细关了城门。我们慢慢进城再谈，未为不可。”于是二人起身算还酒账。    方欲走时，只听得后面有人叫道：“雨村兄，恭喜了。来这等村野地方何干？”雨村忙回头看时……要知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三回·四海千山皆拱伏 九幽十类尽除名:

　　开平元年正月丁亥，帝回自长芦，次于魏州。节度使罗绍威以帝回军，虑有不测之患，由是供亿甚至，因密以天人之望切陈之。帝虽拒而不纳，然心德之。壬寅，帝至自长芦。是日，有庆云覆于府署之上。甲辰，天子遣御史大夫薛贻矩来传禅代之意。贻矩谒帝，陈北面之礼，帝揖之升阶。贻矩曰：“殿下功德及人，三灵所卜已定。皇帝方议裁诏，行舜、禹之事，臣安敢违。”既而拜伏于砌下，帝侧躬以避之。

　　二月戊申，帝之家庙栋间有五色芝生焉，状若芙蓉，紫烟蒙护，数日不散。又，是月，家庙第一室神主上，有五色衣自然而生，识者知梁运之兴矣。唐乾符中，木星入南斗，数夕不退，诸道都统晋国公王铎观之，问诸知星者吉凶安在，咸曰：“金火土犯斗即为灾，唯木当为福耳！”或亦然之。时有术士边冈者，洞晓天文，博通阴阳历数之妙，穷天下之奇秘，有先见之明，虽京房、管辂不能过也。铎召而质之，冈曰：“惟木为福神，当以帝王占之。然则非福于今，必当有验于后，未敢言之，请他日证其所验。”一日，又密召冈，因坚请语其详，至于三四，冈辞不获。铎乃屏去左右，冈曰：“木星入斗，帝王之兆也。木在斗中，‘朱’字也。以此观之，将来当有朱氏为君者也，天戒之矣。且木之数三，其祯也应在三纪之内乎！”铎闻之，不复有言。天后朝有谶辞云：“首尾三鳞六十年，两角犊子自狂颠，龙蛇相斗血成川。”当时好事者解云：“两角犊子，牛也，必有牛姓干唐祚。”故周子谅弹牛仙客，李德裕谤牛僧孺，皆以应图谶为辞。然“朱”字“牛”下安“八”，八即角之象也，故朱滔、朱泚构丧乱之祸，冀无妄之福，岂知应之帝也。

　　四月，唐帝御札敕宰臣张文蔚等备法驾奉迎梁朝。宋州刺史王皋进赤乌一双。又，宰臣张文蔚正押传国宝、玉册、金宝及文武群官、诸司仪仗法物及金吾左右二军离郑州。丙辰，达上源驿。是日，庆云见。令曰：“王者创业兴邦，立名传世，必难知而示训，从易避以便人。或稽其符命，应彼开基之义，垂诸象德之言。爰考简书，求于往代，周王昌、发之号，汉帝询、衍之文，或从一德以徽称，或为二名而更易。先王令典，布在缣缃。寡人本名，兼于二字，且异帝王之号，仍兼易之难，郡职县官，多须改换。况宗庙不迁之业，宪章百世之规，事叶典仪，岂惮革易。寡人今改名晃，是以天意雅符于明德，日光显契于瑞文，昭融万邦，理斯在是。庶顺昊穹之意，永臻康济之期。宜令有司分告天地宗庙，其旧名，中外章疏不得更有回避。”时将受禅，下教以本名二字异帝王之称，故改名。己未，赐文武百官一百六十人本色衣一副。戊辰，即位。制曰：

　　王者受命于天，光宅四海，祗事上帝，宠绥下民。革故鼎新，谅历数而先定，创业垂统，知图箓以无差。神器所归，祥符合应。是以三正互用，五运相生，前朝道消，中原政散，瞻乌莫定，失鹿难追。朕经纬风雷，沐浴霜露，四征七伐，垂三十年，纠合齐盟，翼戴唐室。随山刊木，罔惮胼胝；投袂挥戈，不遑寝处。洎上穹之所赞，知广运之不兴，莫谐辅汉之谋，徒罄事殷之礼。唐主知英华已竭，算祀有终，释龟鼎以如遗，推剑绂而相授。朕惧德弗嗣，执谦允恭，避骏命于南河，眷清风于颍水。而乃列岳群后，盈廷庶官，东西南北之人，斑白缁黄之众，谓朕功盖上下，泽被幽深，宜应天以顺时，俾化家而为国。拒彼亿兆，至于再三。且曰七政已齐，万几难旷。勉遵令典，爰正鸿名，告天地神祗，建宗庙社稷。

　　顾惟凉德，曷副乐推，栗若履冰，懔如驭朽。金行启祚，玉历建元，方宏经治之规，宜布惟新之令。可改唐天祐四年为开平元年，国号大梁。《书》载虞宾，斯为令范，《诗》称周客，盖有明文。是用先封，以礼后嗣，宜以曹州济阴之邑奉唐主，封为济阴王。凡曰轨仪，并遵故实。姬庭多士，比是殷臣；楚国群材，终为晋用。历观前载，自有通规，但遵故事之文，勿替在公之效。应是唐朝中外文武旧臣，见任前资官爵，一切仍旧。凡百有位，无易厥章，陈力济时，尽瘁事我。古者兴王之地，受命之邦，集大勋有异庶方，沾庆泽所宜加等。故丰沛著启祚之美，穰邓有建都之荣，用壮鸿基，且旌故里，爰遵令典，先示殊恩。宜升汴州为开封府，建名东都。其东都改为西都，仍废京兆府为雍州佑国军节度使。

　　是日大酺，赏赐有差。宋州刺史王皋进两岐麦，陈州袁象先进白兔一，付史馆编录，兼示百官。诏在京司及诸军州县印一例铸换，其篆文则各如旧。辛未，武安军节度使马殷进封楚王。以太府卿敬翔知崇政院，翔与帷幄之谋，故首擢焉。追尊四代庙号：高祖妫州府君上谥曰宣元皇帝，庙号肃祖，太庙第一室，陵号兴极陵，祖妣高平县君范氏追谥宣僖皇后；皇曾祖宣惠王上谥曰光献皇帝，庙号敬祖，第二室，陵号永安，祖妣秦国夫人杨氏追谥光孝皇后；皇祖武元王上谥曰昭武皇帝，庙号宪祖，第三室，陵号光天，祖妣吴国夫人刘氏追谥昭懿皇后；皇考文明王上谥曰文穆皇帝，庙号烈祖，第四室，陵号咸宁，皇妣晋国太夫人王氏追谥文惠皇后。以宣武节度副使皇子友文为开封尹，判建昌院事。友文，本康氏子也，帝养以为子。

　　是月，制宫殿门及都门名额：正殿为崇元殿，东殿为元德殿，内殿为金祥殿，万岁堂为万岁殿，门如殿名。帝自谓以金德王，又以福建上献鹦鹉，诸州相继上白乌、白兔洎白莲之合蒂者，以为金行应运之兆，故名殿曰金祥。以大内正门为元化门，皇墙南门为建国门，滴漏门为启运门，下马门为升龙门，元德殿前门为崇明门，正殿东门为金乌门，西门为玉兔门，正衙东门为崇礼门，东偏门为银台门，宴堂门为德阳门，天王门为宾天门，皇墙东门为宽仁门，浚仪门为厚载门，皇墙西门为神兽门，望京门为金凤门，宋门为观化门，尉氏门为高明门，郑门为开明门，梁门为乾象门，酸枣门为兴和门，封丘门为含耀门，曹门为建阳门。升开封、浚仪为赤县，尉氏、封丘、雍丘、陈留为畿县。

　　五月，以唐朝宰臣张文蔚、杨涉并为门下侍郎、平章事；以御史大夫薛贻矩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帝初受禅，求理尤切，委宰臣搜访贤良。或有在下位抱负器业久不得伸者，特加擢用；有明政理得失之道规救时病者，可陈章疏，当亲鉴择利害施行，然后赏以爵秩；有晦迹丘园不求闻达者，令彼长吏备礼邀致，冀无遗逸之恨。进封河南尹兼河阳节度使张全义为魏王，两浙节度使钱镠进封吴越王。辛巳，有司奏，以降诞之日为大明节，休假前后各一日。壬午，保义军节度使朱友谦进百官衣二百副。乙酉，立皇兄全昱为广王，皇子友文为博王，友珪为郢王，友璋为福王，友雍为贺王，友徽为建王。辛卯，以东都旧第为建昌宫，改判建昌院事为建昌宫使。初，帝创业之时，以四镇兵马仓库籍繁，因总置建昌院以领之，至是改为宫，盖重其事也。甲午，诏天下管属及州县官名犯庙讳者，各宜改换：城门郎改为门局郎，茂州改为汶州，桂州慕化县改为归化县，潘州茂名县改为越裳县。诏枢密院宜改为崇政院，以知院事敬翔为院使。改文思院为乾文院，同和院改为佐鸾院。以西都水北宅为大昌宫，废雍州太清宫，改西都太微宫，亳州太清宫皆为观，诸州紫极宫皆为老君庙。泉州僧智宣自西域回，进辟支佛骨及梵夹经律。丙申，御元德殿，宴犒诸军使刘捍、符道昭已下，赐物有差。

　　是月，青州、许州、定州三镇节度使请开内宴，各赐方物。以青州节度使韩建守司徒、平章事。帝以建有文武材，且详于稼穑利害、军旅之事、筹度经费，欲尽询焉，恩泽特异于时，罕有比者；随拜为上相，赐赉甚厚。宿州刺史王儒进白兔一，濮州刺史图嘉禾瑞麦以进。广州进奇宝名药，品类甚多。河南尹张全义进开平元年已前羡余钱十万贯、绸六千匹、绵三十万两，仍请每年上供定额每岁贡绢三万匹，以为常式。荆南高季昌进瑞橘数十颗，质状百味，倍胜常贡。且橘当冬熟，今方仲夏，时人咸异其事，因称为瑞。

　　六月，幸乾元院，宴召宰臣、学士及诸道入贡陪臣。己亥，帝御崇元殿，内出追尊四庙上谥号玉册宝共八副，宰臣文武百官仪仗鼓吹导引至太庙行事。癸卯，司天监奏：“日辰内有‘戊’字，请改为‘武’。”从之。癸亥，诏以前朝官僚，谴逐南荒，积年未经昭雪，其间有怀抱材器为时所嫉者，深负冤抑。仍令录其名姓，尽复官资，兼告谕诸道令津致赴阙。如已亡殁，并许归葬，以明恩荡。以西都徽安门北路逼近大内宫垣，兼非民便，令移自榆林直趋端门之南。改耀州报恩禅院为兴国寺。马殷奏破淮寇；静海军节度使曲裕卒。

　　七月丙申，以静海军行营司马权知留后曲颢起复为安南都护，充节度使。己亥，追尊皇妣为皇太后。

　　八月，以潞州军前屯师旅，壁垒未收，乃别议戎帅，于是以亳州刺史李思安充潞州行营都统。敕：“朝廷之仪，封册为重，用报勋烈，以隆恩荣，固合亲临，式光典礼。旧章久缺，自我复行。今后每封册大臣，宜令有司备临轩之礼。”甲子平明前，老人星见于南极。壬申，密州进嘉禾，又有合欢榆树，并图形以献。是月，隰州奏，大宁县至固镇上下二百里，今月八日，黄河清，至十月如故。

　　九月辛丑，西京大内放出两宫内人及前朝宫人，任其所适。敕以近年文武官诸道奉使，皆于所在分外停住，逾年涉岁，未闻归阙。非惟劳费州郡，抑且侮慢国经。臣节既亏，宪章安在。自今后两浙、福建、广州、安南、邕、容等道使到发许住一月；湖南、洪、鄂、黔、桂许住二十日；荆、襄、同、雍、镇、定、青、沧许住十日；其余侧近不过三五日。凡往来道路，据远近里数，日行两驿。如遇疾患及江河阻隔，委所在长吏具事由奏闻。如或有违，当行朝典，命御史点检纠察，以亻敬慢官。魏博罗绍威二男廷望、廷矩，年在幼稚，皆有材器，帝以其藩屏勋臣之胄，宜受非次之用，皆擢为郎。恩命既行之后，二子亦就班列。绍威乃上章，以齿幼未任公事，乞免主印、宿直。从之。封镇东军神祠为崇福侯。浙西奏，道门威仪郑章、道士夏隐言，焚修精志，妙达希夷，推诸辈流实有道业。郑章宜赐号贞一大师，仍名元章，隐言赐紫衣。

　　十月，帝以用军，未暇西幸，文武百官等久居东京，渐及疑讶，令就便各许归安，只留韩建、薛贻矩，翰林学士张策、韦郊、杜晓，中书舍人封舜聊、张衮并左右御史、司天监、宗正寺，兼要当诸司节级外，其宰臣张文蔚已下文武百官，并先于西京祗候。庚午，大明节，内外臣僚各以奇货良马上寿。故事，内殿开宴，召释、道二教对御谈论，宣旨罢之。命阁门使以香合赐宰臣佛寺行香。驾幸繁台讲武。癸酉，御史司宪薛廷圭奏请文武百官仍旧朝参。先是，帝欲亲征河东，命朝臣先赴洛都，至是缓其期，乃允所奏。宰臣请每月初入阁，望日延英听政，永为常式。山南东道节度使杨师厚进纳越匡凝东第书籍。先是，收复襄、汉，帝阅其图书，至是命师厚进焉。广州进献助军钱二十万，又进龙脑、腰带、珍珠枕、玳瑁、香药等。

　　十一月壬寅，帝以征讨未罢，调补为先，遂命尽赦逃亡背役髡黥之人，各许归乡里。广州进龙形通犀腰带、金托里含棱玳瑁器百余副，香药珍巧甚多。广南管内获白鹿，并图形来献，耳有两缺。按《符瑞图》，鹿寿千岁变白，耳一缺。今验此鹿耳有二缺，其兽与色皆应金行，实表嘉瑞。

　　十二月辛亥，诏曰：“潞寇未平，王师在野。攻战之势，难缓于寇围；飞輓之勤，实劳于人力。永言辍耒，深用轸怀。宜令长吏，丁宁布告，期以兵罢之日，给复赋租。”于是人户闻之，皆忘其倦。诏故荆南节度使、守中书令、上谷王周汭赠太师，故武昌军节度使、兼中书令、西平王杜洪赠太傅。先是，鄂渚再为淮夷所侵，攻围甚急，杜洪以兵食将尽，继来乞师。帝料其隔越大江，难以赴援，兼以荆州据上游，多战舰，去江夏甚迩，因命周汭举舟师沿流以救之。汭于是引兵东下，才及鄂界，遇朗州背盟作乱，乘江陵之虚，纵兵袭破之，俘掠且尽。既而汭士卒知之，皆顾其家，咸无斗志，遂为淮寇所败，将卒溃散，汭忿恚自投于江。汭之本姓犯文穆皇帝庙讳，至是因追赠，以其系出周文，故赐姓周氏。及汭兵败之后，武昌以重围经年，粮尽力困，救援不至，讫为淮寇所陷，载洪以送淮师，遂杀之。此二镇，皆以忠贞殁于王事。帝每言诸藩屏翰经纶之业，必首痛汭、洪之薨，至是追赠之，深加轸悼，各以其子孙宗属录用焉。棣州蒲台县百姓王知严妹，以乱离并失怙恃，因举哀追感，自截两指以祭父母。帝以遗体之重，不合毁伤，言念村闾，何知礼教。自今后所在郡县，如有截指割股，不用奏闻。

　　是年，诸道多奏军人百姓割股，青、齐、河朔尤多。帝曰：“此若因心，亦足为孝。但苟免徭役，自残肌肤，欲以庇身，何能疗疾？并宜止绝。”

# 第四回·官封弼马心何足 名注齐天意未宁:

    却说黛玉同姊妹们至王夫人处，见王夫人与兄嫂处的来使计议家务，又说姨母家遭了人命官司等语。因见王夫人事情冗杂，姊妹们遂出来至寡嫂李氏房中来了。原来这李氏即贾珠之妻。珠虽夭亡，幸存一子，取名贾兰，今方五岁，已入学攻书。这李氏亦系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中，曾为国子监祭酒。族中男女无有不诵诗读书者。至守中承继以来，便说“女子无才便有德”，故生了李氏，便不十分令其读书，只不过将些《女四书》《列女传》《贤媛集》等三四种书，使他认得几个字，记得前朝几个贤女事迹便罢了，却只以纺绩井臼为要。取名李纨，字宫裁。因此这李纨虽青春丧偶，且居处于膏粱锦绣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概无闻无见；惟知侍亲养子，外则陪侍小姑等针黹诵读而已。今黛玉虽客寄于此，日有这般姑嫂相伴，除老父外，馀者也就无庸虑及了。    如今且说贾雨村，因补授了应天府，一下马，就有一件人命官司详至案下，乃是两家争买一婢，各不相让，以致殴伤人命。彼时雨村即传原告之人来审。那原告道：“被殴死者乃小人之主人。因那日买了一个丫头，不想是拐子拐来卖的。这拐子先已得了我家的银子，我家小爷原说第三日方是好日子，再接入门。这拐子便又悄悄的卖与薛家，被我们知道了，去找拿卖主，夺取这丫头。无奈薛家原系金陵一霸，倚财仗势，众豪奴将我小主人竟打死了。凶身主仆已皆逃走，无影无踪，只剩得几个局外之人。小人告了一年的状，竟无人作主。望大老爷拘拿凶犯，以救孤寡，死者感戴天地之恩不尽。”雨村听了大怒道：“岂有这样放屁的事。打死人命竟白白走了，再拿不来的。”因发签差公人立刻将凶犯族人拿来拷问，令他们实供藏在何处；一面再动海捕文书。正要发签时，只见案边立着一个门子，使眼『色』儿，不令他发签。雨村心下甚为疑怪，只得停了手，即时退堂。至密室，使从人皆出，只留门子一人伏侍。这门子忙上前请安，笑问：“老爷一向加官进禄，八九年来便忘了我了？”雨村道：“却十分面善，只是一时想不起来。”那门子笑道：“老爷真是贵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记当年葫芦庙里之事了。”雨村听罢，如雷震一惊，方想起往事。原来这门子本是葫芦庙内一个小沙弥，因被火之后，无处安身，欲投别庙去修行，又耐不了清冷景况，因想这件生意倒还轻省热闹，遂趁年纪蓄了发，充了门子。雨村那里料得是他。便忙携手笑道：“原来是故人。”又让坐了好谈。这门子不敢坐。雨村笑道：“贫贱之交不可忘，你我故人也；二则此系私室，既欲长谈，岂有不坐之理。”这门子听说方告了坐，斜签着坐了。雨村便问方才何故不令发签。这门子道：“老爷既荣任到这一省，难道就没抄一张本省的‘护官符’来不成？”雨村忙问：“何为‘护官符’？我竟不知。”门子道：“这还了得！连这个不知，怎能做得长远！如今凡做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大乡绅的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所以绰号叫做‘护官符’。方才所说的这薛家，老爷如何惹得他。他这件官司并无难断之处，皆因都碍着情分脸面，所以如此。”一面说，一面从顺袋中取出一张抄写的“护官符”来，递与雨村看时，皆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俗谚口碑。其口碑排写得明白，下面皆注着始祖官爵并房次，石头亦曾抄写了一张，今据石上所抄云：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注释：宁国荣国二公之后共二十房分，除宁荣亲派八房在都外，现原籍住者十二房。）    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注释：保龄侯尚书令史公之后，房分共十八，都中现住十房，原籍八房。）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都太尉统制县伯王公之后，共十二房，都中二房，馀在籍。）    丰年好大雪，真珠如土金如铁。” （紫薇舍人薛公之后，现领内库帑银行商，共八房。）    雨村犹未看完，忽闻传点，人报“王老爷来拜”。雨村听说，忙具衣冠出去迎接，有顿饭工夫方回来细问。这门子道：“这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俱荣，扶持遮饰皆有照应的。才告打死人之薛，就系‘丰年大雪’之‘薛’也。不单靠这三家，他的世交亲友在都在外者，本亦不少。老爷如今拿谁去？”雨村听如此说，便笑问道：“据你这样说来，却怎么了结此案？你大约也深知这凶犯躲去的方向了。”门子笑道：“不瞒老爷说，不但凶犯逃躲的方向我知道；并这拐卖之人我也知道；死鬼买主也深知道，待我细细说与老爷听：这个被打之人乃是本地一个小乡宦之子，名唤冯渊，自幼父母早亡，又无兄弟，只他一个守着些薄产过日。长到十八九岁上，酷爱男风，不喜女『色』。这也是前生冤孽，可巧的遇见这拐子卖丫头，他便一眼看上了这丫头，定要买来做妾，立誓再不交结男子，也再不娶第二个了。所以郑重其事，必待三日后方过门。谁知道这拐子又偷卖与薛家。他意欲卷了两家的银子，再逃往他乡去。谁知又不曾走脱，两家拿住，打了个臭死，都不肯收银，只要领人。那薛家公子岂肯让人的，便喝着手下人一打，将冯公子打了个稀烂，抬回家去三日死了。这薛公子原是早已择定日子上京去的，头起身两日前，偶然见了这丫头，意欲买了就进京的，谁知闹出事来。既打了冯公子，夺了丫头，他便没事人一般，只管带了家眷走他的路。他这里自有弟兄奴仆在此料理，并非为此些微小事值得他一逃。——这且别说。老爷你道这被卖的丫头是谁？”雨村道：“我如何得知！”门子冷笑道：“这人算来还是老爷的大恩人呢。他就是葫芦庙傍住的甄老爷的女儿，小名英莲的。”雨村骇然道：“原来就是他！闻得养至五岁被人拐去，却如今才来卖呢？”门子道：“这种拐子单管偷拐五六岁的儿女，养在一个僻静之处，到十一二岁时，度其容貌，带至他乡转卖。当日他这英莲，我们天天哄他顽耍。虽隔了七八年，如今十二三岁的光景，其模样虽然出脱得齐整，然大概自是不改，熟人易认；况他眉心中原有米粒大的一点胭脂记，从胎里带来的，所以我却认得。偏生这拐子又租了我的房舍居住。那日拐子不在家，我也曾问他。他是被拐子打怕了的，万不敢说，只说拐子是他亲爹，因无钱偿债故卖他。我又哄之再四，他又哭了，只说：‘我不记得小时之事。’这可无疑了。那日冯公子相看了，兑了银子，拐子醉了。他自己叹道：‘我今日罪孽可满了。’后听得冯公子三日后才令过门，他又转有忧愁之态。我又不忍其形景，等拐子出去，命内人解释他：‘这冯公子必待好日期来接，可知必不以丫鬟相看。况他是绝风流之人品，家里又过得，素昔又最厌恶堂客，今竟破价买你，后事不言可知。只耐得三两日，何必忧闷。’他听如此说，方才略解些，自为从此得所。谁料天下竟有这等不如意事。第二日他偏又卖与薛家了。若卖与第二个人还好，这薛公子的混名人称‘呆霸王’，最是天下第一个弄『性』尚气的人，且使钱如土，遂打了个落花流水，生拖死拽，把个英莲拖去，如今也不知死活。这冯公子空喜一场，一念未遂，反花了钱，送了命，岂不可叹。”雨村听了，叹道：“这也是他们的孽障遭遇，亦非偶然。不然这冯渊如何偏只看准了这英莲。这英莲受了拐子这几年折磨才得了个头路，且又是多情的，若能聚合了，倒是一件美事，偏又生出这段事来。薛家纵比冯家有钱，想其为人，自然姬妾众多，『淫』佚无度，未必及冯渊之定情于一人。这正是梦幻情缘，恰遇一对薄命儿女。——且不要议论他，只目今这官司，如何判断才好？”门子笑道：“老爷当年何其明决，今日何翻成了个没主意的人了！小的闻道老爷补升此任，亦系贾府王府之力。此薛蟠即贾府之亲，老爷何不顺水行舟，作个整人情，将此案了结，日后也好见贾王二公的面。”雨村道：“你说的何尝不是。但事关人命，蒙皇上隆恩，起复委用，实是重生再造，正当殚心竭力图报之时，岂可因私而废法，是我实不能忍为者。”门子听了，冷笑道：“老爷说的何尝不是，但只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岂不闻古人云：大丈夫相时而动。又曰：趋吉避凶者为君子。依老爷这一说，不但不能报效朝廷，亦且自身不保，还要三思为妥。”雨村低了半日头，方说道：“依你怎么样？”门子道：“小人已想了一个极好的主意在此：老爷明日坐堂，只管虚张声势，动文书，发签拿人，原凶是自然拿不来的。原告固是定要，自然将薛家族中及奴仆人等拿几个来拷问。小的在暗中调停，令他们报个‘暴病身亡’，合族及地方上共递一张保呈。老爷只说善能扶鸾请仙，堂上设了乩坛，令军民人等只管来看。乩仙批了：死者冯渊与薛蟠原因夙孽相逢，今狭路既遇，原应了结；薛蟠今已得无名之病，被冯渊魂追索已死；其祸皆由拐子某人而起；所拐之人原系某乡某姓人氏；按例处治，馀不累及等语。小人暗中嘱托拐子，令其实招。众人见乩仙批语与拐子相符，馀者自然也不虚了。薛家有的是钱，老爷断一千也得，五百也得，与冯渊作烧埋之费，那冯家也就无甚紧要的人，不过为的是钱，见有了这银子，想来也就无话了。老爷想想，此计如何？”雨村笑道：“不妥，不妥。等我再斟酌斟酌，或可压伏口声。”二人计议，天『色』已晚，别无甚话。至次日坐堂勾取一应有名人犯，雨村详加审问。果见冯家人口稀疏，不过赖此欲多得些烧埋之费；薛家仗势倚情，偏不相让，故致颠倒未决。雨村便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冯家得了许多烧埋银子，也就无甚话说了。雨村断了此案，疾忙作书信二封与贾政并京营节度使王子腾，不过说“令甥之事已完，不必过虑”等语。此事皆由葫芦庙内沙弥新门子所出，雨村又恐他对人说出当日贫贱时的事来，因此心中大不乐意。后来到底寻了个不是，远远充发了他才罢。    当下言不着雨村。且说那买了英莲打死冯渊的薛公子，亦系金陵人氏，本是书香继世之家。只是如今这薛公子幼年丧父，寡母又怜他是个独根孤种，未免溺爱纵容，遂至老大无成。且家中有百万之富，现领着内帑钱粮，采办杂料。这薛公子学名薛蟠，表字文起，从五六岁时就是『性』情奢侈，言语傲慢。虽也上过学，不过略识几个字儿，终日惟有斗鸡走马，游山顽水而已。虽是皇商，一应经纪世事全然不知，尽赖祖父旧日情分，户部挂了虚名，支领钱粮，其馀事体自有伙计老家人等措办。寡母王氏乃现任京营节度使王子腾之妹，与荣国府贾政的夫人王氏是一母所生的姊妹，今年方四十上下，只有薛蟠一子。还有一女比薛蟠小两岁，『乳』名宝钗，生得肌骨莹润，举止娴雅。当日有他父亲，酷爱此女，令其读书识字，较之乃兄竟高过十倍。自父亲死后，见哥哥不能依贴母怀，他便不以书字为事，只留心针黹家计等事，好为母亲分忧解劳。近因今上崇诗尚礼，征采才能，降不世出之隆恩，除选聘妃嫔外，在世宦名家之女皆亲名达部，以备选为公主郡主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二则自薛蟠父亲死后，各省中所有的买卖承局总管伙计人等，见薛蟠年轻不谙世事，便趁时拐骗起来，京都中几处生意渐亦消耗。薛蟠素闻得都中乃第一繁华之地，正思一游，便趁此机会，一为送妹待选，二为望亲，三因亲自入都销算旧帐，再计新支，——其实则为游览上国风光之意。因此早已打点下行装细软以及馈送亲友各『色』土物人情等类，正择日一定起身，不想偏遇见那拐子重卖英莲，见他生得不俗，立意买了。又遇冯家来夺人，因恃强喝令手下豪奴将冯渊打死。他便将家中事务嘱托族人并几个老家人，他便带了母亲妹子竟自起身长行去了。人命官司，他竟视为儿戏，自为花上几个臭钱，无有不了的。在路不计其日。那日已将入都时，忽闻得母舅王子腾升了九省统制，奉旨出都查边。薛蟠心中暗喜道：“我正想进京去，有个嫡亲母舅管辖，不能任意挥霍。如今却好升出去了，可知天从人愿。”因和母亲商议道：“咱们京中虽有几处房舍，只是这十来年无人进京居住，那看守的人也难定他们不租赁与人，须得先着人去打扫收拾才好。”他母亲道：“何必如此招摇。咱们这一进京，原该先拜亲友，或是在你舅舅家，或在你姨爹家。他两家的房舍极是便宜，咱们先能着住下，再慢慢的着人去收拾，岂不消停些。”薛蟠道：“如今舅舅正升了外省去，家里自然忙『乱』起身，咱们这工夫一窝一拖的奔了去，岂不没眼『色』些。”他母亲道：“你舅舅虽升了去，还有你姨爹家。况这几年来，他们常常捎书来要咱们进京。如今既来了，你舅舅虽忙着起身，你贾家姨娘未必不苦留我们。咱们且忙忙收拾房屋，岂不使人见怪。你的意思，我也知道，守着舅舅姨爹处住着，未免拘紧了你，不如你各自住着，好任意施为。既然如此，你自去挑所宅子去住。我和你姨娘，姊妹们别了这几年，却要厮守几日，我带了你妹妹投你姨娘家去。你道好不好？”薛蟠见母亲如此说，情知扭不过的，只得吩咐人夫，一路奔荣国府来。    那时王夫人已知薛蟠官司一事，亏贾雨村就中维持了结，才放了心。又见哥哥升了边缺，正愁少了娘家的亲戚来往，略加寂寞。过了几日，忽家人传报：“姨太太带了哥儿姐儿合家进京，正在门外下车。”喜的王夫人忙带了女媳人等，接出大厅，将薛姨妈等接了进来。姊妹们暮年相见，自不必说悲喜交集，泣笑叙阔一番。忙又引了拜见贾母，将人情土物各种酬献了。合家俱厮见过。又治席接风。薛蟠已拜见过贾政，贾琏又引着拜见了贾赦贾珍等。贾政便使人上来对王夫人说：“姨太太已有了春秋，外甥年轻，不知世路，在外住着，恐有人生事。咱们东北角上梨香院一所十来间，白空闲着，打扫了，请姨太太和哥儿姐儿住了甚好。”王夫人未及留，贾母也就遣人来说“请姨太太就在这里住下，大家亲密些”等语。薛姨妈正欲同居一处，方可拘紧些儿子。若另住在外，又恐纵『性』惹祸。遂忙道谢应允。又私与王夫人说明，一应日费供给一概免却，方是处常之法。王夫人知他家不难于此，遂亦从其愿。自此后薛家母子就在梨香院中住了。原来这梨香院，乃当日荣公暮年养静之所，小小巧巧，约有十馀间房舍，前厅后舍俱全。另有一门通街，薛蟠家人就走此门出入。西南又有一角门，通一夹道，出了夹道，便是王夫人正房的东院了。每日或饭后，或晚间，薛姨妈便过来，或与贾母闲谈，或和王夫人相叙。宝钗日与黛玉迎春姊妹等一处，或看书着棋，或做针黹，倒也十分乐业。只是薛蟠起初之心，原不欲在贾宅居住者，生恐姨父管约的紧，料必不自在的；无奈母亲执意在此，且贾宅中又十分殷勤苦留，只得暂且住下，一面使人打扫出自家的房屋，再作移居之计。谁知自来此间，住了不上一月的日期，贾宅族中凡有的子侄俱已认熟了一半，但是那些纨袴气习者，莫不喜与他来往。今日会酒，明日观花，甚至聚赌嫖娼，渐渐无所不至，引诱的薛蟠比当日更坏了十倍。虽说贾政训子有方，治家有法，一则族大人多照管不到这些；二则现在族长乃是贾珍，彼系宁府长孙，又现袭职，凡族中事自有他掌管；三则公私冗杂，且素『性』潇洒，不以俗务为要，每公暇之时，不过看书着棋而已，馀事多不介意；况梨香院相隔两层房子，又有街门别开，任意可以出入，所以这些子弟们竟可以放意畅怀的闹。因此把薛蟠移居之念渐渐打灭了。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五回·乱蟠桃大圣偷丹 反天宫诸神捉怪:

诗曰：

　　虽云虎将逞刚强，迷魂法术孰堪当。

　　宋帅慧心推测破，将军方免误伤亡。当下刘庆闻女将一番辱骂之言，大怒，无名火高发三千丈，大喝：“好花言贱婢！你有多大本领，出此大言？阵前若容你上十合，不为好汉！”把坐骑一催，喝声：“贱婢休走，看大爷家伙！”一个猛虎争餐架势，把双斧往顶脑砍下。段小姐见他来得凶勇，也觉惊骇，说声：“好一员骁勇宋将！”连忙把双刀架开，这小姐的神力也不弱也，劈面相迎，男女二将一冲一撞，刀斧交锋，叮当响亮，战法不分高下。慢表。再说南将段龙领兵二千前来接应妹子，此时来到宋营，但见沙尘滚滚，杀气腾腾。看见刘庆与妹子混战，两边金鼓齐鸣，响喊喧哗，只杀得难解难分。看了一会，只见妹子手下约有三千军马，个个虎背熊腰，狰狰恶狠。段龙又觉得惊慌：“父亲早说妹子单人独马腾云出关讨战，如今她手下又有此支人马，必定方才说撒豆成兵法术了。我想妹子从小未离闺阁，今能出阵，实见奇哉！又得异人传授法术，更觉罕见罕闻。”想罢，把众兵排开队伍，驻立于旗门下掠阵，不表。又说狄元帅虽然发了令，令刘庆出马，到底放心不下，传令众将跟随出阵与刘庆接应。令一下众人即提刀上马。当时元帅领了大小三军，放炮大开营门，至战场阵中。只见刘庆与这员女将冲杀，但见刘庆手中大斧如雪片飞舞，杀得女将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兵之力，心中颇安。又见对面头队兵约有三千余，头顶一派乌云黑雾封迷，后面另有一支人马二千多，旗门下一员大将在此掠阵。那元帅细看女将这队兵，吃了一惊，忙传令：“鸣金收军！倘延迟一会，刘将军性命休矣！”众将闻言说声：“元帅，你看差了。刘将军与女将对敌，正在取胜之时，因何反要收军，放走了敌人？”元帅说：“你等可看女将前锋这枝人马，黑雾腾腾，一派妖气冲霄。此女将定然有邪术伤人，若不及早收军，刘将军性命难保了！”当时令一出，鸣金喧震惊动了飞山虎，把眼一瞧，看见元帅与众弟兄一班战将同在营门外掠阵。忽又听鸣金收军，暗想：“早间元帅不许我开兵，如今见我将胜，生了疑忌之心。我且不理他，擒了这丫头，回营寨了他口罢了。”主意定了，手中双斧恶狠狠越发不住。原来段红玉虽用双刀武艺不弱，到底蛮力不及这莽夫。刘庆此刻奋发冲锋，杀得小姐两臂酸麻，浑身香汗，骂一声：“狗强盗！营中既然鸣金，你还不退回！今若饶你，誓不为人！”实时虚架一刀，败走下去。此时刘庆见她败走，大喝道：“贱丫头！你还想败走，万不能了！”拍马追去。又道：“你乃是未出闺门幼女，那有什么邪术伤人，有回马兵器胜我？况在军伍跑马抡刀，我刘庆大敌危机见尽多少！若不将这丫头擒了，誓不称为好汉大丈夫！既畏妖术伤身，就不该自称武将临阵，与朝廷出力了。”说罢，越发将马加鞭。有营前狄元帅看见，速催收军。刘庆决意不肯罢战，偏反追赶上去。众将大惊失色说：“不好了！”元帅说：“刘兄弟此番不听军令，追赶女将，定然有失！”即差张忠、李义二将赶上接应。有段龙在旗门下看见妹子败走了，又见刘庆在后紧紧追赶，宋营中又飞跑出两员大将随后同赶，吃了一惊，连忙拍马一催，跑上拦住张、李二将，三人战作一堆，按下慢表。再说刘庆一路飞马追赶段红玉，恨不能一步赶上，拿他过马，在后面大声喊叫如雷。小姐只作不知，一边败走，回头看见刘庆赶上，即带转马头，向怀中取出一条红线套索，抛在空中，喝声：“着！”忽然，空中呼呼响亮，向着刘庆顶上落下来。便喝：“宋将！看看法宝取你！”刘庆正追赶之间，忽然见段红玉带回马头，仔细一看，只见半空中霞光灿烂，索子千条已向他顶上落下来。此时方才惊慌说：“不好了！果然中了元帅之言。如今不走，必遭其害！”即带转马，如飞而走。红玉看他逃走，冷笑一声说：“你休想活命了！”用手往上一指，其速如同闪电扇动，一声响亮，索子千条向刘庆落下来。这刘庆带马走时，正在囊中取出藉云帕，要走已来不及，红光一冒，即被索子绑缚跌于马下，身压尘埃。见女将恶狠狠赶来，自知性命不保，嗟叹一声：“我当初悔不听元帅之言，至伤残性命。想丈夫临战场之地，生而何欢，死而何悲？舍命相死，以报朝廷罢了！”此时段小姐已赶至跟前，下来正要割首级，忽然想起：“师父云中子有言嘱咐，说若初交兵，不可仗法力伤了敌人性命；若违背师父之言，难免五雷轰顶。若然今日仗此法力伤了来将一命，岂不是违了师言？何如将他拿进城中，听凭爹爹发落罢了。”想完上了战驹，招呼神兵拿捉刘庆。小姐一路跑马而回，来到关前，只见兄长段龙还在此与两员宋将交锋，将要败下来。段小姐一看，即忙掐诀念起真言，日月刀往空中一指，喝令三千神兵，发喊如雷，一齐冲杀到宋营中。狄元帅忙令三军急退，岂知三千神兵已杀到跟前。张忠、李义只得抛了段龙，两下罢战，保护元帅。各兵丁舍命相争，又有南兵二千一齐动手，两边战鼓之声不绝。此时宋军只顾奋力冲杀，段小姐又用剑作法，念咒语一回，忽飞沙大作，蔽日乌天，宋兵在顺风之下，二目睁展不开。段小姐又喝令神兵把宋兵乱砍乱杀一阵，伤了宋兵不计其数。狄元帅与众将急急带了残兵败回，退到本营，呼令射弓守辕，一齐发射放箭，犹如飞蝗骤雨一般。段小姐见了蛮兵被箭所伤太多，方才把葫芦抛起，收去神兵，与兄段龙领回军兵。将刘庆绑在关外，兄妹二人一同下马，进入帅府，交了令。段龙将妹子擒拿宋将刘庆得胜原由一一禀知父亲，段洪听了大喜，说：“女儿，我当初说你一个闺中幼女，年方二八，有何本领。如今既能上阵交锋，又加无边法力。我儿既有此神通，岂畏大宋将兵之能？必要杀他片甲不留。原来我主洪福！如今宋将在于何处？”段小姐说：“他现有兵丁押绑于辕门外，候爹爹发落。”段洪闻言，吩咐刀斧手：“将宋将与本帅推进！”一声令下，两边刀斧手忙出帅府，将刘庆押至，推上帐前，站于丹墀之下，怒目圆睁，英气勃勃。段洪看见刘庆身高八尺，腰圆膀大，黑脸金睛，圆睁虎目，倒竖浓眉看着。段洪骂声：“大胆宋将！你既被拿，见了本帅，为何不下礼？还敢立着的！死在目前还敢藐视本帅么？”刘庆大怒喝声：“蛮将！我乃堂堂上将，误被你贱丫头擒来，惟甘一死，焉肯屈膝你乌合叛逆之流！”段洪怒骂声：“好强盗，既被擒拿，还敢擅发大言！”喝令刀斧手推出辕门斩首。两边刀斧手领令将刘庆推出，刘庆回头骂声：“叛贼，我乃一条堂堂汉子，难道畏刀避箭不成？我死犹生，为国身亡，名流后世，似你等叛逆之徒，万年遗臭！乌合之众，鼠窃之流，灭于旦夕，还敢施威，擅杀朝廷将士！我狄元帅闻知怎肯罢休，必领大兵前来打破城池，将你这逆贼同党一班狗畜类个个不留，杀得尽绝，悔之晚矣！”段洪闻言大怒，大喝：“快快押出斩讫！”那些刀斧手即忙推出，有段小姐喝住：“刀下留人！”这段洪正在盛怒之下，见女儿拦住，有些不悦，便说：“女儿，你言差矣！你难道早间不闻宋将大胆辱骂之言？是以为父将他斩首。你即来拦住，是何缘故？”小姐呼声：“爹爹啊，女儿有一法术，善能迷人真性，摄去原魂。这刘庆乃宋营中一员上将，待女儿书灵符一道，封贴他顶脑发际之上，彼真性迷了，魂魄不全，以往之事全然不晓。与他五百兵丁，返去宋营讨战，他的斧法沉重，走马如飞，一定斩却几员宋将，岂不是一举两得的事？”段洪闻言笑道：“我儿，这刘庆本乃宋将，反教他往未营讨战，岂不是放虎归山的？”小姐说道：“女儿有此灵符，书于他脑顶，乃百发百中的。将他真性迷去，魂魄离本体，女儿呼唤他往东，他就不敢向西，此乃灵符镇压之妙。休说宋营中将士他相认不出，就是生身父母也认不得了。除非将顶脑灵符揭去，真性真魂复还本体，方能醒悟如前。此乃借刀杀人，宋将弄他心如麻乱了，自己不费一弓一箭之力，且消前日段虎哥哥大败之耻，如何不可？”段洪闻言大悦，说：“既然我儿有此法术之妙，也不宜迟，即便可为。”但不知段小姐演此法术，飞山虎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回·观音赴会问原因 小圣施威降大圣:

　　话说武后分付摆宴，与公主赏花饮酒。次日下诏，命群臣齐赶上苑赏花，大排筵宴。并将九十九种花名，写牙签九十九根，放于筒内。每掣一签，俱照上面花名做诗一首——武后因前日赏雪，上官婉儿做了许多诗，毫不费力，知他学问非凡。意欲卖弄他的才情，所以也令上官婉儿与群臣一同做诗，先交卷者赐大缎二匹；交卷过迟者，罚酒三巨觥。所有题目，或五言、七言，或用何韵，皆临时掣签，以免众人之疑。谁知一连做了几首，总是上官婉儿第一交卷。这日共做了五十首诗，上宫婉几就得了五十分赏赐。次日又同群臣做了四十九首诗，上官婉儿只得了四十八分半的赏赐。因交卷之时，内有二位臣子，不前不后，恰恰同他一齐交卷，因此分了一半赏赐。总而言之，一连两日，并无一人在上官婉儿之先交卷。

　　不但才情敏捷，而且语句清新，真是“胸罗锦绣，口吐珠玑”。诸臣看了，莫不吐舌，都道“天生奇才，自古无二！”

　　武后连日赏花，虽然欢喜，就只恨上苑地势太阔，众花开的过多，每每一眼望去，那派美景，竟不能全在目前，心里只觉美中不足。于是下一道旨意，饬令工部于上苑适中之地，立时起一高台，以便四面眺望。就取各花开放将及百种之意，名“百花台”。自从宴过群臣，日与公主在百花台赏花。

　　那百花仙子那日同麻姑著棋，因落雪无事，足足著到天明。及至五盘著完，已有辰时光景。只见女童来报：“外面众花齐放，甚觉可爱，请二位仙姑出去赏花。”二人出洞朝外一望，果然群花齐放，四处青红满目，艳丽非常，迥然别有天地。

　　百花仙子看了，甚觉骇异，连忙推算，只吓的惊疑不止道：“昨日我们著棋时，仙姑无意中曾有‘终局后悔’之话，彼时小仙听了就觉生疑，不意今日果然生出一事。刚才我见众花开的甚奇，细细推算，谁知下界帝王昨日偶尔高兴，命我群花齐放。小仙只顾在此著棋，不知其详，未去奏明上帝，以致数百年前同嫦娥所定那个罚约，竟自输了。这却怎好？”麻姑不觉叹道：“这总怪我们道行浅薄，只能晓得已往，不能深知未来。当日所定罚约，那知数百年后，却有此事。昔日嫦娥因仙姑当众仙之面，语带讥刺，每每同我谈起，还有嗔怪之意。今既如此，他岂肯干休。仙姑要求无事，为今之计，惟有先将‘失于觉察，未及请旨’的话，具表自行检举，一面即向嫦娥请罪，或可挽回。若不如此，不但嫦娥不肯干休，兼恐稽查各神参奏。必须早做准备，以免后患。”百花仙子道：“具表自请处分，乃应分当行之事。若向嫦娥请罪，小仙实无此厚颜——况嫦娥自从与我角口，至今见面不交一言，我又何必恳他。”麻姑道：“仙姑既不赔罪，将来可肯替他打扫落花？”百花仙子道：“小仙修行多年，并非他的侍从，安能去作洒扫之事！当年我原有言在先，如爽前约，教我堕落红尘。今既犯了此誓，神明鉴察岂能逃过此厄。这是小仙命该如此，所以不因不由就有群花齐放一事，更有何言！只好静听天命。至于自行检举，也可不必了。”

　　说罢，不觉满面愁容，道声“失陪”，即至本洞。两个女童把连日奉诏之事禀过。只见嫦娥那边命女童来请仙姑去扫落花。百花仙子只羞的满面绯红，因说道：“你回去告知你家仙姑，我当日有言在先，如爽前约，情愿堕落红尘。今我既已失信，将来自然要受一番轮回之苦。只要你家仙姑留神，看我在那红尘中有无根基，可能不失本性？日后缘满，还是另须苦修，方能返本；还是刚弃红尘就能还原。到了那时，才知我的道行并非浅薄之辈哩。”女童答应去了。

　　到了下晚，只见百草、百果、百谷三位仙子，满面愁容，来至洞中。匆匆行礼，按次归坐。百草仙子道：“适闻有位尊神上了弹章，把仙姑参了一本。小仙同他二位侦听真实，特来探望。不知仙姑可曾得信？”百花仙子叹道：“小仙自知身获重罪，追悔莫及，惟有闭门思过，敬听天命。今承下顾，足感盛情。被参之事，小仙并无所闻，尚求明示。”百果仙子道：“仙姑被参，就因群花齐放一事。所上弹章，大略言下界帝王虽有御诏，但非为国计民生起见，且系洒后游戏，该仙子何以迫不及待，并不奏闻请旨，任听部下逞艳于非时之候，献媚于世主之前致令时序颠倒，骇人听闻。况身为一洞之主，任情闲旷，不能约束所属，既已失察获愆，有乖职守，仍不自请处分；而属下目无洞主，亦不恪遵约束；均有不合请旨一并谪入红尘，受其磨折，以为不能约束，不遵约束者戒。闻仙姑谪在岭南，年未及笄，遍历海外，走蛮烟瘴雨之乡，受骇浪惊涛之险，以应前誓，以赎前愆，即日就要下凡。我等敬治薄酒-杯奉饯，特来面请。”百花仙子道：“请教三位仙姑，如水仙、腊梅……几位仙子，可在被谪之列？”百谷仙子道：“闻得他们所司之花，虽系当令，原无不合；但不能力阻众人，亦属非是。因此，也都谪入红尘。连仙姑共计百人。限期虽迟早不等，大约不出三年，都要陆续下凡。”百花仙子道：“小仙身获重谴，今被参谪，固罪所应得；但拖累多人，于心何安！此后一别，不惟天南地北。后会无期；而风流云散，绿暗红稀，回前仙山，能毋惨目！”说罢，叹息不止。

　　百草仙子道“仙姑不消烦恼。小仙探得将来被谪之人，或在十道，或在外域，虽散居四处，日后自能团聚一方，俟仙姑历过各国，坐缘期满，那时王母自然命我等前来相迎，仍至瑶池，以了这段公案。此是仙机，我等窃听而来，万万不可泄漏。”百花仙子道：“请教仙姑，是哪十道？是何外域？”百草仙子道：“如今唐朝地理，因山川形势，分天下为十道。

　　凡县分隶于郡，郡归于道——道即后世之省，——如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之类。至于外域，海外甚多，不能历举。若以众仙姑降生而论，如君子、黑齿、淑士、歧舌、智佳、女儿各国，大约亦有几人，谪在其内。”

　　说话间，元女、织女、麻姑，也来探望。谈起此事，叹息之间，大家都埋怨百花仙子并不自请处分，又不与嫦娥陪罪，以致降落红尘。将来棋会少了一人，好不扫兴。麻姑道：

　　“当日仙姑同嫦娥角口时，小仙曾见王母不住点头，似有嗟叹之意，彼时甚觉不解。及至今日，才晓得王母当日嗟叹，巳料定有此一事。若论过去未来，我们虽亦略知一二，至数百年后之事，我们道行浅薄，何能深知。”元女道：“此事固有定数。当日倘能谨言，不必纷争；今日再能容忍，略尽人事，想来也不至此。此时无可如何，只好归之于命了。”百花仙子道：“据仙姑所言，此事固由不能慎言而起，难道小仙此厄竟非天命造定么？”元女道：

　　“仙姑岂不闻‘小不忍则乱大谋’？又谚云：‘尽人事以听天命。’今仙姑既不能忍，又人事未尽，以致如此，何能言得天命。早间若听麻姑之言，具表自行检举，并与嫦娥赔罪，此时或仍被谪，所谓人事已尽，方能委之于命。即如下界俗语言：“天下无场外举子。’盖未进场，如何言中；就如人事未尽，如何言得天命。世上无论何事，若人力未尽，从无坐在家中，就能平空落下随心所欲事来。强求固属不可，至应分当行之事，坐失其机，及至事后委之于命，常人之情，往往如此。不意仙姑也有此等习气，无怪要到凡间走一遭了。”织女道：“‘成事不说，既往不咎。’我们原是各治水酒饯行的，还说我们饯行正文罢。”于是众仙姑都当面定了日期，接二连三，各备洒宴，替百花仙子饯行。

　　那牡丹仙子同众仙子，在上林苑伺候武后宴毕。陆续回洞，都在洞主面前请罪。百花仙子不但并不责备，一概归罪于已。众仙子见洞主如此宽洪，心中更觉不安——那杨花、芦花、藤花、蓼花，萱花、葵花、苹花、菱花八位仙子，更是追悔无及。过了几日，这九十九位仙子，也有素日许多相好仙姑，接接连连，分著饯行。

　　一日，红孩儿、金童儿同青女儿、玉女儿，在入梦岩游幻洞备了酒果，替百花仙姑并诸位仙子饯行。请百草、百果、百谷、元女、织女、麻姑并四灵大仙，相陪饮酒。百花仙子因百草仙子说他将来下凡要遍历海外各国，恐有风波及妖魔盗贼之害，甚为忧惧。红孩儿道：

　　“仙姑只管放心！今日大家既来祖饯，都最休戚相关之人，将来设有危急，岂有袖手之理。

　　此后倘在下界有难，如须某人即可解脱，不妨直呼其名，令其速降。我们一时心血来潮，自然即去相救。”金童儿道：“何谓‘心血来潮’？小仙自来从未‘潮’过，也不知‘心血’是什么味。毕竟怎样‘潮’法？求大仙把这情节说明，日后好等他来潮。”红孩儿道：“我见下界说部将上往往有此-说，其实我也不知怎样潮法。大仙要回来历，你只问那做书的就明白了。”玉女儿道：“下界说部原有几种好的，但如‘心血来潮’旧套满篇的也就不少。

　　你若追他来历，连他也是套来的，何能知道怎样潮法。刚才红孩儿大仙说，百花仙姑如在下界有难，教他呼我众人之名前去相救，这话只怕错了：百花仙始既巳托生，岂能记得前生之事？若能呼我众人之名，与仙家何异？既是仙家，岂不自知趋避，何须呼人解脱？此话令人不解。”红孩儿道：“呸！呸！这话我说错丁！将来百花诸位仙姑如在下界有难，今日我等在坐诸人，如系某位大仙或某位仙姑应分当去拯救的，本人即去相救；如须某人相帮，立即知会同往。彼此务须时时在意。事关百位仙姑，非同小可。倘有遗误，怠惰不前，教他也堕红尘！——只因红孩儿这句话又生出许多事来。

　　当时青女儿、玉女儿都与百花仙子把盏。酒过数巡，百兽、百鸟、百介、百鳞四仙向百花仙子道：“仙姑此去，小仙等无以奉饯，特赠灵莫一枝。此芝产于天皇盛世，至今二百余万年，因得先天正气，受日月精华，故仙凡服食，莫不寿与天齐。些须微意，望仙姑哂存。”百花仙子刚要道谢，只见百草、百果、百谷、元女、织女、麻姑六位仙子也接著说道：“我等偶于海岛深山觅得回生仙草一枝，特来面呈，以为临别之赠。此草生于开辟之初，历年既深，故功有九转之妙，洵为希世奇珍。无论仙凡，一经服食，不惟起死回生，并能同天共老。区区微敬，略表离衷，亦望仙姑笑纳。”百花仙子忙向众仙道谢拜领，即托百草仙子代为收存，以备他年返本还原之用。青女儿道：“这两种仙品，都是不死金丹，百草仙妨虽代收存，切莫偷吃才好。诚恐日后百花仙姑在下界须用，一时呼名，命你送去，那时，你虽‘心血来潮’，若两手空空，无物可送，不独仙姑心血枉自来潮，并恐百花仙姑在下界守候著急，他的心血也要来潮哩。”说罢，合座不觉大笑。众仙祖饯未罢，早有几位仙姑限期已到，一个个各按年月，都朝下界投胎去了。那百花仙子降生岭南唐秀才之家，乃河源县地方。

　　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 第七回·八卦炉中逃大圣 五行山下定心猿:

　　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时，年二十四。其季父项梁，梁父即楚将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戮者也。项氏世世为楚将，封於项，故姓项氏。

　　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於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项梁尝有栎阳逮，乃请蕲狱掾曹咎书抵栎阳狱掾司马欣，以故事得已。项梁杀人，与籍避仇於吴中。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每吴中有大繇役及丧，项梁常为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长八尺馀，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

　　秦二世元年七月，陈涉等起大泽中。其九月，会稽守通谓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时也。吾闻先即制人，後则为人所制。吾欲发兵，使公及桓楚将。”是时桓楚亡在泽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处，独籍知之耳。”梁乃出，诫籍持剑居外待。梁复入，与守坐，曰：“请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诺。”梁召籍入。须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剑斩守头。项梁持守头，佩其印绶。门下大惊，扰乱，籍所击杀数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谕以所为起大事，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吴中豪杰为校尉、候、司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时某丧使公主某事，不能办，以此不任用公。”众乃皆伏。於是梁为会稽守，籍为裨将，徇下县。

　　广陵人召平於是为陈王徇广陵，未能下。闻陈王败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矫陈王命，拜梁为楚王上柱国。曰：“江东已定，急引兵西击秦。”项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闻陈婴已下东阳，使使欲与连和俱西。陈婴者，故东阳令史，居县中，素信谨，称为长者。东阳少年杀其令，相聚数千人，欲置长，无適用，乃请陈婴。婴谢不能，遂彊立婴为长，县中从者得二万人。少年欲立婴便为王，异军苍头特起。陈婴母谓婴曰：“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先古之有贵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婴乃不敢为王。谓其军吏曰：“项氏世世将家，有名於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众从其言，以兵属项梁。项梁渡淮，黥布、蒲将军亦以兵属焉。凡六七万人，军不邳。

　　当是时，秦嘉已立景驹为楚王，军彭城东，欲距项梁。项梁谓军吏曰：“陈王先首事，战不利，未闻所在。今秦嘉倍陈王而立景驹，逆无道。”乃进兵击秦嘉。秦嘉军败走，追之至胡陵。嘉还战一日，嘉死，军降。景驹走死梁地。项梁已并秦嘉军，军胡陵，将引军而西。章邯军至栗，项梁使别将硃鸡石、馀樊君与战。馀樊君死。硃鸡石军败，亡走胡陵。项梁乃引兵入薛，诛鸡石。项梁前使项羽别攻襄城，襄城坚守不下。已拔，皆阬之。还报项梁。项梁闻陈王定死，召诸别将会薛计事。此时沛公亦起沛，往焉。

　　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往说项梁曰：“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午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後也。”於是项梁然其言，乃求楚怀王孙心民间，为人牧羊，立以为楚怀王，从民所望也。陈婴为楚上柱国，封五县，与怀王都盱台。项梁自号为武信君。

　　居数月，引兵攻亢父，与齐田荣、司马龙且军救东阿，大破秦军於东阿。田荣即引兵归，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赵。角弟田间故齐将，居赵不敢归。田荣立田儋子市为齐王。项梁已破东阿下军，遂追秦军。数使使趣齐兵，欲与俱西。田荣曰：“楚杀田假，赵杀田角、田间，乃发兵。”项梁曰：“田假为与国之王，穷来从我，不忍杀之。”赵亦不杀田角、田间以市於齐。齐遂不肯发兵助楚。项梁使沛公及项羽别攻城阳，屠之。西破秦军濮阳东，秦兵收入濮阳。沛公、项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雝丘，大破秦军，斩李由。还攻外黄，外黄未下。

　　项梁起东阿，西，至定陶，再破秦军，项羽等又斩李由，益轻秦，有骄色。宋义乃谏项梁曰：“战胜而将骄卒惰者败。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为君畏之。”项梁弗听。乃使宋义使於齐。道遇齐使者高陵君显，曰：“公将见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论武信君军必败。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则及祸。”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击楚军，大破之定陶，项梁死。沛公、项羽去外黄攻陈留，陈留坚守不能下。沛公、项羽相与谋曰：“今项梁军破，士卒恐。”乃与吕臣军俱引兵而东。吕臣军彭城东，项羽军彭城西，沛公军砀。

　　章邯已破项梁军，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击赵，大破之。当此时，赵歇为王，陈馀为将，张耳为相，皆走入钜鹿城。章邯令王离、涉间围钜鹿，章邯军其南，筑甬道而输之粟。陈馀为将，将卒数万人而军钜鹿之北，此所谓河北之军也。

　　楚兵已破於定陶，怀王恐，从盱台之彭城，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以吕臣为司徒，以其父吕青为令尹。以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

　　初，宋义所遇齐使者高陵君显在楚军，见楚王曰：“宋义论武信君之军必败，居数日，军果败。兵未战而先见败徵，此可谓知兵矣。”王召宋义与计事而大说之，因置以为上将军，项羽为鲁公，为次将，范增为末将，救赵。诸别将皆属宋义，号为卿子冠军。行至安阳，留四十六日不进。项羽曰：“吾闻秦军围赵王钜鹿，疾引兵渡河，楚击其外，赵应其内，破秦军必矣。”宋义曰：“不然。夫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虮虱。今秦攻赵，战胜则兵罢，我承其敝；不胜，则我引兵鼓行而西，必举秦矣。故不如先斗秦赵。夫被坚执锐，义不如公；坐而运策，公不如义。”因下令军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斩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齐，身送之至无盐，饮酒高会。天寒大雨，士卒冻饥。项羽曰：“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内而专属於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项羽晨朝上将军宋义，即其帐中斩宋义头，出令军中曰：“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阴令羽诛之。”当是时，诸将皆慴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将军家也。今将军诛乱。”乃相与共立羽为假上将军。使人追宋义子，及之齐，杀之。使桓楚报命於怀王。怀王因使项羽为上将军，当阳君、蒲将军皆属项羽。

　　项羽已杀卿子冠军，威震楚国，名闻诸侯。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钜鹿。战少利，陈馀复请兵。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於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馀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

　　章邯军棘原，项羽军漳南，相持未战。秦军数卻，二世使人让章邯。章邯恐，使长史欣请事。至咸阳，留司马门三日，赵高不见，有不信之心。长史欣恐，还走其军，不敢出故道，赵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军，报曰：“赵高用事於中，下无可为者。今战能胜，高必疾妒吾功；战不能胜，不免於死。原将军孰计之。”陈馀亦遗章邯书曰：“白起为秦将，南征鄢郢，北阬马服，攻城略地，不可胜计，而竟赐死。蒙恬为秦将，北逐戎人，开榆中地数千里，竟斩阳周。何者？功多，秦不能尽封，因以法诛之。今将军为秦将三岁矣，所亡失以十万数，而诸侯并起滋益多。彼赵高素谀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诛之，故欲以法诛将军以塞责，使人更代将军以脱其祸。夫将军居外久，多内卻，有功亦诛，无功亦诛。且天之亡秦，无愚智皆知之。今将军内不能直谏，外为亡国将，孤特独立而欲常存，岂不哀哉！将军何不还兵与诸侯为从，约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称孤；此孰与身伏鈇质，妻子为僇乎？”章邯狐疑，阴使候始成使项羽，欲约。约未成，项羽使蒲将军日夜引兵度三户，军漳南，与秦战，再破之。项羽悉引兵击秦军汙水上，大破之。

　　章邯使人见项羽，欲约。项羽召军吏谋曰：“粮少，欲听其约。”军吏皆曰：“善。”项羽乃与期洹水南殷虚上。已盟，章邯见项羽而流涕，为言赵高。项羽乃立章邯为雍王，置楚军中。使长史欣为上将军，将秦军为前行。到新安。诸侯吏卒异时故繇使屯戍过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及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轻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窃言曰：“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诸侯微闻其计，以告项羽。项羽乃召黥布、蒲将军计曰：“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不如击杀之，而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军夜击阬秦卒二十馀万人新安城南。

　　行略定秦地。函谷关有兵守关，不得入。又闻沛公已破咸阳，项羽大怒，使当阳君等击关。项羽遂入，至于戏西。沛公军霸上，未得与项羽相见。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於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项羽大怒，曰：“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沛公兵十万，在霸上。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於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

　　楚左尹项伯者，项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张良。张良是时从沛公，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具告以事，欲呼张良与俱去。曰：“毋从俱死也。”张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惊，曰：“为之柰何？”张良曰：“谁为大王为此计者？”曰：“鲰生说我曰‘距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故听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为之柰何？”张良曰：“请往谓项伯，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沛公曰：“君安与项伯有故？”张良曰：“秦时与臣游，项伯杀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来告良。”沛公曰“孰与君少长？”良曰：“长於臣。”沛公曰“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张良出，要项伯。项伯即入见沛公。沛公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曰：“吾入关，秋豪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原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项伯许诺。谓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沛公曰：“诺。”於是项伯复夜去，至军中，具以沛公言报项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项王许诺。

　　沛公旦日从百馀骑来见项王，至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卻。”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乡坐。亚父南乡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乡坐，张良西乡侍。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於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於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乡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啗之。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豪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

　　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柰何？”樊哙曰：“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於是遂去。乃令张良留谢。良问曰：“大王来何操？”曰：“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欲与亚父，会其怒，不敢献。公为我献之”张良曰：“谨诺。”当是时，项王军在鸿门下，沛公军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彊、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郦山下，道芷阳间行。沛公谓张良曰：“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间至军中，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桮杓，不能辞。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项王曰：“沛公安在？”良曰┱“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脱身独去，已至军矣。”项王则受璧，置之坐上。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沛公至军，立诛杀曹无伤。

　　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王见秦宫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王闻之，烹说者。

　　项王使人致命怀王。怀王曰：“如约。”乃尊怀王为义帝。项王欲自王，先王诸将相。谓曰：“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於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义帝虽无功，故当分其地而王之。”诸将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乃阴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而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项王乃立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都废丘。长史欣者，故为栎阳狱掾，尝有德於项梁；都尉董翳者，本劝章邯降楚。故立司马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立董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为西魏王，王河东，都平阳。瑕丘申阳者，张耳嬖臣也，先下河南，迎楚河上，故立申阳为河南王，都雒阳。韩王成因故都，都阳翟。赵将司马卬定河内，数有功，故立卬为殷王，王河内，都朝歌。徙赵王歇为代王。赵相张耳素贤，又从入关，故立耳为常山王，王赵地，都襄国。当阳君黥布为楚将，常冠军，故立布为九江王，都六。鄱君吴芮率百越佐诸侯，又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邾。义帝柱国共敖将兵击南郡，功多，因立敖为临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燕将臧荼从楚救赵，因从入关，故立荼为燕王，都蓟。徙齐王田市为胶东王。齐将田都从共救赵，因从入关，故立都为齐王，都临菑。故秦所灭齐王建孙田安，项羽方渡河救赵，田安下济北数城，引其兵降项羽，故立安为济北王，都博阳。田荣者，数负项梁，又不肯将兵从楚击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陈馀弃将印去，不从入关，然素闻其贤，有功於赵，闻其在南皮，故因环封三县。番君将梅鋗功多，故封十万户侯。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

　　汉之元年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项王出之国，使人徙义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趣义帝行，其群臣稍稍背叛之，乃阴令衡山、临江王击杀之江中。韩王成无军功，项王不使之国，与俱至彭城，废以为侯，已又杀之。臧荼之国，因逐韩广之辽东，广弗听，荼击杀广无终，并王其地。

　　田荣闻项羽徙齐王市胶东，而立齐将田都为齐王，乃大怒，不肯遣齐王之胶东，因以齐反，迎击田都。田都走楚。齐王市畏项王，乃亡之胶东就国。田荣怒，追击杀之即墨。荣因自立为齐王，而西杀击济北王田安，并王三齐。荣与彭越将军印，令反梁地。陈馀阴使张同、夏说说齐王田荣曰：“项羽为天下宰，不平。今尽王故王於丑地，而王其群臣诸将善地，逐其故主赵王，乃北居代，馀以为不可。闻大王起兵，且不听不义，原大王资馀兵，请以击常山，以复赵王，请以国为扞蔽。”齐王许之，因遣兵之赵。陈馀悉发三县兵，与齐并力击常山，大破之。张耳走归汉。陈馀迎故赵王歇於代，反之赵。赵王因立陈馀为代王。

　　是时，汉还定三秦。项羽闻汉王皆已并关中，且东，齐、赵叛之：大怒。乃以故吴令郑昌为韩王，以距汉。令萧公角等击彭越。彭越败萧公角等。汉使张良徇韩，乃遗项王书曰：“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又以齐、梁反书遗项王曰：“齐欲与赵并灭楚。”楚以此故无西意，而北击齐。徵兵九江王布。布称疾不往，使将将数千人行。项王由此怨布也。汉之二年冬，项羽遂北至城阳，田荣亦将兵会战。田荣不胜，走至平原，平原民杀之。遂北烧夷齐城郭室屋，皆阬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齐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荣弟田横收齐亡卒得数万人，反城阳。项王因留，连战未能下。

　　春，汉王部五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东伐楚。项王闻之，即令诸将击齐，而自以精兵三万人南从鲁出胡陵。四月，汉皆已入彭城，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项王乃西从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汉军皆走，相随入穀、泗水，杀汉卒十馀万人。汉卒皆南走山，楚又追击至灵壁东睢水上。汉军卻，为楚所挤，多杀，汉卒十馀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围汉王三匝。於是大风从西北而起，折木发屋，扬沙石，窈冥昼晦，逢迎楚军。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欲过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汉王家：家皆亡，不与汉王相见。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柰何弃之？”於是遂得脱。求太公、吕后不相遇。审食其从太公、吕后间行，求汉王，反遇楚军。楚军遂与归，报项王，项王常置军中。

　　是时吕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居下邑，汉王间往从之，稍稍收其士卒。至荥阳，诸败军皆会，萧何亦发关中老弱未傅悉诣荥阳，复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胜逐北，与汉战荥阳南京、索间，汉败楚，楚以故不能过荥阳而西。

　　项王之救彭城，追汉王至荥阳，田横亦得收齐，立田荣子广为齐王。汉王之败彭城，诸侯皆复与楚而背汉。汉军荥阳，筑甬道属之河，以取敖仓粟。汉之三年，项王数侵夺汉甬道，汉王食乏，恐，请和，割荥阳以西为汉。

　　项王欲听之。历阳侯范增曰：“汉易与耳，今释弗取，後必悔之。”项王乃与范增急围荥阳。汉王患之，乃用陈平计间项王。项王使者来，为太牢具，举欲进之。见使者，详惊愕曰：“吾以为亚父使者，乃反项王使者。”更持去，以恶食食项王使者。使者归报项王，项王乃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之权。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原赐骸骨归卒伍。”项王许之。行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

　　汉将纪信说汉王曰：“事已急矣，请为王诳楚为王，王可以间出。”於是汉王夜出女子荥阳东门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击之。纪信乘黄屋车，傅左纛，曰：“城中食尽，汉王降。”楚军皆呼万岁。汉王亦与数十骑从城西门出，走成皋。项王见纪信，问：“汉王安在？”曰：“汉王已出矣。”项王烧杀纪信。

　　汉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枞公、魏豹守荥阳。周苛、枞公谋曰：“反国之王，难与守城。”乃共杀魏豹。楚下荥阳城，生得周苛。项王谓周苛曰：“为我将，我以公为上将军，封三万户。”周苛骂曰：“若不趣降汉，汉今虏若，若非汉敌也。”项王怒，烹周苛，井杀枞公。

　　汉王之出荥阳，南走宛、叶，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复入保成皋。汉之四年，项王进兵围成皋。汉王逃，独与滕公出成皋北门，渡河走脩武，从张耳、韩信军。诸将稍稍得出成皋，从汉王。楚遂拔成皋，欲西。汉使兵距之巩，令其不得西。

　　是时，彭越渡河击楚东阿，杀楚将军薛公。项王乃自东击彭越。汉王得淮阴侯兵，欲渡河南。郑忠说汉王，乃止壁河内。使刘贾将兵佐彭越，烧楚积聚。项王东击破之，走彭越。汉王则引兵渡河，复取成皋，军广武，就敖仓食。项王已定东海来，西，与汉俱临广武而军，相守数月。

　　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桮羹。”项王怒，欲杀之。项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祇益祸耳。”项王从之。

　　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原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项王令壮士出挑战。汉有善骑射者楼烦，楚挑战三合，楼烦辄射杀之。项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战。楼烦欲射之，项王瞋目叱之，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汉王使人间问之，乃项王也。汉王大惊。於是项王乃即汉王相与临广武间而语。汉王数之，项王怒，欲一战。汉王不听，项王伏弩射中汉王。汉王伤，走入成皋。

　　项王闻淮阴侯已举河北，破齐、赵，且欲击楚，乃使龙且往击之。淮阴侯与战，骑将灌婴击之，大破楚军，杀龙且。韩信因自立为齐王。项王闻龙且军破，则恐，使盱台人武濊涉往说淮阴侯。淮阴侯弗听。是时，彭越复反，下梁地，绝楚粮。项王乃谓海春侯大司马曹咎等曰：“谨守成皋，则汉欲挑战，慎勿与战，毋令得东而已。我十五日必诛彭越，定梁地，复从将军。”乃东，行击陈留、外黄。

　　外黄不下。数日，已降，项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诣城东，欲阬之。外黄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说项王曰：“彭越彊劫外黄，外黄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岂有归心？从此以东，梁地十馀城皆恐，莫肯下矣。”项王然其言，乃赦外黄当阬者。东至睢阳，闻之皆争下项王。

　　汉果数挑楚军战，楚军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汉击之，大破楚军，尽得楚国货赂。大司马咎、长史翳、塞王欣皆自刭汜水上。大司马咎者，故蕲狱掾，长史欣亦故栎阳狱吏，两人尝有德於项梁，是以项王信任之。当是时，项王在睢阳，闻海春侯军败，则引兵还。汉军方围锺离眛於荥阳东，项王至，汉军畏楚，尽走险阻。

　　是时，汉兵盛食多，项王兵罢食绝。汉遣陆贾说项王，请太公，项王弗听。汉王复使侯公往说项王，项王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项王许之，即归汉王父母妻子。军皆呼万岁。汉王乃封侯公为平国君。匿弗肯复见。曰：“此天下辩士，所居倾国，故号为平国君。”项王已约，乃引兵解而东归。

　　汉欲西归，张良、陈平说曰：“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之。楚兵罢食尽，此天亡楚之时也，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今释弗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汉王听之。汉五年，汉王乃追项王至阳夏南，止军，与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而自守。谓张子房曰：“诸侯不从约，为之柰何？”对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尽与韩信；睢阳以北至穀城，以与彭越：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汉王曰：“善。”於是乃发使者告韩信、彭越曰：“并力击楚。楚破，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穀城与彭相国。”使者至，韩信、彭越皆报曰：“请今进兵。”韩信乃从齐往，刘贾军从寿春并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举九江兵，随刘贾、彭越皆会垓下，诣项王。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於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於是项王乃上马骑，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馀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平明，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项王渡淮，骑能属者百馀人耳。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馀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原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乡。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於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於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义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原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於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馀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头，馀骑相蹂践争项王，相杀者数十人。最其後，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五人共会其体，皆是。故分其地为五：封吕马童为中水侯，封王翳为杜衍侯，封杨喜为赤泉侯，封杨武为吴防侯，封吕胜为涅阳侯。

　　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礼义，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视鲁，鲁父兄乃降。始，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後下，故以鲁公礼葬项王穀城。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

　　诸项氏枝属，汉王皆不诛。乃封项伯为射阳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皆项氏，赐姓刘。

　　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埶，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亡秦鹿走，伪楚狐鸣。云郁沛谷，剑挺吴城。勋开鲁甸，势合砀兵。卿子无罪，亚父推诚。始救赵歇，终诛子婴。违约王汉，背关怀楚。常迁上游，臣迫故主。灵壁大振，成皋久拒。战非无功，天实不与。嗟彼盖代，卒为凶竖。

# 第八回·我佛造经传极乐 观音奉旨上长安:

　　第八回花嫩不经抽春风几度眼媚宣露洗柳色无边下马村大盗陶榔儿，只因偷盗百姓家小孩，蒸献与麻都护吃；历来被他杀死的小孩，已有一千多个。那失了小孩的人家，打听得是陶榔儿盗去的，便邀集了众人，一面到官府里面去告状，一面却扛着棍棒刀枪，汹汹涌涌地打到陶家去。纷纷扰扰，那陶家的房屋器具，被众人烧毁的烧毁，打烂的打烂；陶家三弟兄，早已闻风逃走，赶到麻都护行辕里哭诉去。麻叔谋听了大怒道：“几个鸟百姓，怎敢如此横行！莫说榔儿偷盗小儿，无凭无据，便算是俺吃了，几个小孩，那百姓待拿我怎么样！”

　　便着拿自己的名片到官府里去，只说得一个办字。那官府知道麻叔谋是隋炀帝的宠臣，谁敢说一个不字；反拿那告状的百姓，捉去打的打，夹的夹，问罪的间罪，充军的充军。弄得怨气冲天，哭声遍野。

　　那班百姓吃了这一场冤屈官司，越闹越愤；那宁陵和睢阳一带的百姓，乱哄哄都赶到东京告御状去。那隋炀帝驾下虎贲郎将中门使段达，原早得了麻叔谋的私情；见那状纸和雪片似地进来，众口一辞，告麻叔谋“留养大盗陶榔儿，偷盗孩子作羔羊蒸吃。历来被盗去小儿四五千人，白骨如山，惨不可言”

　　等语。那段达一总收了八百多份状子，他便亲自传齐了众百姓审问。那班小儿的父母，都啼哭着对这段达诉说麻叔谋吃小儿的惨毒情形。被段达一声喝住道：“胡说！麻都护是朝廷大臣，如何肯做此惨毒之事？皆是你们这一班刁民，有意阻挠河工，造谣毁谤；况三四岁的孩子，日间必有人看管，夜间必有父母同寝，如何能得家家偷去，且一偷便有四五千之多？这一派胡言，若不严治，刁风愈不可问！”

　　便不由分说，将众百姓每人重责一百棍，发回原籍去问罪。

　　这一班百姓，吃了这个冤枉，直到隋炀帝驾幸江都，龙舟行到睢阳地方，见河道迂曲，查问起来，知道是麻叔谋作的弊，连带查出私通陶榔儿，蒸食小孩。炀帝大怒，一面传旨拿麻叔谋，打人大牢；一面差一个郎将，带领一千军校，到下马村捉住了陶家合族大小共有八十七人，一齐枭首示众。那麻叔谋问明了罪状，圣旨下来，绑出大校场腰斩，才算出了百姓的冤气。

　　朱太守讲过了这一席话，一般姨娘都听了吐出舌头来。厚卿病在床上，亏得他舅父常常来讲究几件外间的新闻，替他解闷；看看厚卿病势全退，他一般地行动说笑。有一日，他伴他舅父舅母吃过晚饭，闲谈了一会，回进屋子去；只见那娇娜伏在他书案上，凑着灯光，不知写些什么。厚卿蹑着脚走去，藏身在她身后看时，见她在玉版笺上写着一首词儿说道：“晓窗寂寂惊相遇，欲把芳心深意诉；低眉敛翠不胜春，娇转樱唇红半吐。匆匆已约欢娱处，可慢无情连夜雨！枕孤余冷不成眠，挑尽银灯天未曙。”

　　娇娜刚把词儿写完，厚卿便从她肩头伸过手去，把笺儿抢在手里；娇娜冷不防肩头有人伸过手来，骇得她捧住酥胸，低声道：“吓死我了！”厚卿忙上去搂住她玉肩，一手替她摸着酥胸说：“妹妹莫慌。”娇娜这时，不知不觉地软倚在厚卿怀里，笑说道：“哥哥那夜儿淋得好雨！”厚卿听了，便去打开衣箱，拿出那套泥雨污满的衣帽鞋袜来，摔在娇娜面前，说道：“妹妹你看，我那夜里苦也不苦？又看我这一病三四十天，苦也不苦！这苦楚都要妹妹偿还我呢！”说着，脸上故意含着嗔怒的神色。娇娜看了，一耸身倒在厚卿怀里，说道：“偿还哥哥的苦楚吧！”说着，羞得她把脸儿掩着，只向怀里躲去。厚卿听了，早已神魂飘荡，忙去捧过她的脸儿来，嘴对嘴地亲了又亲，脸对脸地看了又看，不住地问道：“妹妹怎么发付我呢？”娇娜和厚卿两人，当时搂抱着，说了无限若干的情话。娇娜见书桌上搁着一柄剪刀，便拿起来剪下一缕鬓发，塞在厚卿袖里；厚卿也卸下方巾，截下一握头发来，交与娇娜。娇娜把厚卿的手紧紧一握，说道：“我今夜在屋子里守候着哥哥，三更过后，哥哥定须来也。”厚卿听了，喜得眉花眼笑，连声说：“来！来！”忽然想到，到娇娜房里去，须先经过飞红的卧房门口，便说：“但是这事很险呢！”

　　娇娜听了，粉腮儿上愠地变了颜色，说道：“事已至此，哥哥还怕什么？人生难得少年，又难得哥哥如此深情；妹志已决，事若不成，便拼着一死！”

　　厚卿听她说到死字，忙伸手去捂她的嘴。娇娜止不住两行珠泪，直滚下粉腮来。

　　厚卿替她拭着泪，又打叠起千万温存劝慰着她，娇娜转悲为喜。厚卿送她走出房门，回房去想起今夜的欢会，总可以十拿九稳了，便忍不住对着镜子，对着灯光痴笑起来。

　　看看挨到三更过后，他便拍一拍胸脯，大着胆，走出房去，摸着扶梯，走上楼去，这时窗外射进来一层矇眬月光照着他。

　　看看摸到了娇娜小姐的卧房门口，伸手轻轻地把房门一推，那门儿虚掩着。厚卿蹑脚走进房去，那绣幕里射出灯光来，娇娜小姐背着身儿，对灯光坐着，那两眼只是望着灯火发怔。厚卿上去，轻轻地把她身躯拥抱过来，进了罗帐，服侍她松了衣钮，解了裙带，并头睡下。这一番恩爱，有他两人的定情词为证：夜深偷展纱窗绿，小桃枝上留莺索。花嫩不禁抽，春风卒未休。千金身巳破，脉脉愁无那！特地嘱檀郎，人前口谨防。

　　绿窗深仁倾城色，灯花送喜秋波溢；一笑入罗帏，春心不自持！雨云情散乱，弱体羞还颤。从此问云英，何须上玉京。

　　他二人了过心愿，在枕上海盟山哲，千欢万爱。直到晨鸡报晓，娇娜亲替厚卿披上衣巾，送到扶梯口，各自回房睡去。

　　从此以后，他二人暗去明来，夜夜巫山，宵宵云雨，好不称心如意。只是白天在众人面前，却格外矜持，反没有从前那般言笑追随，行坐相亲的光景；反是那飞红、眠云、楚岫这几位姨娘，时时包围着他，要他讲故事。

　　那炀帝是一个风流天子，当时传在民间的故事，却也很多，只说他在东京的时候，大兴土木：在显仁宫西面，选了一大方空地，造起湖山楼阁来。在这地的南半，分着南北东西中，挖成五个大湖。每一个湖，方圆十里，四面尽种奇花异草。湖边造一圈长堤，堤上百步一亭，五十步一榭。桃花夹岸，杨柳笼堤。湖中又造了许多龙舟凤舸，在柳荫下面，靠定白石埠头泊着，听候皇帝随时传用。那北半地势宽大，便掘一个北海，周围四十里方圆，凿着河港，与五湖相通。海中央造起三座神山，一座是蓬莱，一座是瀛洲，一座是方丈。山上造成许多楼台殿阁，点缀得金碧辉煌。

　　山顶高出海面一百丈，东可望箕水，西可见西京。湖海中间交界地方，造着一座一座的宫殿。海北面一带地方，委委曲曲凿成一道长溪；沿溪拣那风景幽胜的地方，建造着别院，一共十六座院宇，却选了三千美女，守候在院里。

　　绕着湖海，造着二百里方圆的一带苑墙，上面都拿琉璃作瓦，紫脂涂壁；又拿青石筑成湖海的斜岸；拿五色石砌成长溪的深底；清泉涂壁，反射出五色光彩来。

　　宫殿院宇，全是金装玉裹；浑如锦绣裁成，珠玑造就。那各处郡县，都把奇花异草飞禽走兽从各驿地上献送进京来；把一座西苑，顿时填塞得桃成蹊，李列径，梅绕屋，柳垂堤，仙鹤成行，锦鸡作对，金猿共啸，青鹿交游。这全是虞世基一人之力，逼迫着四方百姓，造成了这座西苑。

　　炀帝游幸西苑的第一日，便带了他宠爱的妃嫔，坐着玉辇，进苑来四处游玩。

　　由炀帝定名：那东湖因四面种的全是绿柳，两名：那东湖因四面种的全是绿柳，两山翠色与波光相映，便名翠光湖；甫湖因有高楼夹岸，倒映日光，照在湖面上，便名迎阳湖；西湖因有荚蓉临水，黄菊满山，白鹭晴鸥，时来时往，便名为金光湖；北湖因有许多白石，形若怪兽，高下错落，横在水中，微风一动，清沁人心，便名为洁水湖；中湖因四围宽广；月光射入，宛若水天一色，便名为广明湖。那十六院：第一座是景明院，因南轩高敞，时时有薰风吹入；第二座是迎晖院，因有朱栏屈折，回压琐窗，朝日上时，百花呈媚；第三座是秋声院，因有碧梧数株，流荫满院，金风初度，叶中有声；第四座是晨光院，因将西京杨梅移入，开花时宛似朝霞；第五座是明霞院，因酸枣邑进玉李一株，开花虽白，艳胜霞彩；第六座是翠华院，因有长松数株，俱团团如盖，罩定满院；第七座是文安院，因隔水突起石壁一片，壁上的苔痕纵横，宛如天生一帽画图；第八座是积珍院，因桃李列成锦屏，花茵铺为绣褥，流水鸣琴，新莺奏管；第九座是仪凤院，因四围都是疏竹环绕，中间却突出二座丹阁，便宛以鸣凤一般；第十座是影纹院，因长溪中碎石砌底，簇起许多细细的波纹，水光反照，射入帘拢，便是枕簟上也有五色波痕；第十一座是仁智院，因左面靠山，右面临水，取孔子乐山的意思；第十二座是清修院，因峰回路断，只有小舟沿溪，才能通行，中间桃花流水，别有一天；第十三座是宝林院，因种了许多拂国祇树，尽以黄金布地，宛似寺院一般；第十四座是和明院，桃蹊桂阁，春可以纳和风，秋可以玩明月；第十五座是绣阴院，晚花细柳，凝阴如绮；第十六座是降阳院，有梅花绕屋，楼台向暖，凭栏赏雪，了不知寒。那一条长溪，婉转如龙，金碧楼台，夹岸如鳞，便定名龙鳞渠。隋炀帝穷日继夜地在这五湖十六院中游玩，不知闹出几多风流故事来。

　　有一天，风日晴和，炀帝下旨，召集文武大臣，在西苑中赐宴。这炀帝穿一件织万寿字的衮龙袍，戴一顶嵌八宝的金妙帽，高坐着七香宝辇，排开了氅毛御仗。

　　文武官员，全穿了朝服，骑马簇拥，左右追随。真的花迎剑佩，柳拂旌旗；万国衣冠，百官护卫。炀帝到了西苑，便传旨将御宴排在船上。炀帝自坐了一只大龙船，后面跟随着五十只凤舸。船行时，龙舟当先，凤舸随后，鱼贯而行；船住时，又龙船在中，凤舸团团围定在四面。炀帝领着众官员，先游北海，登三山，才回到五湖中赏玩饮酒；觥筹交错，管弦嗷嘈，君臣们尽情痛饮。炀帝饮到高兴时候，便对群臣说道：“如今四海升平，禽鸟献瑞；君臣共乐，千秋胜事。湖上风光，万分旖旎。

　　卿等锦绣满腹，何不各赋诗歌，纪今日之胜会？”

　　你道炀帝说的禽鸟献瑞是怎么一回事？原来西苑中楼台金碧，桃李红艳，转觉皇帝的舆仗，不甚鲜明；便有那凑趣的大臣虞世基，替皇上出主意，降一道圣旨，令天下各处郡县，不拘水禽陆兽，凡是他羽毛，可作舆仗氅毛用的，一齐采献，全拿鸟兽造毛制成舆仗，自然文彩辉煌，不怕他不鲜明了。这个旨意一出，谁敢不遵；忙得那许多官员，这里取翠马之羽，那里拔锦鸡之毛。罗网满山，矢罾遍地。这时江南易程地方有一座升出，山顶上有一株松树，亭亭直上，有百余丈高。四围一无枝桠，清阴散落，团圆如盖。树的绝顶正中，结了一个鹤巢。巢中有一对仙鹤，饮风吹露，生雏哺子。也不知经历了多少年月，自以为深山高树，翱翔自由，再无祸患的了。不料一日里被那伙寻羽毛的人看见，便计算他一窝儿里的鹤氅；只是这样的高树，又无枝桠，如何得攀援上去？众人商量了半天，便想出一个把松树砍倒的主意来；却又怕砍倒了树，那仙鹤要飞去。谁知这鹤巢里却养着四只小鹤，那松树倒了，老鹤心疼小鹤，在别的树尖上飞绕悲鸣；又把自己身上儿根氅毛，一阵乱啄，一齐拔了下来。这是老鹤悲愤之极做出来的，那班凑趣的臣民，便说成是禽鸟献瑞。

　　这且不去说他，当百官奉了炀帝的旨意，便搜索枯肠，在御宴前做起诗来。炀帝也做了八首写湖上景色的词，第一首是《湖上月》，第二首是《湖上柳》，第三首是《湖上雪》，第四首是《湖上草》，第五首是《湖上花》，第六首是《湖上女》，第七首是《湖上酒》，第八首是《湖上水》。那一首《湖上柳》的词意儿十分的佳妙，道：“湖上柳，烟里不胜摧；宿露洗开明媚眼，东风播弄好腰肢，烟雨更相宜。环曲岸，阴复画桥低；线拂行人春晚后，絮飞晴雪暖风时，幽忘更依依！”

　　当时群臣传诵一遍，各有和词，又各献酒称贺。炀帝便命百官放量痛饮。君臣们饮了半日酒，俱觉大醉；便吩咐罢宴，众文武谢了恩退去。炀帝余兴未尽，便换来了一只小龙舟，驶大龙鳞渠，到十六院去闲玩。众夫人听得炀帝驾到，便一齐焚香奏乐，迎接圣驾。龙舟沿溪行来，妃嫔夹岸相随。见到那迎晖院，早有王夫人带领着二十个美人，后随着许多宫女，笙策歌舞，将炀帝迎进院去。院中早排列着酒席，炀帝携着王夫人的手，与二十个美人一齐入席。那美人轮流歌舞，次第进觞。

　　忽见一个美人，献上酒来。看她时，生得绰约如娇花，清癯如弱柳，眉目之间，别有风情。炀帝便问她叫什么名字？那美人答称：“姓朱，名贵儿。”炀帝伸手去揽在杯里，对她脸上细细地玩赏。那贵儿也十分卖弄，一手掌着杯儿，送在炀帝唇边，炀帝饮了酒，亲自执着红牙，听贵儿唱道：“人生得意小神仙，不是尊前，定是花前；休夸皓齿与眉鲜，不得君怜，枉得依怜。君要怜，莫要偏；花也堪怜，叶也堪怜；情禽不独是双鸳，萤也翩跹，燕也翩跹。”

　　把个炀帝听了，乐得忙把自己的金杯，命宫女斟满一杯酒，赏贵儿饮了。说道：“朕听你唱来。不独娇喉婉转，还觉词意动人。你要朕怜，肤今夜便怜借你一番”

　　这一夜，炀帝便留在迎晖院里，召幸了朱贵儿。

　　从来说的，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偷。炀帝在西苑里，夜夜行乐，那十六院夫人，果然长得个个千娇百媚，但她们见了炀帝，总不免拘束礼节，反不如那美人可以随意临幸。

　　因此不多几天，那十六院中三百二十名美人，都被炀帝行幸过。

　　他心还不足，下旨各院夫人美人，不必迎送，听圣驾来去自由。

　　他在月下花前，和那班宫女彩娥，私自勾挑，暗中结合。估量喜的是偷香窃玉，若在花径中柳荫下巧遇娇娃，私干一回，便觉十分畅快。那班宫人，都知道了炀帝的心性，明知山有虎，故作采樵人；一个个都假作东藏西躲，守候着皇帝来偷情。

　　有一夜，炀帝在积珍院中饮酒，忽听得隔墙备声嘹声，不知谁家？他便悄悄地走出院去偷听着，那笛儿一声高一声低，断断续续，又像在花径外，又像在柳树边。

　　抬起头来，见微云淡月，夜景清幽。炀帝随了笛声，沿着那花障走去。刚转过几曲朱栏，行不上二三十步，笛声却停住了，只见花荫之下一个女子，腰肢袅娜，沿着花径走来。炀帝忙侧身往太湖石畔一躲，待那女子缓缓走来，将到跟前，定睛一看，只见那女子年可十五六岁，长得梨花皎洁，杨柳轻盈，月下行来，宛似嫦娥下降。

　　炀帝看到此时，情不自禁，突然从花荫中扑出去，一把抱住那女子。慌得那女子正要声唤，转过脖子来一看，见是炀帝，忙说道：“婢子该死！不知万岁驾到，不曾回避得。”说着，便要跪下地去。炀帝忙搂住那宫女，说道：“你长得这等标致，肤也不忍得罪你；只是你知道汉皋解珮的故事吗？肤今夜为解珮来也！”这宫女原是十分乖巧，便说道：“贱婢下人，万岁请尊重，谨防有人看见不雅。”炀帝如何有心去听她，便悄悄地将那女子抱入花丛中去。原来这宫女还是处子，月下相看，娇啼百态；炀帝又怜又惜，十分宠爱。看毕以后，将她抱在怀里，问她：“叫什么名儿？”那宫女却做弄狡诡，说道：“万岁一时高兴，问她名儿作甚？况官中女儿三千，便问了也记不得许多！”炀帝笑骂道：“小妮子！怕朕忘了你今夜的恩情，便这等弄乖。快说来，联决不忘你的。”那宫女才说是妥娘，原是清修院的宫人。二人正说话时，忽见远远有一簇灯笼照来，妥娘便推着炀帝说：“万岁快去吧！

　　不要被人看见；笑万岁没正经。”二人站起身来，抖抖衣裳，从花障背面折将出来；才转过一株大树，碧桃下忽然有人伸出手来，将他二人的衣角拉住。回买看时，却是一丛荼縻刺儿，钩住他二人的衣裙，炀帝握着妥娘的手，笑了一笑，妥娘自回清修院去。

　　炀帝出了花丛，找不到积珍院的旧路；望见隔河影纹院中灯烛辉煌，便度过小桥，悄悄地走入院去。那院中刘夫人，和文安院的狄夫人，正在那里浅斟低酌，炀帝放轻了脚步，走到他二人跟前说道：“二妮子这等快活，何不伴朕一饮？”两位夫人见了场帝，慌忙起身迎接，一边邀炀帝坐下，一边斟上酒去。狄夫人眼尖，瞥见炀帝龙袖上一方血痕，便笑说：“这黄昏人静，陛下来得有些古怪！”炀帝嘻嘻地笑道：“有甚古怪？”狄夫人劈手扯起炀帝的袍袖来给刘夫人看，刘夫人笑说道：“我说陛下如何肯来，原来有这样的喜事。”狄夫人道：“陛下替那个宫人破瓜？

　　说明了待妾等会齐各院与陛下贺喜。”炀帝只是嘻嘻地笑着不说话，二位夫人和众美人轮流把盏，把个炀帝灌得烂醉如泥，当夜便在影纹院中睡下。

　　从此炀帝神情愈觉放荡，日日只在歌舞上留情，时时专在裙带下着脚。无一日不在西苑中游玩，借大一座西苑，不消一年半载，竟被炀帝玩得厌了；那苑内十六院夫人，三百二十个美人，二千个宫女，也被炀帝玩得腻了。

　　这一天，炀帝正在北海和众妃嫔饮酒，忽有宇文恺、封德彝差人来奏称：“奉旨赴江都建造四十座离宫，俱已完备，只候圣驾临幸。”炀帝听了大喜道：“苑中风景，游览已遍，且到江南看琼花去游乐一番。”便当筵下旨：“宫馆既完，朕不日临幸江南；但一路宫馆，仍须着各处地方官广选民间美女填入，以备承应。”这个圣旨一下，朝臣中却不见有人谏阻，只是那班夫人妃嫔恐慌起来，齐来劝阻。说道：“宫中虽贱妾辈不善承应，无甚乐处，但毕竟安逸；陛下若巡幸江都，末免车马劳顿。”炀帝道：“江都锦绣之乡，又有琼花一株，艳绝天下，肤久想游览。况一路上有离宫别馆，绝无劳苦。贤妃等可安心在宫中，守过了五七个月，肤依旧回来，和诸位贤妃相见。”那几个不得时的妃嫔，听了炀帝这一番话，知道皇帝去志已决，便也不敢再说什么；只有那贵儿、妥娘、杳娘、俊娥一班得宠的美人，听说沿路有四十九座离宫别馆，那离宫别馆中又都有美人守着，只怕皇帝的宠爱移在别人身上，她们如何肯放手。早嚷成一片说：“愿随万岁爷出巡去。一来得去游览江南风景，二来万岁爷沿路也得人陪伴，不愁寂寞。”炀帝原也舍不得她们，便答应携她们一块儿到江都地方去。到炀帝起身的这一天，各宫院妃嫔夫人，俱设席饯行，炀帝一一领了，便打点出巡。此番也不多带人马，只带三千御林军，一路护卫着。

　　文武官员，只带丞相宇文达和虞世基一班亲信的人。

　　正要起身的时候，忽有一人姓何名安，打造得一座御女车来献与炀帝。那车儿中间宽阔，床帐衾枕，色色齐备。四围又鲛绡细细织成帏幔。外面望进里面去，却一毫不见；里面看到外面来，却又十分清楚。那山水花草，在车外移过，都看得明明白白。又拿许多金铃玉片，散挂在帏头幔角。车行时，摇荡着，铿铿锵锵好似奏细乐一般，任你在车中百般笑语，外间总不得听见。一路上要行幸妃嫔，尽可恣意行乐，所以称作御女车。炀帝这时正因那班得宠的妃嫔，无可安插，在路上车马遥隔，又不得和她们说一句话儿；如今得了这御女车，满心欢喜，传旨厚赏何安。便携了妃嫔，坐上御女车。一路行来，三十里一宫，五十里一馆。到一处地方，那郡县官齐来接驾；一面把奇看异味，美酿名产，终绎贡献上来。到了宫馆中，又有绝色的美人，弦管歌舞，前来承应。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九回·袁守诚妙算无私曲 老龙王拙计犯天条:

　　销减芳容，端的为郎烦恼。鬓慵梳，宫妆草草。别离情绪，待归来都告，怕伤郎，又还休道。

　　利锁名缰，几阻绝当年欢笑，更那堪鳞鸿信杳。蟾枝高折，愿从今须早，莫辜负凤帏人老。　——风中柳

　　自古红颜女子，未有不薄命的。如邯郸才人，嫁为厮养妇；汉帝明妃，出为胡地妾。只落得个文士标题，史书叹息。不要说前代，即如了明朝杨升庵、王弇州、徐文长、汤若士这些名公，那个不吟诗作赋，垂吊芳魂，令人读之，且悲且愤。悲的是窈窕佳人，不配得风流才子；愤的是狰狞异类，断送了绝世名姝。就如万历末年，吴郡一个秀士，唤名陆斯才，表字千公，裔出簪缨，中年落魄。其妻喻氏，单生一女，小字蟾舒。自幼矜庄，长来妍丽。丹青翰墨、诗赋文辞，无不风雅绝伦。至于女红针指，巧夺天孙，一些不在话下。有一贴邻楚老，素以篾片为生，亦生一女，因产下母亡，乳名萱念。生年月日俱与陆家蟾舒相同，也有七八分姿色，只是才思不如。

　　一日萱念对楚老道：“孩儿与陆家蟾姐，生年同日，意欲结为姊妹。一来可以学习他女工，二来可以讲论些经史，闺阁之中殊为不俗。”楚老甚是欢喜道：“我儿，你大有见识。然他家日下虽是清寒，却乃冠绅旧族。俗语说得好，‘旧凉伞，好骨气。’你怎好与他同行并坐，姊妹相呼？”萱念道：“爹爹差矣。我见当初男子，尽有草茅下士与帝室天潢，一日盟心，谊同刎颈。我与陆家，也没贵贱之分，料不尊卑阔绝，这也何妨！爹爹何不趁今日中秋佳节，过去与他商量，肯与不肯，再作区处。”楚老道：“这也有理。”连忙戴了一顶绰板巾，穿了一件串香色眉公布道袍，走到陆家。

　　见了陆生，恭恭敬敬唱几个喏，两个分宾主坐下。楚老道：“老汉叨居咫尺，日与各位老先生盘桓，不能时常亲近。今有一句不知进退的说话，特来告禀。”陆生道：“莫不是替小女作伐么？”楚老道：“老汉人微言轻，怎能当此重任。老汉向来并无子嗣，当年继娶寒荆，产下小女，即便弃世。今老汉年逾六旬，弱女无依。闻得令爱既娴坟典，又擅丹青，诚女中之学士，天上之仙姬。小女不揣，欲与令媛谊订金兰，情联花萼，得窃余光，三生厚幸。”陆生徘徊片晌，心下狐疑，即进与喻氏商议。喻氏道：“楚家女儿少年伶俐，其父亦与衣冠来往。与我蟾儿姊妹相称，我们为彼义父母，他日择个女婿，完被终身，亦是一段阴功，你去应允他便了。”楚老听得这些说话，十分快活。就请出陆生夫妇来，从新见礼说：“今日团圞之夜，即率小女过门何如？”喻氏道：“只是寒家门衰户冷，恐攀承不起。更有一言，礼物不须费心。”楚老回道：“深蒙雅爱，不但小女终身有托，即老朽身后无忧。”辞别去了。喻氏随到蟾舒房内，细述其事。蟾舒笑吟吟答道：“孩儿上侍二亲，下无同气，得他作伴，亦不寂寞。”

　　那楚老回到家中，对萱念说：“陆娘子如此美情，你可即换件衣服，插带簪珥，待我备了代盒之礼，亲送你去。”

　　过门之后，二女赛过同胞，事事相投。到了九月十五，乃是二人生日，蟾舒做了一首古风，写自己悬帨之意：

　　吾家机与云，藻翰胡煌煌。千秋勤缅仰，风期河岳旁。

　　繄我嗣厥后，蕙质袭明珰。为星耻为嫠，为鸟羞为凰。

　　苞翙不言彩，熠煜难云光。悬帨当今夕，恰乃数之阳。

　　影拟东篱瘦，蕊移蟾窟香。叔宝清谈日，千里驹昂昂。

　　更羡神秀姿，莹朗如珩璜。荆布敛修容，怀古意自伤。

　　安得红丝缕，绣作双鸳鸯。天地日以老，中心徒彷徨。

　　写得齐齐整整，递与萱妹看了，要他和韵。萱念只得勉强做绝句一首，犹流播人间：

　　乌衣端是昔乌衣，犹见差池下上飞。

　　却恨雌辰惭配拟，碔砆何幸傍珠玑。

　　日月如流，残年已过，又是上元。人家看灯嬉戏，姊妹二人翻阅毛诗，读到后妃阃化，《葛覃》《樛木》诸篇，流连讽咏，就即景描绘一图，十分精饰，写景传神，不数长康摩诘。

　　一日，楚老去探望萱念，萱念即将此图要父亲装裱。楚老持回裱成，送还萱念，因而带在身伴。偶遇北京兵部尚书湖广谢藿园，问何人手笔，展开一看，极口赞赏道：“这画借在此细观一观。”问此女是何等家风，楚老道：“他父亲乃黉门秀士，祖系科甲，官至少参，历世簪缨。只因嗜酒喜啖，以至家道清乏。止有此女，誉擅闺闱。”谢公道：“我今要上京赴任，夫人去世，宦邸无人，欲取为侧室。就劳老丈为媒，聘礼自当从厚。”楚老道：“老先生分付，老汉敢不效劳。但他秀才人家，又是宦裔，不好启齿。”谢公道：“天下无做不得的事，你说我尚无公子，又无夫人，过去做现成的奶奶，寒儒听说厚聘，或者动心，也未可知。”

　　楚老是个篾片，一味趋承，领了谢公之命，往见陆生。巧语甜言，陆生听了，不觉动火：“女儿做奶奶，我老子就是雌封君了，不特利其利，而且阔其阔。你去回覆谢老爷，径择日行聘便是。”楚老覆了谢公，谢公就写下一个双红名帖来拜陆生。那喻氏母子见冠盖临门，不明是何缘故，及听见说特来谢允，还只道为他公子求亲。谢公去了，留住楚老，细问端的，喻氏放声大哭起来：“我诗礼人家女儿，岂有为妾之事，还不快快覆他！便是尚书，难道可强占人家闺女么！我女儿素有烈性，倘是有些长短，阎罗天子面前伸冤诉屈，不是当耍。”楚老道：“都是陆大官人当面应允，明日就要行礼成亲了。黄金一百两，彩缎二十端，钗钏首饰都端端正正，况是当朝大老，我老人家怎好嘴不当嘴，不便，不便！”

　　蟾舒见事势不妥，无计可施，暗将头发剪下，夤夜瞒了母亲妹子，投至一所古院，上写“同心圣院”，角门尚开，犹有灯影，避匿进去。这尼僧唤作月指，见了一个标致女娘，又且香云半觯，吃了一惊，即便细问。蟾舒从头哭诉：“师父若不见留，有死而已。”那尼僧月指只得留住院中。蟾舒对月指道：“极承美意，只恐谢家知觉，干连师父。我带得几件衣服钗梳在此，如今要他没用，将来变卖，以做盘费，同往僻静去处藏身几时。若借保全，师父恩德，没齿不忘。”

　　月指怜他志气清高，就道：“此去毘陵不远，我有个道友在彼，觅一小船，同投彼处。”转身去设法了盘缠，把院中事务分付徒弟，二人下船。到了毘陵，寻着道友法名智弘，欢天喜地收拾一间幽雅关房安顿。蟾舒日夕在内繙经作画，不见一个生客，外边人铁桶不知。那月指也口口伴在彼。

　　蟾舒投院之日，谢家正来行礼。喻氏走到房中，不见了女儿，只是呜呜咽咽，又不敢一字张扬。陆生写了谢帖，一毫礼物也不回，两盏清茶，打发媒人管家回了。喻氏说：“女儿自幼寸步不出闺门，一定奔井死了。天杀的，还我女孩儿来！”陆生道：“女儿没了，尚是小事。倘谢家风闻，如何是处！且不可昭彰，我有计较在此。萱姐左右不是亲生的，把他送去成亲，他哪里得知真假。只要与楚老官说通，况是他做媒，不怕他不遮盖。”当晚与楚老计较，楚老怕谢公势焰，且女儿嫁去就是奶奶，落得应承，遂道：“然虽如此，他行来的钗钏首饰，依旧还他，这些金子尺头，一件也动不得，都要拿来与我。你做太爷，我得金帛。”两个商议已定，遂把萱念假充蟾舒，拣定十日后成亲。

　　不料神宗晏驾，泰昌御板，传出旨意，照今戎马生郊，疆场多事，三品以上文武官员，都要星夜来京，料理边关军务。谢公正掌本兵，见邸报如此，即日单骑赴京，止留一苍头及老专房二三人，分付至期迎娶蟾舒，小船赶至途中成亲便了。谁料又有兵科一本，凡兵部大臣赴镇临戎，不许携带家眷。谢公又差人来止：“如已在途，且沿途停泊，待我回京之日，马上差官来取。”不料起程，巳到昆陵马头。船中不便，苍头只得上岸觅一暂寓，竟没幽僻所在。远远望见一个尼姑，苍头上前问道：“那里有空闲院宇，可以安歇家眷之所，房金厚谢。”这尼姑就是智弘，是那同心院尼僧月指的道友。见说是家眷，没有男人的。便道：“我们庵中都是女众，倒也清雅幽静，雄苍蝇也飞不进的。”苍头道：“如此甚妙，即烦师太指引。”苍头进庵一看，果然好一座净院，只见：

　　松涛夹道，柳絮垂阶。洗钵泉香，护幢云霭。供着的襄阳怪石，礼着的道子丹青。

　　苍头回船禀过萱念，迁到庵中住下。时与智弘清谈，说及目下因缘，不觉泪零红雨。

　　萱念一日忽见侧轩内题着数行小字，宛如闺怨，不写姓名，问系何人制作，智弘支支吾吾，不肯明言。萱念再三详问，却也遮瞒不过，说：“姓名倒与夫人不甚差迟，但他是空门弟子，夫人是香阁娇蛙，身分悬绝。”萱念道：“我辈皆有佛性，引我一见，听些出世立言，不枉道场旅宿。”智弘引到关房门首，又觉别一洞天。二人才接仪容，悲喜交集，心内各自惊诧。恐智弘专房涉疑，佯不厮认，假意各通姓名，序茶而别。嗣后智弘他出，两个诉出中肠苦楚。萱念再四劝解道：“姐姐天生才品，决不终落空门。况事已如此，妹子已愿作周坚，父母在堂，还当定省晨昏，克全孝道。”蟾舒听伊苦口，坚志少回。作词一首，粘之座右：

　　偶写新词染碧纱，多情纤月照袈裟，篝灯无寐自横斜。

　　夜静独嫌鱼子寂，漏沉更呢茗炉哗，焚些百和敌奇葩。

　　——浣溪沙

　　月指观见此词，就来委曲劝谕，智弘也来撺掇，蟾舒意允。月指就唤了船只，一同回家。香云已蓄，但未长齐。归家见得父母，又撇了萱念妹子，终日短叹长吁，抑郁不乐。母亲问道：“却是为何？”才说起萱念消息。正通知楚老，赶到毘陵，早已差官迎取去了，白白空走一场。

　　不及半载，天启传旨，遍选宫人，以成大婚盛典。江南一带，部文未到，婚的婚、嫁的嫁，含香豆蔻，一霎时都做了病蕊残花。蟾舒知得，仍要薙发披缁。楚老闻之，来解劝道：“当初为妾，姐姐决意不从，今拣一门当户对的，完了百年大事，庶不负天生智慧之意。”蟾舒只得微微首肯。

　　忽有城中少年顾又凯，十五游庠，名家旧族，且留意丹青，擅绝一时，自拟虎头再世。特央近邻刘妈妈到陆家议亲。此时事在危急，虽又凯家业凋零，陆生亦难计论，人才聪秀，喻氏必定应承。果然一说就成，下了些须聘礼，次日临门合卺，真是一对天仙下临凡界。

　　成亲未满一月，忽有燕京旧识吴祭酒，是他祖父通家，书来招致幕中。虽琴瑟之欢难舍，为糊口计，不得不割爱远就。择日起程，共倾别酒。京华迢递，宿雨餐风，不则一日，到了京师。谒见吴公，吴公异常款待。

　　却好圣上大婚礼成，各官争绘《葛覃樛木图》进上，没有当圣意的。吴祭酒亦命顾郎绘写，泼墨匠心，出人意表，用黄绫裱成进上。天颜大悦，赐赉吴公金帛，命宣画士见朝。召至文华殿面试长笺十余幅，皆画后妃故事，幅幅称赏。即着内官魏忠贤，赐内帑黄白金各十锭。谁知那忠贤是个风大监，随要顾又凯画太真出浴，禄山洗儿等图一百幅，都是春意淫蝶的故事，顾生回道：“又凯乃吴中秀士，今场期已迫，要归家应试，求取功名。”魏监道：“你要功名不难，描画完日，就分付主试官儿，与你一个举人，却不省了奔驰。明年进士，都在洒家身上。”顾生又托言父母年老悬念，一意要回，抵死也不肯画，违拗了魏监。魏监密令番子手，说“顺生盗内库金银，可搜他行李辎装，一一盘抢，都赏与你们，只饶他性命。”番子手如命而行。

　　顾生一朝富贵，恰又顷刻贫穷。只得隐姓埋名，奔出京师。一路画些画儿，卖了充饥。挨到济宁地面，只见岸边泊着一只头号座船，上贴着兵部正堂封条，舡内只闻女子声音，并没正经男子。顾生口中高声卖画，舱中萱念见了顾生眉清目秀，衣衫褴缕，必定是暂时落魄的。即唤老苍头，叫他近舡，买了一张山水。仔细看来，上题“吴门天蹇痴生”，便叫人问“吴门相距千里，为何卖画至此？”顾郎含羞不语。又命专房再三盘问，方才回答，把这些圣上知遇并触忤雌奸的情事，从头告诉。说“家有山妻陆氏，成婚半月，即尔远行。今出于无奈，将画换钱，以作归计。”萱念在船，闻说陆氏，心中暗想：“既是吴门，又言新娶，决是蟾姐的姐夫了。嫁得这样郎君，我姐姐也不吃亏。”但众人属目之地，衷肠事不便细问，只说“还要画幅人物，是《葛覃樛木图》，可会得么？”顾生听了这四个字，猛然惊骇，暗道：“我娘子在室之时，曾作此图，不知飘零何所，独有义妹萱念得知，此女如何晓得？”便将计就计回道：“此图去年闻有我郡女郎描绘精工，今此稿不传，小生不能献丑。”萱念是个乖巧的人，便问“那女郎是何等样人？”回道：“便是山妻陆氏。”萱念笑道：“若如此说，男反不如女了。”道：“那绘图的与我有些瓜葛，今有书一封，就烦捎寄。”那书面上写着“封寄蟾姐姐亲启”，只看这几个字，都是钟王笔法。又赠元宝一个，以为资斧之需。顾生收了书，元宝辞谢不受。萱念又分付老专房：“这是我嫡亲姐夫，路途窘迫，你去拜上他，决要受的。”顾生只得受了。谢别去久，萱念跌脚道：“一时有伤怀抱，倒忘问他姓名。”

　　那顾生拿了这个元宝，露了形迹，行得不上一站地方，几个捕人紧紧跟着。看他花子一般，那得这个元宝，决然是个贼盗。正走进酒饭店里，捕人叫破地方，一把拿住：“你这元宝是那里偷的，从直说来！”顾生哀哀告道：“我是姑苏秀士，打从京师出来，带此以作盘费。”内中一捕人说：“啊！是有来历的赃物了。半月之前，我离北京时节，闻说魏公公差一班番子手，拿获盗内库金银的大盗，尚未获着。你是钦犯了，拿去送官！”把元宝搜出，剥得赤条条的，止得单裤一条，送到官司。又撞着一个花脸，浑身是口也难分辨。受了刑罚，赃物入官，幸无对证，这官儿元宝到手，便也拖绳放了。

　　这番遮身衣服都没半件，投在城隍庙中安宿。庙中老道见是斯文落难，与他一领缸灶色棉布道袍，又送一两银子。顾生千恩万谢，扮做云游道人，沿途抄化。可怜读书后生，那受得风霜箠楚，身子已是狼狈，耽耽阁阁，场期算来赶不迭的了。随路搭了个客船，挨到毘陵，回家乡不远。叵耐病势沉重，船里客人嗟怨。水手将床被单藁荐裹了，抛在岸上，不顾而去。歇得一夜，已是呜呼尚享。恰遇中秋之夜。正是：

　　人间共赏嫦姮魄，地下难追李贺魂。

　　偶有顾生邻舍，叫名杜小七，与人挑脚，送至毗陵。经过身边一看，认得这是顾大舍，客死穷途。便生一计，认做是他义男，将此为讹，骗些银子铜钱，有何不可。即在旁边假意啼哭：“可怜幼主是苏州秀才，京里回来，中途遇劫，一命归阴。求乞善男信女，随缘乐助，置买棺木衣衾。”那女僧智弘看见，发个慈悲，是他为首，共敛了十余两银子。也有助纸钱的，也有舍布匹的，俱是杜小七收下。买一口板皮棺木，捱到夜间，放落材去，上掩一条破布单，钉上棺盖，安在驿前滩上。其余银钱布匹，都一齐干没。

　　可恨小七，就起天大不良之心，暗想：他新娶的娘子，乃是陆酒鬼之女，此妇十分标致。今顾大官死了，两家一样精穷，毕竟思量改嫁。只可惜我生意低微，不好开这臭口。趁他家中未知凶信，我走去报与他岳父母，先讨一个好。后来再看机缘，或者该是我小杜受用，不怕飞了上天。忙忙走到陆家，见了陆家夫妇道：“你女婿流落他乡，我因生意适在毗陵。见他裹床单被，躺在岸边，病体危笃，我要寻医救治，前中秋之夜，不想命赴黄泉。我将身边几两脚银，备办衣衾棺木，盛殓了他，才放心回来。”陆娘子痛哭，蟾舒晕倒不苏。楚老在家，听得震淫啼哭，跑到陆家，道为何事？喻氏说：“杜小七报道，我的女婿中途死了。”楚老也大哭起来，慢慢劝说：“死者不可复生，且免愁烦。”正是：

　　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劝断肠人。

　　那杜小七一日替人驮着一担米，在阊门外撞着陆生，见陆生垂头搭脑，走近前来。小七问：“大官人那里去？”陆生道：“不要说起，我有万般心事，出来城外踱踱，以遣愁怀。”小七说：“闲踱怎遣得愁来，前面有个新开的酒馆，小子与大官人一壶解闷。”陆生听得酒字，口说“不好取扰”，肚肠痒刮起来。那小七又身无半文，就把别人的米舀出二三斗，递与店官道：“我两人要取醉尽欢。”满座酒客看见脚夫与秀才对饮，个个吃惊。吃到半酣，小七道：“方才不曾问得大官人心事，若要厮打操拳，在下尽当效力。”

　　陆生道：“只为我女婿没在他乡，不能彀去奔丧，母女二人，终日把我僝僽、絮絮聒聒，家里实是安身不得。”小七暗道：“不趁这机会，更待何时！若要财礼，又一时不能措办，前日毗陵赚来财物，尚剩得几两，将来做这酵水，岂不妙哉！”真叫做：

　　巧施恶计天难昧，用尽机心鬼莫知。

　　小七又讨一壶梅花三白，接连劝了几大瓯道：“大官人不须愁闷，在下日逐攒得几两零碎银子，明日送与大官人去搬丧便了。”陆生假意说：“我与你水米无交，前收殓顾郎，已亏你好情。你的银予，是肩头上磨来的，我怎好承受！”再三辞谢而散。

　　次日，小七对父亲杜济闻说知，至至诚诚买个大红封筒，封了三两多些银子，都是毗陵智弘在人上化来的，足足有一二百块，央个表兄—是苏州有名闲汉，绰号石崖柴，送到陆家。陆生接着，见是个红封袋，问“此是何意？”崖柴说：“杜家表弟致意官人，愿凶去吉来之意。”陆生不与喻氏得知，径自落盝。且不说起奔丧，买些酒肉肥嚼，数日之间，用得罄尽。

　　将有半个多月，石崖柴走到陆家说：“表弟要与官人一会，在舍拱候。”陆生只道又请吃酒，高高兴兴同老石走去，见他坐上一间屋不光不糙的小人。小七出来，开口便道：“我与你许多恩惠，前者送财礼来，八字儿也不回一个。”陆生目定口呆，一字也回覆不出，那班人就支手舞脚起来。石崖柴假在中间做好人：“众兄弟不可动粗，他斯文一脉，只要他今日写个八字与杜七舍便罢。”陆生一时落局，只得写：

　　陆门花女，丙午年九月十五日吉时建生。

　　写完了，放在桌上。那一班人说：“若是假八字，我们脚伙里拳头是不认得人的。”崖柴道：“陆官人当初没眼睛，嫁了那短命穷酸。今朝杜七兄弟运米搬柴，一生受用不尽，决不是那样穷酸。陆官人，你放心。”随即买些鱼肉老酒，逊陆生上坐。小七道：“小婿奉敬一杯，明日黄道吉期，就央石表兄来取亲。妆奁之类一齐乾折，不消打点。”大口口口乱嚼而散。

　　　陆生路上思忖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样说法，我妻女两人才得相从。没奈何了，不若直道本旨罢休。”昏昏闷闷，睡到天亮起来，对喻氏道：“今日你要做送亲，早些打点。”喻氏道：“你莫非痴了，难道还是醉话？”陆生道：“我并不醉，却也不痴。蟾儿不幸女婿夭亡，青年守寡，极是难事。我已拣得个有饭吃的女婿，又不是偏房侧室，完了他终身。吉期定在今日。”蟾舒一听此言，犹如几盆烈火泼上身来，走向父母面前跪道：“忠臣不事二君，烈女岂更二夫！顾郎早逝，柏舟之风日夕自勉，有死无二，万望鉴从。”

　　陆生道：“血性男子，尽有历事几君的，何况女流之辈！听父之言，终身有倚。”蟾舒道：“古来丈夫不如巾帼，那李陵失身异域，冯道仰事四朝，至今言之，尚有余秽。孩儿宁甘饿死，决不效那些狗彘，靦觍人间。”陆生无计可施，只得往外一溜。蟾舒求救于母亲，喻氏道：“我儿立志坚贞，何不原到同心院里，且躲过了今日难星，再作道理。”蟾舒会意，忙忙穿了一身麻衣重孝，扯了母亲，打从后门同走，径叩同心禅院。那尼僧见外面叩门甚急，开门接见，乃是陆家母子，请进内轩坐下。

　　只说是，脱离那虎穴龙潭；那晓得，又逢着狼牙虎爪。

　　不想露了风影，石崖柴领着一班，押了陆生，寻到院中。摩拳擦掌，踢下门来，不管灵感神佛，把同心娘娘神像都推倒半边，撺到密室。蟾舒自料躲闪不过，推母亲出来，意欲寻个自尽。院主恐怕人命干连，紧随着蟾舒。一伙人都哄进内，那里遮挡得住！见了蟾舒，石崖柴就去唤两乘小轿，不由分说，把母女二人揿在轿里，一径抬到杜家。母女哭做一团，只要寻死。可恨陆生，竟将一领大红袄儿罩在女儿麻衣上面，披头散发，硬要把女儿与杜小七交拜成亲。蟾舒只是哭，喻氏只是骂，街坊上来看的捱挤不开。

　　杜小七正要与蟾舒交拜，天网恢恢，忽然头痛难熬，一交甩倒，口中乱胡乱话，说“我是同心娘娘，要拿杜小七去见掌婚使者！”众人荒了，一齐跪倒哀求。又道“依我两桩，饶你狗命！第一桩，要待顾生回来；第二桩，是再塑金身，重新庙宇，方才保汝残生。”那一班人听了，毛骨耸然。众人说：“第二桩杜七舍没有力量，是我们攒凑得来的。头一件从那里说起，好怪，好怪！”杜小七是夜昏昏沉沉，竟象死的。他父亲杜济闻跳将出来，把石崖柴打了四五个巴掌道：“都是你做媒的不是，将一个新娘子扮得象送丧的一般，来魇钝我的儿子，不死不活，如何处置！”那干人见杜小七病倒，没蛇弄了，乌羞而散。只有陆氏母女两人，暗地拜谢神明，有这等灵感的娘娘，适才说顾郎回来，或者那凶信，是这狗才捏造的也未可知。

　　杜小七挺长昏沉了十来日，见神见鬼的死了。石崖柴一场伤力病，相继而亡。杜济闻道：“蟾舒是个晦气东西，一过门来，弄得家破人亡，只求他回去罢！”因此，自居别室，偶然写幅画儿消遣，复作《长恨吟》十首，字字珠玑，比朱淑真《断肠集》更凄楚万倍。做完即寄回母亲，叮嘱看过就烧毁了，一笔一字不存。在杜家有客寓诗人平学山者，偶见蟾舒翰墨道：“天下有这样才情两绝的女子！”亦赋诗十章，一时脍炙人口。

　　话说这个时节，宠任的是魏忠贤，忠臣义士个个不欲居官。那谢藿园是掌兵的大司马，眼见时事多艰，遂上一本道：内宠貂珰，外弛武备，满纸血诚。差官赍奏，留中不发。又见杀戳忠良如同儿戏，那顾得身后无儿，说甚么娇姬嫩妾，霎时又愤仗剑而死。少詹李湘梧是他极厚同年，又同是湖广人，闻得他捐躯死谏，叹息不休，即命公子李根仙出关吊奠。及点简宦囊，别无他物，止有兵书数箧，画图一轴而已。李公子体贴父心，扶谢公柩至京，安厝竹林庵侧。就差人到张家湾，报知新娶的小夫人，迎娶到我署中，再议奔丧回籍。

　　一日，那李公与夫人郁氏偶取携来画图展玩，旁有蟾舒小款，谓“世间有这等奇女子，但不知何许人物？”及迎谢夫人到，李夫人送些下程肴馔，只见回转谢帖，却叫做蟾舒。李夫人即便盘问，萱念只是含糊。随到竹林庵，见了谢公灵柩，从无半面，大哭一声，登时晕倒在地，忙忙抬向李公衙内，少顷气绝。李公叹曰：“古来淫乱，惟媵妾居多，侧室中得见此人，真亘古罕闻之事！男忠女烈，千载流芳，可敬，可敬！”

　　还有奇事，那萱念死了几日，心窝只是热的，不要入殓，渐渐苏醒将来，便讨茶吃。李夫人问他，为何一哭，就死了数日，萱念道：“天上人间，事却古怪。我老爷虽未会面，原来一生正直，为国而亡，玉帝怜他忠义，敕封为婚籍仙曹。还见天榜一通，上有苏州人周宗建，又有杨涟许多名姓。末后一个，记得是浙江人姓魏的，上了榜，不知何故又勾抹去了。或因魏监同宗，也未可知，且看后来作何应验。我家老爷，专掌的是婚姻一案。又有一秀士顾又凯，告甚么杜小七并石崖柴强夺妻子蟾舒，告准了，要拘蟾舒对质。只因奴家名字也唤蟾舒，生年月日又与相同，把奴家误摄到老爷面前，从头问起说‘你既与我为妾，怎么又嫁那秀才！’我说‘奴家是蟾舒的结义妹子’姐姐不愿为妾，他父亲又受了老爷许多聘礼，恐老爷着恼，奴家原名萱念，改做蟾舒，情愿代丁姐姐。’老爷又唤顾生上来，顾生道：‘抢劫婚姻皆是那石崖柴设计行凶，与那陆斯才贪财嗜洒，以致于此。’老爷即叫手下，拿了杜小七、石崖柴当面，一字不敢只声，惟有低头伏罪，把杜小七上起脑箍来。只见霎时间绣幢宝盖迎着两位娘娘，报道：‘同心圣母驾到。’那娘娘原来是晋朝两个结义姊妹，节操贞坚，同生同死，生前恩好，没后为神。见了老爷道：‘今日单为蟾舒一事而来。杜小七这厮，须费心研审。’那杜石二人在地，见说‘同心’二字，一齐胆丧。小七将毗陵驿前，借尸骗物，一一都招承了。老爷即时备细启奏天庭，玉帝旨下，道‘阴阳总无二理，善恶终有报施，迟速靡差，纤毫不爽。作善莫隆于孝，为恶莫大于淫。杜小七、石崖柴见色贪渔，永堕阿鼻地狱，楚萱念孝亲全节，永超恶道轮回。顾又凯姿才绝世，立节忤奸，即与尸解。陆蟾舒不字守贞，十年之后，再与又凯逍遥阆苑。’此是奴家死去眼见的因果，好奇怪也。”李夫人说：“我们两口，替谢爷扶枢收留，不知谢爷也知道么？”萱念道：“若非夫人提起，几乎忘了这段公案。李大人少年曾失一妇节，应该绝嗣，这位大公子，命中也是招不得的，今番是牢稳的了。明年第三位小夫人陶氏，在十月内该添一位公子，就与奴家拜作螟蛉。名字都是老爷分付的，叫做谢枝仙，以存谢氏一脉。奴家抚育成人，后有两元之报。但不可预先泄露天机，要紧，要紧。”李夫人听了，毛骨悚然。正是：

　　善恶皆相报，纤毫不漏针。

　　再说那楚老儿，年纪老了，篾片行中，件件俱换新腔，老骨董却用不着。偶然蹈袭得些修养之法，几句卫生歌，篾着一个老先生。那老先生送了他一百两银子，白米十挑。楚老自道：“我与陆家老邻老舍，女儿又拜他为义父，他蟾姐薙发出家，实是我带累他的。他今女婿没了，又吃石奴才这番大亏。我那女儿音信杳然，晨昏想念，难过日子。不期遇这大老官，天上脱下这主财香，就送几两银子，与他去收拾女婿的棺木，也了一件心事。那陆大官人向来是个盲鳅，不免竟去见陆大娘子。”喻氏闻了此言，倒地便拜：“公公有此美意，我同官人亲去，别人恐不放心。”楚老即向袖内摸出一包银子，计有十七八两，递与陆娘子。陆娘子收了，千恩万谢。楚老别了。

　　陆生就去觅定舡只，次日五鼓，夫妻起身。到了毗陵驿前，果然岸上一口棺木，却近水边。细问岸上人家，说来也是对的。众人问：“二位是死者何人？他前没的时节，有个粗夯汉子，说是他家人，今日何故不来？”喻氏含泪回道：“那是一个邻舍，为因挑脚至此。”众人道：“邻舍肯做家人，这必有缘故。”又一人道t　“亏煞那个尼僧，实是有缘，一见便起菩提之念，敛了许多银子布匹纸钱，约有二十来两，东西件件齐备。死的却又受用不着，都吃那夯汉乾没了，止刘一条破布被单，就下材里，甚是可怜。”喻氏便问尼僧是谁，答道：“叫做智弘，离此不远。若要寻他做功德，我与你唤来。”陆娘子道：“不是做道场，我要去拜谢他。”就领了陆娘子到这庵里。

　　智弘动问：“娘子何来？”陆娘子道：“老师父法号是智弘否？”咎道：“贫尼便是。”喻氏便拜将下去道：“前者中秋没在岸边的，就是小婿。小女蟾舒又遭横祸，我夫妻二人，特地自来收他骸骨。”智弘道：“不消拜得。”遂问仙乡何处，回道：“拙夫姑苏陆氏。”智弘道：“去年曾有两个女郎，前后到小庵寄寓几时，名字都叫做蟾舒，一位想是令爱了。一位许与湖广谢尚书做小夫人，借寓小庵，后来谢公迎取。闻得侨泊山东，两下竟不识面，都相继亡了。此人也是姑苏，可晓得么？”陆娘子听说，身子酥了，手里茶杯也落在地下。智弘问是何人，陆娘子一一将前情细说，他还有老年生父。不觉伤感起来，其实哀惨，彼此吁嗟。作谢辞别。

　　那陆生寻了几个人手，抬棺木下船。动动看象纸糊一般轻的，大家笑道：“真是苏州人，是个空心鬼。”陆娘子又哭起来，难道几块骨头，又被人偷去了不成？仔细一看，面上是钉好的，缝里望进去，当中惟有破布一幅，老老幼幼都道奇事。早有地方报到县里，县官差人发棺相验，果然一些骨殖俱无，只有破布衾一条。知县道，这毕竟是个尸解，就做一篇小传以纪异闻。

　　夫妻回到家中，楚老就来探问，陆娘子就将这段奇事告诉与他：“棺木没得带来，到讨了萱念一个信儿，闻得与谢尚书相继而亡。”楚老哭得闹热，陆娘子也帮兴哭起来。正哭之际，耳边听得一声“顾郎回来了！”影又不见，叫官人走去望望女儿，就说奔丧奇怪之事。陆生随往，只见蟾舒独坐在房里，自语自笑。陆生道：“女儿，你平日再不肯妄笑，今日却是何放？”蟾舒回道：“昨夜是一对青衣侍女来报我的，他说顾郎上帝怜他才节，尸解返魂，故放他回来了。”陆生也笑起来，问如今在那里。回道：“因萱念妹子扶谢尚书灵柩将归，又远迎去了。”陆生道：“萱念已死多时，现有毗陵尼僧可据，你敢是学杜小七说鬼话哩！”即便回家，说与喻氏。喻氏呆了半晌道：“但愿如此，谢天谢地！”正是：

　　青龙自虎同行，凶吉全然未定。

　　却说李公第三个夫人陶氏，十月廿八日子时，果然生下一男，且是面方耳大。李公与夫人郁氏，看了十分欢喜。月子内便拜萱念为母，名叫谢枝仙。李公见常州来的尸解小传，与那平学山的《长恨吟》，这三桩都是佐证，忽然念及我本命该无后，亏得谢同年留了我的长子。今又如期产下一儿，岂不是冥冥之中报施不爽！又恨权阉当路，国是纷张。写下一本致仕奏章，内把谢藿园幽明始末，俱载分明。圣旨随即票下，准他致仕。其谢文忠棺木，载归苏州，任择郭外民房安厝。待谢枝仙长成之日，扶柩回楚。所有顾又凯绘成《葛覃樛木图》，赐还伊妻蟾舒，以表贞妻不忘手泽之意。各与温字号勘合支应，该部知道。李公接了旨意，谢恩辞朝，择日起程，一路助丧的礼物，不知受了多少。

　　来到苏州地面，那时除夕将近，陆生冷淡不过，走到街上撞魂。忽听人说詹事府李老爷同原任兵部大堂谢老爷的灵柩，大勘合来的，舡顶马头了。迁抬灵柩上岸安厝，要用脚夫一百余名，夫头叫屈叫苦，没处寻人。陆生听了谢公灵柩归来，想道必定满载，且要去打探萱念的消息，三脚两步，杂在脚夫队里，跑到舡边，只见灵前不挂真容，倒挂着一幅画儿，黄绫子裱的《葛覃樛木图》。远远望着，却象女儿当年手笔，不知为何挂在当中，甚是古怪。不好冒冒失失走下舱去，且归家与楚老官同娘子商量，再来未迟。忙到家下，说与喻氏道：“我回来报喜信了！”娘子道：“有何喜信得报？想是那个送银子柴米来过年啊！”陆生道：“这个不足为喜，萱念女儿原来不死，如今坐了一号大座船，大吹大打，已到马头上了，岂不是喜！”正是：

　　马头渐入扬州路，亲眷应须洗眼看。

　　说犹未了，那萱念安厝灵柩祭奠已毕，就到陆家问安，先送二百两银子。楚老官听见女儿回了，过来相见，又悲又喜。萱念就拜了八拜，命人抬了两个卷箱，外又榛松食品之类，抬了两杠，叫送到楚太爷家里。少顷，那李公夫人陶氏，打发奶婆抱了枝仙上门。喻氏一见道：“好个有福相的小官，是那个的？”萱念将前事一一细说。喻氏道：“我蟾舒女儿怎么这等有造化，又做这现成的娘！”萱念与母亲道：“事已明白，不消隐瞒，此后只呼萱念便了。”萱念问：“姐姐还在那边？”喻氏只道萱念不知，正要告诉，萱念道：“孩儿都是预先晓得的，但不知尚在杜家否？”喻氏道：“那老杀才舍而不舍，还要思量他改嫁，得财礼着哩！”萱念怒从心起道：“现奉圣旨，谁敢违背！左右都是重孝未满，叫手下就把我白围大轿，去请回来。”

　　白轿一去，正是新年朝头，那杜老儿见白轿子进门，说“又来魇钝我了”，把来人抢白一场。手下人回来告禀谢夫人，夫人道：“老杀才，恁般无状！去禀李老爷，拿个名帖，送到本府太爷，以违逆圣旨论，从重治罪！”风响一声，公差齐到，把几两家私，霎时弄得个光光乍。知府自押了杜老，到陆家厅上，打了四十大毛板，爬到蟾舒面前，磕头服罪，方才饶他。旬日之间，在阊门外讨饭而死。这也是纵子作恶的报应！

　　是日，姊妹二人联床共榻，呕呕咽咽，说到天明。次日萱念又取银二百两，送与母亲姐姐。古人说得好：

　　受恩不报非君子，有怨须偿是丈夫。

　　哪里知道这两句旧话，却被一个巾帼女流都做尽了。世上顶天立地的男子，胡涂过日，恩怨上那曾报得一些来！萱念又说起那敕赐的葛覃画儿，蟾舒急欲求见，因上有御号，命排香案，方可展玩。蟾舒才一观看，他道“一笔一画与我向年所画的不差毫忽，妹子还记得么？”看到后边：“吴郡草莽臣顾又凯”，不觉伤心，肝肠寸裂。萱念劝道：“你既失偶，我亦孀居，二人情投意协，共度朝昏。听愚妹之言，还该消遣。就是姐姐画的，也在妹子身伴。”蟾舒道：“两画倒有相逢之日，画画的人决不能勾相逢了，不由人不悲伤痛楚！”萱念道：“这幅画儿，圣上钦赐姐姐，叫见画如见顾郎，不必又多烦恼了。”

　　李公自回湖广去后，那楚老官移在陆家做一处住，就似嫡亲骨肉。只有陆斯才，真得福不知，自道：“雌太爷又被楚老儿占了，如今闻得朝廷广开事例，我已半世寒酸，不免进京去，倘做得一官半职，燥燥脾胃，也是好的。银子却也不难，只是没好路头。”沉吟半响，遂道：“有了，闻得黄楫溪是李湘梧的门生，他正在掌选，我今套写一书与他，提起枝仙之事，他必然看假为真，我的富贵功名，在此一举。”

　　蟾舒劝道：“此时阉宦当权，居官的都退归林下，爹爹当明哲保身才是。”陆生那里肯听好言！看官们，这陆生文理原通得的，只是贪财忘义，可是做官的货料么！他果然写下一书，极其恳切。即唤萱念手下一个认得黄吏部的管家，自己带几百两银子并些尺头礼物，由小路进京。

　　行到济宁地方泊船，一晚主仆二人都吃醉了，被贼钻进舱里，把银子物件尽数卷去。两人醒来，知道被钻舱贼偷去，无计可处。陆生道：“去府县告了追赃何如？”那管家道：“我们在江湖上行走，晓得舱老鼠都倚官托势，在外胡行，小可官府不敢惹他，枉费了衙门使用。”只得上岸投一饭店，住了数日，身边分文无了，不能归家，愁叹不已。那管家道：“小人有计在此，事出无奈，惜不得体面，不消动得等子银剪，两人‘言寸’而归，此计何如？”陆生面上又羞，心中又恼，身边又鳖，腹中又枵，挨不三日，得了一病，那黑脸胡子来邀请去了。那管家也不顾他骸骨。正是：

　　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

　　这管家幸遇着粮船上熟识，带得出来，走到家中，蟾舒问“陆大官人做官了么？”回道：“官到做了，只是不得回来，小人不好说得。”大家吃惊问道：“敢是没了？”回道：“也差不多。”蟾舒母子哭倒在地，萱念也号咷大哭道：“当日不听好劝，至有今日，然亦是前生注定的了。”管家说“明日是官人五七日期了。”合家虔诚请了几员有法力的道士，做水火炼度功德。

　　忽有一个道者，打扮得羽衣芒鞋，棕麈丝绦。他道：“你一家虔心设醮，我特来化一件东西，肯与我，我才讲。”蟾舒道：“四大都是虚空，何况身外之物，焉有不从。”道者说：“你一轴《葛覃图》肯布施么？”螗舒道：“此是皇爷钦赐，怎好与你。”道者说：“既然如此，讲甚么四大皆空！”

　　蟾舒不拂来意，遂道：“我另有一轴，布施道者何如？”道者接过一看说：“果是好笔仗，只是落款不妥些。”把麈子略拂一拂，画上一些墨迹儿也都没了。就叫取笔来，不加思索，提起就写古风一首：

　　几笔丹青动玉宸，痴生天蹇是何因。蟾蜍半月谐佳偶，土木经时坐苦迍。

　　楚楚鬓边惟白发，陶陶又看觐龙鳞。可怜葵藿餐锋刃，却喜梧桐为蹙颦。

　　喻义同心巾帼在，萱枝挺挺出风尘。王济奸闻何等畜，崖柴恶类虎豺龂。

　　莫言冥冥无明算，天榜施行果是真。请看几姓庞眉者，都是今朝种德人。

　　欲问姓名无处问，当日吴中草莽臣。

　　那道人写完诗句，这诗内包着许多姓名应验。蟾舒上前问他底细，他道“三年之后，在玉楼相会便了。”化作一道清风而去。

　　列位，你们道是甚么人？原来是顾又凯尸解的化身。蟾舒对萱念道：“这事却也古怪，诗中字字句句尽是我们半生光景，‘陶陶又看觐龙鳞’这句，不知如何下落。我的笔迹，一霎时都没了。再把顾郎画的展玩一番，见画如同见人。”叫丫鬟取来，展开一看，又是这首诗在上，只有圣上的御号独在上面。蟾舒道：“这一发跷蹊了。”问萱念妹子“此是何意？”萱念道：“姐姐一向说画画的人儿不能相逢，今日相逢了，又要那画儿何用？我倒还有一幅在此，你要看么？”

　　袖中拿出来，与蟾舒观看。见了“天蹇痴生”，不觉伤心泪下，问：“这一幅可就是妹妹前日说，济宁舟中所得的么？为了这些笔墨，把性命都葬送了。”萱念道：“若不亏这些笔墨，怎么得白日升仙呢？你晓得他拂去墨迹的意思么，他说证果不远，不要你吟诗作画，再去拈弄笔墨了。”

　　蟾舒就别了母亲妹子，到花山静室独居。三年后中秋之夜，只见顾又凯乘云而下，携了蟾舒，双双跨鹤而去。有诗为证：

　　弄玉有夫皆得道，刘纲兼室尽登仙。

　　君能仔细窥朝露，须逐云车拜洞天。

　　其时那些文人墨客、缙绅闺秀，有做传记的，有做诗赋的，一时相聚，以为美谈。

　　那谢尚书毕竟亏了谢枝仙这个螟蛉之子，大振家声，书香不绝，都是忠烈上来的。那枝仙五六岁就是神童，到十五岁便无书不读，都是楚老与萱念母亲延师教育的。十六岁奔丧回楚，儒士进场，中了第二名经魁。因为习春秋，不中得解元。上京会试，特往苏州经过，拜了萱念母亲，问道：“大姨娘在那里？”告诉了这末后一段异怪事情，也做一篇祝文，亲到花山焚奠而回。次年又联捷中了进士，殿在二甲传胪。一揭晓，去见本房座师，就问：“贤契如此青年，恁般才思，真神仙中人也。在场中看到贤契卷子，觉有一羽衣道者向我点首，直等填了名次，方才不见。若论佳卷，还该作元，实有屈了。且今考选翰林，这馆元都是学生料理便是。”后来选馆，果然不差。那两元之报，也有应验了。拜授翰林，差人到苏州，迎取了母亲及楚陆两家，一齐赴任，同享荣华。不上几年，也就到了詹事府少詹地位。

　　那李湘梧与生母陶氏夫人，写一封家书，差人到京，说且今兵戈四起，中外骚然，尔食禄天朝，固当尽忠王室。但尔年尚幼，尸位贻羞，可请告回籍，以俟老成，再图效犬马可也。枝仙见了此书，就与母亲说：“李家父母睽违日久，父亲未葬，叨受国恩，这都是孝道有亏之处。不称孝子，岂是忠臣。李家爹爹有书在此，叫孩儿致仕回去。孩儿立志已决，明日就上本辞官，特地禀过母亲。”萱念说：“时事不宁，做娘的也有此意。”枝仙自草了本稿，面奏圣上。天颜大喜，说：“忠臣孝子节女贞妻，都聚在谢李两姓，实也难得。尔父母已有封诰了，生父生母未有诰封，就令卿撰文，中书房写给诰命，以彰朝廷优隆忠孝之意。”枝仙叩头谢恩，辞朝回籍。子撰父文，诰封异姓，此亘古未有之事。

　　谢枝仙二十多岁的小翰林，一路驰驿回来，好不轩昂荣耀。两姓骨肉，都请到谢家团聚。鹤发童颜，又间着金章紫绶。真个是：天上神仙府，人间馆阁家。这十个字，包罗完了千言万语一回说话。

　　诗曰：

　　劝君财色莫贪心，

　　头上青天湛湛临。

　　善恶两端无别事，

　　只分忠孝与奸淫。

第一十回·二将军宫门镇鬼 唐太宗地府还魂:

诗曰：

　　淳于梦入南柯去，庄周蝴蝶亦相知；

　　世上万般皆是梦，得失荣枯在一时。

　　当卜瘸师见任、吴、张三人赶来，急急便走，紧赶紧走，慢赶慢走，不赶不走。三人只是赶不上．张屠道：“且看他下落，却和他理会不妨。”三人离了京师，行了一二十里，赶到一个去处，叫做蛟虬莫坡，那条路真个冷静，有一座寺叫做莫坡寺，只见瘸师径走人莫坡寺里去了。张屠道：“好了！他走了死路了，看他那里去？我们如今三路去赶！”任迁道：“说得是！”吴三郎从中间去赶，张屠从左廊入去赶，任迁从右廊入去赶。

　　瘸师见三人分三路来赶，径奔上佛殿，扒上供桌，踏着佛手，扒上佛肩，双手捧着佛头。三人齐赶上佛殿，看着瘸师道：“你好好地下来，你若不下来，我们自上佛身拖你下来！”瘸师道：“苦也！佛救我则个！”只见瘸师把佛头只一额，那佛头骨碌碌滚将下来，瘸师便将身早钻入佛肚子里去了，张屠道：“却不作怪！佛肚里没有路，你钻入去则甚？终不成罢了？”张屠扒上供桌，踏着佛手，盘上佛肩，双手攀着佛腔子，望一望，里面黑暗暗地，只见佛腔子中伸出一只手来，把张屠匹角儿揪住，张屠倒跌入佛肚里去了。吴三郎、任迁叫声：”苦！”不知高低，两个计较道：“怎地好？”任迁道：“不妨事，我且上去看一看，便知分晓。”吴三郎道：“小大一哥，放仔细些，休要也人丢了！”任迁道：“我不比张一郎。”实时扒上供桌，踏着佛手，盘在佛肩上，扳看佛腔子望里面对，只见黑暗暗地，叫道：“张一郎！你在那里？”叫时不应，只见一只手伸出来，一把揪住任迁，任迁吃了一惊，连声叫道：“亲爹爹！活爹爹！可怜见饶了我，再也不敢来赶你了！我特来问你，要炊饼，要馒头，沙馅？我便送将来与你吃！”只见任迁头朝下，脚朝上，倒撞入佛肚里去了。吴三郎看了道：“苦呀！苦呀！他两个都跌入佛肚里去，我却如何独自归去得？”欲待上去望一望看，只怕也跌了入去。欲待自要回去，这两个性命如何，没做道理处，只得上去望一望。扒上供桌，手脚酥麻，抖做一堆，不敢上去，寻思了半晌，没奈何，只得踏着佛手，攀着佛腔子，欲待望一望，又怕跌了入去。欲进不得，欲退不得。吴三郎自思量道：“好没运智！只消得去寻些硬的物事来，打破了佛肚皮，便救得他两个出来。”正待要下供桌，却似有个人在背后拦腰抱住了，只一撺，把吴三郎也跌入佛肚子里去了，一脚踏着任迁的头。任迁叫道：“踏了我也！”吴三郎道：“你是兀谁？”任迁应道：“我是任迁！”吴三郎道：“张一郎在那里？”只见张琪应道：“在这里！”任迁道：“吴三郎！你如何也在这里来了？”吴三郎道：“我上佛腔子来望你们一望，却似一个人把我撺入佛肚里来。”任迁道：“我也似一个人伸只手匹角儿揪我入来。”张屠道：“我也是如此。这揪我们的必然是瘸师，他也耍得我们好了。四下里摸看，若摸得他见时，我们且不要打他，只交他扶我们三个出佛肚去。他若不肯扶我们出去时，不得不打他了。”当时三个四下里去摸，却不见瘸师。任迁道：“元来佛肚里这等宽大，我们行得一步是一步。”张屠道：“黑了如何行得？”任迁道：“我扶着你了行。”吴三郎道：“我也随着你行。”迤逦行了半里来路，张屠道：“却不作怪！莫坡寺殿里能有得多少大？佛肚里到行了许多路！”

　　正说之间，忽见前面一点明亮。吴三郎道：“这里元来有路！”又行几步看时，见一座石门参差，门缝里射出一路亮来，张屠向前用手推开石门，伫目定睛只一看，叫声：“好！”不知高低，但见：

　　物外风光，奇花烂漫。燕子双双，百步画桥，绿水回还。

　　张屠道：“这里景致非凡！”吴三郎道，“谁知莫坡寺佛肚里有此景致！”任迁道：“又无人烟，何路可归？”张屠道：“不妨，既有路，必有人烟，我们且行。”又行了二二里路，见一所庄院。但见：

　　满园花灼灼，篱畔竹青青。冷冷溪水碧澄澄，莹莹照人寒济济。茅斋寂静，衔泥燕子趁风飞；院宇萧疏，弄舌流莺穿日暖。黄头稚子跨牛归，独唱山歌；黑体村夫耕种罢，单闻村曲。赢赢瘦犬，隔篱边大吠行人；寂寂孤禽，嗟古木声催过客。

　　张屠道：“待我叫这个庄院。”当时张屠来叫道：“我们是过往客人，迷踪失路的！”只听得里面应道：“来也！来也！”门开处，走出一个婆婆来。三个和婆婆厮叫了，婆婆还了礼，问道：“你三位是那里来的？”张屠道：“我三个里城中人，迷路到此。一来问路，二来问庄里有饭食回些吃。”婆婆道：“我是村庄人家，如何有饭食得卖。若过往客人到此，便吃一顿饭何妨。你们随我入来。”三个随婆婆直至草厅上木凳子上坐定：婆婆掇张桌子放在三个面前，婆婆道：“我看你们肚内饥了，一面安排饭食你们吃。你们若吃得酒时，一家先吃碗酒。”三个道：“恁地感谢庄主！”婆婆进里面不多时，拿出一壶洒，安了三只碗；香喷喷地托出盘肉来，斟下三碗酒。婆婆道：“不比你们城市中酒好，这里酒是杜酝的，胡乱当茶。”三个因赶瘸师走得又饥又渴，不曾吃得点心，闻得肉香，三个道：“好吃！”一人吃了两碗酒。婆婆搬出饭来，三个都吃饱了。三个道：“感谢庄主，依例纳钱。”婆婆道：“些少酒饭，如何要钱！”一面收抬家生入去。三个正要谢别婆婆，求他指引出路，只见庄门外一个人走入来。

　　三个看时，不是别人，却正是瘸师。张屠道：“被你这厮蒿恼了我们半日，你却在这里！”三个急下草厅来，却似鹰拿燕雀，捉住瘸师，却待要打，只见瘸师叫道：“娘娘救我则个！”那婆婆从庄里走出来，叫道：“你三个不得无礼，这是我的儿子，有事时但看我面！”下草厅来叫三个放了手，再请三个人草厅坐了。婆婆道：“我适间好意办酒食相待，如何见了我孩儿却要打他？你们好没道理！”张屠道：“罪过庄主办酒相待，我们实不知这瘸师是庄主孩儿，奈他不近道理。若不看庄主面时，打交他粉骨碎身。”婆婆道：“我孩儿做甚么了，你们要打他？”张屠、任迁、吴三郎都把早间的事对婆婆说了一遍。婆婆道：“据三位大郎说时，都是我的儿子不是。待我叫他求告了三位则个。”瘸师走到面前，婆婆道：“三位大郎且看老拙之面，饶他则个！”三人道：“告婆婆！我们也不愿与他争了，只交他送我们出去便了。”婆婆道：“且请少坐。我想你三位都是有缘的人方到得这里。既到这里，终不成只恁地回去罢了？我们都有法术，教你们一人学一件，把去终身受用。”婆婆看着瘸师道：“你只除不出去，出去便要惹事，直交三位来到这里。你有甚法术，教他三位看。”婆婆看着三个道：“我孩儿学得些剧术，对你三位施呈则个。”三个道：“感谢婆婆！”瘸师道：”请娘娘法旨！”去腰间取出个葫芦儿来，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只见葫芦儿口里倒出一道水来，众人都道：“好！”瘸师道：“我收与哥哥们看。”渐渐收那水入葫芦里去了。又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放出一道火来，众人又道：“好！”瘸师又渐渐收那火入葫芦里去了。张屠道：“告瘸师！肯与我这个葫芦儿么？”婆婆道：“我儿！把这个水火葫芦儿与了这个大郎。”瘸师不敢逆婆婆的意，就将这水火葫芦儿与了张屠，张屠谢了。瘸师道：“我再有一件剧术交你们看。”取出一张纸来，剪出一匹马，安在地上，喝声道：“疾！”那纸马通身雪白，如绵做的一般，摇一摇，立起地上，能行快走，瘸师骑上那马，喝一声，只见曳曳地从空而起。良久，那马渐渐下地，瘸师歇下马来，依然是匹纸马。瘸师道：“那个大郎要？”吴三郎道：“我要觅这个纸马儿法术则个。”瘸师就将这纸马儿与了吴三郎，吴三郎谢了。婆婆看着瘸师道：“两个大郎皆有法术了，这个大郎如何？”瘸师道：“娘娘法旨本不敢违，但恐孩儿法力低小。”正说之间，只见一个妇人走出来。

　　那妇人不是别人，正是胡永儿。永儿与众人道了万福，向着婆婆道：“告娘娘！奴奴教这大郎一件法术，请娘娘法旨。”婆婆道：“愿观圣作。”胡永儿入去掇一条板凳出来，安在草厅前地，上永儿骑在凳上，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只见那凳子变做一只吊睛白额大虫。但见：

　　项短身圆耳小，眉锥白额银摊；爪蹄轻展疾如飞，跳洞如同平地。剪尾能惊獐鹿，咆哮吓杀狐狸；卞庄垦勇怎生施？子路也难当抵！

　　胡永儿骑着大虫，叫声：“起！”那大虫便腾空而起。喝声，“住！”那大虫渐渐地下来。喝声“疾！”只见那人虫依旧是条板凳。婆婆道：“任大郎你见么？”任迁道：“告婆婆！已见了。”婆婆道：“吾女可传这个法术与了任大郎。”胡永儿传法与任迁，任迁谢了。婆婆道：“你三人各演一遍。”三人演得都会了，婆婆道：“你三人既有了法术，我有一件事对你们说，不知你三人肯依么？”张屠道：“告婆婆！不知交我们依甚的，但说不妨。”婆婆道：“你们可牢记取，他日异时可来贝州相助，不可不来。”张屠道：“既蒙婆婆吩咐，他日定来贝州相助。今日乞指引一条归路回去则个。”婆婆道：“我交孩儿送你们人城中去。”瘸帅道：“领法旨。”三个拜谢了婆婆，婆婆看着三人道：“我今日交孩儿暂送三位大郎回去，明日可都来莫坡寺相等，”

　　三人辞别了婆婆、永儿，当时瘸师引着路约行了半里，只见一座高山，瘸师与三人同上山来，瘸师道：“大郎，你们望见京城么？”张屠、吴三郎、任迁看时。见京城在咫尺之间。三人正看间，只见瘸师猛可地把三人一推，都跌下来，撇然怵觉，却在佛殿上。张屠正疑之间，只见吴三郎、任迁也醒来。张屠问道：“你两个曾见甚么来？”吴三郎道：“瘸师教我们法术来。你的葫芦儿在也不在？”张屠摸一摸看时，有在怀里。吴三郎道：“我的纸马儿也在这里。”任迁道：“我学的是变大虫的咒语。”张屠道：“我们似梦非梦，那瘸师和婆婆并那胡永儿想都是异人，只管说他日异时可来贝州相助，不知是何意故？”三人正没做理会处，只见佛殿背后走出瘸师来，道：“你们且回去，把本事法术记得明白，明日却来寺中相等。”当时三人辞了瘸师，各自归家。

　　当日无话。次日吃早饭罢，三人来莫坡寺里，上佛殿来看，佛头端然不动。二人往后殿来寻婆婆和瘸师，却没寻处。张屠道：“我们回去罢！”正说之间，只听得有人叫道：“你三人不得退心，我在这里等你们多时了！”三个回头看时，只见佛殿背后走出来的，正是昨日的婆婆。三个见了，一齐躬身唱啼。婆婆道：“三位大郎何来甚晚？昨日传与你们的法术，可与我施逞一遍，异日好用。”张屠道：“我是本火既济葫芦儿。”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只见葫芦儿口内倒出一道水来。叫声：“收！”那水渐渐收入葫芦儿里去。又喝道：“疾！”只见一道火光从葫芦儿口内奔将出来。又叫声：“收！”那火渐渐收入葫芦儿里去了。张屠欢喜道：“会了！”吴三郎去怀中取出纸马儿来，放在地上，口中念念有同，喝声道：“疾！”变做一匹白马，四只蹄儿巴巴地行。吴三郎骑了半晌，跳下马来，依旧是纸马。任迁去后殿掇出一条板凳来，骑在登上，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只见那凳子变做一只大虫，咆哮而走。任迁喝声：”住！”那大虫渐渐收来，依旧是条凳子。

　　三人正逞法术之间，只听得有人叫道：“清平世界，荡荡乾坤，你们在此施逞妖法。见今官司明张榜文要捉妖人，若官司得知，须连累我！”众人听得，慌忙回转头来看时，却是一个和尚，身披烈火袈裟，耳带金环。那和尚道：“贫僧在廊下看你们多时了！”婆婆道：“吾师恕罪，我在此教他们些小法术。”和尚道：“教得他们好，便不枉了用心；教是他们不好，空劳心力。可对贫僧施逞则个。”婆婆再交三人施逞法术，三人俱各做了。婆婆道：“吾师！我三个徒弟何如！”和尚笑道：“依小僧看来，都不为好。”婆婆焦燥道：“你和尚家敢有惊人动地的本事？你会甚么法术，也做与我们看一看则个！”只见和尚伸出一只手来，放开五个指头，指头上放出五道金光，金光里现出五尊佛来！任、吴、张三个见了便拜。

　　三个正拜之间，只听得有人叫道：“这座寺乃朝廷敕建之寺，你们如何在此学金刚禅邪法？”和尚即收了金光，众人看时，却是一个道士，骑着一匹猛兽，望殿上来；见了婆婆，跳下猛兽，擎拳稽首道：“弟子特来拜揖！”婆婆道：“先生少坐！”先生与和尚拜了揖，任、吴、张三个也来与先生拜揖。先生问道：“这三位大郎皆有法术了么？”婆婆道：“有了。”先生道：“贫道也度得一个徒弟在此。”婆婆道：“在那里？”只见先生看着猛兽道：“可收了神通！”那猛兽把头摇一摇，尾摆一摆，不见了猛兽，立起身来，却是一个人。众人大惊。婆婆看时，不是别人，正是客人卜吉。卜吉与婆婆唱个喏，婆婆道：“卜吉！你因何到此？”卜吉道：“告婆婆！若不是老师张先生救得我性命时，争些儿不与婆婆相见。”婆婆问先生道：“你如何救得他？”先生道：“贫道在郑州三十里外林子里，听得有人叫：‘圣姑姑救我则个！’贫道思忖道：此乃婆婆之名，谓何有人叫唤？急赶人去看时，却见卜吉被人吊在树上，正欲谋害。贫道问起缘由，卜吉将前后事情对贫道说了，因此略施小术，救了他大难。”婆婆道：“元来如此。恁地时，先生也教得有法术了？”卜吉道：“有了。”婆婆道：“你们曾见我的法术么？”和尚并道士道：“愿观圣作。”只见婆婆去头上取下一只金钗来，喝声道：“疾！”变为一口宝剑，把胸前打一划，放下宝剑，双手把那皮只一拍，拍开来。众人向前看时，但见：

　　金钉朱户，碧瓦盈檐。交加翠柏当门，合抱青松绕殿。仙童击鼓，一群白鹤听经；玉女鸣钟，教个青猿煨药。不异蓬莱仙境，宛如紫府洞天。

　　众人都看了失惊道：“好！”正看之间，只听得门前发声喊，一行人从外面走入来。众人都慌道：“却怎地好？”和尚道：“你们不要慌，都随我入来！”掩映处背身藏了。

　　看那一行有二十余人，都腰带着弓弩，手架着鹰鹞；也有五放家，也有官身，也有私身。马上坐着一个中贵官人，来到殿前下了马，展开交椅来坐了，随从人分立两傍。元来这个中贵官叫做善王太尉，是日却不该他迸内上班因此得暇，带着一行人出城来闲游戏耍。信步直来到莫坡寺中，与众人踢一回气球了，又射一回箭。赏了各人酒食，自己在殿中饮了数杯，便上马，一行人众随从自去了。

　　众人再来佛殿上来，婆婆道：“我只道做甚么的，却元来一行人来作乐耍子，也交我们吃他一惊。”张屠、任迁、吴三郎道：“我们认得他是中贵官，在山铁班住，唤做善王太尉，如法好善，斋僧布施。”和尚听得说，道：“看我明口去蒿恼他则个。”众人各自散了。只因和尚要去恼善王太尉，直使得开封府三十来个眼捷手快的公人，伶俐了得的观察使臣不得安迹，见了也捉他不得。恼乱了东京城，鼎沸了汴州郡。真所谓白身经纪，番为二会子之人；清秀愚人，变做金刚禅之客。正是：

　　只因学会妖邪法，葬送堂堂六尺躯。

　　毕竟和尚怎地去恼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还受生唐王遵善果 度孤魂萧禹正空门:

词曰：

　　暮鼓晨钟，听得耳聋。春燕秋鸿，看得眼朦。犹记作孩童，倏然成老翁。休称姿容，尽归清净中。休称英雄，尽被黄土蒙。跳出面涂盆，打碎醯鸡瓮，谁是惺惺谁懵懂？

　　话说马成龙与马梦太二人方至大人宅内，听见有家人说：“大人寻找，不知何事。”二人至里边，大人说：“成龙，我今早晨奉圣上旨意，查办黄河堤工口子，随带司员，我把你二人带同前往，如回来必有好处。”二人给大人道谢，问：“大人多时起身？”大人说：“明天我就起身。你二人收拾行李等物，我是驰驿前往，带十个家人，和喜跟着我，连书童有二三十人。你二人下去办理去吧。”二人甚是欢谢，一夜无话。次日天明，大人起身，坐的八人轿子，后头带着有十数辆车。成龙、梦太骑马，方出彰仪门，管家和喜回禀说：“有户部郎中桂大人同内阁学土厉大人在长辛店等候，给大人送行。”

　　大人说：“如此，前面打公馆。”正说之际，离长辛店不远，有厉大人的管家说：“我们大人早就来啦，不必打公馆，借的是海提督的花园子。我们大人同桂大人请大人前去。”大人说：“头前带路。”至花园子，见二位好友下轿，至花庭落座吃茶。

　　桂大人说：“闻吾兄放下查黄河的钦差，弟甚是忧心。你我知己好友，先年家严去查黄河不善，被议回来。眼下办黄河有河道总督卢丁和、淮阳道任永杰、山西巡抚办河工巡抚王大人，俱是久办河工之人，尚且俱皆交部严加议处。吾兄此去多要留神。”厉大人亦是这样说法。伊钦差说：“二位大人，我岂不知黄河不善办理？无奈有君命在身，此去只好见机而作。”直吃到三鼓以后，方安歇。

　　次日，大人告辞，至半路，有房山县、良乡县前来迎接大人，大人俱皆免见，并站走住涿州。第二站至定兴县十字街路北公馆，知县接进公馆，递手本拜见大人。大人请进问话，问：“贵县是何等出身？”知县王大寿说：“卑职吏员。”大人说：“此地无娼没赌？”知县说：“此处倒是清静地面，并无此等之人。”大人说：“好。明天早备车辆，本部院起身。”知县回衙。大人说：“成龙、梦太，你两个人也下去歇息歇息。”

　　二人遂转身出离上房，至南厅屋内，有伺候小钦差的过来说：“二位老爷净面吧。”成龙将蓝布大褂、茧绸汗褂脱去，在那里洗脸，洗完了脸，拿着桑皮纸的扇子在那里“呼答呼答”的扇。听差之人过来说：“老爷，你是喝绿豆汤？酸梅汤？”

　　山东马说：“绿豆汤，我在我们那个厂常喝。这个暑汤我没喝过，你拿来我喝点尝尝。”听差之人将暑汤送过一茶盅来，成龙一喝，说：“好家伙，你拿药水子灌我！你把酸梅汤拿来，给我喝点。”听差之人也不敢笑他，少时将酸梅汤端上一瓷缸儿来，方要拿茶盅给他倒，成龙说：“你给我吧！”成龙从听差手中夺过来，喝了一个干净。马梦太洗完了脸，要酸梅汤喝。

　　听差的说：“没有了。”梦太心中就是不愿意，摆上酒，二人喝酒。

　　梦太说：“马大哥，你这个人太粗鲁了，不懂得当差的规矩。端上洗睑水你也不让，端上酸梅汤你也不让，这幸亏是我，要是别人就挑了你的眼了。”山东马把眼一瞪：“什么叫挑眼？俺不懂！”梦太说：“你有什么能耐，作这个守备？”山东马一想：“他是瞧不起我，知道我不会把势，待我蒙他一蒙。”

　　说：“提起我那个师傅来，你不知道。”梦太说：“是谁？是哪个门的？”成龙说：“我师傅是黎山圣母。”梦太说：“黎山圣母就教你一个人吗？”成龙说：“我有一个大师兄，是刘金定。”成龙问梦太说：“你是谁的徒弟？”瘦马马梦太说：“我师傅是王祥老祖，我师兄是高君保。我师傅对付你师傅，我师兄对付你师兄，我就对付你就是了。”山东马说：“这个狗日的，真是竟玩笑。”

　　二人正说之际，听到窗棂外面“噗哧”一笑，梦太说：“是谁？”成龙说：“不过是外面伺候之人，听见你我玩笑，他在外边一笑。”梦太说：“不然，我去瞧瞧。”拉短把刀，来到院内，上房站立，四顾一望，不见一人。梦太跳下来，说：“大哥，咱们别喝酒了。”吩咐撤去残桌。二人放下卧具，先到上房见大人，说：“大人，吃过饭了？”大人说：“你二人下去歇歇，明天好赶路。”二人回房，成龙脱衣服去睡了，梦太也就和衣而卧。

　　大人在上房吃完了饭，在灯下看书。天至二更时候，正看之际，听见南边嚷：“杀人了！救命哪！杀人了！救命哪！”

　　嚷了两声，就听不见嚷了。少时，外面房上说：“钦差伊哩布听真，吾神乃独角龙是也。只因当铺胡大成作恶多端，吾神将他首级抓来。”只听外面“叭哒”一声响亮，扔在地下。大人叫：“来人！”书童六吉儿，小孩十六岁，胆子小不敢出去，无奈说：“我去门外叫二位马老爷去。”来至门外说：“大人叫二位马老爷。”又嚷着说：“马老爷，大人叫！”梦太为人精细，睡着觉，有人叫，听了听，是上房屋内大人的书童儿喊，忙站起身来答应。他是永远夜晚睡觉穿着衣服，下地叫马成龙说：“大哥，快起来吧！大人那里叫。”那成龙脱去衣服大睡，正迷朦之际，听见人叫，站起来说：“作什么？”梦太说：“大人叫。”成龙迷迷糊糊的下地，穿上了皂鞋，还没睁开眼呢，上下无一件衣服。梦太也不言语，说：“大哥跟我快走，去见大人去。”成龙随在背后，往前行走，来至上房屋门外。

　　马梦太先进去，给伊钦差请安，说：“大人，还未睡觉哪？”随后成龙也进来了，说：“大人，叫我作什么事？”大人一瞧，不由大怒，说：“你这无礼的匹夫，大胆！竟敢这样前来见本部院，我定要参你！”成龙这一阵才明白过来，自己一瞧，上下没一条线，赤身露体，甚是好笑。连忙回自己下面屋内，换好衣服，穿齐整，又至上房见大人磕头，说：“守备是睡迷糊了，我实不知道，来给大人赂罪！”说着，只是行礼。大人怒犹未息，说：“你起来，往后再要如此，我必要参办你，绝不饶恕于你！”说罢，向梦太说：“方才外面房上有人，口称独角龙，扔下一件物件，不知是何物件，你们去拿进来瞧瞧。”

　　二人掌灯，望院内各处一照，见有人头一个，鲜血淋漓，甚是可怕，拿至大人面前，说：“乃是一个人头。”大人说：“你们二人可知道独角龙是什么人哪？”马梦太说：“我不知道。”山东马说：“别的我不知道，要说独角龙我知道。我知道先前有一泗洲城，城外有一座三教寺，寺内大殿前台阶石上，那一日放出五色莲花，上面站着一个着衣仙子，口称白衣大士，有人跟他上天成仙去，有人上去就不见了。这一天，来了一个济小塘，乃是一位地仙，此人上去一掌心雷，将那青衣仙子劈死，原来是这个狐狸精。他有一个儿子小妖儿，号叫青莲子，聘请独角龙带虾兵蟹将，水淹泗洲城，捉拿济小塘。”伊钦差说道：“你说的这是什么？”成龙说：“是《升仙传》。”大人说：“出去！”成龙说：“怎么了？”大人说：“我问的是在房上的独角龙，与《升仙传》什么相干？这一个人头分明是人杀的，哪有龙抓来之理！其中必有缘故，以待明天定兴县知县到来，便知分晓。”

　　天至三更时候，大人尚未睡觉，直到天明，定兴县王大寿到此，请大人起身。大人传见，言道：“贵县，昨天本部院到此，也曾问过，贵县言本处并无娼赌盗贼；昨夜三更时候，在房上有人自称独角龙，扔下人头一个，贵县可曾知晓？”只见王大寿回言说：“禀大人，凡事出于偶然，卑职亦未知晓。今有当铺东人胡礼，清早喊报，言说他父胡大成被杀，并无人头，也不知凶手下落；卑职至公馆，见大人台阶以下放着人头一个，大概必是胡大成之首。容卑职将首级领回，传胡礼到案便知。”

　　说罢，知县领首级回衙去了。

　　成龙过来与大人请安，说：“大人，我今天到当铺去瞧瞧验尸的，好不好？”大人说：“你就去。”成龙遂换便衣：蓝布大褂，高腰袜子，山东皂鞋，换好起身，出公馆，至南街当铺门首，往里就走。有看门的地方、保正手拿藤鞭拦挡闲人，见成龙至此，说：“老爷，你来了？我们县太爷尚还未到。”成龙说：“不必告诉他，我是自己前来瞧热闹。”说着，往里就走，见里面院子宽敞，人数不多，有一死尸放在当院里，甚是可惨。

　　少时，知县已到，将胡大成首级带来，吩咐仵作相验。刑房写罢尸格，呈与老爷观看。上写：“皮吞肉卷，生前致命一刀之伤，并无二处。”老爷传当铺伙计讯问，说：“你们哪个与你们老东人有仇？”大家说：“我等俱都在此佣工，何敢与东人有仇！”知县正问之际，有从人禀报说：“有钦差伊大人的委员马大老爷在此观看。”知县说：“请马大老爷到此，有话说。”成龙说：“不用请，我在这里闲游，你请办公事吧。”王大寿说：“公事已完，请老兄到敝署一叙。”成龙说：“可以。”知县吩咐：“备马，先送马大老爷至衙门花厅吃茶。”成龙告辞。

　　知县见成龙去后，吩咐胡礼：“将你父成殓起来，候本县拿贼。”说罢，吩咐打轿回衙。下轿至花厅，见成龙在那里坐着，知县说：“老兄候等多时，弟有要事相求，望吾兄慨允。

　　弟地面之上偶遭不幸，出此逆案，望吾兄在钦差大人跟前多说两句好话，请大人起身，不知兄台大人如何？”成龙说：“别的事不成，此事易办，我在钦差跟前要说走准行；无奈我山东人好穿这山东皂鞋，我自己家中就带来了一双，我回公馆在大人跟前说明白了，还得来你这里送信。要不送信，又不是办事了。送信我还得回去，往返好几趟，跑坏了鞋，谁给我买呀？”

　　知县一听，说：“兄台此问，弟知道。”吩咐：“来人！从帐房中取白银二百两整，送给马老爷买鞋穿就是了。”山东马一听此言，说：“你原来是个赃官哪！为这点小事，你就给我二百两银子。好，好，好！我跟大人说，准你这一个人情还好，倘然不准人情，那还了得么？我是将银子给你送来，我是留下呢？你说吧！”知县说：“此是我送给你老兄的，你知道了，大人不准人情，我也送给你了，你我算交朋友就结了。”成龙说：“就是。我走了，你听信吧。”拿着银子往外走。方一出衙门，就往前走。从背后有一人手拿鬼头刀，照着成龙就是一刀。不知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二回·玄奘秉诚建大会 观音显象化金蝉:

　　却说光武帝即位以后，曾授大将军吴汉为大司马，使率朱鄗岑彭贾复坚谭等十一将军，往攻洛阳。洛阳为朱鲔所守，拚死拒战，数月不下。光武帝自鄗城出至河阳，招谕远近。刘玄部将廪邱王田立请降。前高密令卓茂，爱民如子，归老南阳，光武帝特征为太傅，封褒德侯。茂为当时循吏，故特夹叙。一面遣使至洛阳军前，嘱岑彭招降朱鲔。彭尝为鲔校尉，持帝书入洛阳城，劝鲔速降。鲔答说道：“大司徒被害时，鲔曾与谋。指刘縯冤死事。又劝更始皇帝，毋遣萧王北伐，自知罪重，不敢逃死，愿将军善为我辞！”彭如言还报，光武帝笑说道：“欲举大事，岂顾小怨？鲔果来降，官爵尚使保全，断不至有诛罚情事。河水在此，我不食言！”彭复往告朱鲔，鲔因孤城危急，且闻长安残破，无窟可归，乃情愿投诚。当由彭遣使迎驾，光武帝遂自河阳赴洛。鲔面缚出城，匍伏请罪。光武帝令左右扶起，替他解缚，好言抚慰。鲔当然感激，引驾入城。光武帝驻跸南宫，目睹洛阳壮丽，与他处郡邑不同，决计就此定都。洛阳在长安东，史称光武中兴为后汉，亦称东汉，便是为此。回应前文，语不厌烦。光武帝封朱鲔为扶沟侯，令他世袭。这也未免愧对乃兄。鲔不过一个寻常盗贼，侥幸得志，但教保全富贵，已是满意，此后自不敢再有贰心了。

　　御史杜诗，奉着诏命，安抚洛阳人民，禁止军士侵掠。独将军萧广，纵兵为虐，诗持示谕旨，令广严申军纪，广阳奉阴违，部兵骚扰如故。遂由诗面数广罪，把他格死，然后具状奏闻。光武帝嘉诗除害，特别召见，加赐棨戟。棨戟为前驱兵器，仿佛古时斧钺，汉时惟王公出巡，始得用此；杜诗官止侍御，也得邀赐，未始非破格殊荣。嗣是骄兵悍将，并皆敬惮，不复为非，洛阳大安。惟前将军邓禹，已由光武帝拜为大司徒，令他迅速入关，扫平赤眉。禹尚逗留栒邑，未肯遽进，但遣别将分攻上郡诸县；更征兵募粮，移驻大要，留住冯愔宗歆二将，监守栒邑。谁知冯愔宗歆，权位相等，彼此闹成意见，互相攻杀，歆竟被愔击毙。愔非但不肯服罪，反欲领兵攻禹。累得禹无法禁遏，不得已奏报洛阳。邓禹实非将才。光武帝顾问来使道：“冯愔所亲，究为何人？”使臣答称护军黄防。光武帝又说道：“汝可回报邓大司徒，不必担忧；朕料缚住冯愔，就在这黄防身上呢！”来使唯唯自去。光武帝便遣尚书宗广，持节谕禹，并嘱他暗示黄防。果然不到月余，防已将愔执住，交与宗广，押送都门。是时赤眉肆虐，凌辱降将，王匡成丹赵萌等，不为所容，走降宗广。广与共东归，行至安邑，王匡等又欲逃亡，为广所觉，一一诛死，但将冯愔缚献朝廷。愔膝行谢罪，叩首无数。光武帝欲示宽大，贷罪勿诛；叛命之罪，不可不诛，光武虽智足料人，究难为训。一面再促邓禹入关。

　　禹自冯愔抗命，军威稍损，又复徘徊河北，未敢南行。于是梁王刘永，自称为帝，见第九回。招致西防贼帅佼强，联络东海贼帅董宪，琅琊贼帅张步，据有东方。还有扶风人窦融，累代仕宦，著名河西，尝与酒泉太守梁统等友善，归附刘玄，授官都尉。至是因刘玄败死，为众所推，号为大将军，统领河西五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金城，称为河西五郡。抚结豪杰，怀辑羌胡。此外又有安定人卢芳，诈称武帝曾孙刘文伯，煽惑愚民，占据安定，自称上将军西平王，且与匈奴结和亲约。匈奴迎芳出塞，立为汉帝，复给与胡骑，送归安定，声焰渐盛。就是隗嚣奔还天水，见第十回。仍然招兵买马，蟠踞故土，自为西州上将军。三辅耆老士大夫，避乱往奔，嚣无不接纳，引与交游。以范逡为师友，赵秉苏衡郑兴为祭酒，申屠刚杜林为持书，马援王元等为将军，班彪金丹等为宾客，人才济济，称盛一时。邓禹闻他名震西州，乃遣使奉诏，命嚣为西州大将军，使得君主专制凉州朔方事宜。嚣答书如礼，与禹连和。禹乃放心南下，往击赤眉。

　　赤眉将帅，虽奉刘盆子为主，但不过视同傀儡，无一禀命。建武元年腊日，赤眉等置酒高会，设乐张饮，刘盆子出坐正殿，中黄门等持兵后列。酒尚未行，大众离座喧呼，互相争论。大司农杨音，拔剑起詈道：“诸卿多系老佣，今日行君臣礼，反敢扰乱至此，难道宫殿中好这般儿戏么？若再不改，格杀毋悔！”大众听了，并皆不服，霎时间闹做一堆，口舌纷争，拳械并起。刘盆子慌得发抖，幸经中黄门扶他下座，躲入后廷。杨音见不可当，只好却走。乱众大掠酒肉，饱嚼一顿，还想入内杀音。卫尉诸葛稚，勒兵入卫，格毙乱党百余人，方得少定。余众陆续散去，稚始引兵退出，杨音亦得驰归。惟刘盆子遭此一吓，不敢出头，但与中黄门同卧同起，苟延性命。当时掖庭里面，尚有宫女数百人，赤眉置诸不问。不去掠做婢妾，还算有些礼义。可怜这班宫女，镇日幽居，无从得食，或在池中捕鱼，或就园中掘芦菔根，即萝卜根。胡乱煮食，终究是不得疗饥，死亡累累，积尸宫中。尚有乐工若干人，衣服鲜明，形容枯瘦，出见刘盆子，叩首求食。盆子使中黄门觅得粮米，每人给与数斗，才得一时救饥。未几又复绝粮，仍做了长安宫中的饿鬼。俗语说得好：“宁作太平犬，毋为乱世人。”照此看来，原非虚言。建武二年元旦，赤眉等又复大会，聚列殿廷。式侯刘恭，料知赤眉无成，已在前夜密教盆子，嘱使让位。是日樊崇以下，俱请盆子登殿受朝。盆子尚有惧意，勉强跟着刘恭，慢步出来。恭即开口语众道：“诸君共立恭弟为帝，厚意可感；但恭弟被立一年，扰乱日甚，恐将来徒死无益，情愿退为庶人，更求贤才为主，唯诸君省察！”崇等随声作答道：“这皆崇等罪愆，与陛下无涉！”恭复固请让位。突有一人厉声道：“这岂是式侯所得专主？请勿复言！”恭被他一驳，惶恐避去。盆子记着兄言，急解下玺绶，向众下拜道：“今蒙诸君推立天子，仍无一定纪律，党徒四掠，人民怨愤，盆子自知无能，所以愿乞骸骨，退避贤路。必欲杀死盆子，下谢臣民，盆子亦无从逃避。若承诸君不弃，曲赐矜全，贷我一死，感且无穷！”说着，涕洒如雨。亏他记忆，不忘兄教。樊崇等见他情词悱恻，不禁生怜，乃皆避席顿首道：“臣等无状，辜负陛下，从今以后，不敢放纵，请陛下勿忧！”语毕皆起，抱持盆子，仍将玺绶佩上，盆子号呼多时，终由樊崇等竭力劝解，护送入内。待大众退出后，各闭营自守，不复出掠。三辅同声称颂，所有避乱的百姓，争还长安，市无虚舍。不意赤眉等贼心未改，连日不得劫掠，已皆仰屋欷歔，且人民返集都中，免不得携筐提箧，载货同归。赤眉越加垂涎，又复出营打劫，一倡百和，索性大掠一番，无论财货粮食，一古脑儿取夺得来。蓦闻汉大司徒邓禹，领兵西来，大众无心对敌，遂收取珍宝，纵火焚阙，把宫庭付诸一炬，方将刘盆子载出，拔队西行。众号称百万，自南山转掠城邑，驰入安定北地，沿途所过，(又鸟)犬皆空。邓禹已经入关，探得长安空虚，倍道进兵，径入长安，屯兵昆明池，大飨士卒。嗣率诸将斋戒三日，礼谒高庙，收集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诣洛阳。光武帝加封禹为梁侯，此外各功臣亦晋封侯爵，各赐策文。文云：

　　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敬之戒之，传尔子孙，长为汉藩！

　　封赏已毕，便就洛阳建置宗庙社稷，并在城南设立郊天祭坛，始正火德，色仍尚赤。正在制礼作乐的时候，突接到真定警报，乃是真定王刘扬，与绵蔓县贼勾通，私下谋反。光武帝乃遣将军耿纯，持节往幽冀间，借着行赦为名，探验虚实，便宜行事。扬为郭夫人母舅，从前光武帝尝投依真定，得纳郭氏，结为姻亲。见第八回。至光武即位，扬忽阴生异志，不愿称臣。他与光武帝世系相同，均为高祖九世孙，又尝项上患瘿，故诡造谶文，说是赤九之后，瘿扬为主，意欲借此欺人，传闻远近。纯既至真定，留宿驿舍，探得扬造作讹言，谋反属实，乃邀扬相见。扬因纯母为真定刘氏，颇有亲谊，料纯不敢为难，且胞弟让与从兄绀，俱各拥兵万人，势亦不弱，怕甚么一介朝使？于是带领将士，及兄弟二人，昂然出城，亲至驿舍中拜会。纯出舍相迎，延扬入内，备极敬礼，复请扬兄弟一同面谈。扬兄弟不以为意，就令将士留待门外，大踏步趋入舍中。纯与他周旋片刻，只说有密诏到来，当闭门宣读，俟门已扃闭，立即指麾从吏，把扬兄弟三人拿下。扬兄弟还自称无罪，经纯详诘反状，说得他有口难分。诏命一传，三首骈落。当下开门径出，宣布扬兄弟逆案，举首示众，众皆瞠目无言。纯又谓汝曹无罪，应该奏闻天子，立扬亲属，仍为汝主。众情尤为悦服，喏喏连声，遂引纯入真定城。纯慰抚刘扬家属，叫他静听后命，方才还报。光武帝果封扬子德为真定王，使承宗祀，真定复平。想仍为了郭夫人面上。

　　上党太守田邑，举部请降。光武帝使邑持节，招降河东军将鲍永。永即前司隶校尉鲍宣子，宣为王莽所杀，永伏居上党，以文学知名。更始二年，征永出仕，迁擢尚书仆射，行大将军事，镇抚河东。永领兵赴任，击破青犊等贼，得超封中阳侯。至刘玄破败，三辅道绝，光武帝遣使招谕，永尚有难意，拘系使人。及田邑持节招降，方知刘玄已死，乃释放来使，遣散部曲，封上将军列侯印绶，但与故客冯衍等，幅巾束首，径诣河内见驾。光武帝召永入问道：“卿拥有重兵，今已何往？”永离席叩首道：“臣前事更始，不能保全故主，负惭实甚，若再拥众求荣，更觉无颜。所以一并遣散，束身来归。”光武帝作色道：“卿言亦未免自大呢！”说着，即挥永使退。时怀县守吏为刘玄亲将，负固不服，光武帝遣将往击，多日不克，乃更召永与语，使永招降。永与守吏素来相识，奉命往抚，片言即下。帝始大喜，拜永为谏议大夫，引令对食，且赐他上商里宅，永拜辞不受。寻闻东海盗帅董宪，分兵扰鲁，因拜永为鲁郡太守，拨兵数千，使他平乱。永受命即行，独永客冯衍，向有才名，与永来归，也想博取爵位，借展才能。偏光武帝恨他迟迟来降，废黜不用，衍未免失望。永就职时，私自慰衍道：“从前高祖诛丁公，赏季布，俱有微权，今我与君同遇明主，何必过忧？”衍意终未释。后来做了一任曲阳令，诛获剧盗，仍然不得超迁，坎终身，惟著述甚富，传诵当时。后人谓光武知人，尚失冯衍，几拟衍为贾长沙即贾谊。董江都一流人物，说亦难信，看官但阅《冯衍列传》，自有分晓，毋庸小子哓哓了。叙入鲍永，所以阐扬桓鲍夫妇之前行，至附评冯衍，阴短文人，亦自有特见。

　　且说光武帝援据谶文，始登大位，因见人心悦服，诸事顺手，乃将赤伏符作为秘本，事多仿行。符中曾有谶语云：“王梁主卫作玄武。”玄武系水神名号，光武帝以为司空一职，管领水土，想符中玄武名目，当是司空代词。可巧王梁为野王县令，当即遣使召入，擢梁为大司空。王梁履历已见第八回中。梁自随光武帝，平定邯郸，便令他出宰野王。至入任司空，才未称职，年余罢去，改用长安人宋弘。弘曾为哀平时侍中，王莽使为共工，及赤眉入关，胁弘就职，弘投入渭水，经家人救出，佯作死状，始得免归。光武帝闻他清正有操，特征为大中大夫。弘正色立朝，仪容端肃，更为光武帝所称赏，乃迁为大司空，使代王梁后任，加封栒邑侯。弘持身俭约，所得俸禄，分赡九族，因此位列公卿，不啻寒素。光武帝体贴入微，徙封弘为宜平侯。宜平采邑，比栒邑为多。弘仍分给族里，家无余资。尝荐沛人桓谭为给事中，为帝鼓琴，辄作繁声。弘朝服坐府第中，召谭加责，不稍徇情。既而光武帝大会群臣，复使谭入殿弹琴。弘正容直入，惹得谭手足失措，弹不成声。光武帝未免惊异，顾问桓谭。谭尚未及答，弘离席免冠，顿首谢罪道：“臣荐谭入侍，无非望他忠诚辅主，称职无惭。不料他诡道求合，反令朝廷耽悦郑声，这是臣所荐非人，理应坐罪！”光武帝闻言改容，仍令戴冠，嘱谭退席，不复听琴。弘更别求贤士，引为侍臣。一夕入宫进谒，见御座旁所列屏风，尽绘列女。光武帝屡次顾及，弘即从旁进规道：“未见好德如好色，圣训果不谬呢！”光武帝听着，即命将屏风撤去，向弘微笑道：“闻善即改，卿以为何如？”弘答说道：“陛下德业日新，臣不胜喜庆呢！”光武帝有二姊一妹，长姊名黄，次姊名元。元即邓晨妻室，先已殉难。见前文第四回。妹名伯姬，已嫁李通为继室。建武二年，追封次姊元为新野长公主，又封长姊黄为湖阳长公主，妹伯姬为宁平长公主。召通入卫，封固始侯，拜大司农。独湖阳长公主，方在寡居，光武帝怜她岑寂，特与语及大臣优劣，微窥姊意。公主说道：“我看朝上大臣，莫如大司徒宋公，威容德器，非群臣所可及！”光武点首道：“我知道了。”光武颇重名节，奈何欲姊再醮？待至宋弘进见，乃令公主坐在屏后，自出语弘道：“俗语有言：‘贵易交，富易妻，’这也是常有的人情，卿可知此否？”弘正色道：“臣闻贫贱交，不可忘；糟糠妻，不下堂！”光武帝不待说毕，便回顾公主道：“事不谐了！”公主怏怏返入，弘亦徐徐引退，一场婚议，从此打消。小子有诗赞宋弘道：

　　夫宜守义妇宜贞，礼教昌明化始成；

　　毕竟宋公能秉正，糟糠不弃两全名。

　　帝姊不得再婚，帝后却已册定。欲知何人为后，请看下回再详。

　　----------

　　刘永刘扬，虽系汉家支裔，与盗贼不同，然皆非帝王气象，不足有为，遑问一刘盆子？但盆子固非欲为帝者。一介童子，为盗所掠，得充牧牛小吏，幸全生命，已自知足。无端被迫，胁使为帝，惶怖之念，出自真诚，观其承受兄教，向众宣言，亦非蚩蚩无知者比。厥后之得保首领，廪禄终身，亦天之所以报其谨厚耳。永、扬皆死，而盆子不死，有由来也。彼湖阳长公主之寡居，度其年已逾三十，就令不耐守孀，光武亦宜正言晓谕，完彼贞节。万一不可，亦惟有代为择偶已耳。乃使之自择大臣，且令其坐诸屏后，公然炫鬻，微宋弘之守正不阿，岂非导人为不义之行，使之易妻娶孀乎？光武为中兴令主，犹有此失，而宋公之威容德器，诚哉其不可及欤！

第十三回·陷虎穴金星解厄 双叉岭伯钦留僧:

诗曰：

　　烈士英雄只有君，岂容投降作番臣。

　　捐躯赴难成全节，喜得仙师到解分。再说仙母到来，狄元帅、五将都看见他是道姑打扮，也闻吩咐脱伦之言。众将听了，不觉哈哈大笑，说：“元帅，我们只道缓一刻就做刀头之鬼，如今看起来杀不成了。只因元帅与八宝公主有宿世良缘之份，倒要在单单国来做驸马了。”元帅喝道：“休得胡说，死了为妙。”廷贵听了，哈哈大笑，说：“元帅你为人好无见识，岂不闻在生一日，胜死千年。在单单国招了驸马，总是我们众人天天要吃喜酒了。元帅好不快活也，岂不是两全其美！”元帅听了，大骂：“好狗才！说什么鬼话！此事是你之过，害了本帅，还敢再言！”焦廷贵不敢再说。狄元帅想道：“本帅只道这番婆学得旁门法术，原来他乃庐山圣母的徒弟，所以有这样神通。倚着仙传法宝，拿捉将士，如同反掌。本帅只道我的师父神通广大，岂知庐山圣母法力更是高强。拿了本帅，我师父罪之无及。若还不是圣母到来，此时众人已分为两段。如今谅情六人性命无妨，虑只虑要本帅成亲，如何是好？”不题狄元帅有虑，且说圣母来到外朝门，门官一见，喝道：“你这道姑，那里来的？这是什么所在，你好没分晓也！”圣母说：“贫道乃庐山圣母，公主娘娘之师，有事而来，快去报知狼主。”门官一闻此言，速忙人报很主得知。狼主想道：“女儿师父有何事情，离却仙宫来到孤国？”即忙降旨，众文武出迎。停一会，圣母已到银銮殿，正要稽首，狼主一见，下殿还礼，请圣母坐下，有小番献上净茗。狼主开言说道：“不知仙母到来，有何见教？须当指示明白。”圣母说：“狼主，贫道到来，非为别事，只因宋将狄青奉旨征西，走差路途，此乃平常之事。占关斩将，是他差处，我徒弟拿他不为过。但这狄青，一来乃是宋朝保国之臣，二来与公主夙有姻缘之分，目下正是完叙之期。故此贫道特地前来说明白，祈狼主须听贫道之言，把公主娘娘配与狄青，好接承后代，两国永不动刀兵，单单从此亦永康矣。”狼主听罢大悦，微笑道：“承蒙仙母到来指示说明，方知因由，险些误杀小将。”既忙降旨：“着小番往西郊赦了六员大将，来见孤家。”小香领旨，飞奔出朝去了。此时圣母也要辞别，回归仙府。狼主相留，说到：“待孤家宣女儿上殿陪侍，以尽师徒之情。”圣母说：“狼主，无别的话叙谈，不消劳动公主了。”说完，抽身拜辞，出朝门而去，把拂尘一展，驾上云头。君臣频步相送。圣母回归仙洞，将言复达王禅老祖师，不必细表。且说番王放赦了狄青六人，原在朝外，番王独宣狄青上银銮殿。狼主一见，说声：“狄青哎，今日本该把你斩首，只因公主的师父到来，说你与公主有宿世良缘，所以赦你转来，说个明白。你不必推辞，在吾邦作个驸马，岂不贵似玉叶金技？”狄元帅听了，说声：“狼主，君臣之义，狄青略知三分。臣身为天朝将士，奉旨征西，身受王命，虽有庐山圣母之言，岂可忘公而先为私事乎？狼主，此事决然难依。”番王听了，哈哈冷笑，说：“好一个硬性之人！难道你生长中原不读诗书？一些时务不识，不达权变。在我邦贵为驸马，岂不胜身死在外邦？真乃匹夫也！”狄元帅说：“狼主你自己不知君臣之义，反怪我不识时务，不达权变。休得轻见于我，我狄青一点丹心报国，何人希罕你外邦玉叶金技之贵？却不知道我何等之贵！南清宫狄太后是我姑娘，我乃当今万岁御表亲，比你这里下国荣华，如泥如土，只好自谈自赞。待我征服得西辽，完了公事，还朝复旨，奏知圣上，免你入贡三年，可能做得来。若要在你邦为驸马称臣，除是红日出西，铁花开放。”番王听罢，说：“狄青，你征西还国之念休想！活也活在我国，死也死在我国，仙母之言，岂得违误！你征西还国，孤家决然难容。”狄元帅听了，说：“狼主，你要我投顺成亲，不如依然斩了我狄青，以全臣节，免得遗臭万年，感恩不浅了。”此时番王听了仙母之言，要招赘这狄青，奈他心如铁石，执意不从，甘心待死。这番王苦劝他不依，又罢不得的。忽在班中闪出一位大臣丞相，名唤达垣，启奏：“待臣同归府内，从缓而言，劝他从顺便了。”番王闻奏说道：“既然如此，凭卿家劝从他，孤家所深愿。”众臣退班。达垣太师带回六位英雄，请往行内，整顿衣冠，以礼恭迎进府，一同坐下。众弟兄五人，问着元帅：“番王放了我们，有何言语？”元帅把他要招亲之由一一说知。张忠听了，说：“元帅，外国招亲，原非礼也。但是仙母前来吩咐，料必是姻缘所定。识时务者为俊杰，不如权且应允了，然后再作道理，如何？”元帅说：“张贤弟，你说那里话来？国度走差，应该有罪，正中庞洪陷害机谋。若平服得西辽，还可将功抵罪，如若成了亲，在此为臣，万年遗臭。”张忠不敢再言，五人也不做声。有达垣宰相重重解劝，元帅全然不允。此时天色将晚，达垣吩咐摆上酒筵相待。英雄六人是夜在相府住宿，慢表。且言狼主还至贤德宫，番后母女俯伏迎接。狼主坐下，番后娘娘说声：“狼主，女儿拿来南朝六将，未知如何发落？”狼主说：“御妻有所不知，女儿曾对孤家说过，不可伤害了狄青六人，所以孤家劝他投降为臣。岂知这狄青铁石心肠，执意不允投降我邦。”番后说：“若此，如何处决？”狼主说：“孤家劝他不从，正在没主意时，有兵部脱伦奏说：狄青奉旨提兵，征伐西辽，走差国度，是个无能之辈，要他降投何用？所以将他斩首。”狼主说话未完，公主好不着急，忙说：“父王不知可曾将他斩首否？”狼主说：“脱伦这句话，孤家若然不依，犹恐满朝文武不服，所以将他六人押至西郊去了。”公主听了，一发着急起来，满身犹如烈火焚炙一般，坐立不安，说：“父王哎，并不是女儿护庇南朝将土，只因他赫赫威仪，英雄无敌。前者大破西辽，外邦远国，谁人不知，岂非大宋栋梁之将？我邦将士，没谁及得这等英雄。六人降顺我邦，何为不美？父王为何定要把他斩首？女儿之言不准，外臣之言却依，可惜六位英雄了。”这公主是个智人，若单说狄青，犹恐父王起疑，故把六人统说。番王焉能醒悟其意，说声：“女儿哎，并非你言不是，依了臣言。只为他不肯投降，甘心待死，叫为父也没奈何。”公主说：“父王，只恐大宋知道了，中原上国，岂少英雄猛将，兴兵前来征伐，如何是好？结怨已成仇敌，我国于戈永无宁息。”狼主听罢，摇首道：“女儿你不必心烦。幸得六人尚未开刀，亏得你师父圣母到来，说你与狄青有宿世姻缘之分，劝为父饶了六人，招赘狄青为婿。仙母之言，岂可违逆？所以六人还在。”那公主听父王说要招赘狄青之言，无限羞愧，粉脸泛出桃花来，低头不语。狼主正要开言，番后说：“狼主，妾想仙母之言，谅非虚谬。但不知狼主意下如何？”番王听了，微微笑说道：“仙母指示，怎能不依？姻缘乃前生所定，愿把女儿与狄青配偶。”番后说：“狼主，你须如此，狄青不肯如何？”番王说道：“他执意不从。孤家苦劝他多少，只是不依。今交与丞相达垣劝解去了。”番后说：“狼主，到底狄青生得人品如何？”番王哈哈发笑说：“御妻，这狄青生来人材出众，半度魁雄，岩岩气概，磊磊丈夫，慷慨宜人，不似我邦单单国中的人，我邦谁人及得这员南邦小将？如若与女儿配合，却是佳偶相当。”番后说道：“狼主，但狄青必不允从，如之奈何？”番王说：“如若不是姻缘，难以勉强。古言姻缘该配合，琴瑟可调和。”番后听了，微微含笑。独有公主面惭不语。是夜天色已晚，叙谈一会，叙后辞别父王母后，回到自己宫中。公主闻知父王允婚，这狄青却自愿推却联婚，心中闷闷不乐，怨着狄青。正是：

　　人情难比鸳鸯义，物证浑如并蒂莲。

第十四回·心猿归正 六贼无踪: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

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

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

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

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

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

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

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

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

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第十五回·蛇盘山诸神暗佑 鹰愁涧意马收缰:

　　◎忠烈萧景茂、漳州龙溪隔洲里人，儒而有文，以谨厚信于乡里。后至元间，漳寇乱，景茂率乡人立栅保险，坚不可破。会旁里有人导之从间道入，景茂被执，贼使拜，曰：“汝贼也，何拜？”贼欲肋之降，以从民望，景茂骂曰：“逆贼！国家何负汝，而反？汝族汝里何负汝而坐累之？”贼相语曰：“吾杀官军将吏多矣，至吾砦，皆蓄靡求生，未有若此饿夫之倔疆者。察其志终不为吾用，留之只取辱耳。”遂缚之于树，其肉，使自咽之，且嚼且骂曰：“我食我肉，无若汝贼行将万段，狗彘弃不食。”贼怒，绝其舌而死。又江州路总管李黼，字子威，汝宁人。泰定丁卯，状元及第，至正十年庚寅，来守是郡。政修民和。明年辛卯夏五月，红巾寇逼淮西，公即申告江西行省，以谓九江为豫章藩屏之地，蕲黄乃九江唇齿之邦，不可不早为进兵守护。或者非其过虑。公乃张文榜以谕民曰：“为臣死忠，为子死孝，在黼之分，惟知尽死守土而已，所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者也。”闻者悚然。秋九月，寇侵靳黄属邑，公复上言，宜速乘机进援。苟淮西失守，长江之险，与彼共之，非所恃矣。行省不报，既而斩州陷。冬十月，黄州陷。十一月二十五日，行省平章秃坚不花，奉中书省命，领兵至。公极陈攻守之策，秃坚不花以堤备把截为辞。越明年壬辰，春正月初二日，行省左丞孛罗帖木儿、奉总兵御史大夫领枢密院也先帖木儿命，领兵进攻淮西，亦来屯住，逗留不前。十四日，武昌陷，十六日，藩王大臣官民舟航蔽江而下，我民解散。十九日，秃坚不花、孛罗帖木儿皆遁去。僚佐司属悉为一空。公亟发廪赈民，收召士卒。数日，稍辑，机务繁剧，不遑寝食。以二十三日卧病。然犹扶惫乘肩与领兵出境。行省以公忠诚昭著，授本省参知政事，行江州南康军民都总管，便宜行事。二月初九日，秃坚不花惧台宪公议，自三山移兵入城。十一日，寇忽至城下甘棠湖，纵火焚西门。公立城上，身当矢石。秃坚不花从北门遁去。日中，势益炽，分众攻北门，城遂陷。公犹执铁挝指挥左右迎战。众惊溃，公被执，肋以刃，不肯降。口骂不绝声，遂杀之。侄男秉昭亦遇害。初，武昌陷时，公谓子秉方曰：“我，国之守臣，当死此土，汝可奉母往下江依伯父，以存吾后。”秉方曰：“父死国，子死父，有何不可。”公怒曰：“汝不遵命，是不孝也。”秉昭亦告其兄曰：“兄不去，则叔父无后，不孝莫大于是。某当与叔父同死生矣，兄抚虑焉。”秉方不获已，买舟奉母夫人行。舟次何家堡，迟留不忍舍。公闻之，手批责以大义，遂去。不半月，公死。又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樊执敬，字时中，郓人。是年秋七月初十日，红巾自徽犯杭。时公守宿卫于省，有报已入北关门。省吏皆次第引去，公独被甲上马，率宿卫兵急出省。将救关，从者止之。公曰：“吾封疆之守，不守而去，是以私利废臣道。”行至清河坊口，遇他走将，又以兵孤且散，控其马首返。公怒，引佩刀斫其人曰：“城不守，何适？”遂跃马逆战以死，死时犹嚼齿骂不绝声。死之所，则天水桥也。又福宁州尹王伯颜，字伯敬，滨州人。由湖广行省知印，历官至兹任，抚字多方，政教大行。是年春，除福建盐运司同知。将行，会邻境贼众执颇张，州民群拥马前，拜且泣曰：“公、吾之父母，岂容舍我去？”方今兵戈逢起，公去，吾民将孰赖？”父老千余人词上司乞留公，遂复留。至秋，贼众自邵武间道迫福宁。公募民兵得一千五百余人，为守御备。冬十一月庚辰，贼进至青皎，屯杨梅岭。公与中子相引兵直抵其营，与战，破之。而益众，复进。我兵仅千余人，乃分为二道拒之，公以五百人还守州治。壬午，贼众万余，平旦攻西门。众寡不敌，吏卒奔溃。公独身奋以死自誓。俄，马中流矢，遂为贼所执，其魁首王兼善者，谓曰：“闻公廉能著称，欲屈再尹此州。”公厉声叱曰：“我天子守臣，义当杀贼，不幸败，有死耳。”魁怒，令公跪。公曰：“此膝岂跪贼耶？”魁益怒，令左右殴之。公曰：“我为人臣，当为国死。”乃啮舌出血，喷其面，骂曰：“杀我即杀，殴何也？”然可杀我，不可害吾民。官军旦暮且至，杀尔等无噍类矣。”会其执达鲁花赤阿撒都剌至，责之曰：“汝何得与王君同起兵拒我？”阿撒都剌股栗口噤，不能对。公曰：“吾义当起兵杀贼，何名拒汝？”因大骂不绝口，且曰：“吾死当为神以杀汝曹。”魁大怒，遂害之。临死，色不变，立而受刃，颈断，微有血如乳，时年七十矣。子相亦被执，魁欲官之。相曰：“汝逆吾君，又杀吾父，义不共戴天。我忠臣子，讵能事贼邪？”魁知不可屈，亦杀之。相妻潘氏逃民间，有恶少欲乱之，不从，执献魁。潘恸哭曰：“吾既失所天，义岂受辱？”乃绝不饮食，及共二幼女皆死。又溧阳儒学教授林梦正，字古泉，吾乡人，中书以著述荐，得官。是岁，贼众寇溧阳，获其魁张某，先生问曰：“尔何人也？”应曰：“我父为军千户，红巾入境，逼我父为帅，父以年老，不堪从事，令我代。”先生痛骂之曰：“尔之父祖，世为国家臣子，而尔忍伪耶？”既而其势复盛，竟夺张去，下令曰：“生得林教授者有赏，先生匿他处，搜得。”张曰：“前日骂我者非尔邪？”先生曰然，张曰：“降，我则俾尔为元帅，同享富贵。”先生曰：“尔伪也，我何为降？”再三，终不屈。缚于树，不解衣冠而杀之。又江浙行省员外郎杨乘，字文载，滨人。蚤为天官小史，辟中书参议历。掾官至谷城介休二县尹，拜监察御史，擢今任。是年，杭州陷，公与郎中赫德尔、王仲温、员外月忽难、都事张镛、俱坐黜。公退居松江之青龙镇。后御史台以公等职在赞理，不当罪，宜复其官爵。上之，事遂白。十六年丙申，淮人陷平江，连陷松江。秋七月十八日，遗所署官吴县丞张经等、赍礼币造请。公遣人告曰：“吾废处田时久，不足以辱使者。吾当择日受命，请以币置里门外。”经等如其言，公命子卤具牲醴告祖称。既竣事，复命酒饮。逮暮，起行后圃中，顾西日晴好，慨然吧曰：“晚节如是，足矣。”命卣等治畦，处置家事，如平日。抚其孙虎林，若怡怡自得也。归，坐至夜分，二子立侍。命曰：“二子行且休，吾将就寝。”公俭约，无姬侍，其燕息寝处人莫得与俱。诘旦，卤等怪寝门未启，发视之，则公已自经，得手书遗语，大意言死生昼夜之理，且以得全晚节为快。又西台监察御史张公、谢职居雄山县。而陷贼，贼魁者素闻公有治绩，置公上坐，肋之受伪官。公唾骂之，遂缚公妻奴九人至前。先杀妾，次杀子女以及妻，每杀一人，则谕公曰：“御史若降，余可免。”公弗为动容，其骂如初。魁怒：拽下坐，杀之。此在至正辛卯秋八月间。公讳桓，字彦威。南村野史曰：天下之事战争，十有余年于兹矣。为臣辱国，为将辱师，败降奔窜，不可胜计。甚者含诟忍耻，偷生冒荣，以为得志，名节大闲，一荡去弗顾。求其忠义英烈，于千百之中莫克什一。噫！忠义英烈虽出于天性，要亦讲之有素，处之甚安。故于造次颠沛之际，决然行之而无疑。如李总管黼、王州尹伯颜、樊参政执敬、张御史桓、林教授梦正、萧处士景茂之杀身成仁，视死如归，是必讲之熟而处之当。一旦出于人所不肯为，遂以惊动天下，而精英忠烈之气在宇宙间与嵩华相高者，自不容泯。若桓之居在闲地，乘之久坐废黜。梦正之分颛讲教，视握将帅之权，受民社之托，任大而责重者，有间矣。一皆从容就义，是尤难也。景茂、里中一儒生耳。初未尝得斗升之禄以养其父母，尺寸之组以荣其身，始于保民，终于保国，临大节而不可夺，古称烈丈夫，又岂能过是与？至于子为父死，妇为夫死，声光赫奕，照映史册，使百世而下，知纲常大义之不可废，天理人心之不可灭如此，其有功于名教为何如。是亦深仁厚泽涵养所致，孰谓百年之国而无人哉！

　　◎瘗鹤铭瘗鹤铭，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鹤，寿不知其纪也。壬辰岁，得于华亭。甲午岁，化于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廖廓耶，奚夺之遽也，乃裹以玄黄之币藏兹山之下。仙家无隐，我故立石旌事，篆铭不朽。词曰：相此胎禽，浮丘著经，乃徵前事。我传尔铭，余欲无言。尔其藏灵，雷门去鼓。华表留形，义惟仿佛。事亦微冥，尔将何之。解化惟宁，后荡洪流。前固重扃，右割荆门。历下华亭，奚集真侣。瘗尔作铭，丹阳外仙尉江阴真宰。右刻在镇江焦山下顽石上，潮落方可模。相传为晋王右军书。惟宋黄睿东观余论、云为陶隐居书。良是。其曰：今审定文格字法，殊类陶弘景。弘景自号华阳隐居，今号真逸者，岂其别号与？又其著真诰，但云己卯岁，而不著年名，其他书亦尔。今此铭壬辰岁甲午岁，亦不书年名。此又可证云。壬辰岁、梁天监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按隐居天监七年东游海岳，权驻会稽。永嘉十一年乙未岁，始还茅山。其弟子周子良仙去，为之作传。即十一年十三年正在华阳矣。后又有题丹阳尉江阴宰数字，当是效陶书故题于石侧也。王逸少以晋惠帝大安二年癸亥岁年五十九，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岁卒，则成帝咸和九年甲午岁，逸少方年二十三。至永和七年辛亥岁，年三十八，始去会稽闲居，不应二十三岁已自称真逸也。又未官于朝，及闲居时，不在华阳，以是考之。决非王右军书也审矣。欧阳文忠公以为不类王右军法，而类颜鲁公；又疑是顾况，云道号同；又疑王瓒；皆非。睿字长孺，号云林子，邵武人。又董迥书跋第六卷，载南阳张举子厚所记云：瘗鹤铭、今存于焦山。凡文章句读之可识及点书之仅存者，百三十余言。而所亡失几五十字。计其完书盖九行，行之全者二十五字，而首尾不预焉。熙宁三年春，余索其逸遗于焦山之阴，偶得十二字于乱石间，石甚迫隘，偃卧其下，然后可读，故昔人未之见，而世不传，其后又有丹阳外仙江阴真宰八字。与华阳真逸、上皇山樵为似是真侣之号。今取其可考者，次序之如此，又董君自书其后云：《文忠集古录》谓得六百字，今以石校之，为行凡十八，为字二十五，安得字至六百？疑书之误也。余于崖上又得唐人诗，诗在贞观中已列铭后，则铭之刻非顾况时可知。《集古录》岂又并诗系之耶？君子彦远，号广川，东平人。又国朝郑杓《衍极》第二卷，论瘗鹤铭，而刘有定释云：渊州图经，以为王羲之书。或曰：华阳真逸、顾况号也。蔡君谟曰：瘗鹤文非逸少字，东汉未多善书，惟隶最盛。至于晋魏之分，南北差异，钟王楷法，为世所尚。元魏间，尽习隶法。自隋平陈，中国多以楷隶相参。瘗鹤文有楷隶笔，当是隋代书。曹士冕曰：焦山瘗鹤铭，笔法之妙，为书家冠冕。前辈慕其字而不知其人。最后云林子以为华阳隐居为陶弘景，及以句曲所刻隐居朱阳馆帖参校，然后众疑释然。其鉴赏可谓精矣。以余考之，一本，山樵下，有书字。真宰下，有立石二字。一本，我传尔铭、作出于上真，尔其藏灵，作纪尔岁辰。张举本，作丹阳外仙。邵亢本，作丹阳仙尉。又有作丹阳外仙尉者，且中间词句亦多先后不同。尚俟舟过杨子，手自模印，以稽其得失之一二，可也。

　　◎风入松吾乡柯敬仲先生（九思）际遇文宗，起家为奎章阁鉴书博士，以避言路居吴下。时虞邵庵先生在馆阁，赋《风入松》长短句寄博士云：“画堂红袖倚清酣，华发不胜簪。几回晚直金銮殿，东风软，花裹停骖。书诏许传宫烛，香罗初翦朝衫。御沟冰泮水ソ蓝，飞燕又呢喃。重重帘幕寒犹在，恁谁寄、锦字泥缄。报道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词翰兼美，一时争相传刻，而此曲遂遍满海内矣，“翦”、一作“试”。

　　◎四卦睦人邵玄同先生（桂子）尝作忍默恕退四卦，揭之坐隅，真得保身慎言吉矩知止之道者矣。其忍卦曰：忍、亨。初难终吉。利君子贞，不利小丈夫。彖曰：忍，刚发乎内柔制乎外，故亨。初若甚难，乃终有吉。唯君子为能动心忍性，不利小丈夫，其中浅也。象曰：刃在心上，忍。君子以含容成德，初一，小不忍则乱大谋。象曰：小不克忍，成大乱也，次二，必有忍，其乃有济，象曰，能忍于中，事克济也。次三，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亲。象曰：一朝之忿，至易忍也。亡身及亲，祸孰大焉。次四，出于跨下，以成汉功，韩信以之，象曰：跨下之辱，小辱也。成汉之功，大功也。次五，张公艺九世同居，书一忍字以对于天子。象曰：同居之义，忍克致也。积而九世，有容德也。上六，血气方刚，戒之在斗。象曰：方刚之气，忍则灭也。形而为斗，自求祸也。其默卦曰：默、无咎，可贞，不利有所言。彖曰：默，不言也。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故无咎。默以自守，其道可贞也。不利有所言，尚口乃穷也。象曰：口尚玄曰默。君子以去辨养静。初一，守口如瓶，终吉。象曰：守口如瓶，谨所出也。其初能默，终则吉也。次二，多言不如守中。象曰：言不如默，得中道也。次三，驷不及舌，有悔。象曰：驷不及舌，滕口说也。一言之失，悔何追也。次四，无以利口乱厥官，卿士戒之。象曰：位高而言轻，亦可戒也。次五，圣人之教，不言而信。象曰：不言而信，渊默之化也。上六，君子之道，或默或语。象曰：时然后言，默不可长也。其恕卦曰：恕、有孚，终吉。彖曰：恕之为道，善推其所为而已。以己之心，合人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故有孚。能以一言终身而行之，其吉可知矣。象曰：如心，恕，君子以明好恶、同物我。初一，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象曰：强而行之，恕之始也。行而不已，违道不远也。次二，君子有吉矩之道。象曰：吉矩之道，恕也。次三，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必逮夫身，象曰：拂人从欲。身之也。次四，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象曰：立而达，恕以从人也。次五，圣人与众同欲。象曰：与众同欲，圣人之恕也。上六，责己重以周，待人轻以约。象曰：待人之法，可用恕也。责己之道，不可自恕也。其退卦曰：退，勿用有攸往，彖曰：退，止也。勿用有攸往，知止也。日中则退而昊，月盈则退而亏。四时之运，成功者退，而况于人乎？退之时义大矣哉。象曰：艮止其所退，君子以晦藏于密。初一，退无咎。象曰：其进未锐，义无咎也。次二，难进易退。象曰：难进易退，可事君也。次三：兼人凶。象曰：兼人之凶，勇不知退也。次四，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象曰：知难而退，终无尤也。次五，终日如愚。以退为进。颜子以之。象曰：颜子之退，进不可御也。上六，负版升高，踬而不悔，象曰，负版升高，其道穷也。踬而不悔，亦可戒也。

　　◎点鬼录文章用事填塞故实，旧谓之点鬼录。又谓之堆垛死尸，见江氏类苑。

　　◎房中术今人以邪僻不经之术，如运气、逆流、采战之类，曰房中术，按《史》：周有房中药，《汉书·礼乐志》，高祖时，有房中词乐，唐山夫人所作。武帝时，有房中歌，又云：房中者，情性之极，至道之际，是以圣王制外乐以禁内情，而为之节文。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及迷者弗顾，以生疾而殒性命。《礼记·曾子问》：“众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注：“房中，妇人也。”然房中之谓，岂取此一书与？

　　◎妇女曰娘娘子、俗书也，古无之。当作襄。按《说文》：频扰也，肥大也，从女，襄声。女良切。其义如此。今乃通为妇女之称。故子谓母曰娘。而世谓稳婆曰老娘，女巫曰师娘，都下及江南谓男觋亦曰师娘，娼妇曰花娘，达旦又谓曰草娘，苗人谓妻曰夫娘，南方谓妇人之无行者亦曰夫娘，谓妇人之卑贱者曰某娘，曰几娘，鄙之曰婆娘。考之《风俗通》，汉何敞为鬼苏珠娘，按诛亭长龚寿。《隋书》：韦世康为绛州刺史，与子弟书云：况娘春秋已高，温清宜奉。《教坊记》北齐时，丈夫着妇人衣行歌，傍人齐和，云踏谣娘。《南史》：梁元徐妃与帝左右暨季江私通。季江曰：“徐娘虽老，尚犹多情。”又梁临川王宏侵魏，魏遗以《巾帼歌》曰：“不畏萧娘与吴姥，但畏合肥有韦虎。”谓韦睿吕僧珍也。《大业拾遗》：隋炀帝宫婢曰雅娘。《唐史》：张旭草书，见公孙大娘舞剑器而通神。又武承嗣闻乔知之婢窈娘美，夺取之。杜工部诗：“耶娘妻子走相送，”又：“黄四娘家花满蹊。”白乐天诗：“吴娘暮雨萧萧曲。”韦应物诗：“春风一曲杜韦娘。”柳子厚下殇女墓砖记：始名和娘。《乐府杂录》：张红红唱歌丐于市，韦青纳为姬。敬宗召入宫，号记曲娘。又《望江南曲》，始自朱崖李太尉镇浙西日，为姬谢秋娘所制。《明皇杂录》：呼白鹦鹉为雪衣娘。《甘泽谣》：武三思晚获一妓，曰绮娘。狄仁杰至，遂逃壁隙中，曰：“我天上花月之妖也。”《樊川集》：杜秋娘、年十五，为李妾，败，入宫，后坐谴归故里。又窦桂娘，父良，建中初，为汴州户曹椽。李希烈破汴州，取桂娘去。《李贺集》：贺撰申胡子篥歌成，翔客喜，擎觞起立，命花娘出幕，徘徊拜客。《刘宾客集》：泰娘，本韦尚书家主讴者。《河东记》：唐进士段何卧病，遇酗留诗而愈，《传奇》：崔氏旭旭婢曰红娘。《霍小玉传》：长安中，有媒氏鲍十二娘，薛苍驸马青衣也。《余媚娘叙录》：陆希声娶余媚娘。媚娘约媒曰：“陆郎中若必得儿侍由栉，须立誓不得不置侧室及女奴。”《图经》：“蚕神谓之马头娘”。《杜阳杂编》：南海贡奇女卢媚娘，工巧无比。《丽情集》：陈敏兄妾越娘，貌美。兄死，遂与狎。《续齐谐记》：齐颖寓山阴，夜见前宰妾万文娘。《墨庄漫录》：李后主令宫嫔娘，以帛绕脚令纤小，右略举一二，不能悉载。是则今之云云，皆有所本。然都下自庶人妻以及大官之国夫人，皆曰娘子，未尝有称夫人郡君等封赠者。载考之史，隋柴绍妻李氏，起兵应李渊，与绍各置莫府，号娘子军。唐平阳公主兵与秦王定京师，号娘子军。花蕊夫人宫词：“诸院各分娘子位。”韩昌黎有祭周氏二十娘子文。以此推之，古之公主宫妃，已与民间共称娘子。则今之不分尊卑，亦自有来矣。

　　◎古刻至正壬辰春，城平江，于古城基内掘得一碑。其文云：“三十六，十八子。寅卯年，至辰巳。合收张翼同为利。不在常，不在扬，切须款款细思量。且卜水，莫问米，浮图倒地莫扶起。修古岸，重开河，军民拍手笑可呵。日出屋东头，鲤鱼山上游。星从月里过，会在午年头。”右不晓所言何事，姑识之。或者以为三十六、四九也。张翼，巳竿之交也。今张太尉第行九四，而同首乱者适十八人也。岂其然与。

　　◎上头入月今世女子之笄曰上头，而倡家处女初得荐寝于人亦曰上头，花蕊夫人宫词：“年初十五最风流，新赐云鬟使上头。”又天癸曰月事，《黄帝内经》：“女子二七而天癸至，月事以时下。”又曰：“女子不月。”《史记》：“济北王侍者韩女，病月事不下，诊其肾脉，啬而不属，故曰月不下。”又“程姬有所避、不愿进”。注：天子诸侯、群妾以次进御。有月事者，止不御，更不口说。故以丹注面目的的为识，令女史见之。王察《神女赋》：“施玄的的”，即上所云也。然入月二字尤新，王建宫词：“密奏君王知入月，唤人相伴洗裙裙。”

　　◎人腊至正乙巳春，平江金国宝、袖人腊出售。余获一观。其形长六寸许，口耳目鼻与人无异，亦有髭须，头发披至臀下，须发皆黄色，间有白发一根。偏身黄毛长二分许。脐下阴物，乃男子也，相传云：至元间，世皇受外国贡献，以赐国公阿你哥者。无几何时即死，因剖开背后，剜去肠脏，实以他物，仍缝合烘干，故至今无恙。按汉武故事：东郡送一短人，长七寸，名巨灵。《神异经》：西海有一鹤国，人长七寸。《山海经》：有小人国，名靖人，诗含神雾。东北极有人长九寸，殆为此小人也。“靖”或作“净”，音同，然古尺短。今六寸，比之周尺，将九寸矣。则所腊者，岂其人与？

　　◎张翰林诗“天子临轩授钺频，东南无地不红巾。铁衣远道三军老，白骨中原万鬼新。义士精灵红贯日，仙家谈笑海扬尘。都将两眼凄凉泪，哭尽平生几故人。”此至正辛丑间，张蜕庵承旨翥、在都下寄浙省周玉坡参政（伯琦）诗也，夫翰苑词臣而寓言如此，则感时之意从可知矣。

第十六回·观音院僧谋宝贝 黑风山怪窃袈裟:

○储宫 太子妃［附］ 公主

　　◇储宫

　　《周易》曰：黄离元吉，象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

　　尚书［《太平御览》一百四十六作尚书大传，下同。］曰：惟四月，太子发上祭于毕，下至於盟津之上，乃告司马司徒司空。

　　又曰：太子发升于舟，中流，白鱼入于舟，王跪取出，俟以燎，群公咸曰：休哉。

　　《尚书大传》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诸侯来朝迎於郊者，问其所不知也。

　　尚书《洪范五行传》曰：心之大星，天皇也，其前星，太子也，后星，庶子也。

　　《礼记》曰：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凡入学以齿。

　　又曰：文王之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鸡初鸣而衣服，至於寝门外，问内竖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竖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则内竖以告文王，文王色忧，行不能正履，王季复膳，然后亦复初，食上必在视寒暖之节。

　　又曰：国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

　　又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齿於学之谓，其一知父子之礼，其二知君臣之义，其三知长幼之节，故学之父子焉君臣焉长幼焉，一人元良，万国以贞，世子之谓也。

　　《左传》曰：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太子之礼举之，接以太牢，士负之，士妻食之，公与文姜宗妇命之。

　　《白虎通》曰：天子之太子诸侯之世子皆就於外者，尊师重先王之道也，故曲礼曰：礼闻来学，不闻往教也。

　　《贾谊书》曰：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发，嗜鲍鱼，公不与，曰：鲍鱼不登俎，岂有非礼而可养太子哉。

　　《春秋外传》曰：灵王二十二年，穀洛龙斗，将毁王宫，王欲壅之，太子晋谏曰：晋闻古之长民者，不隳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竭泽，灵王不从。

　　又曰：师旷见太子晋曰：吾闻太子之语，高於太山，原闻一言，太子曰：吾闻太师之来，喜而又惧，汝知人年长短吉凶也，师旷曰：君色赤，君声清，火色不寿，太子曰：然，却后三年，吾上宾于帝，汝慎无言，殃将及汝，太子时年十五，后三年而卒。

　　《史记》曰：厉王出奔彘，太子静匿召公之家，国人闻，乃围之，召公以其子以代太子，太子得脱，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十四年，厉王死，太子静长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是为宣王也。

　　又曰：上欲废太子，立赵王如意，大臣谏争，未得坚决，张良为画计曰：顾上不能致者，商山四人，今能无爱金玉，使太子卑辞厚礼，迎此四人，则一助也，於是四人至，侍太子入宴，年皆八十馀，眉鬓皓白，衣冠甚伟，上怪问之，四人各以名对，帝大惊曰：吾求公数岁，常避逃我，今何从吾儿游，四人去，上目送之，指示戚夫人曰：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可动矣。

　　《汉书》曰：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内太子宫，太子幸爱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时，王夫人梦日入其怀，以告，太子曰：此贵徵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是为武帝。

　　又曰：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母曰许皇后，宣帝微时，生民间，年二岁，宣帝即位，八岁立为太子，壮大柔仁好儒。

　　又曰：孝成皇帝，元帝太子，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宫，生甲观画堂，为世嫡皇孙，宣帝爱之，字曰太孙，常置左右，年三岁而宣帝崩，元帝即位，帝为太子，壮好经书，宽博谨慎，初居桂宫，上尝急召，太子出龙楼门，不敢绝驰道，西至真城门，得绝乃度，还入作室门，上迟之，问其故，以状对，上大悦，乃著令太子得绝驰道。

　　《东观汉记》曰：建武时，天下垦田不实，诏下州郡检其事，帝见陈留牍上有书曰：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帝诘吏由趣，吏不服，抵言於长安街得之，帝怒，时明帝年十二，在幄后曰：吏受郡敕，当欲以垦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河南南阳不可问，对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帝令诘问，乃首服，如显宗言。

　　《魏略》曰：太祖不时立太子，太子自疑，是时高元吕者，善相人，乃呼问之，对曰：其贵不可言，因问寿几何，元吕曰：甚寿，至四十，当有小苦，过是无忧，后无几而立为太子。

　　《魏志》曰：明帝，文帝太子，生而爱之，常令在左右，数岁而有歧嶷之姿，武帝异之曰：我基於尔三世矣，每朝宴会同，与近臣并列帷幄，好学多识，特留意法理。

　　《吴志》曰：孙登，权长子也，立为太子，选置师傅，诠简秀士，以为宾友，诸葛恪为左辅，张休为右弼，顾谭为辅正，陈表为翼正，为四友於东宫，号为多士，登镇武昌，或时猎，当由径道，常避远良田，不践苗稼，至所憩止。又择空闲之地，不欲烦民。

　　王隐《晋书》曰：初，武帝未为世子，文帝问裴秀，人有相否，秀曰：中抚军立，发至地，手过于膝，人望既茂，天表如此，非人臣之相。

　　又曰：愍怀太子名遹，少聪惠，帝爱之，六七岁时，帝夜望火，太子牵上衣裾，使入闇中，上问其故，太子对曰：暮夜仓卒，宜备非常，不当亲近火光，令人照见。

　　《世说》曰：晋明帝数岁，在元帝处坐，时有人从长安来，帝谓曰：尔言长安日远，明帝曰：只闻人从长安来，不闻从日边来，日固宜远，帝大嗟赏，明日，群僚并集，帝更问，乃答云，日近，帝失色，乃谓曰：何以昨语异，答曰：出门见日，不见长安，众莫不嗟叹。

　　【诗】梁刘孝威重光诗曰：重光，储后宣制义也，赫赫重光，明明二圣，帝作储述，礼和乐正，中衢置樽，高堂悬镜，其酌不穷，其明逾盛，德音孔昭，民胥攸咏，明明二圣，赫赫重光，风神洒落，容止汪洋，瞻彼谈扇，载抑载扬，何斯天辩，如珪如璋，颜闵函席，游夏升堂，以卿以士，惟公惟王，思媚储后，顾哉乐康，芃芃黍苗，阴雨膏之，诜诜缨冕，储王道之，道之以礼，齐之以仁，理则探圣，言则穷神，训于四国，覃于万民。

　　又奉和简文帝太子诗曰：太子天下本，元良万国贞，周朝推上嗣，汉世惭重明，前星涵瑞采，洊雷扬远声，三善传乐正，百行纪司飞，九流遍已辩，七经咸所精，博闻强子政，高才凌长卿，礼尊逾屈己，德盛益卑情，仙气贻锺相，儒道推桓荣，延贤博望苑，视膳长安城，园绮随金辂，浮丘侍玉笙，智囊前殿笏，端士后垂缨，九仙良所重，四海更东倾，班输同举乘，甲观齐蓬行，［《初学记》十作瀛。］

　　【赋】魏卞兰赞述太子赋曰：超古人之遐迹，崇先圣之弘基，躭八素之秘奥，遵二仪於大猷，正往昔之常弊，定当世之旧仪，禀休和之上性，应五百之运期。著典宪之高论，作叙懽之丽诗，越文章之常检，扬不学之妙辞，蹈布衣之所难，阐善道而广之，道无深而不测，术无细而不敷，论古贤以叹息，睹懿德以欢娱，历精思於训籍，忽日移而忘劬，虽明略而无上，犹博纳以自扶，宾故老以劝俗，讽六经以荣儒，嘉通人之达节，笑俗士之守株，匿天盛之严厉，扬恺悌之和舒，惟凡百之咏德，感恩惠之有馀，信清风之休著，非臣下之敢虚，乃作颂曰：明明太子，既叡且聪，博闻强记，圣思无双，猗之左右，如虎如龙，八俊在侧，旁无谀凶，富不忘施，尊而益恭，研精书籍，留思异同，建计立议，廓然发蒙，天下延颈，歌颂德音，闻之於古，见之於今，深不可测，高不可寻，创法万载，垂此休风。

　　【箴】晋温峤侍臣箴曰：勿谓其微，覆篑成高，勿谓其细，巨由纤毫，故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话言如丝，而万里来享，无以处极，而利在永贞，是以太子之在东宫，均士抗礼，以卑厥情，入学齐齿，言称先生，不以贤自臧，不以贵为荣，思有虞之蒸蒸，尊周文之翼翼，晨昏靡违，夙兴晏息，师傅是瞻，正人在侧，屏彼佞谀，纳此亮直，故傅敬德义，臣思尽忠，或稽古训导，惟道之不融，或造膝诡辞，惧咎之蕴崇，惴惴兢兢，思二雅之遗风，鉴乎九三，天禄永终，近臣司规，敢告常从。

　　周王褒皇太子箴曰：臣闻教化爰始，咏歌不足，政俗既移，风雅斯变，伏惟皇明御宇，功均造物，改文为质，斫雕成素，皇太子洊雷居震，明两作离，春夏干戈，秋冬羽籥，叔誉惭五称之对，师旷降四马之恩，窃以太史官箴，虞书所诫，永树芳烈，丞相所以垂文，深睹安危，太傅以之陈训，敢自斯义，献箴云尔，天生蒸民，司牧斯树，咸熙庶绩，式昭王度，惠民垂统，元良继体，丽止离晖，惟机天启，令问令望，闻诗闻礼，从曰抚军，守曰监国，秋坊通梦，春宫养德，桓荣献书，荀攸观则，元子为士，齿卿命秩，朝服寝门，回车作室，正阳君位，乔枝父道，臣子所崇，忠孝为宝，勿谓居尊，祸福无门，勿谓亲贤，王道无偏，无为虑始，无为事先，损之又损，而全之亦全，无往不复，无平不陂，美疹甘言，鲜不为累，则哲惟难，知人未易，居室为善，分阴无弃，亡保其存，危安其位，神听不惑，天妖斯忌，文昌著於前星，秬鬯由於守器，庶僚司箴，敢告阍寺。

　　隋戴逵皇太子箴曰：无谓父子无间，江充掘蛊，无谓兄弟无携，倡优起舞。

　　【诔】晋陆机愍怀太子诔曰：明明皇子，成命既骏，保乂皇家，载生淑胤，茂德克广，仁姿朗俊，当克无疆，光绍有晋，如何不吊，暴离咎艰，曾是遘愍，匪降自天，肇倾运祚，遂丧华年，呜呼哀哉，沉云既祛，日月增晖，灵宠可赠，冤魂难追，旧物东反，灵柩西归，伤我惠后，寂焉翳灭，衔哀骏奔，凶服就列，追慕徽尘，兴言断绝，敢诔遗风，庶存芳烈，其辞曰：巍巍皇基，弈弈紫微，有命既集，天禄永绥，笃生太子，纂德承茂，平绍大烈，时惟洪胄，奇颖发翘，清藻在秀，诞自幼蒙，逮事武皇，展矣太子，播此琼芳，允矣圣祖，无言不臧，婉娈乘舆，名裕德昌，龙集庚戌，日月改度，赫赫明明，我皇登祚，厥登伊何，皇统是荷，华绂重采，翠盖垂葩，鸾旗阿那，玉衡吐和，聿来在宫，体亮而诚，肃雍皇极，思媚紫庭，亦既涉学，遵师盛道，何年之妙，而察之早，谠言必复，乖义则考，惟天有命，太子膺之，惟皇有庆，太子承之，当究遐年，登兹胡耇，缉熙有晋，克构帝宇，如何晨牝，秽我朝听，仰索皇家，惟尘明圣，惴惴太子，终温且敬，衔辞即罪，掩泪祗命，显加放流，潜肆鸩毒，痛矣太子，乃离斯酷，谓天盖高，诉哀靡告，鞠躬引分，顾景摧剥，呜呼哀哉，凡民之丧，有戚有姻，太子之殁，傍无昵亲，跼蹐严宫，绝命禁闱，幽柩偏寄，孤魂曷归，呜呼太子，生冤殁悲，疋夫有怨，尚或殒霜，矧乃太子，万邦攸望，普天扼腕，率土怀伤，精感六沴，咎徵紫房，爰兹元辅，启我令图，王赫斯怒，天诛靡逋，攙抢叱扫，元凶服辜，仁诏引咎，哀策东徂，光复宠祚，绍建藐孤，於时晖服，粲焉毕陈，庭旅旧物，堂有故臣，孰云太子，不见其人，呜呼哀哉，既济洛川，灵旆左回，三军凄裂，都邑如隤，慨矣寤叹，念我愍怀。

　　【哀策】齐王融皇太子哀策文曰：绣幕启涂，铜池从殡，葆铎既行，枚綍且引，皇帝痛粢，盛之阙奉，哀匕鬯之有亡，悯含嗟乎崇正，顾掩欷於承光，式睠元良，永怀人宝，俾兹史策，载馀风道，其辞曰：居辰北极，在日重离，诞惟妙善，克自生知，资神为契，合圣如规，地维缺位，月纪褰期，哀缠晦朔，燧改岁时，〈米亶〉粥不溢，姜桂无滋，俯终心礼，昌我帝基，思皇下武，缵戎上德，将叶人神，永贻家国，用稽嗣典，实弘储则，庸器改物，徽号崇名，往辞绿盖，来驭朱缨，旂旗旖旎，鸾纛声明，守器宣华，访安永福，上漏骖轩，初晨戒服，庆色伊满，夤仪载肃，至诚莫感，遐福空辞，氛程月志，祲动年司，素妭犯列，青云失滋，中楹轸梦，当户陈诗，楚药毁方，秦医反辙，高议虚演，奇文徒说，远宾上灵，长违昭世，痛结宸慈，哀震华棣，呜呼哀哉，轩惟高寂，庭帐深阴，鹤关昼掩，凫灯夜沉，仍袭未改，容馔如临，暧徽仪而可慕，摽嗣子之纯心，呜呼哀哉，韦弁告期，麻衣请日，辩域展图，杨龟献吉，文物充阶，具僚在位，总葭挽之哀凄，视风烟之骚瑟，呜呼哀哉，饰麾辂而南指，转旌羽而北徂，车结轸於雕毂，马缓节於金苏，寄灵心於万象，增恋恋於国都，呜呼哀哉，光徙靡而欲沉，山荒凉而遂晚，城阙缅而何期，平原忽而超远，情有望而弗追，顾如疑於将反，呜呼哀哉。

　　梁王筠昭明太子哀策文曰：蜃辂峨峨，龙骖跼步，羽翿前驱，云旗北傃，皇帝哀继明之寝曜，痛嗣德之徂芳，御武帐而凄恸，临甲观而增伤，式稽令典，载扬鸿烈，诏撰德於旌旂，求傅徽於舞缀，其辞曰：式载明两，实惟少阳，仪天比峻，俪景腾光，睿哲膺期，旦暮斯在，识洞机深，量苞瀛海，立德不器，至功弗宰，宽绰居心，温恭成性，脩襟孝友，率由严敬，咸有种德，惠和齐圣，括囊流略，包举艺文，遍该缃素，殚极丘坟，腾褰充积，儒墨区分，瞻河阐训，望鲁杨芬，云物告徵，祲沴褰象，星霾恒曜，山颓朽壤，威仪上宾，德音长往，具僚无荫，谘丞安仰，呜呼哀哉，首夏司开，麦秋纪节，容卫徒警，菁华萎绝，书幌空张，谈筵罢设，虚馈饛饛，孤灯翳翳，呜呼哀哉，简辰请日，筮合龟贞，幽埏夙启，玄宫献成，武校齐列，文物增明，昔游漳水，宾从无声，今归郊郭，徒御相惊，呜呼哀哉，背绛阙以远徂，轥青门而徐转，顾驰道而讵前，望国都而不践，凌脩坂之威夷，溯平原之悠缅，骥蹀足以酸嘶，挽凄锵而流泫，呜呼哀哉，混哀音於萧籁，变愁容於天日，虽夏木之森阴，反寒林之萧瑟，既将反而复疑，如有求而遂失，谓天地其无心，遽永潜於容质，呜呼哀哉。

　　【诏】梁武帝立皇太子诏曰：非至公无以王天下，非博爱无以临四海，所以尧禅舜让，惟德是与，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格于上下，光被四表，今岱宗牢落，天步艰难，淳风犹郁，黎民未乂，自非克明克哲，允文允武，岂能荷神器之重，嗣龙图之尊，晋安王纲，德行内敏，威惠外宣，群后归美，率土宅心，可立纲为皇太子，庶百年胜残，方流馀庆，毕世后仁，永固洪业。

　　梁沈约立太子诏曰：朕属当期运，系迹前王，思所以长世流祚，垂之万叶，百辟咸以元良之寄，有国莫先，自昔哲后，降及近代，莫不立储树〈女顷〉，［《初学记》十作嫡。］守器承祧，乃旁挹群议，远惟七百，建兹蒙稚，仰副宗祊，承华肇开，崇基克永，无疆之庆，非独在余，思霑渥泽，被之遐迩，可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王侯以下，量锡币帛。

　　后魏温子昇魏庄帝生皇太子赦诏曰：有国三善，事属元良，本枝百世，义锺继体，朕应天纂命，握图受箓，景祚唯新，十年以永，今月吉辰，皇子诞育，彩云映日，神光照殿，方开博望，将起龙楼，远近同欢，人神共悦，便可大赦天下。

　　【教】魏文帝答卞兰教曰：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故作者不虚其辞，受者必当其实，兰此岂吾实哉，昔吾丘寿王，一陈宝鼎，何武等徒以歌颂，犹受金帛之赐，兰事虽不谅，义足寿也，今赐牛一头。

　　【表】吴张俨请立太子师傅表曰：昔贾谊为汉文帝陈周成王为太子，以周公为傅，召公为太保，吕望为太师。又立三少，皆上大夫，使与太子居处，左右前后，皆正人也，明礼义以导习之，故能光熙文武，兴隆周室，伏惟陛下，命世应期，顺乾作主，皇太子以天然之姿，为国上嗣，朝廷以四海未定，国家多事，师傅之官，阙而未备，臣愚以为高祖初基，天下造创，引张良叔孙通，出为师保，入与朝政，宜博采周汉，依旧仪，用将相名官，辅弼太子，於是以熙赞洪业，增晖日月，实为光大也。

　　魏卞兰赞述太子表曰：伏惟太子，研精典籍，留思篇章，览照幽微，才不世出，禀聪叡之绝性，体明达之殊风，慈孝发於自然，仁恕洽於无外，是以武夫怀息，文士归德，窃见所作典论，及诸赋颂，逸句烂然，沈思泉涌，华藻云浮，听之忘味，正使圣人复存，犹称善不暇，所不能间也，昔舜以蒸蒸显其德，周旦不骄成其名，岂因南面之尊以发假，称鼎足之盛以取誉哉，夫至尊至贵，能令人畏，不能令人誉，故桀不能变龙逢之心，纣不能易三仁之意，怀近服远，非德无施，今太子博纳多容，海渟岳峙，学无常师，唯德所在，思无所思，唯德所亲，观士察人，毫毛无失，望色则知其情，览始则达其终，遏伪辩於未言，绝谗巧於未形，其所以包罗殊类，鉴观成败，德生於性，明出自然，太子所行，晏然休著，皆群下所常吟咏，诚不复须臣赞扬懿美，褒称盛行，然后令夜光之璧，显於金匮，隋侯之珠，彰於韫椟者也，今相锺繇，大理王朗，海内英儒，国家柱臣，博物多识，通洽君子，年耆德茂，所更多矣，若游海者难与论水，睹前世者不可为言，然咸归太子巍巍之美，叙述清风，言之有味，听者欣欣，忘日之夕，流景燿於无穷，布芳阴於四远，譬若麟龙发足，群兽追踪，鸾凤举翼，众鸟随风，小臣区区，嘉乐无已，窃怡绵绵之属，忘愚戆之言，谨触冒上赋一篇，以摅狂狷之思。

　　宋谢庄庆皇太子元服上至尊表曰：伏惟皇太子殿下，明两承乾，元良作贰，抗法迂身，英华自远，乐以脩中，礼以治外，三善克懋，德成教尊，今日昭辰，显加元服，对灵祇之望，俦上庠之欢，率天罄世，莫不载跃。

　　又皇太子元服上皇太后表曰：离景承宸，枢光陪极，毓问东华，飞英上序，乐正歌风，司成颂德，清明神镜，温文在躬，练日简辰，显备元服，懋三王之教，爥少阳之重。

　　梁简文帝谢为皇太子表曰：伏见诏书，以臣为皇太子，有命自天，实惊物听，鸿名盛典，爰萃庸薄，势举千钧，方兹未重，高抟九万，比此非遥，臣本凡蔽，宾实无取，特以毓庆云霄，凭晖璿极，鸣玉内侍，指麾外蕃，犹惧不任，尚疑废职，况复监抚守从，道著前经，恭敬温文，义彰昔记，震维礼绝，离景事尊，养德北宫，赞业东序，魏平非拟，汉庄靡继，臣牧拙樊汉，始获言归，遂以下才，属当上嗣，事异定陶之举，有类胶东之册，将何以著三善之德，延四皓之游，屈叔誉之辞，卞［卞上明本空一字，有脱文。］兰之颂。

　　又拜皇太子临轩竟谢表曰：臣闻团晖丽天，洊雷居震，必资令德，寔建贤明，臣本空薄，器业无取，已惭好儒之志，且乏丰下之姿，叨逢慈奖，事出希世，方将问安寝门，视膳天幄，察陈奏之，［之下明本空一字，有脱文。］示严警之书，出龙楼而祗召，息车驰道，侍銮舆而巡幸，说经孔庭，足践阊阖，风云之势斯近，飞陵倒景，神仙之举超然，何以允副元良，和兹守器，逢师旷之褒，值史丹之述。

　　又上昭明太子集别传等表曰：若夫正少阳之位，主承祧之则，口实为美，唯称启诵，自兹厥后，罕或闻焉，昭明太子，禀仁圣之姿，纵生知之量，孝敬兼极，温恭在躬，明月西流，幼有文章之敏，羽籥东序，长备元良之德，非假二疏，宁劳四皓，虎贲恧其经学，智囊惭其调护，岂止博望延宾，寿春能赋，问疑枣据，书戒凭陵而已哉，玉折何追，星颓靡续，地尊虢嗣，外阳之术无徵，位比周储，缑山之驾不反，臣以不肖，妄作明离，出入铜龙，瞻仰故实，思所以揄扬盛轨，宣记德音，谨撰昭明太子别传文集，请备之延阁，藏诸广内，未彰茂实，式表洪徽。

　　梁任昉为皇太子求一日一入朝表曰：臣闻内竖告安，姬昌怡色，鸣鸡戒旦，周发冠履，或以凉燠之候，晨昏异宜，膳羞之和，鼎饪殊节，一辰三朝，称情犹简，终日承颜，在理斯惬，且长寿之对，抚循无已，驰道未穷，顾怀不辍，岂直下动天至，固亦上结慈衷，自顷半旬乃朝，遂为通制，事逾信次，义乖晨省，一日万机，不敢三尘御省，每旦改宿，特乞一至寝门。

　　梁沈约为皇太子谢初表曰：臣实蒙稚，温文以阙，不闲三善之训，未习四学之议，唯问安内竖，因心自发，而亲膳寝门，未任再至，乃降皇慈，夙膺盛典，贰体宸极，守器宗祧，顾循幼志，如临冰壑。

　　梁萧子范求撰昭明太子集表曰：臣闻姬旦云亡，播礼乐於百代，宣尼既殁，传雅颂於千祀，夏启之风，载传乐野，周晋之迹，止在洛滨，入侍四公，西京见美，长寿一察，东汉流名，魏击之悟箧衣，事关战国，孙登之爱田苗，义属偏霸，各称小善，靡擅雕虫，子桓虽诗赋可嘉，规范顿阙，贻讥良史，取诮前载，备而为论，佥奥允归，自少阳潜位，震方灭采，神仪长往，铜龙毁构，音颜缅邈，舟壑迁移，若乃缘情体物，繁弦缛锦，纵横艳思，笼盖辞林，积练累素，盈车满笈，金石有销，斯文方远，既异陈王之躬撰。又非当阳之自集，臣蝉翼轻身，未从尘露，而班输严驾，永辍騑骖，恋主怀兹，伏深涕慕，冒乞铨次遗藻，勒成卷轴。

　　梁陆倕为豫章王庆太子出宫表曰：臣闻周固本枝，寔资明两，汉启盘石，必系元良，所以阐弘祚鼎，光崇守器，伏惟皇太子，道契生知，照均天纵，不藉审谕之功，无待温文之辅，而冬书秋记，夙表睿资，春诵夏弦，幼彰神度，虽复直门守令，长寿察微，魏赞多容，汉称宽博，不足以连辉茂则，疋景令图，甲观惟新，桂宫告始，朱班徙次，翠盖移阴，华裔式瞻，人祇蹈舞。

　　周王褒为百僚请立皇太子表曰：臣闻洊雷居震，春方应守器之礼，明两作离，少阳纂重晖之业，是以三善昭德，载祀之祚克隆，一人元良，贞国之基永固，至於轩辕得姓，高阳才子，上嗣伫贤，前星虚位，鲁国公臣赟，亲居元子，属当储贰，具僚仰则，列辟式瞻，臣等参议，请立为皇太子，事隆监抚，教资审谕，问安寝门，视膳天幄。

　　周庾信庆传位於皇太子表曰：昔者降居若水，登庸有优劣之殊，来朝栎阳，继体有君臣之异，不得与夫天之两日，一日之再中，并曜联辉，重明之双照，同年而语矣，欲令百工相和，先闻揖让之风，天下无为，早识吾君之子，皇帝藐然姑射，正当乘云驭龙，问道崆峒，岂复先秋木落。

　　◇太子妃

　　《汉书》曰：汉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为太子时，太后为太子取以为妃。

　　又曰：武帝陈皇后，长公主嫖女也，初武帝得立为太子，公主有力焉，故欲以女纳太子。

　　又曰：武［《太平御览》一百四十九作孝。］成许皇后，平恩侯嘉女也，元帝选配太子，上令中常侍黄门亲近者侍送，还白帝，称太子欣悦，元帝喜，谓左右曰：酌酒贺我，左右皆称万岁。

　　《汉武故事》曰：初，武帝为太子时，长公主欲以女配帝，时帝尚小，长公主指女问帝曰：得阿娇好不，帝曰：若得阿娇，以金屋贮之，主大喜，乃以配帝，是曰陈皇后，阿娇，后字也。

　　王隐《晋书》曰：武帝欲为太子取妃，久而不决，上欲娶卫瓘女，杨后欲娶贾充女，上曰：卫公女有五可，贾公女有五不可，卫家种贤而多子，端正而长白，贾家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杨后既纳宝物，固欲娶贾氏，因乃纳之。

　　又曰：愍怀太子妃，王衍女也，刘曜等入洛，尽将诸后妃去，妃独拔刀向贼曰：我司徒公女，皇太子妃，死则已，终不为贼妇，贼害之。

　　晋孝武起居注曰：上临轩，设悬而不乐，遣兼司空谢琰，纳太子妃王氏，赐文武布绢，百官诣上东门上礼。

　　甲辰仪曰：皇太子妃公主夫人，逢持节使者高车使者，住车相揖。

　　《东宫旧事》曰：皇太子妃，给织成衮带，白玉佩，四望车，羽葆，前后部鼓吹各一部。

　　又曰：太子纳妃，有七采杯文绮被，长命杯，文绮袴。

　　【哀策】宋谢庄皇太子妃哀策文曰：楹凝桂酒，庭肃龙辒，风吹国路，云起郊门，皇帝伤总繸之掩采，悼副袆之灭华，行光既晏，长河又斜，顾而言曰：璇瑶有毁，郁烈无湮，翦素裁简，授之史臣，其辞曰：霍岫〈虚号〉天，灊流凝汉，祥发桐珪，庆昭金筭，毓景帝出，飞芳戚闬，秘仪施谷，升音集灌，月晷几望，娣袂维良，释帏春宫，承篚少阳，五叶衍藻，四训抽光，葳蕤蕙振，婉娈琼相，清徽就远，祲沴方搏，临华罢翠，当晔收兰，複殿生响，长庑结寒，节移虚馈，气变容衣，中庭草薆，阶上萤飞，伤荣里第，痛溢朝闱，霜侵烛昧，风密帷凄，惊葭夕转，龙骖夜嘶，筵既诀兮奠既撤，背青阙兮去神闺，旌掩郁而还泛，盖逶迟而顾低。素紼〈佥殳〉维，华軿解驭，山〈土遂〉恒阴，松阿不曙，离天渥兮就销沉，委白日兮即冥暮，菊有秀兮蘅有芬，德方远兮声弥树。

　　齐王俭皇太子妃哀策文曰：肇惟初识，芳猷夙就，翩翻礼园，徘徊乐囿，视秋齐明，方春等茂，伊宋之季，天衢荐阻，咨我储贰，缔缉江浒，卫女事齐，樊姬赞楚，美著嫔嗣，徽音踵武，数盈则反，否极斯昌，肃膺灵命，经纬三光，往仪衡馆，来式椒堂，紃组咸事，象服有章，八演仰则，六幽望景，悠悠草昧，如何不永，方中委曜，先秋落颖，世有遗尘，庭无馀影，呜呼哀哉，遵三兆之嘉日，迨九筮之灵期，澄金波而映銮旆，命飞廉而拂琼辎，扬清笳於汉表，动嘶挽於云基。

　　◇公主

　　公羊传曰：天子嫁女于诸侯，必使诸侯同姓者主之。

　　《史记》曰：李斯长男由，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诸公子，由告归咸阳，斯置酒于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庭车骑以千数。

　　《汉书》曰：周勃下廷尉，吏侵辱之，勃以千金与狱吏，乃书牍背示之曰：以公主为证，公主，孝文女也，勃子胜尚之，故狱吏教引为证。

　　又曰：宣平侯张敖，尚惠帝姊鲁元公主，有女，惠帝既立，吕太后欲为重亲，以公主女配帝。

　　又曰：孝武卫皇后，字子夫，为平阳主讴者，武帝即位数年，无子，过平阳主，既饮，讴者进，帝独说子夫，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轩中，得幸，还坐甚忻，赐平阳主金千斤，子夫上车，主拊其背曰：行矣，强饭勉之，即贵，原无相忘也。

　　又曰：乌孙以马千疋娉汉女，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妻焉，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乌孙昆莫以为右夫人，公主至其国，自治宫室，岁时再过，昆莫年老，言语不通，公主悲愁，自为作歌，天子闻而怜之。

　　范晔《后汉书》曰：制，皇女皆封县公主，仪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号长公主，仪服同蕃王，诸王皆封乡亭侯，公主仪服同乡亭侯。

　　又曰：光武姊湖阳公主，新寡，帝与共论朝臣，微观其意，公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图之，后宋弘被引见，帝令公主坐屏风后，因谓弘曰：喭言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顾谓主曰：事不谐矣。

　　又曰：董宣为洛阳令，湖阳公主苍头，白日杀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骖乘，宣於夏门亭候之，乃驻车叩马，以刀画地大言数主之失，叱奴下车，因格煞之，主即还宫诉帝，帝大怒，召宣，欲箠煞，宣叩头曰：原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圣德中兴，而纵奴煞良民，将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须箠，请得自杀，即以头击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门持之，使宣叩头谢主，宣不从，帝强使顿之，宣两手据地，终不肯俯，主曰：文叔为白衣时，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门，今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大笑曰：天子不与白衣同。

　　又曰：窦融长子穆，尚内黄公主，子勋，尚东海王强女比［后汉书五十三窦融传作泚，王氏集解云，当作沘。］阳公主。又子固，亦尚世祖女沮阳公主，窦氏一公两侯三公主，亲戚功臣中莫与为比。

　　又曰：馆陶公主为子求郎，明帝不许，而赐钱千万，谓群臣曰：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则民受其殃，是以难之矣。

　　魏末传曰：何晏妇金乡公主，即晏同母妹，公主贤明，谓其母沛王太妃曰：晏为恶日甚，将不保身，母笑曰：汝得无妒晏耶，俄而晏死，有一男，年五六岁，宣王遣人录之，晏妇藏其子王宫中，向使者搏颊，乞所活之，使者具以白宣王，宣王亦闻晏妇有先见之言，心常嘉之，且为沛王故，特原不煞。

　　《晋中兴书》曰：临海公主，惠帝弟四女，羊皇后所生，初封清河公主，未出適，值永嘉乱，□［《太平御览》一百五十二作传。］卖长城民钱温，温以送女，女遇主甚酷，主自告吴兴太守周礼［按晋书三十一贾后传，此事在建兴中，据晋书五十八周札传，札时正为吴兴内史，礼当是札字之讹。］以闻，於是杀温及女，適谯国曹统。

　　臧荣绪《晋书》曰：贾后二女，宣华女彦，封宣华弘农郡公主，女彦年八岁，聪明歧嶷，便能书学，讽诵诗论，病困，贾后欲议封女以长公主，彦语后曰：我尚小，未及成人，礼不用公主，及薨，谥哀献皇女，以长公主礼葬送。

　　《列仙传》曰：朱仲，会稽贩珠人也，高后时，献三寸珠，鲁元公主私以七百金，从仲求珠，仲献珠四寸，［事具宝部。］

　　【碑】魏温子昇常山公主碑曰：启泰微之层构，辟阊阖之重扉，据天下以为家，苞率土而光宅，然则昆山西跱，爰有夜光，汉水东流，是生明月，公主禀灵宸极，资和天地，芬芳有性，温润成质，自然秘远，若上元之隔绛河，直置清高，类姮娥之依桂树，令淑之至，比光明於宵烛，幽间之盛，匹秾华於桃李，讬体宫闱，而执心捴顺，婉然左辟，率礼如宾，举华烛以宵征，动鸣佩而晨去，致肃雍於车乘，成好合於琴瑟，立行洁於清冰，抗志高於黄鹄，停轮表信，阖门示礼，终能成其子姓，贻厥孙谋，而锺漏相催，日夜不息，川有急流，风无静树，奄辞身世，从宓妃於伊洛，遽捐馆舍，追帝子於潇湘，铭曰：龙辔莫援，日车遂往，奄离形神，忽归丘壤，祖歌薤露，出奏巫山，永厝中野，终掩穷泉，萧瑟神道，荒凉墓田，松槚徒列，琬琰空传。

　　【墓志】宋谢庄豫章长公主墓志铭曰：禀中枢之照，体星轩之华，肃恭在国，掖庭钦其风，恪勤衡馆，庶族仰其德，神叶灵条，爰自帝尧，文信启鲁，肇京于楚，宵烛载照，娥英是从，婉娩絺绤，优柔肃雍，蘅蕙有宝，金碧不居，泉庭一夜，里馆长芜。

　　齐王融永嘉长公主墓志铭曰：作仪阿媛，取俪汉妃，相金漏质，秾李惭晖，肃穆妇容，静恭女德，顾史求箴，披图问则，庆善郁夷，与仁冥默，宵燧亡明，晓挽已声，松门严阔，泉帐寒清，悠哉白日，郁彼佳城。

　　齐谢朓临海公主墓志铭曰：长发有祥，瑶台乃构，玄鸟归飞，北音斯奏，聿来徐土，祯符爰授，帝体灵柯，秾华以秀，饰馆东鲁，言归景族，有教公宫，无系车服，既肃簪珥，亦崇汤沐，率礼衡门，降情云屋，彼月斯望，在钓维缗，瞻须配景，望烛齐神，霾华昆岫，灭采上春，慈缠云陛，悲动外姻，郁彼崇芒，睠然城辇，辎翟按辔，龙旒徐转。

　　又新安长公主墓志铭曰：氛氲长发，时惟睿文，诞兹明淑，玉振兰芬，誉宣女师，德侔高行，肃穆嫔风，优游阃正，抚事成箴，临图作镜，如何冥默，方春委盛。

　　【诔】魏陈王曹植平原懿公主诔曰：俯振地纪，仰错天文，悲风激兴，霜飚雪雰，凋兰犮蕙，良幹以泯，於惟懿主，瑛瑶其质，协策应期，含英秀出，岐嶷之姿，寔朗贵，［《初学记》十作寔朗寔一，此有脱讹。］生在十旬，察人识物，仪同圣表，声协音律，骧眉识往，俯瞳知来，求颜必笑，和音则孩，阿保接手，侍御充傍，常在襁抱，不停笫床，专爱一宫，取玩圣皇，何图奄忽，罹天之殃，魂神迁移，精爽翾翔，号之不应，听之莫聆，帝用于嗟，呜呼［《初学记》十作咽。］失声，呜呼哀哉，怜尔早殁，不逮阴光，改封大郡，惟帝旧疆，建土开家，邑移蕃王，绲珮惟鲜，朱绂斯煌，国号既崇，哀尔孤独，配尔名子，华宗贵族，爵以列侯，银艾优渥，成礼于宫，灵轜交毂，生虽异室，殁同山岳，爰构玄宫，玉石交连。朱房晧壁，暠曜电鲜，饰终备卫，法生象存，长埏缮脩，神闺掩扉，二柩并降，双魂孰依，人谁不殁，怜尔尚微，阿保激摧，圣上伤悲，城阙之诗，以日喻岁，况我爱子，神光长灭，扃关一阖，曷其复晢。

　　晋潘岳南阳长公主诔曰：昔唐女嫔妫，书叙釐降之美，周姬適齐，诗咏肃雍之歌，汉之新野，以节义垂号千载，伊晋之献主，以聪明叡智，考终定谥，兹可谓母仪纯备，迈踪古烈者已，惜乎不永，背世湮沉，爰讬素旂，式章徽音，主之诞育，既慕洪胄，德之休明，亦固天授，思心婉娈，淑质纯茂，母仪不忒，内则靡疚，肇自弱笄，有馥其芬，言告言归，作合于荀，在贵思降，处逸能勤，上虔诸姑，傍接支嫔，内谐闺阈，外和族姻，终温且惠，淑慎其身，积善馀庆，启兹名胤，厉以惠肃，诲以柔顺，主实体化，不言而信，二子遵式，匪严而峻，於穆献后，奕代熙盛，重作大司，黎牧火正，国之仁姑，家之慈母，天道辅贤，宜享遐寿，如何短命，曾不华首，寝疾弗兴，繁荣摧朽，呜呼哀哉，容车戒路，祖奠在庭，騑骖踌躇，服马悲鸣，皇舆亲临，望旗失声，列辟咸起，洒泪霑缨，呜呼哀哉，既次墓门，降柩升輴，灵衣从风，素幕生尘，明燎守夜，竦紼俟晨，噭々遗嗣，豭豭孤臣，号无废音，涕不辍中。又皇女诔曰：厥初在鞠，玉质华繁，玄发儵曜，蛾眉连娟，清颅横流，明眸朗鲜，迎时夙智，望岁能言，亦既免怀，提携紫庭，聪惠机警，授色应声，亹亹其进，好曰之经，辞合容止，闲于幼龄，猗猗春兰，柔条含芳，落英彫矣，从风飘飏，妙妙弱媛，窈窕淑良，孰是人斯，而离斯殃，灵殡既祖，次此暴庐，披览遗物，徘徊旧居，手泽未改，领腻如初，孤魂遐逝，存亡永殊，呜呼哀哉。

　　晋左九嫔万年公主诔曰：昔满［疑当作蒲。］衣早智，周晋夙成，咸以岐嶷，名存典经，猗欤公主，在幼克哲，方德比齿，有邈先烈，何德之盛，而年或阙，何华之繁，而实不结，雨坠风逝，形影长灭，赫赫京室，河洛所经，阴精发曜，降兹淑灵，笃生公主，诞膺休祯，秀生紫微，日晖月明，既睇艳姿，徽音孔昭，盼蒨其媚，婉曼其娇，宠玩轩陛，如琼如瑶，虽则弱齿，双德兼苞，五福所集，闻之先民，积善锺庆，祜德辅仁，宜终淑美，光晖日新，云何降戾，景命不振，晔晔荣曜，英蕤始芳，何辜于天，猥遇降霜，豭豭稚魂，飘飖遐翔，於戏何辜，痛兹不福，生而何晚，殁而何速，酷矣皇灵，谬哉司禄，呜呼哀哉，日月载驰，白露凝结，自主薨徂，奄离时节，吉凶乖邈，存亡异制，将迁幽都，潜神永翳，呜呼公主，魂岂是绥，岌岌灵轜，骏驷騑騑，挽僮齐唱，悲音激摧，士女歔欷，高风增哀，一日不见，采萧作歌，况我公主，形灭体讹，精灵迁逝，幽此中阿，言思言念，涕泪滂沱，呜呼哀哉。

　　【表】宋江斅当尚世祖女表让婚［据宋书四十一，孝武王皇后传，乃刘骏使人为斅作。］曰：伏承诏旨，当以临海公主降嫔，荣出望表，恩加典外，顾审輶蔽，跪处忧遑，臣寒门悴族，人凡质陋，闾阎有对，本隔天姻，年近将冠，皆已有室，荆钗布裙，足得成礼，自晋氏以来，配尚王姬者，虽累经美胄，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慑气，桓温敛迹，王偃无仲都之质，而祼雪於北阶，何瑀阙龙工之姿，而见投於深井，谢庄殆自同於矇瞍，殷仲几不免於强锄，制勒甚於仆隶，防闲过於婢妾，行来出入，人理之常，当待宾客，朋从之义，而令扫辙息驾，无窥门之期，废筵抽席，绝接对之理，非惟交友离异，仍乃兄弟疏阔，姆妳争媚，相劝以急，尼媪竞说，相谄以严，其间又有应答问讯，止［宋书作卜。］巫师母，乃至残馀饮食，诘辨与谁，衣被故弊，必责显［宋书作头。］领，或进不获前，或入不听出，不入则嫌於欲疏，求出则疑於有别意，召必以三更为期，遣必以日出为限，夕不见晚魄，朝不识曙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昼拱袂而被［宋书作披。］卷，一生之内，与此乖矣。又声影表闻，则少婢奔迸，裾袂向席，而丑老藂来，左右整刷，以疑宠见嫌，宾客未冠，以小［宋书作少］，容致斥，如臣门介，［宋书作分。］代荷殊荣，足定家声，便预提拂，青宫美官，或由才升，一切婚戚，咸成恩侵，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款，非唯上陈一己，规全身原，寔乃广申诸门，受患之切，若恩诏难降，扱请不申，便当刑肤翦发，投山窜海。

　　《艺文类聚》　唐·欧阳询

第十七回·孙行者大闹黑风山 观世音收伏熊罴怪: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鲁、卫，地各四百里，亲亲之义，襃有德也；太公於齐，兼五侯地，尊勤劳也。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过百里，下三十里，以辅卫王室。管、蔡、康叔、曹、郑，或过或损。厉、幽之後，王室缺，侯伯彊国兴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纯，形势弱也。

　　汉兴，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高祖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虽独长沙异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馀人。自雁门、太原以东至辽阳，为燕代国；常山以南，大行左转，度河、济，阿、甄以东薄海，为齐、赵国；自陈以西，南至九疑，东带江、淮、穀、泗，薄会稽，为梁、楚、淮南、长沙国：皆外接於胡、越。而内地北距山以东尽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於天子。汉独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广彊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也。

　　汉定百年之间，亲属益疏，诸侯或骄奢，忕邪臣计谋为淫乱，大者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以危其命，殒身亡国。天子观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诸侯得推恩分子弟国邑，故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为王，王子支庶为侯，百有馀焉。吴楚时，前後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无北边郡，吴、淮南、长沙无南边郡，齐、赵、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纳於汉。诸侯稍微，大国不过十馀城，小侯不过数十里，上足以奉贡职，下足以供养祭祀，以蕃辅京师。而汉郡八九十，形错诸侯间，犬牙相临，秉其戹塞地利，彊本幹，弱枝叶之势，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

　　臣迁谨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谱其下益损之时，令时世得览。形势虽彊，要之以仁义为本。

　　（表略）

第十八回·观音院唐僧脱难 高老庄行者降魔:

天宝十五载正月，安禄山反，陷洛阳。王师败绩，关门不守。车驾幸蜀，次马嵬驿，六军不发，赐贵妃死，然后驾发。行至骆谷，上登高平，马上谓力士曰：“吾仓皇出狩，不及辞宗庙。此山绝高，望见秦川。吾今遥辞陵庙。”下马东向再拜，呜咽流涕，左右皆泣。又谓力士曰：“吾取张九龄之言，不至于此。”乃命中使往韶州，以太牢祭之。既而取长笛吹自制曲，曲成复流涕，诏乐工录其谱。至成都，乃进谱而请名，上已不记，顾左右曰：“何也？”左右以骆谷望长安索长笛吹出对之。良久，曰：“吾省矣。吾因思九龄，可号为《谪仙怨》。”有人自西川传者，无由知其本末，但呼为《剑南神曲》。其音怨切动人。大历中，江南人盛传。随州刺史刘长卿左迁睦州司马，祖筵闻之，长卿随撰其词，意颇自得，盖亦不知事之始。词云：“晴川落日初低，惆怅孤舟解携。鸟去平芜远近，人随流水东西。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独恨长沙谪去，江潭春草萋萋。”其后，台州刺史窦宏馀以长卿之词虽美，而与本曲意兴不同，复作词以广不知者，其词曰：“胡尘犯阙冲关，金辂提携玉颜。云雨此时消散，君王何日归还？伤心朝恨暮恨，回首千山万山。独望天边初月，蛾眉独自弯弯。”德宗初登勤政楼，外无知者。望见一人，衣绿乘驴戴帽，至楼下，仰视久之，亻免而东去。上立遣宣示京尹，令以物色求之。君召万年捕贼官李铭，使促求访。李尉伫立思之，曰：“得必矣。”出召干事所由，春明门外数里内，应有诸司旧职事伎艺人，悉搜罗之，而绿衣果在其中。诘之，对曰：“某天宝旧乐工也。上皇当时数登此楼，每来，鸱必集楼上，号‘随驾老鸱’。某自罢居城外，更不复见。今群鸱盛集，又觉景象宛如昔时，必知天子在上，悲喜且欲泣下。”于是敕尽收此辈，却系教坊。李尉亦为京尹所擢用，后至郡守。贞元四年，刘太真侍郎入贡院，寄前主司萧听尚书诗曰：“独坐贡闱里，愁心芳草生；山公昨夜事，应见此时情。”太和九年，仇士良诛王涯、郑注，上或登临游幸，虽百戏列于前，未尝少悦。往往瞠目独语，左右不敢进问。题诗云：“辇路生春草，上林花发时。凭高何限意，无复侍臣知。”更于殿内看牡丹，翘足凭栏，诵舒元与《牡丹赋》云：“俯者如愁，仰者如悦，开者如语，合者如咽。”久之，方省元舆词，不觉叹息泣下。时有宫人沈阿翘为上舞《河满子》词，声态宛转，锡以金臂环。乃问其从来，阿翘曰：“妾本吴元济女。元济败，因入宫。”王太尉播，少贫，居瓜洲寄食，多为人所薄。及登第，历荣显，掌盐铁三十余年。自刘忠州之后，无如播者。后镇淮南，乃游瓜洲故居，赋诗感旧。李卫公出在蜀关，而致和其诗以寄播。宣宗以宪宗常幸青龙寺，命复道开便门，至寺升眺，追感者久之。杜豳公丧公主，进状请落驸马都尉，云：“臣每见官衔有‘驸马’字，凄感难胜。”太宗谓梁公曰：“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尝保三镜，用防己过。今魏徵殂逝，一镜亡矣。”太宗闻虞监亡，哭之恸曰：“石渠、东观之中，无复人矣！”杜羔有至性。其父为河北尉卒，母非嫡，经乱不知所之，羔常抱终身之感。会堂兄兼为潞州府判官，鞫狱于私第，有老妇辩对，见羔出入，窃谓人曰：“此少年状类吾夫。”诘之，乃羔母也，自此迎归。又往求先人之墓，邑中故老已尽，不知所询。馆于佛寺，日夜悲泣。忽视屋柱烟煤之下，见字数行，拂而视之，乃其父遗迹，言：“我子孙若求吾墓，当于某村某家问之。”羔号哭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余，指其邱垅，遂得归葬。

第十九回·云栈洞悟空收八戒 浮屠山玄奘受心经:

诗曰：

　　孤身落落走风尘，欲拟飞腾未有因。

　　箧有丹丸堪疗病，囊无黄白怎医贫。

　　一时物色成知己，八字分明识异人。

　　云汉泥涂同一瞬，劝君不必强劳神。

　　话说老僧因进忠吃了贮影，嗟叹可惜不已。进忠不知何故，问之再三，老僧才说道：“凡松脂入地百年名为茯苓，千年变成琥珀，三千年则赋性成形，出神游戏，名曰贮影。此物就是贮影。他感山川秀气，日月精华，乃仙药之上品。人得之，依方炼服，可与天地同寿。此柏乃黄帝时物，至今将及万年，日则红光贯天，夜则白虹入月，下有此灵胎故也。我结庵于此已三十余年，止见过二次，要等各色药料采全，设法取之，以此物为君，精虔制造，服之便可遐举飞升，出无入有。不意为你所得，亦是我数不当得，只是可惜小用了，只祛了一身之病，若能绝粒服气，也能后天而老。《本草》云：‘松脂愈癞’。正你之为也。”进忠道：“只取了一个，还有一个哩，师父何不取之？”老僧道：“此物乃天地之元精，神仙之至宝，安能尽取？一之已甚，岂可再乎？”进忠道：“承师父救度，又遇仙药愈体，愿拜在师父门下，跟随师父修行。”老僧道：“你尘缘未尽，杀性未除，六欲扰贼，安能修证大道”进忠道：“弟子阳物已无，那里再有欲事？”老僧道：“害道岂尽在女色，凡有一念之邪，一事之贼，皆是欲。你可速回人世，以了俗缘，只是得志之时，少戒杀性，就是无量功德了。”进忠跪下道：“蒙师父救命，衔结难报。但此去资生无策，且又不成人道，还望师父收留。”老僧道：“此乃天数，非人力所致。你在此久留不得，我有一枝药赠你，回去少济目前。你从今厄运已去，后福将来。这一枝药可治虚怯之症，不论男女五劳七伤虚损劳症，皆可治之。这一枝膏子药，专治妇女七情六欲、忧愁郁结，并尼僧、寡妇独阴无阳之症。这一枝草药，治一切跌打损伤并毒蛇虎狼咬伤，酒调一服即效。膏药与丸药俱有，只这草药用完了，你须自采些去。”将前二药俱用绢袋盛着，各装一袋，又把了个药篮与他。同他走到前山，照样采几颗与他看道：“此路望南去，一路俱有，不拘多少，采毕到前面那个高岭上，有一池清水，可将此草到那池里洗净，揉去汁水，阴干为末，酒下三钱，即愈骨损折者，三服即接完矣。但那池内有龙，须先拜祷，方可洗药，切不可触犯，要紧！你自去取，我在庵里等你。”

　　进忠独自采来，一路上观看山景，真是万壑争流，千岩竞秀，云物周遭，溪山入画，走一回叹羡一番。采得篮中已满，上高岭一望，又别是一番境界了。只见：

　　半空苍翠拥芙蓉，天地风光迥不同。

　　十里青松栖白鹤，一池清水泛春红。

　　疏烟闲鸟浮云外，玉殿琼楼罨画中。

　　谁道神仙不可接，赤城霞起此间通。

　　那岭上果有一池，无多大，清澄彻底。进忠双手掬起水饮了两口，将药俱洗净了，揉去汁水，放在篮内，又濯了一会足，起身四下观看了一会，竟忘了老僧之言，未曾祝告龙神。遂走到崖畔，见有一座石洞，都是碧绿的石头，上面石乳滴下，垂有一二尺长，就如玉笋一般。正中一尊观音像，进忠想道：“这高岭上四无人烟，为何也琢一尊神像在此？”再近前看时，原来不是雕琢的，就是那石乳滴成的，眉目衣服，俨若雕成，善才、龙女、净瓶、鹦鹉，件件皆精。进忠道：“正是天巧胜人工。”正打点回去，才走到池边，只见池内一缕烟起，渐渐升起，初如一条白带，次后如匹练悬空，顷刻间遍满山头。一阵大雨，鞭雷掣电齐来。只见：

　　云生四野，雾涨八方。摇天撼地起狂风，倒海翻江飞急雨。雷公忿怒，倒骑火兽逞神威；电母生嗔，乱掣金蛇施法力。大树连根拔起，深波彻底翻乾。若非灌口斩蛟龙，定是泗州降水母。 那雷轰轰烈烈，竟似赶着打来，进忠吓得慌忙躲到观音像后。只听得雷声专在洞门外响，连山都震动了，进忠只是叫：“菩萨救命！”雷雨下了有两个时辰，渐渐雷声高起；过了一会，雨散雷收。那岭太高，上面水如倾崖倒闸一样。又过了一会，日色才出，进忠才走出洞外，忽猛省道：“是了，忘却老僧之言，定是龙王震怒。”复来池边拜祷道：“弟子魏进忠，愚蒙小人，触犯尊神，望恕弟子无知之罪。”又到观音面前叩谢了。正要回去，抬头看时，山间云雾遮满，不见来时路径，想是云还未尽。

　　坐了一会，又起来望时，只见重山叠叠，一些路也没有。四下寻路，止有东南上有条小路，却又险峻，只得扳藤负葛，一步步望下爬。捱到东岭，遇见一处，两山接笋，不得过去。那接笋处却只有三尺多宽，壁立而下，深有万丈，底下水流如箭。论平日也还跳得过去，因是爬了半日山路，脚软了，又见下面极深，心中又怕，两脚抖颤，莫想站得起来，坐在山崖上喘了一会气。

　　看看日已西去，正在着忙，只听得远远有人言语，又等了一会，见对山上一个人走来，口里唱着歌儿道：

　　破衲穿云挂薜萝，独耽生计在山阿。

　　世情险处如棋局，懒向时人说烂柯。

　　只见那人头戴遮阳箬笠，肩挑绳担，腰插板斧，原来是个樵夫。进忠道：“行路的哥，救我一救。”那樵夫叫道：“你从那里来的，在这里坐着？这涧没多阔，跳过来罢。”进忠道：“爬了山路的，脚软了，跳不得。”那樵夫将肩上扁担拿下，担在上面，按住一头，拉着他手，才跳过来。那樵夫收过扁担，进忠与他唱个喏。樵夫道：“你从那里来的。”进忠道：“岭上下来的？”樵夫道：“这岭壁万仞，从未曾见人上去，你怎么从上面下来的？”进忠道：“我是采药的，从前面山上误走过这岭上，因雷雨迷失了路，故从岭上爬下来了。”樵夫道：“闻得上面有龙王，你可曾见么？”进忠道：“没得见，只见一池清水。”樵夫道：“你这往那里去？”进忠道：“我也不知路径，只是有人家的去处，便好借宿。敢问哥，这是甚么地方？”樵夫道：“这岭下是居庸关，此岭唤做摩天岭，离关二十里，向东去也是个隘口。本该邀到寒舍宿，奈我又入山深了，你便依着这条小路走去四五里，就有村落了。莫走大路，恐遇游兵盘诘。”进忠作揖，相谢而别。果然走不上三五里，山下露出几个人家来。只见：

　　望里云光入暮天，柴扉几处结炊烟。

　　昏鸦点点栖林杪，小犬狺狺吠短檐。

　　进忠走近人家，见一老者在门前札草喂马，遂上前与那老者见礼道：“我是过路的，欲借府上一宿。”老者道：“这是紧要的口子，要盘查奸细的，你从何处来的？”进忠道：“我是个为客的，因在路上被小军们抢去行李，望老爹暂借一宿，明早便行。”老者道：“拿文凭来看才能留宿哩。”进忠道：“文凭在搭裢内，俱被抢去了。”老者道：“没文凭不留，恐是奸细。”又见一少年人，捧了一盘热豆出来喂马，问道：“这人做甚么的？”老者道：“他要借宿哩，因没文凭，不敢留。”那人道：“也不妨，此人不像个奸细，留他住一宿罢。”遂邀进屋内，见礼坐下。天晚时取出面饭来同吃。进忠已半年多不见谷食了，吃罢就与少年的同宿了。

　　睡至二更时，只闻隔壁有呻吟痛楚之声，进忠问那少年的道：“甚么人叫唤？”那人道：“是俺哥，昨日走塘报，被虎咬了腿，故此叫唤。”进忠道：“腿可曾折？”那人道：“没有，只咬去一块肉，如今肿有小桶子粗。”进忠道：“这不难，我带有仙药在此，吃了就止疼，只是要酒调服哩。”那人道：“酒到没有哩。”老者在间壁听见，说道：“你起来，东边儿王家今日请客，该有剩的，你去讨讨看。”那人便起来，去了一会，回来道：“酒有了，却没多。”进忠道：“半碗也够了。”妈妈儿起来打火上灯，进忠也起来，将草药末了捻了一撮，放在酒内，入砂锅中煎了几滚，与他吃下，叫他盖暖了睡。各人复又睡下。

　　至天明，那老者起来，走过来谢道：“多承老哥好灵药！”进忠道：“好些么？”妈妈儿道：“吃下不多时，就不疼了；五更时，出了有一盆黄水，肿也消了，腿也伸缩得了。有缘得遇恩人。”谢了又谢。进忠也暗自称奇。一家儿奉之为神仙，杀鸡为黍管待他，又向他讨了些药。进忠道：“此药不独治此，凡一应跌打损伤，也只一服见效。”那老者道：“骨头折了，可医得好？”进忠道：“就是碎了，也能医。”老者道：“如今俺们总府大人的公子，因跑马跌折了腿，有半个月了，老哥若能医，等俺去报知，荐你去医。”进忠道：“好极！你去报知，若有谢礼，我分些与你。”老者道：“我没谢得你，还敢望分你的钱么！”忙叫儿子备马，先到守备衙门报知。守备上关来禀报过，即差兵丁拿马来接进忠。接到衙门见过礼，问了一回，见进忠衣裳褴褛，即着人取衣巾鞋袜与他换了。总府里差了四个家丁来接，进忠上了马，不一时到了关下，真个是峭壁县崖，玉关金斗。有诗为证：

　　龙盘天险峻高楼，雉堞连云接上游。

　　金壁万重严虎豹，牙旗百里拥貔貅。

　　地连幽蓟吞沧海，势压山河捧帝州。

　　功业好期班定远，欲携书剑觅封候。

　　进忠来到关下，家丁将令箭吊上去。少顷，放炮吹打，吆喝开关。守关官坐下，两边将弁俱是戎装，刀枪密匝，把守得铁桶相似。进了关，家丁引进忠与守关官儿见了礼。过了关，复上马，至总镇府，先与中军相见。传鼓开门，中军陪着至后堂，那总兵才出来接见。礼毕坐下，问道：“先生贵处？尊姓大名？”进忠道：“小人姓魏，贱字西山，肃宁人氏，家传医业。因出关采药，中途为游虏劫去行囊文凭。昨至关下借宿，闻得贵公子有恙，故此进谒。”总兵道：“小儿因走马，跌伤右腿，今已半月，尚未痊可。今早关下守备来回说，先生仙药可治，故尔奉屈。倘得全愈，自当重谢。”

　　门子捧茶来吃了。进忠道：“请公子一看。”总兵遂邀至卧房。见公子卧床叫唤，进忠走到床前，揭开被，见右腿用板夹住，将手略按一按，便叫唤不已。进忠道：“可曾服药？”总兵道：“服过。据医人说，接骨须过百日才得好，只是先止了疼方好。”进忠道：“若等一百日，人岂不疼坏了么！”总兵道：“正为此。”进忠道：“不妨。我这药，一服便定痛，三服即可见效。”床后女眷们听见，十分欢喜，送出十两银子来开包，讲明医好时谢仪一百两。进忠道：“取暖酒来。”丫鬟随即烫了酒来，进忠将草药取出三钱来，调与公子吃了，道：“盖暖了，睡一觉就定疼了。”女眷在床后道：“到有半个月没有睡了。”进忠道：“不妨，包管一会便不疼。”总兵邀进忠到书房内吃了饭。总兵自去料理公事，进忠独坐。

　　过了半日，只见总兵走来拱手道：“多蒙先生妙剂，服过一刻就睡了，才醒来，说竟不疼了，果是神速。”不觉十分钦敬。进忠口中谦逊，心中却暗自称奇。晚间又服了三钱。次早进来看，公子道：“深蒙先生妙药。跌伤后半月中，上半截痛不可言，下半部就不知浑木了；自昨日服药后，下部方知冷暖，夜间骨里觉得微痒，隐隐的响声，如今也伸缩得了。”进忠道：“不要扭动，恐劳伤了筋骨”。又调一服与他吃。

　　到书房来，正闲话间，只见家丁来报道：“白相公要见。”总兵道：“请！”不多时引进一个秀士来，总兵降阶迎入，各各见礼坐下。那人头戴方巾，身穿潞绸道袍，脚下绒袜毡鞋，生得面麻口阔，乱发虬须。那人问道：“此位尊姓？”总兵道：“魏先生，为小儿医病的。妙药三服，已愈了大半。”进忠亦请教，总兵道：“江右星家白太始先生。”太始道：“连日因公子有恙，未曾来进谒。今日竭诚奉候，吉人天相，必定全愈的。”总兵道：“连日未聆大教。”太始向袖中取出两本《流年》来，道：“贵造已看来，令郎不过暂来灾晦，目下流土星进宫就平复了。”总兵道：“请教太始一一细讲！”只见他讲一会，便起身到门外吐两口，进来又讲，不一时如是者四五次，一本《流年》说未完，就吐有十多口。进忠见他唇下有血渍，便道：“先生唇下有血痕，何也？为何频起作吐？”太始道：“学生素有贱恙，话说多了，就要吐几口血。”进忠道：“男子血贵如金，岂可频出？这是劳伤肺气所致，何以不医？“太始道：“也曾医过多回，未能痊可。医家叫我寡言，小弟业在其中，何能少言？故尔难愈。”进忠道：“弟到有药可治，只须三服，便可永不再发。”总兵道：“魏先生妙剂，不消多服，定是神速的。”进忠便向囊中取出七粒丸药来，用白汤与他吃下。总兵道：“且收下，迟日再请教。”分付拿酒。家人摆上酒来，三人饮至更深，就留太始与进忠同宿。 次早，进忠又进内看公子，将夹板解去，已接完骨头，伸缩自如，并无痕迹了。总兵大喜。公子就要起来行动，进忠道：“缓些，骨虽接完，血气未充，恐又劳伤了，须到三七后方可行动，再用参芪补养之剂以济之。”回到书房内，太始又取出《流年》来谈，果然一些已不吐了。讲毕，进忠又与他一服，三日连进三服，果然全好了，面上也渐有血色，不似起初黄瘦了。

　　太始十分感谢道：“客邸无以为谢，奈何！”进忠道：“何必云谢，贱造拜求一查足矣！”说了八字，排下运限，饰了五星，看了一会，忽拍案叫道：“大奇！大奇！”进忠道：“请教有何奇处？”太始道：“小弟阅人多矣，从未有如尊造者，乃极富极贵之格。”进忠道：“多蒙过奖，务求直教。”太始道：“小弟虽是业此，却从不会面奉，蹈江湖的恶俗。尊造乃戊辰年、丙辰月、己巳日、庚午时，一派辰中禄马。入巳为天元，入丙为煞，月令带煞了。己巳日主生出年上戊土来，乃是正印。时上庚金，坐着天罡，又是地煞。子平云：‘煞不离印，印不离煞，煞印相生，功名显达。’又云：‘有官无印虚劳碌，有煞无官也落空。’月上丙火，透出官星。《经》云：‘财为养命之源。’八字初排，须寻财地，我克者为财。辰中两点癸水，露出太旺。财官煞印俱要得令。辰、巳、午谓之三辰顺序，火土相生，大是得令。《经》云：‘未看元辰，先寻大运。’贵造十岁逆运，十岁丙寅，二十乙丑，三十甲子，四十癸亥，五十壬戌。如今已交甲子，少年气运总不如，一事无成。这甲字五年亏你过，乃虎落深阱、凤下荒坡之厄。如今渐渐好了，日渐亨通，只待一交癸亥，富贵齐来。五十岁交了壬戌，就贵不可言，位极人臣，权倾天下。再查五星看命：正丑宫玉堂临照，火罗居于福德，大有威权。日升殿驾，迎天尺五，月照昆仑，常随玉辇；太阳朗照，水辅阳光；福禄随身，功名盖世。魁罡得令，生杀常操五星。子平合论极富极贵之命。但还有些小不足的事。子平云：‘七煞无制，子息艰难。’月令带煞，少年克父。宫中木星犯主，鸿雁萧条。太阴星独照妻妾宫，妻子也不和合。留心花柳，刑伤太重，六亲无靠，虽然富贵，终是孤鸾。功名富贵皆不从科甲第中来，文昌俱不入垣，却有平步登仙之兆。只是杀星太重，他日杀害的人却也不少，慎之！慎之！目下还有百日小灾，却无大害，过此无碍，皆坦途矣。有诗留验。”写了四句诗在上道：

　　三十年来运未通，失身泥土恨飘蓬。

　　一朝点出飞腾路，指日扶摇上九重。

　　过了几日，公子起床作谢，总兵治酒酬谢，谢了进忠百金，并彩缎铺盖行李。 次日收拾拜辞。白太始也辞了，要往大同去，总兵也送了盘费。太始道：“魏兄要往何处去？”进忠道：“弟无定处，意欲随兄也到大同一游，久闻大同风景甚好，欲去游览。”太始道：“不可！你新运将通，何可浪游失了机会？须去速寻进步。”进忠道：“不瞒兄说，小弟已净了身，是个废人，到那里去求功名？”太始道：“事非偶然，昨我看你贵造，功名富贵，原说皆不从正途上来。诸星却皆朝主，渐有日近龙颜之分。兄到京师去，即寻内相进身，方得显贵。我京中却有个相知，姓殷，此人虽是个秀才，却也富堪敌国，平生以侠气自许。他专一结交官宦，皇亲、国戚无一不与他交好。凡有人投他，他都极力扶持周济。他宠君素有吐血之症，弟写封书子荐兄去，并托他荐兄到内相里去，甚捷径。”随即写了书子与进忠。二人俱辞别了总兵，总兵又各送长马一匹，二人上路。

　　不说白太始往大同。只说进忠上路，非止一日，来到京师。前门上寻了寓所，卸下行李，来到棋盘街，见衣冠人物，还是旧时光景。访问殷秀才的住处，人说在城隍庙前，竟奔西来。打从殷太监门首过，见李永贞家门闭着。意欲去看看他，忽想道：“前此为恶妇所逐，我今番又不如前了，看他做甚。”直至庙前来问，人说左边门楼便是。

　　进忠走进门，见一个人出来，进忠拱拱手道：“殷爷在家么？”那人道：“家爷不在家，爷有甚见教？”进忠道：“我自边上来，有书子要面交你爷的。”那小厮道：“家爷到西山听讲去了，请坐献茶，爷有书子留下来罢。”进忠道：“你爷几时回来？”小厮道：“今日就回的。爷上姓？寓在那里？”进忠道：“我姓魏，明早再来罢。”才走出门来，小厮便道：“魏爷请住，那里是家爷回来了。”只见西路上来了有四五骑马，来到门前，中间是一个青年秀士。下了马，小厮上前回道：“这位魏爷有书子要面交哩！”殷秀才遂拱手躬身，邀进忠到厅上，见礼坐下。只见那殷秀才生得：

　　长须白面意谦虚，仗义疏财大丈夫。

　　爱客声名欺郭解，居家豪富数陶朱。

　　殷秀才同进忠坐下。进忠取出书子来递上，殷增光看了道：“原来白太始会见先生的。他原说秋间来京，今又往大同去了。”进忠道：“太始兄多叫致意。”增光道：“岂敢！先生神医国手，今日幸会。”茶毕，便去摆饭，问道：“先生行李在何处？我着人去取来。”进忠道：“识荆之初，怎好便来相扰？”增光道：“既蒙下顾，即是知心，何拘形迹。”酒饭相待。家人取了行李来，收拾两间小楼与他宿，拨了个短童伺候。

　　次日，殷增光将他小娘子的病症一一说了，进忠道：“此产后失调，劳伤血气所致，只须丸药数服即愈。”四五日间，病已全愈，增光十分欢喜。殷家逐日暄阗，各官宦出京入京的都来拜他，送礼的、下书的络绎不绝，门下食客一日也有数十人，终日不得闲。

　　一日，分付家人预备精致素斋果品，到西山供养。进忠道：“久慕西山好景，未得一观，不知可好同游？”增光道：“达观禅师久在西山六一泉习静，近因定国公太夫人寿诞，启建大醮，明日供养一餐小食。魏兄有兴同往，随喜一宿。”晚景已过。次日同上马，到西山来，一路上看不尽峰峦叠翠，蓝水飞琼。到了庵前下马，主僧出来迎接，邀至方丈坐下。茶毕，增光问童子道：“老师曾放参否？”答道：“老师入定未回，已知殷爷有斋，分付下先供佛，供后即斋，大众不必等候。”众人铺下斋供，敲动云板放参，各僧众一一坐下，放餐毕，将午时，童子来说道：“老师下榻了，请殷爷相见。”增光遂净手，同进忠到方丈来，持香到禅座前插在炉内，拜三匝。进忠偷眼看那禅师，果然仙姿佛像，不比寻常。这正是：

　　身似菩提树，心如明镜光。

　　此中无一物，朗朗照秋江。

　　增光拜过，进忠也俯伏稽首。达观道：“此位何人？”增光道：“山东名医，友人所荐到此，特来参谒。”达观道：“大非好相识。”又对增光道：“一向久扰檀越，刻将业障到了，快些收拾回去。”增光道：“大师与天地合德，有何业障？”达观道：“业障深重，不能解脱，大家好自收拾归去。”增光再要问时，达观又闭目垂头，入定去了。正是：

　　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

　　毕竟不知有何业障？应在何处、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黄风岭唐僧有难 半山中八戒争先:

　　却说建文帝闻报铁铉与盛庸，恢复了德州诸郡县，龙颜大喜，遂升铁铉为兵部尚书，主理大将军兵事，都督盛庸进封为历城侯，仍掌大将军事，总平燕诸军北伐，又命副将吴杰屯兵定州，都督徐凯屯兵沧州，相为犄角，一时兵威又复大盛。

　　再说燕王既归北平，因问道衍道：“前番屡战屡胜，皆因是耿炳文、李景隆不知兵之将耳。今盛庸、铁铉等颇有才略，寡人欲再出破之，不知可能得意否？”道衍道：“大王之兴，上合天心，安有不得意之理。盛庸纵有才略，不过多费两日耳，他何足虑！”燕王大喜，因打听得盛庸北居德州，吴杰屯定州，徐凯屯沧州，遂佯为不知，竟自下令，要率将士往征辽东。将士听了，尽皆不悦，多有闲言。燕王闻知大怒，遂立即出师，违令者斩。众将士无奈，只得奉命启行。行到通州，张玉与朱能也自狐疑，因乘间问燕王道：“今敌兵已将压境，急思破敌为上，奈何远道征辽？况辽东严寒，士卒未免不堪。不知大王何故，定为此举？”燕王大笑道：“寡人之征辽，正思破敌，诸君有所不知耳。”张玉道：“臣等愚蠢，实不知征辽之为破敌，乞大王明示。”燕王道：“寡人下令征辽者，是因目今盛庸、铁铉屯德州，吴杰、平安屯定州，徐凯、陶铭屯沧州，相为犄角，皆吾敌也。既已压境，岂不思破之？但思欲破德州，

　　而德州城壁坚牢，又为敌众所聚，破之不易。欲破定州，而定州修筑已完，城守悉备，欲破之亦殊费力。唯沧州乃土城，况倾圯日久，徐凯兵至，虽欲修葺，而天寒地冻，兼之雨雪泥淖，谅亦未能成功。我乘其不备，出其不意，急趋而攻之，必有土崩之势。若明往攻之，彼必提防矣。故今扬言往征辽东，示无南伐之意，以怠其心耳。况往日李景隆兵至，吾下令征大宁，后实征大宁。今率师征辽，彼必信之。乘其信不为备，因偃旗息鼓，由间道直捣沧州，则破之必矣。沧州破，而德州、定州，自不能守而移营矣。岂非征辽即破敌乎？但机事贵密，故不敢令众知耳。”张玉与朱能听了大喜，因叩头称赞道：“大王妙算，真鬼神莫测也。”因明言征辽，而暗袭沧州。

　　正是：

　　兵机妙处无端倪，明击于东暗击西。

　　笑杀父书徒读者，但能口说实心迷。

　　却说徐凯分守沧州，初到时，见城廓不完，也紧紧防燕，后来因探知燕王往征辽东，遂大喜，不为防备，竟遣军四出，伐木运土，昼夜修城，以为万万无虞。不期燕兵行到直沽地方，燕王因对诸将说道：“徐凯闻我征辽，必不防备，即能防备，亦不过但备青县与长卢二处，至于砖垛儿与灶儿坡数处，一路无水，必不知备。若从此急进，便可径至沧州城下，一鼓破之。”诸将以为然，遂率领士兵，于夜半起程，一昼一夜就行了三百里路。若撞着沧州的哨骑，皆尽杀之，故无人报信。第二日早饭时，燕兵已掩至城下，而徐凯不知，尚督军士运土筑城。及听得马嘶人喊，方知兵到，吃了一惊不小。急急再点兵，闭了城门，分守城堞。众军士皆仓皇股憟，人不及甲，马不及鞍，且一时分拨不定，唯有东西乱蹿。燕兵见南兵惊慌，愈加鼓炮震天，四面紧攻。张玉见城东北一带坍城，尚未修好，遂带了一队勇士，将盔甲卸去，肉袒了，爬将过去。南兵看见，喊一声道：“不好了，燕兵已入城了！”遂乱纷纷尽都跑散。张玉既到了城里，遂率众砍开了城门，放燕兵入去。燕王见城破了，知徐凯要走，先命兵将埋伏于归路之旁。候徐凯马到，一齐拥出捉住，解往北平。朱能等入城乱战，将士见主帅被擒，尽皆投降。燕王急传令止杀。而众将报功，已斩首万余级矣。只因这一事，有分教：胜在兼程，败于两日。欲知后来之事，请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护法设庄留大圣 须弥灵吉定风魔:

　　话说袁猷在家内，因拿银子与妻子杜氏口角打降，又被父母说了几句，不敢向父母辩白，忍着气离了家内，气勃勃的到了强大家里。却好双林房里没客，三子请他到房里坐下。老妈赶忙进房献茶、装水烟。双林看见袁猷满面怒色，不言不语，又见他左边腮上有两道指痕，不知他与何人淘气。等袁猷坐下来有好一刻工夫，先谈了许多闲话，才从容问道：“你这脸上是怎么样的？”袁猷又气又愧道：“再不要提起。因为有个至好朋友同我借几两银子，我不好意思回他，允约明日借给与他。

　　今日回家去拿银子，那知我家这不贤的妻子，除将这连日人送去的利银藏匿起来，反叽叽咕咕说了许多不讲理的蛮话。说起我的气来，抓住他的头发要打，那知他用手来搪隔，他的手指误碰在我脸上。找更加生气，一时性起，将他攒跌在地，拳头巴掌打了不计其数。还是我家老翁同我家老太说了几句，找才将他放了起来，我就到你这里来了。从今以后，我只当这不贤是死掉了，相巧我弄个人，另外寻一处房子在外面居祝倘若托天庇估，该应我家不绝，一样养个儿子传宗接代，看这不贤同谁扛吵！”说着仍是怒气勃勃。

　　双林听了这番言语，心中沉吟想道：“我自从那夜得那异梦，次日到白衣观音庵烧香求了那么一条签句，我就时刻留心试探这姓袁的。看他性格甚是温存，年纪又只比我大了十岁。

　　若论他的家道，虽不富足，听他逐日言语，看他人又能干，也可以敷衍过活。想我今年已十八岁了，这碗相饭吃了四年，想起那初到扬州来的时候，在人家做捆账，日里关上几个门，晚间还要留镶，不拘那人老少好歹，总不能不留。留个好客还罢了，若留下个坏客，他那里顾你生死，累下许多暗玻吃了年余的苦，好容易哄张骗李，才改了分帐，这些酸甜苦辣，那样没有经历过了。如今外面玩友越过越刁，除没有泼浪银钱花用，恨不能倒贴他些才好。更可笑扬州风俗，相公身上总要落个把势，这把势之中十人倒有九人不好，又要吃醋，又要放差，一百二十分的恭维，若是一点不如他的意，就凸出凹进做坏事，受不了这些瘟气。若是不落把势，这个也要相好，那个闹着落交，弄得瞎扛瞎吵。目今新出来的这一班把势，三个成群五个结党，耀武扬威，不知他们有什么狠处，来到这里就想吃白大酒，□鸦片烟吃。曾记得那一日，有几个把势在这里摆台子，我被他们灌了几大碗的酒，过后那一吐，险些儿醉死了。想我父母俱故，又无弟兄姊妹，孑身一人，尽管在这是非场中贪恋，有何益处？倘若运丑弄出点毛病来，连命送掉了还不晓得呢。

　　我苦了这几年，侥幸没有吃上鸦片烟瘾，自己省吃俭用，些须积聚了几两银子，落了些衣服、首饰。〔幸〕喜我未曾许配过人家，没有丈夫，可以由得自己做主。久欲从良，脱离苦海，正是俗语说得好：‘易求无价宝，难觅有情郎’，这几年来也没有个知心合意的人儿。我久已有意想跟这姓袁的从良，只因闻得他的妻子太妒，所以从未启齿。今日听他这些言语，大约他弄人是弄定准了。好在他说是另外寻房在外面另住，我若跟了他，他妻子任凭怎样妨忌，好在他在里，我在外面，他不能日日跑到我这里来吵闹。况且菩萨签句说我终身派是个姓袁的，如今我不可将机会错过。光阴迅速，我眼睛里曾经看见许多吃相饭的人，到了下桥时候，猪不闻狗不睬，弄得在街坊上沿门叫化，那才难呢。我看见那《扬州烟花竹枝词》九十九首内有一首：

　　钱财易得不为奇，几个存留防后资。

　　鸦片瘾成颜色老，有谁眷恋下桥时？

　　到那光景，后悔无及。此刻趁他夫妻反目，他要弄人，一团豪兴之时，我且慢慢的探他口气，将我终身大事弄定，省得到那人老花残，下桥的时候，没有收成结果。”

　　主见已定，遂假意劝道：“不是我批评你，你家大奶奶说的也是些正经话，怕你在外贪玩，费银钱。但凡妇人家嫁了丈夫，谁人不望丈夫好呢？你在外面，常不家去，妇人家心路最窄，那里没有几句闲话？你就该忍耐他些。千不是万不是，结发夫妻你也不该动气打他，这就是你的不是。趁早歇歇，息息气，依我劝。张奶奶，来装水烟与袁老爷吃。这里玩一刻，我今日不留你，早些家去，夫妻无隔宿之仇。”又道：“坏死了是家内夫妻，外面再好些，究竟是露水之情，一朝缘尽，就各走各的路了。”袁猷听了，冷笑道：“罢了，罢了，不要你说这些假道学的话了。自古道：‘穿青的护黑汉’，不是我此刻在你面前说，从今以后，我要再同这不贤睡觉，我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你今日另外有了好客，拿这些话来撵我了。除了灵山别有庙，到处有香烧。除了你这里我还怕没有地方住呢？”

　　张妈正在旁边装水烟，听见袁猷这话，便说道：“袁老爷，趁早不用说这些话，那家夫妻不淘气。我家双相公劝你老爷，也是为好，说的好话，你老爷倒看反了。你们相好也不是一天了，莫说相公今日没得客，就是有了客，你老爷来了，也不能留别人的。”

　　双林听见袁猷说这些话，就坐到袁猷怀里，将袁猷耳朵揪住道：“我倒不晓得你这个人不宜吃好草。我不过因你家夫妻淘气，劝你息息气回去，你反说出这些凸出凹进话来。你在这里住，无非你家大奶奶背后多骂我几句罢了。”袁猷道：“你丢下手来，我要问你，他怎么又骂起你来了？”双林道：“你不必哄我了，骂了还要骂，就是我也是要骂的。”

　　双林与袁猷闹笑了半会，袁猷的气才渐渐的平了。双林道：“说了半日话，你可曾吃过晚饭呢？”袁猷道：“晚饭早已吃过，上了些瞎气，此刻腹中觉得有些饿了。”双林赶忙叫人买了些茶食来与袁猷吃。双林笑着向袁猷道：“我倒看不出，你这个人倒会打堂客呢。”袁猷道：“你今日才晓得我厉害，你若是跟了我，也是一样打法。”双林道：“打？打我门前过，你只好说了玩玩罢。”袁猷道：“你不要强嘴，那一天弄个结实家伙与你尝尝，你才知道厉害呢。”双林道：“罢了，罢了，不要惹人笑了。你那结实家伙，我也领略过了，不过是银样蜡枪头！”两人谈谈说说，收拾睡觉。

　　到夜里，双林将要跟他从良心腹细情向袁猷告知。袁猷道：“我虽然晓得你父母俱故，并无弟兄姊妹，又未许配过丈夫，只有一个母舅，但不知他要多少银子？我不瞒你说，虽说有几两银子，总是借在人的身上，一时难以收拾得起来。若是你跟我，还要另寻房子，置备家伙什物，暂时恐怕来不及。此事只好缓缓的商议。”双林道：“我虽是舅舅领带了我几年，我也代他寻的银钱不少。等他来了，我早已打算多则八十，少则七十块洋钱与他，依也罢，不依也罢，横竖要我情愿，难道派我吃一世相饭不成？我也不能寻一辈子银钱与他用。他若是刁难不行，我上立贞堂内，叫他人财两空呢。”袁猷道：“立贞堂容易进去，只是到了夜里要人陪你睡觉，一时找不出个人来，那才难过呢。”双林道：“我同你相好已几个月了，连你也不知道我么？醋也不过这样酸，盐也不过这样咸，难道这几年相饭还没有吃得够呢？我如今巴不得有个清净地方，让我享这么几年清福，就死也瞑目了。”袁猷道：“此刻说得好听的很，只怕口是心非。若是跟了我，明日同我家那个不贤一般见识，吃起醋来，那岂不是我命里遭逢呢。”双林道：“口说无凭，我同你拍个手掌。”遂将右手伸出被外，袁猷将左手伸出，两人对拍了手掌，复又各自发誓。一切讲明，专等双林的母舅到了扬州，把洋钱与他，立了凭据，就跟袁猷从良。双林又叮嘱袁猷先将房屋觅定，省得临时没有房屋居祝两人说了一夜，直至天明，方才睡熟。

　　睡到红日东升，袁猷起来洗漱毕，吃过莲子，离了强大家，到了教场方来茶馆。只见贾铭、吴珍、陆书、魏璧早已到了那里，坐在一桌吃茶，见袁猷到了，招呼入坐。跑堂的泡了茶来。

　　吴珍看见袁猷面上有两道指痕，心中已有几分明白，大约是夫妻淘气，遂问道：“袁兄弟，你同谁人较量，被谁欺负？告诉我，弟兄们代你出气。”不知袁猷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八戒大战流沙河 木叉奉法收悟净:

诗曰：

　　恩威并着合官箴，过却慈祥反祸生。

　　试鉴建城囚叛狱，方知姑息亦非仁。话说刘仁轨自赴建州廉访之任，时值严冬，狱官连进申文，禀称狱中囚犯冻死者相继数人。刘仁轨不忍，捐俸资籴米煮粥，遍济饥囚。又买棉花草褥，给赐狱中。吩咐狱吏；“天色寒冷，一概镣杻笼匣刑具，暂且宽放，待春来又作区处。”本狱官吏、牢头、节级等怎敢违拗，遵依钧谕，不拘轻重犯人，尽行宽放，瞿天民知觉，忙拦阻道：“贤侄衙门不比寻常州县去处。况本狱囚犯俱系大盗凶徒，焉知好歹？今一时容情宽纵，倘乘机变生不测，有伤宪体。”刘仁轨道：“彼虽凶暴强徒，亦有人心者。恩仇两字，岂不分明？不肖施之以惠，终不成反噬我以仇。”瞿天民道：“贤侄之言因为合理。但人心叵测，亦宜防闲缜密，庶无他虑。”刘仁轨道：“姑待春气和煦之候，复加刑具。”后贤看此，评论刘廉访徒知好行小惠，不识为政之大体。有诗为证：

　　修己安民成大圣，岂因小惠作公卿。

　　伫看旦夕囹圄变，空负刘君一片情。且说建州司大狱中，俱是各州县成案大辟重犯，总解来监候的，向来官府十分严禁。因本司近海，贼寇出没之处，常虑劫牢越狱，狱中官吏等昼夜防闲，不敢时刻懈驰。只因这刘爷慈祥好善，引动一个强徒，姓金插号为焦面鬼，生得身躯雄伟，勇猛无敌，满脸青蓝斑点。原系万安人氏，因见一宦家小姐到东岳庙中念佛，生得万分美貌，欲要求亲，谅来不就，纠合一伙强人，劫了宦家财物，并夺了小姐，一齐下海为盗，官兵不能捕获，数年无可奈何。当年春尽，众贼伙为焦面鬼寒疾新痊，设宴于楼船内，摇到毕家圩看玩桃花，庆贺作乐，欢歌畅饮，都吃得酩酊大醉，因月色明朗，夜饮忘归。毕家圩原有十余家土妓，众贼乘兴上岸嫖耍去了，只留二健汉在舟上伏侍焦面鬼。那夜恰值一只官船巡哨出来，船上弓兵一色渔人打扮，窥见楼船上恁地模样，心下怀疑，把船轻轻地荡到黑暗处，觑其动静。　少顷，只见一大汉踉踉跄跄踅出船头上放溺，内中弓兵有认得的，忙指道：“这是贼首焦面鬼！”一大胆弓兵道：“不是他，就是我！”将船移近的来，挺枪照焦面鬼腿上戳来，一枪戳个正着，焦面鬼叫一声“阿呀”，翻觔力斗跌下海去。焦面鬼恃着勇力，也不喊叫，呼呼地跃出水面来。弓兵慌了，忙打开大网撒下，恰好捞在网里。此时贼船上健卒都醉后睡去，并不知觉。官船上驾起双橹，飞也似奔到屯扎去处，一声锣响，四下里兵船齐出，把焦面鬼捆缚定了，解入万安县来。县官拷掠，拟罪成狱，解到廉访司监禁，待期取决。这贼向来有心越牢逃遁，只因刑具拘挛，不能施展。当下因刘廉访宽恩，释去镣杻丑绷匣，无限快乐。因这个机会，辄生歹心，暗里和一班重犯商议逃牢之策。内中一个大盗，姓符名湘，主谋道：“越狱而逃，多分难脱罗网。趁此老刘是个邋遢没伎俩官儿，不甚盘诘，我等随便潜取器械入狱，令人暗通海上弟兄，里应外合，乘开正灯夜匆忙时候，约定日期，杀出狱去，抢掳大库财宝，同下海中受用，煞强似扒墙钻洞越牢的勾当！”焦面鬼从其议论，预先整顿齐备，只待临期下手。却说本狱有一牢头，姓汪排行十五，原系永泰县一筹好汉，家事颇为饶裕，只为路见不平，为本县库吏暗盗钱粮、嫖赌撒漫用度，后因盘库事露，扳累无辜百姓株连受害。这县官胡涂，恨不的一时出豁了库吏，保全了自己前程，一概波及良民，登时酷刑严比，其中借贷、变产、鬻妻、卖子者，何只一、二百家。凡下狱的，将所扳银两照数赔纳，兀自要寻分上说了方便，才得出狱；那库吏反唤亲人保领出去，外厢快乐。汪十五闻人传讲，忿忿不平，常对天大叫道：“杀了这厮，也替百姓们除了一害。奈何不识其面，难以下手！”天下事多有不意相凑的祸福。这汪十五忽往街上闲走，行至十字路口，见一伙人围绕喧嚷。汪十五捱近看时，街心里一个汉子，带着半醉指手画脚，在那里大骂。街侧首一个小厮，披着发，带哭带说的分辩，满街撒的葱菜。汪十五问旁人道：“这是甚地缘故？”邻人悄悄道：“恁星星一些小事，倚官托势地在此欺人。这人拿一文钱与小厮买葱，定要找一株菜。小厮道：“一文钱交易，能有几多利息，再拿一株菜去，岂不连本送了？』抵死的没有与他，两下争闹起来。这小厮尊脸上受了几下，又将他葱担儿撒散满地，众人打攒攒劝他，兀自不肯罢手。”汪十五又问道：“这汉子是兀谁，敢恁地无状？”邻人道：“他是本县库吏的……”汪十五也不待说完，跨一步向前，分开人丛，便喝道：“小厮们小本经营，有甚大赚钱？尔将他货物坏了，又打得恁地模样，你不省的交易不成，两物现在的话哩？”那汉大怒道：“汝是甚村鸟，敢管我等闲事？”伸掌就劈面打来。汪十五接住手，只一提，放倒在地，拳捶脚踢，用力打了一顿，那汉垂头张目，只有一丝两气。众人见势头不好，一齐拖住解劝。忽见十余人挺着柴棒赶来，将汪十五乱打。果然双拳不敌四手，被众人拖翻，也打得个几死。原来这汪十五是个性直莽撞的汉子，见人说小厮受亏，那一腔不平之气已攒到泥丸宫上了。复听得讲到“本县库吏的”五个字，提起日前愤怒，奋勇打这一场，不期错接了脐带，那人是库吏查三的亲弟查四。查三正在县中点卯，见人报说兄弟被人打伤，慌忙率领家丁，把汪十五当面答席，又将衣服尽行剥下，便袋内搜出一包银子，一把解手小刀，查三见景生情，喊鸣地方道：“今有不识姓名凶徒，白日持刀，当街刺我兄弟，凶器现存，地方作证。”当下簇拥到县堂上来。县官审问一番，一面情词，将汪十五重刑拷打，逼勒供招“白昼持刀杀人”，验出查四伤痕，虽不殒命，凶器现存，依律拟成绞罪，迭成文案，申详上司。汪十五父亲虑查三暗行嘱托狱中谋害，县中上下用了银两，解入建州大狱里来。汪十五又使费钱钞买了一个牢头，专管狱门盘诘一应出入之人，极有权柄，所赚钱财尽可受用。此时因刘廉访宽厚，狱中任情出入，难以关防，趁钱渐渐薄了，屡屡见面生人入狱，交头附耳地说话，静夜里常闻铁器之声，暗想：“我是负屈之囚，天幸本县大爷去任，犹可伸冤出罪。今大狱里这一伙强徒，见刘爷宽恩相待，决生歹心，果若反狱逃牢，那时有口难辩。”乘便时，备细禀知狱官。狱官道：“此非细事，汝可用心提防，幸无他变，必有重赏。”狱官就将此事禀闻宪主，刘仁轨喝退不理。狱官无奈，又和狱吏商议，狱吏道：“这事非同小可，倘果有变故，老爷与小吏身家难保。”狱官烦恼道：“我想汪牢头之言，实有线索，堂上付之不理，教我怎生奈何？不如及早收拾回乡，免一家为异国之鬼。”狱吏道：“老爷若去，是速其反也。依吏典之见，亦可调停。狱内之事，径托汪十五查验，暗通消息。外边之事，全仗老爷料理，密报与州县诸位爷知道，求拨精锐士兵、能为缉捕，昼夜更番，巡牢防护，纵有变乱，亦可解救。”狱官道：“不如将这些死囚仍旧上了镣杻丑笼匣，怕他飞上天去，岂不脱了许多干系？”狱吏道：“倘宪爷知道，是上下相抗了。设若激出事端，反成不美。”狱官大喜道：“良言甚达通变。事逢盘错，彼此护持，向后已属通家，不须芥蒂。”狱吏辞谢：“不敢。”散讫。狱官乘便将此事禀闻州县官员，各官也知滨海地方贼寇出没之处，依言拨兵防护。这牢头汪十五朝暮提防，暗窥动静，这是严冬的话。转眼间，又早正月中旬元宵佳节。汪十五于十二日暗传消息与狱官知道：“自岁底狱中愈加来往人杂，每每见束缚包裹互相传递，焦面鬼又以言语试拨犯人，犯人佯允共事，彼已信悦不疑，嘱我但听衙前火起，吶喊为号，这事只在早晚举发。犯人若不从顺，必先受其戕害，恳求老爷作主，庶免临期贻害。”狱官听此消息，如坐针毡之上，寝食不安。别人庆赏灯夜快乐，狱官、狱吏昼夜彷徨，拣选勇健民壮官兵，整理器械伺候，暗中许神作愿，祈祝平安无事。此时沸沸地传入刘廉访衙内来，刘仁轨笑道：“这是本狱官吏因我宽宥罪人，难以逞威凌逼、索诈钱财，故造言惑众，实为可恼，且从容另作理会。”瞿天民暗对龙氏道：“恩将仇报，凶徒故态。反牢劫狱，为害匪轻。做官的向来性愎自任，谏阻无益，但夫人密加防护方好。”龙氏心慌，吩咐僮仆、虞候，轮流击梆巡察，自己和衣而睡，一连数夜，寂静无闻。刘仁轨暗笑众人痴蠢，龙氏也觉疲倦，渐渐懈弛，不在意了。当下已是正月尽边，忽然阴云四合，狂风骤起，一霎时天气大冷。初更时分，龙氏正在睡梦中，忽听得人声喧嚷，失惊跳起，抬头一看，只见粉墙上照得一片通红，原来是司衙前火起。龙氏谅定是那事发作，喊叫众人急起，合衙男女蹿醒来，寒抖抖颤做一块，你我相觑，不能移动。刘仁轨心下虽是慌张，口里兀自嚷道：“有我在此不妨。”龙氏跌足叫苦。这衙前火发，正是里应外合的暗号，海上一二百强徒，吶喊放火攻门。此时幸有准备，各衙门拨来的守宿弓兵民壮四面围合拢来，放火厮杀。这狱里焦面鬼一行人听得号起，各持器械杀出狱来。狱官也有准备，一班捕卒挺着枪刀截住栅口。内外吶喊，满司鼎沸，火光照耀，如同白日。焦面鬼手举若双斧，奋勇当先，随后合狱囚犯并力向前，杀出栅来。捕卒拦定不放，焦面鬼大喊道：“事已至此，进前则生，退后必死！”引着众囚乱砍出来。胆大捕卒迎住厮杀，焦面鬼拚死冲突，一斧将一捕卒砍翻，众卒望后便退，囚犯乘势一齐把栅门推倒，直杀出狱官厅上来。狱官预先已将家小藏匿过了，自己闪入夹墙内躲避。焦面鬼一行人杀出侧厅，径奔入刘廉访衙里。刘仁轨合衙男女并瞿天民都躲于后边花园内，单不见了瞿琰。刘仁轨夫妇慌做一堆，又不敢声扬，暗暗捶胸叫苦。瞿天民道：“不妨，我儿自有伎俩，管取无伤。所虑者，贼徒杀入园中，我等皆无生路。”一齐低头屏息，隐伏在树木丛密之处。原来瞿琰年纪虽小，灵性不凡，平日里听得龙氏计议狱中事体，已自在意。当夜正在轩子中灯下看书，猛听得喊声大起，忙脱下道袍，只穿扣身小衣，拿了弓箭杆棒，奔出后堂轩子前，飞身跃上屋顶，端坐观望。只见值宿更夫民壮人等乱纷纷奔入来，口里只叫：“罢了！这回性命都断送在刘爷手里！”四下里乱跑。瞿琰且不做声，悄悄地伫目窥觇。少顷，一丛火光渐近前来。火光之中，那焦面鬼手持两斧，扬威耀武，杀入甬道，口里喊叫：“杀了赃官污吏，替民除害，要性命的，各自回避！”两旁百余个囚犯应声吶喊。说时迟，那时疾，瞿琰看得亲切，扯弓搭箭，望下射来，一箭射中焦面鬼左目，望后便倒。众贼都吃一惊，喊叫：“不好了，有人暗算，快快搜检！”一贼举手指道：“这箭从屋上射下来的，速上去擒住，碎尸万段！”说话未毕，只听得“地”一声响，面颊上中箭，滚倒地上。众贼惊咤道：“异事！”又一贼从檐柱上溜到檐顶，探头张看，未及举目，被瞿琰暗放一箭，射中眉心，翻觔力斗倒撞下来，跌得脑浆迸流，死于阶下。众贼料势头不好，谅有埋伏，喊一声都望外倒退出去，商议打开司门，同接应好汉径出东门，下海而走，一齐杀出堂上来。未到二门，只见大门洞开，火光烛天，数百勇士蜂拥入来。这是州县官选来精锐军兵，杀退外应大队贼寇，翻身奔入司里来，擒拿反狱囚犯。众贼中有几个大胆骁勇的，向前厮斗，皆被长枪戳倒。后边的贼囚都胆颤心惊，往后缩转，哀求道：“今日变乱，皆是焦面鬼倡谋引诱出狱，并不干我等之事，求好汉饶命。”众官兵喝道：“汝等若要性命，快快放下凶器，退入狱中，方才罢手。”众贼各各弃了手中器械，奔转狱里去了。官兵拥进狱门口，团团围定。不知这伙反狱凶徒生死若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三藏不忘本 四圣试禅心:

　　　却说凌敬起行，不一日到了濮州，先投客店安歇，次日整衣冠来见义臣。先于邻近访问，土人答曰：“此去离城五里雷夏泽中，前有一人，不知姓名，自言姓张，人只呼为张公，今在泽畔钓鱼为乐。”敬曰：“此必义臣也，但此人不得见面，如何是好。”即邀土人引路，称为远客，因与径入。遥观雷夏景物，茂盛不已，果然山不在高而清，水不在深而秀。松柏交翠，猿鹤相随，观之不足。忽见一人，苍颜鹤发，气宇轩昂，头顶斗笠，身披蓑衣，在船上垂钓。自歌自饮，似有酒酣之状。

　　乃自吟诗云：来往烟波无定居，生涯蓑笠外无余。

　　闲垂雨鬓犹如鹤，只把孤竿时钓鱼。

　　月浦泛舟歌款乃，雨篷归岸挂萧疏。

　　愚人误认金鱼贵，多少萦心不自知。

　　吟罢又饮，又吟一绝云：山雨溪风卷钓丝，瓦瓯篷下独斟时。

　　醉来睡着无人唤，流下前滩也不知。

　　凌敬闻其吟，与家童曰：“此真隐者之乐，吾不如也。”

　　近前视之，乃一老叟，正在饮乐。凌敬对岸连声叫：“买鱼，买鱼！”那老叟睁开醉眼，看岸上是一儒者，葛巾布袍，笑容可掬，即撑渔舟至岸，系于绿杨深处。敬曰：“故人别来无恙？”义臣曰：“汝乃何人，跑上岸来？”敬曰：“敬自别太仆许久，不想太仆须已苍白。忆昔相从，多蒙教诲，至今感德不忘。

　　今日相遇，如拨云观日矣。”义臣曰：“每想子肃，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今日天赐一会，吾之有幸，不知足下今归何处？”

　　敬曰：“自别之后，身无所托，因见窦建德有容人之量，以此归附于夏，官封祭酒之职。因想吾兄，故来相访。义臣邀入草堂，设席相待。

　　酒行数巡，敬令从人取金帛列于义臣面前，义臣惊曰：“何谓有此？”敬曰：“此是夏主久慕公德，特令某送此礼物以献，恐不得见，故假以远客为名，庶无嫌疑也。”义臣曰：“建德，吾之仇人，如此见爱，有何功以受此乎？”敬曰：“目今炀帝被弑，群雄并起，各杀郡守以应诸候，盖为百姓除害，以安天下。凡怀一才一艺者，尚欲效用，太仆抱经济之略，负孙吴之策，顾乃栖身蓬蒿，与草木为休戚，空老林下，诚为可惜。今夏主仗义行仁，改称帝号，四方响应。闻太仆之名，特来聘迎。太仆及时应召，救民于水火之中，致君于尧舜之盛，夏之君臣望太仆久矣。”义臣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吾为隋臣，不能匡救君恶，致被逆贼所弑，不能报仇，而事别主，何面目立于世乎？”敬曰：“太仆之言谬矣，今天下英雄各自立国，隋之国祚已灭绝矣，何不熟思之？欲报二帝之仇，不若归附夏主，借其兵势，往诛叛逆，岂不称太仆之愿乎？”义臣猛然悟曰：“足下此言甚极有理，吾见建德亦能屈节下士，又无篡逆之名，若能允吾三事，即去从之，不然，决不去矣。”敬曰：“是何三事？”义臣曰：“一不称臣于夏；二不愿显我姓名；三擒获化及，报得二帝之仇，则当放我归还田里。”敬大笑曰：“只这三事，夏主何所不从。”

　　凌敬上马欲回，义臣嘱曰：“此去曹濮山，有强寇范愿，极是骁勇，领盗数千，皆敢死之士。远靠泰山以为巢穴，每来二州抢夺客货。即今山寨绝粮，四下剽掠，足下收得此辈，同回夏国，助振军威，足能灭许矣。”义臣附耳低言，不过数语，凌敬点头，随即辞别回去。丽泉诗云：隋国群雄势未分，独公谋策最机深。

　　不臣夏主何名利，只尽报仇一片心。

　　此时窦建德朝夕训练军马，欲征讨化及。众臣言凌敬去聘杨义臣并无消息，暂且按兵不动。忽人报唐刘文静赍书至，建德接书，拆开读之，书曰：唐秦王李世民端肃书奉夏国大王阙下：恭惟受天明命，适龙飞于东郡；乐任群雄，遽凤舞于交河。

　　即今大王安化于河北，实据夷狄之衿背。郡知其策，则矢石不试；一失其御，则疆隅屡惊。迩来化及逆贼拥兵魏县，肆其奸雄，若不与众同诛，实为神人共愤。且非世民关外之仇，固是大王河北之患，望兴一旅之师，合剪孤兵之贼。所获宝女，悉纳夏国，若得土地，均分于唐，岂不美哉？所言惟大王察焉。

　　建德看罢大悦，谓文静曰：“此贼吾有心讨之久矣，奈天时炎热，操练军士未熟，暂自停止。今已兵精粮足，正欲动兵，纳言回报秦王，不必远劳龙体，只消遣一副将领兵前来，与孤同诛逆贼，以谢天下。”文静曰：“臣奉使之时，秦王兵已离了长安矣。”建德曰：“汝可速回止之。枉费了钱粮，人马浩大，远来无益。”

　　文静辞归，建德退入后殿。曹后来迎，请曰：“今日退朝何晏也？”建德曰：“适因唐国秦王书来，合兵讨贼。与众臣商议，今已吩咐整理军马粮草去了。择日起兵，领宋正本等留守乐寿。”曹后曰：“陛下圣见虽当，未可即行。今北方总管罗艺投为唐将，截我后路。王须拔号称漫天王，被罗艺射死，部下余党魏刀儿，此人骁勇，因须拔死，代领其兵十万，据守深泽县中，自称魏帝，剽掠冀、定等州，实为后患。化及弑君篡位，于理当诛，不先扫清河北，未可便议南行。况凌敬未回，今数年与刀儿相持虽好，尚难靠托。不如乘其不备，袭而击之，除却后患，此万全之策也。”建德喜曰：“此军机之事，非汝妇人所得预闻，吾意决矣。”次日，建德调遣精兵十万，命刘黑闼为征南大将军，高雅贤为先锋、曹旦为合后，迤逦进发。

　　却说建德先自选下歌舞女乐一十二人，使人送献刀儿，令其北拒罗艺，东防夷狄，待吾诛灭化及，即将隋宫妃嫔宝物相饷。刀儿大喜受之，实信建德有寄托之心，坦然无疑，昼夜溺于酒色，自以为安。至是建德兵起，称言讨贼，离城三十里扎了营寨，留辎重固守老营，选精兵十万掩旗息鼓，夜行直奔深泽。原来刀儿见建德献送女乐，自以为得志，昼夜淫乐，不治军旅。不料建德人马聚至城下，内外一无知者。刀儿正在昏醉之间，忽见守城人报：“甚处军马，一夜把城围得铁桶相似，鸣金击鼓，喊杀连天。”刀儿听言，惊得魂不附体，手足无措，随领将士登城视之。只见四下人马团团围守，铁骑丛中，拥出一员大将，黑面黄须，金盔金甲，犹如天神之状，乃夏王建德也。建德在马上传令，厉声大呼曰：“有能将刀儿绑下城者，官封极品，镇守其城。若有不从告谕，城开之日，尽皆杀戮。”言未绝，忽然一将提刀直上城来，大叫曰：“魏刀儿残暴不仁，轻贤重色，留此逆贼何益！愿随者便来。”百姓视之，其人面如活獬，目若朗星，河间人也，姓关名寿。本人是王琮部将，琮降建德之时，染病在床，后来深泽依傍刀儿。刀儿怪关寿傲慢少礼，不肯重用，屈沈于此。当日叫百姓同杀刀儿，袒臂一呼，相从无数。关寿杀上城头，一刀砍刀儿为两段，提头上马，引百姓出城投拜。建德大喜，随即入城安民。史官诗云：刀儿挺恶乱江山，观见雄兵心胆寒。

　　女乐荒淫真败事，果然皆顺夏君言。

　　建德将刀儿首级悬于城门，众将引关寿来见建德，大怒曰：“刀儿与汝无仇，杀之不义也。人人效此，必怀二心。”令斩之。刀斧簇下，关寿性命如何？

第二十四回·万寿山大仙留故友 五庄观行者窃人参:

　　话说那个者者坐下道：“酒保：取半壶淡酒。一碟盐豆来。”唐敖见他器宇不俗，向前拱手道：“老丈请了。请教上姓？”老者还礼道：“小弟姓儒。还未请教尊姓？”当时多、林二人也过来，彼此见礼，各通名姓，把来意说了。老者道：“原来三位都是天朝老先生，失敬，失敬！”唐敖道：“老丈既来饮酒，与其独酌，何不屈尊过去，奉敬一杯，一同谈谈呢？”老者道：“虽承雅爱，但初次见面，如何就要叨扰！”多九公道：“也罢，我们‘移樽就教’罢。”随命酒保把酒菜取了过来。三人让老者上坐，老者因是地主，再三不肯，分宾主坐了。彼此敬了两杯，吃些下酒之物。唐敖道：“请教老丈：贵处为何无论士农工商都是儒者打扮，并且官长也是如此？难道贵贱不分么？”老者道：“敝处向例，自王公以至庶民，衣冠服制，虽皆一样，但有布帛颜色之不同：其色以黄为尊，红紫次之，蓝又次之，青色为卑。至于农工商贾，亦穿儒服，因本国向有定例，凡庶民素未考试的，谓之‘游民’．此等人身充贱役，不列四民之中，即有一二或以农工为业，人皆耻笑，以为游民亦掌大业，莫不远而避之。因此本处人自幼莫不读书。虽不能身穿蓝衫，名列胶痒，只要博得一领青衫，戴个儒巾，得列名教之中，不在游民之内；从此读书上进固妙，如或不能，或农或工，亦可各安事业了。”唐敖道：“招老丈之言，贵处庶民，莫不从考试出来。第举国之大。

　　何能个个能文呢？”老者道：“考试之例，各有不同：或以通经，或以明史，或以词赋，或以诗文，或以策论，或以书启，或以乐律，或以音韵，或以刑法，或以历算，或以书画，或以医卜。只要精通其一，皆可取得一顶头巾、一领青杉。若要上进，却非能文不可；至于蓝衫，亦非能文不可得。所以敝处国主当日创业之始，曾于国门写一对联，下句是“要好儿孙必读书’，就是勉人上进之意。”多九公道：“请教老丈：贵处各家门首所立金字匾额，想是其人贤声素著，国主赐图表彰，使人效法之意。内有一二黑匾，如‘改过自新’之类，是何寓意？”老者道：“这是其人虽在名教中，偶然失于捡点，作了违法之事，并无大罪，事后国主命竖此匾，以为改过自新之意。此等人如再犯法，就要加等冶罪。倘痛改前非，众善奉行，或乡邻代具公呈，或官长访知其事，都可奏明，将匾除去，此后或另有善行，贤声著于乡党，仍可启奏，另竖金字匾额。至竖过金字匾额之人，如有违法，不但将匾除去，亦是加等治罪，即‘《春秋》责备贤者’之义。这总是国主勉人向善，谆谆劝戒之意。幸而读书者甚多，书能变化气质，遵著圣贤之教，那为非作歹的究竟少了。”

　　四人闲谈，不知不觉，连饮数壶。老者也问问天朝光景，啧啧赞美。又说许多闲话。老者酒已够了，意欲先走一步；唐敖见天色不早，算还酒帐，一同起身。老者立起，从身上取下一块汗巾，铺在桌上，把碟内听剩盐豆之类，尽数包了，揣在怀中，道：“老先生钱已给过，这些残肴，与其白教酒保收去，莫若小弟顺便带回，明日倘来沽饮，就可再叨余惠了。”一面说著，又拿起一把酒壶，揭开壶盖，望了一望，里面还有两杯酒，因递给酒保道：“此酒奇在你处。明日饮时，倘少一杯，要罚十杯哩。”又把酱豆腐、糟豆腐，倒在一个碟内，也递给酒保道：“你也替我好好收了。”四人一同出位，走了两步，旁边残桌上放著一根秃牙杖，老者取过，闻了一闻，用手揩了一揩，放人袖中。

　　出了酒楼，到了市中。只见许多人围著一个美女在那里观看。那女子不过十三四岁，生得面如傅粉，极其俊秀，惟满眼泪痕，哭声甚惨。老者叹道：“如此幼女，教他天天抛头露面，今已数日，竟无一人肯发慈心，却也可怜。”唐敖道：“这女为何如此？”老者道：“此女向充宫娥，父母久已去世。自从公主下嫁，就在驸马府伺候，前日不知为甚忤了驸马，发媒变卖，身价不拘多寡。奈敝处一钱如命，无人肯买。兼之驸马现掌兵权，杀人如同儿戏，庶民无不畏惧，谁敢‘太岁头上动土’？此女因露面羞愧，每寻自尽，俱被官媒救护。此时生死不能自主，所以啼哭。二位老先生如发善心，只消十贯钱就可买去，救其一命，也是一件好事。”林之洋道：“妹夫破费十贯钱买了，带回岭南，服侍甥女，岂不是好？”唐敖道：“此女既充官娥，其家必非下等之人，我们设法救他则可，岂敢买去以奴卑相待，不知其家还有何人，如有亲属，小弟情愿出钱。令其亲属领回，倒是一件美举。”老者道：“前日驸马有令，不准亲属领回，如有不遵，就要治罪。因此亲属都不敢来。”唐敖听了，不觉搔首道：“既无亲属来领，又无人救，这却怎好？为今之计，只好权且买去，暂救其命，再作道理。”于是托林之洋上船，取了十贯钱，交给老者，向官媒写契买了。老者交代别去。

　　二人领了女子，回归旧路。唐敖问其姓氏。女子道：“婢子复姓司徒，侞名蕙儿，又名妩儿；现年十四岁。自幼选为宫娥，伺候王妃，前年公主下嫁，蒙王妃派入驸马府。父亲在日，曾任领兵副将，因同驸马出兵，死在外邦。”唐敖道：“原来是千金小姐。令尊在日，小姐可曾受聘？”司徒妩儿道：“婢子获罪，蒙恩主收买，乃系奴婢，今恩主以小姐相称，婢子如何禁当得起！”林之洋道：“刚才俺妹夫说断不肯以奴仆相待，据俺主意：小姐从今拜俺妹夫为义父。彼此也好相称。”说话间，来到岸边，水手放过三板，一齐渡上大船。林之洋命司徒妩儿拜了义父，进了内舱，与吕氏、婉如见礼；复又出来，拜了多、林二人。唐敖又问可曾受聘之事，妩儿滴泪道：“女儿若非丈夫负心，今日何至如此！”唐敖道：“你丈夫现在做何事业？为何负你？”妩儿道：“他祖籍天朝。前年来此投军，骄马爱他骁勇，留在府中，作为亲随。但驸马为人刚暴，下人稍有不好，立即处死，就是国王也惧他三分；

　　又性最多疑，惟恐此人是外邦奸细，时刻提防。去岁把女儿许给为妻，意欲以安其心，谁知他来此投军，果非本意。女儿既有所见，兼因驸马暴戾异常，将来必有大祸，惟恐玉石俱焚，因此不避羞耻，曾于黑夜俟驸马安寝，暗至他的门首，劝他急速回乡，另寻门路。不意他把这话告知驸马，公主立将女儿责处。此是今春的事。前日女儿因驸马就要出外阅兵，恐他跟去，徒然劳苦，于事无益，又去劝他及早改图，并偷结令旗一技，以便私自出关。不意他将此话又去禀知。因此驸马大怒，将女儿毒打，并发官媒变卖。”唐敖道：“你丈大既来投军，为何不是本意，况跟去阅兵，或者劳苦一场，挣得一官半职，也未可知，怎么你说与他无益？这话我却不懂，你丈夫姓甚名谁？现年若干？你们既已聘定，为何尚不完婚？”妩儿道：“他姓徐，名承志；现年二旬以外。驸马虽将女儿许配，终怀猜疑，惟恐仍有异心，故将婚期暂缓。女儿因他由天朝数万里至北，若非避难，定有别因，意欲探其消息，奈内外相隔，不得其详。去岁冬间，他跟驸马进朝议事，女儿探知回来尚早，正好看其行藏，即至外厢，暗将房门橇开，搜出檄文一道，血书一封，这有晓得他是英国公忠良之后，避难到此。

　　因此今年两次舍死劝他，及早改图。女儿原想救出丈夫，冀其勉承父志，立功于朝，以复祖业，庶忠良不至无后，英公亦瞑目九泉。倘得如愿，女儿一身如同蒿草，即使驸马闻知，亦必含笑就死，复有何恨！那知他无情无义，反将女儿陷害。若说他出于无心：今春女儿被责，几至九死一生，合府无人不晓，他岂不知？今又和盘托出，竟是安心要害女儿，却将自己切身之事全置度外，岂非别有肺肠么？”说罢，放声大哭。

　　唐敖听罢，又惊又喜道：“此人既是徐姓，又是英国公之后，兼有檄文、血书，必是敬业兄弟之子无疑。数年来，我在四处探信，那知盟侄却在此处。吾女如此贤德，不避祸患，劝他别图。他不听良言，已属非是；反将此话告诉驸马。此等行为，真令人不解，你休要悲恸，其中必有别情，等我前去会他一面，便见分晓。”妩儿止悲道：“义父呼他为侄，是何亲眷？”唐敖就把当日结拜各话，细细告知。随即约了多、林二人，寻至驸马府，赞了许多工夫，用了无限使费，才将徐承志找出。徐承志把唐敖上下打量，细细望了一望道：“此非说话之处。”即携三人，走进一个茶馆，检了一间僻室，见左右无人，这才向唐敖下拜道：

　　“伯伯何日到此？今在异乡相逢，真令侄儿梦想不到。”唐敖忙还礼道：“贤侄如何认得老夫？”徐承志道：“当日伯伯长安赴试，常同父亲相聚，那时侄儿不及十岁，曾在家中见过，此时虽隔十余年之久，伯伯面貌如旧。所以一望而知。”因向多、林二人见礼道：“二位尊姓？”唐敖道：“这都是老夫内亲。”因将二人姓名说了。茶博士送上茶来。徐承志道：

　　“伯伯因何来到海外？近来武后可缉捕侄儿？”唐敖即将中后被参并缉捕淡了各话告诉一遍。因又问道：“贤侄为何返奔到此？”徐承志道：“侄儿自从父亲被难，原想持著遗书，投奔文伯伯处。奈各处缉捕甚严，只得撇了骆家兄弟，独自逃到海外。飘流数载，苦不堪言，甚至僮仆之役，亦曾做过。前岁投军到此，虽比僮仆略好，仍是度日如年。但侄儿在此，伯伯何以得知？”唐敖道：“贤侄今已二旬以外，不知可曾娶有妻室？”承志一闻此言，不觉滴下泪来。

　　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镇元仙赶捉取经僧 孙行者大闹五庄观:

　　话说徐承志因唐敖问他婚姻之事，不觉垂泪道：“伯伯若问妻室，侄儿今生只好鳏居一世了。”唐敖道：“此话怎讲？”徐承志走到门外望了一望，仍旧归位道：“此处这个驸马，性最多疑。自从侄儿进府，见我膂力过人，虽极喜爱，恐是外国奸细，时刻堤防，甚至住房夜间亦有兵役把守，亏得众同事暗暗通知，处处谨慎，始保无虞。后来驸马意欲作他膀臂，收为心腹，故将宫娥司徒妩儿许配为婚，以安侄儿之心。众同事都道：驸马如此优待，一切更要留神，将来设或婚配，宫娥面前，凡有言谈，亦须仔细。诚恐人心难测，一经疏忽，性命不保。谁知今春夜间，妩儿忽来外厢，再三劝我及早远走，此非久恋之乡，莫要耽搁自己之事，说罢去了。侄儿足足筹画一夜；次日告知众同事，众人都说：‘明系驸马教他探你口气，若不禀明，必有大祸。’侄儿因将此话禀知。后来闻得妩儿被责，因内外相隔，不知真假。不意数日前此女又来劝我急急改图。侄儿忖度一夜，次日又同众人商议，仍须禀知为是。不料禀过后，驸马竟将妩儿著实毒打，发媒变卖。这才晓得此女竟是一片血心待我。兼且春天为我被责；今不记前仇，不避祸患，又来苦口相劝。所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妩儿’。如此贤德，侄儿既不知感，反去恩将仇报，仍有何颜活在人世！侄儿在此投军，原因一时穷乏，走头无路，暂图糊口。那知误入罗网。近来屡要逃归，面投血书，设计勤王，以承父志。无如此处关口盘查甚严，向例在官人役，毋许私自出关，如有不遵，枭首示众。侄儿在府将及三年，关上人役，无不熟识，用此更难私逃。连年如入笼中，行动不能自主。前者贤德妻子虽盗令旗一枝，彼时适值昏愤，亦呈驸马，后悔无及，此时妻子不知卖在何处！”

　　不觉哽咽起来。唐敖道：“此事侄媳虽是一片血心，亲贤侄处此境界，不能不疑，无怪有此一番举动。幸喜侄媳无恙。”因将妩儿各话说知。徐承志这才止泪，拜谢救拔妻子之恩。

　　唐敖道：“关上如此严紧，贤侄不能出去，这却怎好？”徐承志道：“侄儿连年费尽心机，实无良策。此时难得伯伯到此，务望垂救！倘出此关，不啻恩同再造。将来如有出头之日，莫非伯伯所赐了。”多九公道：“老夫每见灵枢出关，从不搜检，此处虽严，谅无开棺之理。为今之计，何不假充灵枢，混出关去，岂不是好？”徐承志道：“此计虽善，倘关役生疑禀知，定要开棺，那时从何措手？此事非同儿戏，仍须另想善策。况驸马稽查最严，稍有不妥，必致败露。”唐敖道：“关上见了令旗，既肯放出，莫若贤侄仍将令旗盗出，倒觉省事。”徐承志道：“伯伯！谈何容易！他这令旗素藏内室，非紧急大事，不肯轻发。前者侄媳不知怎样费力才能盗出。此时既无内应，侄儿又难入内，令旗从何到手？”林之洋道：

　　“据俺主意：到了夜晚，妹夫把公子驼到背上，将身一纵，跳出关外，人不知，鬼不觉，又简便，又爽快，这才好哩。”多九公道：“唐兄只能撺高，岂能负重？若背上驼人，只怕连他自己也难上高了。”林之洋道：“前在鳞凤山，俺闻妹夫说身上负重也能撺高，难道九公忘了么？”唐敖道：“负重固然无碍，惟恐城墙过高，也难上去。”多九公道：“只要肩能驼人，其余都好商量。若虑墙高，好在内外墙根都是大树，如果过高，唐兄先撺树上，随后再撺墙上，分两次撺去，岂不大妙？”唐敖道：“此事必须夜晚方能举行。莫若贤侄领我们到彼，先将道路看在眼内，以便晚上易于下手。“徐承志道：“不知伯伯何以学得此技？”

　　唐敖把蹑空草之话告知。当时算还茶钱，出了茶馆。徐承志由僻径把三人暗暗领到城角下。

　　唐敖看那城墙不过四五丈高，四顾寂然，夜间正好行事。林之洋道：“如今这里无人，墙又不高，妹夫就同公子躁练躁练，省得晚上费手。”唐敖道：“舅兄之言甚善。”于是驼了徐承志，将身一纵，并不费力，轻轻撺在城上。四处一望，惟见梅树丛杂，城外并无一人。因说道：“贤侄寓处可有紧要之物？如无要物，我们就此出城，岂不更觉省事？”徐承志道：

　　“小侄自从前岁被人撬开房门，惟恐血书遗失，因此紧藏在身，时刻不离，此时房中别无要物，就求伯伯速速走罢。”唐敖随向多、林二人招手，二人会意，即向城外走来。唐敖将身一纵，撺下城去。徐承志随即跳下。走了多时，恰好多、林二人也都赶到，一齐登舟扬帆。

　　徐承志再三叩谢。唐敖进内把徐承志前后各话说了，妩儿才知丈夫却是如此用意，于是转悲为喜。唐敖即将卖契烧毁。来到外舱，与徐承志商量回乡之事。多九公道：“此时公子只好暂往前进，俟有熟船，再回故乡，彼此才能放心。”徐承志点头。

　　走了几日，到了两面国。唐敖要去走走。徐承志恐驸马差人追赶，设或遇见，又费唇舌，因此不去。多九公道：“此国离海甚远，向来路过，老夫从未至彼，唐兄今既高兴，倒奉陪一走。但老夫自从东口山赶那肉芝，跌了一交，被石块垫了脚胫，虽已痊愈，无如上了年纪，气血衰败，每每劳碌，就觉疼痛，近来只顾奉陪畅游，连日竟觉步履不便。此刻上去，倘道路过远，竟不能奉陪哩。”唐敖道：“我们且去走走。九公如走得动，同去固妙；倘走不动，半路回来，未为不可。”于是约了林之洋，别了徐承志，一齐登岸。走了数里，远远望去，并无一些影响。多九公道：“再走一二十里，原可支持，惟恐回来费力，又要疼痛，老夫只好失陪了。”林之洋道：“俺闻九公带有跌打妙药，逢人施送，此时自己有病，为甚倒不多服？”多九公道：“这怪彼时少吃两服药，留下病根，今已日久，服药恐亦无用。”

　　林之洋道：“俺今日匆忙上来，未曾换衣，身穿这件布衫，又旧又破。刚才三人同行，还不理会。如今九公回去，俺同妹夫一路行走，他是儒巾绸衫，俺是旧帽破衣，倒象一穷一富。

　　若教势利人看见，还肯睬俺么？”多九公笑道：“他不睬你，你就对他说：‘俺也有件绸衫，今日匆忙，未曾穿来。’他必另眼相看了。”林之洋道：“他果另眼相看，俺更要摆架子说大话了。”多九公道：“你说甚么？”林之洋道：“俺说：‘俺不独有件绸衣，俺家中还开过当铺，还有亲戚做过大官。’这样一说，只怕他们还有酒饭款待哩。”说著，同唐敖去了。

　　多儿公回船，腿脚甚痛，只得服药歇息，不知不觉，睡了一觉。及至睡醒，疼痛已止，足疾竟自平复，心中著实畅快。正在前舱同徐承志用谈，只见唐、林二人回来，因问道：“这两面国是何风景？为何唐兄忽穿林兄衣帽，林兄又穿唐兄衣帽？这是何意？”唐敖道：“我们别了九公，又走十余里，才有人烟。原要看看两面是何形状，谁知他们个个头戴浩然巾，都把脑后遮住，只露一张正面，却把那面藏了，因此并未看见两面。小弟上去问问风俗，彼此一经交谈，他们那种和颜悦色、满面谦恭光景，令人不觉可爱可亲，与别处迥不相同。”林之洋道：“他同妹夫说笑，俺也随口问他两句。他掉转头来，把俺上下一望，陡然变了样子：脸上冷冷的，笑容也收了，谦恭也免了。停了半晌，他才答俺半句。”多九公道：“说话只有一句，两句，怎么叫做半句？”林之洋道：“他的说话虽是一句，因他无情无绪，半吞半吐，及至到俺耳中，却只半句。俺因他们个个把俺冷淡，后来走开，俺同妹夫商量，俺们彼此换了衣服，看他可还冷淡。登时俺就穿起绸衫，妹夫穿了布衫，又去找他闲话。那知他们忽又同俺谦恭，却把妹夫冷淡起来。”多九公叹道：“原来所谓两面，却是如此！”

　　唐敖道：“岂但如此！后来舅兄又同一人说话，小弟暗暗走到此人身后，悄悄把他浩然巾揭起。不意里面藏著一张恶脸，鼠眼鹰鼻，满面横肉。他见了小弟，把扫帚眉一皱，血盆口一张，伸出一条长舌，喷出一股毒气，霎时陰风惨惨，黑雾漫漫，小弟一见，不觉大叫一声：‘吓杀我了！’再向对面一望，谁知舅兄却跪在地下。”多九公道：“唐兄吓的喊叫也罢了，林兄忽然跪下，这却为何？”林之洋道：“俺同这人正在说笑，妹夫猛然揭起浩然巾，识破他的行藏，登时他就露出本相，把好好一张脸变成青面獠牙，伸出一条长舌，犹如一把钢刀，忽隐忽现。俺怕他暗处示人，心中一吓，不因不由腿就软了，望著他磕了几个头，这才逃回。九公！你道这事可怪？”多九公道：“诸如此类，也是世间难免之事，何足为怪！老大痴长几岁，却经历不少。揆其所以，大约二位语不择人，失于检点，以致如此，幸而知觉尚早，未遭其害。此后择人而语，诸凡留神，可免此患了。”

　　当时唐、林二人换了衣服，四人闲谈。因落雨不能开船。到晚，雨虽住了，风仍不止。

　　正要安歇，忽听邻船有妇女哭声，十分惨切。

　　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孙悟空三岛求方 观世音甘泉活树:

　　话说唐敖听邻船妇女哭的甚觉惨切。即命水手打听，原来也是家乡货船，因在大洋遭风，船只打坏，所以啼哭。唐敖道：“既是本国船只，同我们却是乡亲，所渭‘兔死狐悲’。今既被难，好在我们带有匠人，明日不妨略为耽搁，替他修理，也是一件好事。”林之洋道：“妹夫这话，甚合俺意。”随命本手过去，告知此意。那边甚是感激，止了哭声。

　　因已晚了，命水手前来道谢。大家安歇。

　　天将发晓，忽听外面喊声不绝。唐敖同多、林二人忙到船头，只见岸上站着无数强盗，密密层层，约有百人，都执器械，头戴浩然巾，面上涂著黑烟，个个腰粗膀阔，口口声声，只叫：“快拿买路钱来！”三人因见人众，吓的魄散魂飞！林之洋只得跪在船头道：“告禀大王：俺是小本经纪，船上并无多货，那有银钱孝敬。只求大王饶命！”那为首强盗大怒道：“同你好说也不中用！且把你性命结果了再讲！”手举利刃，朝船上奔来。忽见邻船飞出一弹，把他打的仰面跌翻。只所得刷、刷、刷……弓弦响处，那弹子如雨点一般打将出去，真是“弹无虚发”，每发一弹，岸上即倒一人。唐敖看那邻船有个美女，头上束著蓝绸包头，身穿葱绿箭衣，下穿一条紫裤，立在船头，左手举著弹弓，右手拿著弹子，对准强人，只检身长体壮的一个一个打将出去，一连打倒十余条大汉。剩下许多软弱残卒，发一声喊，一齐动手，把那跌倒的，三个抬著一个，两个拖著一个，四散奔逃。

　　唐敖同多、林二人走过邻船，拜谢女子拯救之恩，并问姓氏。女子还礼道：“婢子姓章，祖籍天朝。请问三位长者上姓？贵乡何处？”唐敖道：“他二人一姓多，一姓林。老夫姓唐名敖，也都是天朝人。”女子道：“如此说，莫非岭南唐伯伯么？”唐敖道：“老夫向住岭南。小姐为何这样相称？”女子道：“当日侄女父亲曾在长安同伯伯并骆、魏诸位伯伯结拜，难道伯伯就忘了？”唐敖道：“彼时结拜虽有数人，并无章姓，只怕小姐认差了。”

　　女子道：“侄女原是徐姓，名唤丽蓉。父名敬功。因敬业叔叔被难，我父无处存身，即带家眷，改徐为章，逃至外洋，贩货为生。三年前父母相继去世。侄女带著侞母，原想同回故乡，因不知本国近来光景，不敢冒昧回去，仍旧贩货度日。不意前日在洋遭风，船只伤损。

　　昨蒙伯伯命人道及盛意，正在感激，适逢贼人行动，侄女因感昨日之情，拔刀相助，不想得遇伯伯。”只见徐承志也跳过船来。原来徐承志听见外面喧嚷，久已起来，正想动手，困见邻船有个女子，连发数弹，打倒多人，看其光景，似可得胜，不便出来分功。俟贼人退去，这才露画，走到邻船。唐敖将他兄妹之事。备细告知，二人抱头恸哭。

　　忽见岸上尘土飞空，远远有支人马奔来。多九公道：“不好了！此必贼寇约会多人前来报仇，这便怎好？”徐承志道：“我的兵器前在淑士国匆匆未曾带来，船上可有器械？”徐丽蓉道：“船上向有父亲所用长枪，不知可合哥哥之用？众水手都拿他不动，现在前舱，请哥哥自去一看。”徐承志急忙进舱，把枪取出，恰恰合手，著实欢喜。只见岸上人马已近。

　　个个身穿青杉，头戴儒巾，知是驸马差来兵马，连忙提枪上岸。为首一员大将，手执令旗出马道：“吾乃淑士国领兵上将司空魁。今奉驸马将令，特请徐将军回国，立时重用；如有不遵，即取首级回话。”徐承志道：“我在淑士三年之久，并未见用，何以才出国门，就要重用？虽承驸马美意，但我原是暂时避难，并非有志功名，即使国王让位，我亦不愿。请将军回去，就将此话上覆驸马。此时承志匆匆回乡，他日如来海外，再到驸马眼前谢罪。”司空魁大声说道：“徐承志既不遵令，大小三军速速擒拿！”令旗朝前一摆，众军发喊齐上。徐承志舞动长枪，略施英勇，把众兵杀的四散奔逃。司空魁腿上早著了一枪，几乎坠马，众军簇拥而去。

　　徐承志等他去远，刚要回船，前面尘头滚滚，喊声渐近，又来许多草寇。个个头戴浩然巾，手机器械，蜂拥而至，为首大盗，头上双插雉尾，手举一张雕弓，大声喊道：“何处来的幼女，擅敢伤我偻罗！”手举弹弓，对准徐承志道：“你这汉子同那女子想是一路，且吃我一弹！”只听弓弦一响，弹子如飞而至。徐承志忙用枪格落尘埃，挺身上前，大盗掣出利刃，斗在一处，众偻罗枪刀并举，喊声不绝。那大盗刀法甚精，徐承志只能杀个平手。正想设法取胜，忽见他弃刀跌翻，倒把徐承志吃了一吓。原来徐丽蓉恐有疏虞，放了一弹，正中大盗面上。随又连放数弹，打倒多人。众偻罗将主将抢回，纷纷四窜。

　　徐承志这才回船。丽蓉也到唐敖船上，与司徒妩儿姑嫂见面，并与吕氏及婉如见礼。林之洋命人过去修理船只。徐承志归心似箭，即同妹子商议，带著妩儿同回故乡。唐敖意欲承志就在船上婚配，一路起坐也便。承志因感妻子贤德，不肯草草，定要日后勤王得了功名，方肯合卺，唐敖见他立意甚坚，不好勉强。过了两日，船只修好。林之洋感念徐承志兄妹相救之德，因他夫妇俱是匆促逃出，并未带有行囊，嘱付吕氏做了衣帽被褥，并备路费送去。

　　承志因船上货财甚多，只将衣帽被褥收下，路费璧回。当时换了衣帽，同妩儿、丽蓉别了众人，改为余姓，投奔文隐去了。多九公收拾开船。

　　走了几日，过了穿胸国。林之洋道：“俺闻人心生在正中。今穿胸国胸都穿通，他心生在甚么地方？”多九公道：“老夫闻他们胸前当日原是好好的；后来因他们行为不正，每每遇事把眉头一皱，心就歪在一边，或偏在一边。今日也歪，明日也偏，渐渐心离本位，胸无主宰。因此前心生一大疔，名叫‘歪心疔’，后心生一大疽，名叫‘偏心疽’：日渐溃烂。

　　久而久之，前后相通，医药无效。亏得有一祝由科用符咒将‘中山狼’、‘波斯狗’的心肺取来补那患处。过了几时，病虽医好，谁知这狼的心，狗的肺，也是歪在一边、偏在一边的，任他医治，胸前竟难复旧，所以至今仍是一个大洞。”林之洋：“原来狼心狗肺都是又歪又偏的！”

　　行了几日，到了厌火国。唐敖约多、林二人登岸。走不多时，见了一群人，生得面如黑墨，形似猕猴，都向唐敖唧唧呱呱，不知说些甚么。唐敖望著，惟有发愣。一面说话，又都伸出手来，看其光景，倒象索讨物件一般。多九公道：“我们乃过路人，不过上来瞻仰贵邦风景，那有许多银钱带在船上。况贵邦被旱失收，将来国王自有赈济，我们何能周济许多！”那些人听了，仍是七言八语，不自散去。多九公又道：“我们本钱甚小，货物无多，安能以货济人。”林之洋在旁发躁道：“九公！俺们千山万水出来，原图赚钱的，并不是出来舍钱的。任他怎样，要想分文，俺是不能！”众人见不中用，也就走散。还有数人伸手站著。林之洋道：“九公！俺们走罢，那有工夫同这穷鬼瞎编！”话才说完，只听众人发一声喊，个个口内喷出烈火，霎时烟雾迷漫，一派火光，直向对面扑来。林之洋胡须早已烧的一干二净。三人吓的忙向船上奔逃，幸亏这些人行路迟缓，刚到船上，众人也都赶到，一齐迎著船头，口中火光乱冒，烈焰飞腾，众水手被火烧的焦头烂额。

　　正在惊慌，猛见海中撺出许多妇人，都是赤身露体，浮在水面，露著半身，个个口内喷水，就如瀑布一般，滔滔不断，一派寒光，直向众人喷去。真是水能克火，霎时火光渐熄。

　　林之洋趁便放了两枪，众人这才退去。再看那喷水妇人，原来就是当日在元股国放的人鱼。

　　那群人鱼见火已熄了，也就入水而散。林之洋忙命水手收拾开船。多九公道：“春间只说唐兄放生积德，那知隔了数月，倒赖此鱼救了一船性命。古人云：‘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这话果真不错。”唐敖道：“可恨水手还用鸟枪打伤一个。”林之洋道：“这鱼当日跟在船后走了几日，后来俺们走远，他已不见，怎么今日忽又跑来？俺见世人每每受人恩惠，到了事后，就把恩情撇在脑后，谁知这鱼倒不忘恩。这等看来：世上那些忘恩的，连鱼鳖也不如了！请问九公：难道这鱼他就晓得俺们今日被难，赶来相教么？”多九公道：“此鱼如果未卜先知，前在元股国也不校人网著了。总而言之：凡鳞、介、鸟、兽为四灵所属，种类虽别，灵性则一。如马有垂缰之义，犬有湿草之仁，若谓无知无识，何能如此？即如黄雀形体不满三寸，尚知衔环之报，何况偌大人鱼。”林之洋道：“厌火离元股甚远，难道这鱼还是春天放的那鱼么？”多九公道：“新旧固不可知。老夫曾见一人，最好食犬，后来其命竟丧众犬之口。以此而论：此人因好食犬，所以为犬所伤；当日我们放鱼，今日自然为鱼所救。

　　此鱼总是一类，何必考真新旧。以衔环、食犬二事看来，可见爱生恶死，不独是人之恒情，亦是物之恒情。人放他生，他既知感，人伤他生，岂不知恨？所以世人每因口腹无故杀生，不独违了上天好生之德，亦犯物之所忌。”

　　唐敖道：“他们满口唧唧呱呱，小弟一字也不懂，好不令人气闷。”多九公道：“他这口音，还不过于离奇，将来到了歧舌，那才难懂哩。”唐敖道：“小弟正因音韵学问，盼望歧舌，为何总不见到？”多九公道：“前面过了结胸、长臂、翼民、豕喙、伯虑、巫咸等国，就是歧舌疆界了。”

　　林之洋道：“今日把俺一嘴胡须烧去，此时嘴边还痛，这便怎处？”多九公道：“可惜老夫有个妙方，连年在外，竟未配得。”唐敖道：“是何药品？何不告诉我们，也好传人济世。”多九公道：“此物到处皆有，名叫‘秋葵’，其叶宛如鸡爪，又名‘鸡爪葵’。此花盛开时，用麻油半瓶，每日将鲜花用筋夹入，俟花装满，封口收贮，遇有汤火烧伤，搽上立时败毒止痛。伤重者连搽数次，无不神效。凡遇此患，加急切无药，或用麻油调大黄末搽上也好。此时既无葵油，只好以此调治了。”唐敖道：“天下奇方原多，总是日久失传。或因方内并无贵重之药，人皆忽略，埋没的也就不少。那知并不值钱之药，倒会治病。即如小弟幼时，忽从面上生一肉核，非疮非疣，不痛不痒，起初小如绿豆，渐渐大如黄豆，虽不疼痛，究竟可厌。后来遇人传一妙方，用乌梅肉去核烧存性，碾末，清水调敷，搽了数日，果然全消。又有一种肉核，俗名‘猴子’，生在面上，虽不痛痒，亦甚可嫌。若用铜钱套住，以祁艾灸三次，落后永不复发。可见用药不在价之贵贱，若以价值而定好丑，真是误尽苍生！”多九公道：“林兄已四旬以外，今日忽把胡须烧去，露出这副白脸，只得二旬光景，无怪海船朋友把他叫做‘雪见羞’。”唐敖道：“舅兄绰号虽叫‘雪见羞’，但面上无雪；

　　谁知厌火国人，口中却会放火！”多九公道：“这怪老夫记性不好，只顾游玩，就把‘生火出其口’这话忘了。林兄现在嘴痛，莫把大黄又要忘了。”随即取出递给。林之洋用麻油敷在面上，过了两天，果然痊愈。

　　这日大家正在舵楼眺望，只觉燥热异常，顷刻就如三伏一般，人人出汗，个个喘息不止。唐敖道：“此时业已交秋，为何忽然燥热？”多九公道：“此处近于寿麻疆界，所以觉热，古人云：‘寿麻之国，正立无影，疾呼无响，爰有大暑，不可以往。’亏得另有岔路可以越过，再走半日，就不热了。”唐敖道：“如此-地，他们国人如何居住？”多九公道：

　　“据海外传说：彼处白昼最热，每到日出，人伏水中；日暮热退，才敢出水。又有人说：其人自幼如此，倒不觉热，最怕离了本国，就是夏天也要冻死。据老夫看来：伏水之说，恐未尽然；至离本国就要冻死，此话倒还近理，即如花木有喜暖的，一经移植寒地，往往致死，就是此意。”唐敖道：“小弟闻得仙人与虚合体，日中无影；又老人之子，先天不足，亦或日中无影。寿麻之人无影，不知何故？”多九公道：“大约他们受形之始，所禀阳气不足，以致代洲有火焰山；海中有沃焦山，遇水即燃。这都是老夫向日到过的。其余各书所载火山不能枚举，从前曾否走过，事隔多年，也记不清了。”唐敖道：“据小弟看来：天下既有五湖四海许多水，自然该有沃焦、炎洲许多火，也是天地生物，不偏不倚，水火既济之意。但小弟被这暑热熏蒸，头上只觉昏晕，求九公把街心土见赐一服。”多九公道：“唐兄不过偶尔受些暑气，只消嗅些‘平安散’就好了。”即取出了一个小瓶。唐敖接过，揭开瓶盖，将药末倒在手中，嗅了许多，打了几个喷嚏，登时神情气爽，道：“如此妙药，九公何不将药方赐我？日后传人，也是一件好事。”多九公道：“此方用西牛黄肆分，冰片陆分，麝香陆分，蟾酥壹钱，火硝叁钱，滑石肆钱，煅石膏贰两，大赤金箔肆拾张，共碾细末，越细越好，磁瓶收贮，不可透气。专治夏月受暑，头目昏晕，或不省人事，或患痧腹痛，吹入鼻中，立时起死回生。如骡马受热晕倒，也将此药吹人即苏，故又名‘人马平安散’。古方用朱砂配合，老夫恐他污衣，改用白色。”把方写了。唐敖接过，再三致谢。

　　炎火山过去，路过长臂国。有几个人在海边取鱼。唐敖道：“他这两臂伸出来竟有两丈，比他身子还长，倒也异样。”多九公叹道：“凡事总不可强求。即如这注钱财，应有我分，自然该去伸手，若非应得之物，混去伸手，久而久之，徒然把臂弄的多长，倒象废人一般，于事何济！”

　　又走几日，到了翼民国。将船泊岸。三人上去，走了数里，并未看见一人。林之洋惟恐过远，意欲回船；唐敖因闻此国人头长，有翼能飞不能远，并非胎生，乃是卵生，决意要去看看。林之洋拗不过，只得跟著前进。又走数里，才有人烟。只见其人身长五尺，头长也是五尺；一张鸟嘴，两个红眼，一头白发，背生双翼；浑身碧绿，倒象披著树叶一般。也有走的，也有飞的。那飞的不过离地二丈。来来往往，倒也好看。林之洋道：“他们个个身长五尺，头长也是五尺。他这头为甚主得恁长？”多九公道：“老夫闻说此处最喜奉承，北边俗语叫作‘爱戴高帽-印；今日也戴，明日也戴，满头尽是高帽子，所以渐渐把头弄长了：这是戴高帽子戴出来的。

　　唐敖道：“怪不得古人说是卵生，果然象个四足鸟儿。”林之洋道：“若是卵生，这些女人自然都会生蛋了。俺们为甚不买些人蛋？日后到了家乡，卖与戏班，岂不发财么？”多九公道：“班中要他何用？”林之洋道：“俺看这些女人，也有年纪老的，也有年纪小的。

　　若会生蛋：那年纪老的，生的自然是老蛋；年纪小的，代如此。即如这样-地，他能居住，其阳气不足，可想而知，自然立日无影了。”

　　忽听船上人声喧哗，原来有个水手受了暑热，忽然晕倒。众人发慌，特来讨药。多九公忙从箱中取了一撮药末道：“你将此药拿去，再取大蒜数瓣，也照此药轻重，不多不少，一齐捣烂，用井水一碗和匀，澄清去渣，灌入腹中，自然见效。”众人接了。恰好水舱带有并水，登时配好，灌了下去。不多时，苏醒过来，平复如旧。林之洋道：“九公：这是甚药，恁般灵验？”多九公道：“你道是何妙药？”

　　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尸魔三戏唐三藏 圣僧恨逐美猴王:

　　话说多九公道：“林兄，你道是何妙药？原来却是‘街心土’。凡夏月受暑昏迷，用大蒜数瓣，同街心土各等分捣烂，用井水一碗和匀，澄清去渣，服之立时即苏。此方老夫曾救多人。虽一文不值，却是济世仙丹。”

　　这日过了结胸国。林之洋道：“他们国人为甚胸前高起一快？”多九公道：“只因他们生性过懒，且又好吃，所渭‘好吃懒做’。每日吃了就睡，睡了又吃，饮食不能消化，渐渐变成积痞，所以胸前高起一快，久而久之，竟成痼疾，以致代代如此。”林之洋道：“这病九公可能治么？”多九公道：“他如请我医治，也不须服药，只消把他懒筋怞了，再把馋虫去了，包他是个好人。”

　　唐敖道：“此时忽又燥热异常，是何缘故？”多九公道：“我们只顾闲谈，那知今日风帆甚顺，此处已近炎火山，古人所谓：‘炎火之山，投物辄燃。’就是指此而言。”林之洋道：“《西游记》有个火焰山，这里又有炎火山，原来海外竟有两座火山。”多九公笑道：

　　“林兄此言未免把天下看的过小了。若论火山，只就老夫所见而言：海外耆薄国之东有火山国，山中虽落大雨，其火仍旧；火中常有白鼠走至山边觅食，猎人捕获，以毛做布，就是如今‘火浣布’。又自燃洲有树生于火山，其皮亦可织为‘火浣布’。两域且弥山，昼望山孔如烟，夜望如灯。崦嵫之北，其山有石，若以两石相打，登时只觉水润，润后旋即出火。又炎洲有火林山，火生的自然是小蛋。俺们有了老蛋、小蛋，到了家乡，那些戏班为甚不要？

　　只怕小蛋还更值钱哩！”多九公道：“林兄把‘旦’字认作白字了。他们小旦并非鸡蛋之‘蛋’，你如不信，把他肚腹剖开，里面并无蛋黄，只有一肚曲子。还有拿的好身段，推的好衫子，并且还有绝纱的小嫩嗓子。”林之洋道：“九公说他并无蛋黄，据俺看来：只怕还有元丝课哩。再要搜寻，大约金镯子也是有的。就是那扛旗儿二等小旦，万不济，也有几块洋钱，也有一个包金镯子。就只令俺不懂的，刚才说的明明是个‘旦’字，为甚是‘白’字？若是‘白’字，下面多了一横，上面少了一撇，这是怎讲？”

　　唐敖道：“舅兄何必只管谈论小旦，你看这些飞的，飘飘扬扬，比走甚快。我们到此，离船已远。才见几位老翁，竟有雇人驼著飞的。据小弟愚见：我们回船，何不也雇入驼去，岂不爽快？”林之洋正因走的腿酸，听见此话，即雇三个驼夫，一齐伏在肩上，登时展翅飞起，转眼间到了船上，驼夫收翅落下。三人下来，开发脚钱，起锚扬帆。

　　这日到豕喙国，游了片时回船。唐敖道：“此国人为何生一张猪嘴？而且语音不同，倒象五方杂处一般，是何缘故？”多九公道：“当日我曾打听，不得其详。后在海外遇一奇人，细细谈起，方才明白。原来本地向无此国。只因三代以后，人心不古，撒谎的人过多，死后阿鼻地狱容留不下；若令其好好托生，恐将来此风更甚。因此冥官上了条陈，将历来所有谎精，择其罪孽轻的俱发到此处托生。因他生前最好扯谎，所以给一张猪嘴，罚他一世以糟糠为食。世上无论何处谎精，死后俱托生于此，因此各人语音不同。其嘴似猪，故邻国都以‘豕喙’呼之。”

　　走了两日，路过伯虑国。唐敖又要上去游玩。多九公因配药不能同去，林之洋同唐敖去了。二人去后，多九公配了许多痢疟及金疮各药，以备沿途济人之用。方才配完，唐、林二人也就回来。

　　唐敖道：“怪不得九公不肯上去，原来此地另是一种风气。刚才小弟见他们那种磕睡光景，好无兴趣，并且行路时也是闭目缓步。如此疲倦，何不在家睡睡？必定勉强出来，这是何意？”多九公道：“海外有两句口号，说这伯虑国的风俗，难道林兄也不知么？”林之洋道：“海外都说：‘杞人忧天，伯虑愁眠。’九公所说口号，莫非就是这两句？怎叫‘忧天、愁眠’。俺却不懂。”多九公道：“当日杞人怕天落下把他压死，所以日夜忧天，此人所共知的。这伯虑国虽不忧天，一生最怕睡觉：他恐睡去不醒，送了性命，因此日夜愁眠，此地向无衾枕，虽有床帐，系为歇息而设，从无睡觉之说；终年昏昏迷迷，勉强支持。往往有人熬到数年，精神疲惫，支撑不住，一觉睡去，百般呼唤，竟不能醒。其家聚哭，以为命不可保，及至睡醒，业已数月。亲友闻他醒时，都来庆贺，以为死里逃生，举家莫不欢喜。

　　此地惟恐睡觉，偏偏作怪，每每有人睡去竟会一睡不醒，因睡而死的不计其数，因此更把睡觉一事视为畏途。”唐敖道：“此处既有睡去不醒之人，无怪更要愁眠。但睡去不醒，未免过奇，不知何故？”多九公道：“他们如果也象常人夜眠昼起，照常过日子，何至睡去不醒。因他终年不眠，熬的头晕眼花，四肢无力；兼之日夜焦愁，胸中郁闷，一经睡去，精神涣散，就如灯尽油干，要想气聚神全，如何能够！自然魄散魂销，命归泉路了。”唐敖道：

　　“此地寿相如何？”多九公道：“他们自从略知人事，就是满腹忧愁，从无一日开心，也不知喜笑欢乐为何物。你只看他终日愁眉苦脸，年未弱冠，须发已白、不过混一天是一天，那里还讲寿数。”唐敖道：“可见过于忧愁，也非养生之道。今听九公之言，小弟从此把心事全都撇去，乐得宽心多活几年。

　　又走几时，到了巫咸国。把船收口。林之洋发了许多绸缎去卖。唐敖因肚腹不调，不能上去；多九公向来游玩，原是奉陪的，今见唐敖不去，乐得船上养静。唐敖闷坐无聊，来到后面舵楼，四面望一望道：“请教九公：那边青枝绿叶，大小不等，是何树木？”多九公道：“大树是桑，居民以此为柴；小树名叫木棉。此地不产丝货，向无绸缎，历来都取锦絮织而为衣，所以林兄特带绸缎来此货卖。”唐敖道：“小弟向日因古人传说：‘巫咸之人，采桑往来。’以为必是产丝之地，那知却是有桑无蚕。可惜如此好桑，竟为无用之物，舅兄此去，货物可能得利？”多九公道：“当初有人来此贩货，如财运亨通，竟可大获其利：因木棉失收，国人无以为衣，丝货一到，就如得了至宝一般，莫不争著购买。近来此树茂盛。

　　来此贩货的不能十分得利。但木棉究竟制造费力，兼之此地不善织纺，如有丝贩到此，那富贵之家，或多或少，也都出价置买。就只利息不能预定，只要客贩稀少，也就获利了。”唐敖道：“偏偏小弟今日患痢，不能前去一看。”多九公道：“贵恙既是痢疾，何不早说？老大有药在此。”即取一包药末道：“药引都在上面，按引调服，不过五六服就可痊愈。”唐敖随即照引服了。当时林之洋也就回来，谈起货物：“原来此地数年前外邦来了两个幼女，带了许多蚕子，在此养蚕织纺，连年日渐滋生；本处也有人学会织机，都以丝绵为衣，俺们丝货虽不获利，还不亏本。喜得前在白民国卖了一半，存的不多，再耽搁两日，就好出脱了。”安歇一宿，次日仍去卖货。

　　唐敖又把药末用了一服，竟自痊愈，著实欢喜。来至后面，再三拜谢道：“九公此药，不啻仙丹，是何妙品，如此神效？”多九公道：“当日老夫高祖母常患此病，我曾祖百般医治，总不见好，后来亏得割股煎药，才能脱体。过了几年，我高祖母年已六旬，又患此恙。

　　因素日晓得我曾祖为人最孝，恐有割股等事，到了煎药时，总要亲自过目，方肯下咽。后来日重一口，我曾祖无计可施。回敝处有座大山，名叫小方丈，恐有仙人在内，于是赤足披发，一步一拜，来到山上，叩求神仙垂救，情愿减寿代母。如是三日三夜，水米不曾沾唇；

　　到第四日，有个渔翁传了此方。一连进了五服，这才痊愈。又活四十年，到了一百岁，无疾而终。所以此方流传至今。”唐敖道：“九公令曾祖既割股于前，又叩寿于后，如此孝心，自然该有神仙传此妙方。既这等神效，九公何不刊刻流传，使天下人皆免此患，共登寿域，岂不是件好事？”多九公道：“我家人丁向来指此为生，若刊刻流传，人得此方，谁还来买？老夫原知传方是件好事，但一经通行，家中缺了养赡，岂非自讨若吃么？”唐敖摇头道：“那有此事！世间行善的自有天地神明鉴察。若把药方刊刻，做了偌大善事，反要吃苦，断无此理。若果如此，谁肯行善？当日于公治狱，大兴驷马之门；窦氏济人，高折五枝之桂；救蚁中状元之选；埋蛇享宰相之荣。诸如此类，莫非因作好事而获善报，所谓：‘欲广福田，须凭心地，’九公素称达者，何以此等善事倒不修为？即如今曾祖以孝心感格。而得仙方之报；今九公传了此方，又安知不别有富贵之报？况令郎身入黉门，目前虽以舌耕为业，若九公刻了此方，焉知令郎不联捷直上？那时食了皇家俸禄，又何须几个药资为家口之计呢？”多九公点头道：“唐兄赐教极是。日后老夫回去，定将此方刊刻流传，并将祖上所有秘方也都发刻，以为济世之道。就以今日为始，我将各种秘方，先写几张，以便沿途施递，使海外人也得此方，岂不更好！”唐敖道：“‘人有善念，天必从之。’九公既发这个善心，日后自有好处。请教此方究竟是何妙药？”多九公道：“此方用苍术（米泔浸陈土炒焦）叁两，杏仁（去皮尖，去油）贰两，羌活（炒）贰两，川乌（去皮，面包煨透）壹两伍钱，生大黄（炒）壹两，熟大黄（炒）壹两，生甘草（炒）壹两伍钱，共为细末。每服肆分，小儿减半；孕妇忌服。赤痢，用灯心叁拾寸煎浓汤调服；白痢，生姜叁片，煎浓汤调服；赤白痢，灯心叁拾寸，生姜叁片，煎浓汤调服；水泻，米汤调服。病重的不过五六服即愈，但灯心、生姜，必须照方浓煎，才有药力。”把方写了。唐敖接过，看一看道：“小弟每见医家治痢，用大黄数钱之多，仍不中用；何以此方只消数厘，就能立见奇效，可见用药全要佐使配合得宜，自然与众不同。”说著闲话，忽然想起骆红蕖所托的事来。

　　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花果山群妖聚义 黑松林三藏逢魔:

《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斫木为耜煣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货通。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黄帝以下“通其变，使民不倦”。尧命四子以“敬授民时”，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饑”，是为政首。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远近，赋入贡棐，茂迁有无，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易》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养成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本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亡贫，和亡寡，安亡倾”是以圣王域民，筑城郭以居之。制庐井以均之。开市肆以通之。设庠序以教之。士、农、工、商，四人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圣王量能授事，四民陈力受职，故朝亡废官，邑亡敖民，地亡旷土。理民之道，地著为本。故必建步立亩，正其经界。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余二十亩以为庐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齐同，力役生产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农民户人己受田，其家众男为余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人。此谓平土可以为法者也。若山林、薮泽、原陵、淳卤之地，各以肥硗多少为差。有赋有税。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赋共车马、兵甲、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税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田中不得有树，用妨五谷。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易。鸡、豚、狗、彘毋失其时，女修蚕织，则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在野曰庐，在邑曰里。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乡，万二千五百户也。邻长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级，至乡而为卿也。於是里有序而乡有庠。序以明教，庠则行礼而视化焉。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於邑。其《诗》曰“四之日举止，同我妇子，馌彼南亩”又曰“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嗟我妇子，聿为改岁，入此室处”所以顺阴阳，备寇贼，习礼文也。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邻长坐於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是月，余子亦在於序室。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其有秀异者，移乡学於庠序。庠序之异者，移国学於少学。诸侯岁贡小学之异者於天子，学於大学，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则别之以射，然后爵命焉。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於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处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故民皆劝功乐业，先公而后私。其《诗》曰“有渰凄凄，兴云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民三年耕，则余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荣辱，廉让生而争讼息，故三载考绩。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余三年食，进业曰登。再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繇此道也。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经界，徭役横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诈，公田不治。故鲁宣公“初税亩”，《春秋》讥焉。於是上贪民怨，灾害生而祸乱作。陵夷至於战国，贵诈力而贱仁谊，先富有而后礼让。是时，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又曰：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馀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於甚贵者也。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孰自三，余三百石。下孰自倍，余百石。小饑则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大孰则上籴三而舍一，中孰则籴二，下孰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小饑则发小孰之所敛、中饑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饑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饑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馀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及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虽非古道，犹以务本之故，倾邻国而雄诸侯。然王制遂灭，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有国强者兼州域，而弱者丧社稷。至於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内愁怨，遂用溃畔。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饑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上於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於民。而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不领於天子之经费。漕转关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贾谊说上曰：｛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故其畜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赋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罢夫赢老易子而咬其骨。政治未毕通也，远方之能疑者并举而争起矣，乃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馀，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基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廪廪也，窃为陛下惜之。｝於是上感谊言，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晁错复说上曰：｛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馀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轻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饑，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饑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於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忘择也。夫珠玉金银，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长於时，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於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为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於贵粟。贵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馀者也。取於有馀，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馀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於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错复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於万民，民俞勤农。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矣”上复从其言，乃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后十三岁，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其后，上郡以西旱，复修卖爵令，而裁其贾以招民，及徒复作，得输粟於县官以除罪。始造苑马以广用，宫室、列馆、车马益增修矣。然娄敕有司以农为务，民遂乐业。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馀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愧辱焉。於是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於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於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变也。是后，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而民去本。董仲舒说上曰“《春秋》它谷不书，至於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於五谷最重麦与禾也。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愿陛下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令毋后时”又言“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共税，下足以蓄妻子极爱，故民说从上。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於古。赋盐铁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於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仲舒死后，功费愈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下诏曰“方今之务，在於力农”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一亩三甽。岁代处，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为耦，广尺、深尺曰甽，长终亩。一亩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种於甽中。苗生叶以上，稍耨陇草，因贵阝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诗》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芓，附根也。言苗稍壮，每耨辄附根。比盛暑，陇尽而根深，能风与旱，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顷，用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过使教田太常、三辅，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民或苦少牛，亡以趋泽，故平都令光教过以人挽犁。过奏光以为丞，教民相与庸挽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亩，少者十三亩，以故田多垦辟。过试以离宫卒田其宫壖地，课得谷皆多旁田，亩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辅公田，又教边郡及居延城。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至昭帝时，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蓄积。宣帝即位，用吏多选贤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谷至石五钱，农人少利。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以善为算能商功利，得幸於上，五凤中奏言“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从其计。御史大夫萧望之奏言“故御史属徐宫家在东莱，言往年加海租，鱼不出。长老皆言武帝时县官尝自渔，海鱼不出，后复予民，鱼乃出。夫阴阳之感，物类相应，万事尽然。今寿昌欲近籴漕关内之谷，筑仓治船，费值二万万馀，有动众之功，恐生旱气，民被其灾。寿昌习於商功分铢之事，其深计远虑，诚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听。漕事果便，寿昌遂白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上乃下诏，赐寿昌爵关内侯。而蔡癸以好农使劝郡国，至大官。元帝即位，天下大水，关东郡十一尤甚。二年，齐地饑，谷石三百馀，民多饿死，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诸儒多言盐、铁官及北假田官、常平仓可罢，毋与民争利。上从其议，皆罢之。又罢建章、甘泉宫卫、角抵、齐三服官，省禁苑以予贫民，减诸侯王庙卫卒半。又减关中卒五百人，转谷赈贷穷乏。其后用度不足，独复盐铁官。成帝时，天下亡兵革之事，号为安乐，然俗奢侈，不以蓄聚为意。永始二年，梁国、平原郡比年伤水灾，人相食，刺史、守、相坐免。哀帝即位，师丹辅政，建言“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后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劝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并兼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俞困。盖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将以救急也。亦未可详，宜略为限”天子下其议。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请“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请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时田宅奴婢贾为减贱，丁、傅用事，董贤隆贵，皆不便也。诏书“且须后”，遂寝不行。宫室、苑囿、府库之臧已侈，百姓訾富虽不及文、景，然天下户口最盛矣。平帝崩，王莽居摄，遂篡位。王莽因汉承平之业，匈奴称藩，百蛮宾服，舟车所通，尽为臣妾，府库百官之富，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满，狭小汉家制度，以为疏阔。宣帝始赐单于印玺，与天子同，而西南夷钅句町称王。莽乃遣使易单于印，贬钅句町王为侯。二方始怨，侵犯边境。莽遣兴师，发三十万众，欲同时十道并出，一举灭匈奴。募发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转委输兵器，自负海江、淮而至北边，使者驰传督趣，海内扰矣。又动欲慕古，不度时宜，分裂州郡，改职作官，下令曰“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十税五也。富者骄而为邪，贫者穷而为奸，俱陷於辜，刑用不错。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满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与九族乡党”犯令，法至死。制度又不定，吏缘为奸，天下謷謷然，陷刑者众。后三年，莽知民愁，下诏诸食王田及私属皆得卖买，勿拘以法。然刑罚深刻，它政誖乱。边兵二十馀万人仰县官衣食，用度不足，数横赋敛，民俞贫困。常苦枯旱，亡有平岁，谷贾翔贵。末年，盗贼群起，发军击之，将吏放纵於外。北边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阳以东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将军开东方诸仓赈贷穷乏，又分遣大夫谒者教民煮木为酪。酪不可食，重为烦扰。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置养澹官以廪之，吏盗其廪，饑死者什七八。莽耻为政所至，乃下诏曰“予遭阳九之厄，百六之会，枯、旱、霜、蝗，饑馑荐臻，蛮夷猾夏，寇贼奸轨，百姓流离。予甚悼之，害气将究矣”岁为此言，以至於亡。

第二十九回·脱难江流来国土 承恩八戒转山林:

　　话说并州城内柳巷，有个寄园，因山而构，第一层门内有个花神庙，庙傍空地，园了开设茶社，榜曰“一味凉”。第二层门内便是寄园，系一江姓乡宦住宅，缘南边任内亏空，赶信回家，叫将此国典卖，由并州大营完缴。这且按下。

　　再说采秋那篇赋，不晓何人抄了出去，就有好事的人，将荷生阅本刻印起来。一时传播，官场中无人不赞好。明经略先前只晓得荷生有个意中人，名唤采秋，却不知道采秋有此手笔。当下将赋看过，顿时来访，荷生也无可隐讳，就一一说了。经略索观原本，荷生唤青萍飞马往取。经略看那小楷，拍案叫绝，便想替荷生图此一段好因缘。

　　　适值荷生案上搁着江乡宦家丁红禀，说“屋价库平七千两，逼年无人肯买，求准离屋，缴契归官”等语，荷生粘签批驳。经略瞧着，将荷生的签揭起，提笔批道：“着即投契，限十日离屋。”因笑向荷生道：“我买此宅，赠给先生做个金屋，好么？”荷生道是戏言，微微陪笑。经略唤跟人传进门上，将此禀付给，说道：“你着江家缴契，即交韩师爷收管吧。”门上答应。经略和荷生一请走了，荷生无可措词，送出平台，经略又回头笑道：“先生尽管赶年办妥。”荷生只得唯唯。看官，你道采秋得了这个知遇，奇不奇呢？

　　　这日下午，荷生来了愉园。采秋正买了一匹乌骓，向梅花树下空地驰试，见荷生来了，便下了马，将辔勒付给红豆，就问道：“你一早叫人取赋，我还没起来，到底是为甚事？”荷生将经略盛意告知，就笑道：“千金市骏，你的声价竟高起数倍。”采秋欢喜，转笑道：“古人说一字值千金，我却值不上七两。”荷生也笑道：“如今不能不让你说句阔话，可怜我和痴珠整天写了几多字出来，却一钱摸不着！”

　　　采秋道：“你说起痴珠，我正要问你，这几天见着他没有？”荷生道：‘他昨天才到营里。李家如今又和他好了，亏得秋痕这番苦肉计。”采秋道：“秋痕真也不负痴珠。”荷生道：“你还不晓得，痴珠几乎负了秋痕。”采秋道：“怎的？”荷生遂把痴珠述的前一回事和采秋说。采秋道：“可见你们男人的心是狠的，一翻了脸，就把前情一笔勾消。我想起绣那锦囊时候，心还会痛。”一面说，一面眼眶就红起来。荷生笑道：“旧事不要重提。今日腊八，天气阴寒，我又有空，何不将痴珠、秋痕招来一叙呢？”采秋道：“怕痴珠没到秋心院，找他就费事了。”荷生道：“这样天气，他好人，不和秋痕送暖偷寒？”说着，就将红豆辔勒接过，骑着乌骓，也在空地上试了一回，便跑出园来。

　　　到了李家，下马进去，悄无人声。步入秋心院南屋，听得秋痕低声唱道：“花朝拥，月夜偎，尝尽温柔滋味。”以后声便低了，就听不清楚。正要叫唤，又听一句是“两人合一副肠和胃”，便悄悄的从落地罩的小缝瞧将进去，见痴珠倚在炕上，秋痕坐在一边笑吟吟的唱。因掀开棉帘，说道：“好乐呀！”两人惊起，见是荷生，痴珠赶着让坐，说道：“你今天却有空跑到这里来？”

　　　荷生坐下，向秋痕道：“我特的把公事放下，来听昆曲，你唱下去，也不负我今天走这一遭。”秋痕红着脸道：“整月不来，来了又鬼鬼祟祟的，做个沿壁虫。”荷生笑道：“难道昆曲痴珠听得，别人就听不得么？”就向痴珠道：“我听说你著部《扪虱录》，又著部〈谈虎录》，到底真是说虱说虎不成？”痴珠笑道：“前个月闷得很，借此消遣，这会又丢了。”荷生从北窗玻璃里望着窗外梅花，笑道：“这却好，虱也不扪了，虎也不谈了，就伴这一树梅花过了一冬吧！我偷了这半天空，你带着秋痕到愉园，吃碗腊八粥，也是消寒小集，好不好呢？”痴珠道：“我和你先走，让秋痕坐车随后来吧。”

　　　于是四人在春镜楼围炉喝起酒来。谈笑方酣，营中送来京信一大封。荷生拆开，一一检看，都是循例贺年的简札。随拆随看，随看随撂。末后一封，系郑仲池侍读的信，寄来八首《梅花》诗，是用张检讨的韵。荷生欢喜，招呼痴珠同看一遍。痴珠道：“此君的诗，也算得都中一个好手，只弱得很。”荷生道：“我们何不就次韵和他一和？”秋痕道：“一人次韵八首七律，岂不是件烦难的事。”荷生笑道：“怕烦难就不算荷生、痴珠了。”采秋道：“你两人各和八首，我和秋痕妹妹替你分写吧。”

　　　于是荷生同痴珠随喝随作，采秋同秋痕随喝随写。荷生的诗是：

　　　本来仙骨抱烟霞，为咏罗浮兴倍赊。

　　破腊忽惊风信早，冲寒恰趁月轮斜。

　　迢遥香海田春气，寂寞空山阅岁华。

　　驿骑不来乡讯少，含情莫间故园花。

　　　一枝才放暗香生，对汝双瞳剪水清。

　　偶有月来堪人画，绝无人处亦多情。

　　广平作赋犹嫌艳，和靖能诗尚近名。

　　试看茫茫银海里，啁啾翠羽学春声。

　　　灞桥风雪步迟迟，别有诗心世未知。

　　纸帐铜瓶时入梦，参横月落最相思。

　　缤纷庾岭花千本，惆怅江城笛一枝。

　　信是几生修得到，冷吟闲醉也应宜。

　　　蹇驴曾访旧江村，野店山桥载酒樽。

　　绝似神仙来玉宇，从无消息到朱门。

　　盘根久炼诗为骨，写影终嫌笔有痕。

　　莫向东风羡桃李，冰霜一样是天恩。

　　　孤山从古绝尘缘．瑶岛琼楼尽似年。

　　照水只应看瘦影，凌波还欲拟飞仙。

　　偶描粉黛终疑俗，学染胭脂亦可怜。

　　林下美人窗外月，几人佳句借君传。

　　　大江南北记游踪，秦树燕山路几重。

　　茅舍多情容独醉，瑶台有约又相逢。

　　频年飘泊愁戎马，三径荒凉忆菊松。

　　回首绮窗春信好，顿令归兴一时浓。

　　　花事匆匆岁又残，一年容易指轻弹。

　　红莲依幕渐才薄，白雪连篇属和难。

　　官阁光阴容啸傲，玉堂风味本高寒。

　　长安二月春如锦，不许东皇一例看。

　　　银云满径玉交枝，大地阳和岂有私？

　　傲骨只应留鹤守，清名几欲畏人知。

　　陇头流水风前曲，雪后园林画里诗。

　　记取调羹消息好，百花头上正开时。

　　　痴珠的诗是：

　　　暮景犹留几断霞，巡檐愿岂此生赊？

　　鹿岩赠后风如昨，驴背归来日未斜。

　　不分山林终索寞，非关春色自清华。

　　枕屏夜夜瑶台梦，俯看红尘五万花。

　　　偶从香雪证前生，四十年前住太清。

　　地满琼瑶皆故步，心如铁石总多情。

　　空山有约留知己，傲骨无缘得盛名。

　　一觉罗浮骑蝶去，啁啾翠羽不成声。

　　　独步群芳转似迟，珊珊仙骨几人知？

　　馨香怀袖经年别，风雪漫天耐尔思。

　　铁笛西风吹入破，瑶琴明月怨空枝。

　　并州姑射仙山路，底事栽花总不宜？

　　　访遍山村又水村，枉携囗醁酒盈尊。

　　一天雪意浓于墨，几树香魂黯到门。

　　漏尽书灯微有影，梦回纸帐半无痕。

　　春花也似秋花恨，冷蕊疏枝尽怨怨。

　　　鸿爪天涯话夙缘，江南消息断年年。

　　冬心耐守寒林况，春色先归绿尊仙。

　　颠倒有怀难索解，清癯顾影总相怜。

　　一枝自把灵犀证，栩栩神难笔底传。

　　　彩波红雨渺无踪，叠叠云山隔几重。

　　每遇故人频问讯，可怜迟暮又相逢。

　　寒更伴结衤离衤徙鹤，傲雪形同偃蹇松。

　　绝代孤芳遗世立，开时不见露华浓。

　　　阳春独自谱冬残，三弄何人古调弹？

　　修到今生真不易，描来设色可知难。

　　花缘有信分迟早，天总无心作暖寒。

　　明月似波云似水，诗心清绝此中看。

　　　东风借问故园枝，乌鸟无缘得遂私。

　　万里星霜人独对，十年冰炭意同知。

　　篆烟脉脉昼垂帘，绮阁沉沉夜赋诗。

　　亦有家山归未得，纸窗灯火忆儿时。

　　　做完，两人互看。痴珠道：“荷生的诗，是此中有人，呼之欲出。”荷生笑道：“你不是这样？”秋痕、痴珠微笑。

　　　随后酒阑，采秋印了一盒香篆，慢慢烧着，就和秋痕弹起月琴来，各人将那《梅花》诗拍入工尺。只按得一首，夜已深了。此时荷生将今早的事，告知痴珠。痴珠笑道：“这却是意外的遭逢，以后须邀我逛一天寄园吧。”就也散了。

　　　这夜天阴得黑XuXu的。秋痕为着采秋给他水仙花和那塞外的五色石，要个盆供，刚走到北窗下，忽一阵风过，吹得竹叶籁籁有声；烛光一闪，曾见梅花树下有个宫妆女人，脸色青条条的。吓得毛发直竖，把盆一丢，粉碎了，没命的跑入屋里。痴珠听得盆碎，正奔出看，秋痕早到跟前，拉着痴珠，半晌说不出话。

　　　痴珠忙问：“怎的？”秋痕定了神，才说道：“我真见鬼了！”便将所见告诉痴珠。痴珠笑道：“好端端的住屋，那里有鬼？”正说着，忽听得窗外长叹一声，顿觉身上毛窍都开。秋痕道：“你听！”痴珠强说道：“疑心多生鬼，我却不听见什么。”口里这样说，心里也着实骇异，便说道：“无鬼之论，创自阮瞻。其实魂升魄降，是个常理。若‘有啸于梁’，种种灵怪，吾不敢说是必无，却非常理。只是世间的人随便到一去处，就有那酒鬼、色鬼、赌钱鬼、鸦片鬼、捉狭鬼肩摩踵接，这岂人之常理？人无常理，鬼更不循常理。阳间之鬼，白昼现形；阴间之鬼，黑夜露影，这鬼就懂得道理。你们不怕白昼现形之鬼，转怕黑夜露影之鬼，呆不呆呢？”

　　　秋痕道：“好，好！你又借鬼骂人了！”痴珠笑道：“好好中华的天下，被那白鬼乌鬼闹翻了。自此土大夫不征于人，却征于鬼。东南各道，贼临城下，也有做起四十九日醮场的，也有建了四十九日清醮的，这会通天下的人，皆是个冒失鬼，岂独你家有这鬼头鬼脸几个小谬鬼？”说得秋痕和跛脚通笑了。北窗下转寂然无声。痴珠复闲谈一会，便收拾去睡。

　　　再说江家契券，即日投缴，眷属于十六离屋。荷生即于是日接到紫沧来书，说杜藕斋要增一千金身价，荷生自然答应了。十七日办完公事，便到愉园，和采秋领着红豆，同到柳巷。

　　　这里早有索安、翁慎伺候，引着两人先瞧正屋，就是轩轩草堂，崇塘巍焕，局面堂皇。到了第三进，红豆见那临池一座小楼，曲折有趣，说道：“这楼比我们的春镜楼更觉幽雅，娘往后就住这一进吧。”采秋道：“这楼怎的没有横额？”荷生道：“你住了，我就写‘春镜楼’三字，做个匾额挂起来。”两人就在楼上小憩一会。翁慎端上点心，随意用些。

　　　然后打小门，上了搴云楼。只见第一层是六面样式，面面开窗，纯用整块玻璃隔作六处；六处之中，又分出明暗来，大小、方圆、扁侧共有十二处，额题“并门仙馆”。更上第二层，是四面式样，面面空出回廊，廊畔俱有紫檀雕花的阑干；里边八间并作一间，纯用锦屏隔断，面面有门。瞧着园中亭台层叠，花木扶疏，池水索回，山峦缭绕，已自可观。再转扶梯，到了第三层，觉得比前两层略小了些，却是堂堂正正一座三间的厅屋，上面横额篆书“搴云楼”三字。

　　　地位愈高，眼界愈阔。荷生和采秋携着手，凭栏一望，并州的山水关塞，就如天然画图，都在目前。纵览一回，就下来，在并门仙馆坐下。索安回道：“爷如今从那边逛去？好叫园丁预备。”采秋道：“顺着路，我们骑马走吧。”荷生道：“我们坐船，到了小蓬瀛再骑马，不好么？”索安答应，翁慎便吩咐出来。

　　　不一会，船撑来了。众人下了船，步入门来，见两傍摆列四盆花木，中间三层台阶，是个堂，方有一丈，足开两席；堂后一边为室，一边为径，径转为廊，廊升为台，台上张幔。采秋笑道：“这船式样真是奇创。”荷生道：“浙江西湖船式多得很呢，有名小团瓢的，有名摇碧斋的，有名四壁花的，有名随喜庵的，这式制唤做烟水浮家。”于是谈谈讲讲，一路看园中景致。有几处是飞阁凌霄，雕甍瞰地；有几处是危岩突兀，老树槎枒。

　　　那船慢慢的荡，约有半里多路，绕过了一个石矾，出了小港，即是个大宽阔处。望见西北上一带长廊，荷生指道：“那就是小蓬瀛。”一会到了，系好了船。只见苍松夹道，古柏成盘。一个榭靠山临水，略似芙蓉洲水阁，上去坐下。索安递上茶，两人喝了，走上岸来。

　　　荷生骑匹小川马，采秋就骑那匹乌骓，迤东而行。过了好些石磴云屏，小亭曲榭，到了平路。茅舍竹篱，颇有鸡犬桑麻之趣。那园丁家眷和着儿女，都一簇一簇的，撑着眼瞧。采秋唤他过来，却不敢近前。荷生吩咐索安：“一个孩子赏一百钱。”索安答应，自去分给了。

　　　这里荷生、采秋跑了一回马，红豆才到。采秋便先下乌骓，说道：“坐车不如骑马，无奈这城里女人通是坐车。”此时荷生也下了马，说道：“他们娇嫩嫩的，看见马就怕起来，那里会骑？”采秋道：“这也是习惯成自然了。譬如我和你在街上骑着马跑，不就是钱牧斋、柳如是的笑话么？”荷生道：“可不是呢！”两人一边说话，一边度上石桥，回望着瓜畴芋区，不胜感慨。

　　　荷生就说道：“痴珠的诗有‘倘得南山田二顷，此生原不问升沉’之句，真先得我心。我往后要延他将这几处联额和你商量，调换一调换。”采秋笑道：“你和他商量就是了，何必要拉扯到我呢。”于是下了石桥，顺着两行竹径，转出柳堤，又过了几处神仙洞。董镇打着小路叫开听雨山馆后门，伺候两人进去，转过一座半石半土的小山，接着就是几百株芭蕉，围着三四间书屋。奈穷冬苦寒，却不见绿天的好景，两人就不复坐，望小天台而来。只见怪石嵯峨，若飞若走，古藤如臂，败叶成堆。上了山径，盘旋到了山顶，有三丈多高，远望搴云楼，近瞰竹坞梅窝，令人豁目爽心。

　　　看了好一会，早是夕阳西下，朱霞满天，才一步步的拾级而下。到一山凹，桂树林立，有亭翼然，便是金粟亭，靠山踞石。采秋想要到亭子一憩，荷生道：“天不早了，下面东手就是梅窝，我们到那里坐，也领略些花香。”遂步下山来，沿着东边山径，到了一带梧桐树边，远远闻着梅花的香。只见一道青溪，围着一个院落，也有几堆小山，尽是梅树，尚在盛开。两人随便步入一屋坐下，荷生道：“园中佳处，已尽于此。如今仍打轩轩草堂出去上车吧。”查慎端上松花糕杏酪，两人用些，拭了脸，教索安折下几枝梅，天已黑了，便出来上车。

　　　回到愉园，恰好痴珠正在门口下车，三人便一齐进内，先在船房坐下。说起逛园，痴珠道：“我最爱是梅窝那几间屋子。”因叹口气道：“春镜无双，我说的偈准不准呢？”荷生、采秋一笑。痴珠又叹道：“天下不少名园，单寒卓荦的人既不得容膝之安，膏粱贵介又以此为呼卢博进之场。这园落在你两人手里，才是园不负人，人也不负园哩！”荷生道：“往后我就请你住在梅南。”向珠笑道：“那才叫做寄国寄所寄。”采秋道：‘人生如寄，就是甲第连云，亭台数里，也不过是寄此一身。”痴珠道：“这还是常局，尽有富贵逼人，功名误我，焦螟之寄，亦且为难！”荷生笑道：“卿所咄咄，我亦云云，安在彼我易观，不更相笑？”采秋道：“进去用饭，不要讲书语了。”痴珠道：“秋痕等我一块吃晚饭，我不奉陪。”说着便走。

　　　荷生也不强留，送到月亮门，自与采秋春镜楼小饮，醉后题一诗云：

　　　珠楼新与筑崔嵬，面面文窗向日开。

　　拂槛露华随径曲，绕栏花气待春回。

　　眉山艳人青鸾镜，心字香储宝鸭灰。

　　惭愧粉郎丝两鬓，恐难消受转低徊。

　　　正是：

　　　明月前身，梅花小影。

　　听雨寨云，幻境真境。

　　　欲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邪魔侵正法 意马忆心猿:

　　◎纪隆平张士诚弟兄四，淮南泰州白驹场人。泰州地滨海，海上盐场三十有六，隶两淮运盐使司。士诚与弟士义、士德、士信、并驾运盐纲船，兼业私贩。初无异于人。先是，中书省右丞相脱脱在任，灾异叠见，黄河变迁。至正一年，遣工部尚书贾鲁役民夫一十五万，军二万，决河故道，民不聊生。河南韩山童首事作乱，以“弥勒佛出世”为名，诱集无赖恶少，烧香结会，渐致滋蔓，陷淮西诸郡。继而湖广江西荆襄等处皆沦贼境。山东杜遵道，以李氏子为主，起汝宁萧县。李二、老彭、张君用攻陷徐州。李二号芝麻李。邹普胜、徐寿辉、即真一据蕲黄，镇南班据江东。又有毛贵、陈友谅辈，不可枚数，分据各处。方国珍弟兄啸聚台州海上。朱定一、陈贤五、江宗三作乱江阴。初，王克柔者，亦泰州人，家富好施，多结游侠。将为不轨，高邮知府季齐收捕于狱。李华甫与面张四素感克柔恩，谋聚众劫狱。齐以克柔解发扬州，后招安华甫为泰州判，四为千夫长。十三年五月，士诚又与华甫同谋起事。未几，士诚党与十有八人共杀华甫，遂并其众，焚掠村落，驱民为盗，陷通泰高邮，自号诚王，改元天，设官分职，把截要冲，南北梗塞。立淮南行中书省于杨州，以厄其势，既而亦招安之，立义兵元帅府以官其党。然狙诈百出，卒不就降，杀知府季齐。十五年五月，攻破杨州路，杀淮南行省参政赵琏，士义被获，伏诛。既而退还高邮。至九月二十五日，又攻破杨州适湖广行省右丞阿鲁恢引苗军来。十月初一日，复退，丞相脱脱亲总大军以擒之，众号百万，旌旗辎重，首尾千里，以为高邮刻日可平。然脱脱与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专权日久，及出师，遂有议其后者，诏脱脱安置淮安路，也先帖木柳安置宁夏路，别选相臣统其兵。诏未下时，部将董抟霄每对脱脱言：“天兵南下，势如破竹。今老师费财，何面目归报天子？不若先攻其易。”脱脱从其言，分兵破天长六合，贼皆溃散，所杀者悉良民。及攻高邮，堕其外城，城中震恐。自分亡在旦夕，忽闻诏解其权，勇气百倍，出城拒敌。诸卫铁甲军抱不平者，尽皆散去，或相聚山林为盗，高邮不可得而复矣。江阴群寇互相吞啖，江宗三、朱英分党戕杀。宗三将入城杀英，时英就招安，为判官，州之僚佐无如之何，遂申白江浙行省，云朱英谋反。省差元帅观孙压境，观孙利其货赂，逗留不进，英因乘间挈家逸去，过江求救于士诚仍质妻子，借兵复雠。士诚初亦疑惑，弗听。英盛陈江南土地之广，钱粮之多，子女玉帛之富，以动其中。于是先遣士德，率高邮贼众，击横坍，渡镝山。十六年正月朔，攻破常熟州。江南自兵兴以来，官军死锋镝，郡县荐罹饥馑，乡村农夫离父母，弃妻子，投充壮丁。生不习兵，而驱之死地，以故乌合瓦解，卒无成功。江浙行省丞相达识帖木儿，有旨得便宜行事，升漕运万户。脱因为参政，统领官军民义，捍御境上。平江达鲁花赤六十病亡，升松江府达鲁花赤哈散沙为平江达鲁花赤，领兵出战，除都水庸田使。贡师泰为平江总管，巡守城池。吴江境上，止有元帅王与敬。官军一战而败，死者过半，残兵千余。欲走入城，城中闭门不纳。退屯嘉兴，旋抵松江。士诚贼众才三四千人，长驱而前，直造北门，弓不发矢，剑不接刃。明旦，缘城而上，遂据有平江路。二月壬子朔也，劫掠奸杀，惨不忍言。脱因匿俞家园，自刎不死，游兵杀之。哈散沙在境外，闻城破，自溺死。既而昆山嘉定崇明州人相继来降。维扬苏昌龄，比先避乱居吴门，士德用为参谋，称曰苏学士。毁承天寺佛像为王宫，易平江路为隆平郡，立省院六部百司。凡有寺观庵院、豪门巨室，将士争夺，分占而居，了无虚者。几月，进攻嘉兴，全师覆没。与敬据松江叛，以城降。常州豪侠黄贵甫，间道归款，许为内应，不战而城破，易为毗陵郡。分兵入湖州，一鼓而得，易为吴兴郡。隆平太守周仁，家本锻工，稍习吏事，性资深刻，与士德同心﹃力，躬亲细故。三月癸巳，士诚来自高邮，服御器用，皆假乘舆，改至正十六年为天佑三年，国号大周，历曰明时。设学士员，开弘文馆，以阴阳术人李行素为丞相，弟士德为平章，提调各郡兵马。蒋辉为右丞，居内省，理庶务。潘元明为左丞，镇吴兴。史文炳为枢密院同知，镇松江。郡州县正官，郡称太守，州称通守，县仍曰尹。郡同知称府丞，知事曰从事，余则损益而已。南向欲取嘉兴，嘉兴则有参政杨完者。统领苗獠犭犭童，名曰答剌罕，守御甚坚，屡攻不克。秋八月，文炳大举兵临其东门，悉为所歼，文炳仅以身免。士德又与与敬提兵入杭州，军气其锐，杭州大军敛锋不敌，丞相退避萧山。士德军检刮虏掠，罗木营万户普贤奴，乃庆元路万户全驹儿之子，年未弱冠，智勇过人，率兵先出，完者都领苗军继进，民亦挺身巷战。士德大溃，收拾残兵，十丧八九。及攻海盐，又为乍浦钟氏所挠。后得马道骁勇，禽获苗军无算。西南接境，赖此无虞。不然，松江非士诚有矣。昆山数为方国珍海军攻击，托丁氏往来说合，结为婚姻。昆山之民，幸遂苏息。湖之长兴武康，与广德相界，花枪军出没之地。虽互为胜负，然亦不胜其苦。所跨三州，皆邻敌，可畏者特集庆一军最盛。陆路则无锡宜兴长兴，水路则太湖，士马震耀，舳舻相衔。自后长兴陷，常州又陷，士德战败被擒，俘致集庆，俾其作书劝士诚归附。士德以身徇之，终无降意。士诚势穷力迫，愿就丞相招安。使者往返，讫莫成就。仁亲诣江浙省堂，具陈自愿休兵息民之意。议始定，时十八年秋八月也。朝廷诏赦其罪，后授士诚太尉，开封平江，士诚以下，授爵有差。立江淮分省江浙分枢密院于平江，以设其官属。

　　◎降真香道家者流，为人典行醮事，曰高功。其有行业精白者，则必移檄南岳魏夫人，请借仙鹤。或二支，或四支，青鸾导卫，翔骛澄空。昭扬道妙，往往亲见之。偶读《本草》有云：“降真香出黔南。伴和诸杂香，烟直上天，召鹤，得盘旋于上。”注：按仙传云，烧之或引鹤降，醮星辰，烧之甚。为第一度。烧之，功力极验。若然，则鹤之来，香所致也。非欤？

　　◎宋二十二帝长编所载宋二十一帝，盖自顺、宣、僖三祖及太祖、太宗、真、仁、英、神、哲、徽、钦、高、孝、光、宁、理、度、少帝，并端宗、帝也。

　　◎字音吾衍子行《闲居录》云：舜生诸冯，及冯妇等，皆音皮冰切，古不音符容切也。冯妇与徐夫人皆男子，三国时有暨艳，乃吴人。附陆杭传，当音结，不音暨也。

　　◎许负绛侯周亚夫，自未侯为河内守时，许负相之，曰：“君后三岁而侯。”见《史记·绛侯传》。注谓索隐曰：应劭云：负河内温人，老妪也。按《楚汉春秋》，高祖封负为鸣雌侯。是知妇人亦有封邑。

　　◎李玉溪先生赵公琪，字元德，官至赠湖广省参政，谥文惠。临淄人，飘然有神仙思，常使方士烧水银硫黄朱砂黄金等物为神丹，以资服食。有玉溪李简易先生者，得道为神仙，数访公，授以其术。久久，隐去。人或以为不死，公思之。一日，见其至，喜而固留之。先生曰：“吾远来，甚热，请具浴。”公即具浴，先生就浴室。久之，不闻声，日且幕，公亲候之，见有光昱然在水上，圆如初日出。不复见先生所在。先生书藏公家，今稍稍传人间。虞文靖序其事如此云。

　　◎称地为双尝读金黄华老人诗，有“招客先开四十双”之句，殊不可晓。近读《云南杂志》曰：“夷有田，皆种稻。其佃作三人，使二牛前牵，中压而后驱之，犁一日，为一双。以二乏为巳，二巳为角，四角为双。约有中原四亩地，则老人之诗意见矣。

　　◎骨咄犀骨咄犀，蛇角也，其性至毒，而能解毒，盖以毒攻毒也。故曰蛊毒犀。唐书有古都国，必其地所产，今人讹为骨咄耳。

　　◎一门五节奉化陈氏妇，以贞节称者五人。初陈元娶竺氏，生子侗。而元卒，竺氏年才二十二，义不再适，后三十三年卒。侗娶璩氏，生子瑞泰二人。侗亦以疾夭，璩氏年二十六，后五十八年卒。瑞娶王氏，生子通甫。而瑞复夭，王氏年三十，后五十五年卒。通甫娶楼氏，楼氏甫笄，归于陈。至二十六而寡。父母欲夺其志，泣不从。其姑王氏年老，楼氏事之尤谨。姑卒，敛葬悉如礼。子四人，长养才，娶楼氏，生子孟雍孟熙。而养才遇疾不愈，方卒时，楼氏年二十六，所守如其姑云。

　　◎一门三节陇西李子平氏子茂德，聘同郡张氏女，年十七，归李氏，生子庸甫，六岁而寡。舅姑怜其少也，欲嫁之，使左右风之，即引刀截发以见志，乃止。茂德之弟仲德，亦早卒，其妻张氏、年二十有八，生子庆，方龀，亦誓不再适。从弟希贤妻陈氏，二十有四，希贤卒，时其子度方孕四月，守志益坚。一门三妇，以贞白闻。庸，至正间，仕至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推恩赠父同知益州路总管府事、陇西郡伯，母封陇西郡夫人。再调关襄宜慰，阶中奉大夫，而夫人始卒。

　　◎黄龙洞黄龙洞在吴兴郡北，去城廿里。枕太湖。其山皆怪石林立，中有一石最尊，上大，其本小，危立，如种自石上涌起。轻撼则摇动，稍如力排，辄不动，人甚异之。洞旁壁立千仇。眺瞰不能见底。投以石，不应。以声呼，则相答。深不测。每岁旱，郡民祷之。东坡先生曾游，题诗述龙之迹。山谷先生书黄龙洞三字，刻犹存。

　　◎粘接纸缝法王古心先生笔录内一则云：方外交青龙镇隆平寺主藏僧永光，字绝照，访予观物斋，时年已八十有四。话次因问光，前代藏经，接缝如一线，日久不脱，何也？光云：“古法用楮树汁、飞面、白笈末三物调和如糊，以之粘接纸缝，永不脱解，过如胶漆之坚。”先生，上海人。

　　◎井珠人欲娶妻而未得，谓之寻河觅井。已娶而料理家事，谓之担雪填井。男婚女嫁，财礼奁具，种种不可阙，谓之投河奔井。凡纳婢仆，初来时，曰擂盘珠，言不拨自动。稍久，曰算盘珠，言拨之则动。既久，曰佛顶珠，言终日凝然，虽拨亦不动。此虽俗谚，实切事情。

　　◎一钱太守庙一钱太守刘宠庙，在绍兴钱清镇。王叔能参政过庙下，赋诗曰：“刘宠清名举世传，至今遗庙在江边。近来仕路多能者，也学先生拣大钱。”

　　◎全真教《全真纪实》云：金主亮贞元元年，有吏员咸阳人王中孚者，倡全真教，谈马丘刘和之，其教盛焉。章宗泰和四年，元学士作《紫微观记》，所载详悉。

　　◎马孝子马伯杰，山东邹县人。父某，拜江南行台监察御史，不以家行，杰独与母居。盗起汝颖，转略齐鲁境。杰负母匿草间。母死，仓卒不能具棺敛，聚石葬郓地西。盗入郓城，杰伏于墓上，众欲驱而前，胁以白刃，杰大恸曰：“母在此！母在此！”盗曰：“此孝子也。”乃舍之，复遗以衣粮。既而邑刳于兵，失墓所在。求之二年，得于榛莽中，故衣尚存。始克迁祖茔。御史转浙西宪佥，留江南者八年，遂冒锋镝间走数千里省之。钱唐人咸称为马孝子云。

　　◎杨贞妇天台金沙里女王静安，年十七，归同邑杨伯瑞。瑞为枢密院断事官，未几，死于兵。静安守节不嫁，权贵争求之，至截发自刭不殊。

　　◎窑器宋叶垣斋笔衡云：陶器自舜时便有，三代迄于秦汉，所谓甓器之也。今土中得者，其质浑厚，不务色泽。末俗尚靡，不贵金玉而贵铜磁，遂有秘色窑器。世言钱氏有国日，越州烧进。不得臣庶用，故云秘色。陆龟蒙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如向中霄盛沆瀣，共稽中散斗遗否。”乃知唐世已有，非始于钱氏。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制，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

　　◎墨上古无墨，竹挺点漆而书。中古方以石磨汁，或云是延安石液。至魏晋时，始有墨丸，乃漆烟松煤夹和为之。所以晋人多用凹心砚者，欲磨黑贮渖耳。自后有螺子墨，亦墨丸之遗制。唐高丽岁贡松烟墨，用多年老松烟和麋鹿胶造成。至唐末，墨工奚超，与其子廷，自易水渡江，迁居歙州。南唐赐姓李氏，廷父子之墨，始集大成，然亦尚用松烟。廷初名廷わ，故世有奚廷墨，又有李廷墨，或有作庭字者，伪也，墨亦不精。宋熙丰间，张遇供御墨，用油烟入脑麝金箔，谓之龙香剂。元佑间，潘谷墨见称于时。自后蜀中蒲大韶、梁杲、徐伯常及雪斋、齐峰、叶茂实、翁彦卿等出，世不乏墨。惟茂实得法，清黑不凝滞，彦卿莫能及。中统至元以来，各有所传，可以仿古。△唐祖敏奚鼐（易水）奚鼎（鼐之弟）奚起（鼐之子）陈朗（兖州）王君得柴（并唐末五代）△南唐李超（鼐之子，始居歙州，南唐赐姓李氏）李廷李廷宽李承宴（皆超之子）李文用（承宴之子）李惟庆李惟一李仲宣（皆文用子）耿遂仁（歙州）耿文政耿文寿（皆遂仁子）耿德耿盛盛匡道（宣州）盛通盛真盛舟盛信盛浩△宋张遇潘衡蒲大韶（款曰：书窗轻煤，佛帐余韵）叶世英（尝造德寿宫墨）朱知常（款曰，朱知常香齐）梁杲李世英（款曰：丛隹堂李世英）胡友直潘衡孙秉彝徐知常叶邦宪（尝造复古殿墨）雪斋（款曰：雪斋墨宝）周朝式李世英男克恭乐温蒲彦辉刘文通郭忠厚镜湖方氏黄表之齐峰刘士先（尝造缉熙殿墨）寓庵（得李潘心法）俞林丘＜分攵＞谢东徐禧叶茂实（三衢）翁彦卿△元潘云谷（清江）胡文忠（长沙）林松泉（钱唐）於材仲（宜兴）杜清碧（武夷）卫学古（松江）黄修之（天台）朱万初（豫章）丘可行（金溪）丘世英丘南杰（皆可行子）

　　◎斫琴名手△隋赵取利△唐雷霄雷盛雷珏雷文雷迅郭亮（一作谅，皆蜀人）沈镣张钺（皆江南人）金儒（大中进士）僧三慧大师△宋蔡睿朱仁济卫中正（庆历中道士）赵仁济（兴国中）马希仁马希先（一作仙，崇宁中）金渊（绍兴初）金公路（即多道，绍兴初）陈亨道（高宗朝）严樽马大夫梅四官人龚老（应奉）林杲（东卿）△元严古清（恭，字子安，樽之孙，梅四之婿）施溪云施谷云施牧州

　　◎古琴名冰清春雷玉振黄鹄秋啸鸣玉琼响秋籁怀古南薰大雅松雪浮磬奔雷存古寒玉百衲响泉冠古韵磬涉深天球混沌材万壑松雪夜冰玉涧鸣泉石上清泉秋塘寒玉九霄环

　　◎戏语至正丙申，高邮兵累攻嘉兴不克。或人撰戏语云：史帅一日下令行兵，参谋掌史进言：“自古行师，必先祭旗。”史曰：“王元帅破松江时，曾祭否？答曰：“不祭。”史曰：“王元帅不祭，我也不祭。”盖祭济字音同，传以为笑。又有一说，红军与苗军战不胜，禀主帅曰：“彼中军前有十丈大旗，旗上篆字，‘大元统兵官’五字。”帅曰：“我此间亦效之。”旗成，军吏禀所写何字？帅曰：“八分书写‘赵王令’。”既而写赵字未成，才写得走字，传报：“苗军到，走，走，走。”二说皆可捧腹。

　　◎日家安命法日家者流，以日月五星及计罗К孛四余气躔度过宫迟留伏逆，推人之生年日月时。可以知休咎，定寿夭。其书曰《百中经》，经首有安命法，曰“周天宿度十二宫”。安命例凡十叶，有术士以其例节为一叶，简明易见。其法，但看本生日太阳所躔何度，便以本生时加在上向下逐宫虚数。如下面已尽，则又于此行自上而下，见卯住，即是此度安命。真捷径也。图一

　　◎淮涡神泗州塔下，相传泗州大圣锁水母处，缪也。按《地志》云：水神在临淮县龟山之下，形若猕猴。缩鼻高额，青躯白乎，金目雪牙，颈伸百尺，力逾九象。禹获之，锁其颈于龟山之足，淮水乃安流注海。迩来渔者知锁所在。《古岳渎经》云：“禹治水，三至桐柏山，获淮涡水神，曰无支祈。乃命庚辰制之，锁于龟山之足，淮水乃安。唐永泰初，楚州有渔人夜钓山下，其钩为物所制。沉水视之，见大铁锁绕山足，一兽形如青猿，兀若昏醉，涎沫腥秽，不可近。”又东坡濠州涂山诗：“川锁支祈水尚浑。”注：程演曰：“《异闻集》载《古岳渎经》，禹治水，至桐柏山，获淮涡水神，名曰巫支祈，善应对，辨淮之浅深，源之远近。而神曰庚辰者，锁於龟山之足，淮乃安流。唐时有渔者，钓得一古锁，牵出，其末有如猕猴者，盖此物也。”国史补曰：“楚州渔人于淮中钓得古铁锁，剌史李阳大集人力引之。锁穷，有青猕猴跃出水而逝。”《山海经》：“水兽好为云雨，禹锁于军山之下，其名无支祈。”

　　◎寄衣洞庭刘氏，有夫叶正甫，久客都门，因寄衣，侑以诗云：“情同牛女隔天河，又喜秋来得一过。岁岁寄郎身上服，丝丝是妾手中梭。剪声自觉和肠断，线脚那能抵泪多。长短只依先去样，不知肥瘦近如何。”（先去亦作旧时）

第三十一回·猪八戒义激猴王 孙行者智降妖怪:

　　话说林之洋向通使道：“老兄果真舍得令爱教俺妹夫带去，俺们就替你带去，把病治好，顺便带来还你。”兰音向通使垂泪道：“父亲说那里话来！母亲既已去世，父亲跟前别无儿女，女儿何能抛撇远去？今虽抱病，不能侍奉，但父女能得团聚，心是安的，岂可一旦分为两处！”通使道：“话虽如此，吾儿之病，若不投奔他邦，以身就药，何能脱体？现在病势已到九分，若再耽捆，一经不起，教为父的何以为情？少不得也是一死！此时父女远别，虽是下策，吾女倘能病好，便中寄我一信，为父自然心安。以此看来：远别一层，不但不是下策，竟可保全我们两命。况天朝为万邦之首，各国至彼朝觐的甚多，安知日后不可搭了邻邦船只来看我哩。你今远去，虽不能在家侍奉，从此我能多活几年，也就是你仰体尽孝之处。现在承继有人，宗祧一事，亦已无虞。你在船上，又有大贤令甥女作伴，我更放心。

　　为父主意已定，吾儿依我，方为孝女。不必犹疑，就拜大贤为父。此去天朝，倘能病痊，将来自有好处。”即携兰音向唐敖叩拜，认为义父，并拜多、林及吕氏诸人。通使也与唐敖行札，再再谆托。唐敖还礼道：“尊驾以儿女大事见委，小弟敢不尽心！诚忍效劳不周，有负所托，甚为惶恐！此去惟有将令爱之恙上紧疗治。第我等日后回乡，能否绕路再到贵处，不能预定。至令爱姻事，亦惟尽心酌办，以报知己，幸无挂怀！”只见通使仆人取了银子送来。通使道：“这是白银一千，内有五百，乃小弟微敬，其余五百，为小女药饵及婚嫁之费。至于衣服首饰，小弟均已备办，不须大贤费心。”众仆人抬了八只皮箱上来。唐敖道：

　　“令爱衣饰各物既已预备，自应令其带去；所赐之银，断不敢领。至姻嫁之费，亦何须如此之多，仍请尊驾带回，小弟才能应命。”通使道：“小子跟前别无儿女，留此无用。况家有薄田，足可度日。望大贤带去，小子才能心安。”多九公道：“通使大人多赠银两，无非爱女之意，唐兄莫若权且收下，将来俟小姐婚嫁，尽其所有，多办妆奁送去，岂不更妙？”唐敖连连点头，即命来人将银装入箱内，抬进后舱。父女洒泪而别。兰音从此呼吕氏为舅母，呼婉如为表姐；带著侞母，就与婉如一同居住。

　　众人收拾开船。多九公要到后面看舵，唐敖道：“九公那位高徒向来看舵甚好，何必自去？难道不看字母么？”多九公笑道：“我倒忘了。”唐敖取出字母，只见上面写著：

　　昌○○○○○○○○○○○○○○○○○○○○○茫○○○○○○○○○○○○○○○○○○○○○秧○○○○○○○○○○○○○○○○○○○○○秧梯○○○○○○○○○○○○○○○○○○○○○羌○○○○○○○○○○○○○○○○○○○○○商○○○○○○○○○○○○○○○○○○○○○枪○○○○○○○○○○○○○○○○○○○○○良○○○○○○○○○○○○○○○○○○○○○囊○○○○○○○○○○○○○○○○○○○○○杭○○○○○○○○○○○○○○○○○○○○○秧批○○○○○○○○○○○○○○○○○○○○○方○○○○○○○○○○○○○○○○○○○○○秧低○○○○○○○○○○○○○○○○○○○○○姜○○○○○○○○○○○○○○○○○○○○○秧妙○○○○○○○○○○○○○○○○○○○○○桑○○○○○○○○○○○○○○○○○○○○○郎○○○○○○○○○○○○○○○○○○○○○康○○○○○○○○○○○○○○○○○○○○○仓○○○○○○○○○○○○○○○○○○○○○昂○○○○○○○○○○○○○○○○○○○○○娘○○○○○○○○○○○○○○○○○○○○○滂○○○○○○○○○○○○○○○○○○○○○香○○○○○○○○○○○○○○○○○○○○○当○○○○○○○○○○○○○○○○○○○○○将○○○○○○○○○○○○○○○○○○○○○汤○○○○○○○○○○○○○○○○○○○○○瓤○○○○○○○○○○○○○○○○○○○○○秧兵○○○○○○○○○○○○○○○○○○○○○帮○○○○○○○○○○○○○○○○○○○○○冈○○○○○○○○○○○○○○○○○○○○○臧○○○○○○○○○○○○○○○○○○○○○

　　张张张珠珠张珠珠珠珠珠张真中珠招斋知遮诂毡专

　　鸥婀鸦逶均莺帆窝洼歪汪厢○○○○○○○○○○○○○○○○○○○○○

　　三人翻来复去，看了多时，丝毫不懂。林之洋道：“他这许多圈儿，含著甚么机关？大约他怕俺们学会，故意弄这迷团骗俺们的！”唐敖道：“他为一国之主，岂有骗人之理？据小弟看来：他这张、真、中、珠……十一字，内中必藏奥妙。他若有心骗人，何不写许多难字，为何单写这十一字？其中必有道理！”多九公道：“我们何不问问枝小姐？他生长本国，必是知音的。”林之洋把婉如、兰音唤出，细细询问。谁知兰音因自幼多病，虽读过见年书，并未学过音韵。三人听了，不觉兴致索然，只得暂且搁起。

　　过了几时，到了智佳国。林之洋上去卖贷，唐敖同多九公上岸寻找雷丸、使君子，此处也无此药。后来访到邻国贩货人家，费了若干唇舌，送了许多药资，才买了一料，随即炮制。一连三日，兰音共吃了六服，打下许多虫来，登时腹消病愈，饮食陡长，与好人一样。

　　唐敖欢喜非常，因同多，林二人商议道：“通使跟前别无儿女，此女病既脱体，又常思亲；

　　好在此地离歧舌不远，莫若送他回去，使他骨肉团圆，岂不是件好事！”二人都以为然。兰音闻知甚喜。林之洋道：“这里卖货还有耽搁。据俺主意：索性把他送去，俺们再到智佳卖货也好。”唐敖道：“如此更妙。”随即开船。走了几日，这日刚到歧舌交界，兰音忽然霍乱呕吐不止；吐到后来，竟至人事不知，满口谵语，十分沉重。林之洋道：“这个甥女，据俺看来：只怕是个‘离乡病’。”唐敖道：“何谓‘离乡病’？”林之洋道：“一经患病，离了本乡，登时就安，就叫‘离乡病’。这个怪症，虽是俺新诌的，但他父亲曾说此女必须投奔外邦，方能有命。果然到了智佳，病就好了；如今送他回来，才到他国交界，就患这个怪症。看这光景，他生成是个离乡命。俺们何苦送他回去，枉送性命？据俺主意：快离此地罢。”即命水手掉转船头，仍向智佳而来。刚出歧舌交界，兰音之病，果然痊愈。兰音闻知这个详细，只好把思亲之心，暂且收了。

　　唐敖在船无事，又同多、林二人观看字母，揣摹多时。唐敖道：“古人云：‘书读千遍，其义自见。’我们既不懂得，何不将这十一字读的烂熟？今日也读，明日也读，少不得嚼些滋味出来。”多九公道：“唐兄所言甚是。况字句无多，我们又闲在这里，借此也可消遣。且读两日，看是如何。但这十一字，必须分句，方能顺口。据老夫愚见：首句派他四字，次句也是四字，末句三字，不知可好？”林之洋道：“句子越短，越对俺心路，那怕两字一句，俺更欢喜。就请九公教俺几遍，俺好照著读去。”多九公道：“首句是‘张真中珠’，次句‘招斋知遮’，三句‘诂毡专’，这样明明白白。还要教么？你真变成小学生了。”二人读到夜晚，各去安歇。林之洋惟恐他们学会，自已不会，被人耻笑；把这十一字高声朗诵，加念咒一般，足足读了一夜。

　　次日，三人又聚一处，讲来讲去，仍是不懂。多九公道：“枝小姐既不晓得音韵，我想婉如侄女他最心灵，或者教他几遍，她能领略，也未可知。”林之洋将婉如唤出，兰音也随出来，唐敖把这缘故说了，婉如也把“张真中珠”读了两遍，拿著那张字母同兰音看了多时。兰音猛然说道：“寄父请看上面第六行‘商’字，若照‘张真中珠’一例读去，岂非‘商申桩书’么？”唐、多二人听了，茫然不解。林之洋点头道：“这句‘商申桩书’，俺细听去，狠有意味。甥女为甚道恁四字？莫非曾见韵书么？”兰音道：“甥女何尝见过韵书。想是连日听舅舅时常读他，把耳听滑了，不因不由说出这四字。其实甥女也不知此句从何而来。”多九公道：“请教小姐：若照‘张夏中珠’，那个‘香’字怎样读？”兰音正要回答。林之洋道：“据俺看来：是‘香欣胸虚’。”兰音道：“舅舅说的是。”唐敖道：

　　“九公不必谈了。俗语说的：‘熟能生巧。’舅兄昨日读了一夜，不但他已嚼出此中意味，并且连寄女也都听会，所以随问随答，毫不费事。我们别无良法，惟有再去狠读，自然也就会了。”多九公连连点头。二人复又读了多时，唐敖不觉点头道：“此时我也有点意思了。”林之洋道：“妹夫果真领会？俺考你一考：若照‘张真中珠’，‘冈’字怎读？”唐敖道：“自然是‘冈根公孤’了。”林之洋道：“‘秧’字呢？”婉如接著道：“‘秧因雍淤’。”多九公听了，只管望著发愣。想了多时，忽然冷笑道：“老夫晓得了：你们在歧舌国不知怎样骗了一部韵书，夜间暗暗读熟，此时却来作弄老夫。这如何使得了快些取出给我看看！”林之洋道：“俺们何曾见过甚么韵书。如欺九公，教俺日后遇见黑女，也象你们那样受罪。”多九公道：“既无韵书，为何你们说的，老夫都不懂呢？”唐敖道：“其实并无韵书，焉敢欺瞒。此时纵让分辩，九公也不肯信；若教小弟讲他所以然之故，却又讲不出。

　　九公惟有将这‘张真中珠’再读半日，把舌尖练熟，得了此中意味，那时才知我们并非作弄哩。”多九公没法，只得高声朗诵，又读起来。读了多时，忽听婉如问道：“请问姑夫：若照‘张真中珠’，不知‘方’字怎样读？”唐敖道：“若论‘方’字……”话未说完，多九公接著道：“自然是‘方分风夫’了。”唐敖拍手笑道：“如今九公可明白了。这‘方分风夫’四字，难道九公也从甚么韵书看出么？”多九公不觉点头道：“原来读熟却有这些好处。”大家彼此又问几句，都是对答如流。林之洋道：“俺们只读得张、真、中、珠……十一字，怎么忽然生出许多文法？这是甚么缘故？”唐敖道：“据小弟看来：即如五声‘通、同、桶、痛、秃’之类，只要略明大义，其余即可类推。今日大家糊里糊涂把字母学会，已算奇了；寄女同侄女并不习学，竟能听会，可谓奇而又奇。而且习学之人还未学会，旁听之人倒先听会，若不亏寄女道破迷团，只怕我们还要乱猜哩。但张、真、中、珠……十一字之下还有许多小字，不知是何机关？”

　　兰音道：“据女儿看来：下面那些小字，大约都是反切，即如‘张鸥’二字，口中急急呼出，耳中细细听去，是个‘周’字；又如‘珠汪’二字，急急呼出，是个‘庄’字。下面各字，以‘周、庄’二音而论，无非也是同母之字，想来自有用处。”唐敖道：“读熟上段，既学会字母，何必又加下段？岂非蛇足么？”多九公道：“老夫闻得近日有‘空谷传声’之说，大约下段就是为此而设。若不如此，内中缺了许多声音，何能传响呢？”唐敖道：“我因寄女说‘珠汪’是个‘庄’字；忽然想起上面‘珠洼’二字，昔以‘珠汪’一例推去，岂非‘挝’字么？”兰音点头道：“寄父说的是。”林之洋道：“这样说来：‘珠翁’二字，是个‘中’字，原来俺也晓得反切了。妹夫：俺拍‘空谷传声’，内中有个故典，不知可是？”说罢，用手拍了十二拍；略停一停，又拍一拍；少停，又拍四拍。唐、多二人听了茫然不解。婉如道：“爹爹拍的大约是个‘放’字。”林之洋听了，喜的眉开眼笑，不住点头道：“将来再到黑齿，倘遇国母再考才女，俺将女儿送去，怕不夺个头名状元回来。”唐敖道：“请教侄女：何以见得是个‘放’字？”婉如道：“先拍十二拍，按这单字顺数是第十二行；又拍一拍，是第十二行第一字。”唐敖道：“既是十二行第一字，自然该是方字，为何却是放字。”字？”婉如道：“虽是‘方’字，内中含著‘方’房、仿、放、佛’，陰、阳、上、去、入五声，所以第三次又拍四拍，才归到去声‘放’字。”林之洋道：“你们慢讲，俺这故典，还未拍完哩。”于是又拍十一拍，次拍七拍，后拍四拍。唐敖道：“昔照侄女所说一例推去，是个‘屁’字。”多九公道：“请教林兄是何故典？”林之洋道：“这是当日吃了朱草浊气下降的故典。”多九公道：“两位侄女在此，不该说这顽话。而且音韵一道，亦莫非学同，今林兄以屁夹杂在学问里，岂不近于亵渎么？”林之洋道：“若说屁与学问夹杂就算亵渎，只怕还不止俺一人哩。”唐敖道：“怪不得古人讲韵学，说是天籁，果然不错。今日小弟学会反切，也不在歧舌辛苦一场。”林之洋道：“日后到了黑齿，再与黑女谈论，他也不敢再说‘问道于盲’了。”唐敖道：“前在巫咸，九公曾言要将祖传秘方刊刻济世，小弟彼时就说：‘人有善念，天必从之。’果然到了歧舌，就有世子王妃这些病症，不但我们叨光学会字母，九公还发一注大财。可见人若存了善念，不因不由就有许多好事凑来。”

　　这日到了智佳国，正是中秋佳节，众水手都要饮酒过节，把船早早停泊。唐敖因此处风景语言与君子国相仿，约了多、林二人要看此地过节是何光景。又因向闻此地素精筹算，要去访访来历，不多时，进了城，贝听炮竹声喧，市中摆列许多花灯，作买作卖，人声喧哗，极真热闹。林之洋道：“看这花灯，倒象俺们元宵节了。”多九公道：“却也奇怪！”于是找人访问。原来此处风俗，因正月甚冷，过年无趣，不如八月天高气爽，不冷不热，正好过年，因此把八月初一日改为元旦，中秋改为上元。此时正是元宵佳节，所以热闹。三人观看花灯，就便访问素精筹算之人。访来访去，虽有几人，不过略知大概，都不甚精。只有一个姓米的精于此技。及至访到米家，谁知此人已于上年中秋带著女儿米兰芬往天朝投奔亲戚去了。又到四处访问。

　　访了多时，忽见一家门首贴著一个纸条，上写“春社候教”。唐敖不觉欢喜道：“不意此地竟有灯谜，我们何不进去一看？或者机缘凑巧，遇见善晓筹算之人，也未可知。”多九公道：“如此甚好。”三人一齐举步，刚进大门，那二门上贴著“学馆”两个大字，唐、多二人不觉吃了一吓，意欲退转，奈舍不得灯谜。林之洋道：“你们只管大胆进去。他们如要谈文，俺的‘鸟枪打’，当日在淑士国也曾有人佩服的，怕他怎的！”二人只得跟著到了厅堂，壁上贴著各色纸条，上面写著无数灯谜，两旁围著多人在那里观看，个个儒中素服，斯文一脉，并且都是白发老翁，并无少年在内，这才略略放心。主人让坐。三人进前细看，只见内有一条，写署：‘万国咸宁’，打《孟子》六字，赠万寿香一束。”多九公道：“请教主人：‘万国成宁’，可是‘天下之民举安’？”有位老者应道：“老丈猜的不错。”于是把纸条同赠物送来。多九公道：“偶尔游戏，如何就要叨赐？”老者道：“承老丈高兴赐教，些须微物，不过略助雅兴，敝处历来猜谜都是如此。秀才人情，休要见笑。”多九公连道：“岂敢！……”把香收了。唐敖道：“请教九公：前在途中所见眼生手掌之上，是何国名？”多九公道：“那是深目国。”唐敖听了，因高声问道：“请教主人：‘分明眼底人千里’，打个国名，可是‘深目’？”老者道：“老丈猜的正是。”也把赠物送来。旁边看的人齐声赞道：“以‘千里’刻划‘深’字，真是绝好心思！做的也好，猜的也好！”林之洋道：“请问九公，俺听有人把女儿叫作‘千金’，想来‘千金’就是女儿了？”多九公连连点头。林之洋道：“如果这样，他那壁上贴著一条‘千金之子’，打个国名，敢是‘女儿国’了？俺去问他一声。”谁知林之洋说话声音甚大，那个老者久已听见，连忙答道：“小哥猜的正是。”唐敖道：“这个‘儿’字做的倒也有趣。”林之洋道：“那‘永赐难老’打个国名……”老者笑道：“此间所贴级条，只有‘永锡难老’，并无‘永赐难老’。”林之洋忙改口道：“俺说错了。那‘永锡难老’，可是‘不死国’？上面画的那只螃蟹，可是‘无肠国’？”老者道：“不错。”也把赠物送来，林之洋道：“可惜俺满腹诗书，还有许多‘老子、少子”，奈俺记性不好，想他不出。”旁边有位老翁道：“请教小哥：这部‘少子’是何书名？”唐敖听了，不觉暗暗着急。林之洋道：“你问‘少子’么？就是‘张真中珠’。”老翁道：“请教小哥：“何谓‘张真中珠’？”林之洋道：“俺对你说，这个‘张真中珠’，就是那个‘方分风夫’。”老翁道：“请问‘方分风夫’又是怎讲？”林之洋道：“‘方分风夫’，便是‘冈根分孤’。”老翁笑道：“尊兄忽然打起乡谈，这比灯谜还觉难猜。与其同兄闲谈，到不如猜谜了。”

　　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平顶山功曹传信 莲花洞木母逢灾:

　　话说老者正同林之洋讲话，忽听那边有人问道：“请教主人：‘比肩民’打《孟子》五字，可是‘不能以自行’？”主人道：“是的。”唐敖道：“九公，你看：那两句《滕王阁序》打个药名，只怕小弟猜著了。”因问道：“请教主人：

　　‘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可是‘生地’？”主人道：“正是。”林之洋道：

　　“俺又猜著几个国名。请问老兄：‘腿儿相压’可是‘交胫国’？‘脸儿相偎’可是‘两面国’？‘孩提之童’可是‘小人国’？‘高邮人’可是‘元股国’？”

　　主人应道：“是的。”于是把赐物都送来。唐敖暗暗问道：“请教舅兄：‘高邮人’怎么却是‘元股国’？”林之洋道：“高邮人绰号叫作‘黑尻’，妹夫细细摹拟黑尻形状，就知俺猜的不错了。”多九公诧异道：“怎么高邮人的‘黑尻’，他们外国也都晓得？却也奇怪。”林之洋道：“有了若干赠物，俺更高兴要打了。

　　请问主人：‘游方僧’打《孟子》四字，可是‘到处化缘’？”众人听了，哄堂大笑。唐敖羞的满面通红道：“这是敝友故意取笑。请问主人，可是‘所过者化’？”

　　主人道：“正是。”随将赠物送过。多九公暗暗埋怨道：“林兄书既不熟，何妨问问我们，为何这样性急？”言还未了，林之洋又说道：“请问主人：‘守岁’二字打《孟子》一句，可是‘要等新年’？”众人复又大笑。多九公忙说道：“敝友惯会斗趣，诸位休得见笑。请教主人：可是‘以待来年’？”主人应道：“正是。”多九公向唐敖递个眼色，一齐起身道：“多承主人厚赐。我门还要趱路，暂且失陪，只好‘以待来年’倘到贵邦，再来请教了。”主人送出门外。三人来到闹市。多九公道：“老夫见他无数灯谜，正想多打几条，显显我们本领；林兄务必两次三番催我们出来，这是何苦！”林之洋道：“九公这是甚话！俺好好在那里猜谜，何曾催你出来？俺正怪你打断俺的高兴，九公倒赖起俺来。”唐敖道：

　　“那部《孟子》乃人所共知的，舅兄既不记得，何妨问问我们。你只顾随口乱诌，他们听了，都忍不住笑，小弟同九公在旁，如何站得住？岂非舅兄催我们走么！”

　　林之洋道：“俺只图多打几个装些体面，那知反被耻笑。他们也不知俺名姓，由他笑去。今日中秋佳节，幸亏早早回来，若只顾猜谜，还误俺们饮酒赏月哩。”

　　唐敖道：“前在劳民国，九公曾说：‘劳民永寿，智佳短年。’既是短年，为何都是老翁呢？”多九公道：“唐兄只见他们须发皆白，那知那些老翁才只三四十岁，他们胡须总是未出土先就白了。”唐敖道：“这却为何？”多九公道：

　　“此处最好天文、卜筮、勾股算法，诸样奇巧，百般技艺，无一不精。并且彼此争强赌胜，用尽心机，苦思恶想，愈出愈奇，必要出人头地，所以邻国俱以‘智佳’呼之。他们只顾终日构思，久而久之，心血耗尽，不到三十岁，鬓已如霜，到了四十岁，就如我们古稀之外；因此从无长寿之人。话虽如此，若同伯虑比较，此处又算高寿了。”林之洋道：“他们见俺生的少壮，把俺称作小哥，那知俺还是他老兄哩。”

　　唐敖道：“我们虽少猜几个灯谜，恰好天色尚早，还可尽兴畅游。”三人又到各处观看花灯，访问筹算。好在此地是金吾不禁，花灯彻夜不绝，足足游了一夜。及至回船，饮了几杯，天已发晓。林之洋道：“如今月还未赏，倒要赏日了。”

　　水手收拾开船。枝兰音因病已好，即写一封家信，烦九公转托便船寄去；在船无事，惟有读书消遣，或同婉如作些诗赋，请唐敖指点。

　　行了几日，到了女儿国，船只泊岸。多九公来约唐敖上去游玩。唐敖因闻得太宗命唐三藏西天取经，路过女儿国，几乎被国王留住，不得出来，所以不敢登岸。多九公笑道：“唐兄虑的固是。但这女儿国非那女儿国可比。若是唐三藏所过女儿国，不独唐兄不应上去，就是林兄明知货物得利，也不敢冒昧上去。此地女儿国却另有不同，历来本有男子，也是男女配合，与我们一样。其所异于人的，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治外事。男女虽亦配偶，内外之分，却与别处不同。”唐敖道：“男为妇人，以治内事，面上可脂粉？两足可须缠裹？”林之洋道：“闻得他们最喜缠足，无论大家小户，都以小脚为贵；若讲脂粉，更是不能缺的。幸亏俺生天朝，若生这里，也教俺裹脚，那才坑死人哩！”因从怀中取出一张货单道：“妹夫，你看：上面货物就是这里卖的。”唐敖接过，只见上面所开脂粉、梳篦等类，尽是妇女所用之物。看罢，将单递还道：“当日我们岭南起身，查点货物，小弟见这物件带的过多，甚觉不解，今日才知却是为此。单内既将货物开明，为何不将价钱写上？”林之洋道：“海外卖货，怎肯预先开价，须看他缺了那样，俺就那样贵。临时见景生情，却是俺们飘洋讨巧处。”唐敖道：“此处虽有女儿国之名，并非纯是妇人，为何要买这些物件？”多九公道：“此地向来风俗，自国王以至庶民，诸事俭朴；就只有个毛病，最喜打扮妇人。无论贫富，一经讲到妇人穿戴，莫不兴致勃勃，那怕手头拮据，也要设法购求。林兄素知此处风气，特带这些货物来卖。这个货单拿到大户人家，不过三两日就可批完，临期兑银发货。虽不能如长人国、小人国大获其利，看来也不止两三倍利息。”唐敖道：“小弟当日见古人书上有‘女治外事，男治内事’一说，以为必无其事；那知今日竟得亲到其地。这样异乡，定要上去领略领略风景。舅兄今日满面红光，必有非常喜事，大约货物定是十分得彩，我们又要畅饮喜酒了。”林之洋道：“今日有两只喜鹊，只管朝俺乱噪；又有一对喜蛛，巧巧落俺脚上，只怕又象燕窝那样财气，也不可知。”拿了货单，满面笑容去了。

　　唐敖同多九公登岸进城，细看那些人，无老无少，并无胡须；虽是男装，却是女音；兼之身段瘦小，袅袅婷婷。唐敖道：“九公，你看：他们原是好好妇人，却要装作男人，可谓矫柔造作了。”多九公笑道：“唐兄：你是这等说；只怕他们看见我们，也说我们放著好好妇人不做，却矫柔造作，充作男人哩。”唐敖点头道：“九公此话不错。俗话说的：‘习惯成自然。’我们看她虽觉异样，无如她们自古如此；他们看见我们，自然也以我们为非。此地男子如此，不知妇人又是怎样？”多九公暗向旁边指道：“唐兄：你看那个中年老妪，拿著针线做鞋，岂非妇人么？”唐敖看时，那边有个小户人家，门内坐著一个中年妇人：一头青丝黑发，油搽的雪亮，真可滑倒苍蝇，头上梳一盘龙鬏儿，鬓旁许多珠翠，真是耀花人眼睛；耳坠八宝金环；身穿玫瑰紫的长衫，下穿葱绿裙儿；裙下露著小小金莲。穿一双大红绣鞋，刚刚只得三寸；伸著一双玉手，十指尖尖，在那里绣花；

　　一双盈盈秀目，两道高高蛾眉，面上许多脂粉；再朝嘴上一看，原来一部胡须，是个络腮胡子！看罢，忍不住扑嗤笑了一声。那妇人停了针线，望著唐敖喊道：

　　“你这妇人，敢是笑我么？”这个声音，老声老气，倒象破锣一般，把唐敖吓的拉著多九公朝前飞跑。那妇人还在那里大声说道：“你面上有须，明明是个妇人；

　　你却穿衣戴帽，混充男人！你也不管男女混杂！你明虽偷看妇女，你其实要偷看男人。你这臊货！你去照照镜子，你把本来面目都忘了！你这蹄子，也不怕羞！

　　你今日幸亏遇见老娘；你若遇见别人，把你当作男人偷看妇女，只怕打个半死哩！”

　　唐敖听了，见离妇人已远，因向九公道：“原来此处语音却还易懂。听他所言，果然竟把我们当作妇人，他才骂我‘蹄子’：大约自有男子以来，未有如此奇骂，这可算得‘千古第一骂’。我那舅兄上去，但愿他们把他当作男人才好。”多九公道：“此话怎讲？”唐敖道：“舅兄本来生的面如傅粉；前在厌火国，又将胡须烧去，更显少壮，他们要把他当作妇人，岂不耽心么？”多九公道：“此地国人向待邻邦最是和睦，何况我们又从天朝来的，更要格外尊敬。唐兄只管放心。”

　　唐敖道：“你看路旁挂著一道榜文，围著许多人在那里高声朗诵，我们何不前去看看？”走进听时，原来是为河道雍塞之事。唐敖意欲挤进观看。多九公道：

　　“此处河道与我们何干，唐兄看他怎么？莫非要替他挑河，想酬劳么？”唐敖道：

　　“九公休得取笑。小弟素于河道丝毫不谙。适因此榜，偶然想起桂海地方每每写字都写本处俗字，即如‘囗[上大下坐]’字就是我们所读‘稳’字，‘囗[上不下生]’字就是‘终’字，诸如此类，取义也还有些意思，所以小弟要去看看，不知此处文字怎样。看在眼内，虽算不得学问，广广见识，也是好的。”分开众人进去，看毕，出来道：“上面文理倒也通顺，书法也好；就只有个‘囗[上不下长]’字，不知怎讲。”多九公道：“老夫记得桂海等处都以此字读作‘矮’字，想来必是高矮之义。”唐敖道：“他那榜上讲的果是‘堤岸高囗[上不下长]’之话，大约必是‘矮’字无疑。今日又识一字，却是女儿国长的学问，也不虚此一行了。”

　　又朝前走，街上也有妇人在内，举止光景，同别处一样，裙下都露小小金莲，行动时腰肢颤颤巍巍；一时走到人烟丛杂处，也是躲躲闪闪，遮遮掩掩，那种娇羞样子，令人看著也觉生怜，也有怀抱小儿的，也有领著小儿同行的。内中许多中年妇人，也有胡须多的，也有胡须少的，还有没须的，及至细看，那中年须的，因为要充少妇，惟恐有须显老，所以拨的一毛不存。唐敖道：“九公，你看，这些拔须妇人，面上须孔犹存，倒也好看。但这人中下巴，被他拔的一干二净，可谓寸草不留，未免失了本来面目，必须另起一个新奇名字才好。”多九公道：“老夫记得《论语》有句‘虎豹之-’。他这人中下巴，都拔的光光，莫若就叫‘人-’罢。”唐敖笑道：“‘-’是‘皮去毛者也’。

　　这‘人-’二字，倒也确切。”多九公道：“老夫才见几个有须妇人，那部胡须都似银针一般，他却用药染黑，面上微微还有墨痕，这人中下巴，被他涂的失了本来面目。唐兄何不也起一个新奇名字呢？”唐敖道：“小弟记得卫夫人讲究书法，曾有‘墨猪’之说。他们既是用墨涂的，莫若就叫‘墨猪’罢。”

　　多九公笑道：“唐兄这个名字不独别致，并且狠得‘墨’字‘猪’字之神。”二人说笑，又到各处游了多时。

　　回到船上，林之洋尚未回来；用过晚饭，等到二鼓，仍无消息。吕氏甚觉著慌。唐敖同多九公提著灯笼，上岸找寻。走到城边，城门已闭，只得回船，次日又去寻访。仍无踪影。至第三日，又带见个水手，分头寻找，也是枉然。一连找了数日，竟似石沉大海。吕氏同婉如只哭的死去活来，唐、多二人仍是日日找寻，各处探信。

　　谁知那日林之洋带著货单，走进城去，到了几个行店，恰好此地正在缺货。

　　及至批货，因价钱过少，又将货单拿到大户人家。那大户批了货物，因指引道：

　　“我们这里有个国舅府，他家人众，须用货物必多，你到那里卖去，必定得利。”

　　随即问明路径，来到国舅府，果然高大门第，景象非凡。

　　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外道迷真性 元神助本心:

◎王祥〔弟览〕 郑冲 何曾〔子劭 遵〕 石苞〔子崇 欧阳健 孙铄〕王祥，字休徵，琅邪临沂人，汉谏议大夫吉之后也。祖仁，青州刺史。父融，公府辟不就。祥性至孝。早丧亲，继母朱氏不慈，数谮之，由是失爱于父。每使扫除牛下，祥愈恭谨。父母有疾，衣不解带，汤药必亲尝。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母又思黄雀炙，复有黄雀数十飞入其幕，复以供母。乡里惊叹，以为孝感所致焉。有丹柰结实，母命守之，每风雨，祥辄抱树而泣。其笃孝纯至如此。汉未遭乱，扶母携弟览避地庐江，隐居三十馀年，不应州郡之命。母终，居丧毁瘁，杖而后起。徐州刺史吕虔檄为别驾，祥年垂耳顺，固辞不受。览劝之，为具车牛，祥乃应召，虔委以州事。于时寇盗充斥，祥率励兵士，频讨破之。州界清静，政化大行。时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举秀才，除温令，累迁大司农。高贵乡公即位，与定策功，封关内侯，拜光禄勋，转司隶校尉。从讨毌丘俭，增邑四百户，迁太常，封万岁亭侯。天子幸太学，命祥为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师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陈明王圣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训之，闻者莫不砥砺。及高贵乡公之弑也，朝臣举哀，祥号哭曰“老臣无状”，涕泪交流，众有愧色。顷之，拜司空，转太尉，加侍中。五等建，封睢陵侯，邑一千六百户。及武帝为晋王，祥与荀顗往谒，顗谓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既已尽敬，今便当拜也”祥曰“相国诚为尊贵，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阶而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辄拜人者。损魏朝之望，亏晋王之德，君子爱人以礼，吾不为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独长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见顾之重矣”武帝践阼，拜太保，进爵为公，加置七官之职。帝新受命，虚己以求谠言。祥与何曾、郑冲等耆艾笃老，希复朝见，帝遣侍中任恺谘问得失，及政化所先。祥以年老疲耄，累乞逊位，帝不许。御史中丞侯史光以祥久疾，阙朝会礼，请免祥官。诏曰“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毗倚以隆政道者也。前后逊让，不从所执，此非有司所得议也”遂寝光奏。祥固乞骸骨，诏听以睢陵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禄赐如前。诏曰“古之致仕，不事王侯。今虽以国公留居京邑，不宜复苦以朝请。其赐几杖，不朝，大事皆谘访之。赐安车驷马，第一区，钱百万，绢五百匹，床帐簟褥，以舍人六人为睢陵公舍人，置官骑二十人。以公子骑都尉肇为给事中，使常优游定省。又以太保高洁清素，家无宅宇，其权留本府，须所赐第成乃出”及疾笃，著遗令训子孙曰“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启手何恨。不有遗言，使尔无述。吾生值季末，登庸历试，无毗佐之勋，没无以报。气绝但洗手足，不须沐浴，勿缠尸，皆浣故衣，随时所服。所赐山玄玉佩、卫氏玉玦、绶笥皆勿以敛。西芒上土自坚贞，勿用甓石，勿起坟陇。穿深二丈，椁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书箱镜奁之具，棺前但可施床榻而已。糒脯各一盘，玄酒一杯，为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须送丧，大小祥乃设特牲。无违馀命。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谓之愚。闵子除丧出见。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谓之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杀，饮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颜子所以为命，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其子皆奉而行之。泰始五年薨，诏赐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三十万，布帛百匹。时文明皇太后崩始逾月，其后诏曰“为睢陵公发哀，事乃至今。虽每为之感伤，要未得特叙哀情。今便哭之”明年，策谥曰元。祥之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贤，则亲亲故吏而已，门无杂吊之宾。族孙戎叹曰“太保可谓清达矣”又称“祥在正始，不在能言之流。及与之言，理致清远，将非以德掩其言乎”祥有五子：肇、夏、馥、烈、芬。肇孽庶，夏早卒，馥嗣爵。咸宁初，以祥家甚贫俭，赐绢三百匹，拜馥上洛太守，卒谥曰孝。子根嗣，散骑郎。肇仕至始平太守。肇子俊，守太子舍人，封永世侯。俊子遐，郁林太守。烈、芬并幼知名，为祥所爱。二子亦同时而亡。将死，烈欲还葬旧土，芬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乡，仁也。不恋本土，达也。惟仁与达，吾二子有焉”览字玄通。母朱，遇祥无道。览年数岁，见祥被楚挞，辄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谏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屡以非理使祥，览辄与祥俱。又虐使祥妻，览妻亦趋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丧父之后，渐有时誉。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览知之，径起取酒。祥疑其有毒，争而不与，朱遽夺反之。自后朱赐祥馔，览辄先尝。朱惧览致毙，遂止。览孝友恭恪，名亚于祥。及祥仕进，览亦应本郡之召，稍迁司徒西曹掾、清河太守。五等建，封即丘子，邑六百户。泰始末，除弘训少府。职省，转太中大夫，禄赐与卿同。咸宁初，诏曰“览少笃至行，服仁履义，贞素之操，长而弥固。其以览为宗正卿”顷之，以疾上疏乞骸骨。诏听之，以太中大夫归老，赐钱二十万，床帐荐褥，遣殿中医疗疾给药。后转光禄大夫，门施行马。咸宁四年卒，时年七十三，谥曰贞。有六子：裁、基、会、正、彦、琛。裁字士初，抚军长史。基字士先，治书御史。会字士和，侍御史。正字士则，尚书郎。彦字士治，中护军。琛字士玮，国子祭酒。初，吕虔有佩刀，工相之，以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谓祥曰“苟非其人，刀或为害。卿有公辅之量，故以相与”祥固辞，强之乃受。祥临薨，以刀授览，曰“汝后必兴，足称此刀”览后奕世多贤才，兴于江左矣。裁子导，别有传。郑冲，字文和，荥阳开封人也。起自寒微，卓尔立操，清恬寡欲，耽玩经史，遂博究儒术及百家之言。有姿望，动必循礼，任真自守，不要乡曲之誉，由是州郡久不加礼。及魏文帝为太子，搜扬侧陋，命冲为文学，累迁尚书郎，出补陈留太守。冲以儒雅为德，莅职无干局之誉，箪食缊袍，不营资产，世以此重之。大将军曹爽引为从事中郎，转散骑常侍、光禄勋。嘉平三年，拜司空。及高贵乡公讲《尚书》，冲执经亲授，与侍中郑小同俱被赏赐。俄转司徒。常道乡公即位，拜太保，位在三司之上，封寿光侯。冲虽位阶台辅，而不预世事。时文帝辅政，平蜀之后，命贾充、羊祜等分定礼仪、律令，皆先谘于冲，然后施行。及魏帝告禅，使冲奉策。武帝践阼，拜太傅，进爵为公。顷之，司隶李憙、中丞侯史光奏冲及何曾，荀顗等各以疾病，俱应免官。帝不许。冲遂不视事，表乞骸骨。优诏不许，遣使申喻。冲固辞，上貂蝉印绶，诏又不许。泰始六年，诏曰“昔汉祖以知人善任，克平宇宙，推述勋劳，归美三俊。遂与功臣剖符作誓，藏之宗庙，副在有司，所以明德庸勋，藩翼王室者也。昔我祖考，遭世多难，揽授英俊，与之断金，遂济时务，克定大业。太傅寿光公郑冲、太保朗陵公何曾、太尉临淮公荀顗各尚德依仁，明允笃诚，翼亮先皇，光济帝业。故司空博陵元公王沈、卫将军钜平侯羊祜才兼文武，忠肃居正，朕甚嘉之。《书》不云乎：天秩有礼，五服五章哉。其为寿光、朗陵、临淮、博陵、钜平国置郎中令，假夫人、世子印绶，食本秩三分之一，皆如郡公侯比”九年，冲又抗表致仕。诏曰“太傅韫德深粹，履行高洁，恬远清虚，确然绝世。艾服王事，六十馀载，忠肃在公，虑不及私。遂应众举，历登三事。仍荷保傅之重，绸缪论道之任，光辅奕世，亮兹天工，迪宣谋猷，弘济大烈，可谓朝之俊老，众所具瞻者也。朕昧于政道，庶事未康，挹仰耆训，导扬厥蒙，庶赖显德，缉熙有成。而公屡以年高疾笃，致仕告退。惟从公志，则朕孰与谘谋。譬彼涉川，罔知攸济。是用未许，迄于累载。而高让弥笃，至意难违，览其盛指，俾朕怃然。夫功成弗有，上德所隆，成人之美，君子与焉。岂必遂朕凭赖之心，以枉大雅进止之度哉。今听其所执，以寿光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公宜颐精养神，保卫太和，以究遐福。其赐几杖，不朝。古之哲王，钦祗国老，宪行乞言，以弥缝其阙。若朝有大政，皆就谘之。又赐安车驷马，第一区，钱百万，绢五百匹，床帷簟褥，置舍人六人，官骑二十人，以世子徽为散骑常侍，使常优游定省。禄赐所供，策命仪制，一如旧典而有加焉”明年薨。帝于朝堂发哀，追赠太傅，赐秘器，朝服，衣一袭，钱三十万，布百匹。谥曰成。咸宁初，有司奏，冲与安平王孚等十二人皆存铭太常，配食于庙。初，冲与孙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论语》诸家训注之善者，记其姓名，因从其义，有不安者辄改易之，名曰《论语集解》。成，奏之魏朝，于今传焉。冲无子，以从子徽为嗣，位至平原内史。徽卒，子简嗣。何曾，字颖考，陈国阳夏人也。父夔，魏太仆、阳武亭侯。曾少袭爵，好学博闻，与同郡袁侃齐名。魏明帝初为平原侯，曾为文学。及即位，累迁散骑侍郎、汲郡典农中郎将、给事黄门侍郎。上疏曰“臣闻为国者以清静为基，而百姓以良吏为本。今海内虚耗，事役众多，诚宜恤养黎元，悦以使人。郡守之权虽轻，犹专任千里，比之于古，则列国之君也。上当奉宣朝恩，以致惠和，下当兴利而除其害。得其人则可安，非其人则为患。故汉宣称曰“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无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此诚可谓知政之本也。方今国家大举，新有发调，军师远征，上下劬劳。夫百姓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愚惑之人，能厌目前之小勤，而忘为乱之大祸者，是以郡守益不可不得其人。才虽难备，犹宜粗有威恩，为百姓所信惮者。臣闻诸郡守，有年老或疾病，皆委政丞掾，不恤庶事。或体性疏怠，不以政理为意。在官积年，惠泽不加于人。然于考课之限，罪亦不至诎免。故得经延岁月，而无斥罢之期。臣愚以为可密诏主者，使隐核参访郡守，其有老病不隐亲人物，及宰牧少恩，好修人事，烦挠百姓者，皆可征还，为更选代”顷之，迁散骑常侍。及宣帝将伐辽东，曾上疏魏帝曰“臣闻先王制法，必全于慎。故建官受任，则置副佐。陈师命将，则立监贰。宣命遣使，则设介副。临敌交刃，又参御右，盖以尽思谋之功，防安危之变也。是以在险当难，则权足相济。陨缺不豫，则才足相代。其为国防，至深至远。及至汉氏，亦循旧章，韩信伐赵，张耳为贰。马援讨越，刘隆副军。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太尉奉辞诛罪，精甲锐锋，步骑数万，道路迥阻，且四千里。虽假天威，有征无战，寇或潜遁，消引日月。命无常期，人非金石，远虑详备，诚宜有副。今北军诸将及太尉所督，皆为僚属，名位不殊，素无定分统御之尊，卒有变急，不相镇摄。存不忘亡，圣达所裁。臣愚以为宜选大臣名将威重宿著者，成其礼秩，遣诣北军，进同谋略，退为副佐。虽有万一不虞之变，军主有储，则无患矣”帝不从。出补河内太守，在任有威严之称。征拜侍中，母忧去官。嘉平中，为司隶校尉。抚军校事尹模凭宠作威，奸利盈积，朝野畏惮，莫敢言者。曾奏劾之，朝廷称焉。时曹爽专权，宣帝称疾，曾亦谢病。爽诛，乃起视事，魏帝之废也，曾预其谋焉。时步兵校尉阮籍负才放诞，居丧无礼。曾面质籍于文帝座曰“卿纵情背礼，败俗之人，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曹，不可长也”因言于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座。宜摈四裔，无令污染华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为吾忍邪”曾重引据，辞理甚切。帝虽不从，时人敬惮之。毌丘俭诛，子甸、妻荀应坐死。其族兄顗、族父虞并景帝姻通，共表魏帝以匄其命。诏听离婚，荀所生女芝为颍川太守刘子元妻，亦坐死，以怀妊系狱。荀辞诣曾乞恩曰“芝系在廷尉，顾影知命，计日备法。乞没为官婢，以赎芝命”曾哀之，腾辞上议。朝廷佥以为当，遂改法。语在《刑法志》。曾在司隶积年，迁尚书，正元年中为镇北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假节。将之镇，文帝使武帝、齐王攸辞送数十里。曾盛为宾主，备太牢之馔。侍从吏驺，莫不醉饱。帝既出，又过其子劭。曾先敕劭曰“客必过汝，汝当豫严”劭不冠带，停帝良久，曾深以谴劭。曾见崇重如此。迁征北将军，进封颍昌乡侯。咸熙初，拜司徒，改封朗陵侯。文帝为晋王，曾与高柔、郑冲俱为三公，将入见，曾独致拜尽敬，二人犹揖而已。武帝袭王位，以曾为晋丞相，加侍中。与裴秀、王沈等劝进。践阼，拜太尉，进爵为公，食邑千八百户。泰始初，诏曰“盖谟明弼谐，王躬是保，所以宣崇大训，克咸四海也。侍中、太尉何曾，立德高峻，执心忠亮，博物洽闻，明识弘达，翼佐先皇，勋庸显著。朕纂洪业，首相王室。迪惟前人，施于朕躬。实佐命兴化，光赞政道。夫三司之任，虽左右王事，若乃予违汝弼，匡奖不逮，则存乎保傅。故将明衮职，未如用乂厥辟之重。其以曾为太保，侍中如故”久之，以本官领司徒。曾固让，不许。遣散骑常侍谕旨，乃视事。进位太傅。曾以老年，屡乞逊位。诏曰“太傅明朗高亮，执心弘毅，可谓旧德老成，国之宗臣者也。而高尚其事，屡辞禄位。朕以寡德，凭赖保佑，省览章表，实用怃然。虽欲成人之美，岂得遂其雅志，而忘翼佐之益哉。又司徒所掌务烦，不可久劳耆艾。其进太宰，侍中如故。朝会剑履乘舆上殿，如汉相国萧何、田千秋、魏太傅钟繇故事。赐钱百万，绢五百匹及八尺床帐簟褥自副。置长史掾属祭酒及员吏，一依旧制。所给亲兵官骑如前。主者依次按礼典，务使优备”后每召见，敕以常所饮食服物自随，令二子侍从。咸宁四年薨，时年八十。帝于朝堂素服举哀，赐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三十万，布百匹。将葬，下礼官议谥。博士秦秀谥为“缪丑”，帝不从，策谥曰孝。太康末，子劭自表改谥为元。曾性至孝，闺门整肃，自少及长，无声乐嬖幸之好。年老之后，与妻相见，皆正衣冠，相待如宾。己南向，妻北面，再拜上酒，酧酢既毕便出。一岁如此者不过再三焉。初，司隶校尉傅玄著论称曾及荀顗曰“以文王之道事其亲者，其颍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称曾、闵，今日荀、何。内尽其心以事其亲，外崇礼让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有能行孝之道，君子之仪表也。《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令德不遵二夫子之景行者，非乐中正之道也”又曰“荀、何，君子之宗也”又曰“颍昌侯之事亲，其尽孝子之道乎。存尽其和，事尽其敬，亡尽其哀，予于颍昌侯见之矣”又曰“见其亲之党，如见其亲，六十而孺慕，予于颍昌侯见之矣”然性奢豪，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每燕见，不食太官所设，帝辄命取其食。蒸饼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人以小纸为书者，敕记室勿报。刘毅等数劾奏曾侈忲无度，帝以其重臣，一无所问。都官从事刘享尝奏曾华侈，以铜钩<剬犮>纼车，莹牛蹄角。后曾辟享为掾，或劝勿应，享谓至公之体，不以私憾，遂应辟。曾常因小事加享杖罚。其外宽内忌，亦此类也。时司空贾充权拟人主，曾卑充而附之。及充与庾纯因酒相竞，曾议党充而抑纯，以此为正直所非。二子：遵、劭。劭嗣。劭字敬祖，少与武帝同年，有总角之好。帝为王太子，以劭为中庶子。及即位，转散骑常侍，甚见亲待。劭雅有姿望，远客朝见，必以劭侍直。每诸方贡献，帝辄赐之，而观其占谢焉。咸宁初，有司奏劭及兄遵等受故鬲令袁毅货，虽经赦宥，宜皆禁止。事下廷尉。诏曰“太保与毅有累世之交，遵等所取差薄，一皆置之”迁侍中尚书。惠帝即位，初建东宫，太子年幼，欲令亲万机，故盛选六傅，以劭为太子太师，通省尚书事。后转特进，累迁尚书左仆射。劭博学，善属文，陈说近代事，若指诸掌。永康初，迁司徒。赵王伦篡位，以劭为太宰。及三王交争，劭以轩冕而游其间，无怨之者。而骄奢简贵，亦有父风。衣裘服玩，新故巨积。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时论以为太官御膳，无以加之。然优游自足，不贪权势。尝语乡人王诠曰“仆虽名位过幸，少无可书之事，惟与夏侯长容谏授博士，可传史册耳”所撰《荀粲》、《王弼传》及诸奏议文章并行于世。永宁元年薨，赠司徒，谥曰康。子岐嗣。劭初亡，袁粲吊岐，岐辞以疾。粲独哭而出曰“今年决下婢子品”王诠谓之曰“知死吊死，何必见生。岐前多罪，尔时不下，何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谓中正畏强易弱”粲乃止。遵字思祖，劭庶兄也。少有干能。起家散骑黄门郎、散骑常侍、侍中，累转大鸿胪。性亦奢忲，役使御府工匠作禁物，又鬻行器，为司隶刘毅所奏，免官。太康初，起为魏郡太守，迁太仆卿，又免官，卒于家，四子，嵩、绥、机、羡。嵩字泰基，宽弘爱士，博观坟籍，尤善《史》、《汉》。少历清官，领著作郎。绥字伯蔚，位至侍中尚书。自以继世名贵，奢侈过度，性既轻物，翰札简傲。城阳王尼见绥书疏，谓人曰“伯蔚居乱而矜豪乃尔，岂其免乎”刘舆、潘滔谮之于东海王越，越遂诛绥。初，曾侍武帝宴，退而告遵等曰“国家应天受禅，创业垂统。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非贻厥孙谋之兆也。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此子孙之忧也。汝等犹可获没”指诸孙曰“此等必遇乱亡也”及绥死，嵩哭之曰“我祖其大圣乎”机为邹平令。性亦矜傲，责乡里谢鲲等拜。或戒之曰“礼敬年爵，以德为主。令鲲拜势，惧伤风俗”机不以为惭。羡为离狐令。既骄且吝，陵驾人物，乡闾疾之如仇。永嘉之末，何氏灭亡无遗焉。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旷有智局，容仪伟丽，不修小节。故时人为之语曰“石仲容，姣无双”县召为吏，给农司马。会谒者阳翟郭玄信奉使，求人为御，司马以苞及邓艾给之。行十馀里，玄信谓二人曰“子后并当至卿相”苞曰“御隶也，何卿相乎”既而又被使到邺，事久不决，乃贩铁于邺市。市长沛国赵元儒名知人，见苞，异之，因与结交。叹苞远量，当至公辅，由是知名，见吏部郎许允，求为小县。允谓苞曰“卿是我辈人，当相引在朝廷，何欲小县乎”苞还叹息，不意允之知己乃如此也。稍迁景帝中护军司马。宣帝闻苞好色薄行，以让景帝。帝答曰“苞虽细行不足，而有经国才略。夫贞廉之士，未必能经济世务。是以齐桓忘管仲之奢僭，而录其匡合之大谋。汉高舍陈平之污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苞虽未可以上俦二子，亦今日之选也”意乃释。徙邺典农中郎将。时魏世王侯多居邺下，尚书丁谧贵倾一时，并较时利。苞奏列其事，由是益见称。历东莱、琅邪太守，所在皆有威惠。迁徐州刺史。文帝之败于东关也，苞独全军而退。帝指所持节谓苞曰“恨不以此授卿，以究大事”乃迁苞为奋武将军、假节、监青州诸军事。及诸葛诞举兵淮南，苞统青州诸军，督兖州刺史州泰、徐州刺史胡质，简锐卒为游军，以备外寇。吴遣大将朱异、丁奉等来迎，诞等留辎重于都陆，轻兵渡黎水。苞等逆击，大破之。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诡道袭都陆，尽焚其委输。异等收馀众而退，寿春平。拜苞镇东将军，封东光侯、假节。顷之，代王基都督扬州诸军事。苞因入朝。当还，辞高贵乡公，留语尽日。既出，白文帝曰“非常主也”数日而有成济之事。后进位征东大将军，俄迁骠骑将军。文帝崩，贾充、荀勖议葬礼未定。苞时奔丧，恸哭曰“基业如此，而以人臣终乎”葬礼乃定。后每与陈骞讽魏帝以历数已终，天命有在。及禅位，苞有力焉。武帝践阼，迁大司马，进封乐陵郡公，加侍中，羽葆鼓吹。自诸葛破灭，苞便镇抚淮南，士马强盛，边境多务，苞既勤庶事，又以威德服物。淮北监军王琛轻苞素微，又闻童谣曰“宫中大马几作驴，大石压之不得舒”因是密表苞与吴人交通。先时望气者云“东南有大兵起”。及琛表至，武帝甚疑之。会荆州刺史胡烈表吴人欲大出为寇，苞亦闻吴师将入，乃筑垒遏水以自固。帝闻之，谓羊祜曰“吴人每来，常东西相应，无缘偏尔，岂石苞果有不顺乎”祜深明之，而帝犹疑焉。会苞子乔为尚书郎，上召之，经日不至。帝谓为必叛，欲讨苞而隐其事。遂下诏以苞不料贼势，筑垒遏水，劳扰百姓，策免其官。遣太尉义阳王望率大军征之，以备非常。又敕镇东将军、琅邪王伷自下邳会寿春。苞用掾孙铄计，放兵步出，住都亭待罪。帝闻之，意解。及苞诣阙，以公还第。苞自耻受任无效而无怨色。时邺奚官督郭廙上书理苞。帝诏曰“前大司马苞忠允清亮，才经世务，干用之绩，所历可纪。宜掌教典，以赞时政。其以苞为司徒”有司奏“苞前有折挠，不堪其任。以公还第，已为弘厚，不宜擢用”诏曰“吴人轻脆，终无能为。故疆埸之事，但欲完固守备，使不得越逸而已。以苞计画不同，虑敌过甚，故征还更授。昔邓禹挠于关中，而终辅汉室，岂以一眚而掩大德哉”于是就位。苞奏“州郡农桑未有赏罚之制，宜遣掾属循行，皆当均其土宜，举其殿最，然后黜陟焉”诏曰“农殖者，为政之本，有国之大务也。虽欲安时兴化，不先富而教之，其道无由。而至今四海多事，军国用广，加承征伐之后，屡有水旱之事，仓库不充，百姓无积。古道稼穑树蓺，司徒掌之。今虽登论道，然经国立政，惟时所急，故陶唐之世，稷官为重。今司徒位当其任，乃心王事，有毁家纾国，乾乾匪躬之志。其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将委事任成，垂拱仰办。若宜有所循行者，其增置掾属十人，听取王官更练事业者”苞在位称为忠勤，帝每委任焉。泰始八年薨。帝发哀于朝堂，赐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三十万，布百匹。及葬，给节、幢、麾、曲盖、追锋车、鼓吹、介士、大车，皆如魏司空陈泰故事。车驾临送于东掖门外。策谥曰武。咸宁初，诏苞等并为王功，列于铭飨。苞豫为《终制》曰“延陵薄葬，孔子以为达礼。华元厚葬，《春秋》以为不臣，古之明义也。自今死亡者，皆敛以时服，不得兼重。又不得饭含，为愚俗所为。又不得设床帐明器也。定窆之后，复土满坎，一不得起坟种树。昔王孙裸葬矫时，其子奉命，君子不讥，况于合礼典者耶”诸子皆奉遵遗令，又断亲戚故吏设祭。有六子：越、乔、统、浚、俊、崇。以统为嗣。统字弘绪，历位射声校尉、大鸿胪。子顺，为尚书郎。越字弘伦，早卒。乔字弘祖，历尚书郎、散骑侍郎。帝既召乔不得，深疑苞反。及苞至，有惭色，谓之曰“卿子几破卿门”。苞遂废之，终身不听仕。又以有秽行，徙顿丘，与弟崇同被害。二子超、熙亡走得免。成都王颖之起义也，以超为折冲将军，讨孙秀，以功封侯。又为振武将军，征荆州贼李辰。颖与长沙王乂相攻，超常为前锋，迁中护军。陈眕等挟惠帝北伐，超走还邺。颖使超距帝于荡阴，王师败绩，超逼帝幸邺宫。会王浚攻颖于邺，颖以超为右将军以距浚，大败而归。从驾之洛阳，西迁长安。河间王颙以超领北中郎将，使与颖共距东海王越。超于荥阳募兵，右将军王阐与典兵中郎赵则并受超节度，为豫州刺史刘乔继援。范阳王虓逆击斩超，而熙得走免。永嘉中，为太傅越参军。浚字景伦，清俭有鉴识，敬爱人物。位至黄门侍郎，为当世名士，早卒。俊字彦伦，少有名誉，议者称为令器。官至阳平太守，早卒。崇字季伦，生于青州，故小名齐奴。少敏惠，勇而有谋。苞临终，分财物与诸子，独不及崇。其母以为言，苞曰“此儿虽小，后自能得”年二十馀，为修武令，有能名。入为散骑郎，迁城阳太守。伐吴有功，封安阳乡侯。在郡虽有职务，好学不倦，以疾自解。顷之，拜黄门郎。兄统忤扶风王骏，有司承旨奏统，将加重罚，既而见原。以崇不诣阙谢恩，有司欲复加统罪。崇自表曰“臣兄统以先父之恩，早被优遇，出入清显，历位尽勤。伏度圣心，有以垂察。近为扶风王骏横所诬谤，司隶中丞等飞笔重奏，劾案深文，累尘天听。臣兄弟跼蹐，忧心如悸。骏戚属尊重，权要赫奕。内外有司，望风承旨。苟有所恶，易于投卵。自统枉劾以来，臣兄弟不敢一言稍自申理。戢舌钳口，惟须刑书。古人称“荣华于顺旨，枯槁于逆违”，诚哉斯言，于今信矣。是以虽董司直绳，不能不深其文，抱枉含谤，不得不输其理。幸赖陛下天听四达，灵鉴昭远，存先父勋德之重，察臣等勉励之志。中诏申料，罪谴澄雪。臣等刻肌碎首，未足上报。臣即以今月十四日，与兄统、浚等诣公车门拜表谢恩。伏度奏御之日，暂经天听。此月二十日，忽被兰台禁止符，以统蒙宥，恩出非常，臣晏然私门，曾不陈谢，复见弹奏，讪辱理尽。臣始闻此，惶惧狼狈，静而思之，固无怪也。苟尊势所驱，何所不至，望奉法之直绳，不可得也。臣以凡才，累荷显重，不能负载析薪，以答万分。一月之中，奏劾频加，曲之与直，非臣所计。所愧不能承奉戚属，自陷于此。不媚于灶，实愧王孙，《随巢子》称“明君之德，察情为上，察事次之”。所怀具经圣听，伏待罪黜，无所多言”由是事解。累迁散骑常侍、侍中。武帝以崇功臣子，有干局，深器重之。元康初，杨骏辅政，大开封赏，多树党援。崇与散骑郎蜀郡何攀共立议，奏于惠帝曰“陛下圣德光被，皇灵启祚，正位东宫，二十馀年，道化宣流，万国归心。今承洪基，此乃天授。至于班赏行爵，优于泰始革命之初。不安一也。吴会僭逆，几于百年，边境被其荼毒，朝廷为之旰食。先帝决独断之聪，奋神武之略，荡灭逋寇，易于摧枯。然谋臣猛将，犹有致思竭力之效。而今恩泽之封，优于灭吴之功。不安二也。上天眷祐，实在大晋，卜世之数，未知其纪。今之开制，当垂于后。若尊卑无差，有爵必进，数世之后，莫非公侯。不安三也。臣等敢冒陈闻。窃谓泰始之初，及平吴论功，制度名牒，皆悉具存。纵不能远遵古典，尚当依准旧事”书奏，弗纳。出为南中郎将、荆州刺史，领南蛮校尉，加鹰扬将军。崇在南中，得鸩鸟雏，以与后军将军王恺。时制，鸩鸟不得过江，为司隶校尉傅祗所纠，诏原之，烧鸩于都街。崇颖悟有才气，而任侠无行检。在荆州，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征为大司农，以征书未至擅去官免。顷之，拜太仆，出为征虏将军，假节、监徐州诸军事，镇下邳。崇有别馆在河阳之金谷，一名梓泽，送者倾都，帐饮于此焉。至镇，与徐州刺史高诞争酒相侮，为军司所奏，免官。复拜卫尉，与潘岳谄事贾谧。谧与之亲善，号曰“二十四友”。广城君每出，崇降车路左，望尘而拜，其卑佞如此。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与贵戚王恺、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恺以台澳釜，崇以蜡代薪。恺作紫丝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崇涂屋以椒，恺用赤石脂。崇、恺争豪如此。武帝每助恺，尝以珊瑚树赐之，高二尺许，枝柯扶疏，世所罕比。恺以示崇，崇便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嫉己之宝，声色方厉。崇曰“不足多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条干绝俗，光彩曜日，如恺比者甚众。恺忄兄然自失矣。崇为客作豆粥，咄嗟便办。每冬，得韭萍齑。尝与恺出游，争入洛城，崇牛迅若飞禽，恺绝不能及。恺每以此三事为恨，乃密货崇帐下问其所以。答云“豆至难煮，豫作熟末，客来，但作白粥以投之耳。韭萍齑是捣韭根杂以麦苗耳。牛奔不迟，良由驭者逐不及反制之，可听蹁辕则駃矣”于是悉从之，遂争长焉。崇后知之，因杀所告者。尝与王敦入太学，见颜回、原宪之象，顾而叹曰“若与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间”敦曰“不知馀人云何，子贡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当身名俱泰，何至瓮牖哉”其立意类此。刘舆兄弟少时为王恺所嫉，恺召之宿，因欲坑之。崇素与舆等善，闻当有变，夜驰诣恺，问二刘所在，恺迫卒不得隐。崇径进于后斋索出，同车而去。语曰“年少何以轻就人宿”舆深德之。及贾谧诛，崇以党与免官。时赵王伦专权，崇甥欧阳建与伦有隙。崇有妓曰绿珠，美而艳，善吹笛。孙秀使人求之。崇时在金谷别馆，方登凉台，临清流，妇人侍侧。使者以告。崇尽出其婢妾数十人以示之，皆蕴兰麝，被罗縠，曰“在所择”使者曰“君侯服御丽则丽矣，然本受命指索绿珠，不识孰是”崇勃然曰“绿珠吾所爱，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远照迩，愿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许。秀怒，乃劝伦诛崇、建。崇、建亦潜知其计，乃与黄门郎潘岳阴劝淮南王允、齐王冏以图伦、秀。秀觉之，遂矫诏收崇及潘岳、欧阳建等。崇正宴于楼上，介士到门。崇谓绿珠曰“我今为尔得罪”绿珠泣曰“当效死于官前”因自投于楼下而死。崇曰“吾不过流徙交、广耳”及车载诣东市，崇乃叹曰“奴辈利吾家财”收者答曰“知财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崇母兄妻子无少长皆被害，死者十五人，崇时年五十二。初，崇家稻米饭在地，经宿皆化为螺，时人以为族灭之应。有司簿阅崇水碓三十馀区，苍头八百馀人，他珍宝货贿田宅称是。及惠帝复阼，诏以卿礼葬之。封崇从孙演为乐陵公。苞曾孙朴字玄真，为人谨厚，无他材艺，没于胡。石勒以与朴同姓，俱出河北，引朴为宗室，特加优宠，位至司徒。欧阳建字坚石，世为冀方右族。雅有理思，才藻美赡，擅名北州。时人为之语曰“渤海赫赫，欧阳坚石”辟公府，历山阳令、尚书郎、冯翊太守，甚得时誉。及遇祸，莫不悼惜之，年三十馀。临命作诗，文甚哀楚。孙铄字巨邺，河内怀人也。少乐为县吏，太守吴奋转以为主簿。铄自微贱登纲纪，时僚大姓犹不与铄同坐。奋大怒，遂荐铄为司隶都官从事。司隶校尉刘讷甚知赏之。时奋又荐铄于大司马石苞，苞辟为掾。铄将应命，行达许昌，会台已密遣轻军袭苞。于时汝阴王镇许，铄过谒之。王先识铄，以乡里之情私告铄曰“无与祸”铄即出，即驰诣寿春，为苞画计，苞赖而获免。迁尚书郎，在职驳议十有馀事，为当时所称。史臣曰：若夫经为帝师，郑冲于焉无愧。孝为德本，王祥所以当仁。何曾善其亲而及其亲之党者也。夏禹恭俭，殷因损益。牲牢服用，各有品章，诸侯不恒牛，命士不恒豕。御而骄奢，其关乎治政。乘时立制，莫不由之。石崇学乃多闻，情乖寡悔，超四豪而取富，喻五侯而竞爽。春畦{艹靃}靡，列于凝沍之晨。锦障逶迤，亘以山川之外。撞钟舞女，流宕忘归，至于金谷含悲，吹楼将坠，所谓高蝉处乎轻阴，不知螳螂袭其后也。赞曰：郑冲含素，王祥迟暮。百行斯融，双飞天路。何石殊操，芳饪标奇。帝风流靡，崇心载驰。矜奢不极，寇害成赀。邦分身坠，乐往哀随。

第三十四回·魔王巧算困心猿 大圣腾那骗宝贝:

　　话说地方看了牌文，立即将白龙山庵拆毁。建文大惊，急问程济道：“你旧年曾说‘且住过一年再看’，今果住了一年，就被有司拆毁。你真是个神人！莫非还有大难么？”程济道：“即此就是一难。已过了，师可勿忧。”建文道：“难虽过了，而此身何处居住？”程济道：“吾闻大理浪穹，山水比白龙更美，何不前往一游。倘若可居，再造一庵可也。”建文大喜。师弟四人收拾了，竟往浪穹。到了浪穹，登山一览，果然山苍苍，林郁郁，比白龙更胜。两僧一道见师意乐此，遂分头募化，草草盖造一庵。不消一月，早已庵成。建文安心住在庵中。不期到永乐十年二月，而应能和尚竟卒矣。到了四月，而应贤和尚亦亡矣。建文见贤能两弟子，一时俱死，大恸数日，不忍从僧家火化，遂命程济并葬于庵东。过了月余，无人相傍，只得纳一个弟子，取名应慧。到十一年九月，因应慧多病，又纳个弟子，取名应智。到十二年十月，应慧死了，又纳个弟子，取名辨空。到十三年四月，同程济出游衡由，闻知金焦、程亨、冯溶、宋和、刘伸、郑洽、黄直、梁良玉皆死了，不胜悲伤，无意游览，遂回庵中。到十五年二月，又别筑一个静空于鹤庆山中，时常往来。忽雪庵和尚的徒弟了空，来报知前一月其师雪和尚死了，建文大哭一场。自此之后，想起从亡诸臣，渐渐凋谢，常拂拂不乐。直到十七年四月，在庵既久，忽想出游。又同程济先游于蜀，次游于粤，后游于海南，然后回来。到十九年十二月，不喜为僧，蓄起发来，改为道士。到二十年正月，命徒弟应智、辨空，为鹤庆静室之主，自与程济别居于渌泉。到二十一年，建文又动了游兴，遂与程济往游于楚。此时二人俱是道装，随路游赏，就在大别留住了半年有余。到二十二年二月，因想起史仲彬，一向并无音信，就随路东游，按下不题。

　　却说史仲彬自戊子年谒师东还之后，日日还思复往。忽被仇家将奸党告他，虽幸辩脱，却不敢远行。到今甲辰年，相间十七年，不知师音来，心愈急切；又闻新主北狩，已晏驾了，革除之禁，渐渐宽了，遂决意南游访师，竟往云南而来。一日行到湖广界上，因天色晚了，住一旅店投宿。主人道：“客人来迟，客房皆满，唯有一房甚宽，内中只两个道者，客官可进去同住罢？”仲彬入房，看见两个道人，酣睡床上，忙上前看时，恰一个是师，一个是程济。欢喜不胜，因自通名道：“史仲彬在此！”建文与程济梦中听了，惊而跃起，看见仲彬，满心欢喜。建文问道：“汝为何到此来？”仲彬道：“违师十七年，心中不安，故欲来问候。不知师将何往，又为何改了黄冠？”建文道：“我东游正为思汝，改黄冠亦无他意，不过逃禅，久而思入道耳。”仲彬又问：“贤能二师兄，何不同来？”建文道：“他二人死已十余年了。”仲彬听了，不胜感伤。又说道：“师可知新主北狩回銮，已晏驾于榆林川了？”建文闻言，喜动颜色道：“此信可真么？”仲彬道：“怎么不真，弟子从金陵过，闻人传说太子即位，已改元洪熙矣。”建文听说是真，因爽然道：“吾一身释矣。”到了次日，即相率从陆路东游。因偕行有伴，一路看山玩水，直至十一月，方到吴江，重登仲彬之堂。仲彬忙置酒堂上，程济东列，仲彬西列，相陪共饮。

　　忽仲彬有个叔祖，叫做史弘，住在嘉兴县，偶有事来见仲彬，在堂下窥见，忙使人招出仲彬，问道：“此建文帝也，我要一见。”仲彬还打算瞒他，说道：“不是。”史弘道：“你不须瞒我，帝在东宫时，我即认得了。后来我家当抄没，若非天恩赦了，我死无所矣。不独君臣义在；文，恩主也。今幸瞻天，安敢不拜。”仲彬不得已，报知建文，史弘进拜堂下。拜毕，即命坐于仲彬之上，就说：“所曰感恩之事，建文不胜感激。”四人饮至夜深而止。

　　住了数日，建文欲起身往游海上，史弘道：“弟子才得面师，不忍即别，愿随行一程，以表挛挛。”仲彬亦要随行，建文不欲拂其意，只得允了，遂行到了杭州方辞。史弘、仲彬回去，只同程济渡过钱塘江，直到南海，礼过大士，方才从福建、两广，回到渌泉。此时已是洪熙元年六月。洪熙又晏驾，又是太子即位，改元宣德。建文闻知，说道：“吾心可放下矣。”

　　到了宣德二年，建文又将发剃去，复移居鹤庆静室中。忽闻赵天泰、梁田玉、王资、王良皆死了，不胜悲恸。到宣德三年正月，又闻知史仲彬，为仇家讼其从亡之事，竟以此累死，又恸哭不已。到了十月，游行汉中，遇见廖平之弟廖年，报知廖平已于元年死于会稽山中。未死之前，曾寄书家中，叫将他妹子配与太子文奎为室。今已成亲三年矣。建文听了，又大恸不已。想起从亡诸臣，死去八九，竟神情恍惚，中心无主，又蓄发出游。自此以后，东西游行，了无定迹。直到宣德八年，朝廷因奸僧李皋反，就下令：“凡是关津，但遇削发之人，即着押送原籍治罪。”建文闻知，又还渌泉。到宣德十年，闻知何洲、蔡运、梁中节、郭节、王之臣、周恕又俱死了，心下更惊惕不安，因谓程济道：“诸从亡皆东西死矣，我不知埋骨何所？”程济道：“叶落还是归根。”建文道：“可归么？”程济道：“事往矣，人老矣，朝代已换矣，恩怨全消矣，天下久定矣，何不可归？”建文自此遂萌归念。到正统二年，又削发行游。

　　到正统五年庚申，建文年已六十四，遂决意东归，命程济卜其吉凶。程济卜完道：“无吉无凶，正合东归。”建文遂投五华山寺，登梵宫正殿，呼众僧齐集，大声说道：“我建文皇帝也，一向行遁于此，今欲东归，可报知有司。”众僧听了皆惊，忙报知府县，不敢怠慢，因请至藩司堂上。建文竟南面而坐，自称原姓名，追述往事：“前都给事胡濙，名虽访张邋遢，实为我也。”府县不敢隐，报知抚按，飞章奏闻。不多时，有旨着乘驿道至京师。既到京师，众争看之，则一老僧也，诏寓大兴隆寺。此时正统皇帝，不知建文是真是伪，因知老太监吴亮，曾经侍过建文，遂命他去辨观真假。吴亮走到面前，建文即叫道：“汝吴亮也，还在耶？”吴亮假说道：“我不是吴亮。”建文笑道：“你怎不是？我御便殿食子鹅，曾掷片肉于地，命汝舔吃，你难道忘了？”吴亮听说是真，遂伏地痛哭，不能仰视。建文道：“汝不必悲，可为我好好复命，说我乃太祖高皇帝嫡孙。今朱家天下正盛，岂可轻抛骸骨于外？今归无他，不过欲葬故乡耳。”吴亮复命后，恐不能取信，遂缢死以自明。正统感悟，命迎入大内，造庵以居，厚加供奉，不便称呼，但称老佛。后以寿终，敕葬于北京西城外黑龙潭北一邱，一碑碑题曰“天下大师之墓”。因礼非天子，故相传言之西山不封不树。此时从亡二十二臣俱死，唯程济从师至京，送入大内，方还南去，不知所终。程济当革除时，与魏冕言志，魏冕道：“愿为忠臣。”程济道：“愿为智士。”今从亡几五十年，屡脱主于难，后竟致主归骨，自称智士，真无愧矣。后人览靖难逊国遗编，不胜感愤，因题诗叹息道：风辰日午雨黄昏，时势休教一概论。神武御天英烈著，仁柔逊国隐忠存。各行各是何尝悖，孤性孤成亦自尊。反复遗编深怅望，残灯挑尽断人魂。【续英烈传】全书完

第三十五回·外道施威欺正性 心猿获宝伏邪魔:

　　王慧龙 郑羲

　　王慧龙，太原晋阳人，晋尚书仆射愉之孙，散骑常侍郎缉之子也。幼聪慧，愉以为诸孙之龙，故名焉。初，宋武微时，愉不为之礼，及得志，愉合家见诛。慧龙年十四，为沙门僧彬所匿，因将过江。津人见其行意匆匆，疑为王氏子孙。彬称为受业者，乃免。既济，遂西上江陵，依叔祖忱故吏荆州前中从事习辟强。时刺史魏咏之卒，辟强与江陵令罗修、前别驾刘期公、土人王腾等谋举兵，推慧龙为盟主，克日袭州城。而宋武闻咏之卒，亦惧江陵有变，遣其弟道规为荆州，众遂不果。罗修等将慧龙又与僧彬北诣襄阳。晋雍州刺史鲁宗之资给慧龙，送度江，遂奔姚兴。自言也如此。

　　姚泓灭，慧龙归魏。明元引见与言，慧龙请效力南讨。言终，俯而流涕，天子为之动容。谓曰："朕方混一车书，席卷吴会，卿情计如此，岂不能相资以众乎？"然亦未之用。后拜洛城镇将，镇金墉。会明元崩，太武初即位，咸谓南人不宜委以师旅之任，遂停前授。

　　初，崔浩弟恬闻慧龙王氏子，以女妻之。浩既婚姻，及见慧龙，曰："信王家儿也。"王氏世齄鼻，江东谓之"齄王"。慧龙鼻渐大，浩曰："真贵种矣！"数向诸公称其美。司徒长孙嵩闻之不悦，言于太武，以其嗟服南人则有讪鄙国化之意。太武怒，召浩责之。浩免冠陈谢得释。慧龙由是不调。久之，除乐安王范傅，领并、荆、扬三州大中正。慧龙抗表，愿得南垂自效，崔浩固言之，乃授南蛮校尉、安南大将军左长史。及宋荆州刺史谢晦起兵江陵，引慧龙为援。慧龙督司马灵寿等一万人，拔其思陵戍，进围项城。晦败，乃班师。后宋将王玄谟寇滑台，诏假慧龙楚兵将军，与安颉等同讨之。相持五十余日，诸将以贼盛，莫敢先，慧龙设奇兵大破之。太武赐以剑马钱帛，授龙骧将军，赐爵长社侯，拜荥阳太守，仍领长史。在任十年，农战并修，大著声绩，招携边远，归附者万余家，号为善政。

　　其后宋将到彦之、檀道济频顿淮、颍，大相侵掠；慧龙力战，屡摧其锋。彦之与友人萧斌书曰："鲁轨顽钝，马楚粗狂，亡人之中，唯王慧龙及韩延之可为深惮。不意儒生懦夫，乃令老子讶之。"宋文纵反间，云慧龙自以功高而位不至，欲引寇入边，因执安南大将军司马楚之以叛。太武闻曰："此必不然，是齐人忌乐毅耳。"乃赐慧龙玺书曰："义隆畏将军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风尘之言，想不足介意也。"宋文计既不行，复遣刺客吕玄伯购慧龙首二百户男、绢一千匹。玄伯为反间来，屏人有所论。慧龙疑之，使人探其怀有尺刀。玄伯叩头请死。慧龙曰："各为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左右皆言义隆贼心未巳，不杀玄伯，无以创将来。慧龙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且吾方以仁义为干卤，又何忧乎刺客。"遂舍之。时人服其宽恕。

　　慧龙自以遭难流离，常怀忧悴，乃作《祭伍子胥文》以寄意焉。生一男一女，遂绝房室，布衣蔬食，不参吉事，举动必以礼。太子少傅游雅言于朝曰："慧龙，古之遗孝也。"撰帝王制度十八篇，号曰《国典》。真君元年，拜使持节、宁南将军、武牢镇都副将，未至镇而卒。临没，谓功曹郑晔曰："吾羁旅南人，恩非旧结，蒙圣朝殊特之慈，得在疆场效命，誓愿鞭尸吴市，戮坟江阴。不谓婴此重疾，有心莫遂，非唯仰愧国灵，实亦俯惭后土。修短命也，夫复何言！身殁后，乞葬河内州县之东乡，依古墓而不坟，足藏发齿而已。庶其魂而有知，犹希结草之报。"时制，南人入国者，皆葬桑乾。晔等申遗意，诏许之。赠安南将军、荆州刺史，谥穆侯。吏人及将士共于墓所起佛寺，图慧龙及僧彬像而赞之。吕玄伯感全宥之恩，留守墓侧，终身不去。子宝兴袭爵。

　　宝兴少孤，事母至孝。尚书卢遐妻，崔浩女也。初，宝兴母及遐妻俱孕，浩谓曰："汝等将来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腹为亲。"及昏，浩为撰仪，躬自监视，谓诸客曰："此家礼事，宜尽其美。"及浩被诛，卢遐后妻宝兴从母也，缘坐没官。宝兴亦逃避，未几得出。卢遐妻时官赐度斤镇高车滑骨，宝兴尽卖货产，自出塞赎之以归。州辟中从事、别驾，举秀才，皆不就。闭门不交人事。袭爵封长社侯、龙骧将军。卒，子琼袭爵。

　　琼字世珍，孝文赐名焉。太和九年，为典寺令六十年，降侯为伯。帝纳其长女为嫔，拜前将军、并州大中正。正始中，为光州刺史，有受纳响，为中尉王显所劾，终得雪免。神龟中，除左将军、兖州刺史。去州归京，多年沈滞。所居在司空刘腾宅西，腾虽势倾朝野，初不候之。腾既权重，吞并邻宅，增广旧居，唯琼终不肯与，以此久见屈抑。

　　琼女适范阳卢道亮，不听归其夫家。女卒，哀恸无已，琼仍葬之别所，冢不即塞，常于圹内哭泣，久之乃掩，当时深怪之。加以聋疾，每见道俗，乞丐无已，造次见之，令人笑愕。道逢太保、广平王怀，据鞍抗礼，自言马瘦；怀即以诞马并乘具与之。尝诣尚书令李崇，骑马至其黄阁，见崇子世哲，直问继伯在否。崇趋出，琼乃下。崇俭而好以纸帖衣领，琼哂而掣去之。崇小子青肫尝盛服，宠势亦不足恨。领军元叉使奴遗琼马，琼并留奴。王诵闻之笑曰："东海之风，于兹坠矣。"孝昌三年，除镇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令。时琼子遵业为黄门郎，故有此授。卒，赠征北将军、中书监、并州刺史。自慧龙入国，三世一身，至琼始有四子。

　　长子遵业，风仪清秀，涉历经史。位著作佐郎，与司徒左长史崔鸿同撰起居注。迁右军将军、兼散骑常侍，慰劳蠕蠕。乃诣代京，采拾遗文，以补起居所阙。与崔光、安丰王延明等参定服章。及光为孝明讲《孝经》，遵业预讲，延业录义，并应诏作《释奠侍宴诗》。时人语曰："英英济济，王家兄弟。"转司徒左长史、黄门郎，监典仪注。

　　遵业有誉当时，与中书令陈郡袁翻、尚书琅邪王诵并领黄门郎，号曰三哲。时政归门下，世谓侍中、黄门为小宰相。而遵业从容恬素，若处丘园。尝著穿角履，好事者多毁新履以学之。以胡太后临朝，天下方乱，谋避地，自求徐州。太后曰："王诵罢幽州始作黄门，卿何乃欲徐州也？更待一二年，当有好处分。"遵业兄弟并交游时俊，乃为当时所美。及尔朱荣入洛，兄弟在父丧中，以于庄帝有从姨兄弟之亲，相率奉迎，俱见害河阴。议者惜其人才，而讥其躁竞。赠并州刺史。著《三晋记》十卷。

　　子松年，少知名，齐文襄临并州，辟为主簿。累迁通直散骑常侍，副李纬使梁。使还，历位尚书郎中。魏收撰《魏书》成，松年有谤言。文宣怒，禁止之，仍加杖罚。岁余得免，除临漳令。迁司马、别驾、本州大中正。孝昭擢拜给事黄门侍郎。帝每赐坐，与论政事，甚善之。孝昭崩，松年驰驿至邺都宣遗诏。发言涕泗，迄于宣罢，容色无改，辞吐谐韵，宣讫号恸，自绝于地，百官莫不感恸。还晋阳，兼侍中，护梓宫还邺。诸旧臣避形迹，无敢尽哀，唯松年哭必流涕，朝士咸恐。武成虽忿松年恋旧情切，亦雅重之。以本官加散骑常侍，食高邑县干。参定律令，前后大狱多委焉。兼御史中丞。发晋阳之邺，在道遇疾卒。赠吏部尚书，并州刺史，谥曰平。第二子劭最知名。

　　劭字君懋，少沈默，好读书。仕齐，累迁太子舍人，待诏文林馆。时祖孝征、魏收、阳休之等尝论古事，有所遗忘，讨阅不能得。问劭，劭具论所出，取书验之，一无舛误。自是大为时人所许，称其博物。后迁中书舍人。齐灭入周，不得调。隋文帝受禅，授著作佐郎，以母忧去职。在家著《齐书》，时制禁私撰史，为内史侍郎李元操所奏。上怒，遣收其书，览而悦之。于是起为员外散骑侍郎，修起居注。

　　劭以上古有钻燧改火之义，近代废绝，于是上表请变火曰："臣谨案《周官》：’四时变火，以救时疾。’明火不数变，时疾必兴。圣人作法，岂徒然也？在晋时，有人以洛阳火度江者，世世事之，相续不灭，火色变青。昔师旷食饭，云是劳薪所爨，晋平公使视之，果然车辋。今温酒及炙肉，用石炭、木炭火、竹火、草火、麻荄火，气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旧火，理应有异。伏愿远遵先圣，于五时取五木以变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纵使百姓习久，未能顿同，尚食内厨及东宫诸王食厨，不可不依古法。"上从之。劭又言上有龙颜戴干之表，指示群臣。上大悦，赐物数百段，拜著作郎。上表言符命曰：

　　昔周保定二年，岁在壬午，五月五日，青州黄河变清，十里镜澈。齐氏以为己瑞，改元，年曰河清。是月，至尊以大兴公始作随州刺史。历年二十，隋果大兴。臣谨案《易·坤灵图》曰："圣人受命，瑞必先见于河。"河者最浊，未能清也。窃以灵贶休祥，理无虚发；河清启圣，实属大隋。午为鹑火，以明火德；仲夏火王，亦明火德。月五日五，合天地数，既得受命之辰，允当先见之兆。

　　开皇初，邵州人杨令悊近河得青石图一、紫石图一，皆隐起成文，有至尊名，下云"八方天心"。永州又得石图，剖为两段，有杨树之形，黄根青叶。汝水得神龟，腹下有文曰"天卜杨兴"。安邑掘地得古铁板，文曰"皇始天年，赍杨铁券，王兴"。同州得石龟，文曰"天子延千年，大吉"。臣以前之三石，不异《龙图》。何以用石？石体久固，义与上名符合。龟腹七字何以著龟？龟亦久固，兼是神灵之物。孔子叹河不出图，洛不出书。今于大隋圣世，图书屡出。建德六年，亳州大周村有龙斗，白者胜，黑者死。大象元年夏，荧阳汴水北有龙斗。初见白气属天，自东方历阳武而来。及至，白龙也，长十许丈。有黑龙乘云而至，云雨相薄，乍合乍离，自午至申，白龙升天，黑龙坠地。谨案：龙，君象也。前斗于亳州周村者，盖象至尊以龙斗之岁为亳州总管，遂代周有天下。后斗于荧阳者，荧字三火，明火德之盛也。白龙从东方来，历阳武者，盖象至尊将登帝位，从东第入自崇阳门也。西北升天者，当乾位天门。

　　《坤灵图》曰："圣人杀龙，龙不可得而杀，皆感气也。"又曰："泰，姓商名宫，黄色，长八尺，六十世。河龙以正月辰见，白龙与五黑龙斗，白龙陵，故泰人有命。"谨案此言，皆为大隋而发也。"圣人杀龙"者，前后龙死是也。"姓商"者，皇家于五姓为商也。"名宫"者，武元皇帝讳于五声为宫。"黄色"者，隋色尚黄。"长八尺"者，武元皇帝身长八尺。"河龙以正月辰见"者，《泰》，正月卦，龙见之所于京师为辰地。"白龙与黑龙斗"者，亳州、荧阳龙斗是也。胜龙所以白者，杨姓纳音为商，至尊又辛酉岁生，位皆在西方，西方白色也。死龙所以黑者，周色黑。所以称五者，周闵、明、武、宣、靖凡五帝；越、陈、代、越、滕五王一时伏法，亦当五数。"白龙陵"者，陵犹胜也。郑玄说"陵"当为"除"，凡斗能去敌曰除。臣以"泰人有命"者，泰之为言，通也，大也，明其人道通德大，有天命也。《乾凿度》曰："泰表戴干。"郑玄注云："表者，人形体之彰识也。干，盾也。泰人之表，戴干。"臣伏见至尊有戴干之表，益知泰人之表，不爽毫厘。《坤灵图》所云，字字皆验。纬书又称汉四百年，终如其言，则知六十世亦必然矣。昔宗周卜世三十，今则倍之。

　　《稽览图》曰："太平时，阴阳和合，风雨会同，海内不偏。地有阻险，故风有迟疾。虽太平之政犹有不能均，惟平均乃不鸣条，故欲风于亳。亳者陈留也。"谨案此言，盖明至尊昔为陈留公世子，亳州总管，遂受天命，海内均同，不偏不党，以成太平之风化也。在大统十六年，武元皇帝改封陈留公。是时，齐国有秘记云："天王陈留入并州。"齐主高洋为是诛陈留王彭乐。其后，武元皇帝果将兵入并州。周武帝时，望气者云"亳州有天子气"，于是杀亳州刺史纥豆陵恭。至尊代为之。又陈留老子祠有枯柏，世传云老子将度世，云："待枯柏生东南枝，回指，当有圣人出，吾道复行。"至齐，枯柏从下生枝，东南上指，夜有三童子相与歌曰："老子庙前古枯树，东南枝如伞，圣主从此去。"及至尊牧亳州，亲至祠树之下，自是柏枝回抱，其枯枝渐指西北，道教果行。考校众事，太平主出于亳州陈留之地，皆如所言。《稽览图》又云："政道得，则阴物变为阳物。"郑玄注云："葱变为韭，亦是。"谨案自六年以来，远近山石多变为玉。石为阴，玉为阳。又左卫园中，葱皆变为韭。

　　上览之大悦，赐物五百段。未几，劭复上书曰：

　　《易·乾凿度》曰："《随》，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享于西山。《随》者，二月卦。阳德施行，蕃决难解，万物随阳而出。故上六欲九五拘系之，维持之，明被阳化而欲阴随从之也。"《易·稽览图》："《坤》六月，有子女任政，一年传为《复》。五月，贫之从东北来立，大起土邑；西北地动星坠，阳卫。《屯》十一月，神人从中山出，赵地动；北方三十日，千里马数至。"谨案：凡此《易纬》所言，皆是大隋符命。《随》者，二月之卦，明大隋以二月即皇帝位也。"阳德施行"者，明杨氏之德教施行于天下也。"蕃决难解"者，明当时蕃鄣皆通决，险难皆解散也。"万物随阳而出"者，明天地间万物尽随杨氏而出见也。"上六欲九五拘系之"者，五为王，六为宗庙，明宗庙神灵欲命登九五之位，帝王拘人以礼，系人以义也。"拘人以礼，系人以义"，此二旬，亦是《乾凿度》之言。"维持之"者，明能以纲维持正天下也。"被阳化而欲阴随从之"者，明诸阴类被服杨氏之风化，莫不随从。阴，谓臣下也。"王用享于西山"者，盖明至尊常以岁二月幸西山仁寿宫也。凡四称"随"，三称"阳"，欲美随杨，丁宁之至也。"《坤》六月"者，坤位在未，六月建未，言至尊以六月生也。"有子女任政"者，言乐平公主是皇帝子女，而为周后，任理内政也。"一年传为《复》"者，《复》是《坤》之一世卦，阳气初起，言周宣帝崩后一年，传位与杨氏也。"五月，贫之从东北来立"，"贫之"当为"真人"，字之误也。言周宣帝以五月崩，真人革命，当在此时。至尊谦让而逆天意，故逾年乃立。昔为定州总管，在京师东北，本而言之，故曰"真人从东北来立"。"大起土邑"者，大起，即大兴城邑也。"西北地动星坠"者，盖天意去周授隋，故变动也。"阳卫"者，言杨氏得天卫助也。"《屯》，十一月，神人从中山出"者，此卦动而大亨作，故至尊以十一月被授亳州总管，将从中山而出也。"赵地动"者，中山为赵地，以神人将去，故变动也。"北方三十日"者，盖至尊从北方将往亳州之时，停留三十日也。"千里马"者，盖至尊旧所乘騧骝马也。《屯》卦，震下坎上，震于马为作足，坎于马为美脊，是故騧马脊有肉鞍，行则先作弄四足也。"数至"者，言历数至也。

　　《河图·帝通纪》曰："形瑞出，变矩衡。赤应随，叶灵皇。"《河图·皇参持》曰："皇辟出，承元讫。道无为，安率。被遂矩，戏作术。开皇色，握神日。投辅提，象不绝。立皇后，翼不格。道终始，德优劣。帝任政，河典出。叶辅嬉，烂可述。"谨案：凡此《河图》所言，亦是大隋符命。"形瑞出，变矩衡"者，矩，法也；衡，北斗星名，所谓璇玑玉衡者也。大隋受命，形兆之瑞始出，天象则为之变动。北斗主天之法度，故曰矩衡。《易纬》："伏戏，矩衡神。"郑玄注，以为法玉衡之神。与此《河图》矩衡义同。"赤应随"者，言赤帝降精，感应而生隋也。故隋以火德为赤帝天子。"叶灵皇"者，叶，合也，言大隋德合上灵天皇大帝也。又年号开皇，与《灵宝经》之开皇年相合，故曰叶灵皇。"皇辟出"者，皇，大也；辟，君也。大君出，盖谓至尊受命出为天子也。"承元讫"者，言承周天元终讫之运也。"道无为，安率"者，"安"下脱一字，言大道无为，安定，天下率从。"被遂矩，戏作术"者，矩，法也，昔遂皇握机矩，伏戏作八卦之术，言大隋被服彼二皇之法术也。"遂皇机矩"，语见《易纬》。"开皇色"者，言开皇年易服色也。"握神日"者，言握持群神，明照如日也。又开皇以来日渐长，亦其义也。"投辅提"者，言投授政事于辅佐，使之提挈也。"象不绝"者，法象不废绝也。"立皇后，翼不格"者，格，至也，言本立太子以为皇家后嗣，而其辅翼之人不能至于善也。"道终始，德优劣"者，言前东宫道终而德劣，今皇太子道始而德优也。"帝任政，河典出"者，言皇帝亲任政事，而邵州河滨得石图也。"叶辅嬉，烂可述"者，叶，合也；嬉，兴也。言群臣合心辅佐，以兴政教，烂然可纪述也。所以于《皇参持》、《帝通纪》二篇，大陈符命者，明皇道帝德尽在于隋也。

　　上大悦，以劭至诚，宠锡日隆。

　　时有人于黄凤泉浴，得二白石，颇有文理。遂附其文以为字，复言有诸物象，而上奏曰："其大玉有日月、星辰、八卦、五岳及二麟、双凤、青龙、朱雀、驺虞、玄武，各当其方位。又有五行、十日、十二辰之各，凡二十七字。又有’天门、地户、人门、鬼门闭’九字。又有却非及二鸟。其鸟皆人面，则《抱朴子》所谓千秋万岁者也。其小玉亦有五岳、却非、虬、犀之象。二玉俱有仙人玉女乘云控鹤之象。别有异状诸神，不可尽识，盖是风伯、雨师、山精、海若之类。又有天皇大帝、皇帝及四帝坐，钩陈、北斗、三公、天将军、土司空、老人、天仓、南河、北河、五星、二十八宿凡四十五官。诸字本无行伍，皆往往偶对。于大玉则有皇帝日名，并临南面，与日字正鼎足。复有老人星，盖明南面象日，而长寿也。皇后二字在西，上有月形，盖明象月也。于次玉，则皇帝名与九千字次比，两杨字与万年字次比，隋与吉字正并，盖明长久吉庆也。"劭复回互其字，作诗二百八十篇奏之。上以为诚，赐帛千匹。

　　劭于是采人间歌谣，引图书谶纬，依约符命，捃摭佛经，撰为《皇隋灵感志》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诸州朝集使，洗手焚香，闭目读之。曲折其声，有如歌咏，经涉旬朔，遍而后罢。上益喜，赏赐优洽。

　　及文献皇后崩，劭复上言："佛经说人应生天上及上品上生无量寿国之时，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乐来迎之。如来以明星出时入涅盘。伏惟大行皇后，圣德仁慈；福善祯符，备诸秘记，皆云是妙善菩萨。臣谨案：八月二十二日，仁寿宫内再雨金银之花；二十三日，大宝殿后，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时，永安宫北，有自然种种音乐，震满虚空。至五更中，奄然如寐，便即升遐。与经文所说，事皆符验。臣又以愚意思之，皇后迁化不在仁寿大兴宫者，盖避至尊常居正处也。在永安宫者，象京师永安门，平生所出入也。后升遐后二日，苑内夜有钟声二百余处，此则生天之应，显然也。"上览之，且悲且喜。时蜀王秀以罪废，上谓劭曰："嗟乎！"吾有五子，三子不才。"劭进曰："自古圣帝明王，皆不能移不肖之子。黄帝二十五子，同姓者二，余各异德。尧十子，舜九子，皆不肖。夏有五观，周有三监。"上然其言。后上梦欲上高山而不能得，崔彭捧脚，李盛扶肘，乃得上。因谓彭曰："死生当与尔俱。"劭曰："此梦大吉。上高山者，明高崇大安，永如山也。彭犹彭祖，李犹李老，二人扶侍，实为长寿之征。"上闻之，喜见容色。其年，上崩，未几，崔彭亦卒。

　　炀帝嗣位，汉王谅作乱，帝不忍诛。劭上书曰："臣闻黄帝灭炎，盖云母弟；周公诛管，信亦天伦；叔向戮叔鱼，仲尼谓之遗直；石蜡杀石厚，丘明以为大义。此皆经籍明文，帝王常法。今陛下置此逆贼，度越前圣。谨案：贼谅毒被生灵者也。古者同德则同姓，德不同则异姓，故黄帝有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有四人，唯青阳、夷鼓与黄帝同为姬姓。谅既自绝，请改其氏。"劭以此求媚，帝依违不从。后迁秘书少监，卒于官。

　　劭在著作，将二十年，专典国史，撰《隋书》八十卷。多录口敕。又采迂怪不经之语，及委巷之言，以类相从，为其题目。词义繁杂，无足称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善恶之迹，堙灭无闻。初撰《齐志》为编年体二十卷，复为《齐书》，纪传一百卷，及《平贼记》三卷，或文词鄙野，或不轨不物，骇人视听，大为有识嗤鄙。然其指摘经史谬误，为《读书记》三十卷，时人服其精博。爰自志学，暨于暮齿。笃好经史，遗略世事。用思既专，性颇恍忽，每至对食，闭目凝思，盘中之肉，辄为仆从所啖。劭弗之觉，唯责肉少，数罚厨人。厨人以情白劭，劭依前闭目，伺而获之。厨人方免笞辱。其专固如此。

　　遵业弟广业，性沈雅，涉历书传，位太尉祭酒，迁属。卒于太中大夫，赠徐州刺史。子乂，有仪望，以干用见称，卒于南钜鹿太守。

　　广业弟延业，博学多闻，颇有才藻，位中书郎。河阴之役，遂亡骸骨。乂无子，赠齐州刺史。延业弟季和，位书侍御史、并州大中正，赠华州刺史。

　　郑羲，字幼麟，荥阳开封人，魏将作大匠浑之八世孙也。曾祖豁，慕容垂太常卿。父晔，不仕。娶长乐潘氏，生六子，粗有志气，而羲第六，文学为优。弱冠举秀才，尚书李孝伯以女妻之。文成末，拜中书博士。

　　天安初，宋司州刺史常珍奇据汝南来降，献文诏殿中尚书元石为都将赴之，遣羲参石军事。到上蔡，珍奇率文武三百人来迎。既相见，议欲顿军汝北，未即入城。羲谓石曰："机事尚速，今珍奇虽来，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夺其管籥，据有府库。虽出珍奇非意，要以全制为胜。"石从羲言，遂策马径入其城。城中尚有珍奇亲兵数百人，在珍奇宅内。石既克城，意益忄乔怠，置酒嬉戏，无警防之虞。羲劝严兵设备，以待非常。其夜，珍奇果使人烧府，欲因救火作难，以石有备，乃止。明旦，羲赍白武幡安慰郭邑，众心乃定。明年，又引军东讨汝阴。宋汝阴太守张超城守不下，石攻之不克，议欲还军长社，待秋击之。羲曰："今超驱市人，命不延月，宜安心守之。超食已尽，不降当走。而欲弃还长社，超必修城深堑，多积薪谷，将来恐难图矣。"石不纳，遂旋师长社。至冬，复往攻超，超果设备，无功而还。历年，超死，杨文长代戍，食尽城溃，乃克之，竟如羲策。淮北平，迁中书侍郎。

　　延兴初，阳武人田智度年十五，妖惑动众，扰乱京索。以羲河南人望，为州郡所信，遣乘传慰喻。羲到，宣示祸福，众皆散，智度寻见禽斩。以功赐爵泰昌男。孝文初，兼员外散骑常侍、宁朔将军、阳武子，使于宋。

　　中山王睿宠幸当世，并置王官，羲为其傅。是后历年不转，资产亦乏，因请假归，遂盘桓不返。及李冲贵宠，与羲昏姻，乃就家征为中书令。文明太后为父燕宣王立庙于长安，初成，以羲兼太常卿，假荥阳侯，具官属，诣长安拜庙，建碑于庙门。还，以使功，仍赐侯爵。

　　出为西兖州刺史，假南阳公。羲多所受纳，政以贿成。性又啬吝，人有礼饷者，不与杯酒脔肉，而西门受羊酒，东门沽卖之。以李冲之亲，法官不之纠也。酸枣令郑伯孙、鄄城令董腾、别驾贾怀德、中从事申灵度并在任廉贞，勤恤百姓，羲皆申表称荐，时论多之。文明太后为孝文纳其女为嫔，征为秘书监。太和十六年卒，尚书奏谥曰宣。诏曰："盖棺定谥，先典成式；激扬清浊，政道明范。羲虽宿有文业，而政阙廉清。尚书何乃情遗至公，愆违明典？依谥法，博闻多见曰文，不勤成名曰灵，可赠以本官，加谥文灵。"

　　长子懿，字景伯，涉历经史。位太子中庶子，袭爵荥阳伯。懿闲雅有政事才，为孝文所器遇，拜长兼给事黄门侍郎、司徒左长史。宣武初，以从弟思和同咸阳王禧逆，与弟通直常侍道昭俱坐緦亲出禁。拜太常少卿，出为齐州刺史。懿好劝课，善断决，虽不清洁，义然后取，百姓犹思之。卒，赠兖州刺史，谥曰穆。子恭业袭爵，武定三年，坐与房子远谋害齐神武，伏诛。

　　懿弟道昭，字僖伯，少好学，综览群言。兼中书侍郎，从征沔北。孝文飨侍臣于县瓠方丈竹堂，道昭与兄懿俱侍坐。乐作酒酣，孝文歌曰："白日光天兮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彭城王勰续曰："愿从圣明兮登衡、会，万国驰诚混日外。"郑懿歌曰："云雷大振兮天门辟，率土来宾一正历。"邢峦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归，文德远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风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孝文又歌曰："遵彼汝坟兮昔化贞，未若今日道风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晖江召，宁如大化光四表。"孝文谓道昭曰："自比迁豫虽猥，与诸才俊不废咏缀，未若今日。"遂命邢峦总集叙记。"当尔之年，卿频丁艰私，每眷文席，常用慨然"。

　　寻正除中书郎，累迁国子祭酒。广平王怀为司州牧，以道昭与宗正卿元匡为州都督。道昭上表曰：臣闻唐、虞启运，以文德为本；殷、周创业，以道艺为先。然则礼乐者，为国之基，不可斯须废也。伏惟大魏，定鼎伊、瀍，惟新宝历。九服感至德之和，四垠怀击壤之庆。而蠢尔闽吴，阻化江湫；先帝爰震武怒，戎车不息。而停銮驻跸，留心典坟。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与吏部尚书任城王臣澄等，妙选英儒，以崇学校。澄等依旨，置四门博士四十人。其国子博士、太学博士及国子助教，宿已简置。伏寻先旨，意在速就；但军国多事，未遑营立。自尔迄今，垂将一纪，学官雕落，四术寝废。遂使硕儒耆德，卷经而不谈；俗学后生，遗本而逐末。进竞之风，实由于此矣。伏惟陛下，钦明文思，玄鉴洞远，垂心经素。优柔坟籍，屡发中旨，敦营学馆，房宇既修，生徒未立。臣往年删定律令，谬预议筵。谨依准前修，寻访旧事，参定学令，事讫封呈。请早敕施行，使选授有依，生徒可准。"诏褒美之，而尚未允遂。道昭又表曰："臣自往年以来，频请学令，并置生员，前后累上，未蒙一报。当以臣识浅滥官，无能有所感悟者也。馆宇既修，生房粗构，博士见员，足可讲习。虽新令未班，请依旧权置国子学生，渐开训业，使播教有章，儒风不坠。至若孔庙既成，释奠告始，揖让之容，请俟令出。"不报。迁秘书监，荥阳邑中正，出历光、青二州刺史，复入为秘书监。卒，谥曰文恭。

　　道昭好为诗赋，凡数十篇。其在二州，政务宽厚，不任威刑，为吏人所爱。

　　子严祖，颇有风仪，粗观文史，轻躁薄行，不修士业。孝武时，御史中尉綦俊劾严祖与宋氏从姊奸通，人士咸耻言之，而严祖聊无愧色。孝静初，除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鸿胪卿，出为北豫州刺史，还除鸿胪卿。卒，赠司空公。

　　庶子仲礼，少轻险，有膂力。齐神武嬖宠其姊火车，以亲戚被昵，擢为帐内都督。掌神武弓矢，出入随从。与任胄俱好酒，不忧公事，神武责之。胄惧，潜通西魏，为人纠告，惧，遂谋逆。事发，火车欲乞哀，神武避不见。赖武明皇后及文襄争为言，故仲礼死而不及其家。严祖更无子，弟敬祖以子绍元嗣。绍元小字安都，位太尉谘议、赵郡太守，卒。

　　子子翻，字灵雀。少有器识，学涉，好文章。齐武平末，位司徒记室参军。寻遇齐亡，历周、隋，遂不仕，隐居荥阳三窟山。傲诞不自羁束，或有所之造，乘驴衣鞯，破弊而往。远近钦其高名，皆谓有异状，观者如堵。及见，形乃短陋，不副所闻。然风神俊发，无贵贱并敬服之。纳言杨素闻其名，因使过荥阳，迎与相见，言谈弥日，深加礼重。及归，言之朝廷，累征不至。终于家。

　　子翻二弟子腾、天寿，俱仕隋。子腾位蒋州司马，天寿开府参军，并以雅素称。

　　严祖弟敬祖，起家著作郎。郑俨之败也，为乡人所害。

　　子元礼，字文规。少好学，爱文藻，有名望。齐文襄引为馆客，历兼中书舍人、南主客郎中、太尉谘议参军、长广乐陵二郡守，待诏文林馆，太子中舍人。崔昂后妻，元礼姊也，魏收又昂之妹夫。昂尝持元礼数篇诗示卢思道，乃曰："看元礼比来诗咏，亦曾不减魏收。"思道答云："未觉元礼贤于魏收，且知妹夫疏于妇弟。"元礼，大象中卒于始州别驾。

　　敬祖弟述祖，字恭文。少聪敏，好属文，有风检，为先达所称誉。历位司徒左长史、尚书、侍中、太常卿、丞相右长史。齐天保中，历太子少保、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兖州刺史。时穆子容为巡省使，叹曰："古人有言，闻伯夷之风，贪夫廉，懦夫有立志，今于郑兖州见之矣。"迁光州刺史。

　　初，述祖父为兖州，于郑城南小山起斋亭，刻石为记。述祖时年九岁。及为刺史，往寻旧迹，得一破石，有铭云："中岳先生郑道昭之白云堂。"述祖对之呜咽，悲动群寮。有人入市盗布，其父怒曰："何负吾君？"执之以归首。述祖特原之，自是境内无盗。百姓歌曰："大郑公，小郑公，相去五十载，风教犹尚同。"

　　述祖能鼓琴，自造《龙吟十弄》，云尝梦人弹琴，寤而写得。当时以为绝妙。所在好为山池，松竹交植，盛肴馔以待宾客，将迎不倦。少时在乡，单马出行，忽有骑者数百，见述祖皆下马，曰"公在此"，行列而拜。述祖顾问从人，皆不见，心甚异之。未几被徵，终历显位。及病笃，乃自言之。且曰："吾老矣，一生富贵足矣，以清白之名遗子孙，死无所恨。"前后行瀛、殷、冀、沧、赵、定六州事，正除怀、兖、光三州刺史，又重行殷、怀、赵三州刺史，所在皆有惠政。天统元年卒，年八十一，赠开府、中书监、北豫州刺史，谥曰平简公。

　　述祖女为赵郡王睿妃，述祖常坐受王拜，命坐，王乃坐。妃薨后，王更娶郑道荫女，王坐受道荫拜。王命坐，乃敢坐。王谓道荫曰："郑尚书风德如此，又贵重宿旧，君不得并之。"

　　述祖子元德，多艺术，官琅邪太守。述祖弟遵祖，秘书郎，赠光州刺史。遵祖弟顺祖，卒于太常丞。

　　自灵太后豫政，淫风稍行；及元叉擅权，公为奸秽，自此素族名家，遂多乱杂。法官不加纠正，婚宦无贬，于时有识，咸以叹息矣。

　　羲长兄白驎，次小白，次洞林，次叔夜，次连山，并恃豪门，多行无礼，乡党之内，疾之若仇。小白位中书博士。子胤伯，有当世器干，孝文纳其女为嫔，位东徐州刺史，卒于鸿胪少卿，谥曰简。子希俊，未官而卒。子道育，武定中，开封太守。

　　希俊弟幼儒，好学修谨，丞相、高阳王雍以女妻之。位司州别驾，有当官称。卒，赠散骑常侍、兖州刺史，谥曰肃。幼儒亡后，妻淫荡凶悖，肆行无礼。幼儒时望甚优，其从兄伯猷每谓所亲曰："从弟人才，足为令德，不幸得如此妇。今死复重死，可为悲叹。"

　　幼儒子敬道、敬德，俱仕西魏。敬道并巴、开、新三州刺史。敬道子正则仕周，复州刺史。

　　胤伯弟平城，广陵王羽纳其女为妃，位东平原太守。性猜狂使酒，为政贪残。卒，赠南青州刺史。

　　长子伯猷，博学有文才，早知名。举司州秀才，历太学博士，领殿中御史。与当时名胜，咸申游款。明帝释奠，诏伯猷录义。后为尚书外兵郎中，典起居注，以军功赐爵阳武子。节闵帝初，以舅氏超授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领国子祭酒。转护军将军，赐爵武城子。

　　元象初，以本官兼散骑常侍使梁。前后使人，梁武令其侯王于马射之日宴对申礼。伯猷之行，梁武令其领军将军臧盾与之接。议者以此贬之。使还，除南青州刺史。在官贪婪，妻安丰王元延明女，专为聚敛，货贿公行，润及亲戚。户口逃散，邑落空虚。乃诬陷良善，云欲反叛，籍其资财，尽以入己，诛其丈夫，妇女配没。百姓冤苦，声闻四方。为御史纠劾，死罪数十条。遇赦免，因以顿废。齐文襄作相，每诫厉朝士，常以伯猷及崔叔仁为喻。武定七年，除太常卿。卒，赠骠骑大将军、中书监、兖州刺史。子蕴，太子舍人、阳夏太守。伯猷弟仲衡，武定中，仪同开府中郎。

　　仲衡弟辑之，司徒谘议。齐大宁中，以军功赐爵成皋男，位金紫光禄大夫，东济北太守、肥城戍主。卒，赠度支尚书、北豫州刺史。

　　辑之弟怀孝，司徒谘议。齐大宁中，仁州刺史。

　　洞林子敬叔，荥阳邑中正、濮阳太守，坐贪秽除名。子籍，字承宗，徐州平东府长史。

　　籍弟琼，字祖珍，有强干称，位范阳太守，颇有声，卒。孝昌中，弟俨宠要，重赠青州刺史。琼兄弟雍睦，其诸娣姒亦咸相亲爱，闺门之内，有无相通，为时人所称美。子道邕。

　　道邕字孝穆。幼谨厚，以清约自居，年未弱冠，涉历经史。父叔四人并早殁，昆服季之中，道邕居长，抚训诸弟，有如同生，闺庭之中，怡怡如也。魏孝昌初，解褐太尉行参军，累以战功进至左光禄大夫、太师咸阳王长史。及孝武西迁，从入关，除司徒左长史，领临洮王友，赐爵永宁县侯。

　　大统中，行岐州刺史，在任未几，有能名。王罴时为雍州刺史，钦其善政，贻书盛相称述。先是，所部百姓，久遭离乱，逃散殆尽。道邕下车之日，户止三千，留情绥抚，远近咸至，数年之内，有四万家。岁考绩为天下最，周文帝赐书叹美之。征拜京兆尹。及梁岳阳王萧察称蕃，乃假道邕散骑常侍，持节拜察为梁王。使还，称旨，进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

　　时周文东讨，除大丞相府右长史，封金乡县男。军次潼关，命道邕与左长史孙俭、司马杨宽、尚书苏亮、谘议刘孟良等分掌众务。仍令道邕引接关东归附人士，并品藻才行而任用之，抚纳铨叙，咸得其宜。后拜中书令，赐姓宇文氏，寻以疾免。

　　周孝闵帝践阼，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为子。历御伯中大夫、御正、宜、华、虞、陕四州刺史。频历数州，皆有政绩。入为少司空，卒。赠本官，加郑、梁、北豫三州刺史，谥曰贞。

　　子诩嗣，历位纳言，为聘陈使。后至开府仪同大将军、邵州刺史。诩弟译于隋文帝有翊赞功，开皇初，又追赠道邕大将军、徐兖等六州刺史，改谥曰文。

　　译字正义。幼聪敏，涉猎群书，工骑射，尤善音乐，有名于世。译从祖文宽，尚周文帝元后妹魏平阳公主，无子，周文命译后之。由是译少为周文所亲，恒令与诸子游集。年十余岁，尝诣府司录李长宗。长宗于众中戏之，译敛容谓曰："明公位望不轻，瞻仰斯属，辄相玩狎，无乃丧德也。"长宗甚异之。文宽后诞二子，译复归本生。

　　周明帝时，诏令事辅城公，是为武帝。及帝即位，为左侍上士，与仪同刘昉，恒侍帝侧。译时丧妻，帝令译尚梁安固公主。及帝亲总万机，以为御正下大夫，颇被顾遇。东宫建，转太子宫尹下大夫，特被太子亲待。时太子多失德，内史中大夫乌丸轨每劝帝废太子立秦王，由是太子恒不自安。建德二年，为聘齐使副。后诏太子西征吐谷浑，太子阴谓译曰："秦王，上爱子也；乌丸轨，上信臣也，今吾此行，得无扶苏之事乎？"译曰："愿殿下勉著仁孝，无失子道而已。"太子然之。既破贼，译以功最，赐爵开国子。后坐亵狎皇太子，乌丸轨、宇文孝伯等以闻。帝大怒，除译名。宫臣亲幸者咸被谴。太子复召译，戏狎如初。因曰："殿下何时可得据天下？"太子悦而益昵之。例复官，仍拜吏部下大夫。

　　及武帝崩，宣帝嗣位，超拜开府仪同大将军、内史中大夫，封归昌县公。既以恩旧，任遇甚重，委以朝政。迁内史上大夫，进封沛国公。上大夫之官，自译始也。以其子善愿为归昌公，元琮为永安县男。又监国史。译颇专权，时帝幸东京，译擅取官材，自营私第，坐除名。刘昉数言于帝，帝复召之，顾待如初，诏领内史事。

　　初，隋文帝与译有同学之旧，译又素知隋文相表有奇，倾心相结。至是，隋文为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尝在永巷，私于译曰："久愿出藩，公所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译曰："以公德望，天下归心，欲求多福，岂敢忘也？谨即言之。"时将遣译南征。译曰："若定江东，自非懿戚重臣，无以镇抚。可令隋公行，且为寿阳总管，以督军事。"帝从之，乃下诏，以隋文为扬州总管，译发兵俱会寿阳以代陈。行有日矣，帝不悆，译遂与御正下大夫刘昉谋，引隋文入受顾托。既而译宣诏，文武百官，皆受隋文节度。时御正中大夫颜之仪与宦者谋，引大将军宇文仲辅政。仲已至御坐，译知之，遽率开府杨惠及刘昉、皇甫绩、柳裘俱入。仲与之仪见译等，愕然，逡巡欲出。隋文因执之。于是矫诏，复以译为内史上大夫。明日，隋文为丞相，拜译柱国、府长史，行内史上大夫事。及隋文为大冢宰，总百揆，以译兼领天官都府司会，总六府事。出入卧内，言无不从，赏赐玉帛，不可胜计，每出入以甲士从。拜其子元璹为仪同。时尉迟迥、王谦、司马消难等作乱，隋文逾加亲礼，进上柱国，恕以十死。

　　译性轻险，不亲职务，而赃货狼籍。隋文阴疏之，然以其有定册功，不忍废放，阴敕官属不得白事于译。译犹坐厅事，无所关预，惧，顿首求解职。隋文宽喻之，接以恩礼。及帝受禅，译以上柱国归第。赏赐丰厚，进子元璹成皋郡公，元珣永安男，追赠其父及亡兄二人并为刺史。

　　译自以被疏，阴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婢奏译厌蛊左道。帝谓译曰："我不负公，此何意也？"译无以对。译又与母别居，为宪司所劾，由是除名。下诏云："译嘉谋良策，寂尔无闻；鬻狱卖官，沸腾盈耳。若留之于世，在人为不道之臣；戮之于朝，入地为不孝之鬼。有累幽显，无以置之。宜赐以《孝经》，令其熟读，仍遣与母共居。"

　　未几，诏译参撰律令。复授开府、隆州刺史。请还疗疾，有诏徵之，见于醴泉宫，赐宴甚欢。因谓译曰："贬退已久，情相矜愍。"于是顾谓侍臣曰："郑译与朕同生共死，间关危难，兴言念此，何日忘之。"译因奉觞上寿。帝令内史李德林立作诏书，复爵沛国公，位上柱国。高颎戏谓译曰："笔干。"答曰："出为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钱，何以润笔！"上大笑。未几，诏译参议乐事。译以周代七声废缺，自大隋受命，礼乐宜新。更修七始之义，名曰《乐府声调》，凡八篇，奏之。帝嘉美焉。俄拜岐州刺史。岁余，复奉诏定乐于太常。帝劳译曰："律、令，则公定之；音乐，则公正之。礼、乐、律、令，公居其三，良足美也。"寻还岐州。开皇十一年卒，年五十二，谥曰达。子元璹嗣。炀帝初立，五等悉除，以译佐命元功，诏追改封译莘公，以元璹袭。

　　元璹历位右光禄大夫、右卫将军。大业末，为文城太守，以城归国。

　　琼弟俨。俨字季然，容貌壮丽。初为司徒胡国珍行参军，因为灵太后所幸，时人未知之。后太后废，萧宝夤西征，以俨为友。及太后反政，俨请使还朝，复见宠待。拜谏议大夫、中书舍人，领尚食典御，昼夜禁中，宠爱尤甚。俨每休沐，太后常遣阉童随侍，俨见其妻，唯得言家事而已。

　　与徐纥俱为舍人，俨以纥有智数，仗为谋主。纥以俨宠幸既盛，倾身承接。共相表里，势倾内外。城阳王徽亦与之合，当时政令，归于俨等。迁散骑常侍、车骑将军，舍人、常侍如故。明帝崩，事出仓卒，天下咸言俨计。尔朱荣举兵向洛阳，以俨、纥为辞。荣逼京师，俨走归乡里。俨从兄仲明欲据郡起众，寻为其部下所杀，与仲明俱传首洛阳。子文宽从武帝入关西。

　　敬叔弟子恭，燕郡太守。孝昌中，因俨势，除卫尉少卿，迁卫将军、左光禄大夫。卒后，赠尚书右仆射，谥曰贞。

　　叔夜子伯夏，位东莱太守。卒，赠青州刺史。伯夏弟谨，字仲恭，琅邪太守。

　　连山性严暴，挝挞僮仆，酷过人理。父子一时为奴所害，断首投马槽下，乘马北逃。其第二子思明，骁勇善骑射，被发率村义驰追之。及河，奴乘马投水。思明止将从，自射之，一发而中，落马堕流，禽至家，脔杀之。

　　思明，弟思和，并以武力自效。思明位直阁将军，坐弟思和同元禧逆，徙边。会赦，免。卒后，赠济州刺史。

　　子先护，少有武干。庄帝居藩也，先护得自结托。及尔朱荣称兵向洛，灵太后令先护与郑季明等守河梁。先护闻庄帝即位于河北，遂开门纳荣。以功封平昌县侯，广州刺史。元颢入洛，庄帝北巡，先护据州起义兵，不受命。庄帝还京，进爵郡公。历东雍、豫二州刺史，兼尚书右仆射。及尔朱荣死，徐州刺史尔朱仲远拥兵向洛。诏先护与都督贺拔胜、行台杨昱同讨之。闻京师不守，先护部众逃散，因奔梁。寻归，为仲远所害。孝武初，赠使持节、都督、四州刺史。子伟。

　　伟字子直，少倜傥有大志，每以功名自许，善骑射，胆力过人。尔朱氏灭后，自梁归魏。及武帝西迁，伟亦归乡里，不求仕进。大统三年，河内公独孤信既复洛阳，伟乃与宗人荣业，纠合州里举兵于陈留，信宿间，众有万人。遂拔梁州，禽东魏刺史鹿永及镇城守将令狐德，并获陈留郡守赵季和。乃率众西附。因是，梁、陈间相次降款。伟弛入关西，周文帝与语，叹美之，拜北徐州刺史，封武阳县伯。从战河桥及解玉壁围，伟常先锋陷阵。侯景归款，周文命伟率所部应接。及景叛，伟亦全军而还。除荥阳郡守，进爵襄城郡公，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魏恭帝二年，进位大将军、江陵防主、都督十五州诸军事。

　　伟性粗犷，不遵法度，睚眦之间，便行杀戮。朝廷以其有立义之效，每优容之。及在江陵，乃专戮副防主杞宾王，坐除名。保定元年，诏复官爵。天和六年，为华州刺史。伟前后莅职，皆以威猛为政，吏人莫敢犯禁，盗贼亦为之休止。虽非仁政，然颇以此见称。卒于州，赠本官，加少傅、都督、司州刺史，谥曰肃。

　　伟性吃，少时尝逐鹿于野。失之，遇牧竖，问焉。牧竖答之，其言亦吃。伟怒，谓其效己，遂射杀之。其忍暴如此。子大士嗣。

　　述祖族子雏，有识尚，操行清整，仕至胶州刺史。初，齐文宣为皇太子纳其女为良娣，雏时为尚书郎，赵郡李祖升兄弟微相敬惮。杨愔奏授雏赵郡太守，祖升兄弟具服至雏门，投刺拜谒。文宣闻之喜，笑曰："足得杀李家儿矣。"

　　论曰：王慧龙拔难自归，间关夷险，抚人督众，见惮严敌。世珍实有令子，克播家声。松年之送终恋旧，有古人风矣。劭爰自幼童，讫于白首；好学不倦，究极群书，晋绅洽闻之士，无不推其博物。雅好著述，久在史官，既撰《齐书》，兼修隋典。好诡怪之说，尚委曲之谈；文词鄙秽，体统烦杂，直愧南、董，才无迁、固，徒烦翰墨，不足观采。经营符瑞，杂以妖讹。为河朔清流而乾没荣利，得不以道而颓其家声。惜矣！

　　郑羲机识明悟，为时所许。懿兄弟风尚，俱有可观，故能并当荣遇，共济其美。述祖德业，足嗣家声。严祖、仲礼，大亏门素。幼儒令问促年。伯猷以贿败德。道邕抚宁离散，仁惠克举。译实受顾托，适足为败。及帝行明德，义非简在；盐梅之寄，固不攸归。言追昔款，内怀觖望，耻居吴、耿之末，羞与绛、灌为伍。事君尽礼，既阙于夙心；不爱其亲，遽彰于物议。格之名教，君子所深尤也。俨名编《恩倖》，取辱前载。伟翻然豹变，盖知机之士乎。

　　《北史》　唐·李延寿

第三十六回·心猿正处诸缘伏 劈破旁门见月明:

　　◎　崔致远（三）

　　◇　奏论抽发兵士状

　　〈当道先准诏旨，抽庐、寿、滁、和等州兵马共二万人，仍委监军使押领赴军前者。臣当时已各帖诸州，令排比点检。次又得进奏院状报，近奉诏旨，更於诸州催促兵士者。

　　右臣伏以兵惟饰怒，虽尚勇於战征；师克有和，固推诚於辑睦。苟非得众，何以成功？臣当管庐州与和州旧有雠嫌，至今疑忌，唯谋以怨报怨，未遂知和而和。孙端瓣授滁州，又与秦彦有隙。既是滁、和接境，动有他虞；若於光、蔡会军，必酬旧憾。事非便稳，理合奏论。臣自得招降，多方控驭，粗能禁戢，免有动摇。如令各出兵戈，必恐自相鱼肉。辄陈利害，冀慎始终。谨录奏闻，伏听敕旨。

　　◇　奏请叛卒鹿晏宏授兴元节度使状

　　右当道贺正子将许令琮等今月日回，得状称，三月五日，陈许军溃散，节级鹿晏宏领兵马二万馀人，打破金、洋等州，突入兴元府。坐节度使牛勖，四日夜领随从人并家累约二千馀人，奔投龙州西山谷者。伏以天未悔祸，地多受灾，既当易动难安，非可惩一劝百。鹿晏宏早驱散卒，广集叛夫，始聆焚劫东都，旋见奔冲西路。本道节度使周岌累令招谕，终不归降。岂兴破浪之风，但炽燎原之火。今者逆党则鲸吞盛府，元戎则鼠窜危途，爪距已成，根株难划。傥或未恕乱常之咎，别兴伐叛之师，即恐终成一秦，固应不利三蜀。且列藩贡献，诸道表章，得达刀州，皆由剑路。况乃凤城已复，銮辂将旋。纵令雕鹗在天，能摧狡窟；若更豺狼当道，必碍行宫。峡路虽通，水程多虑，不唯险阻，实且遐遥。兼至上江，皆为贼境，唯忧进献，莫膀通流。臣久窃宠光，深怀惊愤，远详事意，辄具奏陈。伏乞圣慈霁雷霆之威，回雨露之泽，速飞宽大之诏，特委抚绥之权。鹿晏宏免致麇惊，便当豹变，必当克已，永务安人。圣主含宏，既宥其穷斯滥矣；奸臣警悟，亦免於尤而效之。谨录奏闻，伏听敕旨。

　　◇　进金银器物状

　　〈金器、银器〉

　　右牙齿伏以烟尘向息，道路犹虞，每惭仗钺之荣，多旷献琛之礼。得申远贡，唯有轻赉。前件金器、银器等，质变披沙，形分铸砾，虽愧易盈之用，且资虚受之功。固敢竭航波梯之心，助麟趾马蹄之瑞。贡金三品，空陈任土之宜；望阙九重，未遂朝天之愿。感恩何极，恋圣徒勤。今差押衙王虔随状奉进。谨进。

　　◇　进漆器状

　　〈当道造成乾符六年供进漆器一万五千九百三十五事。〉

　　右件漆器，作非淫巧，用得质良，冀资尚俭之规，早就惟新之制，虽有惭於琼玉，或可代於琉瓶。伏缘道路我虞，星霜屡换，器贡难通於万里，纲行前滞於三年，既失及时，唯忧虚月。臣今差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中丞上柱国辛从实押领，随状奉进。谨进。

　　◇　进御衣段状

　　〈当道先兼盐铁使织造中和四年已前御衣罗折造布并绫锦等。除先进纳外，续织造九千六百七十八段，谨具如後物色。〉

　　右臣久权莞货，素乏筹谋，多亏山海之资，莫报云天之泽。前件御衣并绫锦绮等，薄惭蝉翼，轻愧鸿毛，然而舒张则冻雪交光，叠积则馀霞斗彩。既成功於凤杼，希入用於龙衣。俭德弥彰，致美宜光於敝冕；皇恩远烛，输诚必鉴於丝毫。其疋段物等，臣谨差某官某押领，随状奉进。谨进。

　　◇　进绫绢锦绮等状

　　〈进奉绫绢锦绮银等一十万疋段两。谨具色目如後物色。〉

　　右蔬伏以兵戈充炽，郡邑凋残，仰思御辇巡游，唯恨赋舆悬阙。况乃当道巡属之内，招降颇多，皆请占留，将充供赡。贵息寇戎之患，难丰进献之仪。前件绫绢锦绮等，虽制自鸳机，而价惭鲛室，谢八蚕之号，劣登三品之名。只将申行土之宜，岂足备补天之用。轻微既甚，陨越何安？其疋段物色，或差节度散兵马使王审球等押领，随状奉进。谨进。（以上《桂苑笔耕集》五）

　　◇　贺入蛮使回状

　　右得进奏院状报，入南蛮通和使刘光裕等回，云南通和，兼进献国信、金银器物、疋段、香药、信马等。汉使传诏，则星回象林；蒙王奉琛，则云集龙阙。能举羁縻之术，果怀倔强之心。若非圣上德叶弃瑕，化敷柔远，则何以感锯耳镂身之众，启隳肝沥胆之诚。彼越雉呈祥，未为盛观；旅獒入贡，徒见良箴。曷若正在艰时，能安犷俗。使云南酋长，再遵奉贽之仪；天下贤良，免献征蛮之策。斯皆相公魏绛陈利，王商振威，已今六诏归投，即使八清谧。某比者南寻铜柱，西镇剑关，曾施上将之谋，免辱大君之命。今则远聆盛事，倍切欢心，陈贺末由，无任欣云云。

　　◇　贺杀黄巢贼徒状

　　右得进奏院状报，定难军拓跋相公、保大军东方逵尚书奏，於宜君县南杀戮贼徒，并生擒贼将。又凤翔李相公奏，采知京中贼徒溃散，六月十三日，圣上御宣政殿排仗受贺者。

　　窃以逆贼黄巢，稔恶既多，就刑非久，敢驱乌合之众，屡拒鹰扬之师。拓跋相公、东方尚书或力微裔孙，或曼倩馀庆，皆申秘略，共殄凶徒，能愿天诛，遂陈月捷。军名定难，雅称关张之声；县号宜君，克符尧舜之德。是以圣上高临紫极，远耀皇威。睹百辟之欢呼，雷惊蜀国；想六师之勇战，电扫秦川。即当静灭氛霾，永见均施渥泽，此皆相公调鼎中之味，运堂上之兵，右援χ而得功，左执律而至戏，勋功相继，称庆何穷。某久阻淮夷，尚淹海徼，无聆捷语，但切欢声。然必愿剑拂狼星，旗迎圣日，终继张飞之拒後，不惭聂叔之致师。限守戎藩，末由陈贺，下情无任踊跃之至。谨奉状陈贺，谨录状上。

　　◇　贺收复京城状

　　右得河中节度使王司空牒报，四月十日，当道与雁门节度使李仆射及都监杨骠骑下诸道马军齐入京城，与贼军交战，约杀贼步军一万馀人。其马军贼便走出城，黄巢亦未知存亡。其逃遁贼徒寻差兵马追奔，并已收复京阙讫者。

　　伏以逆贼黄巢，藏奸匿暴，恶积祸盈，久於辇下偷生，固是槛中待死。杨骠骑受圣君之重寄，李仆射传飞将之雄名，既无虑於二心，果有成於一力。想其霜锋电击，月羽风驱，压雀卵之威高，燎鸿毛之势猛，遂使贼巢困不能斗，乱无所归。虽为漏网之鳞，已是伤弓之翼，则期加显戮，永扫群凶。加以熊据六宫，豕う九陌，今兹克复，免致焚烧。伫望翠华，便归丹阙，稍豁上天之怒，实除下土之灾。此皆相公静运庙谋，远扬戎略，既叶一匡之妙道，北极何忧；将流万古之美谈，东封可俟。某登坛有忝，仗钺无功，远听欢声，始除惭色。限拘守镇，陈贺末由，下情无任跃之至。谨录状上。

　　◇　贺月蚀德音状

　　右伏见六月二十六日德音，以太阴薄蚀，曲赦三川管内囚徒，及委诸镇收拾埋瘗京畿四面暴露骸骨者。伏以金精隐耀，玉垂仁，答天诫以震惊，省风谣而钦恤，圜扉宥罪，扫慧销冤。近鄙北齐，号御囚而肆虐；远遵西伯，葬枯骨以施恩。蜀山之草木先春，秦甸之烟尘永息。此皆相公功成燮理，道洽变通，助日月之光辉，振云雷之号令，八方翘首，万汇欢心。某迹系戎旃，心驰台室，阻随班列，莫遂欢呼，下情无任跃之至。谨奉状陈贺，谨录状上。

　　◇　贺内宴仍给百官料钱状

　　右得进奏院状报，七月一日，於内殿宴百官，仍令度支各给三个月料钱。并奉敕旨，回驾之日，应沿路州县，切不得辄进歌乐及屠杀者。伏以圣上继周匡业，避狄兴忧，自幸成都，弥资俭德，守玄元之三宝，达舜帝之四聪。彻彼珍肴，挂其素服，言唯罪已，事不劳人。今日已复上京，将回大驾。致伯梁之高宴，尽醉千锺；鄙炼布之乏财，均颁九府。然後继飞纶翰，仍命绣谣旧郡邑之严科，节道途之浮费，既施令於好生恶杀，亦停欢於八列九成。王化斯行，物情皆泰。此皆相公手携多士，躬贺圣君，鸳行赋在镐之间，凤藻咏济汾之乐。一时盛事，万代美谈。某限守藩条，阻攀仙仗，心驰蜀栈，目断尧樽，下情无任跃之至。谨奉状陈贺，谨录状上。

　　◇　请降诏旨指喻两浙状

　　右先准浙西周相公牒，杭州与浙东兵士斗敌，某遂具事由申奏，请降诏书，速令戢敛。伏奉二月二十日诏旨，已诏两浙务在叶和者。某当时备录王言，各移公牒讫，兼先差人赍书牒与刘汉宏尚书，诘彼起戎之本，谕其继好之规。今得回书，其言不让，唯称周相公与董昌，苟恃宠荣，妄行威福，虐侵近境，阻载通津。况有不同国之雠嫌，又失无蕴年之誓约，必想见豺而战，犹能首鼠幸生。已决加兵，终期释憾。然则此无和气，彼有斗心，尝胆者结怨既深，抉眼者遗言可验。必恐以吴与越，终当有越无吴，实所胃夫差之麋鹿兴讥，节蠡之鼋鼍得便。唯忧黎庶，枉见杀伤，辄再具状奏陈，请更飞诏止遏。某徒圆凿方枘，避柱触楹，累陈高凤之词，莫解子都之怒。且雠因手足，疾在腹心，久练师徒，决期战伐，则也卫丝转乱，郑蔓难除，三人是仇，百姓何罪？伏惟相公赞成睿略，施展庙谋，俾陈两武之事端，唯仰一言之恩庇。谨录状上。

　　◇　谢加侍中兼实封状

　　右得进奏院状报，伏奉十一月十一日恩制，加授侍中，仍加食实封一百户者。伏以某材轮美箭，业绍良弓，早勤式遏之规，敢怠聿修之训。遂得一分戎阃，七换师坛，提汉法之重权，陟秦官之极品。恩荣独盛，绩效何申？况自虿尾之徒，猬毛而起，神州倾陷，御辇巡游，不能踊跃用兵，有类迁延之役。虽进退惟命，不敢争功，而行藏相时，岂无怀愧？而又积山煮海，瓜剖豆分，莫成赡国之权，徒窃经邦之位。唯甘废弃，永见沈沦，敢期渥泽之无私，俯念涓埃之有效，许登玉署，高戴金，仍忝真封，式加懋赏。且如讲能夺席，谏切引裾，方升鸾渚之荣，俾称凤池之望，岂伊孱劣，所可贪叨。此皆相公仰赞万机，俯安九牧，无使怨乎不以，能令可者与之。唯当三命益恭，一辞无退，入则抚安疆圉，出则誓扫氛，伫成灭寇之功，冀赎旷官之责。戎镇有限，不获陈谢，下情无任感恩兢惧之至。谨奉状陈谢，谨录状上。

　　◇　谢落诸道盐铁使加侍中兼实封状

　　右某伏奉去年十二月下一日恩制，加授侍中，馀并如故，仍加食实封一百户，落诸道盐铁使者。伏以君亲委任，固能舍短从长；臣子忘勤，唯愿从微至著。某一司扌课，六换暄凉，正逢多事之秋，莫展牢笼之用。况自频更统帅，别致租庸，既当狐让千皮，实见羊分九牧。赡军富国，固绝筹谋；熬海熔山，几隳条贯。今者圣上恕春不逮，察以无私，将汉法之重权，委儒流之妙术。岂料更留宸虑，犹念戎勋，许登负玺之班资，不替拥旄之宠寄，尚假极品，重增实封。当主忧臣辱之时，若斯荣盛；审福过灾生之理，何以遑安？此皆相公曲庇庸虚，全忘僭忝，俾息躬於负重，当锐志於专征。甯无淬砺之功，仰答陶钧之赐，此外以荣为惧，至末如初。下情无任感戴兢惕之至。谨奉状陈谢云云。

　　◇　谢弟再除绵州状

　　右件官是某堂弟。今得进奏院状报，奉某月某日恩制，除金吾将军。被本州官吏众状举留，续准敕旨，依前充绵州刺史。某尝读《後汉书》，见寇恂为颍川守，後拜金吾，从上经过颖川，郡人遮道，愿借寇君，乃留一年，以慰百姓。此实国家殊宠，郡邑美谭，万代之来，一人而已。谁知盛事，得属鄙宗。安贫恤孤，颖川之政化虽乏；出官入仕，子翼之官资略同。感深而喜作悲端，效浅而荣为惧本。伏以高粗闲吏术，忝荷君恩，分忧而地压剑关，理俗而尘销铃阁。今者才升缇骑，却拥朱轮，胃施抚葺之能，特徇众多之请。此皆相公爱忘其短，仁及於微，仰赞帝俞，俯从群愿。某唯知提训，俾慎揣摩，同驱轼下之熊，但期静理；虽睹堂前之燕，免恨分飞。限守戎藩，末由陈谢云云。

　　◇　请转官从事状

　　〈某官薛砺。〉

　　右件官闵损登科，良由德行；陈琳从职，实假词华。林幽而转识芝兰，木落而方知松桂，深敦操尚，夙著干能，远叨分阃之荣，唯籍运筹之妙。伏请转官，仍改章服，转充观察判官。

　　〈某官郑ㄈ。〉

　　右件官早登上第，久佐大藩，能修捡慎之规，每助抚绥之政，宾筵所重，健笔为先。伏请转官，仍赐章服，转充节度掌书记。

　　〈某官顾云。〉

　　前件官东筠孕美，南桂抽芳，曳谢眺之长裾，从卫青之军幕。五皮之为重，岂谓虚谭；百鸷鸟之不如，方知实事。良资妙画，其屐壮图。伏请转官，仍赐章服，充观察支使。

　　以前件状如前。伏以某远率舟师，誓除国贼，征帆则云挂行色，战鼓则雷含杀声，留务既繁，良筹是托。或倚幕中之婉婉，或求马上之翩翩，辄具荐论，仰希甄奖，不拘月限，别觊天恩。伏惟相公庇护戎藩，激扬宾席，稍超常例，特受清资，略假润於丹青，许分荣於朱紫。所冀元戎十乘，速成讨罚之功；越府三才，各得施张之处。已具状申奏讫云云。（以上《桂苑笔耕集》六）

　　◇　滑州都统王令公（以下别纸）

　　伏见制书，伏承荣加内史之任，暂执元戎之权。往镇雄藩，誓歼穷寇，伫复宫阙，则归庙堂，九重之倚赖如山，八表之欢呼动地。而况令公志勤捧日，力赡补天，三秉台衡，两分戎律，入则建萧何之功来，出则振黄霸之恩威。此皆群议称扬，不假拙辞攒咏。今者圣上以叛徒乘便，尚敢亻舟张，诸道徵师，互相逗挠，蠢彼之奸凶未弭，赫斯之愤怒良深，遂辍股肱，远资心膂。敖宰楚，设前茅後劲之规；管仲相齐，致九合一匡之誉。是以荣转西台左相，请为东道主人，儒武全材，古今罕遇。伏想近承睿略，严令诸侯。诚知白马封疆，幸而获赖；必料苍鹅群党，困不能飞。即当立划枭巢，去迎銮驾，海晏而永兴龙德，池清而再睹凤仪。凡在含灵，皆增孙望。某静思奋击，动见悔尤，四邻多是异心，十道竟谁同力？今所以自贺者，得逢知已，亲总贞师，巧唇无所构之端，壮胆有可倾之处。唯冀遥禀大将军之命，用励骁雄；仰凭真宰相之威，永除妖孽。末由陈贺，下情不任欣慰瞻攀虔祝云云。

　　◇　第二

　　伏睹制书，伏承荣膺宠命，正镇雄藩，伏惟感慰。窃以动惟佐圣，静乃优贤。百谷垂成，则暂停霖两；八向泰，则贵息兵戈。讵劳有道之人，久练不祥之器，群情既郁，帝命斯行。令公独竭忠诚，克扶厄运。当六师扈从，司南之制度无亏；及十乘启行，逐北之威棱有裕。但属王事靡盐，人心不同。祖豫州志在誓江，伫占壮节；萧相国力谋佐汉，或致游词。今以小寇必歼，大臣于役，虑失华夷之望，倍兴宵旰之忧。遂乃凤纸传恩，远离西蜀；蜂旗卷影，却到南燕。指纵既禀於成谋，抟噬伫看於众旅，坐驱十道，卧理百城，显为出入之宠荣，保就始终之勋业。某夙衔深奖，继奉好音，览古人贺满之言，睹君子持盈之节，慰攀恋，不任下情。伏惟云云。

　　◇　第三

　　伏承旌幢已到镇上讫，伏惟感慰。令公手倾霖雨，身耀福星。三入庙堂，已超仲父；一匡寰宇，更属何人？昨者十第启行，九重轸虑，以为萤不劳海灌，卵何假山摧，遂请元臣，却临重镇。今则徐回龙节，静抚雄师，下车而恩泽均沾，举扇而仁风广振，南燕受赐，北极纾忧。某早荷奖知，倍增欣慰云云。

　　◇　郑畋相公

　　伏见二月六日制书，伏承相公正居宏父，光弼圣君，兼总兰台，再调梅鼎。凡云远者近者，莫不舞之蹈之。伏以相公硕德茂勋，雄才奥学，播在四方之口，沃於万乘之心，固绝赞扬，但增瞻仰。况自关中聚寇，岐下屯兵，率先诸侯，累展奇略。是以才趋凤辇，便陟鸾台。远涉山川，行就九天之宠；克平水土，坐升百日之荣。竹宫既托於清规，芸馆更归於雅望。则乃孙叔敖之慎守，愈贵愈恭；胡伯始之累迁，有伦有要。永凭上德，伫贺中兴，使仲父执鞭，ガ侯捧辔，驱蠢动入华胥之域，格蛮夷归虞舜之风。某早沐深知，远聆殊拜，末由陈贺，耸倍深云云。

　　◇　第二

　　伏承太保相公累陈章表，恳让钧衡，暂辍任於股肱，果优贤於羽翼。缁衣缵美，青绶加荣，守难进易退之规，叶居安虑危之道，莫不宸钦瞩，绅咏歌。而况相公比者统冠甸侯，深攻国贼，唱义声而飞羽檄，管爵赏而练甲兵，方驱破浪之风，伫灭燎原之火。而乃腹心有疾，牙爪无功，何君子之见欺，实小人之难养。然而灾为福始，小往大来，再秉洪钧，远安仙跸，调鼎中之实味，运堂上之奇谋，决胜汉筹，弭灾魏阙，皆凭萧丞相指踪之力，岂假鲍尚书统集之兵，咸推第一之功，能赞登三之业。今则奉身有裕，正足无亏，将寻疏傅之高踪，乃访留侯之故事。用黄石公之妙略，蔚为帝师；从赤松子之胜游，别作仙侣。虽云独乐，其柰众情。氛噎馀妖，方愿静销於天下；陶熔重望，岂宜久滞於山中。必计才返鸾旌，请归凤阙，永使蜩螳罢噪，仍令鹿马分形。深荷眷私，况联亲懿，依攀祷望，可鉴远诚。拜贺末由，悚恋增切云云。

　　◇　史馆萧遘相公

　　昨暑制书，恭承高辞大计，正陟中台，兼升史馆之荣，实副儒门之望。窃以册书所重，笔削为难，别成一代之楷模，掩百王之规矩，是得宸衷妙选，朝列具瞻。而况相公真君子儒，老成人德，允厘百揆，显赞万机。今者邦计既丰，国经斯整。东西台之极位，扬历无遗；左右史之直言，裁成有类。莫不勋华表德，游夏缄词，能施补衮之功，备载垂衣之化。必使褒真贬伪，彰发传之体有三；激浊扬清，励事君之心无二。古今盛美，遐迩钦依。某远守藩维，忝资陶冶，每慎六条之理，敢希一字之褒。跃所多，启陈无及，伏惟俯赐念察。

　　◇　度支裴彻相公

　　伏睹除书，伏承相公再履台席，荣均舆，凡在生灵，莫非欠跃。某今之所贺者，真以天上之福，与大国之幸，不欲更牵俗礼，强饰繁词。然而欢心有馀，祝史无愧，敢陈赞咏，冀害恳诚。伏以相公德袭清通，道资恭俭，历游华贯，高陟台衡，当圣群巡幸之初，见贤相燮谐之业。而乃原陷难，凤阁辞荣，暂屈迹於外藩，寻秉权於大计。今者在将悔祸，日待升平，果请英才，却归旧位，蹑周司马统兵之秩，骋晋尚书较运之谋。四方所传，一意相贺。某每惭薄伎，偏荷殊私，再逢调鼎之期，实切弹冠之望。末由陈贺，但增攀恋，耸之至云云。

　　◇　租庸王徽相公

　　伏睹制书，伏承荣膺宠命，伏惟感慰。伏以万乘巡游，最难留事，百官毗倚，允属持纲。况当返驾之时，尤重清宫之礼，膺兹宠寄，实在贤能。司空相公静抱长材，动施馀刃。报主安人之业，早冠鼎司；束奸芟弊之名，已谐舆论。今者鸠鸠命氏，鹰隼扬威，内清辇毂之尘，外肃关畿之地。圣君新命，永托中庸；司隶旧章，伫观大礼。某忝承眷奖，欣实深云云。

　　◇　前太原郑从谠尚书

　　得河中王相国书报，伏承相公荣膺宠命，将赴京国，伏惟感慰。伏以宸游既远，居守是难，须倚元臣，方安圣虑。是故昔汉帝曰：「吾与仆射何异？」则知重寄，别表显恩。而况相公岳立儒宗，川流相业，顷辞凤阁，远耀龙旌。郭示信之乡，广沽恩化；周举移书之地，遍活疲赢。肃军令於貔貅，振兵威於犭严狁。求安边境，胡雏不敢南侵；遽值妖氛，周驭久劳西狩。今以玉京虽复，銮辂未回，辍戎略於藩垣，托繁机於宫阙。必计中和乐职，已继雅音；司隶旧章，即兴盛礼。然後重调梅鼎，永对阶，赞成天下之春，固是彀中之事。凡云品汇，莫不欣欢。某早忝恩知，倍增慰，末由陈贺，但切依攀云云。

　　◇　礼部夏侯潭侍郎

　　伏承荣膺宠命，伏惟感慰。侍郎泰初朗鉴，日月虽逾，孝若美资，风尘莫染。儒室别开其户牖，相门必继其弓裘。是以始於宪府宣威，便见仪曹主贡，履历而皆遵仙路，操持而永振贞风。柏列朝霜，昨日揖登台御史；桂开夜月，今朝选入室生徒。采珠而蓬岛待空，搜玉而蓝峰寡色，副天下正人之望，息场中艺士之屈声。某早沐眷私，不任欣云云。

　　◇　吏部裴瓒尚书

　　伏承荣膺宠命，伏惟感慰。窃以勋华圣代，唯务举能；郭泰贤流，共推取实。用舍既归於重柄，古今皆托於长材，人望所谐，主恩斯在。尚书情疏宦路，性悦道风，月高而霜鹤数声，云卷而莲峰万仞，早知厄运，久避嚣氛。洋川之瑞草仙花，几牵蝶梦；阆苑之朝岚暮霭，深润豹姿。然而陶钧难住於山中，涂炭待平於天下，遂辞肥遁，来谒宸游，果登铨管之司，允洽簪缨之望。昔年掌贡，搜海岳以皆空；今日抡材，酌淄渑而不混。清通所莅，淆乱必除，历居六郡之峻资，终补三台之缺位，远祈迩祷，匪夕伊朝。某早仰仙标，遥钦懿范，慰瞻望，不任下情云云。

　　◇　第二

　　伏以《礼》称选士，实资秀孝之科；《书》贵知人，允属铨衡之职。君命既将历试，物情固得佥谐。而况侍郎云鹤性情，天骥行止。琐窗近日，高批帝语於笔端；绛帐生风，妙选群才於门下。洎湖湘察俗，洛尹都，便宜入秉化权，坐匡圣略。直以手能持满，心切避荣，唯求勇退之谋，久阻急徵之诏，万乘梦思於隐雾，四方渴望於为霖。今者移黜陟之司，托清通之鉴，何假山涛之密启，能遵李重之良箴。永期泾渭分流，必使轮辕适用。某每思玉昆金季，皆辱眷知；松茂竹苞，深敦交契。祷祝瞻恋，并同众诚。伏惟云云。

　　◇　宣歙裴虔馀尚书

　　伏承荣奉徵诏，将赴阙庭，伏惟感庆兼极。今者妖氛向息，圣运重兴。诸葛亮之用兵，已非急务；叔孙通之制礼，方籍贤才。以尚书望积皋夔，政成宛句。三年察俗，以仁义为先；四境怀恩，俾寇戎之戢。是得傅岩结梦，宣室飞书。黎庶倾心，莫遂攀辕之恳；君王耸耳，待听曳履之声。况乃亲侍安舆，荣趋帝辇，伫聆调鼎，永使建橐。岂独关中安，实为天下幸甚。某久邻仁境，深饱德风，慰瞻攀，不任诚恳云云。

　　◇　第二

　　特垂手笔荣亟，兼示陈情表藁，捧寻无攵，欣贺有馀。且近者时风仅讹，孝道多缺，事亲则薄，奉己为先，只将左竞荣身，不以违离介意。今睹尚书远辞徵诏，恳致奏章。叙向来为国分忧，不矜茂绩；请从此於家就养，实禀格言。况尚书若赴行朝，必登相位，而乃不亲梅鼎，愿奉板舆，是逃台衮之荣，唯恋斑衣之乐。永使李密之表，万古齐名；仍令束暂之诗，千秋长价。有以见聿修令问，横励时流，岂唯上德之美谭，实乃中兴之盛事。拜贺末由，但切攀依之至云云。

　　◇　盐铁李都

　　伏承荣膺宠命，兼掌漕运，伏惟感慰。伏以铸山熬海，既标富国之权；紫帐皂，固是安邦之彦。况从多事，谅托全才。相公中庸日彰，大任天降，舟楫暂妨於援溺，栋梁必俟於扶危。今者三年礼成，万乘恩至，假途端揆，正位司元，凭孔仅之智谋，继齐桓之霸业，必也广施奇计，遍致丰资，答上帝之殊恩，振中兴之盛事。凡云品汇，孰不欣欢。某每惭糠秕居前，久阻盐梅入用。主张多失，固难称老成人；交代叨荣，无以告新令尹。慰竞惕，不任下情，拜贺末由，攀恋空切云云。

　　◇　第二

　　每辱荣缄，即垂虚誉。周凯齐名於乐广，固是怀惭；韩非接传於老聃，实为过望。荷戴增切，兢惶益深。伏以相公宋剑倚天，鲁戈驻日，再居重任，大洽群情。必计海若倾心，广润煎熬之利；山灵效力，助成熔铸之功。便令流马飞牛，终得逾千越万，国用则立期饶羡，庙谟则坐致升平。勤王之诚，在我而已。伏惟遵护，用慰祷祠，其他下诚，已具前状云云。

第三十七回·鬼王夜谒唐三藏 悟空神化引婴儿:

话说知县听得报道“午时三刻”，吩咐斩讫报来。只见酒楼上窗门开处，一声大叫，跳下一个彪形大汉，手提朴刀，将刽子手砍死。手起刀落，也不知杀死多少护场官兵，官兵见他如此英勇，早已四散。 常万青也不忙救小姐，将身一纵，直奔知县。那知县一见有人来劫法场，唬得痴呆一边，半晌方才说出一个“拿”字来。常万青早到面前，大喝道：“狗官休走！”一刀砍死知县。 那些众役见伤了本官，一齐拥来捉常公爷。常公爷道：“我的儿，来得越多越好。”手起刀落，如同砍瓜切菜一般，只听得“哼哎”喊叫之声，死者不计其数。这些官兵、衙役不到半刻工夫部做了无头之鬼、刀下亡魂。那些看的人力强胆大者早已跑脱了，那些无胆气者脚都唬软了，欲跑不能。常公爷杀得性起，那里还管官兵、衙役、百姓，遇着就杀，遇着就砍，也不知伤了多少。 常公爷见人都散去，方走到小姐跟前，将刀尖挑断绳索，驼在背上，大叫一声：“让俺者生，阻俺者死。”手中朴刀一摆，迈开大步，如飞而去。那些百姓人家早已关门闭户，让他过去。 跑了一会，到了涌金门。那守门的军士不知劫法场之信，正来闭门。常公爷早已到了，认草不直，举起刀来，一刀将门军杀死，开了城门，也认不得路，竟往大路飞奔而去。正是：

　　鳌鱼脱了金钩钓，摆尾摇头再不来。 再表护场官兵剩了几个，见大汉去了，忙忙飞报各衙门去了。 怎么一个法场，常万青一人，如何劫得这等容易？一则钱塘县初署任，不甚熟谙；二者所斩的犯人乃官宦之女，谁敢前来劫得？因此没有多备围护。 不一时，各衙门知道，点了多少官兵、游击、守备、千百、把总，顶盔贯甲，擂鼓摇旗，追赶下去，这且不言。 再言都堂东方白闻报大惊，说道：“此必是钱林窝藏大盗，防备妹子典刑，故来劫去。前番拿他不着，到也罢了，今番务要拿获。”即刻传出令来，本院亲点百十个从人，到钱家门首，一声呐喊，团团围住，齐齐拥进。 蛋说钱老太太自从钱［林］走后，病体十分沉重，合眼睡去。猛听一声呐喊，唬出一身冷汗，问道：“那里喧哗？”有个仆妇跪来叫道：“太太，不好了，今有都堂带领人马将我家团团围住，说是今日出斩小姐，有个大汉劫了法场，特来搜捉相公。”太太闻听此言，不觉大怒，恨了一声，双目紧闭，呜呼哀哉。仆妇们看见太太死了，一齐大哭起来。正是：

　　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

　　喉中断了三寸气，化作南柯梦里人。 那些众人搜到内堂，看见众仆妇大哭，众人一齐喝道：“奉都堂大老爷的钩旨，令我等搜捉犯人，还不走开。”众仆妇们哭道：“我家无人，方才你们唬死我家太太，要捉甚人。”众人不由分说，房里房外搜遍，不见一个男人，只得回复都堂，禀道：“不独钱林不在，连家人亦且全无。”都堂道：“主母在内么？”众人禀道：“适才死去，只有几个妇女啼哭。”都堂无奈，吩咐回衙。来到署中，行文各处，捉拿大汉，委杭州府查检杀伤之人详报。 杭州府奉委查被杀之人，有钱塘知县一员、官兵三十九名、书役十七名、百姓九名，共计六十七名，被伤者不计其数。各处行文捕捉不提。 且说那些追赶的捕役、兵丁追了一回一夜，并无影响。游击、守备回城详禀各宪不表。 再言钱太太死了，那几个仆妇们忙在一堆，且喜寿木现成，将太太抬起，横七竖八入了殓。可怜一位诰命夫人，有子有女，也不在面前披麻带孝，钱石心肠人闻之，也要下泪。众仆妇人殓之后，在哭守灵柩不表。 话分两头，再说常公爷驼了假小姐往前乱跑，正是：

　　信步行将去，任天吩咐来。 渐渐天色晚了，一个林子在面前，且将小姐放下，回看前后，并无人行，方才叫道：“小姐受惊了。”假小姐此时犹如梦中一般，耳边听得呼“小姐”二字，将眼一开，见一个大汉站在面前，便问道：“闫罗天子，今在那里？”常公爷叫声：“小姐，此刻你还不知么？你今绑在法场行刑，是俺救你到此。”假小姐方才醒觉，说道：“妾身与恩公并非亲眷，因何救我至此？”常公爷道：“俺与冯相公乃八拜之交，闻你杀了花文芳，与丈夫、婆婆报仇，有这等声气，俺因此不避刀爷，救你到此。”假小姐问道：“请问恩公高姓大名，将我带往何处？”常公爷道：“俺家住着，慢慢访问冯家兄弟，那时你们才知道大丈夫之为人也。”假小姐闻言，双膝跪下，道：“如何拜谢恩公，犹如我重生父母、再养爹娘。”常大爷道：“弟妇请起，就此快走，迟则官兵赶前来。”假小姐道：“恩人，妾鞋弓袜小，怎能行走？”常大爷道：“这个容易。”腰间解下鸾带，将小姐仍驼在身上，拴紧，道：“小姐，你把个手伏在咱身上，巴紧了，好走。”小姐道：“只是连累恩公，叫奴怎生过意得去，只好容奴慢慢报答。”况且黑夜之中，并无月色。常大爷认草不直，那顾高低，飞跑而去。 走了一夜，见夭色明亮，肚中饥饿，远远望见有个镇市，人烟凑杂，脚下又紧一步，顷刻到了。看见一点心铺，门首摆着许多杂色点心，热气腾腾，铺门首挂着两面幌子，又有几把瓦壶。就走进店来，见里面摆有二十多张桌子，拣了告墙一张坐下，叫道：“拿茶来。”合店中吃茶的听他一声叫，唬了一跳，抬头看见一个大汉，身上驼着一个女子，不知他是个什么人，大家乱猜。店小二走来，问道：“客官，还是吃茶还是吃点心？”常大爷道：“拿茶带点心。”又问道：“你们这里叫什么地方？”小二道：“叫做乌金镇，过去就是石门县。”遂拿了四盘点心，放下一壶茶、两个茶杯、两双筷子。常大爷道：“点心少了，多取几盘来，一总兑帐。”小二想道：“八十个点心还叫少了。”又去拿八笼来入下，道：“客官，要少再添。”常大爷道：“俺吃了看。”斟了两盅，拿了一盅递与小姐。小姐双手接了茶，随拿了一笼点心，道：“小姐，你吃剩下的带在怀中，以便充饥。”小姐应道：“是。” 常大爷放开英雄口，一手抓着十四五个朝口中放了，又去抓那盘，即时吃了二百个。十二笼共是二百四十个，小姐吃了二十，又剩了二十在笼内。 再言那石门县的捕快在各乡各镇上日夜缉拿，忽有里长跑来，报道：“镇上点心店内有个大汉驼着女子，在那里吃点心。”众捕役听说有大汉，连忙赶去观看，果然见一大汉驼着一个女子。众捕役一齐拿着槐杖、铁尺，就要进店。擒拿内中有个老捕快，道：“你们要怎样得他？”众役道：“我们一齐拥进，要他措手不及。”老捕快道：“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一个人劫法场，不知杀了多少官兵。你我不过二十多人，若进去，在送性命了。我有一条计策，此人只可智取，不可力敌。”众人道：“请教妙计。”不知老捕快说出何计，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婴儿问母知邪正 金木参玄见假真:

　　武王问太公曰：“引兵深入诸侯之地，与敌相当，而天大寒甚暑，日夜霖雨，旬不止，沟垒悉坏，隘塞不守，斥堠懈怠，士卒不戒，敌人夜来。三军无备，上下惑乱，为之奈何？”

　　太公曰：“凡三军，以戒为固，以怠为败。令我垒上，谁何不绝，人执旌旗，外内相望，以号相命，勿令乏音，而皆外向。三千人为一屯，诫而约之，各慎其处。敌人若来，亲我军之戒，至而必还，力尽气怠，发我锐士，随而击之。”

　　武王曰：“敌人知我随之，而伏起锐士，佯北不止，遇伏而还，或击我前，或击我后，或薄我垒，吾三军大恐，扰乱失次，离共处所，为之奈何？”

　　太公曰：“分为三队，随而追之，勿越其伏，三队俱至，或击其后，或陷其两旁，明号审令，疾击而前，敌人必败。”

第三十九回·一粒金丹天上得 三年故主世间生:

　　话说林之洋同唐、多二人嘲笑，招架不住，渐觉词钝。因众国王在殿上闲谈，就势说道：“九公且莫斗趣。你看那边智佳国王同轩辕国王说话，他把轩辕国王称作‘太老太公’，这是甚么称呼？”多九公道：“智佳之人向来寿相最短，大约不过四五十岁就算一世。今轩辕国王业已千岁；若论世谊，同他二十代祖宗就算相交。所以智佳国王无可相称，只好称作‘太老太公’。

　　好在今日众国王所说之话，都学轩辕口音，十分易懂，省得唐兄问来问去，老夫又作通使了。”

　　只听那边长臂国王向长股国王道：“小弟同王兄凑起来，却是好好一个渔翁。”长股国王道：“王兄此话怎讲？”长臂国王道：“王兄腿长两丈，小弟臂长两丈。若到海中取鱼，王兄将我驼在肩上：你的腿长，可以不怕水漫，我的臂长，可以深处取鱼；岂非绝好渔翁么？”长股国王道：“把你驼在肩上，虽可取鱼；但你一时撒起尿来，小弟却朝何处躲呢？”翼民国王道：

　　“聂耳王兄耳最长大，王兄尽可躲在其内。”结胸国王道：“聂耳王兄耳虽长大，但他近来耳软，喜听谗言，每每误事。”穿胸国王道：“据小弟愚见：

　　莫若躲在两面王兄浩然巾内，倒还稳妥。”毛民国王道：“浩然巾内久已藏著一张坏脸。他的两面业已难防，岂可再添一面。若果如此，找们只好望影而逃了。”两面国王道：“那边现在有位三首王兄，他就是三面，为何王兄又不望影而逃呢？”大人国王道：“莫讲三首王兄只得三面，就是再添几面，又有何妨。他的喜怒爱恶，全摆脸上，令人一望而知，并且形象总是一样，从无参差；不比两面主兄对著人是一张脸，背著人又是一张脸，变幻无常，捉摸不定，不知藏著是何吉凶，令人不由不怕，只得望影而逃了。”淑士国王道：“小弟偶然想起天朝有部书，是夏朝人作的，晋朝人注的，可惜把书名忘了。上面注解曾言‘长股人常驼长臂人入海取鱼’，谁知长臂王兄今日巧巧也说此话，倒象故意弄这故典，以致诸位王兄从中生出许多妙论。”

　　元股国王道：“此书小弟从未看过，不知载著甚么？”黑齿国王道：“小弟当日曾见此书，上面奇奇怪怪，无所不有，大约诸位王兄同小弟家谱都在上面。”白民国王道：“若果如此，小弟现在正修家谱，将来倒要购求一部考考宗派。”歧舌国王道：“若提家谱，小弟每要修理，竟无从下笔，当初不知何人硬将我国派作歧舌，又有人唤作反舌，那‘歧舌’二字，业已可厌，至于‘反舌’，尤其荒唐。况天朝向来有鸟名叫反舌，此人比鸟，岂非不轮么？”无囗-国王道：“小弟闻那反舌一交五月，他即无声；

　　此时已交十月，王兄还照常开谈，其非反舌，可想而知。那是前人把你委屈了。”巫咸国王道：“小弟闻得海外麟凤山有个反舌，他是不按时令只管乱叫，或者王兄是他支派，也未可知。”小人国王道：“王兄日后如修家谱，这条倒可采取的。”歧舌国王道：“小弟因这反舌二字不过说他比得不轮，怎么王兄竟将小弟同禽鸟论起支派？这更胡闹了！”君子国王道：“天朝书上虽有反古鸟，但世间俗称却是百舌。即如当日蜀王望帝名子规，今杜鹃亦名子规。命名相同的甚多，亦有何得。”歧舌国王道：“话虽如此，但这名字究竟不雅。小弟意欲奉求诸位替我改换一字。”长人国王道：“敝处国号向以‘长人’为名。据小弟愚见：王兄国号莫若也以‘长’字为名，就叫‘长舌’。我们联起宗来，岂不是好？”歧舌国王道：“小弟即使换个‘长’字，何能与兄就算同宗？王兄此话，未免过于矫强。难道如今世上联宗都是这样么？”智佳国王道：“近来世上联宗有两等：有应联而不联的；有不应联而联的。即如，两人论起支派，当初本是一家，此时叙起，原当联宗，无如现在一贫一富，或一贵一贱，那富贵人恐其玷辱，躲之尚恐不及，岂肯与之联宗？只好把那‘根本’二字暂置度外。又有一等，论起支派，本非一家，无须联宗：因一时同在富贵场中，彼此门第相等，要图亲热，所以联起宗来：

　　谁知他不认本家，只顾外面混去联宗，把根本弄的糊里糊涂，久而久之，连他自己也辨不出是谁家子孙了。”长人国王道：“这是世俗常情，近来每多如此。弟虽不才，现在忝为一国之主，想来也无玷辱王兄之处。将来我们如果联宗，我算你家支派也可，你算我家子孙也可，这有何妨！”歧占国王摇头道：“王兄这句话，把我算了你家子孙，未免言重了！别的事情可以矫强算得，怎么把我算起人家子孙？况贵邦人莫不身长，故有‘长’字之名；敝处人舌又不长，为何唤作‘长舌’？”毗骞国王道：“王兄素精音律，他日小弟敬诣贵邦，王兄如将韵学赐教，小弟定赠美号，以为‘投桃之报’。王兄意下如何？”歧舌国王道：“此事虽可，但恐传了韵学，庶民闻知，只怕贱内还有离异之患哩。”

　　伯虑国王道：“诸位王兄都讲修理家谱，歧舌王兄又要更正国名，都是极美之事。小弟虽有此志，但终年抱病，兼之俗务纷纭，精神疲惫，近来竟如废人一般。小弟因想人生在世，无论贤愚，莫不秉著气血而生，为何敝处人向多短寿？即如小弟现在年未三旬，业已老迈。女儿王兄比我年长，却如此少壮，想来必有服食养生妙术，何不指教一二？”女儿国王道：“王兄本有养命金丹，今不反本求源，倒去求那服食养生之术，即使有益，何能抵得万分之一，岂非舍实求虚么？”厌火国王道：“王兄如将诸务略为看破，忧虑稍为减些，把心放宽，不必只管熬夜，该睡则睡，该起则起，也就是养生之术了。”劳民国王摇著身子道：“倒是敝处人每日跑来跑去，劳劳碌碌，不知忧愁为何物。到了夜间，把头才放枕上，却已沉沉睡去。无论何时，总是这样。谁知过来过去，无灾无病，倒会敷衍百岁光景。”轩辕国王道：“据这言谈，可见劳心劳力，竟是大相悬殊。”犬封国王道：“伯虑王兄尊躯既弱，问不弄些饮食调养？即如小弟一生无所好，就只最喜讲究享点口福。今日吃了这几样，明日又吃那几样，总是想著法儿，变著样儿，给他一味狠吃。

　　并且把他就算一件工课，每日苦思恶想，自然生出许多可口东西，况心机与其用在别的事上，何不用在自己身上，乐得嘴头快活，岂不有趣？”伯虑国王道：“此说虽善，无如小弟丝毫不谙，这却怎好？”犬封国王道：“这有何难！王兄如高兴，将来小弟即到贵邦奉陪王兄住几时，就近指拨贵疱，不过一年半载，再无不妙。但必须小弟在彼日日亲尝口味，时时指点，方能日见其妙。”豕喙国王道：“小弟素于烹调虽不甚精，也还略知一二。伯虑王兄如邀犬封王兄，小弟也可奉陪，或者可以稍参末议，亦未可知。”

　　正在谈论，谁知女儿国王忽见林之洋杂在众人中，如鹤立鸡群一般，更觉白俊可爱，呆呆望著，只管发愣。众国王见他出神，也都朝外细看：那深目国王手举一只大眼，对著林之洋更是目不转睛；聂耳国王只将两耳乱摇；

　　劳民国王更将身子乱摆；无肠国王惟有望著垂涎；囗[足支]踵国王只管踮著脚尖儿仔细定睛。林之洋被众人看的站立不住，只得携了唐、多二人，走出殿外。多九公道：“看这光景，不独女儿国王难割旧爱，就是众国王也有许多眷恋之意哩。”说的林之洋满面通红，唐敖惟有发笑。

　　一连游了几日，林之洋货物十去八九。这日，天朝来了一只货船，尹元寄有书信。唐敖拆看，才知骆红蕖姻事业已说定，十分欢悦。登时开船。

　　行了几时，又过几个小国，如三苗、丈夫之类，唐敖仍同多九公各处游玩，林之洋货物将及卖完。这日，大家谈起海外各国，唐敖偶然想起前在智佳猜谜，林之洋曾以“永锡难老”打个“不死国”，因问多几公，才知就在邻近。并闻：国中有座员邱山，山上有颗不死树，食之可以长生；国中又有赤泉，其水甚红，饮之亦可不老。所以唐敖要去走走。无如此国僻处万山中，须过许多海岛，才至其地，乃人迹罕到之处多九公意欲不去。林之洋闻彼处有个赤泉，心里也想饮些泉水，希冀长生；兼之唐敖因古人有“赤泉驻年，神木养命；禀此遐龄，悠悠无竟”之话，那怕难走，执意要去。因此打起罗盘，竟朝不死国进发。喜得正是小阳春当令，还不甚冷。

　　这日，三人正在船后闲谈，多九公忽然嘱付众水手道：“那边有块乌云渐渐上来，少刻即有风暴，必须将篷落下一半，绳索结束牢固；惟恐不能收口，只好顺著风头飘了。”唐敖听罢，朝外一望，只见日朗风情，毫无起风形象。惟见有块乌云，微微上升，其长不及一丈。看罢，不觉笑道：“若说这样晴明好大却有风暴，小弟就不信了。难道这块小小乌云就藏许多风暴！

　　那有此事！”林之洋道：“那明明是块风云，妹夫那里晓得。”言还未了，四面呼呼乱响，顷刻狂风大作，波浪滔天。那船顺风吹去，就是乌雅快马也赶他不上。越刮越大，真是翻江搅海，十分利害。唐敖躲在舱中，这才佩服多九公眼力不错。这个风暴，再也不息。沿途虽有收口处，无奈风势甚狂，哪里由你做主。不但不能收口，并且船篷被风鼓住，随你用力，也难落下。

　　一连刮了三日，这才略略小些，用尽气力，才泊到一个山脚下。唐敖来到后梢，看众人收拾篷索。林之洋道：“俺自幼年就在大洋来来往往，眼中见的风暴也多，从未见过无早无晚，一连三日，总不肯歇。如今弄的昏头昏脑，也不知来到甚么地方。这风若朝俺们来的旧路刮去，再走两日。只怕就可到家了。”

　　唐敖道：“如此大风，却也少见，此时顺风飘来，又有若干路程？此处是何名？”多九公道：“老夫记得此处叫作普度湾。岸上有条峻岭，十分高大，自来从未上去。至于程途，若以此风约计，每日可行三五千里。今三日之久，已有一万余里。”林之洋道：“春间俺同妹夫说水路日期难以预定，就是这个缘故。”唐敖因风头略小，立在柁楼，四处观望。只见船旁这座大座大岭，较之东口麟凤等山甚觉高阔，远远看著，清光满目，黛色参天。望了多时，早已垂涎要去游玩。林之之洋因受了风寒，不能同去；即同多九公上岸。喜得那风被山遮住，并不甚大，随即上了山坡。多九公道：“此处乃海外极南之地，我们若非风暴，何能至此！老夫幼年虽由此地路过，山中却未到过，惟闻人说，此地有个海岛，名叫小蓬莱。不知可是？我们且到前面，如有人烟，就好访问。”又走多时，迎面有一石碑，上镌“小蓬莱”三个大字。唐敖道：“果然九公所说不错。”绕过峭壁，穿过崇林，再四处一看：

　　水秀山清，无穷美景：越朝前进，山景越佳，宛如登了仙界一般。

　　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婴儿戏化禅心乱 猿马刀归木母空:

　　◎地理一

　　自黄帝画野置监，唐、虞分州建牧，沿及三代，下逮宋、元，废兴因革，前史备矣。明太祖奋起淮右，首定金陵，西克湖、湘，东兼吴、会，然后遣将北伐，并山东，收河南，进取幽、燕，分军四出，芟除秦、晋，讫於岭表。最后削平巴、蜀，收复滇南。禹迹所奄，尽入版图。近古以来，所未有也。

　　洪武初，建都江表，革元中书省，以京畿应天诸府直隶京师。后乃尽革行中书省，置十三布政使司，分领天下府州县及羁縻诸司。又置十五都指挥使司以领卫所番汉诸军，其边境海疆则增置行都指挥使司，而於京师建五军都督府，俾外都指挥使司各以其方附焉。成祖定都北京，北倚群山，东临沧海，南面而临天下，乃以北平为直隶，又增设贵州、交址二布政使司。仁、宣之际，南交屡叛，旋复弃之外徼。

　　终明之世，为直隶者二：曰京师，曰南京。为布政使司者十三：曰山东，曰山西，曰河南，曰陕西，曰四川，曰湖广，曰浙江，曰江西，曰福建，曰广东，曰广西，曰云南，曰贵州。其分统之府百有四十，州百九十有三，县千一百三十有八。羁縻之府十有九，州四十有七，县六。编里六万九千五百五十有六。而两京都督府分统都指挥使司十有六，行都指挥使司五，曰北平、曰山西、曰陕西、曰四川、曰福建，留守司二。所属卫四百九十有三，所二千五百九十有三，守御千户所三百一十有五。又土官宣慰司十有一，宣抚司十，安抚司二十有二，招讨司一，长官司一百六十有九，蛮夷长官司五。其边陲要地称重镇者凡九：曰辽东，曰蓟州，曰宣府，曰大同，曰榆林，曰宁夏，曰甘肃，曰太原，曰固原。皆分统卫所关堡，环列兵戎。纲维布置，可谓深且固矣。

　　计明初封略，东起朝鲜，西据吐番，南包安南，北距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自成祖弃大宁，徙东胜，宣宗迁开平於独石，世宗时复弃哈密、河套，则东起辽海，西至嘉峪，南至琼、崖，北抵云、朔，东西万余里，南北万里。其声教所讫，岁时纳贽，而非命吏置籍，侯尉羁属者，不在此数。呜呼盛矣！

　　论者谓交趾之弃，未为失图，而开平近迁，则守卫益薄，虽置万全都指挥使司，不足以镇伏山后诸部，故再传而有土木之变。然睿皇自以失律蒙尘，非由经制未备。景帝任贤才，修守御，国步未移，乘舆旋复。由是观之，三卫者，一隅之隘，而无关大计也审矣。至其季世，流寇首祸於西陲，浸寻蔓延，中原为之糜烂。金汤之固不足以制土崩，皈宇之广不足以成掎角。疆圉不蹙於曩时，形胜无亏於初盛，而强弱悬殊，兴亡异数者，天降丧乱，昏椓内讧，人事之乖，而非地利之失也。语曰：“在德不在险”，讵不信夫!今考其升降之差，沿革之故， 具著於篇。作《地理志》。

　　京师 南京

　　京师 《禹贡》冀、兖、豫三州之域，元直隶中书省。洪武元年四月分属河南、山东两行中书省。二年三月置北平等处行中书省，先属山东、河南者皆复其旧。领府八，州三十七，县一百三十六。八月置燕山都卫。八年十月改都卫为北平都指挥使司。九年六月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永乐元年正月建北京於顺天府，称为“行在”。二月罢北平布政使司，以所领直隶北京行部；罢北平都指挥使司，以所领直隶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十九年正月改北京为京师。罢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直隶后军都督府。罢北京行部，直隶六部。洪熙初，仍称行在。正统六年十一月罢称行在，定为京师。府八，直隶州二，属州十七，县一百一十六。北至宣府，东至辽海，南至东明，西至阜平，洪武二十六，年编户三十三万四千七百九十二，口一百九十二万六千五百九十五。

　　顺天府洪武元年八月改为北平府。十月属山东行省。二年三月改属北平。三年四月建燕王府。永乐元年正月升为北京，改府为顺天府。领州五，县二十二。弘治四年编户一十万五百一十八，口六十六万九千三十三。万历六年，户一十万一千一百三十四，口七十万六千八百六十一。

　　大兴

　　宛平

　　良乡

　　固安

　　永清

　　东安

　　香河

　　通州 洪武初，以州治潞县省入。西距府四十里。领县四：

　　三河

　　武清

　　漷县

　　宝坻

　　霸州 洪武初，以州治益津县省入。北距府二百十里。领县三：

　　文安

　　大城

　　保定

　　涿州 洪武初以州治范阳县省入。东北距府百四十里。领县一。

　　房山

　　昌平州正德元年七月升为州，旋罢。八年复升为州。南距府九十里。领县三：

　　顺义

　　怀柔

　　密云

　　蓟州 洪武初，以州治渔阳县省入。西距府二百里。领县四：

　　玉田

　　丰润

　　遵化

　　平谷

　　保定府洪武元年九月为府。十月属河南分省。二年三月来属。领州三，县十七。东北距京师三百五十里。弘治四年编户五万六百三十九，口五十八万二千四百八十二。万历六年，户四万五千七百一十三，口五十二万五千八十三。

　　清苑

　　满城

　　安肃

　　定兴

　　新城

　　雄

　　容城

　　唐

　　庆都

　　博野

　　蠡

　　完

　　祁州 洪武二年七月以州治蒲阴县省入。北距府百二十里。领县二：

　　深泽

　　束鹿

　　安州 洪武二年七月以州治葛城县省入。七年降为县。十三年十一月复升为州。西距府七十里。领县二：

　　高阳

　　新安

　　易州 洪武初，以州治易县省入。南距府百二十里。领县一：

　　涞水

　　河间府洪武元年十月为府，属河南分省。二年三月来属。领州二，县十六。北距京师四百十里。弘治四年编户四万二千五百四十八，口三十七万八千六百五十八。万历六年，户四万五千二十四，口四十一万九千一百五十二。

　　河间

　　献

　　阜城

　　肃宁

　　任丘

　　交河

　　青

　　兴济

　　静海

　　宁津

　　景州 洪武初，以州治蓚县省入。西北距府百八十五里。领县三：

　　吴桥

　　东光

　　故城

　　沧州 洪武初，以州治清池县省入。西距府百五十里。领县三：

　　南皮

　　盐山

　　庆云

　　真定府洪武元年十月为府。属河南分省。二年正月属山东。三月来属。领州五，县二十七。东北距京师六百三十里。弘治四年编户五万九千四百三十九，口五十九万七千六百七十三。万历六年，户七万四千七百三十八，口一百九万三千五百三十一。

　　真定

　　井径

　　获鹿

　　元氏

　　灵寿

　　藁城

　　栾城

　　无极

　　平山

　　阜平

　　行唐

　　定州洪武二年正月改曰定州。三年以州治安喜县省入。西南距府百三十里。领县二：

　　新乐

　　曲阳

　　冀州 洪武二年以州治信都县省入。西北距府二百八十里。领县四：

　　南宫

　　新河

　　枣强

　　武邑

　　晋州 洪武二年以州治鼓城县省入。西距府九十里。领县三：

　　安平

　　饶阳

　　武强

　　赵州 洪武元年以州治平棘县省入。北距府百二十里。领县六：

　　柏乡

　　隆平

　　高邑

　　临城

　　赞皇

　　宁晋

　　深州 洪武二年以州治静安县省入。西距府二百五十里。领县一：

　　衡水

　　顺德府洪武元年为府。十月属河南分省。二年三月来属。领县九。距京师一千里。弘治四年编户二万一千六百一十四，口一十八万一千八百二十五。万历六年，户二万七千六百三十三，口二十八万一千九百五十七。

　　邢台

　　沙河

　　南和

　　任

　　内丘

　　唐山

　　平乡

　　钜鹿

　　广宗

　　广平府洪武元年为府。十月属河南分省。二年三月来属。领县九。东北距京师千里。弘治四年编户二万七千七百六十四，口二十一万二千八百四十六。万历六年，户三万一千四百二十，口二十六万四千八百九十八。

　　永年

　　曲周

　　肥乡

　　鸡泽

　　广平

　　成安

　　威

　　邯郸

　　清河

　　大名府洪武元年为府。十月属河南分省。二年三月来属。领州一，县十。东北距京师千一百六十里。弘治四年编户六万六千二百七，口五十七万四千九百七十二。万历六年，户七万一千一百八十，口六十九万二千五十八。

　　元城

　　大名

　　魏

　　南乐

　　清丰

　　内黄

　　浚

　　滑

　　开州 洪武二年四月以州治濮阳县省入。北距府百六十里，领县二：

　　长垣

　　东明

　　永平府洪武二年改为平滦府。四年三月为永平府。领州一，县五。西距京师五百五十里。弘治四年编户二万三千五百三十九，口二十二万八千九百四十四。万历六年，户二万五千九十四，口二十五万五千六百四十六。

　　卢龙

　　迁安

　　抚宁

　　昌黎

　　滦州 洪武二年九月以州治义丰县省入。东北距府四十里，领县一：

　　乐亭

　　延庆州洪武初，属永平府。三年三月属北平府，寻废。永乐十二年三月置隆庆州，属北京行部。十八年十一月直隶京师。隆庆元年改曰延庆州。领县一。东南距京师百八十里。弘治四年编户一千七百八十七，口二千五百四十四。万历六年，户二千七百五十五，口一万九千二百六十七。

　　永宁

　　保安州洪武初，废。永乐二年闰九月置保安卫。十三年正月复置州於卫城，属北京行部。十八年十一月直隶京师。东南距京师三百里。弘治四年编户四百四十五，口一千五百六十。万历六年，户七百七十二，口六千四百四十五。

　　万全都指挥使司洪武四年三月，府废。宣德五年六月置司於此。领卫十五，守御千户所三，堡五。东南距京师三百五十里。

　　宣府左卫洪武四年，县废。二十六年二月置卫，属山西行都司。二十八年四月改为宣府护卫，属谷王府。三十五年十一月罢宣府护卫，复置，徙治保定。永乐元年二月直隶后军都督府。宣德五年六月还故治，改属。

　　宣府右卫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置，与左卫同城，属山西行都司。二十八年四月改为宣府护卫，属谷王府。三十五年十一月罢宣府护卫，复置，徙治定州。永乐元年二月直隶后军都督府。宣德五年六月还故治，改属。

　　宣府前卫 洪武二十六年置，治宣府城，属山西行都司。永乐元年二月直，隶后军都督府。宣德五年六月改属。

　　万全左卫洪武四年，县废。二十六年二月置卫，属山西行都司。三十五年徙治山西蔚州。永乐元年二月徙治通州，直隶后军都督府，寻还故治。宣德五年改属。东距都司六十里。

　　万全右卫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置，与左卫同城，属山西行都司。三十五年徙治山西蔚州。永元元年二月徙治通州，直隶后军都督府。二年徙治德胜堡。宣德五年改属。东距都司八十里。

　　怀安卫洪武三年属兴和府，改属山西大同府，寻废。二十六年二月置卫，属山西行都司。永乐元年二月直隶后军都督府。宣德五年六月改属。东距都司百二十里。

　　保安右卫 永乐十五年置於顺圣川，直隶后军都督府。十七年移治西沙城。二十年徙怀安城内。宣德五年六月改属。

　　怀来卫洪武二年属永平府。三年三月属北平府，寻废。三十年正月置怀来守御千户所。永乐十五年改为怀来左卫，明年曰怀来卫，直隶后军都督府。宣德五年六月改属。西北距都司百五十里。

　　延庆右卫 本隆庆右卫，永乐二年置於居庸关北口，直隶后军都督府。宣德五年六月来属，徙治怀来城。隆庆元年更名。

　　开平卫 本独石堡，宣德五年筑。六月自开平故城移卫，置於此。西南距都司三百里。

　　龙门卫 宣德六年七月置於故龙门县。西距都司百二十里。

　　兴和守御千户所 永乐二十年自兴和旧城徙宣府城内。宣德五年六月改属。

　　龙门守御千户所 宣德六年七月置於李家庄。西南距都司二百四十里。

　　长安岭堡西南距都司一百四十里。

　　雕鹗堡西南距都司一百七十里。

　　赤城堡西南距都司二百里。

　　云州堡西南距都司二百十里。

　　马营堡西南距都司二百里。

　　北平行都指挥使司 本大宁都指挥使司，洪武二十年九月置。二十一年七月更名。领卫十。永乐元年三月复故名，侨治保定府，而其地遂虚。景泰四年，泰宁等三卫乞居大宁废城，不许，令去塞二百里外居住。天顺后，遂入於三卫。西南距北平布政司八百里。

　　大宁卫洪武十三年为府，属北平布政司，寻废。二十年八月置卫。九月分置左、右、中三卫，寻又置前、后二卫。二十八年四月改左、右、后三卫为营州左、右、中三护卫。永乐元年二月省，又徙中、前二卫於京师，直隶后军都督府。

　　新城卫 洪武二十年九月置。永乐元年废。距行都司六十里。

　　富峪卫本富峪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十二年二月置。二十四年五月改为卫。永乐元年二月徙置京师，直隶后军都督府。距行都司一百二十里。

　　会州卫洪武二十年九月置。永乐元年废。距行都司里。

　　榆木卫洪武二十年九月置。永乐元年废。距行都司里。

　　全宁卫洪武中废。二十二年四月置卫。永乐元年废。西南距行都司二百里。

　　营州左屯卫洪武二十六年二月置。永乐元年三月徙治顺义县，属大宁都司。距行都司里。

　　营州右屯卫洪武中，州废。二十六年二月置此卫。永乐元年三月徙治蓟州，属大宁都司。西北距行都司四百里。

　　营州中屯卫洪武中，县废。二十六年二月置此卫。永乐元年三月徙治平谷县西，属大宁都司。距行都司里。

　　营州前屯卫洪武三年七月属北平府。五年七月废。二十六年置此卫。永乐元年三月徙治香河县，属大宁都司。距行都司里。

　　营州后屯卫洪武二十五年八月置。永乐元年三月徙治三河县，属大宁都司。距行都司里。

　　兴州左屯卫洪武中置。永乐元年二月徙治玉田县，直隶后军都督府。距行都司里。

　　兴州右屯卫洪武中置。永乐元年二月徙治迁安县，直隶后军都督府。距行都司里。

　　兴州中屯卫洪武中置。永乐元年二月徙治良乡县，直隶后军都督府。距行都司里。

　　兴州前屯卫洪武中置。永乐元年二月徙治丰润县，直隶后军都督府。距行都司里。

　　兴州后屯卫洪武中置。永乐元年二月徙治三河县，直隶后军都督府。距行都司里。

　　开平卫洪武二年为府，属北平行省，寻废府置卫，属北平都司。永乐元年二月徙卫治京师，直隶后军都督府。四年二月还旧治。宣德五年迁治独石堡，改属万全都司，而令兵分班哨备於此，后废。距北平都司里。

　　开平左屯卫洪武二十九年八月置於七合营。永乐元年废。距都司里。

　　开平右屯卫洪武二十九年置於军台。永乐元年废。距北平都司里。

　　开平中屯卫洪武二十九年置於沙峪。永乐元年二月徙治真定府，直隶后军都督府。寻徙治滦州西石城废县。距都司里。

　　开平前屯卫洪武二十九年八月置於偏岭。永乐元年废。距北平都司里。

　　开平后屯卫洪武二十九年八月置於石塔。永乐元年废。距北平都司里。

　　兴和守御千户所洪武三年为府，属北平布政司。四年后，府废。三十年正月置所。永乐元年二月直隶后军都督府。二十年为阿鲁台所攻，徙治宣府卫城，而所地遂虚。距北平都司里。

　　宽河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十二年二月置。永乐元年二月徙治遵化县，仍属大宁都司。又侨置宽河卫於京师，直隶后军都督府。距北平都司里。

　　宜兴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年兼置卫，属永平府。三年三月属北平府。六月改卫为守御千户所。五年七月，州废，存所。永乐元年，所废。距北平都司里。

　　南京《禹贡》扬、徐、豫三州之域。元以江北地属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又分置淮东道宣慰使司属焉；江南地属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明太祖丙申年七月置江南行中书省。洪武元年八月建南京，罢行中书省，以应天等府直隶中书省，卫所直隶大都督府。十一年正月改南京为京师。十三年正月己亥罢中书省，以所领直隶六部。癸卯改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以所领直隶中军都督府。永乐元年正月仍称南京。统府十四，直隶州四，属州十七，县九十有七。北至丰、沛，西至英山，南至婺源，东至海。距北京三千四百四十五里。

　　应天府太祖丙申年三月曰应天府。洪武元年八月建都，曰南京。十一年曰京师。永乐元年仍曰南京。领县八。洪武二十六年编户一十六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口一百十九万三千六百二十。弘治四年，户一十四万四千三百六十八，口七十一万一千三。万历六年，户一十四万三千五百九十七，口七十九万五百一十三。

　　上元

　　江宁

　　句容

　　溧阳

　　溧水

　　高淳

　　江浦

　　六合

　　凤阳府太祖吴元年升为临濠府。洪武二年九月建中都，置留守司於此。六年九月曰中立府。七年八月曰凤阳府。领州五，县十三。距南京三百三十里。洪武二十六年编户七万九千一百七，口四十二万七千三百三。弘治四年，户九万五千一十，口九十三万一千一百八。万历六年，户一十一万一千七十，口一百二十万二千三百四十九。

　　凤阳

　　临淮

　　怀远

　　定远

　　五河

　　虹

　　寿州太祖丙午年曰寿春府。吴元年曰寿州，属临濠府。洪武二年九月直隶中书省。四年二月还属，后以州治寿春县省入。东距府一百八十里，领县二：

　　霍丘

　　蒙城

　　泗州太祖吴元年属临濠府。洪武二年九月直隶中书省。四年二月还属府，后以州治临淮县省入。西距府二百十里，领县二：

　　盱眙

　　天长

　　宿州洪武四年二月来属。东南距府二百三十三里。领县一：

　　灵璧

　　颍州洪武四年二月来属。东距府四百四十里。领县二：

　　颍上

　　太和

　　亳州洪武初，以州治谯县省入，寻降为县，属归德州。六年属颍州。弘治九年十月复升为州。东南距府四百五十里。

　　淮安府太祖丙午年四月为府。领州二，县九。西南距南京五百里。洪武二十六年，编户八万六百八十九，口六十三万二千五百四十一。弘治四年，户二万七千九百七十八，口二十三万七千五百二十七。万历六年，户一十万九千二百五，口九十万六千三十三。

　　山阳

　　清河

　　盐城

　　安东

　　桃源

　　沭阳海州洪武初，复曰海州，以州治朐山县省入。南距府二百七十里。领县一：

　　赣榆

　　邳州洪武初，以州治下邳县省入。四年二月改属中都。十五年来属。东南距府四百五十里。领县二：

　　宿迁

　　睢宁

　　扬州府太祖丁酉年十月曰淮海府。辛丑年十二月曰维扬府。丙午年正月曰扬州府。领州三，县七。西距南京二百二十里。洪武二十六年编户一十二万三千九十七，口七十三万六千一百六十五。弘治四年，户一十万四千一百四，口六十五万六千五百四十七。万历六年，户一十四万七千二百一十六，口八十一万七千八百五十六。

　　江都

　　仪真

　　泰兴

　　高邮州洪武元年闰七月降为州，以州治高邮县省入。西南距府百二十里。领县二：

　　宝应

　　兴化

　　泰州洪武初，以州治海陵县省入。西距府百二十里。领县一：

　　如皋

　　通州洪武初，以州治静海县省入。西距府四百里。领县一：

　　海门

　　苏州府太祖吴元年九月曰苏州府。领州一，县七。西距南京五百八十八里。洪武二十六年编户四十九万一千五百一十四，口二百三十五万五千三十。弘治四年，户五十三万五千四百九，口二百四万八千九十七。万历六年，户六十万七百五十五，口二百一万一千九百八十五。

　　吴

　　长洲

　　吴江

　　昆山

　　常熟

　　嘉定

　　太仓州本太仓卫，太祖吴元年四月置。弘治十年正月置州於卫城，析昆山、常熟、嘉定三县地益之。西距府一百零五里。领县一：

　　崇明

　　松江府太祖吴元年正月因之。领县三。西北距南京七百七十里。洪武二十六年编户二十四万九千九百五十，口一百二十一万九千九百三十七。弘治四年，户二十万五百二十，口六十二万七千三百一十三。万历六年，户二十一万八千三百五十九，口四十八万四千四百一十四。

　　华亭

　　上海

　　青浦

　　常州府太祖丁酉年三月丁亥曰长春府，己丑曰常州府。万历末，避讳曰尝州府。领县五。西北距南京三百六十里。洪武二十六年编户一十五万二千一百六十四，口七十七万五千五百一十三。弘治四年，户五万一百三十一，口二十二万八千三百六十三。万历六年，户二十五万四千四百六十，口一百万二千七百七十九。

　　武进

　　无锡

　　宜兴

　　江阴

　　靖江

　　镇江府太祖丙申年三月曰江淮府，十二月曰镇江府。领县三。西距南京城二百里。洪武二十六年编户八万七千三百六十四，口五十二万二千三百八十三。弘治四年，户六万八千三百四十四，口一十七万一千五百八。万历六年，户六万九千三十九，口一十六万五千五百八十九。

　　丹徒

　　丹阳

　　金坛

　　庐州府太祖甲辰年七月为府，置江淮中书行省於此，寻罢。领州二，县六。距南京五百十里。洪武二十六年编户四万八千七百二十，口三十六万七千二百。弘治四年，户三万六千五百四十八，口四十八万六千五百四十九。万历六年，户四万七千三百七十三，口六十二万二千六百九十八。

　　合肥

　　舒城

　　庐江

　　无为州洪武中，以州治无为县省入。西北距府二百八十里。领县一：

　　巢

　　六安州洪武四年二月属中都临濠府，以州治六安县省入。十五年改属。东距府百八十里。领县二：

　　英山

　　霍山

　　安庆府太祖辛丑年八月曰宁江府，壬寅年四月曰安庆府。领县六。北距南京六百五十里。洪武二十六年编户五万五千五百七十三，口四十二万二千八百四。弘治四年，户四万六千五十，口六十一万六千八十九。万历六年，户四万六千六百九，口五十四万三千四百七十六。

　　怀宁

　　桐城

　　潜山

　　太湖

　　宿松

　　望江

　　太平府太祖乙未年六月为府。领县三。东距南京百三十五里。洪武二十六年编户三万九千二百九十，口二十五万九千九百三十七。弘治四年，户二万九千四百六十六，口一十七万三千六百九十九。万历六年，户三万三千二百六十二，口一十七万六千八十五。

　　当涂

　　芜湖

　　繁昌

　　池州府太祖辛丑年八月曰九华府，寻曰池州府。领县六。东北距南京五百五十里。洪武二十六年编户三万五千八百二十六，口一十九万八千五百七十四。弘治四年，户一万四千九十一，口六万九千四百七十入。万历六年，户一万八千三百七十七，口八万四千八百五十一。

　　贵池

　　青阳

　　铜陵

　　石埭

　　建德

　　东流

　　宁国府太祖丁酉年四月曰宁国府。辛丑年四月曰宣城府。丙午年正月曰宣州府。吴元年四月仍曰宁国府。领县六。北距南京三百十里。洪武二十六年编户九万九千七百三十二，口五十三万二千二百五十九。弘治四年，户六万三百六十四，口三十七万一千五百四十三。万历六年，户五万二千一百四十八，口三十八万七千一十九。

　　宣城

　　南陵

　　径

　　宁国

　　旌德

　　太平

　　徽州府太祖丁酉年七月曰兴安府。吴元年曰徽州府。领县六。北距南京六百八十里。洪武二十六年编户一十二万五千五百四十八，口五十九万二千三百六十四。弘治四年，户七千二百五十一，口六万五千八百六十一。万历六年，户一十一万八千九百四十三，口五十六万六千九百四十八。

　　歙

　　休宁

　　婺源

　　祁门

　　黟

　　绩溪

　　徐州洪武四年二月属中都临濠府。十四年十一月直隶京师。领县四。南距南京一千里。洪武二十六年编户二万二千六百八十三，口一十八万八百二十一。弘治四年，户三万四千八百八十六，口三十五万四千三百一十一。万历六年，户三万七千八百四十一，口三十四万五千七百六十六。

　　萧

　　沛

　　丰

　　砀山

　　滁州洪武初，以州治清流县省入。七年属凤阳府。二十二年二月直隶京师。领县二。东距南京一百四十五里。洪武二十六年编户三千九百四十四，口二万四千七百九十七。弘治四年，户四千八百四十，口四万九千七百一十二。万历六年，户六千七百一十七，口六万七千二百七十七。

　　全椒

　　来安

　　和州洪武初，省州入县。二年九月复改县为州，仍属庐州府。七年属凤阳府，寻直隶京师。领县一。东南距南京百三十里。洪武二十六年编户九千五百三十一，口六万六千七百一十一。弘治四年，户七千四百五十，口六万七千一十六。万历六年，户八千八百，口一十万四千九百六十。

　　含山

　　广德州太祖丙申年六月曰广兴府。洪武四年九月曰广德州。十三年四月以州治广德县省入，直隶京师。领县一。北距南京五百里。洪武二十六年编户四万四千二百六十七，口二十四万七千九百七十九。弘治四年，户四万五千四十三，口一十二万七千七百九十五。万历六年，户四万五千二百九十六，口二十二万一千五十三。

　　建平

第四十一回·心猿遭火败 木母被魔擒:

　　话说唐敏把序文取出道：“此序就是太后所做。你看太后原来如此爱才！”

　　小山接过，只见上面写著：

　　前秦苻坚时，秦州刺史扶民窦滔妻苏氏，陈留令武功苏道质第三女也。

　　名蕙，字若兰。智识精明，仪客秀丽；谦默自守，不求显扬。年十六，归于窦氏，滔甚爱之。然苏氏性近于急，颇伤嫉妒。

　　滔字连波，右将军于真之孙，朗之第二子也。风神秀伟，该通经史，允文允武，时论尚之。苻坚委以心膂之任，备历显职，皆有政闻。迁秦州刺史，以忤旨谪戌敦煌。会坚克晋襄阳，虑有危逼，藉滔才略，诏拜安南将军，留镇襄阳。初，滔有宠姬赵阳台，歌舞之妙，无出其右。滔置之别所。苏氏知之，求而获焉，营加棰辱，滔深以为憾。阳台又专伺苏氏之短，谗毁交至，滔益忿恨。苏氏时年二十一。及滔将镇襄阳，邀苏同往，苏氏忿之，不与偕行。滔遂携阳台之任，绝苏音问。

　　苏氏悔恨自伤，因织锦为回文：五采相宣，莹心耀目。纵横八寸，题诗二百余首，计八百余言，纵横反覆，皆为文章。其文点画无阙。才情之妙，超古迈今。名《璇玑图》。然读者不能悉通。苏氏笑曰：“徘徊宛转，自为语言，非我佳人，莫之能解。”遂发苍头赍至襄阳。滔览之，感其妙绝，因送阳台之关中，而具车从盛礼迎苏氏归于汉南，恩好愈重。

　　苏氏所著文词五千余言，属隋季之乱，文字散落，而独锦字回文盛传于世。朕听政之暇，留心《坟典》，散帙之次，偶见斯图。因述若兰之多才，复美连波之悔过，遂制此记，聊以示将来也。大周天册金轮皇帝制。

　　小山看了道：“请问叔父：太后见了《璇玑图》，因爱苏蕙才情之妙，古今罕有，才做此序。但何以生出一段新闻呢？”唐敏道：“此序颁发未久，外面有个才女，名唤史幽探，却将《璇玑图》用五彩颜色标出，分而为六，合而为一，内中得诗不计其数，实得苏氏当日制图本心。此诗方才轰传，恰好又有一个才女，名唤哀萃芳，从史氏六图之外，复又分出一图，又得诗数百余首。传入宫内，上官昭仪呈了大后，因此发了一道御旨，却是自古未有一个旷典。我将此图都匆匆抄来。”说罢，取出。小山接过，只见上面写著：琴清流楚激弦商秦曲发声悲摧藏音和咏思惟空堂心忧增慕怀惨伤仁

　　芳廊东步阶西游王姿淑窕窈伯邵南周风兴自后妃荒经离所怀叹嗟智

　　兰休挑林陰翳桑怀归思广河女卫郑楚樊厉节中闱滢遐旷路伤中情怀

　　凋翔飞燕巢双鸠土迤逶路遐志咏歌长叹不能奋飞妄清帏房君无家德

　　茂流泉情水激扬眷颀其人硕兴齐商双发歌我兖衣想华饰容郎镜明圣

　　熙长君思悲好仇旧蕤葳粲翠荣曜流华观冶容为谁感英曜珠光纷葩虞

　　阳愁叹发容摧伤乡悲情我感伤情徵宫羽同声相追所多思感谁为荣唐

　　春方殊离仁君荣身苦惟艰生患多殷忧缠情将如何钦苍穹誓终笃志贞

　　墙禽心滨均深身加怀忧是婴藻文繁虎龙宁自感思岑形荧城荣明庭妙

　　面伯改汉物日我兼思何漫漫荣曜华雕旗孜孜伤情幽未犹倾苟难闱显

　　殊在者之品润乎愁苦艰是丁丽壮观饰容侧君在时岩在炎在不受乱华

　　意诚惑步育浸集悴我生何冤充颜曜绣衣梦想劳形峻慎盛戒义消作重

　　感故昵飘施愆殃少章时桑诗端无终始诗仁颜贞寒嵯深兴后姬源人荣

　　故遗亲飘生思愆精徽盛翳风比平始璇情贤丧物岁峨虑渐孽班祸谗章

　　新旧闻离天罪辜神恨昭感兴作苏心玑明别改知识深微至嬖女因奸臣

　　霜废远微地积何遐微业孟鹿丽氏诗图显行华终凋渊察大赵婕所佞贤

　　冰故离隔德怨因幽元倾宣鸣辞理兴义怨士容始松重远伐氏妤恃凶惟

　　齐君殊乔贵其备旷悼思伤怀日往感年衰念是旧愆涯祸用飞辞恣害圣

　　洁子我木平根尝远叹永感悲思忧远劳情谁为独居经在昭燕辇极我配

　　志惟同谁均难苦离戚戚情哀慕岁殊叹时贱女怀叹网防青实汉骄忠英

　　清新衾陰匀寻辛凤知我者谁世异浮奇倾鄙贱何如罗萌青生成盈贞皇

　　纯贞志一专所当麟沙流颓逝异浮沉华英翳曜潜阳林西昭景薄榆桑轮

　　望微精感通明神龙驰若然倏逝惟时年殊白日西移光滋愚谗漫顽凶匹

　　谁云浮寄身轻飞昭亏不盈无倏必盛有衰无日不陂流蒙谦退休孝慈离

　　思辉光饬粲殊文德离忠体一违心意志殊愤激何施电疑危远家和雍飘

　　想群离散妾孤遗怀仪容仰俯荣华丽饰身将与谁为逝容节敦贞淑思浮

　　怀悲哀声殊乖分圣赀何情忧感惟哀志节上通神祗推持所贞记自恭江

　　所春伤应翔雁归皇辞成者作体下遗葑菲采者无差生从是敬孝为基湘

　　亲刚柔有女为贱人房幽处己悯微身长路悲旷感生民梁山殊塞隔河津

　　○四围四角红书读法自仁字起顺读，每首七言四句；逐字逐句逆读，俱成回文：

　　仁智怀德圣虞唐，贞妙显华重荣章，

　　臣贤惟圣配英皇，轮匹离飘浮江湘。

　　仁智至惨伤、贞志至虞唐、钦所至穹苍，钦所至荣章、贞妙至山梁、臣贤至路长、臣贤至流光、轮匹至幽房、轮匹至榆桑。轮匹由臣贤、由贞妙，至虞唐。余仿此。

　　湘江由皇英、由章荣，至智仁。余仿此。

　　以下三段读俱同前：津河至柔刚、亲所至兰芳，琴清至惨伤。

　　中间井栏式红书读法自钦字起顺读，每首七言四句：

　　钦岑幽岩峻嵯峨，深渊重涯经网罗，林阳潜曜翳英华，沉浮异逝颓流沙。

　　深渊至幽遐、林阳至兼加、沉浮至患多、麟凤至如何、神精至嵯峨、身苦至网罗、殷忧至英华。

　　自沉字起，逐句逆读，回文。余仿此：

　　沉浮异逝颓流沙，林阳潜曜翳英华，深渊重涯经网罗，钦岑幽岩峻嵯峨。

　　自沙字起，逐字逆读，回文：

　　沙流颓逝异浮沉，华英翳曜潜阳林，罗网经涯重渊深，峨嵯峻岩幽岑钦。

　　间一句，间二句顺读，或两边分读，上下分读，俱可。

　　自初行退一字成句：

　　岑幽岩峻嵯峨深，渊重涯经网罗林，阳潜曜翳英华沉，浮异逝颓流沙麟。

　　渊重至遐神、阳潜至加身、浮异至多殷、凤离至何钦、精少至峨深、苦惟至罗林、忧缠至华沉。

　　○黑书读法自嗟字起，反复读，三言十二句：

　　嗟叹怀，所离经；遐旷路，伤中情；家无君，房帏清；

　　华饰容，朗镜明；葩纷光，珠曜英；多思感，谁为荣？

　　荣为至叹嗟、经离至思多、多思至离经。

　　左右分读：

　　怀叹嗟，所离经；路旷遐，伤中情；君无家，房帏清；

　　容饰华，朗镜明；光纷葩，珠曜英；感思多，谁为荣。

　　谁为至叹嗟、所离至思多、感思至离经。

　　半段回环读，三言六句：

　　嗟叹怀，伤中情；家无君，朗镜明；葩纷光，谁为荣？

　　荣为至叹嗟、经离至思多、多思至离经。

　　半段顺读：

　　怀叹嗟，伤中情；君无家，朗镜明；光纷葩，谁为荣？

　　谁为至叹嗟、所离至思多、感思至离经。

　　以下三段，读俱同前：游西至摧伤、凶顽至为基、神明争雁归。

　　左右间一句，罗文分读：

　　嗟叹怀，路旷遐；家无君，容饰华；葩纷光，感思多。

　　荣为争离经、经离至为荣、多思至叹嗟。

　　从中间一句，罗文分读：

　　怀叹嗟，路旷遐；君无家，容饰华；光纷葩，感思多。

　　所离至为荣、谁为至离经、感思至叹嗟。

　　中间借一字，四言六句：

　　怀所离经，伤路旷遐；君房帏清，朗容饰华；光珠曜英，谁感思多？

　　谁感至离经、所怀至为荣、感谁至叹嗟。

　　两分各借一字互用：

　　怀所离经，踏伤中情；君房帏清，容朗镜明；

　　光珠曜英，感谁为荣？

　　谁感至叹嗟、所怀至思多、感谁至离经。

　　中间借二字，五言六句：

　　叹怀所离经，中伤路旷遐；无君房帏清，镜朗容饰华；纷光珠曜英，为谁感思多？

　　为谁至离经、离所至为荣、思感至叹嗟。

　　两分各借二字，互用分读：

　　叹怀所离经，旷路伤中情；无君房帏清，饰容朗镜明；

　　纷先珠曜英，思感谁为荣？

　　为难至叹嗟，离所至思多、思感至离经。

　　以下三段，读俱同前，阶西至摧伤，漫顽至为基、通明至雁归。

　　○蓝书读法自中行各借一字，互用分读，四言十二句：

　　邵南周风，兴自后妃；卫郑楚樊，厉节中闱；

　　咏歌长叹，不能奋飞；齐商双发，歌我兖衣；

　　曜流华观，冶容为谁？情徵宫羽，同声相追。

　　情徵至后妃、周南至情悲、官徵至淑姿。

　　取两边四字成句，四言六句：

　　兴自后妃，厉节中闱；不能奋飞，歌我兖衣；

　　冶容为谁？同声相追。

　　同声至后妃，窈窕至情悲、感我至淑姿。

　　两边分读，四言十二句：

　　兴自后妃，窈窕淑姿；厉节中闱，河广思归；

　　不能奋飞，遐路逶迤；歌我兖衣，硕人其颀；

　　冶容为谁？翠粲藏蕤；同声相追，感我情悲。

　　同声至淑姿、窈窕至相追、感我至后妃。

　　两边各连一句，或两边遥间一句，俱可读。

　　以下三段，读俱同前：惟时至成辞、佞好至防萌、何辜至惟新。

　　两边分读，左右递退，六言六句：

　　周风兴自后妃，卫女河广思归；

　　长叹不能奋飞，齐兴硕人其颀；

　　华观冶容为谁？情伤感我情悲。

　　宫羽至淑姿、邵伯至相追、情伤至后妃。

　　以下三段，读俱同前：年殊至成辞、谗人至防萌、愆殃至惟新。

　　互用分读：

　　周风兴自后妃，楚樊厉节中闱；长叹不能奋飞，双发歌我兖衣；华观冶容为谁？宫羽同声相追。

　　宫羽至后妃、邵伯至情悲、情伤至淑姿。

　　虚中行左右分读，六言十二句：

　　周风兴自后妃，邵伯窈窕淑姿；楚樊厉节中闱，卫女河广思归；长叹不能备飞，咏志遐路逶迤；

　　双发歌我兖衣，齐兴硕人其颀；华观冶容为谁？

　　曜荣翠粲葳蕤；官羽同声相追，情伤感我情悲。

　　情伤至后妃、邵伯至相追、宫羽至淑姿。

　　左右连一句亦可读。

　　以下三段，读俱同前：年殊至成辞、谗人至防萌、愆殃至惟新。

　　○紫书读法自岁寒反覆读，五言四句：

　　寒岁识凋松，贞物知终始；颜丧改华容，仁贤别行士。

　　士行至岁寒、松凋至贤仁、仁贤至凋松。

　　自寒字蛇行读：

　　寒岁识凋松，始终知物贞；颜丧改华容，士行列贤仁。

　　仁贤至岁寒、松凋至行士、士行至凋松。

　　从外读入：

　　寒岁识凋松，仁贤别行士；颜丧改华容，贞物知终始。

　　仁贤至华容、松凋至物贞、士行至丧颜。

　　从内读出：

　　贞物知终始，颜丧改华容；仁贤别行士，寒岁识凋松。

　　颜丧至行士、始终至岁寒、容华至贤仁。

　　以下一段，读俱同前：诗风至微元。

　　自龙字起顺读，五言四句：

　　龙虎繁文藻，旗凋华曜荣；容饰观壮丽，衣绣曜颜充。

　　从外读入：

　　藻文繁虎龙，充颜曜绣衣；丽壮观饰容，荣曜华凋旗。

　　充颜至饰容。

　　从内读出：

　　荣曜华凋旗，丽壮观饰容；充颜曜绣衣，藻文繁虎龙。

　　丽壮至绣衣。

　　以下一段，读俱同前：衰年至异世。

　　回环读：

　　龙虎繁文藻，荣曜华凋旗；容饰观壮丽，充颜曜绣衣。

　　衣绣至虎龙。

　　顺读：

　　藻文繁虎龙，荣曜华凋旗；丽壮观饰容，充颜曜绣衣。

　　充颜至虎龙。

　　以下一段，读俱同前：衰年至奇颜。

　　○黄书读法自诗情起，五言四句：

　　诗情明显怨，怨义兴理辞；辞丽作比端，端无终始诗。

　　诗始至情诗、辞丽至理辞、辞理至丽辞、端比至无端、怨显至义怨、端无至比端、怨义至显怨。

　　自思感起，四言四句：

　　思感自宁，孜孜伤情，时在君侧，梦想劳形。

　　形劳至感思。

　　顺读：

　　宁自感思，孜孜伤情；侧君在时，梦想劳形。

　　梦想至惑思。

　　以下三段，读俱同前：愆旧至何如、婴是至何冤、怀伤至者谁。

　　从外读入：

　　宁自感思，梦想劳形；侧君在时，孜孜伤情。

　　梦想至在时。

　　从内读出：

　　孜孜伤情，侧君在时；梦想劳形，宁自感思。

　　侧君至劳形。

　　从下一句间逆读：

　　孜孜伤情，宁自感思，梦想劳形，侧君在时。

　　侧君至伤情。

　　以下三段，读俱同前：念是至独居、怀忧至漫漫、悼思至感悲。

　　自诗情起，四言四句：

　　诗情明显，怨义兴理；辞丽作比，端无终始。

　　始终至情诗、辞丽至兴理、理兴至丽辞、情明至始诗、丽作至理辞、无终至比端、义兴至显怨、显明至义怨、比作至无端。

　　余如始终无端，显明情诗，回环读，仍是四言四句八首。

　　苏氏蕙若兰织锦回文璇玑图

　　私淑女弟子哀萃芳谨绎

　　琴清流楚激弦商泰曲发声悲摧藏音和咏思惟空堂心忧增慕怀惨伤仁

　　芳廊王南荒嗟智

　　兰桃怀郑滢中怀

　　凋燕土歌妄君德

　　茂水眷商想容圣

　　熙好旧流感曜虞

　　春方殊离仁君荣身苦惟艰生患多殷忧缠情将如何钦苍穹誓终笃志贞

　　墙加怀繁思岑妙

　　面兼何华伤幽显

　　殊愁是观君岩华

　　意悴冤曜梦峻重

　　感少端终诗嵯荣

　　故精平始璇峨章

　　新旧闻离天罪辜神恨昭感兴伯苏心玑明别改知识深微至嬖女因奸臣

　　霜遐氏诗图渊贤

　　冰幽辞兴怨重惟

　　齐旷怀感念涯圣

　　洁远感远为经配

　　志离戚殊怀网英

　　清凤知浮如罗皇

　　纯贞志一专所当麟沙流颓逝异浮沉华英翳曜潜阳林西昭景薄榆桑轮

　　望神龙时光滋匹

　　谁轻昭盛流谦离

　　思粲德意电远飘

　　想散怀丽逝贞浮

　　怀哀圣哀推自江

　　所春皇遗生基湘

　　亲刚柔有女为贱人房幽处己悯微身长路悲旷感生民梁山殊塞隔河津

　　自初行退一字，每首七言四句，俱逐句退成回文：

　　智怀德圣虞唐贞，妙显华重荣章臣，

　　贤惟圣配英皇轮，匹离飘浮江湘津。

　　智怀至西林、至罗林、至玑心、至岑钦、至奸臣、至识深、至如林、至浮沉、至知麟、至恨神、至怀身、至繁殷、至始心、至苦身、至南音、至和音、至伤仁、至忧心、至唐贞。

　　以下十五段，读俱同前：所怀至芳琴、河隔至刚亲、清流至伤仁、妙显至梁民、生感至望纯、清志至商秦、曲发至唐贞、贤惟至长身、微悯至霜新、故感至藏音、和咏至章臣、匹离至房人、贱为至墙春、阳熙至堂心、忧增至皇轮。

　　自上横行退一字成句，逐句逐字逆读，俱成回文：

　　伤惨怀慕增忧心，堂空惟思咏和音，藏摧悲声发曲秦，商弦激楚流清琴。

　　伤惨至乡身、至苦身、至始心、至何钦、至南音、至繁殷、至怀身、至恨神、至知麟、至浮沉、至如林、至识深、至玑心、至罗林、至奸臣、至章臣、至智仁、至唐贞、至忧心。

　　以下十五段读俱同前：芳兰至听亲、刚柔至河津、湘江至智仁、堂空至阳春、墙面至贱人、房幽至匹轮、皇英至忧心、藏摧至故新、霜冰至微身、长路至贤臣、章荣至和音、商弦至清纯、望谁至生民、梁山至妙贞、唐虞至曲秦。

　　自两间行退一字成句，下以递退一句成章，又纵横返复读：荒滢至生民、王怀至皇人、志笃至方春、桑榆至贞纯、方殊至志贞、贞志至桑轮、岑幽至长身、加兼至刚亲、何如至故新、阳潜至所亲、罗网至和音、凤离至清琴、苦惟至章臣、沙流至湘律、渊重至房人、遐幽至望纯、多患至清纯、浮异至墙春，峨嵯至曲秦、精少至阳春、忧缠至皇轮、华英至梁民、光流至刚亲、龙昭至霜新、当所至芳琴、荣君至所亲、乡旧至故新、所感至清琴、苍穹至湘津、西照至长身。

　　自中行退一字成句，以下迎退一句成章：南郑至遗身、奸回至旧新，遗哀至南音、旧闻至奸臣、繁华至房人、识知至清纯、浮殊至曲秦、恨昭至皇轮、诗兴至刚亲、苏作至所亲、始终至清琴、玑明至湘津、时盛至望纯、辜罪至贱人、徵流至阳春、微至至梁民。

　　自角斜退一字成句，以下递退一句成章：

　　嗟中君容曜多钦，思伤君梦诗璇心，氏辞怀感戚知麟，种轻粲散哀惑亲。

　　嗟中至贞纯、至浮沉、至遐神、至遗身、至阳林、至沙麟、至旧新，至凤麟、至加身、至基津、至桑轮、至生民、至渊深、至华沉、至廊琴、至方春、至王秦、至精神、至多殷、至奸臣、至罗林、至苦身、至南音、至基津，至图心、至妙贞、至皇轮、至恨神、至知麟、至怀身、至繁殷、至如林、至思钦、至平心、至识深、至曲秦、至堂心、至忧心、至皇轮、至微深、至徵殷、至唐贞、至多钦。

　　以下十五段同前：廊桃至基津、春哀至嗟仁、基自至廊琴、思伤至望纯、怀何至梁民、知戚至忧心、如怀至阳春、氏辞至霜新、图怨至长身、璇诗至和音。

　　平端至故新、神轻至墙春、滋谦至房人、多曜至曲秦、伤好至清纯。

　　自中心诗兴起，各项字倒换互旋，八面分读：

　　诗兴感远殊浮沉，时盛意丽哀遗身，始终曜观华繁殷，徵流商歌郑南音。

　　始终至遗身、玑明至旧新、苏作至奸臣。

　　四正左旋读：诗兴至旧闻、苏作至南音、始终至识深、玑明至浮沉。

　　四正右旋读：诗兴至奸臣、玑明至南音、始终至旧新、苏作至遗身。

　　四隅左旋读：璇诗至廊琴、平端至春亲、氏辞至基津、图怨至嗟仁。

　　四隅右旋读：璇诗至基津、图怨至春亲、氏辞至廊琴、平端至嗟仁。

　　双句左旋读：诗兴至春亲、氏辞至旧闻、苏作至廊琴、平端至南音。始终至嗟仁、璇诗至奸臣、玑明至基津、图怨至遗身。

　　双句右旋读：诗兴至基津、图怨至奸臣、玑明至嗟仁、璇诗至南音。始终至廊琴、平端至旧新、苏作至春亲、氏辞至遗身。

　　各行退一字，于八面各取一句，左旋颠倒回文：

　　南郑歌商流徵殷，廊桃燕水好伤身，旧闻离天罪辜神，春哀散粲轻神麟。

　　廊桃至时沉、旧闻至滋林、春哀至微深、遗哀至多钦、基自至徵殷、奸臣至伤身、嗟中至辜神。

　　八面右旋读：南郑学滋林、嗟中至时沉、奸臣至神麟、基自至辜神、遗衷至伤身、春哀至徵殷、旧闻至多钦、廊桃至微深。

　　各行退一字，四正面各取一句，左旋读：

　　南郑歌商流徵殷，旧闻离天罪辜神，遗哀丽意盛时沉，奸因女嬖至微深。

　　旧闻至微殷、遗哀至辜神、奸因至时沉，四正右旋读：南郑至辜神、奸因至徵殷、遗哀至微深、旧闻至时沉。

　　四隅左旋读：嗟中至滋林、廊桃至多钦、春哀至伤身、基自至神麟。

　　四隅右旋读：嗟中至伤身，基自至多钦、春哀至滋林、廊桃至神麟。

　　小山看罢，不觉叹道：“苏氏以闺中弱质，意欲感悟其夫，一旦以精意聚于八百言中，上陈天道，下悉人情，中稽物理，旁引广譬，兴寄超远，此等奇巧，真为千古绝唱，今得太后制序，已可流传不朽，又得史氏、哀氏两个才女，寻其脉络，疏其神髓，绎出诗句，竟可盈千累万，使苏氏当日制图一片巧思，昭然在目，殆无余恨。这两个才女如此细心，不独为苏氏功臣，其才情之高，慧心之巧，亦可想见。侄女生逢其时，得睹如此奇文，可谓三生有幸。不知太后有何旷典？”

　　唐敏道：“太后自见此图，十分喜受。因思如今天下之大，人物之广，其深闺绣阁能文之女，固不能如苏蕙超今迈古之妙，但多才多艺如史幽探、哀萃芳之类，自复不少。设俱湮没无闻，岂不可惜？因存这个爱才念头，日与延臣酌议，欲今天下才女俱赴廷试，以文之高下，定以等第，赐与才女匾额，准其父母冠带荣身。不独鼓励人才，为天下有才之女增许多光耀，亦是千秋佳话。因谕部臣议定条款，即于前次所颁覃恩十二条之外，续添考才女恩昭一条。闻得明年改元‘圣历’，大约来春正月颁行天下。考期虽尚未定，此信甚确。侄女须赶紧用功，早作准备。据你学问，要竖才女匾额，只算探囊取物。去年你曾问我女科。谁知此话今日来真应了。”小山不觉喜道：“天下竟有如此奇事！怪不得叔叔说是我们闺中千载难逢际遇，真是旷古少有。话虽如此，侄女何能有这福分，就竖才女匾呢。况学业未精，如何敢荫妄想？此后惟有勉力习学，尚求叔叔不时教诲，或者可以前去观光。加考期尚有时日，还有几希之望，倘明年就要考试，侄女只好把这妄想歇了。”唐敏诧异道：“侄女此话怎讲？”

　　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大圣殷勤拜南海 观音慈善缚红孩:

　　话说唐敏问小山道：“何以明年考试，就把想头歇了，这却为何？”小山道：

　　“考期如迟，还可赶紧用功；若就要考试，侄女学问空疏，年纪过小。何能去呢？”

　　唐敏道：“学问却是要紧；至于年纪，据我看来，倒是越小越好。将来恩诏发下，只怕年纪过大，还不准考哩。你只管用功。即或明年就要考试，你的笔下业已清通，也不妨的。”小山连连点头，每日在家读书。

　　到了次年，唐敏不时出去探信。这日，在学中得了恩诏，连忙抄来，递给小山道：“考才女之事，业已颁发恩诏，还有规例十二条，你细细一看就知道了。”

　　小山接过，只见上面写著：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朕惟天地英华，原不择人而畀；帝王辅翼，何妨破格而求。丈夫而擅词章，固重圭璋之品；女子而娴文艺，亦增-藻之光。我国家储才为重，历圣相符；朕受命维新，求贤若渴。辟门吁俊，桃李已属春官；《内则》遴才，科第尚遗闺秀。郎君既膺鹗荐，女史未遂鹏飞。奚见选举之公，难语人才之盛。昔《帝典》将坠，伏生之女传经；《汉书》未成，世叔之妻续史。讲艺则纱橱、绫帐，博雅称名；吟诗则柳絮、椒花，清新独步。群推翘秀，古今历重名媛；慎选贤能，闺阁宜彰旷典。况今日：灵秀不钟于男子，贞吉久属于坤元；陰教咸仰敷文，才藻益徵竞美。是用博谘群议，创立新科，于圣历三年，命礼部诸臣特开女试。所有科条，开列于后。

　　（一）考试先由州县考取，造册送郡，郡考中式，始与部试，部试中式，始与殿试。其应试各女童，先于圣历二年，在本籍呈递年貌、履历，及家世清白切结。以是年八月县考，郡考以十月为期，均在内衙出题考试。仍令女亲属一二人伴其出入。其承值各书役，悉今回避。

　　（一）县考取中，赐“文学秀女”匾额，准其郡考，郡考冰中，赐“文学淑女”匾额，准其部试；部试取中，赐“文学才女”医额，准其殿试。殿试名列一等，赏“女学士”之职；二等，赏“女博士”之职；三等，赏“女儒士”之职：俱赴“红文宴”，准其半支俸禄。其有情愿内廷供奉者，俟试俸一年，量材擢用。其三等以下，各赐大缎一匹；如年岁合例，准于下科再行殿试。

　　（一）殿试一等者：其父母翁姑及本夫如有官职在五品以上，各加品服一级；在五品以下，俱加四品服色；如无官职，赐五品服色荣身。二等者：

　　赐六品服色。三等者：赐七品服色。余照一等之例，各为区别。女悉如之。

　　（一）郡考、部试取中后见试官仪注，俱师生礼。其文册榜案，俱照当时所赐字样，如县考则填“文学秀女”，郡考则填“文学淑女”。

　　（一）试题，自郡、县以至殿试，俱烈士子之例，试以诗赋，以归体制。

　　均于寅时进场，酉时出场，毋许给烛；违者试官听处。至试卷：除殿试，余俱弥封誉录，以杜私弊。

　　（一）籍贯：无须拘定。设有寄居他乡，准其声明，一体赴试；或在寄籍县考，而归原籍郡考，亦听其便。

　　（一）郡县各考，或因患病未及赴试，准病痊时于该衙门呈明补考；如逾殿试之期，不准。

　　（一）值部试，如因路远乏人伴送，或因患病未能赴试者，如果文学出众，准原考各官据实保奏，另降谕旨。

　　（一）凡郡考取中，女及夫家，均免徭役。其赴部试者，俱按程途远近，赐以路费。

　　（一）命名：不必另起文墨及嘉祥字样，虽侞名亦无不可；或有以风花雪月、以梦兆、以见闻命名者，俱仍其旧，庶不失闺阁本来面目。

　　（一）年十六岁以外，不准入考。其年在十六岁以内，业经出室者，亦不准与试。他如体貌残废，及出身微贱者，俱不准入考。

　　（一）诏下之日，亟拟科试以拔真才。第路有远近，势难骤集；兼之向无女科，遽令入试，学业恐未精纯。故于圣历三年三月部试，即于四月举行殿试大典，以示博选真才至意。

　　于戏！诗夸织锦，真为夺锦之人：格比簪花，许赴探花之宴从此珊瑚在网，文博士本出宫中；玉尺量才，女相如岂遗苑外？丕焕新猷，聿昭盛事。

　　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小山看罢，不觉喜道：“我怕考期过早，果然天从人愿！今年侄女十四岁，若到圣历三年，恰恰十六岁，有这两年功文，尽可慢慢习学。”唐敏道：“我才见这条例，也甚欢喜。不但为期尚缓，可以读书；并且一诗一赋，还不甚难。我家才女匾额，稳稳拿在手中了！”

　　小山自此虽同小峰日日读书，奈父亲总无音信，不免牵挂；林氏也因悬念丈夫，时刻令人回家问信。这日，正在盼望，恰好唐敏领林之洋进来。林氏见了，只当丈夫业已回家，不胜之喜。慌忙见礼让坐；小山、小峰也来拜见。林氏道：

　　“哥哥只顾将你妹夫带上海船，这两年，合家大小，何曾放心！……”小山不等说完，即接著说道：“今舅舅既已回家，怎么父亲又不同来？”林之洋道：“昨日俺们船只抵岸，正发行李，你父亲因革了探化，恐街邻耻笑，无颜回家，要到京里静心用功，等下科再中探花才肯回来。俺同你舅母再三劝阻，无奈执意不听。

　　今把海外赚的银子，托掩送来，他向京里去了。”林氏同小山听罢，不觉日瞪口呆。唐敏道：“哥哥向日虽功名心胜，近来性情为何一变至此？岂有相离咫尺，竟过门不入？况功名迟早，何能拿得定，设或下科不中，难道总不回家么？”林之洋道：“这话令兄也说过，若榜上无名，大家莫想他回来。他这般立志，俺也劝不改的。”林氏道：“这怪哥哥不该带到海外。今游来游去，索性连家也不顾了！”林之洋道：“当日俺原不肯带去，任凭百般阻拦，他立意要去，教俺怎能拦得住！”

　　小山道：“当日我父亲到海外，是舅舅带去的；今我父亲到西京，又是舅舅放会的，舅舅就推不得干净了。为今之计，别无良策，惟有求舅舅把我送到西京。

　　即或父亲不肯回家，甥女见见父亲之面，也好放心。”林之洋被小山几句话吃了一吓道：“你恁小年纪，怎吃外面劳苦？当年你父亲出游在外，一去两三年，总是好好回来。俺闻人说，他这名字，就因好游取的，你只细想这个‘敖’字，可肯好好在家？今在西京读书，下科考过，自然还家，甥女为甚这样性急？岭南到彼几千路程，这样千山万水，问你令叔，你们女子如去得，俺就同令叔送你前去。”

　　唐敏听见林之洋教他同去，连忙说道：“据我主意：好在将来侄女也要上京赴试，莫若明年赴过郡考，早早进京，借赴试之便，就近省亲，岂非一举两便？况你父亲向来在外闲散惯的，在家多住几时，就要生灾害病，倒是在外无拘无束，身子倒觉强壮。他向来生性如此，也勉强不来。当日父母在堂，虽说好游，还不敢远离，及至父母去世，不是一去一年，就是一去两载。这些光景，你母亲也都深知。

　　侄女只管放心，他虽做客在外，只怕比在家还好哩。”小山听了，滴了几点眼泪，只得勉强点头道：“叔父分付也是。”

　　林之洋将女儿国一万银子交代明白，并将廉家女子所送明珠也都交代。唐敖款待饭毕，又坐了半晌。因妹子、甥女口口声声只是埋怨，一时想起妹夫，真是坐立不安，随即推故有事，匆匆回家。把燕窝货卖，置了几顷庄田。过了几时，生了一子，著人给妹子送信。

　　林氏听了，甚觉欢慰，喜得林家有后。到了三朝，带了小山、小峰来家与哥嫂贺喜。谁知吕氏产后，忽感风寒；兼之怀孕半年之外，秉气又弱，血分不足，病势甚重。幸亏县官正在遵奉御旨，各处延请名医，设立药局，吕氏趁此医治，吃了两服药，这才好些。林氏见嫂子有病，就在娘家住下。这日，小山同婉如在江氏房中闲话，只见海外带来那个白猿，忽从床下把唐敖枕头取了出来。

　　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黑河妖孽擒僧去 西洋龙子捉鼍回:

    话说王夫人因见贾母那日在大观园不过着了些风寒，不是什么大病，请医生吃了两剂『药』，也就好了，便放了心，因命凤姐来吩咐他预备给贾政带送东西。正商议着，只见贾母打发人请，王夫人忙引着凤姐儿过来。王夫人又请问：“这会子可又觉大安些？”贾母道：“今日可大好了。方才你送来的野鸡崽子汤，我尝了一尝，倒有味儿，又吃了两块肉，心里很受用。”王夫人笑道：“这是凤丫头孝敬老太太的。算他的孝心虔，不枉了老太太素日疼他。”贾母点头笑道：“难为他想着。若是还有生的，再炸上两块，咸浸浸的，吃粥有味儿。那汤虽好，就只不对稀饭。”凤姐听了，连忙答应，命人去厨房传话。这里贾母又向王夫人笑道：“我打发人请你来不为别的。初二是凤丫头的生日，上两年我原早想替他作生日，偏到跟前，有大事就混过去了。今年人又齐全，料着又没事，咱们大家好生乐一日。”王夫人笑道：“我也想着呢。既是老太太高兴，何不就商议定了？”贾母笑道：“我想，往年不拘谁作生日，都是各自送各自的礼，这个也俗了，也觉很生分似的。今儿我出个新法子，又不生分，又可取乐。”王夫人忙道：“老太太怎么想着好，就是怎么样行。”贾母笑道：“我想着咱们也学那小家子，大家凑分子，多少尽着这钱去办。你道好顽不好顽？”王夫人笑道：“这个很好。但不知怎么凑法？”贾母听说，一发高兴起来，忙命人去请薛姨妈邢夫人等，又叫“请姑娘们并宝玉、那府里珍儿媳『妇』。”并赖大家的等有头脸管事的媳『妇』，也都叫了来。众丫头婆子见贾母十分高兴，也都高兴，忙忙的各自分头去请的请，传的传。没顿饭的工夫，老的少的，上上下下的，乌压压挤了一屋子。只薛姨妈和贾母对坐，邢夫人王夫人只坐在房门前两张椅子上，宝钗姊妹等五六个人坐在炕上，宝玉坐在贾母怀前，底下满满的站了一地。贾母忙命拿几个小杌子来，给赖大母亲等几个年高有体面的嬷嬷坐了。——贾府风俗，年高伏侍过父母的家人，比年轻的主子还有体面，所以尤氏凤姐等只管地下站着。那赖大的母亲等三四个老嬷嬷告了罪，都坐在小杌子上了。贾母笑着，把方才的一席话说与众人听了。众人谁不凑这趣儿；再也有和凤姐儿好，情愿这样的；也有畏惧凤姐儿的，巴不得来奉承的；况且都是拿得出来的，所以一闻此言，都欣然应诺。贾母先道：“我出二十两。”薛姨妈笑道：“我随着老太太，也是二十两了。”邢王二夫人笑道：“我们不敢和老太太并肩，自然矮一等，每人十六两罢了。”尤氏李纨也笑道：“我们自然又矮一等，每人十二两罢。”贾母忙向李纨道：“你寡『妇』失业的，那里还拉你出这个钱，我替你出了罢。”凤姐忙笑道：“老太太别高兴，且算一算帐再揽事。老太太身上已有两分呢，这会子又替大嫂子出十二两，说着高兴，一会子回想，又心疼了。过后儿又说都是为凤丫头花了钱，使个巧法子，哄着我拿出三四倍子来暗里补上，我还作梦呢。”说的众人都笑了。贾母笑道：“依你怎么样呢？”凤姐笑道：“生日没到，我这会子已经折受的不受用了。我一个钱饶不出，惊动这些人，实在不安，不如大嫂子这一分我替他出了罢。我到了那一日多吃些东西，就享了福了。”邢夫人等听了，都说“很是”，贾母方允了。凤姐又笑道：“我还有一句话呢。我想老祖宗自己二十两，又有林妹妹宝兄弟的两分子。姨妈自己二十两，又有宝妹妹的一分子，这倒也公道。只是二位太太每位十六两，自己又少，又不替人出，这有些不公道。老祖宗吃了亏了。”贾母听了，忙笑道：“倒是我的凤丫头向着我，这说的很是。要不是你，我叫他们又哄了去了。”凤姐笑道：“老祖宗只把他姐儿两个交给两位太太，一位占一个，派多派少，每位替出一分就是了。”贾母忙说：“这很公道，就是这样。”赖大的母亲忙站起来，笑说道：“这可反了，我替二位太太生气。在那边是儿子媳『妇』，在这边是内侄女儿，倒不向着婆婆姑娘，倒向着别人。这儿媳『妇』成了陌路人，内侄女儿竟成了个外侄女儿了。”说的贾母与众人都大笑起来了。赖大之母因又问道：“少『奶』『奶』们十二两，我们自然也该矮一等了。”贾母听说道：“这使不得。你们虽该矮一等，我知道你们这几个都是财主，分位虽低，钱却比他们多。你们和他们一例才使得。”众嬷嬷听了，连忙答应。贾母又道：“姑娘们不过应个景儿，每人照一个月的月例就是了。”又回头叫鸳鸯来：“你们也凑几个人，商议凑了来。”鸳鸯答应着，去不多时，带了平儿、袭人、彩霞等，还有几个小丫鬟来，也有二两的，也有一两的。贾母因问平儿：“你难道不替你主子作生日？还入在这里头？”平儿笑道：“我那个私自另外有了，这是官中的，也该出一分。”贾母笑道：“这才是好孩子。”凤姐又笑道：“上下都全了。还有二位姨『奶』『奶』，他们出不出，也问一声儿。尽到他们是礼，不然，他们只当小看了他们了。”贾母听了，忙说：“可是呢，怎么倒忘了他们！只怕他们不得闲儿，叫一个丫头问问去。”说着，早有丫头去了，半日回来，说道：“每位也出二两。”贾母喜道：“拿笔砚来，算明共计多少。”尤氏因悄骂凤姐道：“我把你这没足厌的小蹄子！这么些婆婆婶子来凑银子给你过生日，你还不足？又拉上两个苦瓠子作什么？”凤姐也悄笑道：“你少胡说。一会子离了这里，我才和你算帐。他们两个为什么苦呢，有了钱也是白填还别人，不如拘了来咱们乐。”说着，早已合算了，共凑了一百五十两有零。贾母道：“一日戏酒用不了。”尤氏道：“既不请客，酒席又不多，两三日的用度都够了。头等戏不用钱，省在这上头。”贾母道：“凤丫头说那一班好，就传那一班。”凤姐道：“咱们家的班子都听熟了，倒是花几个钱，叫一班来听听罢。”贾母道：“这件事，我交给珍哥媳『妇』了。越『性』叫凤丫头别『操』一点心，受用一日才算。”尤氏答应着。又说了一回话，都知贾母乏了，才渐渐的都散出来。尤氏等送邢夫人王夫人散去，便往凤姐房中来商议怎么办生日的话。凤姐儿道：“你不用问我，你只看老太太的眼『色』行事就完了。”尤氏笑道：“你这阿物儿，也忒行了大运了。我当有什么事叫我们去，原来单为这个。出了钱不算，还要我来『操』心，你怎么谢我？”凤姐笑道：“别扯臊，我又没叫你来，谢你什么！你怕『操』心，你这会子就回老太太去，再派一个就是了。”尤氏笑道：“你瞧他兴的这样儿！我劝你收着些儿好。太满了，就要泼出来的。”二人又说了一回方散。次日将银子送到宁国府来，尤氏方才起来梳洗，因问是谁送过来的，丫头们回说：“是林大娘。”尤氏便命叫他进来。丫头们走至下房叫了林之孝家的过来，尤氏命他脚踏上坐了。一面忙着梳洗，一面问他：“这一包银子共多少？”林之孝家的回说：“这是我们底下人的银子，凑了先送过来。老太太和太太们的还没有呢。”正说着，丫鬟们回说：“那府里太太和姨太太打发人送分子来了。”尤氏笑骂道：“小蹄子们专会记得这些没要紧的话。昨日不过老太太一时高兴，故意的要学那小家子凑分子，你们就记住了。到了你们嘴里，就当正经的话。还不快接了进来，好生待茶，再打发他们去。”丫鬟答应着，忙接了进来，一共两封，连宝钗黛玉的都有了。尤氏问：“还少谁的？”林之孝家的道：“还少老太太太太姑娘们的，和底下姑娘们的。”尤氏道：“还有你们大『奶』『奶』的呢？”林之孝家的道：“『奶』『奶』过去，这银子都从二『奶』『奶』手里发，一共都有了。”说着，尤氏已梳洗了，命人伺候车辆。一时来至荣府，先来见凤姐，只见凤姐已将银子封好，正要送去。尤氏问：“都齐了？”凤姐笑道：“都有了，快拿了去罢，丢了我不管。”尤氏笑道：“我有些信不及，倒要当面点一点。”说着，果然按数一点，只没有李纨的一分。尤氏笑道：“我说你闹鬼呢。怎么你大嫂子的没有？”凤姐笑道：“那么些，还不够使！短一分儿也罢了。等不够了，我再给你。”尤氏道：“昨儿你在人跟前作人，今儿又来和我赖，这个断不依你。我只和老太太要去。”凤姐笑道：“我看你利害！明儿有了事，我也丁是丁卯是卯的，你也别抱怨。”尤氏笑道：“你一般的也怕。不看你素日孝敬我，我才是不依你呢。”说着把平儿的一分拿了出来，说道：“平儿，来。把你的收起去，等不够了，我替你添上。”平儿会意，因说道：“『奶』『奶』先使着，若剩下了，再赏我一样。”尤氏笑道：“只许你那主子作弊，就不许我作情儿。”平儿只得收了。尤氏又道：“我看着你主子这么细致，弄这些钱那里使去！使不了，明儿带了棺材里使去。”一面说着，一面又往贾母处来，先请了安，大概说了两句话，便走到鸳鸯房中，和鸳鸯商议，只听鸳鸯的主意行事，何以讨贾母的喜欢。二人计议妥当。尤氏临走时，也把鸳鸯的二两银子还了他，说：“这还使不了呢。”说着，一迳出来，又至王夫人跟前说了一回话。因王夫人进了佛堂，把彩云的一分也还了他。见凤姐不在跟前，把周赵二人的也还了。他两个还不敢收。尤氏道：“你们可怜见的，那里有这些闲钱。凤丫头便知道了，有我应着呢。”二人听说，千恩万谢的方收了。    展眼已是九月初二日，园中人都打听得尤氏办得十分热闹，不但有戏，连耍百戏并说书的男女先儿全有，都打点取乐顽耍。李纨又向众姊妹道：“今儿是正经社日，可别忘了。宝玉也不来，想必他只图热闹，把清雅就丢开了。”说着，便命丫鬟去瞧作什么呢，快请了来。丫鬟去了半天，回来说：“花大姐姐说，今儿一早就出门去了。”众人听了都诧异，说：“再没有出门之理。这丫头糊涂，不知说话。”因又命翠墨去。一时，翠墨回来，说：“可不真出了门了。说有个朋友死了，出去探丧去了。”探春道：“断然没有的事。凭他什么，再没有今日出门之理。你叫袭人来，我问他。”刚说着，只见袭人走来。李纨等都说道：“今儿凭他有什么事，也不该出门。头一件，你二『奶』『奶』的生日，老太太都这等高兴，两府里上下众人来凑热闹，他倒走了；第二件，又是头一社的正日子，他也不告假，就私自去了。”袭人叹道：“昨儿晚上就说了：今儿一早起有要紧的事，到北静王府里去，就赶回来的。劝他不要去，他必不依。今儿一早起来，又要素衣裳穿，想必是北静王府里的要紧姬妾没了，也未可知。”李纨等道：“若果如此，也该去走走，只是也该回来了。”说着，大家又商议：“咱们只管作诗，等他回来罚他。”刚说着，只见贾母已打发人来请，便都往前头来了。袭人回明宝玉的事，贾母不乐，便命人接去。    原来宝玉心里有件私事，于头一日就吩咐茗烟：“明日一早要出门，备下两匹马在后门口等着，不要别一个跟着。说给李贵，我往北府里去了。倘或要有人找我，叫他拦住不用找，只说北府里留下了，横竖就来的。”茗烟也『摸』不着头脑，只得依言说了。今儿一早，果然备了两匹马，在园子后门等着。天亮了，只见宝玉遍体纯素，从角门出来，一语不发，跨上马，一弯腰，顺着街就下去了。茗烟也只得跨马加鞭赶上，在后面忙问：“往那里去？”宝玉道：“这条路是往那里去的？”茗烟道：“这是出北门的大道。出去了，冷清清没有可顽的。”宝玉听说，点头道：“正要冷清清的地方好。”说着，率『性』加了两鞭，那马早已转了两个弯子，出了城门。茗烟越发不得主意，只得紧紧跟着。一气跑了七八里路出来，人烟渐渐稀少，宝玉方勒住马，回头问茗烟道：“这里可有卖香的？”茗烟道：“香倒有，不知是那一样？”宝玉想道：“别的香不好，须得檀芸降三样。”茗烟笑道：“这三样可难得。”宝玉为难。茗烟见他为难，因问道：“要香作什么使？我见二爷时常小荷包里有散香，何不找一找？”一句话提醒了宝玉，便回手从衣襟下掏出一个荷包来，『摸』了一『摸』，竟有两星沉素，心内欢喜，只是不恭些。再想，自己亲身带的，倒比买的又好些。于是又问炉炭。茗烟道：“这可罢了。荒郊野外，那里有！用这些，何不早说，带了来岂不便宜。”宝玉道：“糊涂东西！若可带了来，又不这样没命的跑了。”茗烟想了半日，笑道：“我得了个主意，不知二爷心下如何。我想二爷不止用这个呢，只怕还要用别的。这也不是事。如今我们往前再走二里地，就是水仙庵了。”宝玉听了，忙问：“水仙庵就在这里？更好了，我们就去。”说着，就加鞭前行。一面回头向茗烟道：“这水仙庵的姑子长往咱们家去。咱们这一去到那里，和他借香炉使使，他自然是肯的。”茗烟道：“别说他是咱们家的香火，就是平白不认识的庙里，和他借，他也不敢驳回。只是一件，我常见二爷最厌这水仙庵的，如何今儿又这样喜欢了？”宝玉道：“我素日因恨俗人不知原故，混供神，混盖庙。这都是当日有钱的老公们和那些有钱的愚『妇』们，听见有个神，就盖起庙来供着，也不知那神是何人。因听些野史小说，便信真了，比如这水仙庵里面，因供的是洛神，故名水仙庵。殊不知古来并没有个洛神，那原是曹子建的谎话。谁知这起愚人就塑了像供着。今儿却合我的心事，故借他一用。”说着，早已来到门前。那老姑子见宝玉来了，事出意外，就像天上掉下个活龙来的一般，忙上来问好，命老道来接马。宝玉进去，也不拜洛神之像，却只管赏鉴。虽是泥塑的，却真有“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之态；“荷出绿波，日映朝霞”之姿。宝玉不觉滴下泪来。老姑子献了茶，宝玉因和他借香炉。那姑子去了半日，连香供纸马都预备了来。宝玉道：“一概不用。”便命茗烟捧着炉，出至后院中，拣一块干净地方儿，竟拣不出来。茗烟道：“那井台儿上如何？”宝玉点头。一齐来至井台上，将炉放下，茗烟站过一边。宝玉掏出香来焚上，含泪施了半礼，回身命收了去。茗烟答应着，且不收，忙爬下磕了几个头，口内祝道：“我茗烟跟二爷这几年，二爷的心事我没有不知道的。只有今儿这一祭祀，没有告诉我，我也不敢问。只是这受祭的阴魂，虽不知名姓，想来自然是那人间有一，天上无双，极聪明极俊雅的一位姐姐妹妹了。二爷的心事，不能出口，让我代祝：若芳魂有感，香魄多情，虽然阴阳间隔，既是知己之间，时常来望候二爷，未尝不可。你在阴间，保佑二爷来生也变个女孩儿，和你们一处相伴，再不可又托生这须眉浊物了。”说毕，又磕几个头，才爬起来。宝玉听他没说完，便掌不住笑了，因踢他道：“休胡说，看人听见笑话。”茗烟起来，收过香炉，和宝玉走着，因道：“我已经和姑子说了，二爷还没用饭，叫他随便收拾了些东西，二爷勉强吃些。我知道今儿咱们里头大排筵宴，热闹非常，二爷为此才躲了出来的。横竖在这里清净一天，也就尽到礼了。若不吃些东西，断使不得。”宝玉道：“戏酒既不吃，这随便素的吃些何妨。”茗烟道：“这便才是。还有一说，咱们出来了，还有人不放心。若没有人不放心，就晚了进城何妨；若有人不放心，二爷须得进城回家去才是。头一件，老太太太太也放了心；第二件，礼也尽了，不过如此，就是家去了看戏吃酒，也并不是二爷有意，原不过陪着父母尽孝道。二爷若单为了这个，不顾老太太太太悬心，就是方才那受祭的阴魂也不安生。二爷想我这话如何？”宝玉笑道：“你的意思我猜着了。你想着只你一个跟了我出来，回来你怕担不是，所以拿这大题目来劝我。我才来了，不过为尽个礼，再去吃酒看戏，并没说一天不进城。这已完了心愿，赶着进城，大家放心，岂不两尽其道。”茗烟道：“这更好了。”说着，二人来至禅堂。果然那姑子收拾了一桌素菜，宝玉胡『乱』吃了些，茗烟也吃了。二人便上马，仍回旧路。茗烟在后面，只嘱咐：“二爷好生骑着，这马总没大骑的，手提紧着些。”一面说着，早已进了城，仍从后门进去，忙忙来至怡红院中。袭人等都不在房里，只有几个老婆子看屋子，见他来了，都喜的眉开眼笑，道：“阿弥陀佛，可来了！把花姑娘急疯了。上头正坐席呢，二爷快去罢。”宝玉听说，忙将素服脱了，自去寻了华服换上，问在什么地方坐席，老婆子回说：“在新盖的大花厅上。”宝玉听说，一迳往花厅上来，耳内早已隐隐闻得歌管之声。刚至穿堂那边，只见玉钏儿独坐在廊檐下垂泪。一见他来，便收泪说道：“凤凰来了，快进去罢。再一会子不来，都反了。”宝玉陪笑道：“你猜我往那里去了？”玉钏儿不答，只管擦泪。宝玉忙进厅里，见了贾母王夫人等，众人真如得了凤凰一般。宝玉忙赶着与凤姐儿行礼。贾母王夫人都说他不知道好歹，“怎么也不说声就私自跑了，这还了得！明儿再这样，等老爷回家来，必告诉他打你。”说着，又骂跟的小厮们：“都偏听他的话，说那里去就去，也不回一声儿。”一面又问他：“到底那去了？可吃了什么？可吓着了？”宝玉只回说：“北静王的一个爱妾昨日没了，给他道恼去。他哭的那样，不好撇下就回来，所以多等了一会子。”贾母道：“以后再私自出门，不先告诉我们，一定叫你老子打你。”宝玉答应着。贾母又要打跟的小子们，众人又忙说情，又劝道：“老太太也不必过虑了。他已经回来，大家该放心乐一回了。”贾母先不放心，自然发了恨；今见来了，喜且有馀，那里还恨，也就不提了。还怕他不受用，或者别处没吃饱，路上着了惊怕，反百般的哄他。袭人早过来伏侍。大家仍旧看戏。当日演的是“荆钗记”，贾母薛姨妈等都看的心酸落泪，也有叹的，也有骂的。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法身元运逢车力 心正妖邪度脊关:

　　话说林之洋惟恐小山忧闷成疾，不时解劝，每逢闲暇，就便谈些海外风景，或讲些各国人物以及所出土产之类，意欲借此替他消遣。谈来谈去，恰好小山向在家中，如海外各书，都曾看过，因事涉虚渺，将信将疑，不意今听舅舅所言，竟有大半都是古人书中所有的，于是肄团顿释。沿途就借这些闲话，倒也解闷。无如林之洋虽在海外走过几次，诸事并不留心，究竟见闻不广，被小山盘根问底，今日也谈，明日也谈，腹中所有若干故典，久已告竣。幸喜多九公本系吕氏至亲，兼之年已八旬，向来吕氏、小山，也都时常见面，到了无事时，林之洋无话可谈，就把多老翁过来闲话。多九公本是久惯江湖，见多识广，每逢谈到海外风景，竟是滔滔不绝。

　　一路上不独小山解去许多愁烦，就是婉如、若花也长许多见识。虽不寂寞，奈小山受不惯海面风浪，兼之水土不服，竟自大病，卧床不起。足足病了一月，这才好些。

　　眠食虽然照旧，身体甚弱。不知不觉，已交新春。

　　这日到了东口山，将船泊岸。林之洋说起当日骆红蕖打虎一事：“妹夫因他至孝，甚为喜爱，曾托业师尹大人作媒替外甥求婚。后来到了轩辕，接著尹大人书信，才晓这段婚姻业已定了。”小山道：“前者甥女看见父亲行裹内有书一封，内中提著兄弟姻事，甥女正要请问舅舅，后来匆匆忙忙，也就忘了，适闻舅舅说起，才知有这缘故。今既到此，甥女自应上去探望，问他何日才回家乡，日后住在何处，彼此也好通个音信。况他既能打虎，若肯陪伴甥女同去寻亲，那更好了。”林之洋道：

　　“甥女这话甚是。但你身子甚弱，上面山路又不好走，这便怎处？”小山道：“将来到了小蓬莱，甥女还要寻访父亲，若怕难走，岂有不去之理？好在甥女前在家中，已将腿脚练的灵便，如今正好借这山路躁练躁练，省得到了小蓬莱又要费事，此时身子虽弱，借此走走，倒可消遣消遣。”林之洋点头。随即带了器械。婉如、若花也要同去。林之洋托多九云在船照应，带了几个水手，一同登岸。小山姊妹三人一同携手慢慢上了山坡，略为歇息，又朝前进。走了多时，歇息数次。才到了莲花庵。

　　走进里面，并无一人。正在诧异，只见庵旁走过两个农人，林之洋上前访问骆太公下落。那两个农人道：“我们就是骆太公佃户，自从前年太公去世，骆小姐搬到水仙村居住，就把这些曰地赏给我们种了。此山大虫，亏得骆小姐杀的一乾二净，我们才能在此安业。今年正月，骆小姐忽把太公灵枢搬去，闻得要回天朝，不知何时才来。这位小姐在此除了大害，至今人人感仰。但愿他配个好女婿；也不枉众人感戴一场。”小山听了，闷闷不乐，只得同众人仍归旧路。

　　慢慢来到岸边，离船不远，只见多九公站在岸上同一年老道站在那里讲话。一齐进前，看那道姑身穿一件破衣，手中拿著一枝芝草，满面青气，好不怕人。林之洋道：“这个花子既来化缘，九公就该教水手随便拿些钱米与他，同他谈甚么！”

　　多九公道：“这个道站疯疯颠颠，并非化缘。手中拿著灵芝，口里唱著歇儿，要求我们渡到前面，他将灵芝就算船钱。及至老夫问他渡到甚么地方，他说要到‘回头岸’去。老夫在海外多年，从未听见有个甚么‘回头岸’。这样颠颠倒倒，岂非是个疯子么？”只听那道姑口中又唱起歌儿。他唱的是：

　　我是蓬莱百草仙，与卿相聚不知年；

　　因怜谪贬来沧海，愿献灵芝续旧缘。

　　小山听了，忽觉心中动了一动，连忙上前合掌道：“仙姑既要渡过彼岸，我就渡你过去。不知那枝灵芝可肯见赐？”道姑道：“女菩萨如发慈心，渡我过去，这枝灵芝，岂敢不献？况女菩萨面带病容，非此不能平复。”小山道：“既如此，就请登舟，我们也好趱路。”道姑听了，即同三人上船。多、林二人望著，不好拦挡，只得收拾扬帆。

　　多九公道：“他这灵芝，并非仙品，唐小姐须要留神，不可为妖人所骗。老夫前在小蓬莱吃了一技，破腹多日，几乎丧命，近来身体疲惫，还是这个病根。”道姑道：“这是老翁与这灵芝无缘，其实灵芝何害于人。即如桑椹，人能久服，可以延年益寿；斑鸠食之，则昏迷不醒。又加人服薄荷则清热；猫食之则醉，灵芝原是仙品，如遇有缘，自能立登仙界；若误给猫狗吃了，安知不生他病？此是物类相感，各有不同，岂能一概而论！”多九公听了，晓得道姑语带讥刺，只气的火星乱冒。

　　小山把道姑让进舱内，同婉如、若花一齐归坐。刚要问话，那道姑把灵芝递给小山道：“且请女菩萨把这仙芝用过，涤荡涤荡凡心，倘悟些前因出来，我们更好谈了。”小山接过，一面道谢，一面把灵芝吃了，登时只觉神清气爽。再把道姑一看，只见满目仙风道骨，极其和蔼，脸上并无一毫青气。因向婉如耳边暗暗问道：

　　“这位仙姑脸上本有一股青气，此时忽然不见，另变做慈善模样，你可见么？”婉如暗暗答道：“他的脸上那股青气，妹子看著正在害怕，姐姐怎说不见？这也奇了！”

　　二人正在附耳议论，只见道姑道：“请问女菩萨：《毛诗》云：‘谁知乌之雌雄？’此言人非其类，所以不能辨其雌雄。不知这些鸟儿，他们可能自辨？”小山道：“他是一类，如何不辨？自然一望而知。”道姑道：“既如此，何以人仙就不各有一类呢？《易》云：‘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女菩萨若明此义，其余就可想见了。”小山不觉忖道：“怎么我同婉如妹妹暗中之话，他竟有些知觉？好生奇怪！”因问道：“请教仙姑大号？”道姑道：“我是百花友人。”小山暗暗诧异道：“他这‘百花’二字，我一经入耳，倒象把我当头一棒，只觉心中生出无限牵挂。莫非‘百花’二字与我有甚宿缘？他说他是‘百花友人’，若以‘友人’二字而论，他非‘百花’，可想而知。俗语说的：‘真人不露相。’我且用话探他一探。”

　　因问道：“仙姑此时从何处至此？”道姑道：“我从不忍山烦恼洞轮回道上而来。”

　　小山暗暗点头道：“因其不能容忍，所以要生烦恼；既生烦恼，自然要堕轮回了。

　　此话不知说的还是‘百花’，还是‘友人’？含含糊糊，令人不解。他这言谈，句句含著禅机，倒也有些意味。”因又问道：“仙姑此时何往？”道姑道：“我要到苦海边回头岸去。”小山忖道：“据这禅语，明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了。”

　　连忙问道：“那‘回头岸’上，可有名山？可有仙洞？”道姑道：“彼处有座仙岛，名唤返本岛；岛内有个仙洞，名唤还原洞。”小山不等说完，即又问道：“仙姑所访何人？”道姑道：“我所访的，并非别人，是那总司群芳的化身。”小山听了，心中若悟若迷，如醉如醒，不知怎样才好。呆了半晌，不觉下拜道：“弟子愚昧，今在苦海，求仙姑大发慈悲，倘能超度，脱离红尘，情愿作为弟子。”

　　这里小山只顾求那道姑。那知多九公因被道姑讥刺，著实气恼，因同林之洋暗在前舱窃听。今见小山如此光景，因向林之洋道：“令甥女不知利害，受了道姑蛊惑，忽要求他超度，若不急急把她赶去，只怕唐小姐还有性命之忧哩！……”林之洋不等说完，一脚跨进舱去，指著道姑道：“你这怪物，敢在俺的船上妖言惑众？

　　还不快走！且吃俺一拳！”小山忙拦住道：“舅舅：他是真仙，不可动手！”道姑冷笑道：“‘缠足大仙’何必动怒！我今到此，原因当日红孩大仙有言，意欲相效微劳，解脱灾患，庶不负同山之谊；谁知无缘，竟不能同在。幸而前途有人，谅无大害。”因向小山道：“此时暂且失陪，我们后会有期，大约回头岸上即可相见。”

　　说罢，下船去了。小山埋怨瞩舅，不该把这道姑得罪。林之洋道：“俺不看甥女情面，早已给他一顿好打，如今还算待他好的。”小山道：“刚才仙姑忽把舅舅称作‘缠足大仙’，彼时我见舅舅听他相称，脸上忽然通红，不知何故？”林之洋道：

　　“你看他疯疯颠颠，随嘴乱说，俺那有工夫同他搬驳，只好随他说去。”小山见林之洋支吾，不便细问。走了几时，不独百病消除，只觉精神大长。

　　这日船泊水仙村。小山因东口山农人所言骆红蕖之事不甚明白，即托舅舅上去访问，原来廉锦枫已于正月同骆红蕖回家乡去了。林之洋得了此信，随即回来。离船不远，忽见海中撺出许多水怪，跳在船上，一个个青面獠牙，跑进船去。适值众水手都在岸上。林之洋喊叫：“快些上船放枪！”众人手忙脚乱，才上三板，还未渡到大船，那些水怪忽从舱内把小山扛出，一刘撺入海内。

　　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三清观大圣留名 车迟国猴王显法:

　　话说那群水怪把小山拖下海去，林之洋这一吓非同小可，连忙上船，只见婉如、若花、侞母，都放声恸哭。吕氏向林之洋哭道：“俺们正在闲话，不意来了许多妖怪，忽把甥女扛去，你可看见？”林之洋顿足道：“俺在岸上怎么不见！

　　如今已将甥女拖下海去，这便怎处？”登时多九公得了此信，即从船后走来道：

　　“幸喜天气和暖，为今之计，且教水手下去看是何怪，再作道理。”二人来至船头，就教当日探听廉锦枫那个水手下去。水手听了，因刚才看见那些水怪,心中害怕，不敢独往，又拉了一个会水的一同下去。不多时，上来回报道：“此处并非大洋，里面并无动静。那些水怪，不知都藏何处，无处寻找。”说罢，都到后梢换衣去了。

　　林之洋不觉恸哭道：“我的甥女！你死的好苦！你教俺怎么回去见你母亲！

　　俺也只好跟你去了！”将身一纵，撺入海中，多九公措手不及，吓的只管喊叫救人。那两个水手正在后面换衣，听见外面喊叫，慌忙穿了小衣，跳下海去。迟了半晌，才把林之洋救了上来，业已腹胀如鼓，口中无气。吕氏同婉如、若花哭成一片。多九公即命水手取了一口大锅，将林之洋轻轻放在锅上，控了片时，口中许多海水，腹胀已消，苏醒过来，婉如同若花上前搀扶进舱，换了衣服。口口声声，只哭“甥女死的好苦”。多九公走来道：“林兄才吃许多海水，脾胃未免受伤，休要悲恸。老夫适才想起一事，唐小姐似乎该有救星。”林之洋道：“俺在海里，不过喝了两口水，就人事不知，俺的甥女下海多时，怎么还能有救？”多九公道：“前在东口所遇那个道姑，虽是疯疯颠颠，但他曾言解脱甚么灾难，又言：‘幸而前途有人，尚无大害。’据他这话，岂非尚有可救么？况‘缠足大仙’四字，乃唐兄在船同你斗趣之话，除了唐兄，只有你知、我知。这个道姑才见林兄，就呼缠足大仙，此人若无来历，何能道此四字？”林之洋连连点头道：“九公说的是，俺就出去求神仙相救。”说罢，拿了拐杖，勉强举步，来到外面，分付水手岸上排了香案；随即登岸，净手拈香，跪在地下，暗暗祷告，只求神仙救命。跪了多时，天已日暮。多九公道：“林兄身上欠安，今日已晚，只好回船养息养息，明日再求罢。”林之洋道：“这样大月色，俺正好跪求，九公只管请便。

　　俺林之洋既发这个愿心，若无人救，只得跪死方休，今生今世，叫俺起来也不能了。”不觉放声大哭。多九公在旁惟有连声叹气。

　　不知不觉，皓月当空，船上已交三鼓。忽见远远来了两个道人，手执拂尘，飘然而至。生的甚觉丑陋，月光之下看的明白：一个黄面獠牙，一个黑面獠牙，头上都戴束发金箍，身后跟著四个童儿。林之洋一见，连连叩头，口口声声只求：

　　“神仙救俺甥女之命！”两个道人道：“居士请起，我们今既到此，自然要助一臂之力，何须相求。”因唤：“屠龙童儿！剖龟童儿！速到苦海，即将孽龙、恶蚌擒来，立等问话！”二童答应，撺下海去。林之洋立起道：“俺的甥女现在海内，还求神仙慈悲相救。”两个道人道：“这个自然。”因向身旁两个童儿，暗暗分付几句，二童答应，也都撺入海去。不多时，因报道：“已将百花化身护送归舟。”两个道人将手一摆，二童仍立两旁。

　　只见剖龟童儿手中牵著一个大蚌从海中上来。走到黑面道人跟前，交了法旨。

　　随后屠龙童儿也来岸上，向黄面道人道：“孽龙出言不逊，不肯上来。弟子本要将甚屠戮，因未奉法旨，不敢擅专，特来请示。”黄面道人道：“这孽畜如此无礼，且等我去会他一会，将身一纵，撺入海中，两脚立在水面，如履平地一般。手执拂尘，朝下一指，登时海水两分，让出一路，竟向海中而去。迟了片晌，带著一条青龙来至岸上，道：“你这孽畜，既已罪犯天条，谪入苦海，自应静修，以赎前愆，今又做此违法之事，是何道理？”孽龙伏在地下道：“小龙自从被谪到此，从未妄为。昨因海岸忽然飘出一种异香，芬芳四射，彻于海底，偶然问及大蚌，才知唐大仙之女从此经过。小龙素昧平生，原无他意。大蚌忽造摇言，说唐大仙之女，乃百花化身，如与婚配，即可寿与天齐。小龙一时被惑，故将此女摄去。不意此女吃了海水，昏迷不醒。小龙即至海岛，似觅仙草以救其命。到了蓬莱，路遇百草仙姑，求他赐了回生草，急急赶回。那知才把仙卓觅来，就被洞主擒获。现有仙草为证，只求超生！”

　　黑面道人道：“你这恶蚌，既修行多年，自应广种福田，以求善果，为何设此毒计，暗害于人？从实说来！”大蚌道：“前年唐大仙从此经过，曾救廉家孝女。那孝女因感救命之恩，竟将我子杀害，取珠献于唐大仙，以报其德。彼时我子虽丧廉孝女之手，究因唐大仙而起。昨日适近其女从此经过，异香彻入若海，小蚌要报杀子之仇，才献此计。只求洞主详察。”黑面道人道：“当日你子性好饕餮，凡水族之类，莫不充其口腹。伤生既多，恶贯乃满。故借孝女之刀，以除水族之患。此理所必然，亦天命造定。岂可移恨于唐大仙，又迁害其女？如此昏愦奸险，岂可仍留人世，遗害苍生？剖龟童儿！立时与我剖开者！”

　　黄面道人道：“大仙且请息怒。这两个孽畜，如此行为，自应立时屠剖。但上苍有好生之德；兼且孽龙业已觅了仙草，百花服过，不独起死回生，并可超凡入圣。他既有这功劳，自应法外施仁，免其一死。第孽龙好色贪花，恶蚌移祸害人，都非良善之辈。据小仙之意：即将二畜禁锢无肠国东厕，日受粪气熏蒸，食其秽物，以为贪花害人者戒。大仙以为何如？”黑面道人点头道：“大仙所见极是。二畜罪恶甚重，必须禁锢在无肠国富室的东厕，始足蔽辜。”黄面道人道：

　　“加等办理，固觉过刻，亦是二畜罪由自取。”因将回生草取了递给林之洋道：

　　“居士即将此草给令甥女服了，自能起死回生。我们去了。”林之洋接过下拜道：

　　“请神仙留下名姓，俺日后也好感念。”黄面道人指著黑面道人道：“他是百介山人，贫道乃百鳞山人。今因闲游，路过此地，不意解此烦恼，莫非前缘，何谢之有！”正要举步，那孽龙、大蚌都一齐跪求道：“蒙恩主禁于无肠东厕，小畜业已难受；若再迁于富室东厕，我们如何禁当得起？不独三次四次之粪臭不可当，而且那股铜臭尤不可耐。惟求法外施仁，没齿难忘！”林之洋上前打躬道：“俺向大仙讲个人情，他们不愿东厕，把他罚在西席，可好？”孽龙、大蚌道：“西席虽然有些酸臭，毕竟比那铜臭好挨。我们愿在西席。”两个道人道：“且随我来，自有道理。”一齐去了。众水手在旁看著，人人吐舌，个个称奇。

　　多、林二人回船，将仙草给小山灌入，吐了几口海水，登时复旧如初，精神更觉清爽。大家都替他道喜。小山道：“只要寻得父亲回来，就是受些魔难，我也情愿。”林之洋把水仙村之话说了。随即开船，向小蓬莱进发。

　　又走多时，如轩辕、三苗等国都已过去，这日，多、林二人在船后闲谈。多九公道：“林兄，你看：去岁起风，岂不就在此地？今年有意要到小蓬莱，偏又不遇风暴。若象去年，何等爽快！老夫素于此处甚生，恰好前面有个小国，只好到彼问问。”随即收口，上去打听。原来此间是丈夫国交界。及至细问小蓬莱路径，众国人听了，莫不害怕，都说：“离此千余里，地名田木岛，有一亥木山，近来忽生许多妖怪出来伤人，来往船只，每每被害。”二人慌忙回来，告诉众人，都不愿去；小山那里肯依。多、林二人说之至再，小山宁死也要前去。二人明知劝也无用，只得拼命朝前进发。

　　这日正行之际，迎面有座大岭，细着路径，须由山角绕过，方能出口。走了多时，离岭不远，只见上面密密层层许多果树，如桃、李、橘、枣之类，四时果品，无般不有。那股果香，阵阵向面上扑来，令人好不垂涎。柁工被这果香钻入鼻孔，一心想啖，不因不由把船靠了山角。方才泊岸，船上众人早已一拥齐上，遇见鲜果，不论好歹，摘来就吃，口中莫不叫好。多、林二人也饱餐一顿。林之洋摘了许多桃、李、橘、枣之类，送上船来，吕氏正在垂涎，即同小山姐妹大家分吃。小山道：“舅舅为何将船泊在此处？前日打听路径，都说前面有妖怪，怎么今日就忘了？”林之洋道：“俺自闻了这股果香，心里迷迷惑惑，只顾想吃，那里还顾甚么妖怪！俺去催他们开船。”于是来至外面道：“俺们走罢！莫要遇著妖怪出来。”众水手道：“今日吃了这样鲜果，浑身绵软，就如酒醉一般。好不快活！那个还有气力开船！”说著，个个睡在树下。

　　多、林二人站在船头，只觉天旋地转，遍体酥麻，站立不住，正在发慌，山中忽然走出许多妇女，来到船上，把吕氏、小山、婉如、若花、侞母，搀扶上岸，又有两个，把多、林二人也搀了下船，还有几十个，把众水手也都搀起，走上山来，众人心里虽觉明白。就只口不能言，浑身发软。小山此时虽然照旧，因见众人这宗光景，明知寡不敌众，只好且装洒醉，跟著同来，看他怎样，再作道理。

　　不多时，来至石洞跟前。进了石洞，又走两层庭院，进了厅堂。正面坐著一个女妖，头戴凤冠，身穿蟒杉，极其美貌；面上有条指痕，从那指痕之中，更增许多妩媚。旁边坐著一个男妖，年纪不到二旬，生得齿白唇红，面如傅粉，虽是男妖，却是女装。多九公看了，身上虽觉瘫软，心里却还明白，暗暗忖道：“这是男妖，怎是妇女打扮？此时林兄见这模样，回想当日女儿国风味，只怕又要吃惊了。”

　　只见下首还有两个男妖：一个面如黑枣，一个脸似黄橘，赤发蓬头，极其凶恶。

　　忽听女妖笑道：“他们只知吃果，那知其中藏有酒母。果然毫不费事，就都跟来。此皆贤妹并二位爱卿赞画之力，将来自然慢慢一同受享。但这倮儿有三十余口之多，不知贤妹可能别出心裁，另有炮制？”少年男妖答道：“这些倮儿刚才已吃酒母，皮肉未免带有酒味，若照向日烹调，恐不合口。据妹子愚见：莫若竟将这些倮儿酿为美酒，其名就叫‘倮儿酒’。姐姐以为何如？”女妖喜道：“如此极妙！”黑面男妖道：“以倮为酒，固是美品，但清浊不分，亦恐酒味不佳。

　　据臣看来：女倮之味必清，男倮之味必浊，将来酿时，必须预分两处，庶清浊不致紊乱。”黄面男妖道：“今日倮儿如此之多，其中酒量大的谅亦不少，莫若先将好酒给他尽量而饮，教他吃的烂醉，日后酿出酒来，岂不更觉有力？”

　　女妖道：“两位爱卿所见极是。”因指林之洋向少年男妖笑道：“这个倮儿与贤妹模样相仿，莫若把他留下，给贤妹做伴如何？”少年男妖笑道：“这倮儿生的虽好，就只嘴上新留几根须儿，令人可厌。他如拔的光光如人-一般，我才笑纳哩。”因向黄面、黑面二妖道：“二位可要留他做伴？”二妖道：

　　“弥君嫌他新留几根须儿，所以不喜；那知我二人因他须儿过少，也不慊意。他如满部胡须，抑或络腮，我倒喜的。”少年男妖道：“这却为何？”二妖道：“这叫作‘人弃我取’。”少年男妖笑道：“若据二公之言，难道世间胡子都是弃物么？你要晓得：‘十个胡子九个臊。’他要发起臊风，比那没须的还更有趣哩。”

　　说著，一齐大笑。

　　女妖分付手下，将众倮儿带至后面，多将好酒令其畅饮，以便蒸熟酿酒。众妖答应，把众人带到后面，七手八脚，各去取酒。小山随即跪下，望空垂泪，暗暗祷告道：“我唐小山因来海外寻亲，忽遇妖魔，性命只在顷刻。务望过往神灵，早赐拯拔！倘脱火坑，情愿身入空门，一世焚顶。”忽见有个道姑走来道：“女菩萨休要害怕，小道特来相救。”

　　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外道弄强欺正法 心猿显圣灭诸邪:

　　　词曰：

　　　荣华自是贪夫饵，得失暗相酬。恋恋蝇头，营营蜗角，何事能

　　休？机缘相左，谈笑剑戟，樽俎沮戈矛。功名安在？一堆白骨，

　　三尺荒丘。

　　　右调“青衫湿”

　　天地间两截人的甚多：处穷困落寞之时，共谈心行事，觉厚宽有情，春风四海。至富贵权衡之际，其立心做事，与前相违，时时要防人算计他，刻刻恐自己跌下来。这个毛病，十人九犯。总因天赋之性，见识学问，只得到这个地位。再说秦叔宝在大海寺，将张须陀并唐、樊二人重新殡殓，择地安葬，做几日道场；然后同单雄信、罗士信起行，赶到康城，与李密、王伯当众人相会了，叙旧庆新，好不快活。秦叔宝劝李密用轻骑袭取东都以为根本，然后徐定四方。翟让遂依计，令头目裴叔方带领数个伶俐人役，前往打探山林险阻，关梁兵马；不意被人觉察，拿住三个，知是翟让奸细，解留守宇文都府中勘问，将来斩首；止逃得裴叔方两三个回来，一番缉探，倒作了东都添兵预备防守。还亏李密听了秦叔宝，同程知节、罗士信，轻兵掩袭，悄悄过了阳城，偷过了方山，直取仓城。翟让、李密陆续都到。一个洛口仓，不烦弓矢，已为翟让所据。李密开仓赈济，四方百姓，都来归附。隋朝士大夫不得意者，朝散大夫时德睿、宿城令祖君彦，亦来相从。时东都早已探知，越王侗传旨差虎贲郎将刘仁恭、光禄少卿房囗，募兵二万五千，差人知会河南讨捕大使裴仁基，前后夹攻，会师仓城。不意李密又早料定，拨精兵五支，把隋兵杀得大败，刘仁恭、房囗仅逃得性命；裴仁基闻得东都兵败，顿兵不进。李密声名，自此益振。

　　翟让的军师贾雄，见李密爱人下士，差实与他相结。翟让欲自立为王，雄卜数哄他说不吉，该辅李密，说道：“他是萧山公，将军姓翟；翟为泽，蒲得泽而生，数该如此。”又民间谣言道：“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勿浪语，谁道许。”桃李子，是说的逃走李氏之子；皇后二句，说隋主在扬州宛转不回；莫浪语，谁道许，是个密字。因此翟让与众计议，推尊李密为魏公，设坛即位，称永平元年，大赦；行文称元帅府，拜翟让上柱国司徒东郡公，徐世勣左诩卫大将军，单雄信右诩卫大将军，秦叔宝左武侯大将军，王伯当右武侯大将军，程知节后卫将军，罗士信膘骑将军，齐国远、李如珪、王当仁俱虎贲郎将，房彦藻元帅府左长史，邴元真右长史，润甫左司马，连巨真右司马。时隋官归附者，巩县柴孝和监察御史。

　　裴仁基虽守在河南，与监察御史萧怀静不睦。怀静每寻衅要劾诈他，甚是不堪。贾润甫与仁基旧交，俏地到他营中，说他同儿子裴行俨，杀了萧怀静，带领全军，随贾润南来降魏公。魏公极其优礼，封仁基上柱国河东公，行俨上柱国降郡公。

　　李密领众军取了回洛仓，东都文书向江都告急。隋王差江都通守王世充，领江淮劲卒，向东都来击。李密遣将抵住。秦叔宝去攻武阳，武阳郡丞姓元，名宝藏，闻得叔宝兵至，忙召记室魏征计议，就是华山道士魏玄成。他见天下已乱，正英雄得志之时，所以仍就还俗，在宝藏幕下。宝藏道：“李密兵锋正锐，秦琼英勇素著，本郡精兵又赴东都救援，何以抵敌？”魏征道：“李密兵锋，秦琼英勇，诚如尊教。若以武阳相抗，似以坏土塞河。明公还须善计，以全一城民士。”宝藏道：“有何善计！只有归附，以全一城。足下可速具降笺，赴军前一行。”叔宝兵到，得与魏玄成相见，故人相遇，分外欣喜，笑对玄成道：“弟当日已料先生断不以黄冠终，果然！”因问武阳消息。魏征道：“郡丞元宝藏，度德顺天，愿全城归附，不烦故人兵刃。”叔宝道：“这是先生赞襄之力，可赴魏公麾下，进此降笺。”留饮帐中叙阔。叔宝又做一个禀启，说魏征有王佐之才，堪居帷幄，要魏公重用。因此魏公得琼荐启，遂留征做元帅府文学参军记室。元宝藏为魏卅总管。

　　今说翟让，本是一个一勇之夫，无甚谋略。初时在群盗中，自道是英雄；及见李密足智多谋，战胜攻取，也就觉得不及。又听了贾雄、李子英一干人，竟让李密独尊，自己甘心居下。后来看人趋承，看他威权，却有不甘之意。还有个兄翟弘，拜上柱国荥阳公，更是一个粗人，他道：“是我家权柄，缘何轻与了人，反在他喉下取气？”又有一班幕下，见李密这干僚属兴头，自己处了冷局，也不免怏怏生出事来。所以古人云：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时若有人在内调停，也可无事；争奈单雄信虽是两边好的，却是一条直汉；王伯当、秦叔宝、程知节，只与李密交厚；徐世勣是有经纬的，怕在里头调停惹祸。

　　一日，翟让把个新归附李密的鄙陵刺史崔世枢，要他的钱，将来回了。李密来取不放。元帅府记室刑义期，叫他来下棋，到迟，杖了八十。房彦藻破汝南回，翟让问他要金宝道：“你怎只与魏公不与我？魏公是我立的，后边事未可知。”因此房彦藻、刑义期，同司马郑颧，劝李密剪除翟让，李密道：“想我当初，实亏他脱免大祸，是我功臣；今遽然图害，人不知他暴戾，反道我背义嫉贤，人不平我，这断然不可。”忽又想：“翟让是个汉子，但恐久后被他手下人扛帮坏了，也是肘腋之患。”郑(廷页)道：“毒蛇螫手，壮士解腕，英雄作事，不顾小名小义。今贪能容之虚名，受诛夷之实祸，还恐噬脐无及。”房彦藻道：“翟司徒迟疑不决，明公得有今日；明公亦如此迟疑，必为所先。明公大意，以为他粗人，不善谋人。不知粗人，胆大手狠，作事最毒。”李密道：“诸君这等善为我谋，须出万全。”

　　次日李密置酒，请翟让并翟宏、翟侯、裴仁基、郝孝德同宴，李密咐咐将士，须都出营外伺候，只留几个在此服役。众人都退，只剩房彦藻、郑(廷页)数人。陈设酒席，翟让司马府王儒信与左右还在，房彦藻向前禀道：“天寒，司徒扈从，请与犒赏。”李密道：“可倍与酒食。”左右还未敢去，翟让道：“元帅既有犒赏，你等可去关领。”众人叩谢而出，只有李密麾下壮士蔡建德，带刀站立。闲话之时，李密道：“近来得几张好弓，可以百发百中。”叫取来送与列位看。先送与翟让，道是八石弓。翟让道：“只有六石，我试一开。”离坐扯一个满月，弓才满，早被蔡建德拔出刀，照脑后劈倒在地，吼声如牛，可怜百战英雄，顷刻命消三尺！时单雄信、徐懋功、齐国远、李如珪、邴元真五人，在贾司马署中赴宴会，正在衔杯谈笑之时，只见小校进来报道：“司徒翟爷，被元帅砍了。”雄信见说，吃了一惊，一只杯子落在地上道：“这是什么缘故！就是他性子暴戾，也该宽恕他，想当初同在瓦岗起义之时，岂知有今日？”邴元真道：“自古说两雄不并栖，此事我久已料其必有。”徐懋功道：“目前举事之人，那个认自己是雌的？只可惜。”李如珪道：“可惜那个？”懋功道：“不可惜翟兄，只可惜李大哥。”贾润甫点头会意。

　　正在议论之时，见手下进来说：“外边有一故人，说是要会李爷的。”李如珪走出去，携着一个人的手来，说道：“单二哥，又是一个不认得的在这里。”雄信起身一认，原来是杜如晦，大家通名叙礼过了。杜如晦对徐懋功道：“久仰徐兄大才，无由识荆，今日一见，足慰平生。”徐懋功道：“弟前往寨中晤刘文静兄，盛称吾兄文章经济，才识敏达，世所罕有。今日到此，弟当退避三舍矣！”雄信道：“克明兄，还是涿州张公谨处会着，直至如今，不得相晤，使弟辈时常想念。今日甚风吹得到此？”杜如晦道：“弟偶然在此经过，要会叔宝兄；不想他领兵黎阳去了。因打听如珪兄在这里，故此来望望，那晓得单二哥与诸位贤豪，多在这里。所以魏公不多几时，干出这般大事业来，将来麟阁功勋，都被诸兄占尽了。”单雄信喟然长叹道：“人事否泰，反复无常，说甚麟阁功勋。闻兄出仕隋家，为温城尉，为何事被黜？”如晦道：“四方扰攘之秋，恋此升斗之俸，被奸吏作马牛，岂成大器之人？”大家又说了些闲话，辞别起身。

　　李如珪拉杜如晦、齐国远到自寓，设酒肴细酌。杜如晦道：“弟刚才在帅府门首经过，见人多声杂，不知有何事？”齐国远口直说道：“没什么大事，不过帅府杀了一个人。”杜如晦道：“杀了甚人？”李如珪只得将李密与翟让不睦，以至今日杀害。“当初在瓦岗时，李玄邃、单二哥、弟与齐兄，都是翟大哥请来，弄成一块，今天听见他这个结局，众人心里多有些不自在。”杜如晦道：“怪道适才雄信颜色惨淡，见弟觉得冷落，弟道他做了官了，以此改常，不意有些事在心；若然玄邃作事，今与昔异，太觉忍心。诸兄可云尚未得所，犹在几上之内。”齐国远道：“我们两个兄弟，又没有家眷牵带，光着两个身子，有好的所在，走他娘，管他们什么鸟帐！”杜如晦道：“有便有个所在，但恐二兄不肯去。”二人齐问：“是何所在？”杜如晦道：“弟今春在晋阳刘文静署中，会见柴嗣昌，与弟相亲密，说起叔宝与二兄，当年在长安看灯，豪爽英雄，甚是奖赏。晓得二兄啸聚山林，托弟来密访。即日他令岳唐公欲举大事，要借重诸兄，不意叔宝正替玄邃于功；二兄倘此地不适意，可同弟去见柴兄；倘得事成，亦当共与富贵。况他舅子李世民，宽仁大度，礼贤下士，兄等是旧交，自当另眼相待。”齐国远道：“我是不去的，在别人项下取气，不如在山寨里做强盗快活。”

　　正说，蓦地里一人闯进来，把杜如晦当胸扭住，说道：“好呀，你要替别人家做事，在这里来打合人去，扯你到帅府里去出首！”杜如晦吓得颜色顿异，齐国远见是郝孝德，便道：“不好了，大家厮并了罢！”忙要拔刀相向。郝孝德放了手，哈哈大笑道：“不要二兄着急，刚才所言，弟尽听知。弟心亦与二兄相同，若能挈带，生死不忘。弟前日听见魏玄成说，途遇徐洪客兄，说真主已在太原，玄邃成得甚事。如今这样举动，翟兄尚如此，我辈真如敝屣矣！”李如珪道：“郝兄议论爽快，但我们怎样个去法？”郝孝德道：“这个不难。刚才哨马来报，说王世充领兵到洛北，魏公明日必要发兵，到那时二兄不要管他成败，领了一支兵，竟投邹县去，那个来追你？”李如珪道：“妙。”郝孝德问杜如晦道：“兄此去将欲何往？”如晦道：“此刻归寓，明日一早动身，即往景阳去矣！”孝德又问道：“尊寓下何处？”如晦道：“南门外徐涵晖家。”孝德拱一拱手竟自去了。杜如晦见孝德辞去，心中狐疑，与齐、李二人叮咛了几句，也便辞别出门。比及如晦到寓时，郝孝德随了两个伴当，早先到了徐家店里了。杜如晦见郝孝德鞍马行囊齐备，不胜怪异道：“兄何欲去之速？”郝孝德道：“魏公性多疑猜，迟则有变。弟知帅府有旨，明日五鼓齐将，就要发兵了，此刻往头里走去为妥。”大家在店用了夜膳，收拾上路，往晋阳进发。

　　行了几日，来到朔州舞阳村地方，一个大村落里。时值仲冬，雪花飘飘，见树影里一个酒帘挑出。郝孝德道：“克明兄，我们这里吃三杯酒再走如何？”杜如晦道：“使得。”到了店门首，两人下马进店坐定。店家捧上酒肴。吃了些面饼和火酒，耳边只听得叮叮当当，敲捶声响；两人把牲口在那里上料，转过湾头，只见大树下一个大铁作坊，三四个人都在那里热烘烘打铁。树底下一张桌子，摆着一盘牛肉，一盘炙鹅，一盘馍馍。面南板凳上，坐着一大汉，身长九尺，膀阔二停，满部胡须，面如铁色，目若朗星，威风凛凛，气宇昂昂。左右坐着两个人，一人执着壶，一人捧着碗，满满的斟上，奉与大汉。那大汉也不推辞，大咀大嚼，旁若无人。一连吃了十来碗酒，忽掀髯大笑道：“人家借债，向富户挪移，你二兄反要穷人索取；人家借债，是债主写文券约，你二兄反要放主书帖契，岂不是怪事？”右手那人说道：“又不要兄一厘银子，只求一个帖子，便救了我的性命了。”如飞又斟上酒来。那大汉道：“既如此说，快取纸笔来，待我写了再吃酒，省得吃醉了酒，写得不好。”二人见说，忙向胸前取出一幅红笺来，一人进屋里取笔砚，放在桌上。右手那人，便磕下头去。那大汉道：“莫拜莫拜，待我写就是。”拿起笔来，便道：“叫我怎样写，快念出来！”那两个道：“只写上尉迟恭支取库银五百两正，大业十二年十一月二日票给。”大汉题起笔来，如命直书完了，把笔掷桌上，又哈哈大笑，拿起酒来，一饮而尽，也不谢声，竟踱进对门作坊里去了。又去收拾了杯盘，满面欣喜，向东而行。杜如晦趋近前举手问道：“二兄长，方才那个大汉，是何等样人，二兄这般敬他？”一个答道：“他姓尉迟名恭，字敬德，马邑人氏。他有二三千斤膂力，能使一根浑铁单鞭，也曾读过诗书，为了考试不第，见四方扰攘，不肯轻身出仕。他祖上原是个铁作坊，因闲住在家，开这作坊过活。”杜如晦道：“刚才二兄求他帖儿，做什么？”二人道：“这个话长，不便告诉，请别了。”杜如晦见这一条好汉，尚无人用他，要想住在这个村里，盘桓几日，结识他荐于唐公。无奈郝孝德催促上路，又见伴当牵着牲口来寻，只得上马，心中有一个尉迟恭罢了。正是：

　　但识英雄面，相看念不忘。

　　如今却说唐公李渊，自从触忤隋主，亏得那女婿柴绍，不惜珍珠宝玩，结交了隋主一班佞臣，营求到太原来；只求免祸，那有心图天下。他有四个儿子：长的叫做建成，是个寻常公子，鲜衣骏马，耽酒渔色；三子玄霸，早卒；四子元吉，极是机谋狡猾，却也不似霸王之才；只有次于世民，是在永福寺生下的，年四岁时，有书生见而异之曰：“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至弱冠，必能济世安民。”言毕而去。唐公惧其语泄，使人欲追杀之，而不知其所往，因以为神，采其语，名曰世民。自小聪明天纵，识量异人。将门之子，兵书武艺，自是常事；更喜的是书史，好的是结交。公子家不难挥金如土，他只是将来结客，轻财好士之名，远近共闻。最相与的一个是武功人氏，姓刘名文静，现为晋阳令。此人饱有智谋，才兼文武。又有池阳刘弘基，妻族长孙顺德，都是武勇绝伦，不似如今纨袜之子，见天下荒荒，是真主之资，私自以汉高自命。会李密反，刘文静因坐李密姻属，系太原狱，世民私入狱中视之。文静喜，以言挑之道：“今天下大乱，非汤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道：“安知其无人，但不识人耳。我来看汝者，非比儿女子之情，以念道相革，欲与君计议大事耳。”文静道：“今隋主巡幸江淮，兵填河洛，李密围东者，盗贼蜉结，大连州县，小阻山泽，殆以万数。当此之际，有真主驱而用之，投机构会，振臂一呼，四海不难定矣。今太原百姓皆避盗入于城内，文静为令数年，熟识豪杰之士，一旦收集，可得数十万人；加以尊公所掌之兵，复加数万，一令之下，谁不愿从？以此乘虚入关，号令天下，及过半载，帝业成矣！”世民笑道：“君言正合我意。”乃阴部署客宾，训练士卒，伺便即举。过月余，文静得脱于狱。世民将发，恐父不从，与文静计议。文静道：“尊公素与晋阳宫监裴寂相厚，无言不从，激其行事，非此人不可。”世民想此事不好出口央他，晓得裴寂好吃酒赌钱，便从这家打入，与他相好。即出钱数万，嘱龙山令高斌廉与寂博，佯输不胜。后寂知是世民来意，大喜，与世民亦亲密。世民遂以情告之。寂慨然许诺道：“事尽在我。”旦夕思想，忽得一计，径入晋阳宫来。正值张、尹二妃在庆云亭前赏玩腊梅，见裴寂至，问道：“汝自何来！”裴寂道：“臣来亦欲折花以乐耳。”张夫人笑道：“花乃夫人所戴，于汝何事？”裴寂道：“夫人以为男子不得戴乎？爱欲之心，人皆有之；但花虽好，止可闲玩以供粉饰，医不得人的寂寞，御不得人的患难。”尹夫人笑道：“汝且说医得寂寞，御得患难的是何事？”裴寂道：“隋室荒乱，主上巡幸江都，乐而忘返；代主幼小，国中无主，四方群雄竞起，称孤道寡者甚多。近报马邑校尉刘武周据汾阳宫，称为可汗，甚是利害。汾阳与太原不远，倘兵至此，谁能御之？臣虽为副守，智微力弱，难保全躯，汝等何以得安？”二妃惊道：“似此奈何？果如所言，吾姊妹休矣！”裴寂又道：“今臣有一计，与夫人商议，不惟可以保全，并送一套富贵。”尹夫人道：“富贵安敢指望，只求免祸足矣！”裴寂道：“留守李渊，人马数万，其于世民，英雄无敌，结纳四方豪杰，要举大事，恐渊不从，未敢轻动；我料天下不日定归此人。汝二人永处离宫，终宵寂寞已有年矣，何不乘此机会，侍事于渊，可以围祸为福，非嫔即后，富贵无比，岂不为美？”张夫人道：“向见唐公，久怀此志；只是姊妹不好与汝启口，但恐唐公秉忠见拒，事泄无成奈何？”悲寂道：“只患二夫人心不坚耳，坚则何愁不成哉！”二夫人见说，一时笑逐颜开道：“若得事成，君之深思，吾姊妹终身不忘；但不知计将安在？”裴寂向二夫人附耳道：“只须如此而行，何患不从？”二夫人点头唯唯。

　　次日，裴寂设席晋阳宫，差人来请唐公，少刻即至。二人相见，入席坐定，裴寂并不题起世民之事，只顾劝酒。唐公大醉。裴寂道：“问酒难饮，有二美人，欲叫来侑明公一觞可乎？”唐公笑道：“知己相对，正少此耳，有何不可？”裴寂叫左右去唤。不多时，只听得环珮叮当，香风馥郁，走出两个美人来，生得十分佳丽，唐公定睛一看，果然正是：

　　花嫣柳媚玉生春，何处深宫忽艳妆。

　　自是尘埃识天子，故人云雨恼襄王。

　　二美人到了筵前，随向唐公参见了。唐公慌忙还礼。裴寂就叫取两个座儿，坐在唐公左右。唐公酒后糊涂，竟不问来历，见二美人色艳，便放量快饮。二美人曲意奉承，裴寂再三酬劝，唐公不觉大醉。裴寂离席潜出，唐公又饮了数杯，立脚不定，二美人扶掖去睡，醉眼模糊，那辨得什么宫中府中。正是：

　　花能索笑酒能亲，更有蛾眉解误人。

　　莫笑隋家浪天子，乘时豪杰亦迷津。

　　唐公一觉醒来，忽想起昨夜之事，心下惊疑；又见卧在龙床之上，黄袍盖体，惊问道：“汝二人是谁？”二美人笑道：“大人休慌，妾二人非他，乃宫人张妃、尹妃。”唐公大惊道：“宫闱贵人，焉可同枕席？”忙要披衣起来，当下二美人道：“圣驾南幸不回，群雄并起，裴公属意大人，故令妾等私侍，以为异日之计。”唐公叹恨道：“裴玄真误我！”起身出来，走到殿前，裴寂迎将进来说道：“深宫无人，何必起得这等早？”唐公道：“虽则无人，心实惊悸不安。”裴寂道：“英雄为天下，那里顾得许多小节？”叫左右取水梳洗。唐公梳洗已毕，裴公又看上酒来，饮过数杯，裴寂因说道：“今隋主无道，百姓穷困，豪杰并起，晋阳城外，皆为战场。明公手握重权，令郎阴蓄士马，何不举义兵伐夏救民，建万世不朽之业？”唐公大惊道：“公何出此言，欲以灭族之祸加我耳。李渊素受国恩，断不变志。”裴寂道：“当今上有严刑，下有盗贼，明公若守小节，危亡有日矣；不若顺民心兴义兵，犹可转祸为福，此天授公时，幸勿失也。”唐公道：“公慎勿再言，恐有泄漏，取罪非轻。”寂笑道：“昨日以官人私侍明公者，惟恐明公不从，故与令郎斟酌，为此急计耳；若事发当并诛也。”唐公道：“我儿必不为此，公何陷入于不义？”话犹未了，只见旁边闪出一人，头带来发金冠，身穿团花绣袄，说道：“裴公之言，深识时务，大人宜从之。”唐公听得此言，见是世民，轻日惹事，只得佯怒道：“拿你免祸！”世民毫无惧色道：“要拿送我，死不敢辞，父亲罪必难免；若不举义，何以动为？”唐公叹道：“破家亡躯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唐公悄地差人到河东去，唤建成、元吉到太原团聚，正好放心做事。只说废昏立明，尊立镇守长安代王侑为天子，是为恭帝，禅位于唐公。于是李渊称皇帝，即位于太原，国号唐，建元武德，立建成为太子，封世民为秦王，元吉齐王。命秦王兴师讨贼，自己拥兵入关。正是：

　　水映朱旗赤，戈摇雪浪明。长虹接空起，天际落神兵。

第四十七回·圣僧夜阻通天水 金木垂慈救小童:

话说济公正在向陈瑜庆要银子，忽从东面来了一人。大众一瞧，只见来人头戴九梁冠，身披宝蓝道袍，腰系黄丝绦，白袜云鞋；身长八尺，面赛铁锅，两道浓眉，一双虎目，海下一部钢须，根根见肉。见了济公，念了一声“无量佛”，并不打话，拉刀直取济公。济公把身一闪，那刀就劈了一个空。你道此人是谁？原来就是柳玄清的师弟梁启文。他本住温州府永嘉县金鸡峰逍遥道院，同柳玄清最称莫逆。自从柳玄清入伙小西天，就写信给他，叫他前来帮着狄元绍。他得着信，即时收拾行李，嘱咐道童看守观门，自己趁着粮船，从海道到玉山。一上小西天，就知柳玄清被济颠和尚徒弟杨明等所害。他心中一怒，立刻下山，见着和尚就杀。一路行来，已经被他杀了好几个，也算和尚遭了一个大劫。 今日他由东市梢经过，见许多人围绕着一个穷和尚、一个俗家，他心想：吾自小西天下来，就立下一个誓，要杀尽天下和尚，为吾师兄报仇，今天既有和尚在吾眼前，不论穷富，一刀两断。想定主意，这才拉刀过来。他不过看济公是个乞丐和尚，把他一刀，就好断送他的性命，那知一刀过去，济公轻轻一闪，就劈了一个空。菊天华、菊文龙在酒店里坐着，见济公向素不认识的人讨账，准知又是冤人家，正要出来劝和，忽见道士跑来要杀和尚。他父子一着力，就蹿出来，一个拉出宝剑，一个擎起拐杖，就要帮着济公，给道土动手。这道士比不得柳玄清等有妖术的，不过会使几路刀枪，方向膂力大些罢了，见有人帮助，自己准知道敌不过人家，忙缩住了手，一回头撒腿就跑。济公见他逃走，嚷道：“毛道，逃到那里去？”道士头也不回，一直往东。将要转弯，济公把手一指，口念六字真言：“唵嘛呢叭迷吽！”那道士应声住步，两只脚犹如钉在泥中一般，不能动转。济公又远远指了一指道：“结吾在此立两昼夜，待吾把事情办完，再来发付你。”那道士果然极肯听话，正正的立了两昼夜。济公说完，回头又向陈员外付银子。 陈员外见他把道士定住，心中十分奇异，知道济公是个有来历的和尚，忙说道：“大师傅，要银子尽有，只是吾身上没带，请屈驾到寒舍一坐，要多少就是多少，决不违命。”济公道：“去去，就进去坐坐也无妨。”又对菊氏父子道：“你们一同去罢。”于是陈员外头前引导，济公第二，菊天华第三，菊文龙第四，鱼贯而人，直到堂上。济公抬头一望，见屋后一股怨气直冲牛斗，就嚷道：“这屋里有冤枉气味，吾鼻子那耐不得，要呕了。”菊天华道：“人家好好的屋子，那里来的冤枉？师傅又要胡闹了。”济公道：“吾这鼻子从无虚错，这个气味，是人家吃了冤枉没处伸诉，要寻死的气味。你如不信，一问主人便知端的。”陈员外一闻此言，大惊道：“师傅怎么会闻出有人寻死的气味来？”济公哈哈笑道：“你还不知道吾这鼻子的利害哩！五百里路里，一切怨恨悲痛的气都闻得出，何况近在咫尺！吾不但闻得出冤枉的气味，而且还闻出他吃冤枉的缘故来。”说还未了，只见屏风后有个女人，露出半面，往外一张。济公就嚷道：“这是黑心人！这是黑心人！”陈员外回头一瞧，见是自己新娶的爱妾。说道：“大师傅，莫要冤人家。这是在下的小妾，极其贤惠，自从进门之后，并没一些差错，你莫要冤苦了人家。”菊天华在旁听不过，也说道：“济师傅，这是人家的姨奶奶，莫打哈哈。”济公并不回答，一回头对陈员外道：“吾方才在酒铺子吃酒，还没过瘾，瞧见了你，要紧向你讨债，就不吃了，此时瘾得急，快给吾备酒罢。”陈员外不敢不依，就分付厨房备酒。又问道：“大师傅吃荤还是吃素？”济公道：“吃荤吃荤！非但吃荤，而且还最欢喜吃狗肉，你有现成的，就给吾弄些来吃吃。”那员外道：“吾这里素不吃牛狗肉，大师傅要别的尽有。”济公道：“既没狗肉，就是罢。” 须臾摆上酒席，送上四壶酒来，惟济公面前的那把酒壶用红绳结着。济公揭起壶盖一瞧，回头问员外道：“你今天是好意请吾，还是歹意？”陈员外道：“吾特意请大师傅喝酒，怎么说吾是歹意？”济公哈哈笑道：“你既是好意请吾，怎么酒中搁着耗子药？”原来这位陈员外，家里颇有家私。去年因花烛沈氏故世，他就在烟花院中娶了一个姨太太，名叫周莲香，颇有几分姿色。陈员外爱如掌上之珠，家事一切，都交给他管着。家中长幼大小上下，没一个不怕他，拍他马屁的。惟有次媳王氏，他本是诗礼人家，性情高洁，不肯趋奉他。他一怒，就想借事害死王氏，每在被窝中数说王氏的不好。那知陈员外耳朵极硬，见王氏平日为人稳重贤惠，且又是读书人家出身，心中十分敬重，不肯听小老婆说话。周莲香一想：吾一个人也害不了，那能压服众人？一计不成，再寻一计，必要把他害死，方泄吾心中之气。刚正陈员外请了一位本地秀才王楚江，来家教授三个孙子。那王楚江生得极其俊秀，年纪又轻。开馆的日子，陈员外备了丰盛的酒席，请他在书房吃酒。周莲香来到窗外一瞧，见他头戴宝蓝缎文生巾，身披宝蓝绸文生米氅，内衬粉红领袖，腰系鹅黄丝线，白袜云鞋；身长六尺，面如美玉，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出落得天然俊俏。心中想道：“吾在烟花院中，老的少的、美的丑的都接过，从没碰见这样俊品人物。这个人若得同他做了夫妻，比这个老奴才，须似钢针，触着面皮疼痛难忍，要胜过万倍。”从此，这个心全用在王楚江身上，背地里送酒送菜，半夜里又差心腹婢女送点心。王楚江也是少年喜色的人，心猿意马，本来捉获不定，忽然得着这等好机缘，那得不动心？日积月累，就成了一对野鸳鸯。 王氏见他常常卖弄风姿，已疑心他不是正派；又见时时觑使潜到书房中，更加上疑心，时刻防察。莲香一想：这件事倘然被他察出，决定性命不保，不如先下手为强，把他陷害。给王楚江一商量，立时得了主意，趁王氏不在房中，就跑去把他手帕、绣鞋、手镯偷出来，背地放在家人王升的箱子里。当夜就对员外说道：“次媳王氏，这贱人真了不得！吾方才在厨房，见他同王升眉来眼去，唧唧私语，吾到门房一伺察，见王升正在那里拿着绣鞋玩弄。这样贱人留在家中，将来祸水不小。”陈员外素来敬重王氏，半信不信。到了明天，就借事把王升支使开，同莲香到他箱中一搜查，果然有王氏的手镯、绣鞋、手帕。陈员外顿时变色、勃然大怒，就要把两个人活活处死。莲香自想道：吾本来只要害王氏，王升给吾没冤仇，今若连同一并打在一网，岂不罪过？就劝道：“员外别动怒，这些都是王氏这贱人一个人干出来的，若没这贱人勾引，王升天胆也不敢。况且俗语说得好：‘女想男，隔重衣；男想女，隔重山。’王升即使不正经，单相思也没用的。若把两个人一齐处死，非但外面张扬不好听，就是王升也未免有些冤枉。吾看还是先把王升好好开发，只算没这件事，待他去了，然后咨照王氏家属来，等他自己处死，一则你吾好不担责任，二则外面也不致于张扬，岂不两全其美！”陈员外此时已气的发昏，那有主意？就听了他说话，立刻差人去寻王升来，打发他走路。王升茫然不知缘故，主人叫走，那敢怠慢，只得卷着铺盖，挑着行李回家，另寻吃饭去处。 此时早有人报知王氏，王氏一听，如站万丈高山失足跌下。自己一想：吾这东西那里会走到王升房去？必是莲香陷害；但事已如此，说也说不明白，还是一死相拼干净。主意想定，把房门闭上，哭哭啼啼想解带上吊。莲香听了这个信息，恐怕死没见证，就叫员外自己到王氏家，请他爷爷来；又怕员外一个人去吃他的亏，所以带五六个家丁。不料员外刚一出自家大门，就叫济公缠住。员外一想：这是耽不起时候的。就叫一个能干的家丁带去，自己陪着济公回家。莲香听说员外回来，不知道是何缘故？忙赶紧出来，走至屏风后，听外面人声嘈杂，正拟往外瞧瞧是什么人，焉知济公一见，就嚷他黑心人。他心中即大怒，又不好出来同和尚口角，只得悻悻退到里面。后来又听说员外叫排酒请和尚，他就狠心肠想把和尚毒死。就跑到自己房中，把剩下的耗子药，背人倾入壶中，寻了一个红绳，缚在壶盖顶上，嘱咐家人道：“这酒是和尚喝的。”家人不知其故，就把这壶酒放在济公面前，他自己就出来，站在屏后，看和尚吃不吃。焉知和尚一扬手一瞧，就嚷有耗子药。员外一争论，济公就把这壶酒给员外满满斟了一杯，说道：“员外，你说没有耗子药，你自己吃罢。”员外那里知道真有毒，拿起杯来就要吃。莲香在屏后看得亲切，一着急，疾忙赶至堂中，从员外手中夺来，甩在地上，回身就走。济公哈哈笑道：“吾和尚与他并无仇怨，怎么要毒害吾？”陈员外羞得满面通红，进去埋怨不题。 话说济公同着菊氏父子、陈员外一共四人，开怀畅饮，直吃到鱼更二跃，方才停止。济公就对陈员外道：“吾们三人外面有事，去去就来，你就在此等等，吾少顷还有话说哩。”陈员外点头答应。济公这才拉着菊天华、菊文龙，出了大门，一直够奔妙莲庵来。菊天华不解其意，问济公道：“大师傅拉吾们到此何意？”济公笑道：“吾出家人以慈悲为本，无论什么事，总要给人家拉凑拢来，何况这婚姻大事！日间吾听你儿子的语气，不是不要李彩秋，不过因他给妖怪迷惑，疑他心不正派，所以吾就给他换变形貌，此刻正好去试试他的心。如果他不正派，自然不必再题；如其正经，那时再要推托，吾和尚断断不依的。”说毕，早已来至庙门外，见双扉紧闭，鸡犬无声，济公就附着文龙耳边说了几句，文龙点头称是。济公自己一回头，见路旁立着一株枯树，他就折了一枝丫枝，口念六字真言“唵嘛呢叭迷吽”，喝声：“敕令！”顿时就变成明晃晃的单刀。于是济公在前，文龙次之，菊天华在后，跳上墙头，蹿房越脊，直到后房。 那妙莲庵是南向五开间三进，济公知道李彩秋同着老尼在后面配房居住，所以径奔这里来。其时李彩秋见天色尚早，尚未睡觉，正同老尼妙修谈日间的事。菊文龙一翻身，使了个倒卷珠帘式，把两脚钩着屋檐，垂头下瞧，见李彩秋坐在靠东炕沿上，解去发髻，穿一件旧绸袄，裙子也松了，已是将睡的景象；老尼坐在旁边椅上，陪着闲谈。济公在屋上念动真言，摇身一变，忽然变了一个俊俏书生，头戴文生公子巾，身穿绣花文生氅，面如冠玉，齿白唇红，一回头悄悄对菊天华道：“你还认识吾吗？”菊天华摇摇头，济公嗤的一笑。那知笑声太大，下面李彩秋觉察屋上有人，疾忙拉着宝剑、要出屋动手。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魔弄寒风飘大雪 僧思拜佛履层冰:

　　话说唐小山同陰若花渡过小溪，因景致甚佳，正在观玩，忽见迎面清光之中，透出一座红亭，只觉金光万道，瑞气千条，灿烂辉煌，华彩夺目。随即举步上前。

　　只见那参天的奇松怪柏，冲霄的野竹枯藤，都在亭子四面盘转，几如翠盖一般；

　　四壁厢异草奇花，也不知多少。亭子面前悬一金字大匾，上书“泣红亭”三个大字。旁边有一对联，写的是：

　　桃花流水杳然去，朗月清风到处游。

　　小山道：“刚才那樵夫教我望望泣红亭景致，那知却在此地。内中有何美景，我们何不进去看看？”若花道：“原来阿妹认得科斗文字，却也难得。”刚要举步，忽听亭内响了一声，现出万道红光。红光之内，撺出一位魁星：左手执笔，右手执斗，生得花容月貌，美如天仙。驾著彩云，四面红光旋绕，霎时起在空中，直向斗宫去了。若花道：“我同阿妹素日最敬魁星，谁知此间竟遇女身出现。原来魁星却有两像。”小山道：“将来回到家乡，如遇庙宇供有魁垦，妹子发个心愿，于男像之旁，另塑一尊女像，也不枉今日瞻仰一番。”二人随即对空叩拜。走进亭内，只见当中设一碧玉座，座旁安两条石柱，柱上也有一副对联：

　　红颜莫道人间少，薄命谁言座上无？

　　正面也有一匾，写的是“镜花水月”。那碧玉座上竖一白玉碑，高不满八尺，宽可数丈，上镌百人名姓：

　　司曼陀罗花仙子第一名才女“蠹书虫”史幽探司虞美人花仙子第二名才女“万斛愁”哀萃芳司洛如花仙子第三名才女“五色笔”纪沉鱼司青囊花仙子第四名才女“蝌蚪书”言锦心司疗愁花仙子第五名才女“雕虫技”谢文锦司灵芝花仙子第六名才女“指南车”师兰言司玫瑰花仙子第七名才女“绮罗丛”陈淑媛司珍珠花仙子第八名才女“锦绣林”白丽娟司瑞圣花仙子第九名才女“升平颂”国瑞徵司合欢花仙子第十名才女“普天乐”周庆覃司百花仙子第十一名才女“梦中梦”唐闺臣司牡丹花仙子第十二名才女“女中魁”陰若花司木笔花仙子第十二名才女“风月主”印巧文司洛阳花仙子第十三名才女“回文锦”卞宝云司兰花仙子第十五名才女“血泪笺”田秀英司菊花仙子第十六名才女“玉无瑕”林书香司琼花仙子第十七名才会“龙凤质”宋良箴司莲花仙子第十八名才女“蓝田玉”章兰英司梅花仙子第十九名才女“百炼霜”阳墨香司海棠花仙子第二十名才女“花御史”郦锦春司桂花仙子第二十一名才女“水中月”田舜英司杏花仙子第二十二名才女”小太史”卢紫萱司芍药花仙子第二十三名才女“玉交枝”邺芳春司茉莉花仙子第二十四名才女“珊瑚-”邵红英司芙蓉花仙子第二十五名才女“玉玲珑”祝题花司笑靥花仙子第二十六名才女“个中人”孟紫芝司紫薇花仙子第二十七名才女“一剪红”秦小春司含笑花仙子第二十八名才女“蕙兰风”董青钿司杜鹃花仙子第二十九名才女“小嫦娥”褚月芳司玉兰花仙子第三十名才女“锦绣肝”司徒妩儿司蜡梅花仙子第三十一名才女“神弹子”余丽蓉司水仙花仙子第三十二名才女“凌波仙”廉锦枫司木莲花仙子第三十三名才女“小杨香”骆红蕖司素馨花仙子第三十四名才女“赛钟徭”林婉如司结香花仙子第三十五名才女“碧玉环”廖熙春司铁树花仙子第三十六名才女“女学士”黎红薇司碧桃花仙子第三十七名才女“鹦鹉舌”燕紫琼司绣球花仙子第三十八名才女“天孙锦”蒋春辉司木兰花仙子第三十九名才女“三面网”尹红萸司秋海棠花仙子第四十名才女“小猎户”魏紫樱司刺蘼花仙子第四十一名才女“女英雄”宰玉蟾司玉簇花仙子第四十二名才女“梦中人”孟兰芝司木棉花仙子第四十三名才女“织机女”薛蘅香司凌霄花仙子第四十四名才女“女中侠”颜紫绡司迎辇花仙子第四十五名才女“离乡草”枝兰音司木香花仙子第四十六名才女”采桑女”姚芷馨司凤仙花仙子第四十七名才女“芙蓉剑”易紫菱司紫荆花仙子第四十八名才女“清风翼”田凤-司蔷薇花仙子第四十九名才女“广寒月”常红珠司秋牡丹花仙子第五十名才女“鸳凤俦”叶琼芳司锦带花仙子第五十一名才女“鸿文锦”卞彩云司玉蕊花仙子第五十二名才女“夜光壁”吕尧-司八仙花仙子第五十三名才女“清虚府”左融春司子午花仙子第五十四名才女“意中人”孟芸芝司青鸾花仙子第五十五名才女“睿文锦”卞绿云司旌节花仙子第五十六名才女“君子风”董宝钿司瑞香花仙子第五十七名才女“五彩虹”施艳春司荼蘼花仙子第五十八名才女“鸳鸯带”窦耕烟司月季花仙子第五十九名才女“朝霞锦”蒋丽辉司夜来香花仙子第六十名才女“水晶珠”蔡兰芳司罂粟花仙子第六十一名才女“书中人”孟华芝司石竹花讪子第六十二名才女“绮文锦”卞锦云司蓝菊花仙子第六十三名才女“连理枝”邹婉春司丁香花仙子第六十四名才女“玉壶冰”钱玉英司棣棠花仙子第六十五名才女“锦帆风”董花钿司迎春花仙子第六十六名才女”双凤钗”柳瑞春司千日红花仙子第六十七名才女“雄文锦”卞紫云司翦春罗花仙子第六十八名才女“画中人”孟玉芝司夹竹桃花仙子第六十九名才女“罗纹锦”蒋月辉司荷包牡丹花仙子第七十名才女“连城璧”吕祥-司西番莲花仙子第七十一名才女“比目鱼”陶秀春司金丝桃花仙子第七十二名才女“峨眉月”掌骊珠司翦秋纱花仙子第七十三名才女“鸳鸯锦”蒋星辉司十姊妹花仙子第七十四名才女“花上露”戴琼英司丽春花仙子第七十五名才女“如意风”董珠钿司山丹花仙子第七十六名才女”尧文锦”卞香云司玉簪花仙子第七十七名才女“月中人”孟瑶芝司金雀花仙子第七十八名才女“瑶台月”掌乘珠司栀子花仙子第七十九名才女“麒麟锦”蒋秋辉司真珠兰花仙子第八十名才女“女蓓提”缁瑶钗司佛桑花仙子第八十一名才女“龙文锦”卞素云司长春花仙子第八十二名才女”比翼鸟”姜丽楼司山矾花仙子第八十三名才女“持筹女”米兰芬司宝相花仙子第八十四名才女“-花石”宰银蟾司木槿花仙子第八十五名才女“胭脂萼”潘丽春司蜀葵花仙子第八十六名才女“镜中人”孟芳芝司鸡冠花仙子第八十七名才女“同心结”钟绣田司蝴蝶花仙子第八十八名才女“仁风扇”谭蕙芳司秋葵花仙子第八十九名才女“眼中人”孟琼芝司紫菜莉花仙子第九十名才女“铺地锦”蒋素辉司梨花仙子第九十一名才女“荆山璧”吕瑞-司藤花仙子第九十二名才女“太平风”董翠钿司芦花仙子第九十三名才女“潇湘月”掌浦珠司蓼花仙子第九十四名才女“鹤顶红”井尧春司葵花仙子第九十五名才女“海底月”崔小莺司杨花仙子第九十六名才女“铁笛仙”苏亚兰司桃花仙子第九十七名才女“赛赵娥”张凤雏司草花仙子第九十八名才女“小毒蜂”闵兰荪司菱花仙子第九十九名才女“笔生花”花再芳司百合花仙子第一百名才女“一卷书”毕全贞小山把人各看过，不觉忖道：“父亲命我改名，那知此碑一等第十一名就是‘唐闺臣’，并且若花姐姐同婉如、兰音妹妹也在上面。我闻古人有‘梦观天榜’之说，莫非此碑就是天榜？为何又有司花字样？以此看来，又非天榜了。”因向若花道：“姐姐：你看此碑可是天榜么？”若花道：“我看此碑都是篆文，一字不识，谁见甚么天榜？”小山道：“妹子真心请问，怎么姐姐忽然斗起趣来？”若花道：“愚姐怎么斗趣？”小山道：“此碑所镌都是随常楷书，姐姐说是篆文，岂非斗趣么？”若花听了，把眼柔了一柔，又朝碑上细看道：“上面各字，与外面匾对一样，都是科斗古文，若有一字认得，算我有心欺你。果真不识，岂有戏言！”小山不觉诧异道：“明明都是楷节，为何到了姐姐眼里，却变作古文？世间竟有如此奇事？怪不得姐姐说我认得科斗文字，原来却是这个缘故。以此看来，可见凡事只要有缘：妹子同他有缘，所以一望而知；姐姐同他无缘，因此变成古篆。”

　　若花道：“此碑我虽不识，幸喜阿妹都知，就请费心把这情节讲说一遍，愚姐也就如同目睹了。”小山道：“上面所载，俱是我们姊妹日后之事，约计百人之多。此时姐姐既于碑上一无所见，可见仙机不可泄漏。妹子若要捏造虚言，权且支吾，未免欺了姐姐；若说出实情，又恐泄漏天机，致生灾患。好在碑上之事，将来总要出现，妹子意欲等待事后再细细面陈。姐姐以为何如？”若花道：“阿妹所见极是。但我望著此碑，只觉红光四射，两眼被这红光耀的只觉发昏。字既不识，站在这里甚觉无味，莫若且到亭外走走。阿味在此，把这情节细细记在心里，事后告诉我们，也是一段佳话。”小山道：“姐姐言这碑上红光四射；与我所见，又是两样，妹子望去，只觉一股清气。今姐姐看是红光，可见姐姐将来必是受享洪福之人，与妹子迥不相同。”若花道：“我现在离乡背井，子然一身，将未得能附骥，考个才女，心愿足矣，那里还有甚么洪福轮到身上！若有洪福，也不投奔他邦了。”说著，滴下两点眼泪，把包袱取下放在石几上，走出去了。

　　小山又朝后看，人名之后，还有一段总论，写的是：

　　泣红亭主人曰：“以史幽探、哀萃芳冠首者，盖主人自言穷探野史，尝有所见，惜湮没无闻，而哀群芳之不传，因笔志之。或纪其沉鱼落雁之妍，或言其锦心绣口之丽，故以纪沉鱼、言锦心为之次焉。继以谢文锦者，意谓后之观者，以斯为记事则可；若目为锦绣之文，则吾既未能文，而又何有于锦？矧寿夭不刘，辛酸满腹，往事纷纭，述之惟恐不逮，讵暇工于文哉！则惟谢之。而师仿兰言，案其迹敷陈表白而传述之，故谢文锦后，承之以师兰言、陈淑媛、白丽娟也。给以花再芳、毕全贞者，盖以群芳沦落，几至澌灭无闻，今赖斯而得不朽，非若花之重芳乎？所列百人，莫非琼林琪树，合璧骈珠，故以全贞毕焉。

　　总论后有个篆字图章，写的是：

　　茫茫大荒，事涉荒唐。唐时遇唐，流布遐荒。

　　小山看罢，忖道：“这‘唐时遇唐，流布遐荒’八个字，细细揣夺，如今正当唐时，我又姓唐，又亲见此碑，岂非教我流传海内么？仙机虽是如此，奈此碑所列百人之多，不独头绪纷繁，就是人名也甚难记，这是苦我所难了！”思忖多时，因走路辛苦，要寻坐处歇息，恰好旁边有一石几，石几面前有条石凳，就在登上坐了。把包袱取下，放在几上，歇息片晌。复又想道：“这个碑记，明明教我流传海内，偏偏笔砚又未带来，这却怎好？也罢，莫若把他读的烂熟，记在心里，也是一样。”于是望著玉碑从头读去。读了几句，甚觉拗口。正在为难，只见若花走了进来。

　　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三藏有灾沉水宅 观音救难现鱼篮:

　　彭韶福建莆田人，以科第出身，官拜刑部郎中。为人耿介，执法不回，国戚大臣，俱侧目畏之。成化三年，国舅周恃娘娘为内庇，张威作势，强占居民田土。百姓畏祸者，情愿以田产让之，不与争较。缘此得志横行，以为人莫己何。一日，听苍头诱饵，思白占真定府武强县百姓钱文腴田百亩。返锁扭至家，用刑敲朴，追并租税。百姓不堪，具霸占状词，告于所属有司。有司闻说是娘娘、国舅，虽明知田是民产，皆望风承旨，趋附皇亲。偏将百姓苔挞，将田产批还国舅，无有秉公道心在百姓而判还其田者。百姓愈不堪，争执不已，宁可无身，不可无田。乃告御状，以其事闻于主上。时主上溺爱宫帏，亦怒百姓钱文等，不合与国戚争田，乃沼举朝中公正法司，往勘其事。先时，彭韶以巡都御史张歧幸进得理，直声籍籍。至是，满朝俱推举御史彭韶，公正不私，可任其事。韶乃奉沼至郡县，亲至田所踏勘。环视周匝，知其田本百姓土产，国戚平空争占，事属强梁，思曰：“吾平生所学，上不负天子，下不负丘民。今日肯负所学而党一国戚耶！”竞以其田判还百姓，令其佃作管业，不许国戚周混攘寸土。倘苍头复尔强梁，许业主并地方锁执送司治罪。此时彭韶不挠法以徇情，即冒罪罢官，亦心所甘也。随上本劾之云：“田本民有，虽其间地有多余，然岁有旱潦，地有高下。民频年出赋税以急公，上旱则资污下以补高；即潦则资高仰以补污下，安有空闲可别给。且民者国之本，食者民之天。食足则民始安，民安则国始安。岂可以民田给贵戚重伤国本耶！”朝廷以韶本直臣，田本民业，周或妄争，事属强梁，竟从韶议，欲重治周或以虐民之罪。周娘娘上前再三解救，姑从薄罚，以警其后。

　　自是贵戚大臣始收敛畏法，不复仍前强横。耕田鉴井，小民得安土乐业者，喷喷称韶之直不置。亲属椒房已贵荣，好宜敛戢沐深仁。看来国戚遭诛戮，只为贪残虐小民。

第五十回·情乱性从因爱欲 神昏心动遇魔头:

　　话说那虎望著小山、若花，按著前足，摇著大尾，发威作势，又要迎面扑来。

　　二人连说“不好……”正在惊慌，忽闻一阵鼓声如雷鸣一般，振的山摇地动。从那鼓声之中，由高峰撺下一匹怪马：浑身白毛，背上一角，四个虎爪，一条黑尾。

　　口中放出鼓声，飞奔而来。大虫一见，早已逃撺去了。若花道：“此兽虽然有角，无非骡马之类，生的并不凶恶，为何虎却怕他？阿妹可知其名么？”小山道：“妹子闻得驳马一角在首，其鸣如鼓，喜食虎豹。此兽角虽在背，形状与驳马相仿，大约必是驳马之类。”只见此兽走到眼前，摇头摆尾，甚觉驯熟，就在面前卧下，口食青草。小山见他如此驯良，用手在他背上抚摩，因向若花道：“妹子闻得良马最通灵性。此时我们断不能上山，何不将他骑上？或能驼过岭去，也未可知，况他背上有角，又可抱住，不致倾跌。必须把他颈顶缚住，就如丝缰一般，带在手里，才不致乱走。不知他可听人调度？我且试他一试。”随将身边丝绦解下，向驳马道：“我唐闺臣因寻亲至此，蒙若花姐姐携伴同行，不意一时足痛不能上山，今幸得遇良马。吾闻良马比君子，若果能通灵性，即将我们驼过岭去，将来回归故土，当供良马牌位，日日焚香，以志大德。”一面说著，将丝绦缚在驳马顶上，包袱都挂角上，牵至一块石旁，把若花搀扶上去，一手抱角，一手牵著丝绦。小山登在石上，就在若花身后，也骑在驳马背上。若花道：“阿妹将我身背抱紧，我放辔头了。”手提丝绦抖了两抖，驳马放开四足，竟朝岭上走去。二人骑在马上，甚觉平稳，欢喜非常。不多时，越过高岭，来到岭下。那个大虫正在赶逐野兽，驳马一见，早已放出鼓声，要想奔去。若花忙提丝绦，带到一块石旁，把马勒住，都由石上慢慢下来，取了包袱，解下丝绦。驳马连撺带跳，转眼间越过山峰，追赶大虫去了。

　　二人略略歇息，背了包袱，又走数里。小山恐若花足痛，早早寻个石洞歇了。

　　次日又朝前进，若花道：“今日喜得道路平坦，缓步而行，尚不费力。但我自从吃这松实柏子，腹中每每觉饿，连日虽然吃些桑椹之类，也不济事。此地离船甚远，必须把豆面再吃一顿，方叶行路；不然，腿上更觉无力了。”小山道：“妹子自从吃了松实柏子，只觉精神陡长，所以日日以他为粮。那知姐姐却是如此。

　　何不早说？”即将豆面取出。若花饱餐一顿，登时腿脚强健。又走两日。这日在路闲谈，小山道：“我们自从上山，走了半月，才到镜花岭；如今从泣红亭回来，已走七日，看来已有一半路程。这二十余日，舅舅、舅母，不知怎样盼望！”若花道：“婉如阿妹缺了伴侣，只怕还更想哩。”

　　忽听林内有人叫道：“好了！好了！你们回来了！”二人小觉吃了一吓，忙按宝剑，将脚立住，遥见林之洋气喘嘘嘘跑来道：“俺在那边树下远远看著两人，头戴帽兜，背著包袱，俺说必是你们回来，好极！好极！几乎盼杀俺了！”小山道：“甥女别后，舅母身上可好？舅舅为何不在山下看守船只，却走出若干路程，吃这辛苦？”若花道：“阿父山下何日起身？离船几日了？阿母、阿妹，身体可安？”林之洋道：“你们两个想是把路走迷了？前面已到小蓬莱石碑，顷刻就要下山，怎说这话？俺因你们去了二十多日不见回来，心里记挂，每日上来望望，今日来了多时，正在盼望，那知你们巧巧回来。”二人听了，如梦方醒，更叹仙家作用之奇。

　　即同林之洋下山上船，放下包袱，见过吕氏、婉如；侞母替他们除了帽兜，脱去箭衣。喘息定了，小山才把“遇见樵夫，接著父亲之信，嘱我回去赴试，俟中才女，方能相见”的话，告诉一遍。林之洋把信看了。欢喜道：“妹夫说等甥女中过方能相聚。不过再隔一年，就可相见。”小山道：“话虽如此，安知父亲不是骗我？况海外又无便船，如何就能回乡？”林之洋听了，惟恐小山又要上去，连忙说道：“据俺看来：这话决不骗你，他若立意不肯回家，为甚寄信与你？甥女只管放心！好在这路俺常贩货来往，将来甥女考过，你父亲如不回家，俺们仍旧同来；如今早早回去，也免你母亲在家挂念。”小山听罢，正中下怀，暗暗欢喜，故意说道：“舅舅既允日后仍旧同来，甥女何必忙在一时？就遵舅舅之命，暂且回去，将来再计较。”林之洋点头道：“甥女这话才是，但你父亲信内嘱你改名‘闺臣’，自然有个道理，今后必须改了，才不负你父亲之意。”因向婉如道：“已后把他叫作闺臣姐姐，莫叫小山姐姐了。”随即张罗开船。唐闺臣把信收过。吕氏见闺臣肯回岭南，也甚喜道：“此番速速回去，不独你母亲放心，那考才女也是一桩大事。你若中了才女，你父母面上荣耀，不必说了，就是俺们在亲友面前，也觉光彩。倘能携带若花、婉如也能得中，那更好了。”

　　大家一路闲谈。姊妹二个，都将诗赋日日用功。闺臣偷空，把泣红亭碑记另用纸笔抄了。因蕉叶残缺，即包好沉入海中。又将碑记给婉如观看，也是一字不识。因此更觉爱护，暗暗忖道：“此碑虽落我手，上面所载事迹，都是未来之事，不能知其详细，必须百余年后，将这百人一生事业，同这碑记细细合参，方能一一了然。不知将来可能得遇有缘？倘能遇一文士，把这事迹铺叙起来，做一部稗官野史，也是千秋佳话。”正要放入箱内，只见婉如所养那个白猿忽然走来，把碑记拿在手内，倒象观看光景。闺臣笑道：“我看你每每宁神养性，不食烟火，虽然有些道理，们这上面事迹，你何能晓得。却要拿著观看？如今我要将这碑记付给有缘的，你能替我办此大功么？大约再修几百年，等你得道，那就好了。”

　　一面说笑，将碑记夺过，收入箱内。因与白猿斗趣，偶然想起驳马，随即写了良马牌位，供在船上，早晚焚香。

　　一路顺风。光陰迅速，这日到了两面国，起了风暴，将船收口。林之洋道：

　　“俺在海外，那怕女儿国把俺百股磨折，俺也不惧，就只最怕两面国：他那浩然中内藏著一张坏脸，业已难防；他还老著面皮，只管讹人钱财。”闺臣道：“他们怎样讹人？”林之洋就把当日在此遇盗，亏得徐丽蓉兄妹相救的话说了一遍。

　　若花道：“前年既有此事，阿父倒不可大意。到了夜晚，大家都不可睡，并命众水手多带鸟枪来往巡更，阿父不时巡查：一切谨慎，也可放心了。”林之洋连连点头，即到外面告知众人。到了日暮，前后梆铃之声，络绎不绝；多、林二人不时出来巡查。

　　天将发晓，风暴已息，正收拾开船。忽有无数小舟蜂拥而至，把大船团团围住，只听枪炮声响成一片。船上众人被他这阵枪炮吓的鸟枪也不敢放。登时有许多强盗跳上大船。为首一个大盗，走进中舱，在上首坐了，旁列数人，都是手执大刀个个头戴浩然巾，一脸杀气。闺臣姊妹在内偷看，浑身发抖。众偻罗把多、林二人并众水手如鹰拿燕雀一般，带到大盗面前。二人朝上望了一望，那上面坐的，原来就是前年被徐蓉弹子打伤的那个大盗。只见他指著林之洋喊道：“这不是口中称‘俺’的囚徒么？快把他首级取来！”众偻罗一齐动手。林之洋吓的拚命喊道：“大王杀我，我也不怨；剐我，我也不怨，任凭把我怎洋，我都不怨：

　　就只说我称‘俺’，我甚委屈！我生平何曾称‘俺’？我又不知‘俺’是甚么。

　　求大王把这‘俺’字说明，我也死的明白。”众偻罗道：“禀大王：他连‘俺’的来历还不知，大王莫认差了？刚才来时，夫人分付，倘误伤人命，回去都有不是。求大王详察。”

　　大盗道：“既如此，把他放了。你们再把船上妇女带来我看。”众偻罗答应，将吕氏、侞母、闺臣、若花、婉如带到面前。大盗看了道：“其中并无前年放弹恶女。他这船上共有若干货物？”众偻罗道：“刚才查过，并无多货，只有百十担白米，二十担粉条子，二十担青菜，还有几十只衣箱。”大盗笑道：“他这礼物虽觉微末，俗语说的：‘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意重。’只好备个领谢帖儿，权且收了。你们再去细看，莫粑燕窝认作粉条子；若是燕窝，我又有好东西吃了。

　　但他们那知我大王喜吃燕窝，就肯送来？那三个女子生的都觉出色，恰好夫人眼前正少丫环，既承他们美意远远送来，所谓‘却恐不恭，受之有愧’，也只好备个领谢帖儿。尔等即将他们带至山寨，送交夫人使用。一路须要小心，倘有走失，割头示众！”众偻罗答应。多、林二人再三跪求，那里肯听。不由分说，把闺臣、若花、婉如掳上小舟。所有米粮以及衣箱，也都搬的颗粒无存。一齐跳上小船。

　　只听一声胡哨，霎时扯起风帆，如飞而去。吕氏嚎-恸哭；林之洋只急的跺脚捶胸，即同多九公坐了三板，前去探信。

　　闺臣姊妹三人，被众人掳上小舟，明知凶多吉少，一心只想撺下海去；无奈众人团团围住，步步堤防，竟无一隙之空。不多时，迸厂山裹。随后大盗也到，把他三人引进内室。里面有个妇人迎出道：“相公为何去了许久？”大盗道：“我恐昨日那个黑女不中夫人之意，今日又去寻了三个丫环回来，所以耽搁。”因向闺臣三人道：“你们为何不给夫人磕头？”三人看时，只见那妇人年纪未满三旬，生的中等人材，满脸脂粉，浑身绫罗，打扮却极妖媚，三人看了，只得上前道了万福，站在一旁。大盗笑道：“这三个丫环同那黑女都是不懂规矩，不会行礼，连个以头抢地也不知道。夫人看他三个生得可好？也还中意么？”妇人听了，把他三人看了，不觉愣了一愣，脸上红了一红，因笑道：“今日山寨添人进口，为何不设筵席？难道喜酒也不吃么？”旁边走过两个老嬷道：“久已预备，就请夫人同大王前去用宴。”妇人道：“就住此处摆设最好。”老嬷答应。登时摆设齐备，夫妻两个对面坐了。

　　大盗道：“昨日那个黑女同这三个女子都是不知规矩，夫人何不命他都到筵前跟著老嬷习学，将来伺候夫人，岂不好么？”妇人点头，分付老嬷即去传唤。

　　老嬷答应，带了一个黑女进来。闺臣看时，那黑女满面泪痕，生的倒也清秀，年纪不过十五六岁。老嬷把黑女同闺臣姊妹带至筵前，分在两旁侍立。大盗一面看著，手里拿著酒杯，只喜的眉开眼笑，一连饮了数杯道：“夫人何不命这四个丫环轮流把盏，我们痛饮一番，何如？”妇人听了，鼻中哼了一声，只得点头道：

　　“你们四个都与大王轮流敬酒。”四人虽然答应，都不肯动身。若花忖道：“这个女盗既教我们斟酒，何不趁此将大盗灌醉，然后再求女盗放我们回去，岂不是好？”随即上前执壶，替他夫妻满满斟了下来；因向闺臣、婉如暗暗递个眼色。

　　二人会意，也上前轮流把盏。那个黑女见他们都去斟酒，只得也去斟了一巡。

　　大盗看了，乐不可支，真是酒入欢肠，越饮越有精神。那里禁得四人手不停壶，只饮的前仰后合，身子乱幌，饮到后来，醉眼朦胧，呆呆望著四人只管发笑。

　　妇人看著，不觉冷笑道：“我看相公这个光景，莫非喜爱他们么？”大盗听了，满面欢容，不敢答言，仍是嘻嘻痴英。妇人道：“我房中向有老嬷服侍，可以无须多婢。相公既然喜爱，莫若把他四个都带去作妾，岂不好么？”闺臣姊妹听了，暗暗只说：“不好！性命要送在此处了！”大盗把神宁了一宁道：“夫人此话果真么？”妇人道：“怎好骗你！我又不曾生育，你同他们成了喜事，将来多生几个儿女，也不枉连日躁劳一场。”

　　若花听了，只管望著闺臣，闺臣把眼看著婉如：姊妹三个，登时面如傅土，身似筛糠。闺臣把他二人衣服拉了一把，退了两步，暗暗说道：“适听女盗所言，我们万无生理。但怎样死法，大家必须预先议定，省得临时惊慌。”若花道：“我们还是投井呢？还是寻找厨刀自刎呢？”闺臣道：“厨房有人，岂能自刎；莫若投井最好。”婉如道：“二位姐姐千万携带妹子同去。倘把俺丢下，就没命了！”

　　若花道：“阿妹真是视死如归。此时性命只在顷刻，你还斗趣！”婉如道：“俺怎斗趣？”若花道：“你说把你丢下就没命了，难道把你带到井里倒有命了？”

　　只听那妇人道：“此事不知可合你意？如果可行，我好替你选择吉期。”大盗听了，喜笑颜开，浑身发软，望著妇人深深打躬道：“拙夫意欲纳宠，真是眠思梦想，已非一日，惟恐夫人见怪，不敢启齿。适听夫人之言，竟合我心。……”

　　话未说完，只听碗盏一片声响，那妇人早把筵席掀翻，弄了大盗一身酒菜，房中所有器具，撂的满天飞舞。将身倒在地下，如杀猪一般，放声哭道：“你这狠心强贼！我只当你果真替我寻丫环，那知借此为名，却存这个歹意！你即有心置妾，要我何用？我又何必活在世上，讨人憎嫌！”说罢爬起，拿了一把剪刀，对准自己咽喉，咬定银牙，紧皱蛾眉，眼泪汪汪，气喘嘘嘘，浑身乱抖，两手发颤，直向颈顶狠狠刺来。大盗一见，吓的胆战心惊，忙把剪刀夺过，跪求道：“刚才只因多饮几怀，痰迷心窃，酒后失言，只求夫人饶恕，从此再不妄生邪念了。”妇人仍是啼哭，口口声声，只说丈夫负义，务要寻死。一面哭著，又用带子套在颈上，要寻自尽，又被大盗枪去；猛然一头要朝壁上撞去，也彼大盗拦住。大盗心忙意乱，无计可施，只得磕头道：“我已立誓不放再存恶念，无如夫人执意不信。

　　如今只好教他们打个样子，已后再犯，就照今日加倍责罚，也是情愿。”因命老嬷把四个行杖偻罗传进内室道：“我酒后失言，忤了夫人，以致夫人动怒，只要寻死。只得烦你们照军门规矩，将我重责二十。如夫人念我皮肉吃苦，回心转意，就算你们大功一次。我虽惧怕夫人，你们切莫传扬出去，设或被人听见强盗也会惧内，那才是个笑话哩。”将身爬在地下。四个偻罗无可奈何，只得举起竹枪，一递一换，轻轻打去。大盗假意喊叫，只求夫人饶恕。刚打到二十，妇人忽然手指大盗道：“你存这个歹意，我本与你不共戴天；今你既肯舍著皮肉，我又何必定要寻死？但刚才所打，都是虚应故事，如果要我回心转意，必须由我再打二十，才能消我之气。”大盗听了，惟有连连叩首。

　　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心猿空用千般计 水火无功难炼魔:

　　荆王刘贾者，诸刘，不知其何属初起时。汉王元年，还定三秦，刘贾为将军，定塞地，从东击项籍。

　　汉四年，汉王之败成皋，北渡河，得张耳、韩信军，军脩武，深沟高垒，使刘贾将二万人，骑数百，渡白马津入楚地，烧其积聚，以破其业，无以给项王军食。已而楚兵击刘贾，贾辄壁不肯与战，而与彭越相保。

　　汉五年，汉王追项籍至固陵，使刘贾南渡淮围寿春。还至，使人间招楚大司马周殷。周殷反楚，佐刘贾举九江，迎武王黥布兵，皆会垓下，共击项籍。汉王因使刘贾将九江兵，与太尉卢绾西南击临江王共尉。共尉已死，以临江为南郡。

　　汉六年春，会诸侯於陈，废楚王信，囚之，分其地为二国。当是时也，高祖子幼，昆弟少，又不贤，欲王同姓以镇天下，乃诏曰：“将军刘贾有功，及择子弟可以为王者。”群臣皆曰：“立刘贾为荆王，王淮东五十二城；高祖弟交为楚王，王淮西三十六城。”因立子肥为齐王。始王昆弟刘氏也。

　　高祖十一年秋，淮南王黥布反，东击荆。荆王贾与战，不胜，走富陵，为布军所杀。高祖自击破布。十二年，立沛侯刘濞为吴王，王故荆地。

　　燕王刘泽者，诸刘远属也。高帝三年，泽为郎中。高帝十一年，泽以将军击陈豨，得王黄，为营陵侯。

　　高后时，齐人田生游乏资，以画干营陵侯泽。泽大说之，用金二百斤为田生寿。田生已得金，即归齐。二年，泽使人谓田生曰：“弗与矣。”田生如长安，不见泽，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吕后所幸大谒者张子卿。居数月，田生子请张卿临，亲脩具。张卿许往。田生盛帷帐共具，譬如列侯。张卿惊。酒酣，乃屏人说张卿曰：“臣观诸侯王邸弟百馀，皆高祖一切功臣。今吕氏雅故本推毂高帝就天下，功至大，又亲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长，诸吕弱，太后欲立吕产为王，王代。太后又重发之，恐大臣不听。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风大臣以闻太后，太后必喜。诸吕已王，万户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为内臣，不急发，恐祸及身矣。”张卿大然之，乃风大臣语太后。太后朝，因问大臣。大臣请立吕产为吕王。太后赐张卿千斤金，张卿以其半与田生。田生弗受，因说之曰：“吕产王也，诸大臣未大服。今营陵侯泽，诸刘，为大将军，独此尚觖望。今卿言太后，列十馀县王之，彼得王，喜去，诸吕王益固矣。”张卿入言，太后然之。乃以营陵侯刘泽为琅邪王。琅邪王乃与田生之国。田生劝泽急行，毋留。出关，太后果使人追止之，已出，即还。

　　及太后崩，琅邪王泽乃曰：“帝少，诸吕用事，刘氏孤弱。”乃引兵与齐王合谋西，欲诛诸吕。至梁，闻汉遣灌将军屯荥阳，泽还兵备西界，遂跳驱至长安。代王亦从代至。诸将相与琅邪王共立代王为天子。天子乃徙泽为燕王，乃复以琅邪予齐，复故地。

　　泽王燕二年，薨，谥为敬王。传子嘉，为康王。

　　至孙定国，与父康王姬奸，生子男一人。夺弟妻为姬。与子女三人奸。定国有所欲诛杀臣肥如令郢人，郢人等告定国，定国使谒者以他法劾捕格杀郢人以灭口。至元朔元年，郢人昆弟复上书具言定国阴事，以此发觉。诏下公卿，皆议曰：“定国禽兽行，乱人伦，逆天，当诛。”上许之。定国自杀，国除为郡。

　　太史公曰：荆王王也，由汉初定，天下未集，故刘贾虽属疏，然以策为王，填江淮之间。刘泽之王，权激吕氏，然刘泽卒南面称孤者三世。事发相重，岂不为伟乎！

　　刘贾初从，首定三秦。既渡白马，遂围寿春。始迎黥布，绝间周殷。赏功胙士，与楚为邻。营陵始爵，勋由击陈。田生游说，受赐千斤。权激诸吕，事发荣身。徙封传嗣，亡於郢人。

第五十二回·悟空大闹金兜洞 如来暗示主人公:

　　齐悼惠王刘肥者，高祖长庶男也。其母外妇也，曰曹氏。高祖六年，立肥为齐王，食七十城，诸民能齐言者皆予齐王。

　　齐王，孝惠帝兄也。孝惠帝二年，齐王入朝。惠帝与齐王燕饮，亢礼如家人。吕太后怒，且诛齐王。齐王惧不得脱，乃用其内史勋计，献城阳郡，以为鲁元公主汤沐邑。吕太后喜，乃得辞就国。

　　悼惠王即位十三年，以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为哀王。

　　哀王元年，孝惠帝崩，吕太后称制，天下事皆决於高后。二年，高后立其兄子郦侯吕台为吕王，割齐之济南郡为吕王奉邑。

　　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卫於汉，吕太后封为硃虚侯，以吕禄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兴居为东牟侯，皆宿卫长安中。

　　哀王八年，高后割齐琅邪郡立营陵侯刘泽为琅邪王。

　　其明年，赵王友入朝，幽死于邸。三赵王皆废。高后立诸吕诸吕为三王，擅权用事。

　　硃虚侯年二十，有气力，忿刘氏不得职。尝入待高后燕饮，高后令硃虚侯刘章为酒吏。章自请曰：“臣，将种也，请得以军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进饮歌舞。已而曰：“请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顾而父知田耳。若生而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试为我言田。”章曰：“深耕穊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鉏而去之。”吕后默然。顷之，诸吕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剑斩之，而还报曰：“有亡酒一人，臣谨行法斩之。”太后左右皆大惊。业已许其军法，无以罪也。因罢。自是之後，诸吕惮硃虚侯，虽大臣皆依硃虚侯，刘氏为益彊。

　　其明年，高后崩。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吕王产为相国，皆居长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为乱。硃虚侯章以吕禄女为妇，知其谋，乃使人阴出告其兄齐王，欲令发兵西，硃虚侯、东牟侯为内应，以诛诸吕，因立齐王为帝。

　　齐王既闻此计，乃与其舅父驷钧、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阴谋发兵。齐相召平闻之，乃发卒卫王宫。魏勃绐召平曰：“王欲发兵，非有汉虎符验也。而相君围王，固善。勃请为君将兵卫卫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将兵围王宫。勃既将兵，使围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乃是也。”遂自杀。於是齐王以驷钧为相，魏勃为将军，祝午为内史，悉发国中兵。使祝午东诈琅邪王曰：“吕氏作乱，齐王发兵欲西诛之。齐王自以兒子，年少，不习兵革之事，原举国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将也，习战事。齐王不敢离兵，使臣请大王幸之临菑见齐王计事，并将齐兵以西平关中之乱。”琅邪王信之，以为然，驰见齐王。齐王与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尽发琅邪国而并将其兵。

　　琅邪王刘泽既见欺，不得反国，乃说齐王曰：“齐悼惠王高皇帝长子，推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长孙也，当立。今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泽於刘氏最为长年，大臣固待泽决计。今大王留臣无为也，不如使我入关计事。”齐王以为然，乃益具车送琅邪王。

　　琅邪王既行，齐遂举兵西攻吕国之济南。於是齐哀王遗诸侯王书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诸子弟，悼惠王於齐。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张良立臣为齐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听诸吕擅废高帝所立，又杀三赵王，灭梁、燕、赵以王诸吕，分齐国为四。忠臣进谏，上惑乱不听。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诸。今诸吕又擅自尊官，聚兵严威，劫列侯忠臣，矫制以令天下，宗庙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诛不当为王者。”

　　汉闻齐发兵而西，相国吕产乃遣大将军灌婴东击之。灌婴至荥阳，乃谋曰：“诸吕将兵居关中，欲危刘氏而自立。我今破齐还报，是益吕氏资也。”乃留兵屯荥阳，使使喻齐王及诸侯，与连和，以待吕氏之变而共诛之。齐王闻之，乃西取其故济南郡，亦屯兵於齐西界以待约。

　　吕禄、吕产欲作乱关中，硃虚侯与太尉勃、丞相平等诛之。硃虚侯首先斩吕产，於是太尉勃等乃得尽诛诸吕。而琅邪王亦从齐至长安。

　　大臣议欲立齐王，而琅邪王及大臣曰：“齐王母家驷钧，恶戾，虎而冠者也。方以吕氏故几乱天下，今又立齐王，是欲复为吕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长者；且代王又亲高帝子，於今见在，且最为长。以子则顺，以善人则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谋迎立代王，而遣硃虚侯以诛吕氏事告齐王，令罢兵。

　　灌婴在荥阳，闻魏勃本教齐王反，既诛吕氏，罢齐兵，使使召责问魏勃。勃曰：“失火之家，岂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战而栗，恐不能言者，终无他语。灌将军熟视笑曰：“人谓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为乎！”乃罢魏勃。魏勃父以善鼓琴见秦皇帝。及魏勃少时，欲求见齐相曹参，家贫无以自通，乃常独早夜埽齐相舍人门外。相舍人怪之，以为物，而伺之，得勃。勃曰：“原见相君，无因，故为子埽，欲以求见。”於是舍人见勃曹参，因以为舍人。一为参御，言事，参以为贤，言之齐悼惠王。悼惠王召见，则拜为内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而哀王立，勃用事，重於齐相。

　　王既罢兵归，而代王来立，是为孝文帝。

　　孝文帝元年，尽以高后时所割齐之城阳、琅邪、济南郡复与齐，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硃虚侯、东牟侯各二千户。

　　是岁，齐哀王卒，太子立，是为文王。

　　齐文王元年，汉以齐之城阳郡立硃虚侯为城阳王，以齐济北郡立东牟侯为济北王。

　　二年，济北王反，汉诛杀之，地入于汉。

　　後二年，孝文帝尽封齐悼惠王子罢军等七人皆为列侯。

　　齐文王立十四年卒，无子，国除，地入于汉。

　　後一岁，孝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齐为王，齐孝王将闾以悼惠王子杨虚侯为齐王。故齐别郡尽以王悼惠王子：子志为济北王，子辟光为济南王，子贤为菑川王，子卬为胶西王，子雄渠为胶东王，与城阳、齐凡七王。

　　齐孝王十一年，吴王濞、楚王戊反，兴兵西，告诸侯曰“将诛汉贼臣晁错以安宗庙”。胶西、胶东、菑川、济南皆擅发兵应吴楚。欲与齐，齐孝王狐疑，城守不听，三国兵共围齐。齐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天子复令路中大夫还告齐王：“善坚守，吾兵今破吴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国兵围临菑数重，无从入。三国将劫与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汉已破矣，齐趣下三国，不且见屠。”路中大夫既许之，至城下，望见齐王，曰：“汉已发兵百万，使太尉周亚夫击破吴楚，方引兵救齐，齐必坚守无下！”三国将诛路中大夫。

　　齐初围急，阴与三国通谋，约未定，会闻路中大夫从汉来，喜，及其大臣乃复劝王毋下三国。居无何，汉将栾布、平阳侯等兵至齐，击破三国兵，解齐围。已而复闻齐初与三国有谋，将欲移兵伐齐。齐孝王惧，乃饮药自杀。景帝闻之，以为齐首善，以迫劫有谋，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寿为齐王，是为懿王，续齐後。而胶西、胶东、济南、菑川王咸诛灭，地入于汉。徙济北王王菑川。齐懿王立二十二年卒，子次景立，是为厉王。

　　齐厉王，其母曰纪太后。太后取其弟纪氏女为厉王后。王不爱纪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宠，令其长女纪翁主入王宫，正其後宫，毋令得近王，欲令爱纪氏女。王因与其姊翁主奸。

　　齐有宦者徐甲，入事汉皇太后。皇太后有爱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刘氏，太后怜之。脩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诸侯，宦者甲乃请使齐，必令王上书请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齐。是时齐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齐以取后事，亦因谓甲：“即事成，幸言偃女原得充王後宫。”甲既至齐，风以此事。纪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後宫具备。且甲，齐贫人，急乃为宦者，入事汉，无补益，乃欲乱吾王家！且主父偃何为者？乃欲以女充後宫！”徐甲大穷，还报皇太后曰：“王已原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与其子昆弟奸，新坐以死，亡国，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无复言嫁女齐事。”事浸浔闻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与齐有卻。

　　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齐临菑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於长安，此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王此。今齐王於亲属益疏。”乃从容言：“吕太后时齐欲反，吴楚时孝王几为乱。今闻齐王与其姊乱。”於是天子乃拜主父偃为齐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齐，乃急治王後宫宦者为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辞证皆引王。王年少，惧大罪为吏所执诛，乃饮药自杀。绝无後。

　　是时赵王惧主父偃一出废齐，恐其渐疏骨肉，乃上书言偃受金及轻重之短。天子亦既囚偃。公孙弘言：“齐王以忧死毋後，国入汉，非诛偃无以塞天下之望。”遂诛偃。

　　齐厉王立五年死，毋後，国入于汉。

　　齐悼惠王後尚有二国，城阳及菑川。菑川地比齐。天子怜齐，为悼惠王冢园在郡，割临菑东环悼惠王冢园邑尽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

　　城阳景王章，齐悼惠王子，以硃虚侯与大臣共诛诸吕，而章身首先斩相国吕王产於未央宫。孝文帝既立，益封章二千户，赐金千斤。孝文二年，以齐之城阳郡立章为城阳王。立二年卒，子喜立，是为共王。

　　共王八年，徙王淮南。四年，复还王城阳。凡三十三年卒，子延立，是为顷王。

　　顷王二十年卒，子义立，是为敬王。敬王九年卒，子武立，是为惠王。惠王十一年卒，子顺立，是为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恢立，是为戴王。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始三年，十五岁，卒。

　　济北王兴居，齐悼惠王子，以东牟侯助大臣诛诸吕，功少。及文帝从代来，兴居曰：“请与太仆婴入清宫。”废少帝，共与大臣尊立孝文帝。

　　孝文帝二年，以齐之济北郡立兴居为济北王，与城阳王俱立。立二年，反。始大臣诛吕氏时，硃虚侯功尤大，许尽以赵地王硃虚侯，尽以梁地王东牟侯。及孝文帝立，闻硃虚、东牟之初欲立齐王，故绌其功。及二年，王诸子，乃割齐二郡以王章、兴居。章、兴居自以失职夺功。章死，而兴居闻匈奴大入汉，汉多发兵，使丞相灌婴击之，文帝亲幸太原，以为天子自击胡，遂发兵反於济北。天子闻之，罢丞相及行兵，皆归长安。使棘蒲侯柴将军击破虏济北王，王自杀，地入于汉，为郡。

　　後十年，文帝十六年，复以齐悼惠王子安都侯志为济北王。十一年，吴楚反时，志坚守，不与诸侯合谋。吴楚已平，徙志王菑川。

　　济南王辟光，齐悼惠王子，以勒侯孝文十六年为济南王。十一年，与吴楚反。汉击破，杀辟光，以济南为郡，地入于汉。

　　菑川王贤，齐悼惠王子，以武城侯文帝十六年为菑川王。十一年，与吴楚反，汉击破，杀贤。

　　天子因徙济北王志王菑川。志亦齐悼惠王子，以安都侯王济北。菑川王反，毋後，乃徙济北王王菑川。凡立三十五年卒，谥为懿王。子建代立，是为靖王。二十年卒，子遗代立，是为顷王。三十六年卒，子终古立，是为思王。二十八年卒，子尚立，是为孝王。五年卒，子横立，至建始三年，十一岁，卒。

　　胶西王卬，齐悼惠王子，以昌平侯文帝十六年为胶西王。十一年，与吴楚反。汉击破，杀卬，地入于汉，为胶西郡。

　　胶东王雄渠，齐悼惠王子，以白石侯文帝十六年为胶东王。十一年，与吴楚反，汉击破，杀雄渠，地入于汉，为胶东郡。

　　太史公曰：诸侯大国无过齐悼惠王。以海内初定，子弟少，激秦之无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万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汉矫秦制，树屏自彊。表海大国，悉封齐王。吕后肆怒，乃献城阳。哀王嗣立，其力不量。硃虚仕汉，功大策长。东牟受赏，称乱贻殃。胶东、济北，雄渠，辟光。齐虽七国，忠孝者昌。

第五十三回·禅主吞餐怀鬼孕 黄婆运水解邪胎:

　　萧相国何者，沛丰人也。以文无害为沛主吏掾。

　　高祖为布衣时，何数以吏事护高祖。高祖为亭长，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阳，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

　　秦御史监郡者与从事，常辨之。何乃给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请，得毋行。

　　及高祖起为沛公，何常为丞督事。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戹塞，户口多少，彊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何进言韩信，汉王以信为大将军。语在淮阴侯事中。

　　汉王引兵东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抚谕告，使给军食。汉二年，汉王与诸侯击楚，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辄奏上，可，许以从事；即不及奏上，辄以便宜施行，上来以闻。关中事计户口转漕给军，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上以此专属任何关中事。

　　汉三年，汉王与项羽相距京索之间，上数使使劳苦丞相。鲍生谓丞相曰：“王暴衣露盖，数使使劳苦君者，有疑君心也。为君计，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从其计，汉王大说。

　　汉五年，既杀项羽，定天下，论功行封。群臣争功，岁馀功不决。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封为酂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馀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猎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敢言。

　　列侯毕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桡功臣，多封萧何，至位次未有以复难之，然心欲何第一。关内侯鄂君进曰：“群臣议皆误。夫曹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此特一时之事。夫上与楚相距五岁，常失军亡众，逃身遁者数矣。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非上所诏令召，而数万众会上之乏绝者数矣。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今虽亡曹参等百数，何缺於汉？汉得之不必待以全。柰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万世之功哉！萧何第一，曹参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萧何，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

　　上曰：“吾闻进贤受上赏。萧何功虽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关内侯邑封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馀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户，以帝尝繇咸阳时何送我独赢钱二也。

　　汉十一年，陈豨反，高祖自将，至邯郸。未罢，淮阴侯谋反关中，吕后用萧何计，诛淮阴侯，语在淮阴事中。上已闻淮阴侯诛，使使拜丞相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诸君皆贺，召平独吊。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於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召平谓相国曰：“祸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卫者，以今者淮阴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卫卫君，非以宠君也。原君让封勿受，悉以家私财佐军，则上心说。”相国从其计，高帝乃大喜。

　　汉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相国为上在军，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军，如陈豨时。客有说相国曰：“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馀年矣，皆附君，常复孳孳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汙？上心乃安。”於是相国从其计，上乃大说。

　　上罢布军归，民道遮行上书，言相国贱彊买民田宅数千万。上至，相国谒。上笑曰：“夫相国乃利民！”民所上书皆以与相国，曰：“君自谢民。”相国因为民请曰：“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原令民得入田，毋收为禽兽食。”上大怒曰：“相国多受贾人财物，乃为请吾苑！”乃下相国廷尉，械系之。数日，王卫尉侍，前问曰：“相国何大罪，陛下系之暴也？”上曰：“吾闻李斯相秦皇帝，有善归主，有恶自与。今相国多受贾竖金而为民请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系治之。”王卫尉曰：“夫职事苟有便於民而请之，真宰相事，陛下柰何乃疑相国受贾人钱乎！且陛下距楚数岁，陈豨、黥布反，陛下自将而往，当是时，相国守关中，摇足则关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国不以此时为利，今乃利贾人之金乎？且秦以不闻其过亡天下，李斯之分过，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浅也。”高帝不怿。是日，使使持节赦出相国。相国年老，素恭谨，入，徒跣谢。高帝曰：“相国休矣！相国为民请苑，吾不许，我不过为桀纣主，而相国为贤相。吾故系相国，欲令百姓闻吾过也。”

　　何素不与曹参相能，及何病，孝惠自临视相国病，因问曰：“君即百岁後，谁可代君者？”对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参何如？”何顿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

　　何置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

　　孝惠二年，相国何卒，谥为文终侯。

　　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绝，天子辄复求何後，封续酂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萧相国何於秦时为刀笔吏，录录未有奇节。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管籥，因民之疾法，顺流与之更始。淮阴、黥布等皆以诛灭，而何之勋烂焉。位冠群臣，声施後世，与闳夭、散宜生等争烈矣。

　　萧何为吏，文而无害。及佐兴王，举宗从沛。关中既守，转输是赖。汉军屡疲，秦兵必会。约法可久，收图可大。指兽发踪，其功实最。政称画一，居乃非泰。继绝宠勤，式旌砺带。

第五十四回·法性西来逢女国 心猿定计脱烟花:

　　　词曰：

　　忆苦声名如哄，收拾群英相共。一旦失等谋，泪洒青山可痛。

　　如梦，如梦，赖有心交断送。

　　调寄“如梦令”

　　古人云：知足不辱，苟不知足，辱亦随之。况又有个才字横于胸中，即使真正钟鸣漏尽，遇着老和尚当头棒喝，他亦不肯心死。何况尚在壮年，事在得为之际。却说魏王李密，进长安时，还想当初曾附东都，皇泰主还授我大尉，都督内外诸军事。如今归唐，唐主毕竟不薄待我，若以我为弟，想李神通、李道玄都得封王，或者还与我一个王位，也未可知。不意爵仅光禄卿，心中甚是不平。殊不知这正是唐主爱惜他，保全他处。恐遽赐大官，在朝臣子要忌他。又因河南、山东未平，那两处部曲，要他招来，如今官爵太盛了，后来无以加他，故暂使居其位，以笼络他，折磨他锐气。李密总不想自己无容人之量，当年秦王到金墉时，何等看待。如今自己归唐，唐主何等情分。还认自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好男子，满怀多少不甘。

　　居未月余，秦王在陇西征平了薛举之子薛仁果，拔寨奏凯还朝。早有小校飞驰报捷长安。唐主宣李密入朝面谕道：“卿自来此，与世民未曾觌面。朕恐世民怀念往事，不利于卿。卿可远接，以尽人臣之礼。”李密领诺。其时魏征染病西府。李密同王伯当等二十余人，离了长安，望北而行。直至囱州，哨马报说秦王人马已近。李密问祖君彦道：“秦王有问，教我如何对答？”君彦道：“不问则已，若问时，只说圣上教臣远接，即不敢加害于明公矣。”二人正商议间，只见金鼓喧阗，炮声震地。锦衣队队，花帽鲜明，左右总管十人。剑戟排拥，戈矛耀日，前面数声喝道。一派乐宫，埙囗迭奏而来。李密只道来的就是世民，忙与众官分班立候。只见马上一将，大声呼道：“吾非秦王，乃长孙无忌与刘弘基也。殿下尚在后面，汝是何人，可立待之！”是时李密心中懊恨，明知秦王故意命诸将装作王子来羞唇齿他。如今若待不接，恐唐王见怪。若再去接，又觉羞辱难堪。

　　正在悔恨之时，又见一队人马，排列而来。前面一对回避金牌，高高擎起。中间旗分五色，剑戟森严。后面吆喝之声渐退，望见舆从耀目，凤起蛟腾。李密暗想：“是必秦王也。”忙与众将俯躬向地打躬下去。只见马上二人笑道：“吾乃马三保、白显道也，前年我们到金墉来望你，今你亦到吾长安来。若要接殿下，后面保驾帷幔里高坐的便是，可小心向前迎接。”李密听见，满面羞惭，扌追胸跌脚，仰天叹道：“大丈夫不能自立，屈于人下，耻辱至此，何面目再立于天地之间？”即欲拔剑自刎。王伯当急向前夺住道：“明公何如此短见，文王囚于囗里，勾践辱于会稽，后来俱成大业。还当忍气耐性，徐图后事。”正说时，忽有人报道：“前面风卷出一面黄旗，绣着‘秦王’二字在上，今次来的必是秦王无疑。”李密无奈，只得侧立路旁。骤见一队人马到来，前导五色绣旗。甲士银鬃对对，彤弓壶矢，彩耀生光。宝驾雕鞍，辉煌眩目。力士前引，仪从后随。唐将史岳、陶武钦，依队前进。王常、邱士尹，按辔徐行。原来四将认得是李密，备各在马上举手道：“魏王休怪，俺们失礼了。”李密诸将默然无语，不觉两泪交流。王伯当再三劝慰。

　　又见殷开山、洛阳史，排列左右护卫，犹如天王之状。秦王冠带蟒服，高拱端坐慢中。李密看得真切，如飞向前俯伏道：“老拙有失远迎，望殿下恕责。”秦王见了李密，不觉怒发冲冠，手持雕弓，搭上一箭，兜满弓弦。唬得魏将王伯当、贾润甫、祖君彦、柳周臣诸将，俯伏在地，面如土色。李密把两手捧住其脸，战栗不已。秦王见众人在地下打作一团儿，犹如宿犬之状，到底是人君度量，即收了箭，以弓梢指定李密道：“匹夫也有今日！本待射你一箭，以报缧绁之仇，恐连累了众人，只道我不能容物，暂饶你性命！”大喝一声而过。这都是秦王晓得李密来接，故意装这十将来羞他。

　　其时秦王进朝拜见了唐帝。唐帝道：“皇儿征伐费心，鞍马劳苦。”秦王道：“托赖父王洪福，诸将用命，得以凯还，擒得薛仁果、罗宗(目侯)等囚在槛车，专候父皇发落。”唐帝大喜，即命武士斩于市曹，悬首示众。因问秦王：“曾见李密否？”秦王答道：“臣儿曾见来。”唐帝道：“当时朕欲拒其降，因刘文静进言道：‘郑与魏境接壤，二邦犹如唇齿。’今王世充灭了李密，未有虢亡而虞独存者，我处若不受其降，密必计穷，据兵而复投他国，又增一敌。劳吾心矣，乌乎可！”秦王道：“为什么有恩于臣儿的这几个人反不见？”唐帝道：“魏征已在这里，朕知其有可用之才，将他拨在你西府办事。如今闻说他有病，故此想未有来接你。”说完，帝同秦王进宫去朝见了母后，谢恩出朝。他原是个拨乱之主，求贤若渴。况当年有恩于彼，怎不关心？一进西府，即问魏征下榻之处。魏征原没有病，因李密要他同去接秦王，料必不妥，故此诈称有疾。今闻秦王来问他，如飞赶出来拜伏在地道：“臣偶抱微疴；不可远接，乞殿下恕臣之罪。”秦王一把拖住道：“先生与孤，不比他人，何须行此礼？”忙扯来坐定。魏征道：“魏公失势来投，望殿下海涵，勿念前愆。”秦王道：“孤承先生们厚爱，日夜佩德于心，今幸不弃，足慰生平。李密匹夫，孤顷见俯伏在地，几欲手刃之，因见众臣在内而止。然孤总不杀他，少不得有人杀他的日子。”因问：“叔宝、懋功二兄为何不来？”魏征道：“徐懋功尚守黎阳，他是个足智多谋之士，魏公自恃才高，与他言行不合。所以他甘守其地，亦无异志。秦叔宝往征萧铣未回。魏公此来，亦未去知会他。”秦王道：“他的令堂乃郎，孤多膳养在此。”魏征道：“他于今想必也晓得了，但是这人天性至孝，友谊亦要克全其义。单雄信已降王世充，恐还有些逗留。”秦王又问道：“那个粗莽贼于程知节，为什么不见？”魏征道：“他因昔日开罪于殿下，故不敢来，到瓦岗拜母去了，人虽粗鲁，事母甚孝，倒是个忠直之士。昨晤徐义扶，方知程母也在此，他还不晓得，若到瓦岗，知其母消息，是必奋不顾身，入长安矣；倘来时，望殿下忘其射钩之仇而包容之。”于是秦王与魏征朝夕谈论，甚相亲爱。

　　如今且说程知节到了瓦岗，却不见了母亲，忙问尤俊达。尤俊达道：“尊堂陪秦伯母婆媳两个去会亲戚，不想被秦王设计赚入长安去了。”程知节见说，笑道：“尤大哥，你又来耍我。”尤俊达道：“程老弟，我几曾说谎来？”便把当时赚去行径一一说出，又道：“当时这班人，原只要迎请秦伯母去，谁知令堂生生的要奉陪他走走，弟再三阻挡，他必不肯依，因此弟只得叫连巨真兄送去。前日连巨真在长安回来，说尊堂与秦伯母在秦王那里，甚是平安。兄如不信，到黎阳去问连巨真便知详细了。”程知节此时觉得神气沮丧，呆了半晌，喊道：“罢了，天杀的入娘贼，下这样绝户计！咱把这条性命丢与他罢！”过了一宿，也不辞别尤俊达，跟了两个伴当，竟进长安。可怜：

　　只念娘亲不惜躯，愿将遗体报亲恩。

　　程知节恐怕大路上有人认得，却走小路。晓行夜宿，未及一月，不觉早到长安。进了府城，就在西府左首借了下处。先叫手下人把一揭投进去，只等帅府开门。秦王知程知节到来，传令将士装束威武，排列森严，粗细鼓乐，迭奏三通。秦王升殿，诸将参见过，捱班站立。只听得头门上守门官报道：“魏犯程知节进。”里边武卫接应一声，如春雷一般。秦王坐在上面，见一个赤条条的长大汉子，背剪着，气昂昂走将进来。到了丹墀，直挺挺的立定。秦王仔细一看，认得是程知节，不觉怒气填胸，须眉直竖，击桌喝道：“你这贼子，今日也自来送死了！可记得当年孤逃在老君堂，几乎被你一斧砍死！孤今把你锅烹刀碟，方消此恨。”程知节哈哈大笑道：“咱当时但知有魏，不知有唐。大丈夫恩不忘报，怨必求明。咱若怕死，也不进长安来，要砍就砍，何须动气。快快叫咱老娘来见一面，咱就把这颗头颅，结识与你罢。”秦王道：“你这贼到这地位，还要口硬，且缓你须臾之死。军士们领他去见了他母亲，然后来受刑！”众军士不由分说，把知节拥出府门。

　　原来秦老夫人的下处，就在西府东首一所绝大的房于里头，与程母同居。秦母一到长安，秦王即拨一二十名妇女，进来伺候，又拨排军二十名，看守门户。不但供应日逐送进，每月还有许多币帛馈赐。秦母与程母，礼必两副。所以这两个老人家，起居安稳，甚感秦王之恩。当时众军士将程知节拥进秦母寓所，早有人进去报知。秦母与程母如飞走出堂来。程母见儿子这般行径，即上前抱头大哭，口里咿哩呜罗，不知哭许多什么，惹得众武士反笑起来。程知节焦躁道：“娘，你不要哭，儿子问你：你住在这里，身子可安稳么？可有人伺候么？”程母只是哭，那里对答的出一句，反是秦母替他说道：“一到长安，秦王如何差人来伺候，每日如何供应，月月如何馈送，还要时常差妇女出来候安。我与汝母亲，蒙他恩典，相待一体，总无厚薄。”程知节问母亲道：“娘可是这样的？”程母含着眼泪，点点头儿道：“是这样的。”又将手指身旁两个使女说道：“这两个就是秦殿下赐来服侍我的。”知节见说，便道：“娘，儿子差了，那晓得秦王这样一个好人，儿今去死在他台下，也是甘心的。娘，你不要念我了，你去伴秦伯母终了天年罢！”竟要撒开身于走出来，程母那里肯放。秦母对知节道：“你们不要忙乱，听我说：当时秦王因要我的琼儿归唐，故假作罗家来赚我，不意你母亲一团美意，陪我出寨，竟入长安。如今魏公亦已降唐，吾家琼儿谅必早晚亦至。你家母亲岂可因我出门，反作无子之母？”便对伺候的说道：“取我的大衣服出来，待老身自进西府，去见秦王，求他宽有。”

　　正说时，只见一个差官，跟着三四个校时，手里托着冠带袍服，口中喝道：“殿下有旨，恕程知节无罪，着即冠带来相见。”说完，校尉如飞将程知节绑缚去了，要替他冠带。程母见说，如飞跪在地上，对天叩首道：“愿殿下太平一统，万寿无疆。”引得众人又笑起来。程知节着了衣服，穿好了袍带，便要拜母亲与秦伯母。程母止住道：“儿且不必拜我，快进西府去叩谢秦王，这样宽恩大度的明主，你须要尽忠去报他，老身就死也瞑目的了。”知节见说，不敢违命，如飞的跟了差官，来进西府。时秦王在集贤堂，与众谋士谈兵议论。只见校卫来复命说道，秦叔宝母就要见殿下来，程知节母如何叩首谢祝。秦王笑向魏征与刘文静道：“幸是孤先差人去赦他，若秦母到来，就不见情了。”

　　话未说完，那差官进来禀程知节在帅府门首候旨。秦王道：“叫他到西堂来。”西堂原是西府会宾之所。差官早引程知节站在阶前伺候。只见秦王踱将出来，程知节如飞跪向前垂泪说道：“臣有眼无瞳，以致当年不识英雄之主，获罪难逃。今虽蒙思赦，反党生惭。”秦王自下阶来搀他起来道：“刚才试君之意耳，孤久知卿乃忠直之士，愿卿将来事唐如事魏足矣。”知节道：“臣蒙殿下豢母隆思，敢不捐躯以报！”秦王问起知节与王世充当日征战之事，知节备细述了一遍。秦王又问：“可曾见叔宝。懋功？”知节道：“臣自战败之后，见魏公降唐，臣即往瓦岗。一闻母信，星夜至此，实未曾会着秦、徐二友。臣感殿下鸿恩，无由以报，臣有心腹部曲一二千，尚在北邙、偃师，待臣去招徕，并偕秦、徐诸弟兄来归唐，未知殿下可容臣去否？”秦王见说，大喜道：“孤有何不容？如此足见卿之忠贞；但须朝见过了圣上，卿须奏明，看圣上旨意如何。”知节领诺。秦王即命差官，引他进朝面圣。

　　知节即便辞了秦王，出来朝见唐帝。唐帝见他相貌魁梧，言语爽直，即赐他为虎翼大将军，兼西府行军总管，所奏事宜，悉听秦王主裁。知节谢恩出朝，重新又到西府来，谢过了恩，忙到寓所拜见老母，并秦伯母暨张氏夫人。秦怀玉也出来拜见了。一家欢聚。过了一宿，明早知节便辞别了秦王，束装起行。前日进长安时，九死一生。如今出长安，轻裘肥马，仆从随行，比前大不相同，一径往东都进发。这是：

　　因感新知己，来寻旧侣盟。

　　如今再说李密，自从被秦王羞辱之后，每日退归邢府，坐卧不安，忧形于色。左右报程知节到来，李密心上指望他来探望，访问一访问东都消息。岂料知节竟不来见。未及三四日，报说唐帝封他爵虎翼将军，又差出长安去了。李密心中气闷，忙对王伯当与同来将士道：“程知节是孤旧臣，他到了两三日，竟不来看孤一面。人情之薄，一至于此。今唐主赐了他官爵，又出长安去了，想必他此去收拾旧时兵卒，以来助唐。我们在此间坐守死，有何出头日子？”李密诸将士，当时攻城掠地，倚着金帛来得易，也用得易，自入关来，也都资用不足，各不相安。今见李密有去志，大家计议道：“徐世勣现在黎阳，张善相在伊州，叔宝、士信，想已平定萧铣，必归瓦岗；雄信诸人在洛。明公还可有为，何苦在此别人眼下讨气？”王伯当也道：“正当如此。”李密道：“还是奏知唐主，只说要往山东，收故时部曲；还是各人私走到关外取齐？”贾润甫道：“此事不妥。主上待明公甚厚。况国家姓名著在图谶，天下终当一统。明公既已委质，复生异图，盛彦师、史万宝等雄守关外，此事朝发，彼必夕至。虽或出关，兵岂暇集？一称叛逆，谁复能容？为明公计，不若安守，徐思其便，可以万全。”密怒道：“卿乃吾心腹，何言如是！不同心者，当斩而后行。”润甫泣道：“自翟司徒被戮之后，人皆为明公弃恩忘本，上下离心。今纵奔亡，谁肯复以所有之兵，拱手委公乎？柳系荷恩殊厚，故敢深言不讳，愿明公熟思之。若明公有所措身，贾柳亦何辞就戮。”密大怒，拔剑欲击之。王伯当等力劝乃止。祖君彦道：“依臣想来，不若通知了公主，潜出长安。秦王即知，差人来阻，公主在那里，谅难加害。此汉刘先主赚吴夫人归汉之计，未知明公以为何如？”

　　大家计议未定，李密含怒进内。独孤公主道：“大丈夫当襟怀磊落，妾见君家何多不豫之色？”李密道：“我有一言，欲与汝商酌，未知可否？”独孤公主道：“夫妇之间，有何避忌？”李密道：“吾欲背唐而行，只虑汝牵心，不忍相弃，意欲与汝同行，未知可否？”独孤公主道：“是何言钦？吾兄受汝之降，爵君上公，又念君无家，赐妾为婚，宠眷之恩，可谓富贵极矣。今席尚未暖，不思报德，反有异志，苟有人心，必不至此。”李密道：“主上恩宠虽厚，汝侄辱我太甚。今势不两立，且往山东，收拾士卒，再留后举。况妇人之身，从夫为荣。汝心不允，莫非亦有异志么？”公主见说，即唾其面道：“吾以汝为好人，尽心报国，不意如此不忠不义，此生有何倚赖？”李密见说，登时杀气满面，幸喜旁边有个宫奴，善伺人意，忙上前解说道：“驸马息怒，此亦吾家公主年轻，不知大义。古人说得好：夫唱妇随，无违夫子，以顺为正，妾妇之道也。驸马既有此言，还当熟商，徐徐而行，岂可因一言之间，有伤伉俪之情？”李密见这宫奴说了这几句，把气消了一半，走出外来。祖君彦问道：“明公刚才进去，可曾与公主商酌？”李密恨道：“适间我略谈几句，不贤之妇反责我不忠背德，我几欲手刃之，故走出来。”王伯当道：“风声已漏，不好了，祸将至矣！”李密道：“计将安出？”祖君彦道：“要去大家即便起身，如再迟延，即难离长安矣！”李密见说，忙将内门封锁，叫王伯当唤齐同来诸将，收拾行装器械。共有六十余人，不等天明，竟出北门而去。门军忙来报知秦王。秦王大怒，如飞自到邢府中来看，只见内门重重封锁。忙叫人开了，见了独孤公主。公主将夜来之言，述了一遍。秦王听见，咬牙切齿，如飞奏如唐帝。唐帝亦怒，即欲遣将追擒。刘文静道：“何必动兵？只消发虎牌传谕各地方总管，若李密领众过关，必须生擒解来正法，看他逃到那里去？”唐帝称善，即发出虎牌来，星使知会各关。

　　且说李密与王伯当众人，带星而往，马不停蹄。不多几日，出了潼关，过了蓝田。李密对众人道：“吾们若要到伊州张善相处，须走小路便捷；若要往黎阳徐世勣处，须走大路。”贾润甫道：“前途愈加难行，据吾见识，吾们该匀两队走，一队走黎阳，一队走伊州。”李密道：“这也说得是。你与祖君彦走大路，往黎阳；吾与伯当走小路，往伊州。到了，大家差人知会便是。”因此贾润甫同祖君彦一二十人，走大路去了。

　　李密同王伯当三十余人，又走了几日，到了桃林县地方。桃林县县官方正治，是个贤能之士，见这些人乘夜要穿城过，心中疑惑，叫军士着实盘驳，必要检看行囊。李密手下偏将与众兵卒，原是强盗出身，野性不改，见这小小一县这般严缉，大家不甘，登时性起，拔出刀来砍杀门军，一拥进城。王伯当忙要止住，那里禁止得住？吓得县官方正治，逃人熊州去了。魏家兵将进了城，见无人阻拦，囊资久虚，爽利把仓库劫掠一空。住了一宵，然后起身。方正治一到熊州，把前事述与镇守将军史万宝知道。万宝惊惶无计，总管熊彦师道：“不难，我自有策；只须数十人马，自能取他首级。”史万宝再三问时，盛彦师不肯说破。时李密以为官兵必截洛州，山路无人阻挡，骑着马领这干人缓行。恰到熊耳山南山下，一条路左旁高山，一临深溪。李密与王伯当策马先走，不顾左右。只听得一声炮响，山上树丛里箭如飞蝗，进退不能。况身上又无甲胄，山谷里溪中，又有伏兵杀出截住前后。可怜伯当急不能敌，拼命抱住李密之身，百般遮护。二人竟死于乱箭之下。被伏兵枭了首级，收了尸骸，奏捷唐帝。唐帝大喜，命将两颗首级，悬于竿首，市曹示众，携窃者夷三族。正是：

　　有才不善用，乃为才所使。

　　不及程与秦，芳名垂青史。

第五十五回·色邪淫戏唐三藏 性正修持不坏身:

　　留侯张良者，其先韩人也。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岁，秦灭韩。良年少，未宦事韩。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

　　良尝学礼淮阳。东见仓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良尝间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殴之。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父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与我会此。”良因怪之，跪曰：“诺。”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与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会。”五日鸡鸣，良往。父又先在，复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复早来。”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後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穀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无他言，不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良因异之，常习诵读之。

　　居下邳，为任侠。项伯常杀人，从良匿。

　　後十年，陈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馀人。景驹自立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从之，道还沛公。沛公将数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属焉。沛公拜良为厩将。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为他人者，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从之，不去见景驹。

　　及沛公之薛，见项梁。项梁立楚怀王。良乃说项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韩诸公子横阳君成贤，可立为王，益树党。”项梁使良求韩成，立以为韩王。以良为韩申徒，与韩王将千馀人西略韩地，得数城，秦辄复取之，往来为游兵颍川。

　　沛公之从雒阳南出轘辕，良引兵从沛公，下韩十馀城，击破杨熊军。沛公乃令韩王成留守阳翟，与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关。沛公欲以兵二万人击秦峣下军，良说曰：“秦兵尚彊，未可轻。臣闻其将屠者子，贾竖易动以利。原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为五万人具食，益为张旗帜诸山上，为疑兵，令郦食其持重宝啗秦将。”秦将果畔，欲连和俱西袭咸阳，沛公欲听之。良曰：“此独其将欲叛耳，恐士卒不从。不从必危，不如因其解击之。”沛公乃引兵击秦军，大破之。北至蓝田，再战，秦兵竟败。遂至咸阳，秦王子婴降沛公。

　　沛公入秦宫，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沛公出舍，沛公不听。良曰：“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药苦口利於病’，原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霸上。

　　项羽至鸿门下，欲击沛公，项伯乃夜驰入沛公军，私见张良，欲与俱去。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乃具以语沛公。沛公大惊，曰：“为将柰何？”良曰：“沛公诚欲倍项羽邪？”沛公曰：“鲰生教我距关无内诸侯，秦地可尽王，故听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项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为柰何？”良乃固要项伯。项伯见沛公。沛公与饮为寿，结宾婚。令项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项羽，所以距关者，备他盗也。及见项羽後解，语在项羽事中。

　　汉元年正月，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王赐良金百溢，珠二斗，良具以献项伯。汉王亦因令良厚遗项伯，使请汉中地。项王乃许之，遂得汉中地。汉王之国，良送至襃中，遣良归韩。良因说汉王曰：“王何不烧绝所过栈道，示天下无还心，以固项王意。”乃使良还。行，烧绝栈道。

　　良至韩，韩王成以良从汉王故，项王不遣成之国，从与俱东。良说项王曰：“汉王烧绝栈道，无还心矣。”乃以齐王田荣反，书告项王。项王以此无西忧汉心，而发兵北击齐。

　　项王竟不肯遣韩王，乃以为侯，又杀之彭城。良亡，间行归汉王，汉王亦已还定三秦矣。复以良为成信侯，从东击楚。至彭城，汉败而还。至下邑，汉王下马踞鞍而问曰：“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良进曰：“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郄；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汉王乃遣随何说九江王布，而使人连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韩信将兵击之，因举燕、代、齐、赵。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

　　张良多病，未尝特将也，常为画策，时时从汉王。

　　汉三年，项羽急围汉王荥阳，汉王恐忧，与郦食其谋桡楚权。食其曰：“昔汤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纣，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弃义，侵伐诸侯社稷，灭六国之後，使无立锥之地。陛下诚能复立六国後世，毕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乡风慕义，原为臣妾。德义已行，陛下南乡称霸，楚必敛衽而朝。”汉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

　　食其未行，张良从外来谒。汉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为我计桡楚权者。”其以郦生语告，曰：“於子房何如？”良曰：“谁为陛下画此计者？陛下事去矣。”汉王曰：“何哉？”张良对曰：“臣请藉前箸为大王筹之。”曰：“昔者汤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项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纣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纣之头也。今陛下能得项籍之头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闾，释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圣人之墓，表贤者之闾，式智者之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发钜桥之粟，散鹿台之钱，以赐贫穷。今陛下能散府库以赐贫穷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毕，偃革为轩，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复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复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马华山之阳，示以无所为。今陛下能休马无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阴，以示不复输积。今陛下能放牛不复输积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复六国，立韩、魏、燕、赵、齐、楚之後，天下游士各归事其主，从其亲戚，反其故旧坟墓，陛下与谁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无彊，六国立者复桡而从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诚用客之谋，陛下事去矣。”汉王辍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而公事！”令趣销印。

　　汉四年，韩信破齐而欲自立为齐王，汉王怒。张良说汉王，汉王使良授齐王信印，语在淮阴事中。

　　其秋，汉王追楚至阳夏南，战不利而壁固陵，诸侯期不至。良说汉王，汉王用其计，诸侯皆至。语在项籍事中。

　　汉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尝有战斗功，高帝曰：“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择齐三万户。”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原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乃封张良为留侯，与萧何等俱封。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馀人，其馀日夜争功不决，未得行封。上在雒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上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上曰：“天下属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取天下，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皆萧、曹故人所亲爱，而所诛者皆生平所仇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不足遍封，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恐又见疑平生过失及诛，故即相聚谋反耳。”上乃忧曰：“为之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与我故，数尝窘辱我。我欲杀之，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齿以示群臣，群臣见雍齿封，则人人自坚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罢酒，皆喜曰：“雍齿尚为侯，我属无患矣。”

　　刘敬说高帝曰：“都关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东人，多劝上都雒阳：“雒阳东有成皋，西有殽黾，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敬说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驾，西都关中。

　　留侯从入关。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杜门不出岁馀。

　　上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大臣多谏争，未能得坚决者也。吕后恐，不知所为。人或谓吕后曰：“留侯善画计筴，上信用之。”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泽劫留侯，曰：“君常为上谋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数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筴。今天下安定，以爱欲易太子，骨肉之间，虽臣等百馀人何益。”吕泽彊要曰：“为我画计。”留侯曰：“此难以口舌争也。顾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诚能无爱金玉璧帛，令太子为书，卑辞安车，因使辩士固请，宜来。来，以为客，时时从入朝，令上见之，则必异而问之。问之，上知此四人贤，则一助也。”於是吕后令吕泽使人奉太子书，卑辞厚礼，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

　　汉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将，往击之。四人相谓曰：“凡来者，将以存太子。太子将兵，事危矣。”乃说建成侯曰：“太子将兵，有功则位不益太子；无功还，则从此受祸矣。且太子所与俱诸将，皆尝与上定天下枭将也，今使太子将之，此无异使羊将狼也，皆不肯为尽力，其无功必矣。臣闻‘母爱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待御，赵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终不使不肖子居爱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请吕后承间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将也，善用兵，今诸将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将此属，无异使羊将狼，莫肯为用，且使布闻之，则鼓行而西耳。上虽病，彊载辎车，卧而护之，诸将不敢不尽力。上虽苦，为妻子自彊。’”於是吕泽立夜见吕后，吕后承间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竖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将兵而东，群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邮，见上曰：“臣宜从，病甚。楚人剽疾，原上无与楚人争锋。”因说上曰：“令太子为将军，监关中兵。”上曰：“子房虽病，彊卧而傅太子。”是时叔孙通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

　　汉十二年，上从击破布军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谏，不听，因疾不视事。叔孙太傅称说引古今，以死争太子。上详许之，犹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馀，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之，问曰：“彼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名姓，曰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上乃大惊，曰：“吾求公数岁，公辟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

　　四人为寿已毕，趋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柰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歌数阕，戚夫人嘘唏流涕，上起去，罢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留侯从上击代，出奇计马邑下，及立萧何相国，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称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雠彊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於良足矣。原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乃学辟穀，道引轻身。会高帝崩，吕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听而食。

　　後八年卒，谥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

　　子房始所见下邳圯上老父与太公书者，後十三年从高帝过济北，果见穀城山下黄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黄石。每上冢伏腊，祠黄石。

　　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国除。

　　太史公曰：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见老父予书，亦可怪矣。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岂可谓非天乎？上曰：“夫运筹筴帷帐之中，决胜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留侯倜傥，志怀愤惋。五代相韩，一朝归汉。进履宜假，运筹神算。横阳既立，申徒作扞。灞上扶危，固陵静乱。人称三杰，辩推八难。赤松原游，白驹难绊。嗟彼雄略，曾非魁岸。

第五十六回·神狂诛草寇 道昧放心猿:

　　陈丞相平者，阳武户牖乡人也。少时家贫，好读书，有田三十亩，独与兄伯居。伯常耕田，纵平使游学。平为人长美色。人或谓陈平曰：“贫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视家生产，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无有。”伯闻之，逐其妇而弃之。

　　及平长，可娶妻，富人莫肯与者，贫者平亦耻之。久之，户牖富人有张负，张负女孙五嫁而夫辄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丧，平贫，侍丧，以先往後罢为助。张负既见之丧所，独视伟平，平亦以故後去。负随平至其家，家乃负郭穷巷，以弊席为门，然门外多有长者车辙。张负归，谓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孙予陈平。”张仲曰：“平贫不事事，一县中尽笑其所为，独柰何予女乎？”负曰：“人固有好美如陈平而长贫贱者乎？”卒与女。为平贫，乃假贷币以聘，予酒肉之资以内妇。负诫其孙曰：“毋以贫故，事人不谨。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平既娶张氏女，赍用益饶，游道日广。

　　里中社，平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陈涉起而王陈，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为魏王，与秦军相攻於临济。陈平固已前谢其兄伯，从少年往事魏王咎於临济。魏王以为太仆。说魏王不听，人或谗之，陈平亡去。

　　久之，项羽略地至河上，陈平往归之，从入破秦，赐平爵卿。项羽之东王彭城也，汉王还定三秦而东，殷王反楚。项羽乃以平为信武君，将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击降殷王而还。项王使项悍拜平为都尉，赐金二十溢。居无何，汉王攻下殷。项王怒，将诛定殷者将吏。陈平惧诛，乃封其金与印，使使归项王，而平身间行杖剑亡。渡河，船人见其美丈夫独行，疑其亡将，要中当有金玉宝器，目之，欲杀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无有，乃止。

　　平遂至修武降汉，因魏无知求见汉王，汉王召入。是时万石君奋为汉王中涓，受平谒，入见平。平等七人俱进，赐食。王曰：“罢，就舍矣。”平曰：“臣为事来，所言不可以过今日。”於是汉王与语而说之，问曰：“子之居楚何官？”曰：“为都尉。”是日乃拜平为都尉，使为参乘，典护军。诸将尽讙，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与同载，反使监护军长者！”汉王闻之，愈益幸平。遂与东伐项王。至彭城，为楚所败。引而还，收散兵至荥阳，以平为亚将，属於韩王信，军广武。

　　绛侯、灌婴等咸谗陈平曰：“平虽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闻平居家时，盗其嫂；事魏不容，亡归楚；归楚不中，又亡归汉。今日大王尊官之，令护军。臣闻平受诸将金，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平，反覆乱臣也，原王察之。”汉王疑之，召让魏无知。无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无益处於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汉相距，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足以利国家不耳。且盗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汉王召让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从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说，故去事项王。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闻汉王之能用人，故归大王。臣裸身来，不受金无以为资。诚臣计画有可采者，大王用之；使无可用者，金具在，请封输官，得请骸骨。”汉王乃谢，厚赐，拜为护军中尉，尽护诸将。诸将乃不敢复言。

　　其後，楚急攻，绝汉甬道，围汉王於荥阳城。久之，汉王患之，请割荥阳以西以和。项王不听。汉王谓陈平曰：“天下纷纷，何时定乎？”陈平曰：“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礼，士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诚各去其两短，袭其两长，天下指麾则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节之士。顾楚有可乱者，彼项王骨鲠之臣亚父、锺离眛、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耳。大王诚能出捐数万斤金，行反间，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汉王以为然，乃出黄金四万斤，与陈平，恣所为，不问其出入。

　　陈平既多以金纵反间於楚军，宣言诸将锺离眛等为项王将，功多矣，然而终不得裂地而王，欲与汉为一，以灭项氏而分王其地。项羽果意不信锺离眜等。项王既疑之，使使至汉。汉王为太牢具，举进。见楚使，即详惊曰：“吾以为亚父使，乃项王使！”复持去，更以恶草具进楚使。楚使归，具以报项王。项王果大疑亚父。亚父欲急攻下荥阳城，项王不信，不肯听。亚父闻项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原请骸骨归！”归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陈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荥阳城东门，楚因击之，陈平乃与汉王从城西门夜出去。遂入关，收散兵复东。

　　其明年，淮阴侯破齐，自立为齐王，使使言之汉王。汉王大怒而骂，陈平蹑汉王。汉王亦悟，乃厚遇齐使，使张子房卒立信为齐王。封平以户牖乡。用其奇计策，卒灭楚。常以护军中尉从定燕王臧荼。

　　汉六年，人有上书告楚王韩信反。高帝问诸将，诸将曰：“亟发兵阬竖子耳。”高帝默然。问陈平，平固辞谢，曰：“诸将云何？”上具告之。陈平曰：“人之上书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陈平曰：“陛下精兵孰与楚？”上曰：“不能过。”平曰：“陛下将用兵有能过韩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将不能及，而举兵攻之，是趣之战也，窃为陛下危之。”上曰：“为之柰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会诸侯。南方有云梦，陛下弟出伪游云梦，会诸侯於陈。陈，楚之西界，信闻天子以好出游，其势必无事而郊迎谒。谒，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为然，乃发使告诸侯会陈，“吾将南游云梦”。上因随以行。行未至陈，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见信至，即执缚之，载後车。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当烹！”高帝顾谓信曰：“若毋声！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遂会诸侯于陈，尽定楚地。还至雒阳，赦信以为淮阴侯，而与功臣剖符定封。

　　於是与平剖符，世世勿绝，为户牖侯。平辞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谋计，战胜剋敌，非功而何？”平曰：“非魏无知臣安得进？”上曰；“若子可谓不背本矣。”乃复赏魏无知。其明年，以护军中尉从攻反者韩王信於代。卒至平城，为匈奴所围，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陈平奇计，使单于阏氏，围以得开。高帝既出，其计礻必，世莫得闻。

　　高帝南过曲逆，上其城，望见其屋室甚大，曰：“壮哉县！吾行天下，独见洛阳与是耳。”顾问御史曰：“曲逆户口几何？”对曰：“始秦时三万馀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户。”於是乃诏御史，更以陈平为曲逆侯，尽食之，除前所食户牖。

　　其後常以护军中尉从攻陈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计，辄益邑，凡六益封。奇计或颇祕，世莫能闻也。

　　高帝从破布军还，病创，徐行至长安。燕王卢绾反，上使樊哙以相国将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恶哙者。高帝怒曰：“哙见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陈平谋而召绛侯周勃受诏床下，曰：“陈平亟驰传载勃代哙将，平至军中即斩哙头！”二人既受诏，驰传未至军，行计之曰：“樊哙，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吕后弟吕嬃之夫，有亲且贵，帝以忿怒故，欲斩之，则恐後悔。宁囚而致上，上自诛之。”未至军，为坛，以节召樊哙。哙受诏，即反接载槛车，传诣长安，而令绛侯勃代将，将兵定燕反县。

　　平行闻高帝崩，平恐吕太后及吕嬃谗怒，乃驰传先去。逢使者诏平与灌婴屯於荥阳。平受诏，立复驰至宫，哭甚哀，因奏事丧前。吕太后哀之，曰：“君劳，出休矣。”平畏谗之就，因固请得宿卫中。太后乃以为郎中令，曰：“傅教孝惠。”是後吕嬃谗乃不得行。樊哙至，则赦复爵邑。

　　孝惠帝六年，相国曹参卒，以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

　　王陵者，故沛人，始为县豪，高祖微时，兄事陵。陵少文，任气，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阳，陵亦自聚党数千人，居南阳，不肯从沛公。及汉王之还攻项籍，陵乃以兵属汉。项羽取陵母置军中，陵使至，则东乡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为老妾语陵，谨事汉王。汉王，长者也，无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剑而死。项王怒，烹陵母。陵卒从汉王定天下。以善雍齿，雍齿，高帝之仇，而陵本无意从高帝，以故晚封，为安国侯。

　　安国侯既为右丞相，二岁，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诸吕为王，问王陵，王陵曰：“不可。”问陈平，陈平曰：“可。”吕太后怒，乃详迁陵为帝太傅，实不用陵。陵怒，谢疾免，杜门竟不朝请，七年而卒。

　　陵之免丞相，吕太后乃徙平为右丞相，以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给事於中。

　　食其亦沛人。汉王之败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吕后为质，食其以舍人侍吕后。其後从破项籍为侯，幸於吕太后。及为相，居中，百官皆因决事。

　　吕嬃常以前陈平为高帝谋执樊哙，数谗曰：“陈平为相非治事，日饮醇酒，戏妇女。”陈平闻，日益甚。吕太后闻之，私独喜。面质吕嬃於陈平曰：“鄙语曰‘兒妇人口不可用’，顾君与我何如耳。无畏吕嬃之谗也。”

　　吕太后立诸吕为王，陈平伪听之。及吕太后崩，平与太尉勃合谋，卒诛诸吕，立孝文皇帝，陈平本谋也。审食其免相。

　　孝文帝立，以为太尉勃亲以兵诛吕氏，功多；陈平欲让勃尊位，乃谢病。孝文帝初立，怪平病，问之。平曰：“高祖时，勃功不如臣平。及诛诸吕，臣功亦不如勃。原以右丞相让勃。”於是孝文帝乃以绛侯勃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为左丞相，位次第二。赐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户。

　　居顷之，孝文皇帝既益明习国家事，朝而问右丞相勃曰：“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勃谢曰：“不知。”问：“天下一岁钱穀出入几何？”勃又谢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对。於是上亦问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谓谁？”平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穀，责治粟内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谢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孝文帝乃称善。右丞相大惭，出而让陈平曰：“君独不素教我对！”陈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问长安中盗贼数，君欲彊对邪？”於是绛侯自知其能不如平远矣。居顷之，绛侯谢病请免相，陈平专为一丞相。

　　孝文帝二年，丞相陈平卒，谥为献侯。子共侯买代侯。二年卒，子简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二十三年，何坐略人妻，弃市，国除。

　　始陈平曰：“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然其後曾孙陈掌以卫氏亲贵戚，原得续封陈氏，然终不得。

　　太史公曰：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方其割肉俎上之时，其意固已远矣。倾侧扰攘楚魏之间，卒归高帝。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及吕后时，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脱，定宗庙，以荣名终，称贤相，岂不善始善终哉！非知谋孰能当此者乎？

　　曲逆穷巷，门多长者。宰肉先均，佐丧後罢。魏楚更用，腹心难假。弃印封金，刺船露裸。间行归汉，委质麾下。荥阳计全，平城围解。推陵让勃，裒多益寡。应变合权，克定宗社。

第五十七回·真行者落伽山诉苦 假猴王水帘洞誊文:

　　绛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徙沛。勃以织薄曲为生，常为人吹箫给丧事，材官引彊。

　　高祖之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从攻胡陵，下方与。方与反，与战，卻適。攻丰。击秦军砀东。还军留及萧。复攻砀，破之。下下邑，先登。赐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击章邯车骑，殿。定魏地。攻爰戚、东缗，以往至栗，取之。攻齧桑，先登。击秦军阿下，破之。追至濮阳，下甄城。攻都关、定陶，袭取宛朐，得单父令。夜袭取临济，攻张，以前至卷，破之。击李由军雍丘下。攻开封，先至城下为多。後章邯破杀项梁，沛公与项羽引兵东如砀。自初起沛还至砀，一岁二月。楚怀王封沛公号安武侯，为砀郡长。沛公拜勃为虎贲令，以令从沛公定魏地。攻东郡尉於城武，破之。击王离军，破之。攻长社，先登。攻颍阳、缑氏，绝河津。击赵贲军尸北。南攻南阳守齮，破武关、峣关。破秦军於蓝田，至咸阳，灭秦。

　　项羽至，以沛公为汉王。汉王赐勃爵为威武侯。从入汉中，拜为将军。还定三秦，至秦，赐食邑怀德。攻槐里、好畤，最。击赵贲、内史保於咸阳，最。北攻漆。击章平、姚卬军。西定汧。还下郿、频阳。围章邯废丘。破西丞。击盗巴军，破之。攻上邽。东守峣关。转击项籍。攻曲逆，最。还守敖仓，追项籍。籍已死，因东定楚地泗、东海郡，凡得二十二县。还守雒阳、栎阳，赐与颍侯共食锺离。以将军从高帝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将卒当驰道为多。赐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绝。食绛八千一百八十户，号绛侯。

　　以将军从高帝击反韩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击胡骑，破之武泉北。转攻韩信军铜鞮，破之。还，降太原六城。击韩信胡骑晋阳下，破之，下晋阳。後击韩信军於硰石，破之，追北八十里。还攻楼烦三城，因击胡骑平城下，所将卒当驰道为多。勃迁为太尉。

　　击陈豨，屠马邑。所将卒斩豨将军乘马絺。击韩信、陈豨、赵利军於楼烦，破之。得豨将宋最、雁门守。因转攻得云中守、丞相箕肆、将勋。定雁门郡十七县，云中郡十二县。因复击豨灵丘，破之，斩豨，得豨丞相程纵、将军陈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县。燕王卢绾反，勃以相国代樊哙将，击下蓟，得绾大将抵、丞相偃、守陉、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浑都。破绾军上兰，复击破绾军沮阳。追至长城，定上谷十二县，右北平十六县，辽西、辽东二十九县，渔阳二十二县。最从高帝得相国一人，丞相二人，将军、二千石各三人；别破军二，下城三，定郡五，县七十九，得丞相、大将各一人。

　　勃为人木彊敦厚，高帝以为可属大事。勃不好文学，每召诸生说士，东乡坐而责之：“趣为我语。”其椎少文如此。

　　勃既定燕而归，高祖已崩矣，以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为太尉。十岁，高后崩。吕禄以赵王为汉上将军，吕产以吕王为汉相国，秉汉权，欲危刘氏。勃为太尉，不得入军门。陈平为丞相，不得任事。於是勃与平谋，卒诛诸吕而立孝文皇帝。其语在吕后、孝文事中。

　　文帝既立，以勃为右丞相，赐金五千斤，食邑万户。居月馀，人或说勃曰：“君既诛诸吕，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赏，处尊位，以宠，久之即祸及身矣。”勃惧，亦自危，乃谢请归相印。上许之。岁馀，丞相平卒，上复以勃为丞相。十馀月，上曰：“前日吾诏列侯就国，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国。

　　岁馀，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绛侯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其後人有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长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辞。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与狱吏，狱吏乃书牍背示之，曰“以公主为证”。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胜之尚之，故狱吏教引为证。勃之益封受赐，尽以予薄昭。及系急，薄昭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为无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绛侯绾皇帝玺，将兵於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文帝既见绛侯狱辞，乃谢曰：“吏方验而出之。”於是使使持节赦绛侯，复爵邑。绛侯既出，曰：“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

　　绛侯复就国。孝文帝十一年卒，谥为武侯。子胜之代侯。六岁，尚公主，不相中，坐杀人，国除。绝一岁，文帝乃择绛侯勃子贤者河内守亚夫，封为条侯，续绛侯後。

　　条侯亚夫自未侯为河内守时，许负相之，曰：“君後三岁而侯。侯八岁为将相，持国秉，贵重矣，於人臣无两。其後九岁而君饿死。”亚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当代，亚夫何说侯乎？然既已贵如负言，又何说饿死？指示我。”许负指其口曰：“有从理入口，此饿死法也。”居三岁，其兄绛侯胜之有罪，孝文帝择绛侯子贤者，皆推亚夫，乃封亚夫为条侯，续绛侯後。

　　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边。乃以宗正刘礼为将军，军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军棘门；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以备胡。上自劳军。至霸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送迎。已而之细柳军，军士吏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先驱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曰：“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居无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节诏将军：“吾欲入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壁门士吏谓从属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於是天子乃按辔徐行。至营，将军亚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天子为动，改容式车。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成礼而去。既出军门，群臣皆惊。文帝曰：“嗟乎，此真将军矣！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兒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於亚夫，可得而犯邪！”称善者久之。月馀，三军皆罢。乃拜亚夫为中尉。

　　孝文且崩时，诫太子曰：“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文帝崩，拜亚夫为车骑将军。

　　孝景三年，吴楚反。亚夫以中尉为太尉，东击吴楚。因自请上曰：“楚兵剽轻，难与争锋。原以梁委之，绝其粮道，乃可制。”上许之。

　　太尉既会兵荥阳，吴方攻梁，梁急，请救。太尉引兵东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请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书言景帝，景帝使使诏救梁。太尉不奉诏，坚壁不出，而使轻骑兵弓高侯等绝吴楚兵後食道。吴兵乏粮，饥，数欲挑战，终不出。夜，军中惊，内相攻击扰乱，至於太尉帐下。太尉终卧不起。顷之，复定。後吴奔壁东南陬，太尉使备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吴兵既饿，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击，大破之。吴王濞弃其军，而与壮士数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汉兵因乘胜，遂尽虏之，降其兵，购吴王千金。月馀，越人斩吴王头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吴楚破平。於是诸将乃以太尉计谋为是。由此梁孝王与太尉有卻。

　　归，复置太尉官。五岁，迁为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废栗太子，丞相固争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与太后言条侯之短。

　　窦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让曰：“始南皮、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窦太后曰：“人主各以时行耳。自窦长君在时，竟不得侯，死後乃其子彭祖顾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请得与丞相议之。”丞相议之，亚夫曰：“高皇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景帝默然而止。

　　其後匈奴王徐卢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劝後。丞相亚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则何以责人臣不守节者乎？”景帝曰：“丞相议不可用。”乃悉封徐卢等为列侯。亚夫因谢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

　　顷之，景帝居禁中，召条侯，赐食。独置大胾，无切肉，又不置櫡。条侯心不平，顾谓尚席取櫡。景帝视而笑曰：“此不足君所乎？”条侯免冠谢。上起，条侯因趋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

　　居无何，条侯子为父买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钱。庸知其盗买县官器，怒而上变告子，事连汙条侯。书既闻上，上下吏。吏簿责条侯，条侯不对。景帝骂之曰：“吾不用也。”召诣廷尉。廷尉责曰：“君侯欲反邪？”亚夫曰：“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邪？”吏曰：“君侯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条侯，条侯欲自杀，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呕血而死。国除。

　　绝一岁，景帝乃更封绛侯勃他子坚为平曲侯，续绛侯後。十九年卒，谥为共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为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国除。

　　条侯果饿死。死後，景帝乃封王信为盖侯。

　　太史公曰：绛侯周勃始为布衣时，鄙朴人也，才能不过凡庸。及从高祖定天下，在将相位，诸吕欲作乱，勃匡国家难，复之乎正。虽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亚夫之用兵，持威重，执坚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己而不学，守节不逊，终以穷困。悲夫！

　　绛侯佐汉，质厚敦笃。始击砀东，亦围尸北。所攻必取，所讨咸克。陈豨伏诛，臧荼破国。事居送往，推功伏德。列侯还第，太尉下狱。继相条侯，绍封平曲。惜哉贤将，父子代辱！

第五十八回·二心搅乱大乾坤 一体难修真寂灭: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与孝景帝同母。母，窦太后也。

　　孝文帝凡四男：长子曰太子，是为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参；次子胜。孝文帝即位二年，以武为代王，以参为太原王，以胜为梁王。二岁，徙代王为淮阳王。以代尽与太原王，号曰代王。参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谥为孝王。子登嗣立，是为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义立，是为代王。十九年，汉广关，以常山为限，而徙代王王清河。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

　　初，武为淮阳王十年，而梁王胜卒，谥为梁怀王。怀王最少子，爱幸异於他子。其明年，徙淮阳王武为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历已十一年矣。

　　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国。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复入朝。是时上未置太子也。上与梁王燕饮，尝从容言曰：“千秋万岁後传於王。”王辞谢。虽知非至言，然心内喜。太后亦然。

　　其春，吴楚齐赵七国反。吴楚先击梁棘壁，杀数万人。梁孝王城守睢阳，而使韩安国、张羽等为大将军，以距吴楚。吴楚以梁为限，不敢过而西，与太尉亚夫等相距三月。吴楚破，而梁所破杀虏略与汉中分。明年，汉立太子。其後梁最亲，有功，又为大国，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馀城，皆多大县。

　　孝王，窦太后少子也，爱之，赏赐不可胜道。於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馀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衤复道，自宫连属於平台三十馀里。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於天子。出言，入言警。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公孙诡多奇邪计，初见王，赐千金，官至中尉，梁号之曰公孙将军，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於京师。

　　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节乘舆驷马，迎梁王於关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亲故。王入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射禽兽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谒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门，与汉宦官无异。

　　十一月，上废栗太子，窦太后心欲以孝王为後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关说於景帝，窦太后义格，亦遂不复言以梁王为嗣事由此。以事秘，世莫知。乃辞归国。

　　其夏四月，上立胶东王为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议臣，乃与羊胜、公孙诡之属阴使人刺杀袁盎及他议臣十馀人。逐其贼，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王，逐贼，果梁使之。乃遣使冠盖相望於道，覆按梁，捕公孙诡、羊胜。公孙诡、羊胜匿王後宫。使者责二千石急，梁相轩丘豹及内史韩安国进谏王，王乃令胜、诡皆自杀，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梁王恐，乃使韩安国因长公主谢罪太后，然后得释。

　　上怒稍解，因上书请朝。既至关，茅兰说王，使乘布车，从两骑入，匿於长公主园。汉使使迎王，王已入关，车骑尽居外，不知王处。太后泣曰：“帝杀吾子！”景帝忧恐。於是梁王伏斧质於阙下，谢罪，然後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复如故。悉召王从官入关。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车辇矣。

　　三十五年冬，复朝。上疏欲留，上弗许。归国，意忽忽不乐。北猎良山，有献牛，足出背上，孝王恶之。六月中，病热，六日卒，谥曰孝王。

　　孝王慈孝，每闻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寝，常欲留长安侍太后。太后亦爱之。及闻梁王薨，窦太后哭极哀，不食，曰：“帝果杀吾子！”景帝哀惧，不知所为。与长公主计之，乃分梁为五国，尽立孝王男五人为王，女五人皆食汤沐邑。於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说，为帝加壹餐。

　　梁孝王长子买为梁王，是为共王；子明为济川王；子彭离为济东王；子定为山阳王；子不识为济阴王。

　　孝王未死时，财以巨万计，不可胜数。及死，藏府馀黄金尚四十馀万斤，他财物称是。

　　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为平王。

　　梁平王襄十四年，母曰陈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亲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宠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时，有罍樽，直千金。孝王诫後世，善保罍樽，无得以与人。任王后闻而欲得罍樽。平王大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无得以罍樽与人。他物虽百巨万，犹自恣也。”任王后绝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开府取罍樽，赐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汉使者来，欲自言，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闭门，李太后与争门，措指，遂不得见汉使者。李太后亦私与食官长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乱，而王与任王后以此使人风止李太后，李太后内有淫行，亦已。後病薨。病时，任后未尝请病；薨，又不持丧。

　　元朔中，睢阳人类犴反者，人有辱其父，而与淮阳太守客出同车。太守客出下车，类犴反杀其仇於车上而去。淮阳太守怒，以让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执反亲戚。反知国阴事，乃上变事，具告知王与大母争樽状。时丞相以下见知之，欲以伤梁长吏，其书闻天子。天子下吏验问，有之。公卿请废襄为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无良师傅，故陷不义。”乃削梁八城，枭任王后首于市。梁馀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谥为平王。子无伤立为梁王也。

　　济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孝景中六年为济川王。七岁，坐射杀其中尉，汉有司请诛，天子弗忍诛，废明为庶人。迁房陵，地入于汉为郡。

　　济东王彭离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为济东王。二十九年，彭离骄悍，无人君礼，昏暮私与其奴、亡命少年数十人行剽杀人，取财物以为好。所杀发觉者百馀人，国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杀者子上书言。汉有司请诛，上不忍，废以为庶人，迁上庸，地入于汉，为大河郡。

　　山阳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为山阳王。九年卒，无子，国除，地入于汉，为山阳郡。

　　济阴哀王不识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为济阴王。一岁卒，无子，国除，地入于汉，为济阴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虽以亲爱之故，王膏腴之地，然会汉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财货，广宫室，车服拟於天子。然亦僭矣。

　　褚先生曰：臣为郎时，闻之於宫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称道之也。窃以为令梁孝王怨望，欲为不善者，事从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爱少子故，欲令梁王为太子。大臣不时正言其不可状，阿意治小，私说意以受赏赐，非忠臣也。齐如魏其侯窦婴之正言也，何以有後祸？景帝与王燕见，侍太后饮，景帝曰：“千秋万岁之後传王。”太后喜说。窦婴在前，据地言曰：“汉法之约，传子適孙，今帝何以得传弟，擅乱高帝约乎！”於是景帝默然无声。太后意不说。

　　故成王与小弱弟立树下，取一桐叶以与之，曰：“吾用封汝。”周公闻之，进见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与戏耳。”周公曰：“人主无过举，不当有戏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应县。是後成王没齿不敢有戏言，言必行之。孝经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圣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骄蹇日久，数闻景帝好言，千秋万世之後传王，而实不行。

　　又诸侯王朝见天子，汉法凡当四见耳。始到，入小见；到正月朔旦，奉皮荐璧玉贺正月，法见；後三日，为王置酒，赐金钱财物；後二日，复入小见，辞去。凡留长安不过二十日。小见者，燕见於禁门内，饮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岁。入与人主同辇，出与同车。示风以大言而实不与，令出怨言，谋畔逆，乃随而忧之，不亦远乎！非大贤人，不知退让。今汉之仪法，朝见贺正月者，常一王与四侯俱朝见，十馀岁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见，久留。鄙语曰“骄子不孝”，非恶言也。故诸侯王当为置良师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韩长孺等，敢直言极谏，安得有患害！

　　盖闻梁王西入朝，谒窦太后，燕见，与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语言私说。太后谓帝曰：“吾闻殷道亲亲，周道尊尊，其义一也。安车大驾，用梁孝王为寄。”景帝跪席举身曰：“诺。”罢酒出，帝召袁盎诸大臣通经术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谓也？”皆对曰：“太后意欲立梁王为帝太子。”帝问其状，袁盎等曰：“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质，质者法天，亲其所亲，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长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孙。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对曰：“方今汉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当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与弟。弟受国死，复反之与兄之子。弟之子争之，以为我当代父後，即刺杀兄子。以故国乱，祸不绝。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祸宣公为之”。臣请见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见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终，欲谁立？”太后曰：“吾复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祸，祸乱後五世不绝，小不忍害大义状报太后。太后乃解说，即使梁王归就国。而梁王闻其义出於袁盎诸大臣所，怨望，使人来杀袁盎。袁盎顾之曰：“我所谓袁将军者也，公得毋误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剑，剑著身。视其剑，新治。问长安中削厉工，工曰：“梁郎某子来治此剑。”以此知而发觉之，发使者捕逐之。独梁王所欲杀大臣十馀人，文吏穷本之，谋反端颇见。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忧之，问公卿大臣，大臣以为遣经术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吕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经术，知大礼。来还，至霸昌厩，取火悉烧梁之反辞，但空手来对景帝。景帝曰：“何如？”对曰：“言梁王不知也。造为之者，独其幸臣羊胜、公孙诡之属为之耳。谨以伏诛死，梁王无恙也。”景帝喜说，曰：“急趋谒太后。”太后闻之，立起坐餐，气平复。故曰，不通经术知古今之大礼，可以为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见之人，如从管中闚天也。

　　文帝少子，徙封於梁。太后锺爱，广筑睢阳。旌旂警跸，势拟天王。功扞吴楚，计丑孙羊。窦婴正议，袁盎劫伤。汉穷梁狱，冠盖相望。祸成骄子，致此猖狂。虽分五国，卒亦不昌。

第五十九回·唐三藏路阻火焰山 孙行者一调芭蕉扇: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为宗亲。栗姬子曰荣、德、阏于。程姬子曰馀、非、端。贾夫人子曰彭祖、胜。唐姬子曰发。王夫人兒姁子曰越、寄、乘、舜。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为河间王。好儒学，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

　　二十六年卒，子共王不害立。四年卒，子刚王基代立。十二年卒，子顷王授代立。

　　临江哀王阏于，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为临江王。三年卒，无後，国除为郡。

　　临江闵王荣，以孝景前四年为皇太子，四岁废，用故太子为临江王。

　　四年，坐侵庙壖垣为宫，上徵荣。荣行，祖於江陵北门。既已上车，轴折车废。江陵父老流涕窃言曰：“吾王不反矣！”荣至，诣中尉府簿。中尉郅都责讯王，王恐，自杀。葬蓝田。燕数万衔土置冢上，百姓怜之。

　　荣最长，死无後，国除，地入于汉，为南郡。

　　右三国本王皆栗姬之子也。

　　鲁共王馀，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淮阳王。二年，吴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为鲁王。好治宫室苑囿狗马。季年好音，不喜辞辩。为人吃。

　　二十六年卒，子光代为王。初好音舆马；晚节啬，惟恐不足於财。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汝南王。吴楚反时，非年十五，有材力，上书原击吴。景帝赐非将军印，击吴。吴已破，二岁，徙为江都王，治吴故国，以军功赐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汉为贼，非上书原击匈奴，上不许。非好气力，治宫观，招四方豪桀，骄奢甚。

　　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为王。七年自杀。淮南、衡山谋反时，建颇闻其谋。自以为国近淮南，恐一日发，为所并，即阴作兵器，而时佩其父所赐将军印，载天子旗以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说易王宠美人淖姬，夜使人迎与奸服舍中。及淮南事发，治党与颇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钱，事绝其狱。而又信巫祝，使人祷祠妄言。建又尽与其姊弟奸。事既闻，汉公卿请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即讯王。王服所犯，遂自杀。国除，地入于汉，为广陵郡。

　　胶西于王端，以孝景前三年吴楚七国反破後，端用皇子为胶西王。端为人贼戾，又阴痿，一近妇人，病之数月。而有爱幸少年为郎。为郎者顷之与後宫乱，端禽灭之，及杀其子母。数犯上法，汉公卿数请诛端，天子为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为滋甚。有司再请削其国，去太半。端心愠，遂为无訾省。府库坏漏尽，腐财物以巨万计，终不得收徙。令吏毋得收租赋。端皆去卫，封其宫门，从一门出游。数变名姓，为布衣，之他郡国。

　　相、二千石往者，奉汉法以治，端辄求其罪告之，无罪者诈药杀之。所以设诈究变，彊足以距谏，智足以饰非。相、二千石从王治，则汉绳以法。故胶西小国，而所杀伤二千石甚众。

　　立四十七年，卒，竟无男代後，国除，地入于汉，为胶西郡。

　　右三国本王皆程姬之子也。

　　赵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广川王。赵王遂反破後，彭祖王广川。四年，徙为赵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祖为人巧佞卑谄，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诡辩以中人。彭祖多内宠姬及子孙。相、二千石欲奉汉法以治，则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皁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多设疑事以作动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讳，辄书之。二千石欲治者，则以此迫劫；不听，乃上书告，及汙以奸利事。彭祖立五十馀年，相、二千石无能满二岁，辄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赵王擅权，使使即县为贾人榷会，入多於国经租税。以是赵王家多金钱，然所赐姬诸子，亦尽之矣。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宠姬王建所盗与奸淖姬者为姬，甚爱之。

　　彭祖不好治宫室、禨祥，好为吏事。上书原督国中盗贼。常夜从走卒行徼邯郸中。诸使过客以彭祖险陂，莫敢留邯郸。

　　其太子丹与其女及同产姊奸，与其客江充有卻。充告丹，丹以故废。赵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胜，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为中山王。十四年，孝景帝崩。胜为人乐酒好内，有子枝属百二十馀人。常与兄赵王相非，曰：“兄为王，专代吏治事。王者当日听音乐声色。”赵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称为籓臣！”

　　立四十二年卒，子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为中山王。

　　右二国本王皆贾夫人之子也。

　　长沙定王发，发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辟，不原进，而饰侍者唐兒使夜进。上醉不知，以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觉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发。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长沙王。以其母微，无宠，故王卑湿贫国。

　　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子鲋鮈立为长沙王。

　　右一国本王唐姬之子也。

　　广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为广川王。

　　十二年卒，子齐立为王。齐有幸臣桑距。已而有罪，欲诛距，距亡，王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书告王齐与同产奸。自是之後，王齐数上书告言汉公卿及幸臣所忠等。

　　胶东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为胶东王。二十八年卒。淮南王谋反时，寄微闻其事，私作楼车镞矢战守备，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之事，辞出之。寄於上最亲，意伤之，发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寄有长子者名贤，母无宠；少子名庆，母爱幸，寄常欲立之，为不次，因有过，遂无言。上怜之，乃以贤为胶东王奉康王嗣，而封庆於故衡山地，为六安王。

　　胶东王贤立十四年卒，谥为哀王。子庆为王。

　　六安王庆，以元狩二年用胶东康王子为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为清河王。十二年卒，无後，国除，地入于汉，为清河郡。

　　常山宪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为常山王。舜最亲，景帝少子，骄怠多淫，数犯禁，上常宽释之。立三十二年卒，太子勃代立为王。

　　初，宪王舜有所不爱姬生长男棁。棁以母无宠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内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后希得幸。及宪王病甚，诸幸姬常侍病，故王后亦以妒媢不常侍病，辄归舍。医进药，太子勃不自尝药，又不宿留侍病。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宪王雅不以长子棁为人数，及薨，又不分与财物。郎或说太子、王后，令诸子与长子棁共分财物，太子、王后不听。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棁。棁怨王后、太子。汉使者视宪王丧，棁自言宪王病时，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太子勃私奸，饮酒，博戏，击筑，与女子载驰，环城过市，入牢视囚。天子遣大行骞验王后及问王勃，请逮勃所与奸诸证左，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大急，使人致击笞掠，擅出汉所疑囚者。有司请诛宪王后脩及王勃。上以脩素无行，使棁陷之罪，勃无良师傅，不忍诛。有司请废王后脩，徙王勃以家属处房陵，上许之。

　　勃王数月，迁于房陵，国绝。月馀，天子为最亲，乃诏有司曰：“常山宪王蚤夭，后妾不和，適孽诬争，陷于不义以灭国，朕甚闵焉。其封宪王子平三万户，为真定王；封子商三万户，为泗水王。”

　　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宪王子为真定王。

　　泗水思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宪王子为泗水王。十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无子。於是上怜泗水王绝，乃立安世弟贺为泗水王。

　　右四国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汉益封其支子为六安王、泗水王二国。凡兒姁子孙，於今为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时诸侯皆赋，得自除内史以下，汉独为置丞相，黄金印。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拟於天子。自吴楚反後，五宗王世，汉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银印。诸侯独得食租税，夺之权。其後诸侯贫者或乘牛车也。

　　景十三子，五宗亲睦。栗姬既废，临江折轴。阏于早薨，河间儒服。馀好宫苑，端事驰逐。江都有才，中山禔福。长沙地小，胶东造镞。仁贤者代，浡乱者族。兒姁四王，分封为六。

第六十回·牛魔王罢战赴华筵 孙行者二调芭蕉扇:

　　“大司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过听，使臣去病待罪行间。宜专边塞之思虑，暴骸中野无以报，乃敢惟他议以干用事者，诚见陛下忧劳天下，哀怜百姓以自忘，亏膳贬乐，损郎员。皇子赖天，能胜衣趋拜，至今无号位师傅官。陛下恭让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职而言。臣窃不胜犬马心，昧死原陛下诏有司，因盛夏吉时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闻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书令奏未央宫。制曰：“下御史。”

　　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书令、丞非，下御史书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汤、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马去病上疏曰：‘陛下过听，使臣去病待罪行间。宜专边塞之思虑，暴骸中野无以报，乃敢惟他议以干用事者，诚见陛下忧劳天下，哀怜百姓以自忘，亏膳贬乐，损郎员。皇子赖天，能胜衣趋拜，至今无号位师傅官。陛下恭让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职而言。臣窃不胜犬马心，昧死原陛下诏有司，因盛夏吉时定皇子位。唯原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谨与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贺等议：古者裂地立国，并建诸侯以承天于，所以尊宗庙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职，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让自贬以劳天下，虑皇子未有号位。臣青翟、臣汤等宜奉义遵职，愚憧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时，臣青翟、臣汤等昧死请立皇子臣闳、臣旦、臣胥为诸侯王。昧死请所立国名。”

　　制曰：“盖闻周封八百，姬姓并列，或子、男、附庸。礼‘支子不祭’。云并建诸侯所以重社稷，朕无闻焉。且天非为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内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彊君连城，即股肱何劝？其更议以列侯家之。”

　　三月丙子，奏未央宫。“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汤昧死言：臣谨与列侯臣婴齐、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贺、谏大夫博士臣安等议曰：伏闻周封八百，姬姓并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显，而伯禽以周公立，咸为建国诸侯，以相傅为辅。百官奉宪，各遵其职，而国统备矣。窃以为并建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诸侯各以其职奉贡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礼也。封建使守籓国，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统，明开圣绪，尊贤显功，兴灭继绝。续萧文终之後于酂，襃厉群臣平津侯等。昭六亲之序，明天施之属，使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户邑，锡号尊建百有馀国。而家皇子为列侯，则尊卑相逾，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统於万世。臣请立臣闳、臣旦、臣胥为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宫。

　　制曰：“康叔亲属有十而独尊者，襃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鲁有白牡、骍刚之牲。群公不毛，贤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乡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

　　四月戊寅，奏未央宫。“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汤昧死言：臣青翟等与列侯、吏二千石、谏大夫、博士臣庆等议：昧死奏请立皇子为诸侯王。制曰：‘康叔亲属有十而独尊者，襃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鲁有白牡、骍刚之牲。群公不毛，贤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乡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汤、博士臣将行等伏闻康叔亲属有十，武王继体，周公辅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为大国。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据国於鲁，盖爵命之时，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禄父之难，伯禽殄淮夷之乱。昔五帝异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时而序尊卑。高皇帝拨乱世反诸正，昭至德，定海内，封建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在襁褓而立为诸侯王，奉承天子，为万世法则，不可易。陛下躬亲仁义，体行圣德，表里文武。显慈孝之行，广贤能之路。内襃有德，外讨彊暴。极临北海，西月氏，匈奴、西域，举国奉师。舆械之费，不赋於民。虚御府之藏以赏元戎，开禁仓以振贫穷，减戍卒之半。百蛮之君，靡不乡风，承流称意。远方殊俗，重译而朝，泽及方外。故珍兽至，嘉穀兴，天应甚彰。今诸侯支子封至诸侯王，而家皇子为列侯，臣青翟、臣汤等窃伏孰计之，皆以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请立臣闳、臣旦、臣胥为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宫，留中不下。

　　“丞相臣青翟、太仆臣贺、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号位，臣谨与御史大夫臣汤、中二千石、二千石、谏大夫、博士臣庆等昧死请立皇子臣闳等为诸侯王。陛下让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群臣之议，儒者称其术，或誖其心。陛下固辞弗许，家皇子为列侯。臣青翟等窃与列侯臣寿成等二十七人议，皆曰以为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为汉太祖，王子孙，广支辅。先帝法则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请令史官择吉日，具礼仪上，御史奏舆地图，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

　　四月丙申，奏未央宫。“太仆臣贺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诸侯王。臣昧死奏舆地图，请所立国名。礼仪别奏。臣昧死请。”

　　制曰：“立皇子闳为齐王，旦为燕王，胥为广陵王。”

　　四月丁酉，奏未央宫。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汤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诸侯相，丞书从事下当用者。如律令。

　　“维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闳为齐王。曰：於戏，小子闳，受兹青社！朕承祖考，维稽古建尔国家，封于东土，世为汉籓辅。於戏念哉！恭朕之诏，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显光。义之不图，俾君子怠。悉尔心，允执其中，天禄永终。厥有炋臧，乃凶于而国，害于尔躬。於戏，保国艾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

　　右齐王策。

　　“维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旦为燕王。曰：於戏，小子旦，受兹玄社！朕承祖考，维稽古，建尔国家，封于北土，世为汉籓辅。於戏！荤粥氏虐老兽心，侵犯寇盗，加以奸巧边萌。於戏！朕命将率徂征厥罪，万夫长，千夫长，三十有二君皆来，降期奔师。荤粥徙域，北州以绥。悉尔心，毋作怨，毋俷德，毋乃废备。非教士不得从徵。於戏，保国艾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

　　右燕王策。

　　“维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胥为广陵王。曰：於戏，小子胥，受兹赤社！朕承祖考，维稽古建尔国家，封于南土，世为汉籓辅。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间，其人轻心。杨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戏！悉尔心，战战兢兢，乃惠乃顺，毋侗好轶，毋迩宵人，维法维则。书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戏，保国艾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

　　右广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爱之欲其富，亲之欲其贵”。故王者壃土建国，封立子弟，所以襃亲亲，序骨肉，尊先祖，贵支体，广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势彊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来久矣。非有异也，故弗论箸也。燕齐之事，无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让，群臣守义，文辞烂然，甚可观也，是以附之世家。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学为侍郎，好览观太史公之列传。传中称三王世家文辞可观，求其世家终不能得。窃从长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书，编列其事而传之，令後世得观贤主之指意。

　　盖闻孝武帝之时，同日而俱拜三子为王：封一子於齐，一子於广陵，一子於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刚柔，人民之轻重，为作策以申戒之。谓王：“世为汉籓辅，保国治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夫贤主所作，固非浅闻者所能知，非博闻彊记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绝，文字之上下，简之参差长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谨论次其真草诏书，编于左方。令览者自通其意而解说之。

　　王夫人者，赵人也，与卫夫人并幸武帝，而生子闳。闳且立为王时，其母病，武帝自临问之。曰：“子当为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虽然，意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夫人曰：“原置之雒阳。”武帝曰：“雒阳有武库敖仓，天下旻戹，汉国之大都也。先帝以来，无子王於雒阳者。去雒阳，馀尽可。”王夫人不应。武帝曰：“关东之国无大於齐者。齐东负海而城郭大，古时独临菑中十万户，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齐者矣。”王夫人以手击头，谢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谨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赐夫人为齐王太后。”子闳王齐，年少，无有子，立，不幸早死，国绝，为郡。天下称齐不宜王云。

　　所谓“受此土”者，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归立之以为国社，以岁时祠之。春秋大传曰：“天子之国有泰社。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黄。”故将封於东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黄土。各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为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为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也，考者父也。“维稽古”，维者度也，念也，稽者当也，当顺古之道也。

　　齐地多变诈，不习於礼义，故戒之曰“恭朕之诏，唯命不可为常。人之好德，能明显光。不图於义，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执其中，天禄长终。有过不善，乃凶于而国，而害于若身”。齐王之国，左右维持以礼义，不幸中年早夭。然全身无过，如其策意。

　　传曰“青采出於蓝，而质青於蓝”者，教使然也。远哉贤主，昭然独见：诫齐王以慎内；诫燕王以无作怨，无俷德；诫广陵王以慎外，无作威与福。

　　夫广陵在吴越之地，其民精而轻，故诫之曰“江湖之间，其人轻心。杨州葆疆，三代之时，迫要使从中国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无侗好佚，无迩宵人，维法是则。无长好佚乐驰骋弋猎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则无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鱼盐之利，铜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诫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财币，厚赏赐，以立声誉，为四方所归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轻以倍义也。

　　会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广陵王胥，厚赏赐金钱财币，直三千馀万，益地百里，邑万户。

　　会昭帝崩，宣帝初立，缘恩行义，以本始元年中，裂汉地，尽以封广陵王胥四子：一子为朝阳侯；一子为平曲侯；一子为南利侯；最爱少子弘，立以为高密王。

　　其後胥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与广陵王共发兵云。广陵王为上，我复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时。”事发觉，公卿有司请行罚诛。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诏书无治广陵王，独诛首恶楚王。传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与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其後胥复祝诅谋反，自杀，国除。

　　燕土墝埆，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虑，故诫之曰“荤粥氏无有孝行而禽兽心，以窃盗侵犯边民。朕诏将军往征其罪，万夫长，千夫长，三十有二君皆来，降旗奔师。荤粥徙域远处，北州以安矣”。“悉若心，无作怨”者，勿使从俗以怨望也。“无俷德”者，勿使背德也。“无废备”者，无乏武备，常备匈奴也。“非教士不得从徵”者，言非习礼义不得在於侧也。

　　会武帝年老长，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旦使来上书，请身入宿卫於长安。孝武见其书，击地，怒曰：“生子当置之齐鲁礼义之乡，乃置之燕赵，果有争心，不让之端见矣。”於是使使即斩其使者於阙下。

　　会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长子当立，与齐王子刘泽等谋为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将军子也。”欲发兵。事发觉，当诛。昭帝缘恩宽忍，抑案不扬。公卿使大臣请，遣宗正与太中大夫公户满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风喻之。到燕，各异日，更见责王。宗正者，主宗室诸刘属籍，先见王，为列陈道昭帝实武帝子状。侍御史乃复见王，责之以正法，问：“王欲发兵罪名明白，当坐之。汉家有正法，王犯纤介小罪过，即行法直断耳，安能宽王。”惊动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户满意习於经术，最後见王，称引古今通义，国家大礼，文章尔雅。谓王曰：“古者天子必内有异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异族也。周公辅成王，诛其两弟，故治。武帝在时，尚能宽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临政，委任大臣。古者诛罚不阿亲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辅政，奉法直行，无敢所阿，恐不能宽王。王可自谨，无自令身死国灭，为天下笑。”於是燕王旦乃恐惧服罪，叩头谢过。大臣欲和合骨肉，难伤之以法。

　　其後旦复与左将军上官桀等谋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当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将军光辅政，与公卿大臣议曰：“燕王旦不改过悔正，行恶不变。”於是脩法直断，行罚诛。旦自杀，国除，如其策指。有司请诛旦妻子。孝昭以骨肉之亲，不忍致法，宽赦旦妻子，免为庶人。传曰“兰根与白芷，渐之滫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者，所以渐然也。

　　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尽复封燕王旦两子：一子为安定侯；立燕故太子建为广阳王，以奉燕王祭祀。

　　三王封系，旧史烂然。褚氏後补，册书存焉。去病建议，青翟上言。天子冲挹，志在急贤。太常具礼，请立齐燕，闳国负海，旦社惟玄。宵人不迩，荤粥远边。明哉监戒，式防厥愆。

第六十一回·猪八戒助力败魔王 孙行者三调芭蕉扇:

　　话说众小姐来到绿香亭，都在亭内坐下。蔡兰芳道：“这‘绿香’二字不独别致，而且极传此地之神，这定是紫琼姐姐大笔了。”燕紫琼指著姜丽楼、张凤雏道：“名字是丽楼姐姐起的，却是凤雏姐姐写的，并且如今连这花园也就叫做绿香园了。”崔小莺道：“原来是凤雏、丽楼二位姐姐手笔，妹子有句批语，叫做‘写做俱佳’。”丽楼道：

　　“这是妹子乱道，尚求姐姐改正。”凤雏道：“妹子自知写的不好，亏得名字起的雅，把字的坏处也就遮掩了。”

　　登时那些丫坏仆妇都在亭外纷纷忙乱：也有汲水的，也有扇炉的，也有采茶的，也有洗杯的。不多时，将茶烹了上来。众人各取一杯，只见其色比嫩葱还绿，甚觉爱人；

　　及至入口，真是清香沁脾，与平时所吃迥不相同。个个称赞不绝。婉如笑道：“姐姐既有如此好茶，为何昨日并不见赐，却要迟到今日？岂不令人恨相吃之晚么？”小春道：

　　“昨日我们初与紫琼姐姐会面，婉如姐姐曾言惟恨相见之晚，今日品了这茶，又言惟恨相吃之晚，婉如姐姐原来是世间一个恨人，处处不离恨字。”闺臣道：“适才这茶，不独茶叶清香，水亦极其甘美，那知紫琼姐姐素日却享这等清福。”紫琼道：“妹子平素从不吃茶，这些茶树都是家父自幼种的。家父一生一无所好，就只喜茶。因近时茶叶每每有假，故不惜重费，于各处购求佳种；如巴川峡山大树，亦必赞力盘驳而来。谁知茶树不喜移种，纵移千株，从无一活；所以古人结婚有‘下茶’之说，盖取其不可移植之义。当日并不留神，所来移一株，死一株，才知是这缘故。如今园中惟序十余株，还是家父从前于闽、浙、江南等处觅来上等茶子栽种活的，种类不一，故树有大小不等。家父著有《茶诫》两卷，言之最详，将来发刻，自然都要奉赠。”

　　红红道：“妹子记得六经无茶字，外国此物更少，故名目多有不知。令尊伯伯既有著作，姐姐自必深知，何不道其一二，使妹子得其大略呢？”紫琼道：“茶即古‘荼’字，就是《尔雅》‘茶苦-’的‘荼’字。《诗经》此字虽多，并非茶类。至荼转茶音，颜师古谓汉时已有此音，后人因茶有两音，放缺一笔为茶，多一笔为荼，其实一字。据妹子愚见：直以‘古音读荼、今音读茶’最为简截。至于茶之名目：郭璞言早采为茶，晚采为茗；《荼经》有一茶、二-、三-、四茗、五-之称；今都叫做茶，与古不同。

　　若以其性而论：除明目止谒之外，一无好处。《本草》言：常食去人脂，令人瘦。倘嗜茶太过，莫不百病丛生。家父所著《茶诫》，亦是劝人少饮为贵；并且常戒妹子云：

　　‘多饮不如少饮，少饮不如不饮。况近来真茶渐少，假茶日多；即使真茶，苦贪饮无度，早晚不离，到了后来，未有不元气暗损，精血渐消；或成痰饮，或成痞胀，或成瘘痹；

　　或成疝瘕；馀如成洞泻，成呕逆，以及腹痛、黄瘦种种内伤，皆茶之为害，而人不知。

　　虽病不悔。上古之人多寿，近世寿不长者，皆因茶酒之类日日克伐，潜伤暗损，以致寿亦随之消磨。’此千古不易之论，指破迷团不小。无如那些喜茶好酒之人，一闻此言，无不强词夺理，百般批评，并且哑然失笑。习俗移人，相沿已久，纵说破舌尖，谁肯轻信。即如家父《茶诫》云：‘除滞消壅，一时之快虽佳；伤精败血，终身之害斯大。获益则功归茶力，贻患则不为茶灾。’岂非福近易知，祸远难见么？总之：除烦去腻，世固不可无茶；若嗜好无忌，暗中损人不少。因而家父又比之为‘毒橄榄’。盖橄榄初食味颇苦涩，久之方回甘昧；茶初食不觉其害，久后方受其殃，因此谓之‘毒橄榄’。”

　　亭亭道：“此物既与人无益，为何令尊伯伯却又栽这许多？岂非明知故犯么？”紫琼道：“家父向来以此为命，时不离口，所以种他。近日虽知其害，无如受病已深，业已成癖，稍有间断，其病更凶；自知悔之已晚，补救无及，因此特将其害著成一书，以戒后人。恰好此书去年方才脱稿，腹中忽然呕出一物，状如牛脾，有眼有口；以茶浇之，张口痛饮，饮至五碗，其腹乃满，若勉强再浇，茶即从口流出，恰与家父五碗之数相合。

　　盖家父近年茶量更大，每次必吃五碗，若少饮一碗，心内即觉不宁；少停再饮，仍是一碗；因此身体日见其瘦，饭亦懒吃。去年偶因五碗之后，强进数碗，忽将此物吐出，此来身体方觉稍安。”若花道：“这是吉人天相。兼之伯伯立言垂训，其功甚大，所以有此善报，将来定是寿享期颐。”紫琼道：“家父若象去岁一饮五碗之时，几至朝不保夕；此时较前虽觉略健，奈受病已深，年未五旬，已觉衰老，但愿如姐姐所言，那就是XX子之福了。

　　谭蕙芳道：“适才姐姐言茶时多假，不知是何物做的？这假茶还是自古已有，还是起于近时呢？”紫琼道：“世多假茶，自古已有。即如张华言‘饮真茶令人少睡’。既云真茶，可见前朝也就有假了。况医书所载，不堪入药，假茶甚多，何能枚举。目下江、浙等处以柳叶作茶；好在柳叶无害于人，偶尔吃些，亦属无碍。无如人性狡猾，贪心无厌，近来吴门有数百家以泡过茶叶晒干，妄加药料，诸般制造，竟与新茶无二。渔利害人，实可痛恨。起初制造时，各处购觅泡过干茶；近日远处贩茶客人至彼买货，未有不带干茶以做交易。至所用药料，乃雌黄、花青、熟石膏、青鱼胆、柏枝汁之类，其用雌黄者，以其性滢，茶时亦性滢，二滢相合，则晚茶贱片，一经制造，即可变为早春，用花青，取其色有青艳；用柏枝汁，取其味带清香；用青鱼胆；漂云腥臭，取其味苦，雌黄性毒，经火甚于砒霜，故用石膏以解其毒，又能使茶起白霜而色美。人常饮之，陰受其毒，为患不浅。若脾胃虚弱之人，未有不患呕吐、作酸、胀满、腹痛等症。所以妹子向来遵奉父命，从不饮茶。素日惟饮菊花、桑叶、柏叶、槐角、金银花、沙苑、蒺藜之类，又或用炒焦的蕙苡仁。时常变换，倒也相宜。我家大小皆是如此，日久吃惯，反以吃茶为苦，竟是习惯成自然了。”

　　叶琼芳道：“真茶既有损于人，假茶又有害于人，自应饮些菊花之类为是。但何以柏叶、槐角也可当茶呢？”紫琼道：“世人只知菊花、桑叶之类可以当茶，那知柏时、槐角之妙。按《本草》言：柏叶苦平无毒，作汤常服，轻身益气，杀虫补陰，须发不白，令人耐寒暑。盖柏性后凋而耐久，实坚凝之质，乃多寿之木，故可常服。道家以之点汤当茶，元旦以之浸酒辟邪，皆有取于此。麝食之而体香，毛女食之而体轻，可为明验。

　　至槐角按《本草》乃苦寒无毒之品，煮汤代茗，久服头不白，明目益气，补脑延年。盖槐为虚星之精，角禀纯陰之质，故扁鹊有明目乌发之方，葛洪有益气延年之剂。当日瘐肩吾常服槐角，年近八旬，须发皆黑，夜观细宇，即其明效。可惜这两宗美品，世人不知，视为弃物，反用无益之苦茗，听其克伐：岂不可叹！”小春道：“妹子正在茶性勃勃，听得这番谈论，心中不觉冰冷；就是再有金茶、玉茶，也不吃了。明日也去找些柏叶、槐角，作为茶饮，又不损人，又能明目，岂不是好。”良箴道：“这茶我们能吃多少，每日至多不过五七杯，何必戒他。”小春道：“误尽苍生，就是姐姐这句话！你要晓得，今日是一个五七杯，明日就是两个五七杯，后日便是三个五七怀；日积月累，到了四五十岁，便是几百、几千、几万五七杯！”婉如道：“姐姐与其劳神算过细帐，何不另到别处走走？”随即携了小春出了绿香亭，众人也都跟著。走了两层庭院，紫琼又引至一个杏花多处，进了厅房，就在厅上坐下，看花闲谈。

　　到晚正要摆设晚饭，只见众园丁担了许多行李进来。紫琼只当易紫菱来了，及问园丁，原来却是过往女眷；因本村客店都被众小姐车辆人夫住满，无处存身，因闻燕员外向来最肯与人方便，每逢客店住满，凡来借居，莫不容留，所以来此借宿一宵。燕义因是女眷，不能推脱，只得命他们暂在园丁女眷房内权宿一夜。不多时，有几个妇女远远而来。园丁走过，把厅上门帘垂下，众姊妹都在窗内张望，原来却是四个女子，后面跟著两个老嬷。内有一个女子，红蕖甚觉眼熟，仔细一看，倒象薛蘅香模样。

　　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涤垢洗心惟扫塔 缚魔归正乃修身:

　　话说洛红蕖正在细看，只听廉锦枫道：“红蕖姐姐：你看那个穿青的，岂非红萸姐姐么？”红蕖复又细看，果是尹红萸。随即应道：“姐姐眼力不差。”紫琼忙问道：

　　“莫非二位姐姐都熟识么？”红蕖道：“这四人我只认得两个：一名薛蘅香，一名尹红萸。”闺臣道：“那蘅香姐姐自然是仲璋伯伯之女，红萸小姐莫非尹太老师千金么？”

　　红蕖道：“正是。”紫琼道：“既是二位姐姐亲眷，何不请来一会。”即命丫环去请。

　　不多时，四个女子过来，大家见礼让坐。薛蘅香与红蕖各道久阔，尹红萸见了红蕖、锦枫，欢喜非常；姚芷馨同婉如各道别后渴想。众人问起那个女子名姓，却是鳞凤山的魏紫樱。芷馨问了闺臣名姓，即同薛蘅香再三致谢“当日伯伯拯救之恩”；闺臣前在海外，曾闻魏紫樱男装打死狻猊之事，也向紫樱再三道谢。洛红蕖把在座众人名姓都向四人说了。问起根由，原来四人也是去赴部试，都在前途相遇的。于是大家约了一齐结伴同行。

　　蒙琼随命摆设酒饭，众人序齿归坐。

　　酒过数巡，正在闲谈，忽见窗外飞进一个人来。薛蘅香吓的把箸丢在地下，身上只管发抖；姚芷馨推开椅子，躲在桌下。众人看那女子，却是易紫菱回来；把包裹放下，向众人万福，众人还礼让坐。紫琼把姚芷馨搀扶起来道：“姐姐为何这般胆小？”芷馨道：“只因前在巫咸带了侞母前去扫墓，忽遇强人持刀行凶，几乎丧命，幸亏唐伯伯披刀相助，才得脱身。至今留下一个病恨：但遇惊吓，就觉胆落。适才躲避桌下，自知失仪露丑，实系情非得已，诸位姐姐莫要发笑。”蘅香道：“妹子刚才吓的失箸，也因那日受了惊恐留的病恨。此时想起当日唐伯伯救命之恩，更令人感激无地。”

　　大家让紫菱一同坐了。丫环把包裹取过。闺臣笑道：“紫菱姐姐这才算得‘轻骑简从’哩。”紫菱道：“若要雇车装载行李，大约还须两三天方能到此，此时不能不从简便。诸位姐姐不知打算何日动身？”闺臣道：“此时别无甚事，姐姐既到，自然明早长行。”燕紫琼仍要攀留一日，众人执意不肯，定要明口起身。多九公不时来催。紫琼见挽留不住，只得命人收拾，明日一同长行。当时饭罢，张凤雏、姜丽楼都匆匆回去，约定明早在此会齐。众人各自安歇，紫琼见紫菱带的行囊过少，即命丫环送了两床被褥过去，紫菱道谢收了，次日大家早早起来；张凤雏、姜丽楼也都过来：共二十九位小姐，一同用了早饭，拜辞叶氏夫人，往北进发。

　　一路晓行夜住，这日到了长安。多九公预先进城找寻下处。恰好太后恐天下众才女到京住在客店不便，因当日抄没九王府一所，院落宽阔，房屋甚多，又命工部盖了许多群房，赐名红文馆，加愿住者，悉听其便。多九公闻之甚喜，即将众人文书呈验；用了些须使费，检了一所大院落，通知众人一齐进城，来到寓所。多九公引众小姐各处看了一遍，前后六层，两傍群房无数，另有一个总门出入：若把总门闭了，宛是一家宅院。

　　众人看了，无不欢喜。多九公道：“唐小姐看这房屋还够住么？”闺臣笑道：“莫讲我们，就再添几十人也还够住。好在又有内外，厅房又大，难得九公赞心寻此好寓。”多九公道：“这是老夫格外用了些须使费才能如此。现在此处或三五间一所，或十余间一所，老夫细细访问，大约已有二三百处有人住了。我们这所大房，据管房人说，当初原预备礼部尚书、礼部侍郎卞、孟两府小姐住的，此时因两府小姐俱不赴试，才敢给我们居住。”红蕖道：“卞、孟两府有几位小姐，却要如此大房？”多九公道：“据说卞府有七位小姐，孟府有八位小姐；因他生的小姐过多，所以卞、孟两位夫人，人都称做‘瓦窑’。还有许多亲眷姊妹，连他两府。约有三四十位，因此才备这所大房。”婉如道：“既如此，为何又不赴试呢？”多九公道：“闻得有甚回避，不准应试。”

　　林书香道：“侄女有件事拜烦九公，我同兰芳表妹有几个弟妇也来赴试，不知可在此处作寓。今日已晚，明日将名姓开了，拜炳代为问问。”多九公道：“这事容易。明日请把姓名开来。”说著，即去照应众人搬发行李，安排厨灶，众位小姐或三个一房，或五个一房，接接连连，都将行囊床帐安置，早早安歇。次日，多九公拿著一本号簿进来，向林书香、蔡兰芳道：“老大才同管房子的将号簿借来，凡有赴试在此住的，都在上面。令亲可曾到此，请二位小姐一看就知道了。”二人接过，看了一边，不觉满面堆下笑来。闺臣道：“莫非诸位令弟夫人都在此作寓么？”二人连连点头，把号簿交给九公，再三道谢，多九公拿著去了。

　　当时谭蕙芳、叶琼芳、褚月芳、阳墨香、崔小莺都过来商量同去探望，即命苍头在前引路，七位小姐带了侞母丫环一齐出了总门。两面房舍虽接连不断，静悄悄门前却无一人，也无闲人来往；惟见几个提篮买物之人，亦皆俯首而行。书香细问苍头，才知太后因此处地方辽阔，院落甚多，恐有小人生事，特派两员大臣带了兵役在此弹压。头门以内，禁止闲人擅入，无论大小交易，均在头门以外，所有各家仆人，总归自己总门以内，毋许门首闲立，亦毋许无故闲步：如有不遵，枷号示众；夤夜犯者，即送刑部衙门加倍治罪。因此外面并无闲人来往。章、文两家苍头引著七位小姐各处探望一遍，随即回寓。不多时，文府大公子文芸之妻章兰英、二公子文-之妻邵红英、三公子文萁之妻戴琼英、四公子文菘之妻由秀英、五公子文●之妻钱玉英，还有秀英表妹田舜英，六位小姐，俱来回拜。书香迎接进内，与众人一一拜见。正在让坐，忽闻章府大公子章荭之妻井尧春、二公子章芝之妻左融春、三公子章蘅之妻廖熙春、四公子章蓉之妻邺芳春、五公子章芗之妻郦锦春、六公子章莒之妻邹婉春、七公子章苕之妻施艳春、八公子章芹之妻柳瑞春、九公子章芬之妻潘丽春、十公子章艾之妻陶秀春，共十位小姐，都来回拜。兰芳连忙迎出，引著见了众人，彼此同了名姓，都请在厅房坐下。

　　闺臣见人才济济，十分欢悦，因与书香、兰芳商议：“既是至亲，此间房屋甚多，何不请他们搬来同住，彼此都有照应，岂不是好？”书香即将此意向兰英、尧春诸人说了，个个欢喜，无不情愿，随即各命仆婢将行李搬来。闺臣托末空带著众丫环铺设床帐，安排桌椅。到晚就在厅房摆了十桌酒席，当时唐闺臣、林婉如、洛红蕖、廉锦枫、黎红红、卢亭亭、枝兰音、陰若花、田凤-、秦小春、颜紫绡、宋良箴、余丽蓉、司徒妩儿、林书香，阳墨香、崔小莺、蔡兰芳、谭蕙芳、叶琼芳、褚月芳、燕紫琼、张凤雏、姜丽楼、易紫菱、薛蘅香、姚芷馨、尹红萸、魏紫樱、章兰英、邵红英、戴琼英、由秀英、田舜英、钱玉英、井尧春、左融春、廖熙春、邺芳春、郦锦春、邹婉春、施艳春、柳瑞春、潘丽春、陶秀春，共四十五位小姐，无分宾主，各按年齿归坐，饮酒畅谈。

　　酒过数巡，婉如道：“今日众姐妹这般畅聚，妹子心里喜的不知怎样才好！若说‘惟恨相见之晚’罢，小春姐姐又说俺是个‘恨人’；若说‘都有宿缘’罢，他又说‘曾在鬼门关上会过’。这话俺都不说，只好用那‘久仰大名，如雷贯耳’几句俗套了。”

　　小春道：“这话不但过俗，并且一派虚浮，全是捣鬼，若谓‘久仰大名’。我们若未会面，谁知谁的大名？素日不知，都说久仰，岂非捣曳么？”闺臣道：“‘久仰大名’这句话，只有两个人可以用得：当日我家叔父曾言当今有两个才女，一名史幽探，一名哀萃芳，曾将苏蕙《璇玑图》绎出许多诗句，太后见了甚喜，因此才有女试恩诏。我们若见这二人，那才算得‘久仰大名’哩。”章兰英道：“这二人素日妹子也曾闻名；并且所绎之诗也都见过，果然甚好。”林书香道：“妹子昨看号簿上面并无其人，大约不在此处居住；不然，倒可会会。”井尧春道：“姐姐莫忙，到了部试少不得都要会面的。”

　　饭罢，都到庭中闲步，忽觉一股清香扑鼻，远远望去，原来有几丛木香蟠在墙角，开的甚觉茂盛，于是齐到跟前。正在观看，忽闻隔墙有妇女啼哭之声。闺臣道：“闻得此处围墙以内向无民房，都是我辈赴试的寓所，何得忽有哭声？定有缘故。”秦小春道：

　　“有甚缘故！此必赴试女子自幼从未出外，此刻想家，所以啼哭。”闺臣道：“须托九公前去问问，或者是赴试女子偶然患病，抑或缺了盘费，均未可知。问个详细，倘能周济，也是一件好事。”秀英道：“姐姐不必打听，此事妹子尽知，这个啼哭的是赴试缁姓女子。前者妹子同表妹舜英进京，曾与此女中途相遇，因他学问甚优，兼之气味相投，所以结伴同行。到了京师，就在一处同住，隔墙这所房子，就是我们所住之处。前者到寓，此女检查本籍文书，谁知因他起身匆促，竟将文书未曾带来，此时离部试之期甚近，其家远在剑南，何能起文行查？眼看不能应试，因而啼哭。”红蕖道：“这是他忙中有失，也是命中造定，归咎何人。”田舜英道：“刚才秀英姐姐已将自己文书送给此女，教他顶名应试，不知为何却又啼哭？”林书香、阳墨香一闻此言，吓的惊疑不止。

　　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二僧荡怪闹龙宫 群圣除邪获宝贝:

　　话说林书香、阳墨香听得舜英之言，姑嫂至亲，分外关心，不觉惊疑不止。书香道：

　　“秀英妹妹：这是怎讲！好容易吃了辛苦，巴到此地，却将文书平白给人！请问妹妹好端端为问不要赴试？”秀英道：“妹子一因近日多病，不能辛苦；二者，自知学业浅薄，将来部试，断难有望。与其徒自现丑，终归无用，莫若借此养病，亦可成全此人。况他学问甚优，必能高中，若不赴试，未免可惜。因此将文书命奶公暗地送去，嘱他只管顶名应试，将来得中，再作更名之计，稍迟片刻，奶公就回来了。姐姐切莫替我可惜，倘有可望，妹子又岂肯将现成功名反去给人。”墨香听了，惟有搔首，只说“怎好”。只见奶公进来向秀英道：“那边缁小姐命老奴多多致谢：这封公文虽承小姐美意，但自己命运业已如此，即使勉强进场，也是无用；此文断不敢领，仍命交还小姐，教小姐千万保重，但可支撑，自应仍去应试为是。缁小姐明日就要回籍，也不过来面谢，惟有静听二位小姐捷音便了，老奴又再再请他存下，他执意不肯，老奴只得带回。”将文书交给丫环，外面去了。

　　闺臣道：“秀英姐姐如此仗仪，舍己从人，真是世间少有！并且惟恐他人无故那肯就受，却以近日多病不能应试为词，如此设想，曲尽人情，即此一端，已可想见不素为人。此女固辞不受，亦是正理。据妹子看来：此事固由匆迫所误，但如此大事，中途忽有此变，安知不是素日行止有亏，鬼神拨弄，以致如此？若行止无亏，榜一注定该有此人，莫讲赴试文书，即使考卷遗失，亦有何妨。妹子闻得古人言：‘科场一道，既重文才，又要福命。至德行陰骘，尤关紧要；若陰骘有亏，纵让文命双全，亦属无用。’以此而论，可见陰骘德行，竟是下场的先锋；即如出兵，先锋得利，那主帅先有倚傍。自然马到成功了。”舜英道：“这位姐姐一路行来，却处处劝人向善；所行之事，也有许多好处。即如路上每逢打尖住宿，那店小二闻是上等过客，必杀鸡宰鸭，谆谆馈送，无论早晚，处处皆同，这位姐姐因无故杀生，颇觉不安，到处命人劝阻。从无一处不送：

　　看其光景，竟是向来牢不可破之例，相沿已久，莫可如何。后来他因若辈送鸡送鸭，无非希图正价之外，稍沾余润，何不即迎其意，先付余润，免其鸡鸭，岂不大妙。因命仆人：‘后凡看店，即将鸡鸭余润之资，约计若干，预先讨给，倘再馈送，即将原资讨回。’小二得此，不独一一遵命，并且一呼即应，分外殷勤，自此馈送鸡鸭之风，才能渐息。

　　那些同路的看见这样，莫不如此。所以一路上活了无数生灵。其余善事，不一而足。姐姐若谓陰骘德行为进场先锋，为何此人这般行为，反不能应试呢？”闺臣道：”此人若果处处行善，一无亏缺，上天自能护佑善人，不但必能应试，定主高发，自有意外机缘，或者将来仍有女试大典，此人应在下科方中，亦未可知：总须日后方见明白。”

　　舜英道：“凡试官看文，全凭考卷以定优劣。适才姐姐说：‘即使考卷遗失，亦有何妨。’难道卷子遗失还能入选么？”闺臣道：“妹子此话，并非无因。当年有弟兄二人进场，其父曾梦神人云：‘尔长子本无科名之分，因某年某处猝被火灾，他拾得金珠一包，其物是一妇人为他丈夫设措赎罪之资，因被回禄拥挤遗失，亏尔长子细心密访，物归原主，其夫脱罪，夫妇始得团圆；因此今科得与尔次子同榜。’其父甚喜，即告二子。及至放榜，报弟得中；弟忽伏地恸哭，几不欲生。其父问其所以。弟云：‘父亲梦兆，本系弟兄皆中：今我误害哥哥，以致不中，我虽独中，亦有何颜！’忽又报兄中第一。其弟仍哭道：‘此系报错，安有卷子遗失而能得中之理！’其父见其语言离奇，再三追问，料难隐瞒，只得细述根由。诸位姐姐！你道是何根由？原来当日弟兄进场，头场、二场已过，至第三场，忽然场中相遇。是时其兄患痢甚重，勉强敷衍完卷，正要交巷出场，又复腹痛，极其狼惫，因将卷子交付其弟，嘱他完卷一同投递，即奔东厕。弟恐兄卷被污，藏入怀中；忙将己卷誊清，交毕回寓。及至临睡解带，始知兄卷仍旧在怀，其时已交三鼓，知难挽回，悔恨无及，只得将卷收藏，以为日后清罪跑步。今忽报中第一，所以他说‘报错’。及至亲去看榜，弟兄实系双双高中，旋即回寓，再觅其兄第三场之卷，依旧在此。父子三人莫不称奇。到了次日，细细打听，才知有个缘故。诸位姐姐！请猜一猜，其中究系何故？”

　　秦小春正听的入彀出神，忽见闺臣又教众人请猜，不觉发急道：“好姐姐！你快说罢！何必又教人猜！这段书委实好听，快快接下去，明日妹子好好画把春扇奉送。”闺臣道：“贤妹莫骗我说了，却把扇子不送。”小春道：“妹子赌个誓：如要骗你，教我日后遇见一只狗把脚咬出血来！”众人听了，猛然一想，不觉好笑。紫绡道：“这个‘血’字只怕从那‘赤’字化出来的。”婉如听了，鼻中不觉哼了一声。闺臣接著道：

　　“到了次日，父子三人细去打听，原来誊录房失火，把第三场卷子尽都烧了，只好启奏，且自放榜，所有第三场卷子，随后再补，谁知此人恰恰碰了这个机会，因此得中，岂非考卷遗失也都不妨么？这位姐姐不知是何名姓，我们把他记了，或者天缘凑巧，他家竟把文书巧巧差人送来，竟能赶上考期，也来可定。”

　　秀英道：“此女姓缁，名唤瑶钗，祖籍剑南，现年十六岁。”若花道：“既如此，妹子包管教他进场，倘有差错，都在妹子一力承当。”众人听了，都觉不解。兰音笑道：

　　“我知姐姐尊意了：大约姐姐意欲仍做女儿国王，不愿赴试，所以要把文书给了此女，教他冒名顶替，你便脱身回去。妹子猜的可是？”若花笑道：“阿妹如果不弃，肯做女儿国的宰相，愚姐便做国王，这有何妨！”兰音笑道：“姐姐如果做了国王，妹子少不得要去做个宰相。”众小姐听了，更都不解，齐向兰音细细盘问。

　　若花趁大家谈论，将闺臣拉在一旁道：“阿妹可记得去年缁氏伯母要去赴考，我们商量要在县里捏报假名？彼时因缁氏伯母务要本姓，适值手内拿著一枝瑶钗，就以‘缁瑶钗，为名，那时恐岭南籍贯过多，把他填了剑南。谁知刚才秀英阿姐听说之人，恰与这个名姓、乡贯相对，年岁又一样。去岁所起赴试文书，恰好愚姐无意中却又带来。何不成全此人，岂不是件好事？”闺臣喜道：“如此现成美举，真是不费之惠，若非姐姐提起，妹子那里记得。此时对著众人莫将缁氏伯母这话露出，恐亭亭姐姐脸上不好看，只说前在家乡，无意拾得这个文书，送给此女便了。”当时若花把文书取来，对秀英说知。秀英道：“天下那有这等巧事！真令人不解！”亭亭心中早已明白，因说道：“我们队里现在并无这个名姓；而且又有印信为凭，可见不是捏造来的，姐姐不必犹疑，速速命人送去，包管此人欢喜。”秀英只得命奶公送去，并将路上拾取之话说了。不多时，缁瑶钗过来拜见众人，并向秀英再三道谢，追问当日拾取之由。若花用些言词遮掩过去，又道：“阿姐只管投递，如有差错，我们众人自当一力承当。天下岂有将人功名视为儿戏之理！难道自己不想上进么？”瑶钗听了，这才拜谢而去。

　　不几日，到了三月初三部试之期，闺臣同了诸位小姐并天下众淑女齐到礼部听点入考，密密层层，好不爇闹。到晚散场，各自回寓。过了几日，礼部尚书卞滨、侍郎孟谟与同考各官蒋进等，把各卷等第俱已看定，选了放榜吉期。正要修本具奏，忽然接了一个公呈，系江南、淮甫，河北、河东等处有十个女童，为首的名叫史优探，其次哀萃芳、纪沉鱼、言锦心、谢文锦、师兰言、陈淑媛、白丽娟、国瑞征、周庆覃，或因患病未赴郡考。或缘事故已过部试之期，今情急来京，特具公呈：“无论当日有无郡考，情愿羽之内面请四题，一补郡考，一补部试，如一日之内不能完卷，或文理乖谬，情愿治罪”云云。卞滨、孟谟接了此呈，不能定夺，只得据情入奏。旋奉谕旨道：“既据该女童等情愿一日之内连补二试，姑如所请，特赐四题，即于明日黎明，著该部会同同考各官面试优劣如何，据实速奏。”礼部随即传谕。到了第二日清晨，十个女童早已伺候；礼部将题目宣示，到晚交卷散出。次日，卞滨将各卷定了甲乙，即同孟谟修本具奏道：“所有补考十卷，以文理而论，与前所取各卷互有高下；但此卷未经誊录，似未便与前看分别等第。今将各卷恭呈御览，请旨定夺。”武后亲自着了一遍，果然都好，因传旨道：

　　“前日礼部所取各卷，例应复试后方准殿试，今既续补十卷，著将前榜暂停张挂，统俟复试后即以复试之榜作为正榜。至史优探、哀萃芳……十名，或未赶赴郡考，或逾部试之期，自应停其殿试；第阅该部所呈各卷，文理尚优，况史优探、哀萃芳二名，朕于《璇玑新图》久知其人，皆属能文之女，自应准其一体入试。前榜既经停止，其四等花再芳等亦著加恩一并入试。该部一面传谕，即一面速选试期请旨，以免稽延。”卞滨、孟谟接奉此旨，当即出示晓谕，一面选了试期。

　　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荆棘岭悟能努力 木仙庵三藏谈诗:

　　话说卞滨、孟谟接了御旨，当即出示晓谕，一面选了十三日为部试之期，修本具奏。

　　原来这卞滨表字渭仙，乃淮南道广陵人氏。自幼饱读诗书，由进士历官至礼部尚书，世代书香，家资巨富，本地人都你他“卞万顷”。盖卞滨自他祖父遗下家业，到他手里，单以各处日地而论，已有一万余顷，其余可想而知，真是富可敌国。若要讲起这卞家发财根由，倒可使那奢华之家及早回头，却教那勤俭之人添些兴致。

　　那卞滨曾祖名叫卞华，是个饱学秀士；妻子奢氏。夫妻两口，秉性最好奢华。祖上留下家业虽有数十万之富，如何禁得卞华毫不打算，一味浪费，不上几十年，早已一贫如洗。那时卞华年已半百，因见家道萧条，回想当日挥金如土、一味浪用时节，那里想到一旦如此。悔之无及。况从前是何等样锦衣美食，而今粗衣淡饭，尚且还费打算。于是忧闷成疾。不两年，夫妻双双去世。存下一子，名唤卞俭：这是卞华临危替他起的名字，以为警戒之意。这卞俭娶妻勤氏。夫妻两口，自从父母去世，将几间旧房变卖做为殡葬之用，城内无处安身，就在城外茔旁起了两间草屋，以为栖身之所。卞俭是个读书人，诸事不谙。这衣食两字要全靠勤氏一人针线，竟难度日；只好且学朱买臣样子，每日带著书，吹些柴添补度日：真是饥一顿饱一顿，混过日子。

　　一日，正值腊月三九时分，天气甚寒。卞俭因衣服单薄，甚觉怕冷，到晚先就睡了。

　　一觉睡醒，天有五更光景，却见勤氏仍在灯下赶做针线。卞俭道：“如此天寒夜深，你还不睡，只管赶他怎么？”勤氏道：“我因连日天气甚冷，你身上又无挡寒棉衣，意欲赶些针线可以多卖几文钱，省得你爬山越岭又去砍柴。况天寒地冻，那旷野寒冷尤其利害，莫要冻出病来，倒是大事！”卞俭因坐起道：“此话虽是：但你素非强壮，岂不怕身子熬伤？断断不要如此！明日还是我去砍柴，你做针线，各人交各人工课。若教我终日在家静坐，未免劳逸不均，心中也是不安的。”夫妻彼此劝慰，说话间，天已发晓，卞俭道：“今日著实寒冷，莫非要下雪么？”因起来开门一望，只见朔风凛凛，冷气飕飕，却已琼瑶密布，飘下一天雪来。卞俭道：“如此大雪，这却怎好！”勤氏道：“昨日剩些柴米尚够一餐，今日权且敷衍，等待雪住，再把针线去卖。”

　　到了次日，雪仍不住。卞俭只得冒雪把针线拿到城中，走了半日，满天大雪，家家闭户，那有人买，只得败兴而回。勤氏见这光景，虽然心焦，只好勉强用言安慰。卞俭呆了半晌道：“刚才我想象中这两只鸡鸭，每日虽在庄田吃些野食，无须喂养，但能生多少蛋？不如把他拿去，倒可卖几文钱，换些米来，岂不是好？”勤氏摇头道：“这却使不得！将来起家发业，全要在他身上。今日如果卖去，所值无多；日后再要买他，就要加上几倍价。你想：我们一日两餐尚且不周，何能有钱再去买他？况现在已生二三十蛋，不过早晚就要抱窝；等到出小鸡鸭来，慢慢养大，那是多大利息！今日若将这个再卖去，将来只好做一天、吃一天，穷苦到老；再想别的起家法子，可就没了。”卞俭无奈，只得咬著牙又饿一日。次日天晴，将针线卖了，这才饱餐一顿。此后仍是勉强度日。

　　不知不觉到了春天。鸡子抱窝时共积下鸡蛋二十个，鸭蛋二十个；将鸡蛋给鸡抱了，鸭蛋也用火炕了。过了二十余日，四十个全都抱出，夫妻两个甚是欢喜。好往乡间又有池塘，不上半年，鸡鸭俱已长大。将生蛋的留下几只，余者尽都卖去；所卖之钱，又买两口小母猪。不一年，鸡鸭又是两大群，连那两口猪也生许多小猪。再隔几年，不但猪羊成群，就是耕田大水牛也不知滋生多少。又起了两间草屋，置些田地。他将这地且不种五谷，都有培植肥肥的却做菜园，以此利息更厚。他夫妻本是从苦中过来人，素性又极勤俭，一切庄田动作，牛羊喂养，全是亲自动手，因此日盛一日。并且居心甚善，自己虽然衣食淡薄，乡间凡有穷困，莫不周济，却是人人感仰。故遇旱潦之时，他家庄田，众人齐心设法助他，往往别家颗粒无存，他家竟获丰收。因此不上三十年，家资巨富，米谷盈仓。到了卞滨之父卞继身上，也是诸事勤俭。谨守祖业，前后百余年，竟富有良田万顷。

　　卞滨出仕后，适值麟德初年，西北大荒，兼之刀兵不靖，国家帑项颇费经营，因将田地变卖五千顷，其价尽行报效，作为军需赈济之用。因此圣眷甚为优隆。这卞滨一生最重斯文：不但文墨之人爱之如宝；凡琴棋书画，医卜星相，如有一技之长者，前来进谒，莫不优礼以待。而且仗义疏财，有求必应，人又称为“赛孟尝”。现年五旬向外，因中年无子，四十岁上就广置姬妾，虽接连生育，无如总是女儿，如今膝下共有七女。

　　夫人成氏，十年前曾生一子，名叫卞璧，谁知刚到三岁，得了惊风之症，一病而亡。

　　彼时合家好不伤心。正在悲哭之际，适值门外有一道人化缘，听见哭声甚惨，问知缘故，要将公子送出一看。及至看过，他道：“此儿虽有一分可救，但在尘凡闹市之中恐不中用。你们如给我抱去，倘能救转，俟他灾难满时，年纪略大，我再送来奉还。”卞滨惟恐谣言惑众；兼之小儿已死，那里肯信，执意不从。无奈夫人再三苦劝，无论死活，定要把公子给道人领去。卞滨只得叹口气走开，随著夫人办去。过了几年，毫无影响，卞滨知是无用。

　　好在这七个女儿都是比花稳重，比月聪明。每日除公事应酬外，惟有教他们做诗写字，倒也解闷。去岁县考，原可声明原籍，在京赴试，回避嫌疑，故命七女都回本籍。

　　到了县考，恰好大女卞宝云取了第一，次女卞彩云取了第二，三女卞锦云取了第三，四女卞紫云取了第四，五女卞香云取了第五，六女卞素云取了第六，七女卞绿云取了第上；

　　后来郡试虽略有参差，都不出十名以外。试毕回来。今年部试偏偏父亲做了主考，都要回避，好不扫兴。卞滨虽爱女心胜，每与妹夫孟谟斟酌，又不敢冒昧入奏。因同夫人成氏商量：“眼看就要部试，惟恐众女儿在家郁闷，莫若著人把孟家八个甥女接来一同散闷。”因而又向同考官考功员外郎蒋进、主客员外郎。董端、祠部员外郎掌仲、膳部员外郎吕良说知，意欲将他几位小姐请来一同消遣。众人因女儿不能入试，终日在家无情无绪，今听此话，如何不喜；况且向来都常来往，如今又算同年，自然更觉亲爇。当时个个应允。回来都对女儿说了，无不要来相聚。

　　卞滨有两个妹子：一个嫁与原任御史台大夫孟谋为萎，一个嫁的就是礼部侍郎孟谟。

　　那孟谋是孟谟的胞兄，早经亡故，存下四个女儿：长名孟兰芝、次孟华芝、三孟芳芝、四孟芸芝。孟谟也有四个女儿，就从孟芸芝排行：五叫孟琼芝，六孟瑶芝、七孟紫芝、八孟玉芝。个个都是饱读诗书，妖艳异常。这孟谋之妻卞氏夫人，自从丈夫去世，本要带著女儿回河南原籍，因小叔孟谟、哥哥卞滨再三留在京中，以为将来众女儿择婿之计，兼之八个姊妹自从一同赴考，郡县取中之后，真是如胶如漆，就象粘住一般，再也离不开，因此卞氏只好带著四个女儿就在孟谟府上住下。这日见众女儿因不能赴试，个个眉头不展，正在用言安慰，忽见哥哥那边来接他们，连忙教他姊妹略为穿戴，即时过去。

　　这八位小姐到了卞府，孟兰芝带著七个妹子见了舅舅、舅母，并与宝云、彩云、锦云、紫云、香云、素云、绿云，都见了礼，随便坐下。卞滨道：“我怕你们不能入考，在家发闷，因此接你们过来，但这一向为何不来看看我呢？”孟兰芝同孟琼芝道：“甥女这两日本要来请安，惟恐舅舅考试匆忙，所以不敢过来。”卞滨道：“我虽有事，你舅母同宝云七个姐姐却闲在家；你们不过因回避发闷，不大兴头，那里是因我忙就不来哩。”孟紫芝道：“我们好一向不来，今日过来，舅舅该说怎样想念甥女的话才是，怎么刚见面，就把人家心病说出哩。”卞滨笑道：“果然我的话是不错的。”因向宝云道：

　　“我已教人备了几桌饭，少刻蒋府、董府、掌府、吕府四家姊妹也都过来，你们就在花园聚聚，或做诗，或猜谜，如酒量好或行个酒令，随便顽顽。好在大家又是常会的，也没甚拘束。刚才部里来送信，说剑南倭寇已被文隐平定，一两日就有红旗报捷到京。连日朝中有事，少时我还要上朝伺候，今晚就在部中住下，大约过了十三日考试方能回来。

　　你们只管多聚几日，等考事完毕，我还要同你们做诗聚聚哩。”

　　那孟玉芝年纪最小，向来卞滨最是疼他。他听了这话，便道：“舅舅刚才说教我们姐妹或做诗，或猜谜，如今我倒有个谜请舅舅先猜猜。”卞滨笑道：“猜谜却是你舅舅生平最喜的，而且从不让人；但如果猜著，你以何物为赠，倒要预先说明。”玉芝道：

　　“我们去年郡考有刺史送的端砚，就以端砚一方为赠。”卞滨道：“狠好！你且说甚么题面？”玉芝道：“就是舅舅适才所说‘红旗报捷’四字，打《论》、《孟》一句。”

　　卞滨闻言，不觉哈哈大笑道：“你速速教人把端砚取来预备送我，等我好猜。”香云道：

　　“倘我们猜著，不知有赠无赠？”锦云不等玉芝回答，就说道：“你问他怎么！我们只管猜，那有无赠之理！”成氏夫人也笑道：“你们只管猜，八甥女如不给赠，将来到他婆婆家闹去，看他给不给！”玉芝道：“舅母何苦哩，你老人家又要引著头儿来闹了。”

　　卞滨望著兰芝道：“他这谜你们都晓得么？”兰芝道：“都不知道。”华芝道：

　　“我们姐妹终日虽在一处，却未听他说过。”卞滨道：“既如此，你们何不也猜猜，岂不有趣？”芳芝道：“不劳舅舅分付，甥女却著实想哩。”彩云道：“我猜著了，可是‘胜之’？”玉芝摇头道：“不是。”素云道：“可是‘战必胜矣’？”紫芝代答道：

　　“也不是。”素云道：“他这谜你也晓得么？”紫芝道：“这是玉芝妹妹做的，我不知道。”素云道：“你既不知，为何代他回答‘也不是’呢？”紫芝道：“我因姐姐猜的与彩云姐姐意思都相仿，彩云姐姐猜的既不是，自然你也不是了，所以随嘴就替他回答出来。”素云听了，把脸红了一红。刚要说话，只见卞滨向众人道：“他这谜，正面自然先打这个‘胜’字。如今猜了两个既不是，必须另想别的路数，莫要只在‘胜’字著想，倒被他混住了。”芸芝道：“舅舅这话很是。况且《论》、《孟》战胜的话，除了这两句，别的也加不上，一定另有意思。”卞滨因问道：“可是‘克伐怨欲’的‘克’字么？”瑶芝拍手道：“只怕舅舅猜著了！”玉芝道：“不是，还要猜猜。”紫云道：

　　“不是‘克’字，一定是‘克有罪’了。”绿云道：“怎么加上‘有罪’二字？”紫芝代答道：“他在那里造反，所以兵去征他。难道造反还不是有罪么？”宝云道：“紫云妹妹猜的不是，只怕是‘克告于君’罢？”卞滨点头道：“不必猜了，被宝云这句打著了。”玉芝笑道：“宝云姐姐猜的不错。”卞滨笑道：“果然做的也好，猜的也好。我将来倒要做几个同你们顽顽。你们就到园中去罢，我也要走了。”因又望著玉芝道：

　　“好是好的，莫要只顾赞好，就把砚台忘了。”一路笑著去了。众姊妹也就别了夫人，齐向花园而来。

　　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妖邪假设小雷音 四众皆遭大厄难:

　　话说众姊妹别过夫人，来到花园，走过几层凉亭水榭，到了文杏阁。只见满园桃杏盛开，嫣红照眼。紫芝望著宝云道：“姐姐：我们今日莫到凝翠馆去，那边大觉辽阔冷清，此刻桂花又不开，虽说松陰可爱，须交四五月方好顽哩。我们就在这个阁子坐坐罢。”

　　宝云道：“愚姐也是这个意思。”一齐进了文杏阁。坐不多时，只见使女来报：“蒋府、董府、掌府、吕府四家小姐都到了。”众姊妹连忙迎出。

　　原来这蒋进乃河北道广平郡人氏，现任吏部考动员外郎。夫人赵氏，膝下一子四女：

　　子名蒋绩，尚在年幼，长女名唤蒋春辉、次蒋秋辉；三蒋星辉、四蒋月辉。还有寡嫂跟前两个侄女，一名蒋素辉、一名蒋丽辉。姊妹六人，都生得丽品疑仙，颖思入慧，去年郡试，俱在十名以内，试毕来京，静候部试。谁知武后因当年举子部试本归吏部考功，今虽特点礼部，仍将蒋进派为同考，又派了礼部主客员外郎董端、祠部员外郎掌仲、膳部员外郎吕良，共四位同考，以示慎重之意。蒋春辉等闻父亲派入同考，都要回避，好不扫兴；因同赵氏夫人说知，在家无事，要到姨父董端府上会会姨表姊妹，消遣消遣。

　　夫人随即命人伴送到了董府。

　　这董端乃江南道馀杭郡人氏，现任礼部主客员外郎。夫人赵氏，膝下无子，生有五位小姐，长名董宝钿、次董珠钿、三董翠钿、四董花钿、五董青钿。个个都是妖同艳雪，慧比灵珠。这日正因回避在家闷坐，听得蒋家表姐过来，姊妹五个连忙迎到上房，大家行礼。赵氏夫人正在让坐问话，只见董端从衙中回来，蒋春辉忙同五个妹子上前见礼。

　　董端道：“你们来的正好。我同你父亲才在卞府，那卞家伯伯恐你们不能赴试，在家烦闷，今日接你们过去同孟府、掌府、吕府几家姐妹大家聚聚。”言还未毕，蒋进也命人过来告知此话，就教六位小姐同这边五位小姐一同过去，众姊妹个个欢喜，登时乘车，行至中途，又遇见掌府、吕府小姐也是望卞府去的。

　　这掌仲乃河东道太原郡人氏，现任祠部员外郎。夫人朱氏，三胎生育二子四女：二子俱幼，大女名叫掌红珠、次掌乘珠、三掌骊珠、四掌浦珠。姊妹四个，都生得神凝镜水，光照琪花。这位掌老爷就是膳部员外郎吕良夫人掌氏之兄，同卞滨、孟谟、蒋进、董端，吕良都是同科进士。那吕良乃河东道平阳郡人氏。夫人掌氏，止生三女：长名日尧-、次吕祥-、三吕瑞。妹妹三个，也是生得暖玉寒春，静香依影。这日因卞府来请，约了掌家四个表妹一同前来。走至中途，恰恰遇见蒋、董两家小姐。

　　不多时，到了卞府。宝云等迎出，大家拜见，并与成氏夫人行礼，归坐。茶罢，成氏道：“诸位侄女这两年都是在家用功，相聚日子甚少，即或偶尔一会，我看你们都是匆匆忙忙就别过了，总因有个书本子放在心上。好在你们姐妹都立了‘淑女’匾额，也不托这几年苦功。去年冬天，我打听打听这家也中了，再问问那家也中了，你们姐妹三十三个，就没剩下一个！我那时得了这些喜音，足足欢喜好两月，只怕比你们自己喜的还加倍哩。如今就只可惜你们现现成成的‘才女’匾额却被你们父亲、伯伯、叔叔们耽搁了。”蒋春辉道：“这是侄女们‘才女星’还没现，所以有此一折。将来能彀托赖伯母福气，再遇才女部试，诸位伯伯同侄女父亲都不派入考试，那就好了。”

　　紫芝道：“春辉姐姐：你这话才叫‘望梅止渴’哩。你想：自古至今，天下考过儿回才女？还想将来再考，并且还要父兄叔伯不派考官，你想可难不难？太后诏内虽有下科殿试之说，也不知何年何月。况且即或他年再遇女试，只怕到了那时，你同宝钿、尧-、红珠几位姐姐都有姐夫了，就是这边宝云姐姐同我兰芝姐姐，到那时大约也有婆婆家了。”兰芝听了，脸上不觉红了一红，把紫芝瞅了一眼道：“你又乱说了！”吕尧-道：“紫芝妹妹如今念了几年书，怎样嘴里还是这样淘气？”掌红珠道：“姐姐：你还不知哩。我们今年正月来贺节，伯母留我们看灯，住了两日，谁知紫芝妹妹那张嘴近来减去零碎字，又加了许多文墨字，比从前还更狠哩。”董花钿道：“紫芝妹妹嘴虽利害，好在心口如一，直截了当，倒是一个极爽快的。”紫芝道：“刚才尧-姐姐因我说他有姐夫，他就说我淘气。难道有姐夫这句话也错了？如果说错，并不是我错的，那孟夫子曾说‘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只好算他错的。谁知那乐正子听了不悦道：‘紫芝不要混说，我先生何尝说错；你去问问那些女子，他们可肯对天发誓，一生一世不愿有家么？”

　　成氏笑道：“你们听听，他忽然把个乐正子又请出来，说的话灵活现，倒也有个意思。”

　　蒋星辉道：“伯母莫要赞他，他得了意，更要乱说了。”紫艺道：“我也不想下次再考，我只盼明日部试，太后看了卷子说：‘去年郡考还有几家同姓的，怎么都不见了？快快教他都来殿试！’那就好了。”蒋春辉道：“妹妹：你这话虽不是望梅止渴，却有四字批语。”青钿道：“那四个字？”春辉道：“叫做‘画饼充饥’。”成氏笑道：“要这样说，一个是望梅止渴，一个是画饼充饥，那还好么？依我说，你们饭后无事，何不求个签儿决决疑？闻得六甥女起的课最灵，或者起个课也好。只顾说话，你们也该用饭了，都到晚芳园去罢。”紫芝道：“这里花园本名‘漱芳’，为何又改做‘晚芳’？”成氏道：“这是你舅舅因膝下无子，欲取晚年得子之兆，所以改做‘晚芳’了。”

　　众姊妹别过夫人，都到园中，进了文杏阁，照向日次序分宾主坐下。用了点心。蒋秋辉道：“可惜今年殿试都不能恭逢其盛。”愚姐妹向来并未用功，今年不去，倒是借此藏拙；诸位姐姐未免抱屈了。”宝云道：“当日伯伯大魁天下，谁人不知！所谓‘家学渊源’，六位姐姐如果与试，自然也是前列，怎么倒说藏拙的话。”董珠钿道：“若论藏拙，要算我们姐妹五个，莫讲别的，只这学问上，向来也不知叨宝云姐姐多少教，还算我们老师哩。”吕瑞-道：“若这样说，宝云姐姐要算我们太老师了。”紫云道：

　　“此话怎讲？”瑞-道：“向来我们常叨珠钿姐姐教，珠钿姐姐又叨宝云姐姐教，以此论起来，岂非太老师么。”掌红珠道：“宝云姐姐是珠钿姐姐的老师，又是瑞-姐姐的太老师，但我们素日又叨瑞-姐姐教，若论称呼，宝云姐姐该算我们甚的老师呢？”紫芝道：“据我看来：只好算个‘太太老师’了。”蒋丽辉道：“太太同老师本是两人，今忽变成一人，倒也别致。”

　　紫芝道：“我劝诸位姐姐暂把酸文收一收，我有句话说，今日之聚，原是舅舅惟恐大家不能应试，心中烦闷，接来一同玩耍消遣。我可不会说谎：我连日因回避在家，同我七个姐姐妹妹心里好不闷躁；今日听得舅舅来接，以为借此大家顽顽可以解解闷气。

　　谁知你们见了面，只说这些口是心非道学话，岂不闷上加闷么！”董宝钿道：“你看紫芝妹妹如今中了淑女，还这样好顽；他的脾气，倒同我家青钿妹妹一样。”芳芝道：

　　“紫芝妹妹平素在家总是如此，我们起他一个外号，教做‘乐不够’。”紫芝道：“莫说我中了淑女还要顽，就是太后准我们殿试，中了才女，也要顽哩。”锦云冷笑道：

　　“你们听听：好自在话儿，还想殿试哩！”蒋春辉道：“他这话也有四字批语。”香云道：“叫做甚么？”春辉道：“叫做‘一相情愿’。”掌浦珠道：“姐姐倒莫这样说。

　　妹子听得家父说：‘此番女试，乃自古未有旷典，非往年科场可比，原可无须回避：无如大家惧怕冒昧，不敢请旨，以致耽搁。如果联衔请旨，太后正恐考的人少，那有不准之理。’如今只盼他怎样能问一声，或在别的话上提起，也就好奏了。”

　　蒋素辉道：“我们与其疑疑惑惑，何不遵著伯母之命，公求一签，看是怎样。”宝云道：“如此甚好。”因命丫环摆了香案，著人借了签桶，登时齐备，一个个虔诚顶礼，望空祷告，求了一签。把签本展开，大家一看，却是“中平”签。后面有两名诗道：

　　“欲识生前君大数，前三三与后三三。’众人看了都不解何意。紫芝道：“这未句明明写著前三三，是我们三十三人；那后三三，是三月二十三日教我们去殿试。难道这还错么？”掌乘珠道：“妹妹解的虽有点意思，但殿试在四月，怎说三月就殿试呢？”紫芝道：“不错，我倒忘了。只怕三月二十三日教我们去补部试罢。”吕祥-道：“刚才伯母说芸芝姐姐会起课，我们何不再起一课？签课合参，岂不更妙。”彩云道：“闹了半日，倒把这件决疑的忘了。”

　　众人都围著孟芸芝，教他起课。芸芝道：“这也不必都起，只须公起一课，详详课体，再看看类神，就可略知一二了。”掌骊珠道：“既如此，求姐姐起罢。还是用钱播，还是要用蓍草呢？”瑶芝道：“那是‘《周易》课’用的；他这‘六壬课’要报时的，就请那位姐姐报个罢。”董青钿道：“等我来。”刚要想报，因忖了一忖，指著外面向众人道：“口报时辰，惟恐三心二意；我如今将那东首紧靠桥边那颗杏树，有个翠雀落的朝东那枝杏花折来，看看连花带朵共有多少，如在十二朵之外，就以十三为子时。以此为时，不知可好？”绿云不等说完，即拉了玉芝一同走出，随后琼芝、青钿也跟来。

　　刚到桥边，玉芝道：“你看那个雀儿见有人来，他就飞了。”绿云道：“幸亏他才飞，要早早飞开，还记不清那一枝哩。好在还不甚高。”即用手轻轻折了下来。琼芝道：

　　“难得齐齐全全，一个花瓣也不落。”只见蒋月辉迎来道：“芸芝姐姐教你们留神拿著，莫把花朵遗失，就不灵了。”一齐来到阁内。芸芝接过杏花，数了一数，却是初放朵儿，连大带小共三十三朵。华芝道：“你看这个花儿也合今日人数，莫不有些道理么？”香云摇手道：“姐姐且慢议论，让他静静好算。”芸芝掐著指头，沉思半晌，忽然满面喜色道：“今日是初九日，大约二十三日壬申，大家都要礼部走走哩！”紫芝道：“何如？

　　春辉姐姐还说‘一相情愿’哩！”

　　董翠钿道：“姐姐且把课中大略讲讲，是个甚么意思？”芸芝道：“凡占考试，以文书爻为主，次则再看朱雀。盖朱雀属火，主文明之象，是此课的类神。这两样是最要紧的。其次再将课体合参，即如今日是个戊午日，……”紫芝道：“他这课一定灵的，你们只听这个日子就晓得了。别人可记得今日是个戊午么？”宝云道：“芸芝妹妹刚讲的有点意思，你又从中添一段子。你看天已不早，等他说完，我们也好吃饭了。”紫芝道：“姐姐：你说加的这段不好？”蒋秋辉道：“好妹妹！你莫说，听他说。”芸芝道：

　　“杏花三十三朵，除去二十四，仍余九数，按十二时论之，是为申时；妙在三传四课七个字，除去旬空、陷空，暗暗透出巳、戌、卯三个字，恰合了‘铸印乘轩’之格，占试最吉。况巳为文书，朱雀又入传，兼之巳又暗遁丁马，主文书发动之象；二十三日交了壬申，巳申合动文书，丁壬合起丁马，看来一定补考的。”众人听了，无不喜笑颜开。

　　紫芝道：“你这课，莫象《西厢》那句才好哩。”秋辉道：“象句甚么？”紫芝道：

　　“莫是‘说来的话儿不应口’罢。”兰芝把紫芝瞅了一眼道：“据我看来：第一次部试是三月初三日，第二次复试又是三月十三日，那杏花又是三十三朵，我们又是三十三人；

　　如果二十三日补考，恰又合了签上‘前三三后三三’的话，这课一定灵的！”素云道：

　　“紫芝妹妹敢是看过《西厢》么？”兰芝道：“那里看过，不过听那唱戏说的，他就记在心里，随口乱说，妹妹何必同他讲究。”宝云道：“饭已摆在对面敞厅，请诸位姐姐那边坐罢。”大家于是过去。自此之后，众位小姐都在花园日日团聚。

　　那卞滨进朝伺候红旗捷报到京，忙了几日。十三日试毕，于二十二日放榜：陰若花中了第一名部元，唐闺臣中了第二名亚元。卞滨同孟谟带领司官，捧了各卷，进朝面呈，武后把超等卷子看了数本，道：“不意闺阁中竟有如此奇才，而且并有外邦才女，真可谓一时之盛了。”又将卷面名姓细细翻阅一遍，不觉叹道：“谁知这几家竟无一人取在超等，真真可惜！”一面又将特等名次清单前后看了一遍，因向卞滨道：“有件异事，卿可晓得？前者朕阅各处所进淑女试卷，内河南道有孟姓八女，淮南道有卞姓七女，其余同姓的亦复不少，朕亦不能记忆。但孟、卞几家，揆其命名，倒象姐妹一般，细看郡县所取名次，又都前列。朕意今年部试，倘这见家同姓之女俱能取中固妙；设或竟有一二不能中式，亦必加恩准其一同殿试，以成千古佳话，今将各卷看来看去，不但超等并无一人，就是特等也无其名，以此看来，竟是未曾来京赴试。其淮南一道，或者离京稍远，所以不来，至于河南距京既近，又是平坦陆路，何以亦不赴试，岂不是件异事？卿居淮南，其卞姓之女，可知其详么？”卞滨因叩首奏道：“圣上所言卞姓七女，皆臣妻妾所出；那孟家八女，俱臣甥女，即臣部侍朗孟谟之女，并孟谟之侄女。臣与孟谟因蒙钦派阅卷，故循科场旧例，臣等令其回避，未敢入试。”武后忙问道：“卿女并卿之甥女可在京么？”卞滨同孟谟一齐奏道：“臣等之女，自去岁郡试后都已来京。”武后喜道：“原来有这些缘故，我说郡考既都前列，安有部试名不中之理。若非问明，几乎埋没人才。其实此番考试，原无须回避，这是卿等过于谨慎之处。不知此外还有回避几人？”

　　下滨奏道：“还有同考官吏部考功员外郎蒋进六女、臣部主客员外郎董端五女、祠部员外郧掌仲四女、膳部员外郎吕良三女，连臣等之女，共回避三十三名。”

　　武后立命卞滨开单呈览，即刻发一谕旨道：

　　本日经朕查出回避之淑女孟兰芝等三十三人未赴部试，例应钦派试官另行考试。

　　检阅从前郡县所呈各卷，该淑女等或文理条畅，或字体端楷，均有可观；况每考俱经列，毋庸另行考试，即著一并钦赐才女，至期一体殿试。著先赴礼部，即照前次试题补诗赋一卷，仍发誊录。该部堂官会同同考各官公同取列名次呈览。

　　这旨刚才发下，礼部又奏进一本道：

　　前日臣部考场有淑女花再芳、毕全贞、闵兰荪三名，俱因污卷贴出。今该淑女等因孟兰芝等三十三名俱蒙钦赐殿试，求臣等转奏，欲乞皇恩一视同仁，准预殿试，等因。

　　臣等因其吁恳至再，不敢壅于上闻。再，该淑女即前次部试名列四等三名，合并声明，请旨定夺。

　　武后览奏，因将原呈并履历看了一遍道：“这都是少年要好的心胜。况迢迢数千里而来，别人都得才女匾额，独他三人白白辛苦一场，这也无怪其然。”因于本后批道：

　　据奏淑女花再芳等吁恳情切，姑念污卷素属无心之失，著加恩附入册末，准其一体殿试，以副朕拔取闺才之至意。将本发下，卞滨当即晓谕，并命人通知众位小姐明日五鼓齐至礼部补考。

　　这日宝云同兰芝众姊妹因已交了二十二日，部试业已放榜，仍无消息，正在花园，都说芸芝的课不灵，忽然得了这个信息，人人欢喜。次日赴部补过诗赋，大家商量仍要到红文馆原定房子居住，希图殿试近便。及至命人打听，原来那所大房已被部元陰若花并章、文两府小姐住了。内中虽有几处空房，院落甚小，不能容得多人。大家只好各自归家，静候殿试。

　　那红文馆闺臣众姊妹因若花中了部元，个个心欢；兼之同寓四十五人都得名列超等，真是无人不喜；闺臣因叔叔六个女学生也都得中，分外得意。这日正吃庆贺筵席，忽见多九公进来，众人连忙立起让坐。多九公道：“适才外面有一人要面见若花侄女，众苍头问他名姓，他又不说。老夫细细观看，倒象尊府国舅模样。他不远数万里忽然到此，不知何故。老夫特来告知。”若花听了，惊疑不止。

　　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诸神遭毒手 弥勒缚妖魔:

　　话说陰若花闻多九公之言，不觉吃惊道：“女儿国向无朝觐之例，今阿舅忽从数万里至此，必有缘故。但何以知我住处？令人不解。”多九公道：“侄女如今中了第一名部元，现有黄榜张挂礼部门首，谁人不知。国舅大约找著长班，才寻到此处。”红蕖点头道：“九公猜的不错。”闺臣道：“国舅既已远来，无论所办何事，若花姐姐同他骨肉至亲，自应请进一会为是。”若花连连点头，即托九公命人把国舅请至旁边书房，进去看时，果是国舅。连忙拜见让坐，道：“阿舅别来无恙！阿父身体可安？今阿舅忽来天朝，有何公干？”

　　国舅垂泪叹道：“此话提起甚长，自从贤甥去后，国主因往轩辕祝寿，我也随了远去；不意西官趁国中无人，与那些心腹狗党商议，惟恐日后贤甥回国，其子难据东宫，莫若趁此下手，或可久长，竟将其子扶助登了王位。及至老夫同国主回来，他们竟闭门不纳。国主只得仍到轩辕避难。谁知其子十分暴虐，信用坚党，杀害忠巨，茶毒良民，兼且好酒贪花，种种无道，不一而足。竟至家家闭户，日不聊生。不及一载，举国并力，竟将西官母子害了，随即迎主还朝。那些臣民因吾甥贤声素著，再三吁恳，务要访求回国。国主一因现在无嗣，二因臣民再三吁请，不惜重费，于周饶国借得飞车一乘。此车可容二人，每日能行二三千里，若遇顺风，亦可行得万里，国主得此甚喜，特命老夫驰赴天朝，访求贤甥回同。老夫到此业已多日，四处访问，踪迹杳然。幸而得见黄榜，才能寻访到此。现有国主亲笔家书，贤甥看了自知。”把书递过。

　　若花看罢，叹道：“原来两年之间，国中竟至如此！至西宫此种光景，甥久已料定；

　　不然，我又何肯远奔他乡！若非当日见机，早早逃避，岂能活到今日！一经回想，尚觉心悸。现在本族中如西宫母子者亦复不少，阿父若不振作整顿，仍复耳软心活，自必祸不旋踵，阿舅久后自见分晓。此时阿父书中，虽命迅急还乡，以承祖业：但甥本无才，不能当此重命；二来自离本国，已如漏网之鱼，岂肯仍投火坑。固云‘子不言父之过’，然阿父不辨贤遇，不以祖业为重，甥亦久已寒心。况现在近派子侄，贤者甚多，何必注意于我！若我返国后，设或子侄中又有胜于我的，他日又将如何？总而言之：甥既到此，岂肯复回故乡。此时固虽不才，业蒙天朝大皇帝特中才女，并授显职。此等奇遇，已属非分，岂敢另有他想。惟求阿舅回去替我婉言，自当永感不忘。”

　　国舅道：“贤甥为何忽发此旨？实出老夫意料之外！难道果真将祖业不顾？断无此理；国主固耳软心括，连年经此大难，自知当日之失，此时若非急于要见贤甥之面，岂肯花费多金借请飞车？其所以命我星驰而来者，固当日误听谗言，致将吾甥之贤尽行蒙蔽，今后悔既晚，要见又难；若令老夫航海前来，又恐多耽时日；踌躇至再，始有飞车之举：无非要早见贤甥一日，其心即早安一日。今贤甥忽然如此，毫无眷恋，不独令国主两眼望穿，深负爱子之心，亦且有失臣民之望。贤甥切莫因当年小忿，一时任性，致误大事，后悔无及；他日虽要近国，不可得了。”若花听这几句话，登时不悦道：“阿舅这是甚话！甥又不曾落魄，为何却要后悔！即使落魄，又何后悔之有。若要后悔。当日又何肯轻离故乡！总之：阿舅这番美意，无有不知，无有不感，至于‘仍返故国’这句话，甥立意已决，阿舅再也休提！”

　　正在谈论，闺臣向人备出饭来。国舅又再再苦劝，无奈若花心如铁石，竟无一字可商。饭罢后，若花匆匆写了一封回书，给国舅看了。国舅料难挽回，只得落泪别去。若花送过，回到里面。闺臣道：“适才姐姐同国舅说话，我们窃听多时。妹子屡要进去力劝姐姐还乡，究因男女不便，不好冒昧相见。及至此时，才想起他原是女扮男装。早知如此，我又何妨进去一会。”若花道：“就是阿妹进去劝我，我也不能应承。们可去得，我又何必如此。这宗苦情，只有各人心内明白便了。”小春道：“国王如立意务要你去，他既不惜钱财去借飞车，安知他又不送金银与林伯伯？那时林伯伯得他银钱，务要你去，那就脱不掉了。”若花道：“就是寄父教我回去，我也不去。”小春道：“你若不去，林伯伯也不准你住在岭南，看你怎样？据妹子遇见：莫若早早寻个婆婆家，到了要紧关头，到底有个姐夫可以照应。”婉如道：“姐姐只顾不做国王，岂不把兰音姐姐宰相也耽搁么？将来你们如到女儿国得了好处，俺也不想别的，只求把那飞车送俺，俺就欢喜了。”小春道：“你要飞车何用？”婉如道：“俺如得了飞车，一时要到某处，又不打尖，又不住店，来往飞快。假如俺们今年来京，若有一二十辆飞车，路上又快又省盘费，岂不好么？”小春道：“如果都象这样，那店小二只好喝风了。”

　　只见缁瑶钗因部试得中，特来拜谢。彼此道喜，见礼让坐。瑶钗向秀英道：“若非姐姐成全，今日何能侥幸。时刻感念，又不敢屡次过来惊动。明日备有薄酌，意彼奉屈姐姐同舜英、闺用、若花三位姐姐一聚，因此亲自过来奉请。望诸位姐姐赏光，明日早些过去。”闺臣、若花一齐说道：“我们早要奉拜，因连日应试，彼此都觉匆忙，所以未能晋谒。今既承宠召，明日自当同了秀英、舜英二位姐姐过去，一则奉拜，二来奉扰。”

　　秀英、舜英道：“既如此，我们明日一同过去。”瑶钗已四人都肯去，不胜之喜，随即拜辞。次日，四人扰过，当即备酒还东。

　　一连聚了几日，不知不觉到了四月初一殿试之期。闺臣于五鼓起来，带著众姊妹到了禁城，同众才女密密层层，齐集朝堂，山呼万岁，朝参已毕，分两旁侍立。那时天已发晓，武后闪目细细观看，只见个个花能蕴藉，玉有津神，于那娉婷妩媚之中，无不带著一团书卷秀气，虽非国色天香，却是斌斌儒雅。古人云：“秀色可餐。”观之真可忘饥。越看越爱，心中著实欢喜。因略略问了史优探、哀萃芳所绎《璇玑图》诗句的话，又将唐闺臣、国瑞征、周庆覃三人宣来问道：“你三人名字都是近时取的么？”闺臣道：

　　“当日臣女生时，臣女之父，曾梦仙人指示，说臣女日后名标蕊榜，必须好好读书。所以臣女之父当时就替取了这个名字。”国瑞征同周庆覃道：“臣女之名，都是去岁新近取的。”武后点点头道：“你们两人名字都暗寓颂扬之意，自然是近时取的；至于唐闺臣名字，如果也是近时取的，那就错了。”又将孟、卞几家姊妹宣至面前看了一通道：

　　“虽系姐妹，难得年纪都相仿。”又赞了几句，随即出了题。众才女俱各归位，武后也不回宫，就在偏殿进膳。到了申刻光景，众才女俱各交卷退出。原来当年唐朝举子赴过部试，向无殿试之说，自武后开了女试，才有此例。此是殿试之始。当时武后命上官婉儿帮同阅卷。所有前十名，仍命六部大臣酌定甲乙。诸臣取了唐闺巨第一名殿元，陰若花第二名亚元。择于初三日五鼓放榜。

　　秦小春同林婉如这日闻得明日就要放榜，心里又是欢喜，又是发愁。二人同由秀英，田舜英同房。到晚，秀英、舜英先自睡了。小春同婉如吃了几杯酒，和衣倒在床上，思来想去，那里睡得著，只得重复起来；坐在对面，又无话说。好容易从二更盼到三鼓，盼来盼去，再也不转四更，只好房里走来走去。彼此思思想想，不是这个长吁，就是那个短叹，一时想到得中乐处，忽又大笑起来；及至转而一想，猛然想到落第苦处，不觉又硬咽起来，登时无穷心事，都堆胸前，立也不好，坐也不好，不知怎样才好。

　　秀英被他二人吵的不时惊醒。那时已交四更，秀英只得坐起道：“二位姐姐也该睡了！妹子原因他们那边都喜夜里谈天，每每三四更不能睡觉，妹子身弱禁不起熬夜，又不能因我一人禁止众人说话，所以同舜英妹妹搬过这边。幸喜二位姐姐疼顾妹子，上床就睡，从未深夜谈天，因而妹子咳嗽也就好些，正在感激。那知二位姐姐平素虽不谈天，今日忽要一总发泄出来：刚才一连数次，睡梦中不是被这位姐姐哭醒，就是被那位姐姐笑醒，心里只觉乱跳；并且那种叹息之声，更令人闻之心焦。尤其令人不解的：哭中带笑，笑中有哭，竟是忧欢莫辨、哭笑不分的光景，请问二位姐姐：有何心事，以至于此？”

　　舜英听了也坐起道：“他们那有甚么心事！不过因明日就要放榜，得失心未免过量，以致弄的忽哭忽笑，丑态百出。”秀英道：“既因放榜，为何又哭又笑呢？”舜英道：

　　“他若昧了良心，自然要笑；设或天良发现，自然要哭了。”秀英道：“妹妹此话怎讲？”

　　舜英道：“他既得失心重，未有不前思后想：一时想起自己文字内中怎样练句之妙，如何扫藻之奇，不独种种超脱，并且处处津神，越思越好，愈想愈妙，这宗文字，莫讲秦、汉以后，就是孔门七十二贤也做我不过，世间那有这等好文字！明日放榜，不是第一，定是第二。如此一想，自然欢喜要笑了。姐姐！你说这宗想头岂非昧了良心么？及至转而一想，文字虽佳，但某处却有字句欠妥之处，又有某处用意错谬之处，再细推求，并且还有许多比屁还臭、不能对人之处，竟是坏处多，好处少，这样文字，如何能中！如此一想，自然闷恨要哭了。姐姐！你说这宗忖度岂非良心发现么？”

　　秀英道：“妹妹这话未免太过，二位姐姐断非如此。”小春道：“舜英姐姐安心要尖酸刻薄，我也不来分辩，随他说去。但秀英姐姐乃我们姐妹队中第一个贤慧人，将来却与这个刻薄鬼一同于归，那里是他对手！”婉如道：“说话过于尖酸，也非佳兆，第一先与寿数有碍。俺劝姐姐少说几句，积点寿，也是好的。”秀英道：“二位姐姐，你听！鸡已啼过几遍，只怕已转五更，再要不睡，天就亮了。”婉如道：”二位姐姐只管请睡。俺们已托九公去买题名录，他于二更去的，大约少刻就可回来。”

　　话言未毕，只听远远的一阵喧嚷，忽然响了一声大炮，振的窗棂乱动。外面仆妇丫环俱已起来，原来报喜人到了。婉如开了房门。小春即命丫环去找多九公，谁知二门锁还未开，不能出去。只听又是一声炮响，二人只急的满房乱转。小春刚命丫环去催钥匙，忽又大炮响了两声。婉如道：“共响四炮，这是‘四海升平’。外面如此爇闹，你们二位也该升帐了。”秀英笑道：“二休姐姐真好记性！咋日大家因议放炮，讲定二门不准开，必须报完天亮方开；怎么此时要讨钥匙？岂非反复不定么？你听，又是一炮，共成‘五谷丰登’。”小春道：“我只顾发急，把昨日的话也忘了，原来放炮也是昨日议的。

　　其中怎样讲究，此时心里发慌，也想不出。姐姐可记得？”婉如道：“昨日何尝议论放炮！这是你记错了。只顾说话，接连又是三炮，这叫做‘大椿以八百岁为春’。”舜英笑道：“又是两响，可谓‘十分财气’了。”秀英道：“妹子只当小春姐姐记性不好，谁知婉如姐姐记性更丑。昨日议论放炮，还是你极力赞成，怎么此时倒又忘了？你听！

　　接连又是五炮，恰好凑成骨牌名，是‘观灯十五’。”婉如道：“究竟怎样议的？妹子实实想不出。”秀英道：“昨日公议：如中一人，外面即放一炮；倘中殿元，外加百子炮十挂。所有报单，统俟报完，二门开放，方准呈进。如今又是三炮，已有‘罗汉之数’了。”婉如道：“若是这样，俺们四十五人须放四十五炮了。早知这样气闷，昨日决不随同定议。若不如此，今日中一名报一名，岂不放心？如今也不知那位先中，也不知谁还未中，教人心里上不上、下不下，不知怎样才好。此时又响了六炮，共是‘二十四番花信’了。”舜英道：“你听！这四声来的快，恰恰凑成‘云合二十八将’。”

　　小春道：“怎么他们众姐妹都不出来，大约同我们一样，也在那里掐著指头数哩；

　　只等四十五炮齐全，他才跳出哩。你听！又是两炮，共成‘两当十五之年’了。”秀英道：“此话怎讲？”小春道：“难为姐姐还是博学，连这出处也不知？这是当日有位才子做‘三十而立’破题有此一句，叫做‘两当十五之年，虽有板凳椅子而不敢坐焉’。”

　　婉如道：“接连又是三响，到了‘三十三天’了。还有十二炮，你的菩萨！你快快放罢！”

　　小春朝著外面万福道：“魁奶奶！魁太太！这十二炮你老人家务必做个整人情，把他扫数全完，一总放了罢！你若留下一个，我就没命了！好了，好了！你听！又是三炮，凑成‘三十六鸳鸯’。好！这声接的快，三十六炮了！你听，又是一……”正要说“炮”字，谁知外面静悄悄并无声响。小春嘴里还是“一……一……一……”，等之许久，那个“炮”字再也说不出。秀英道：“自一炮以至三十七炮，内中虽陆陆续续，并未十分间断；此时忽停多时，这是何意？”舜英道：“这又停了半晌，仍无影响，难道还有八炮竟不放么？”婉如道：“若果如此，可坑死俺了！”

　　只见天已发晓，各房姊妹都已起来。仔细再听，外面鸦雀无闻，不但并无炮声，连报喜的也不见了。众人这一吓非同小可，秀英、舜英也收拾下床，正在梳洗，众丫环纷纷进来请用点心，众才女都在厅房等候。二人穿戴完毕，来约小春、婉如一同前去。只见二人坐在椅上，面如金纸，浑身瘫软，那眼泪如断线珍珠一般直朝下滚。秀英、舜英看了，回想这八炮内不知可有自己在内，也不觉鼻酸；只得扶著二人来到厅房。众才女久已到齐，一同归坐。彼此面面相觑，个个脸如金纸，一言不发。点心拿到面前，并无一人上唇。那暗暗落泪的不计其数。

　　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拯救驼罗禅性稳 脱离秽污道心清:

　　话说众才女因初三日五鼓放榜，预先分付家人：“如有报子到门，不心进来送信；

　　每中一名，即放一炮，里面听得炮声若干，自然晓得中的名数，等报子报完，把二门开了，再将报单传进。”谁知自从五更放了三十七炮，等到日高三丈，并未再添一炮，眼见得竟有八位要在孙山之外。不觉个个发慌，人人胆落，究竟不知谁在八名之内；一时害怕起来，不独面目更色，那鼻涕眼泪也就落个不止。小春、婉如见众人这宗样子，再想想自己文字，由不得不怕：只觉身上一阵冰冷，那股寒气直从头顶心冒将出来；三十六个牙齿登时一对一对撕打，浑身抖战筛糠，连椅子也摇动起来。婉如一面抖著，一面说道：“这……这……这样乱抖，俺……俺……可受不住了！”小春也抖著道：“你……

　　你……你受不住，我……我……我又可曾受得住！今……今……今日这命要送在……在此处了！”闺臣叹了几声道：“今又等了多时，仍无响动，看来八位落第竟难免了。妹子屡要开门，大家务要且缓，难道此时还要等报么？”婉如一画抖著，一面埂咽道：

　　“起……起初俺原想早些开门，如……如今俺又不愿开门了。你不开门了，俺……俺还有点想头；倘……倘或开门，说……说俺不中，俺……俺就死了！实……实对你们说罢，除……除非把俺杀了，方难开哩。”

　　若花道：“此时业已如此，也是莫可如何，若据闰臣阿妹追想碑记，我们在坐四十五人，似乎并无一人落第；那知今日竟有八人之多！可见天道不测，造化弄人，你又从何捉摸！但此门久久不开，也不成事，莫若叫人隔著二门问问九公，昨日婉如、小春二位阿妹所托题名录想已买来，如今求他细细查看，如题名录只得三十七人，此门就是不开也不中用。况听中之人，只怕还要进朝谢恩，何能过缓？”闺臣道：“姐姐此言甚是。”

　　即分付丫环去同多九公，谁知九公还来回来。闺臣道：“昨在部里打听，准于五鼓吉时放榜，无人不知，现在已交卯正，题名录还未买来，岂非怪事！”秀英道：“今日如已放榜，何以九公此时还不回来？若说尚未放榜，现在却又报过三十七人。其中必有缘故。”

　　忽听外面隐隐的一片喧嚷，原来多九公回来要面见众小姐。闺臣忙把钥匙递给丫环，众人都迎到门前。不多时，只见多九公跑的满脸是汗，走到厅前，望著众人说了一声“恭……”，那个“喜”字不曾说完，只是吁吁气喘，说不出话来。小春一面抖著，同田凤-把九公搀进厅房，坐在椅上，丫环送了两杯茶，喘的略觉好些。

　　小春滴著泪向九公道：“甥……甥女可有分么？”多九公一面喘著，把头点了两点。婉如也滴泪道：“九……九公！俺呢？”多九公也把头点了两点。闺臣道：“请问九公：

　　题名录可曾买来？”多九公连连摇头。停了片刻，望着众人把胸前指了一指，凤-从怀中取出一个名单递给闺臣。闺臣展开同众人观看，只见上面写著：

　　“钦取一等才女五十名、二等才女四十名、三等才女十名。……”若花恐众人看不见，未免著急，就便顺口高声朗诵，从头念了下去：

　　第一名史优探第二名哀萃芳第十三名印巧文第十四名卞宝云第十五名由秀英第十六名林书香第十七名宋良箴第十八名章兰英第十九名阳墨香第二十名郦锦春第二十一名田舜英第二十二名芦紫萱第二十三名邺芳春第二十四名邵红英第二十五名祝题花第二十六名孟紫芝第二十七名秦小春第二十八名董青钿第二十九名褚月芳第三十名司徒妩儿第三十一名余丽蓉第三十二名廉锦枫第三十三名洛江蕖第三十四名林婉如第三十五名廖熙春第三十六名黎红薇第三十七名燕紫琼第三十八名蒋春辉第三十九名尹红萸第四十名魏紫樱第四十一名宰玉蟾第四十二名孟兰芝第四十三名薛蘅香第四十四名颜紫绡第四十五名枝兰音第四十六名姚芷馨第四十七名易紫菱第四十八名田凤-第四十九名掌红珠第五十名叶琼芳第五十一名卞彩云第五十二名吕尧-第五十三名左融春第五十四名孟芸芝第五十五名卞绿云第五十六名董宝钿第五十七名施艳春第五十八名窦耕烟第五十九名蒋丽辉第六十名蔡兰芳第六十一名孟华芝第六十二名卞锦云第六十三名邹婉春第六十四名钱玉英第六十五名董花钿第六十六名柳瑞春第六十七名卞紫云第六十八名孟玉芝第六十九名蒋月辉第七十名吕祥-第七十一名陶秀春第七十二名掌骊珠第七十三名蒋星辉第七十四名戴琼英第七十五名董珠钿第七十六名卞香云第七十七名孟瑶芝第七十八名拿乘珠第七十九名蒋秋辉第八十名缁瑶钗第八十一名卞素云第八十二名姜丽楼第八十三名米兰芬第八十四名宰银蟾第八十五名潘丽春第八十六名孟芳芝第八十七名钟绣田第八十八名谭蕙芳第八十九名孟琼芝第九十名蒋素辉第九十一名吕瑞-第九十二名董翠钿第九十三名掌浦珠第九十四名井尧春第九十五名崔小莺第九十六名苏亚兰第九十七名张凤雏第九十八名闵兰荪第九十九名花再芳第一百名毕全贞若花把榜念完、众才女这才转悲为喜。

　　多九公喘息已定。众人都问：“何以报子漏报八名？这个名次，从何处抄来？”九公道：“老夫今日三鼓就在那里守榜。略略用点使费。所以里面信息也通。起初原是闺臣小姐第一名殿元，若花小姐是第二名亚元。谁知榜已填到八九，太后忽然想起闺臣小姐名姓不好，因史优探、哀萃芳向日绎的诗句甚佳，登时把前十名移到后面，后十名移到前面，复又从新填榜；如此往返转折，耽搁许多工夫，以致天明还未放榜。老夫惟恐众小姐等的心焦；况且报子里面信息虽通，只能填一名，报一名，那知这些移换之事，若等他报，不知等到何时。老夫只得托人把榜上等第、名次，匆匆抄了，连籍贯也不及写，飞忙赶回，跑的连气也喘不过来。并且闻得这是自古未有旷典，一经放榜，就要上朝会齐谢恩，因此更要赶回告知此事。我们宁可走在人先。诸位小姐收拾收拾，用些饭食，急速去罢。……”话未说完，只听外面接连放了八声大炮，九公道：“你听：这炮就是移到后面前十名。原来向日填榜，惟恐前几名太后仍要更换，故此先从未名填起；

　　今日也是这样。所以前二十名倒报在众人之后了。老夫足足一夜未曾合眼，且去歇歇，明日慢慢再领喜酒。”说罢，外面去了。

　　众人连忙收拾。准知小春、婉加忽然不见，四处找寻，好容易才从茅厕找了出来。

　　原来二人却立在净桶旁边，你望著我，我望著你，倒象疯颠一般，只管大笑；见了众人，这才把笑止住。舜英道：“二位姐姐即或乐的受不得，也该检个好地方。你们只顾在此开心，设或沾了此中气味，将来做诗还恐有些屁臭哩。”说的众人不觉好笑。

　　都到厅房用过饭，匆匆来至朝房，会同众才女上殿谢恩。武后将一等的授为“女学士”之职，二等授“女博士”之职，三等授“女儒士”之职。授职已毕，各赐金花一对；

　　随即传旨命膳部大排红文宾；筵宴之际，武后越看越喜，因又颁赐许多大缎异香。一连赐宴三日，接着公主又赐了两日宴。众才女天天聚会，唤姐呼妹，彼此叙谈，不但个个熟识，并且极其亲爇，每到席散分子，甚觉恋恋不舍。众人都说：“我们虽聚了五日，究竟拘束，不能尽兴；怎能检个优僻去处，得能畅聚几日，那就天从人愿了！”至第六日，乃佛诞之期，大家约会谢了公主；这才得闲来拜老师，都向卞府而来。

　　这日，宝云带著七个妹妹同众才女谢了公主，听见众人要到他家，忙命仆人回府通知。卞滨听了，命人在凝翠馆调摆桌椅，预备酒饭。登时众人都到门前，先投门生名帖并贽见礼。卞滨迎至二时。众才女除卞、孟两家姊妹在后，其余都是按名鱼贯而入。进了二门，穿过厅房，丫环引至凝翠馆。卞滨先说道：“众位才女且慢行礼，老夫有句话说：若论师生之谊，自然该受半礼才是。无如今日人多，若大家一齐行礼，这里也挤不开：若是一位一位行礼，今日只好尽行礼了。莫若通身行个常札，我倒欢喜的。”史优探道：“老师话虽如此，但门生们蒙老师知遇提携，得能恭与盛典，若以宝云……七位姐姐而论，又属年谊，亦是晚辈，今初次晋谒，那有不行全礼之理！”哀萃芳道：“既是老师怕行礼过慢，我们就十人为一排，不过顷刻也就行完了。”史优探即命众丫环把拜垫依次铺下。卞滨无法，只得受了两礼。

　　众人拜完，兰芝妹妹也上来行礼。卞滨笑道：“怎么你们八个也是我门生么？”紫芝道：“不但我们是舅舅门生，只怕宝云……七位姐姐也是舅舅门生哩。难道我们前日补考卷子不是舅舅定的名次？”卞滨笑道：“定却是我定的，你说那些批语可好？但有点好处，我就批出。我向来看文总是如此，从不昧人之善。你看你们这些卷子可有委屈去处？”紫芝把脸红一红道：“舅舅还说不屈，单单把我考在红椅子上！我还要同舅舅不依哩。”卞滨不觉大笑道：“原来第三十三名却是你的卷子。后来拆了弥封，我也不曾理会。当时我看卷时，本来要把你这本取在十名前的，后来不知怎样就弄到后头了。”

　　紫芝道：“这是过后好看话，我不领情。”众人听了，都抿口而笑。

　　行过礼，丫环刚收拜垫，史优探道：“且慢。”因向卞滨道：“门生们还要请师母出来叩见。”卞滨道：“也罢，若是不见，你们也不依。刚才我已受过礼，师母出来只好行个常礼罢。”不多时，宝云姊妹把夫人请来。众人谦让多时，仍是照前把礼行过。

　　又同宝云姊妹行了礼。卞滨向宝云道：“我已教人备了早饭，你们姐妹同兰芝……八个甥女都替我款待款待。今日不过便饭，改日我还下帖请来你们大家聚聚。我也不陪了。”

　　到了外面，教家人卞彪把贽见礼都璧回道：“你告诉送礼的，说我向来从不收礼，断不要再送。倘众才女心里不安，不妨日后得闲，或写把扇子，写个对联，如会画的就画点东西，我倒收的。至于古字古画我更不要。好在众才女墨卷我都见过，即或写的不佳，我也欢喜，不过算点情分罢了。”众家人又送两遍，见不肯收，只得各各带回。

　　那成氏夫人扶著宝云，把众才女挨次望望，心里好不欢喜。真是看看这个夸两句，瞧瞧那个又赞两句，不知从那一个问起才好。看了半晌，因说道：“今日诸位年侄女初次见面，我也没备甚么见面礼，这却怎好！也罢，我向来最喜说吉利话，往往说去都有灵验，我就送你们几句吉利话儿：‘从此中后，诸事如意，福寿绵长。’这几个字就算我的见面礼罢。”众人齐道：“多谢师母吉言！师母是福寿双全之人，所赐的话，自然也是多福多寿的。”夫人道：“你们姐妹随便坐坐顽顽。少刻用饭，这里又是老师，又算年伯，比别处不同，都要依实才好。我也不陪了。”众丫环伺候去了。

　　这里宝云正在让坐，只见史优探丫环道：“刚才家人来报：圣上有旨，宣众位才女进朝领御赐笔砚，并召若花小姐问话。”登时各家都有信来。大家连忙别过卞滨，齐到朝房。武后御便殿宣入，行礼，两旁侍立。若花跪在丹墀道：“臣陰若花见驾。”武后道：“适才朕览你家国王表章，并细问来使，才知你因避难到此；不期如今倒在我天朝中了才女，且又经朕授为女学士之职，可谓千秋未有佳话。你且把表看了，朕再加恩赐你封号，以便同著来使即乘飞车早回本国。”近臣把表递过，若花展开观看，只见上面写著：

　　女儿国国王臣陰奇，匐匍谨上书天朝天后大皇帝陛下。伏惟陛下：坤德无疆，离晖久照。功媲风娲之炼石，道符月驭以行天。臣早殷服事之心，徒怀蚁悃；僻处裨瀛之角，未仰龙颜。兹际文教之宏敷，微才幸进；叨沐仁恩之远被，荒句成知。窃闻臣子若花，慕应制科，滥遨首荐。颂椒语拙，得聊玉笋之班；咏絮才疏，许待殊樱之宴。自宜终身感戴，没齿瞻依。只缘臣已四旬，惟生二子：若花立储虽定，自痛孤雏；次子恃母而骄，陰连党类。梦天忽压，逆子何幸遭怜；祭地而坟，长君无辜受屈。贤愚莫辨，巧悬衣上之蜂；嫡庶相争，妄掘宫中之蛊。忧铄金而出走，去国图生，喜择木以高飞，为亲讳过。

　　及乎鹿马既辨，鸾凤已翔；寝门之问膳无闻，太室之承祧欲绝。臣悔深爱溺，病益愁煎。

　　二竖难驱，藐孤安在？是以哀鸣伏枕，恭恳圣兹：俯念臣心自怨，臣眼将穿，将若花赏归故国，得接宗支。指白水而重耳归来，犹是山河无害；及黄泉而愿生复见，遂为母子如初。倘遂椟舐之私，终矢雀衔之报，诚惶诚恐，稽首顿首。

　　若花看罢，不觉一阵心酸，落下泪来。

　　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朱紫国唐僧论前世 孙行者施为三折肱:

　　话说若花看罢表章，不觉滴泪奏道：“臣蒙皇上高厚，特擢才女，叠沐鸿施，涓埃未报，岂忍竟回本国，况臣自到天朝，业经两载，私制金瓯之颂，幸依玉烛之光，食德饮和，感恩恋阙。此时家难未靖，荆棘丛生，一经还乡，存亡莫保，臣稍知利害，岂肯自投罗网。尚祈皇上俯念苦衷，给终成全，即敕来使归国，俾臣得保蚁命；此后有生之年，莫非主上所赐，惟求格外垂怜！”连连叩首，泪落不止。武后见若花不愿回国，又爱他学问，心中也不愿他回去。无如业已收了国王许多财宝，究竟这个有贝之“财”，胜于无贝之“才”，却不过“家兄”情面，只得说道：“你之所以出亡者，原惧西宫馋害之祸。今西宫已没，其子又殇，该国王除你之外，别无于嗣。况他情辞恳切，殊觉可怜：而且不惜重费，特于邻国借请飞车，可见望子甚殷。尔自应急急回去，善为侍奉，以尽为子之道，庶不失天轮之情。俟他百年之后，缵承藩服，翼戴天朝，这才是你一生一世的正事。且国王表内多是后悔之话，你纵百般委屈，看了这表，心中也该释然。朕意已决，不必再奏。今朕封尔为‘文艳王’爵，特赐蟒衣一袭，玉带一条。可速返本国，下慰臣民之望，上宽尔父之心，即随来使去罢。”

　　若花连连叩旨道：“臣蒙圣上天高地厚，破格荣封，虽粉身碎骨，不能仰报万一。

　　第此时臣国西宫之患虽除，无如族人甚众，良莠不齐，每每心怀异志，祸起萧墙，若稍不留神，未有不遭其害；此国中历来风气如此，臣知之最悉，故不敢仍返故国。今蒙皇上谆谆劝谕，敢不凛遵。惟是臣离本邦业已二载，当日读书东朝，既未树援，此时回国，亦岂另有腹心；势甚孤面年又稚，安得不时切悚惶！倘蒙格外垂慈，许留宇下，策其犬马之劳，万死不悔！如圣意必欲命臣归国，尚恳别开大地之恩，特派能事宫娥三四人，伴臣数载，使族中无知之徒，知天朝大皇帝有钦差护卫之事，凭借天威，自可消其异志，俟臣稍能自立，即敬送钦差还朝。如蒙自允，臣当生生世世，永载尧天，感且不朽！”

　　武后道：“此事虽易，但朕跟前能事宫娥不过数人，皆朕随身伺候不可缺的；若使庸懦无能之辈跟随前去，不独教他们笑我天朝无人，反与尔事有碍。朕何惜此三四人，无如人才难得，这便怎处？”

　　若花道：“臣意中虽三人，惟恐冒渎天颜，不敢妄奏。”武后道：“这三人是何名姓？都是何等样人？你且奏来。”若花道：“这三人皆新中才女，殿试俱蒙特取一等。

　　一名枝兰音，歧舌国人；一名黎红薇，一名卢紫萱，俱黑齿国人；向在外洋遇难，赖臣奇父林之洋陆续相救，带至天朝，适值女试，均沐恩荣。此三人文理尚优，遇事谨慎，足可为臣膀臂。倘蒙圣上俯如所请，敕此三人同去，臣得保全。没齿难忘。”武后道：

　　“他们既是海外之人，趁此伴你同国，彼此倒觉有益；久后在彼如能相安固妙，即或不然，亦可就近各归本乡。”因命近臣宣枝兰音、黎红薇、卢紫萱谕话。登时三人都到丹墀跪下。武后道：“朕命陰若花回他本国，你们本系海外之人，原拟各遣归国；今因陰若花奏请，特派尔等伴他回去，皆授为东宫护卫大臣，职有专司，钦承宠命。今授尔枝兰音为东宫少师学士之职，尔黎红薇为东宫少傅学士之职，尔卢紫萱为东宫少保学士之职。各赐蟒衣一件，玉带一条。限十日内即随来使护送若花回国。倘能竭忠翊赞，俟若花奏到，再沛殊恩。”说罢，命太监把笔砚分赐众才女，随即回宫。诸臣退出，众才女来到朝房。宝云面邀众人过去用饭；众人因要谒见孟老师并同考四位老师，惟恐回来过晚，再三辞谢；即到各处谒见完毕，各自散了。

　　闺臣同众人回至红文馆，刚进总门，只见婉如眼泪汪汪从外面哭至厅房，同众人坐下，道：“俺们自从若花、兰音、红红、亭亭四位姐姐相聚以来，从无片刻相离，今被无道女儿国王把若花姐姐讨去，就如快刀把俺心割去！今太后又将兰音、红红、亭亭三位姐姐也教跟去，岂不把俺肝肺五脏全都割去！俺要这命何用！与其日后活活想死，倒不如一刀杀了，倒也干净！”说著，悲泣不已。众人无不落泪，若花更是哽咽难止，兰音、红红也都流涕。只有亭亭满面笑容，心中颇觉得意。娩如见他这样，不觉发话道：

　　“俺把你这没良心的！你看他们这样落泪，你不伤心也罢了，为何反倒满面笑容？难道相聚这几年，你就这样狠心，毫无依恋么？大约你因太后封你做了‘少保’，你就乐了？

　　幸而是少保，若封做‘老保’，还不知怎样得意哩！俺把你这没良心的混帐黄子！”

　　亭亭正色道：“少保何足为奇？愚姐志岂在此！我之所以欢喜者，有个缘故：我同他们三位，或居天朝，功回本国，无非庸庸碌碌，虚度一生，今日忽奉太后敕旨，伴送若花姐姐回国，正是千载难逢际遇。将来若花姐姐做了国王，我们同心协力，各矢忠诚；

　　或定礼制乐，或兴利剔弊，或除暴安良，或举贤去佞，或敬慎刑名，或留心案牍。扶佐他做一国贤君，自己也落个‘女名臣’的美号，日后史册流芳，岂非千秋佳话。那知婉如妹妹不明此义，只图目前快聚。你要晓得：再聚几十年，也不过如此，与若花姐姐有何益处？若说愚姐毫无依恋：我们相聚既久，情投意合，岂不知远别为悲？况闺臣妹妹情深义重，尤令人片刻难忘，何忍一旦舍之而去？然天下未有不散的筵席，且喜尚有十日之限，仍可畅聚痛谈。若今日先已如此，以后十日，岂不都成苦境？据我愚见：我们此后既相聚无几，更直趁时分外欢聚为是，此时只算无此一事，暂把‘离别’二字置之度外，每日轮流作东，大家尽欢；俟到别时，再痛痛快快哭他一场，做个悬崖撒手，庶悲欢不致混杂。而且欢有九日之多，悲不过一时。若照婉如妹妹只管悲泣，纵哭到临期，也不过一哭而别，试问此十日内有何益处？古人云：‘人生行乐耳’。此时离行期尚远，正当及时行乐，反要伤悲，岂不将好好时光都变成苦海么？”几句话，把众人说的登时眼泪全无，个个称善。闺臣道：“我们自从殿试授职之后，连日进朝匆忙，尚来吃得庆贺筵席。今日妹子就遵亭亭姐姐之令，先做东道主人。”婉如道：“明日俺也做个主人。”

　　闺臣命人预备酒席。亭亭即将此事写了家书，托多九公寄去，以安缁氏之心。

　　只见门上来回：国舅过来。若花仍命请到书房，随即出去相见，道：“阿舅前者回去，走了几日到家？阿父身上可安？”国舅道：“我自那日别了贤甥，幸遇顾风，走了六日，即到本国。不意国主因想念贤甥，业已成疾，及至看见回书，更自悲恸不止；再三踌躇。只得备了许多财宝并表章一道，命我再来天朝，敬献大皇帝，恳其敕令贤甥还国。惟恐飞车装了财宝，行走不快，又到周饶借了二车。三车分装，甚觉轻便，兼遇顺风，所以走了五日，即到此地。适阅邸报，知有三位钦差同去。现在我们主仆两个，连贤甥共计六人，三车还不过重，即使路上多走见日，这也无妨。”因从怀中取出表章底稿递给若花道：“我恐贤甥今日在朝未将此表细看，特将底稿带来，贤甥细细一看，就知国主悔过想念贤甥的至情了。”说罢，辞去。若花托多九公分付长班打听住处，以便过去拜望。随即进来，把底稿给众人看了，莫不点头嗟叹。婉如道：“这个稿子，兰音、红红、亭亭三位姐姐都要记在心里，日后若花姐姐做了国王，这些笔墨都是不能免的。”

　　亭亭道：“此表不独典雅恳切，并且对的字字工稳，若教我们动手，何能有此巧思。岂但我要记熟，只怕你们做词臣的，更要揣摩哩！”小春道：“姐姐说他对的工稳，只怕‘孤雏’对‘党类’，似乎远些。”亭亭听了，不觉扑嗤笑了一声。正要开谈，只见多九公进来对若花道：“适才打听国舅住处，离此甚近，已分付他们套了车了，何不就去一拜？”若花匆匆去了。

　　闺臣向阳墨香道：“若花、兰音、红红、亭亭四位姐姐不日就要远别，闻得姐姐丹青甚佳，妹子要画个‘长安送别图’，大家或赠诗赠赋，不拘一格，姐姐可肯留点笔墨传到数万里外？也是自古画师未有的佳话。”大家都道：“如此极妙！”阳墨香道：

　　“妹子虽画的不好，却要洒点墨雨替他去压风涛。少时先画个稿子，俟姐姐改正定了，我再慢慢去画。这比不得寻常画债可以歪著良心随意涂抹的。”小春道：“妹子明日也做两首送别诗，就只写的不好，只好求书香姐姐替我写写。”婉如道：“你求书香姐姐，俺只好托月芳姐姐了。”舜英道：“据我愚见：二位姐姐的诗也托人代做才好；若要自做，恐怕还有茅厕那股气味哩。”说笑间，若花业已回来。只见管门家人拿著许多帖子进来道：“卞老爷著人下帖，请请位才女明日午饭，并有早面，请早些过去。”众人都将帖子留下，回复来人，明日清晨过去。

　　原来宝云从朝中散后，同众人拜过各位老师，带著六个妹子回家，见了卞滨，把女儿国进表及赐笔砚各话告诉一遍。卞滨道：“我只当陰若花是女儿国民人，原来却是一位储君；那知你们才女榜上，却有一位国王、三位宫保在内，倒也是段佳话。散朝之后，为何不将他们过来？”宝云道：“大家因谒见孟家姑夫并同考四位伯伯，天已不早，都再三致谢，各自散了。”卞滨道：“也罢，索性明日备个戏酒，请他们过来。”宝云道：

　　“戏倒可以不用，只备两顿饭，我们倒可叔叙。他们都是外省居多，大约早晚也要请假回去。连日虽在一处，因过于拘束，不能畅谈；明日这一聚，大家说话还说不清，那里还能看戏。”卞滨点点头，即到外边分付家人卞彪预备请帖。卞彪道：“这个帖儿从没备过，请示怎样写法？”卞滨笑道：“正是，我倒忘了，还没告诉你。这个帖儿，只消一个封套，一个红签，一个单帖。那帖子上首只写‘初九日’，不必写‘候光’、‘候叙’的话，下首赘过‘某人拜订’。那签子上就照殿试的名次，即如：第一名是史优探，你把签子当中写‘史才女’三个大字，旁边添一行小字，写‘钦取第一等第一名’八个字。其余都照这样写去就是了。”卞彪答应，随即下帖，并命看园的各处多备桌椅。

　　次日清晨，卞滨分付家人备了二十五桌酒席，就在凝翠馆摆列。原来这凝翠馆对面是个戏台，两旁都是丹桂；桂树之外，周围山石堆成一道松岭，四面接连俱是青松翠柏：

　　把这凝翠馆团团围在居中，极其清雅。卞滨每逢做戏筵宴，就在此地起坐，取其宽阔敞亮。若到桂花盛开之时，衬著四围青翠，那种优香都从松陰中飞来，尤其别有风味，所以又名“松涛桂液之轩”。卞滨命人把这二十五席正面向南，由东至西，分做五行摆开，每行五席，每席四坐。正在分派，部中来请议事，因命宝云在家接待，即匆匆去了。不多时，家人来报众才女到了。

　　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心主夜间修药物　君王筵上论妖邪:

　　话说卞滨去后，家人来报：“孟府、蒋府、董府、掌府、吕府诸位小姐到了。”宝云带著妹子彩云，锦云、紫云、香云、素云、绿云连忙迎出，只见素孟芝、孟华芝、孟芸芝、孟芳芝、孟琼芝、孟瑶芝、孟紫芝、孟玉艺、蒋春辉、蒋秋辉、蒋星辉、蒋月辉、蒋素辉、蒋丽辉、董宝钿，董翠钿，董珠钿、董花钿、董青钿、掌红珠、掌乘珠、掌骊珠、掌浦珠，吕尧-、吕祥-、吕瑞-一齐进来，大家见礼。因成氏夫人偶患头晕，懒于见客。于是都在厅房坐了。紫芝道：“前在公主府内，也是我们姊妹三十三个先会面；

　　今日不期而遇，又是如此。据我看来：只怕还是签上‘前三三后三三’的余波哩。”玉芝道：“前日在那里弹琴、下棋、马吊、投壶、花湖、十湖、状元筹、升官图，狈够顽了，偏偏公主又要联韵。及至轮到妹子，又是险韵，想了许多句子，再也压不稳，那时心里一急，把点饮食存在心里，亏得吃了许多普洱茶，这才好了，前日还亏尧-、尧春二位姐姐同公主弹琴，才免了许多诗。今日宝云姐姐务要想个好顽的，若再教我搜索枯肠，那真坑死人了。”

　　只见家人拿著许多名帖进来，原未是红文馆所住的唐闺臣、林婉如、洛红蕖、廉锦枫、黎红薇、卢紫-、枝兰音、陰若花、田凤-、秦小春、颜紫绡、宋良箴、余丽蓉、司徒妩儿、林书香、阳墨香、崔小莺、蔡兰芳、谭蕙芳、叶琼芳、褚月芳、燕紫琼、张凤雏、姜丽楼、易紫菱、薛蘅香、姚芷馨、魏紫樱、尹红萸、章兰英、邵红英、戴琼英、由秀英、钱玉英、田舜英、井尧春、左融春、廖熙春、邺芳春、郦锦春、邹婉春、陶秀春、潘丽音、施艳春、柳瑞春、缁瑶钗四十六位才女到了。宝云方才迎接进内，接著史优探、哀萃芳、纪沉鱼、言锦心、谢文锦、师兰言、陈淑媛、白丽娟、国瑞征、周庆覃、米兰芬、窦耕烟、印巧文、祝题花、钟绣田、苏亚兰、花再芳、宰银蟾、宰玉蟾、闵兰荪、毕全贞二十一位才女也都到了。大家见礼，都命丫环到成氏夫人眼前请安道谢。

　　宝云把众人让到花园，走了几层庭院，众人啧啧赞美。进了凝翠馆随便散坐。茶罢，略叙寒温；又上了两道杏酪冰燕汤之类。宝云道：“家父今早本在家恭候，原想见见诸位姐姐，因部里两三次来请，立等议事，只好去了。”孟兰芝道：“闻得妹子叔叔说，连日因剑南平定，会议善后事宜，并有遣使敕封外国等事，所以甚忙，大约都要在部里住几天才能回来。我们趁此到好畅聚。我家叔叔因凝翠馆宽阔，意欲明日在此奉请诸位姐姐聚聚，少刻备帖过去，备必要求赏光早降。”史优探道：“妹子们所送贽见，诸位老师都不肯收，已觉抱歉，反要叨扰，更令人不安。既承老师赐饭，我们自当过来，姐姐千万不可费事。”兰芝道：“不过便烦，有何费事。”

　　宝云命人调摆桌椅，因向众才女道：“今日是便饭，不过奉请过来大家聚聚，我们就把早饭用了，也好园中各处走走，说说闲话。”说罢，带著六个妹子上来让史优探首坐，优探连连摇手道：“诸位姐姐：今日在老师府上，非往日可比，可讲不得客情。况一同殿试，就是同年，比我年长的，就是我的姐姐，自然该他上坐；比我年幼的，就如我的妹妹，我也不谦，竟自僭他。若必要妹子上坐，那是断断不敢遵命。”毕全贞道：

　　“姐姐不要过谦，若论坐位，自应仍按名次，既不费事，又省彼比推让。至于序齿，虽有履历可查，但此中年岁相同的甚多，若再叙起月份日子的先后，那更费事了。”优探道：“今日难得大家相聚，天时甚早，何妨借此叙叙月份，岂不更妙？”紫芝道：“姐姐要问月份生日，平时闲谈，可以问得，若因这个坐位序齿，你想谁肯说比谁大呢？即如我是十四岁，他也十四岁，他要问我月份，我就说是腊月的；再要问我日子，我就说是三十日亥时生的。你想这里同岁甚多，设或都说腊月三十日亥时生的，难道你还替他分别上四刻、下四刻么？”优探笑道：“这紫芝妹妹倒说的有趣。”因又望著众人道：

　　“诸位姐姐，且莫讲别人，即如我们若论年纪，要算全贞、再芳两位姐姐长些，我们若是上坐，却教两位年长的坐在末席，这如何使得！不但妹子心里不安。只怕诸位姐姐也觉不安罢。”

　　毕全贞道：“姐姐：这可论不得年纪！况今日这个坐儿已是久已定就，应该姐姐第一位，谁人敢僭？就是妹子的末席，也是久已定就的。姐姐如不信，问再芳姐姐就知道了。”花再芳道：“正是，我倒忘了，妹子正要告诉诸位姐姐这件奇事：前者部试，我同闺臣、全贞两位姐姐坐的甚近，一时说说闲话。我说：‘今日我们在此相聚，大约到了殿试，我就没分了。’闺臣姐姐听了，他暗暗说道：‘我要说出来，你们莫怪：将来殿试，你是倒数第二，全贞姐姐是倒数第一。’他说他是第十一名。‘那第一的名叫史优探，第二哀萃芳。’当时我都写下记了。如今看起来，不但名姓相符，连次序也不错。

　　这不是一件奇事么？”众人都诧异道：“这是怎讲？那时榜还未定，倒都晓得？难道闺臣姐姐未卜先知，是位活神仙么？”紫芝道：“这话真闷死人，不但是个甚么讲究，这比芸芝姐姐起的课还奇：他不过断个日子，不象这个连名姓、等第都有了。”宝云道：

　　“却是前者殿试，听见闺臣姐姐奏对，说是因梦命名的，其中必有缘故。倒要请教姐姐谈谈。”闺臣道：“提起此话，真也奇怪！前日若非先对再芳、全贞二位姐姐说过，只怕今日平空说起，连大家也不信。此话甚长，诸位姐姐请坐，妹子才好细讲。”紫芝道：

　　“好姐姐！你说罢！那里把脚就站大了！”

　　闺臣道：“这件异事，却是妹子因到海外寻亲，亲目所睹的。今日既要细谈，必须起根发由说起，请位姐姐才明白。当日家父因中后被议，未免灰心，想到海外领略山水之奇，借此消遣。适值家母舅要到外洋贩货，于是一同航海。所有经过崇山峻岭，以及海外各国，处处上去游玩。及至货物卖完，忽然起了风暴，那船随风逐浪，飘了数日，飘到一座小蓬莱山下。家父因山景甚佳，上去游玩，谁知竟是一去不归。”紫芝道：

　　“妹子记得古人书中所载海外各国都是奇奇怪怪，并且长人其长无比，小人其小无对；

　　还有以土为食的，又有以鱼皮为衣的：以此看来，饮食衣服，都与我们不同了。既然不同，为何又买我们货物？不知当初所卖何物？”闺臣道：“货物甚多，妹子那里记得。

　　适闻姐姐所说长人、小人之话，我却想起当日在长人国、小人国曾卖两件货物，却大获其利：长人国卖的是酒坛，小人国卖的是蚕茧。你道为何带这两样货物……”

　　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妖魔宝放烟沙火 悟空计盗紫金铃:

    却说张郃部兵三万，分为三寨，各傍山险：一名宕渠寨，一名蒙头寨。一名荡石寨。当日张郃于三寨中，各分军一半，去取巴西，留一半守寨。早有探马报到巴西，说张郃引兵来了。张飞急唤雷铜商议。铜曰：“阆中地恶山险，可以埋伏。将军引兵出战，我出奇兵相助，郃可擒矣。”张飞拨精兵五千与雷铜去讫。飞自引兵一万，离阆中三十里，与张郃兵相遇。两军摆开，张飞出马，单搦张郃。郃挺枪纵马而出。战到二十余合，郃后军忽然喊起：原来望见山背后有蜀兵旗幡，故此扰乱。张郃不敢恋战，拨马回走。张飞从后掩杀。前面雷铜又引兵杀出。两下夹攻，郃兵大败。张飞、雷铜连夜追袭，直赶到宕渠山。张郃仍旧分兵守住三寨，多置擂木炮石，坚守不战。张飞离宕渠十里下寨，次日引兵搦战。郃在山上大吹大擂饮酒，并不下山。张飞令军士大骂，郃只不出。飞只得还营。次日，雷铜又去山下搦战，郃又不出。雷铜驱军士上山，山上擂木炮石打将下来。雷铜急退。荡石、蒙头两寨兵出，杀败雷铜。次日，张飞又去搦战，张郃又不出。飞使军人百般秽骂，郃在山上亦骂。张飞寻思，无计可施。相拒五十余日，飞就在山前紥住大寨，每日饮酒；饮至大醉，坐于山前辱骂。

    玄德差人犒军，见张飞终日饮酒，使者回报玄德。玄德大惊，忙来问孔明。孔明笑曰：“原来如此！军前恐无好酒；成都佳酿极多，可将五十瓮作三车装，送到军前与张将军饮。”玄德曰：“吾弟自来饮酒失事，军师何故反送酒与他？”孔明笑曰：“主公与翼德做了许多年兄弟，还不知其为人耶？翼德自来刚强，然前于收川之时，义释严颜，此非勇夫所为也。今与张郃相拒五十余日，酒醉之后，便坐山前辱骂，傍若无人：此非贪杯，乃败张郃之计耳。”玄德曰：“虽然如此，未可托大。可使魏延助之。”孔明令魏延解酒赴军前，车上各插黄旗，大书“军前公用美酒”。魏延领命，解酒到寨中，见张飞，传说主公赐酒。飞拜受讫，分付魏延、雷铜各引一枝人马，为左右翼；只看军中红旗起，便各进兵；教将酒摆列帐下，令军士大开旗鼓而饮。有细作报上山来，张郃自来山顶观望，见张飞坐于帐下饮酒，令二小卒于面前相扑为戏。郃曰：“张飞欺我太甚！”传令今夜下山劫飞寨，令蒙头、荡石二寨，皆出为左右援。当夜张郃乘着月色微明，引军从山侧而下，径到寨前。遥望张飞大明灯烛，正在帐中饮酒。张郃当先大喊一声，山头擂鼓为助，直杀入中军。但见张飞端坐不动。张郃骤马到面前，一枪刺倒，却是一个草人。急勒马回时，帐后连珠炮起。一将当先，拦住去路，睁圆环眼，声如巨雷：乃张飞也。挺矛跃马，直取张郃。两将在火光中，战到三五十合。张郃只盼两寨来救，谁知两寨救兵，已被魏延，雷铜两将杀退，就势夺了二寨。张郃不见救兵至，正没奈何，又见山上火起，已被张飞后军夺了寨栅。张郃三寨俱失，只得奔瓦口关去了。张飞大获胜捷，报入成都。玄德大喜，方知翼德饮酒是计，只要诱张郃下山。却说张郃退守瓦口关，三万军已折了二万，遣人问曹洪求救。洪大怒曰：“汝不听吾言，强要进兵，失了紧要隘口，却又来求救！”遂不肯发兵，使人催督张郃出战。郃心慌，只得定计，分两军去关口前山僻埋伏，分付曰：“我诈败，张飞必然赶来，汝等就截其归路。”当日张郃引军前进，正遇雷铜。战不数合，张郃败走，雷铜赶来。两军齐出，截断回路。张郃复回，刺雷铜于马下。败军回报张飞，飞自来与张郃挑战。郃又诈败，张飞不赶。郃又回战，不数合，又败走。张飞知是计，收军回寨，与魏延商议曰：“张郃用埋伏计，杀了雷铜，又要赚吾，何不将计就计？”延问曰：“如何？”飞曰：“我明日先引一军前往，汝却引精兵于后，待伏兵出，汝可分兵击之。用车十余乘，各藏柴草，塞住小路，放火烧之。吾乘势擒张郃，与雷铜报仇。”魏延领计。次日，张飞引兵前进。张郃兵又至，与张飞交锋。战到十合，郃又诈败。张飞引马步军赶来，郃且战且走。引张飞过山峪口，郃将后军为前，复紥住营，与飞又战，指望两彪伏兵出，要围困张飞。不想伏兵却被魏延精兵到，赶入峪口，将车辆截住山路，放火烧车，山谷草木皆着，烟迷其径，兵不得出。张飞只顾引军冲突，张郃大败，死命杀开条路，走上瓦口关，收聚败兵，坚守不出。

    张飞和魏延连日攻打关隘不下。飞见不济事，把军退二十里，却和魏延引数十骑，自来两边哨探小路。忽见男女数人，各背小包，于山僻路攀藤附葛而走。飞于马上用鞭指与魏延曰：“夺瓦口关，只在这几个百姓身上。”便唤军士分付：“休要惊恐他，好生唤那几个百姓来。”军士连忙唤到马前。飞用好言以安其心，问其何来。百姓告曰：“某等皆汉中居民，今欲还乡。听知大军厮杀，塞闭阆中官道；今过苍溪，从梓潼山桧釿川入汉中，还家去。”飞曰：“这条路取瓦口关远近若何？”百姓曰：“从梓潼山小路，却是瓦口关背后。”飞大喜，带百姓入寨中，与了酒食；分付魏延：“引兵扣关攻打，我亲自引轻骑出梓潼山攻关后。”便令百姓引路，选轻骑五百，从小路而进。却说张郃为救军不到，心中正闷。人报魏延在关下攻打。张郃披挂上马，却待下山，忽报：“关后四五路火起，不知何处兵来。”郃自领兵来迎。旗开处，早见张飞。郃大惊，急往小路而走。马不堪行。后面张飞追赶甚急，郃弃马上山，寻径而逃，方得走脱，随行只有十余人。

    步行入南郑，见曹洪。洪见张郃只剩下十余人，大怒曰：“吾教汝休去，汝取下文状要去；今日折尽大兵，尚不自死，还来做甚！”喝令左右推出斩之。行军司马郭淮谏曰：“三军易得，一将难求。张郃虽然有罪，乃魏王所深爱者也，不可便诛。可再与五千兵径取葭萌关，牵动其各处之兵，汉中自安矣。如不成功，二罪俱罚。”曹洪从之，又与兵五千，教张郃取葭萌关。郃领命而去。

    却说葭萌关守将孟达、霍峻，知张郃兵来。霍峻只要坚守；孟达定要迎敌，引军下关与张郃交锋，大败而回。霍峻急申文书到成都。玄德闻知，请军师商议。孔明聚众将于堂上，问曰：“今葭萌关紧急，必须阆中取翼德，方可退张郃也。”法正曰：“今翼德兵屯瓦口，镇守阆中，亦是紧要之地，不可取回。帐中诸将内选一人去破张郃。”孔明笑曰：“张郃乃魏之名将，非等闲可及。除非翼德，无人可当。”忽一人厉声而出曰：“军师何轻视众人耶！吾虽不才，愿斩张郃首级，献于麾下。”众视之，乃老将黄忠也。孔明曰：“汉升虽勇，争奈年老，恐非张郃对手。”忠听了，白发倒竖而言曰：“某虽老，两臂尚开三石之弓，浑身还有千斤之力：岂不足敌张郃匹夫耶！”孔明曰：“将军年近七十，如何不老？”忠趋步下堂，取架上大刀，轮动如飞；壁上硬弓，连拽折两张。孔明曰：“将军要去，谁为副将？”忠曰：“老将严颜，可同我去。但有疏虞，先纳下这白头。”玄德大喜，即时令严颜、黄忠去与张郃交战。赵云谏曰：“今张郃亲犯葭萌关，军师休为儿戏。若葭萌一失，益州危矣。何故以二老将当此大敌乎？”孔明曰：“汝以二人老迈，不能成事，吾料汉中必于此二人手内可得。”赵云等各各哂笑而退。却说黄忠、严颜到关上，孟达、霍峻见了，心中亦笑孔明欠调度：“是这般紧要去处，如何只教两个老的来！”黄忠谓严颜曰：“你可见诸人动静么？他笑我二人年老，今可建奇功，以服众心。”严颜曰：“愿听将军之令。”两个商议定了。黄忠引军下关，与张郃对阵。张郃出马，见了黄忠，笑曰：“你许大年纪，犹不识羞，尚欲出战耶！”忠怒曰：“竖子欺吾年老！吾手中宝刀却不老！”遂拍马向前与郃决战。二马相交，约战二十余合，忽然背后喊声起：原来是严颜从小路抄在张郃军后。两军夹攻，张郃大败。连夜赶去，张郃兵退八九十里。黄忠、严颜收兵入寨，俱各按兵不动。

    曹洪听知张郃输了一阵，又欲见罪。郭淮曰：“张郃被迫，必投西蜀；今可遣将助之，就如监临，使不生外心。”曹洪从之，即遣夏侯惇之侄夏侯尚并降将韩玄之弟韩浩，二人引五千兵，前来助战。二将即时起行。到张郃寨中，问及军情，郃言：“老将黄忠，甚是英雄，更有严颜相助，不可轻敌。”韩浩曰：“我在长沙知此老贼利害。他和魏延献了城池，害吾亲兄，今既相遇，必当报仇！”遂与夏侯尚引新军离寨前进。原来黄忠连日哨探，已知路径。严颜曰：“此去有山，名天荡山，山中乃是曹操屯粮积草之地。若取得那个去处，断其粮草，汉中可得也。”忠曰：“将军之言，正合吾意。可与吾如此如此。”严颜依计，自领一枝军去了。

    却说黄忠听知夏侯尚、韩浩来，遂引军马出营。韩浩在阵前，大骂黄忠：“无义老贼！”拍马挺枪，来取黄忠。夏侯尚便出夹攻。黄忠力战二将，各斗十余合，黄忠败走。二将赶二十余里，夺了黄忠寨。忠又草创一营。次日，夏侯尚、韩浩赶来，忠又出阵，战数合，又败走。二将又赶二十余里，夺了黄忠营寨，唤张郃守后寨。郃来前寨谏曰：“黄忠连退二日，于中必有诡计。”夏侯尚叱张郃曰：“你如此胆怯，可知屡次战败！今再休多言，看吾二人建功！”张郃羞赧而退。次日，二将又战，黄忠又败退二十里；二将迤逦赶上。次日，二将兵出，黄忠望风而走，连败数阵，直退在关上。二将扣关下寨，黄忠坚守不出。孟达暗暗发书，申报玄德，说：“黄忠连输数阵，现今退在关上。”玄德慌问孔明。孔明曰：“此乃老将骄兵之计也。”赵云等不信。

    玄德差刘封来关上接应黄忠。忠与封相见，问刘封曰：“小将军来助战何意？”封曰：“父亲得知将军数败，故差某来。”忠笑曰：“此老夫骄兵之计也。看今夜一阵，可尽复诸营，夺其粮食马匹。此是借寨与彼屯辎重耳。今夜留霍峻守关，孟将军可与我搬粮草夺马匹，小将军看我破敌！”

    是夜二更，忠引五千军开关直下。原来夏侯尚、韩浩二将连日见关上不出，尽皆懈怠；被黄忠破寨直入，人不及甲，马不及鞍，二将各自逃命而走，军马自相践踏，死者无数。比及天明，连夺三寨。寨中丢下军器鞍马无数，尽教孟达搬运入关。黄忠催军马随后而进，刘封曰：“军士力困，可以暂歇。”忠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策马先进。士卒皆努力向前。张郃军兵，反被自家败兵冲动，都屯紥不住，望后而走；尽弃了许多寨栅，直奔至汉水傍。

    张郃寻见夏侯尚、韩浩议曰：“此天荡山，乃粮草之所；更接米仓山，亦屯粮之地：是汉中军士养命之源。倘若疏失，是无汉中也。当思所以保之。”夏侯尚曰：“米仓山有吾叔夏侯渊分兵守护，那里正接定军山，不必忧虑。天荡山有吾兄夏侯德镇守，我等宜往投之，就保此山。”

    于是张郃与二将连夜投天荡山来，见夏侯德，具言前事。夏侯德曰：“吾此处屯十万兵，你可引去，复取原寨。”郃曰：“只宜坚守、不可妄动。”忽听山前金鼓大震，人报黄忠兵到。夏侯德大笑曰：“老贼不谙兵法，只恃勇耳！”郃曰：“黄忠有谋，非止勇也。”德曰：“川兵远涉而来，连日疲困，更兼深入战境，此无谋也！”郃曰：“亦不可轻敌，且宜坚守。”韩浩曰：“愿借精兵三千击之，当无不克。”德遂分兵与浩下山。

    黄忠整兵来迎。刘封谏曰：“日已西沉矣，军皆远来劳困，且宜暂息。”忠笑曰：“不然。此天赐奇功，不取是逆天也。”言毕，鼓噪大进。韩浩引兵来战。黄忠挥刀直取浩，只一合，斩浩于马下。蜀兵大喊，杀上山来。张郃、夏侯尚急引军来迎。忽听山后大喊，火光冲天而起，上下通红。夏侯德提兵来救火时，正遇老将严颜，手起刀落，斩夏侯德于马下。原来黄忠预先使严颜引军埋伏于山僻去处，只等黄忠军到，却来放火，柴草堆上，一齐点着，烈焰飞腾，照耀山峪。严颜既斩夏侯德，从山后杀来。张郃、夏侯尚前后不能相顾，只得弃天荡山，望定军山投奔夏侯渊去了。

    黄忠、严颜守住天荡山，捷音飞报成都。玄德闻之，聚众将庆喜。法正曰：“昔曹操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乃留夏侯渊、张郃二将屯守，而自引大军北还：此失计也。今张郃新败，天荡失守，主公若乘此时，举大兵亲往征之，汉中可定也。既定汉中，然后练兵积粟，观衅伺隙，进可讨贼，退可自守。此天与之时，不可失也。”玄德、孔明皆深然之。遂传令赵云、张飞为先锋，玄德与孔明亲自引兵十万，择日图汉中；传檄各处，严加提备。时建安二十三年秋七月吉日。玄德大军出葭萌关下营，召黄忠、严颜到寨，厚赏之。玄德曰：“人皆言将军老矣，惟军师独知将军之能。今果立奇功。但今汉中定军山，乃南郑保障，粮草积聚之所；若得定军山，阳平一路，无足忧矣。将军还敢取定军山否？”黄忠慨然应诺，便要领兵前去。孔明急止之曰：“老将军虽然英勇，然夏侯渊非张郃之比也。渊深通韬略，善晓兵机，曹操倚之为西凉藩蔽：先曾屯兵长安，拒马孟起；今又屯兵汉中。操不托他人，而独托渊者，以渊有将才也。今将军虽胜张郃，未卜能胜夏侯渊。吾欲酌量着一人去荆州，替回关将军来，方可敌之。”忠奋然答曰：“昔廉颇年八十，尚食斗米、肉十斤，诸侯畏其勇，不敢侵犯赵界，何况黄忠未及七十乎？军师言吾老，吾今并不用副将，只将本部兵三千人去，立斩夏侯渊首级，纳于麾下。”孔明再三不容。黄忠只是要去。孔明曰：“既将军要去，吾使一人为监军同去，若何？”正是：请将须行激将法，少年不若老年人。

    未知其人是谁，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一回·行者假名降怪犼 观音现象伏妖王:

　　　词曰：

　　景物因人成胜概，满目更无尘可碍。等闲惊地喜相逢，愁方

　　解，心先快，明月清风如有待。

　　谁信门前鸾辂隘，别是人问花

　　世界。座中无物不清凉，情也在，恩也在，流水白云真一派。

　　调寄“天仙子”

　　情痴婪欲，对景改形，原是极易为的事。若论储君，毕竟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从幼师傅涵养起来，自然悉遵法则。不意邪痴之念一举，那点奸淫，如醉如痴，专在五伦中丧心病狂傲将出来。反与民间愚鲁，火树银台，桑间濮上，尤为更甚。今不说高宗到感业寺中行香回宫。再说武夫人到了房中，怀清说道：“夫人好了，皇爷驾临，特嘱夫人蓄发，便要取你回宫。将来执掌昭阳，可指日而待，为何夫人双眉反蹙起来？”媚娘道：“宫中宠幸，久已预料必来，可自为主。只是如今一个冯郎，反被我三人弄得他削发为僧，叫我与你作何计筹之？”怀清道：“我们且不要愁他，看他进来怎么样说。”只见冯小宝进房来问道：“你们为什么闷闷的坐在此？”小喜道：“武夫人与四师父，在这里愁你。”小宝道：“你们好不痴呀，夫人是不晓得，我姐姐久已闻知，我小宝上无父母，下无兄弟妻室，又不想上进，只想在温柔乡里过活。今日逢着夫人，难得怀清姐姐分爱，得沾玉体，又兼喜姑娘帮衬。这种恩情，不要说为你三人剃了头发，就死亦不足惜。”怀清道：“只是出了家，难得妇人睡在身边，生男育女。”小宝道：“姐姐，你不知那些妇人，巴不得有个和尚，整日夜搂住不放出来。”武夫人道：“若如此说，你将来有了好处，不想我们的了。”小宝道：“是何言欤！若要如夫人这般倾城姿色，世所罕有，即如二位之尚义情痴，亦所难得。但只求夫人进宫时，撺掇朝廷，赏我一个白马寺主，我就得扬眉了。料想和尚没有什么官儿在里头，可以做得。”怀清道：“你这话就差了，难得皇帝只是男子做得，或者武夫人掌了昭阳，也做起来，亦未可知。”武夫人笑道：“这且慢与他争论，只要你心中有我们就够了。”小宝跪下罚誓道：“苍天在上，若是我冯怀义，日后忘了武夫人与怀清师父，小喜姑娘的恩情，天诛地灭。”武夫人脱下一件汗衫，怀清解下玉如意，小喜也脱一件粗衣，三件东西，赠与冯小宝，正在叮咛之际，只见长明执着一壶酒，老婆子捧了夜膳，摆在桌上。长明道：“冯师父，我斟一壶酒与你送行，你不可忘了我。论起刚才在天子面前，我认了你是个侄儿，你今夜该睡在我房里才是。但是我老人家年纪有了，不敢奉陪，只要你到白马寺中去，收几个好徒弟来下顾就是。快些吃杯酒儿睡了，明日好到寺里去。”说了，出房去了。小宝与媚娘等三人到五更时，听见钟声响动，只得起身收拾，大家下泪送别怀义出庵不题。

　　再说高宗过了几日，即差官选纳武才人与小喜进宫，拜才人为昭仪。高宗欢喜不胜。亦是武昭仪时来运至，恰好来年就生一子，年余又生一女，高宗宠幸益甚。王皇后、萧淑妃，恩眷已衰，会昭仪生女，后怜而弄之。后出，昭仪潜扼杀之，上至昭仪宫，昭仪阳为欢笑，发被观之，女已死矣。惊啼问左右，皆言皇后适来此。高宗大怒道：“后杀吾女！”昭仪也泣数其罪。后无以自明，由是有废立之意。

　　高宗一日退朝，召长孙无忌、李勣、褚遂良、于志宁于殿内，遂良道：“今日之事，多为宫中。既受顾托，不以死争之，何以下见先帝？”勣称疾不入。无忌等至内殿，高宗道：“皇后无子，武昭仪有子，今欲立昭仪为后何如？”遂良道：“先帝临崩，执陛下手，谓臣道：‘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此陛下所闻，言犹在耳，皇后未闻有过，岂可轻废”上不悦而罢。明日又言之，遂良道：“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况武氏经事先帝，众所共知，万代之后，谓陛下为何如？”因置笏于殿阶，免冠叩头流血。高宗大怒，命宫人引出。昭仪在帘中大言曰：“何不扑杀此獠？”无忌道：“遂良受先帝顾命，有罪不敢加刑。”韩瑗因间奏事，泣涕极谏，高宗皆不纳。隔了几日，中书舍人李义府叩阁，表请立武昭仪。适李勣入朝，高宗道：“朕欲立武昭仪为后，前问遂良，以为不可，子当何如？”李勣道：“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许敬宗从旁赞道：“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乎？”帝意遂决，废王皇后、萧淑妃为庶人，命李勣赍玺绶，册武氏为皇后。贬褚遂良为潭州都督，又贬爱州刺史，寻卒。自后僭乱朝政，出入无忌，每与高宗同御殿阁听政，中外谓之二圣。高宗被色昏迷，心反畏惧武后，即差人封怀义为白马寺主。又令行人司，迎请母亲来京，赠父武士囗司徒，赐爵周国公，封母杨氏为荣国大夫人，武三思等俱令面君，亲赐官爵，置居京师。因恨王皇后、萧淑妃，令人断其手足，投于酒瓮中道：“二贱奴，在昔骂我至辱，今待他骨醉数日，我方气休。”因此日夜荒淫。

　　武后怀着那点初心，要高宗早过，便百般献媚。弄得高宗双目枯眩，不能票本。百官奏章，即令武后裁决。武后曾经涉猎文史，弄些聪明见识，凡事皆称圣意，因遂加徽号曰天后。一日，高宗因目疾枯塞，心下烦闷，因对天后道：“朕与你终日住在宫中，目疾怎能得愈？闻得嵩山甚是华丽，朕与你同去一游，开爽眼界何如？”天后亦因在宫中，时见王、萧为祟，巴不能个出去游幸，便道：“这个甚好。”高宗令宫监出来说了，不一时銮仪卫摆列了旗帐队伍，跟了许多宫女。高宗同天后上了一个双凤銮舆坐下，天后道：“文臣自有公务，要他们跟来做甚，只带御林军四五百就够了。”高宗遂传旨大小文臣，不必随御，一应文臣便自回衙门办事。銮仪卫把那些旗帐，齐齐整整摆将出来，甚是严肃。在路晓行夜宿，逢州过县，自有官员迎接供奉。

　　不日已到嵩山，但见奇峰叠出，高耸层云，野鸟飞呜，齐歌上下。寺门前一条石桥，沸滚的长川冲将下来。奈是秋秒的时候，只有红叶似花，飘零石砌。又见那寺里日宫月殿，金碧辉煌。只可恨那寺后一两进小殿，被了火灾，还没有收拾。因天已底暮，在寺门前看那红日落照，游了一回，便转身上辇。天后呆坐了仔细凝思。高宗道：“御妻想什么？”天后道：“聊有所思耳！”因取鸾笺一幅，上写道：

　　陪銮游禁苑，侍赏出兰闱。

　　云掩攒峰尽，霞低捶浪旗。

　　日宫疏涧户，月殿启岩扉。

　　金轮转金地，香阁曳香衣。

　　锋吟轻吹发，幡摇薄露稀。

　　昔遇焚芝火，山红迎野飞。

　　花台无半影，莲塔有金辉。

　　实赖能仁力，攸资善世威。

　　慈缘兴福绪，于此欲皈依。

　　风枝不可静，泣血竟何为？

　　高宗看天后写完，拿起来念了一遍，赞道：“如此词眼新艳，用意古雅，道是翰苑大臣应制之作，岂属佳人游戏之笔？妙极，妙极。”行了数日，已到宫门首，几个大臣来接驾奏道：“李勣抱疴半月，昨夜三更时已逝矣！”高宗见说，为之感伤，赐谥贞武；其孙敬业，袭爵英公。高宗因天后断事平九，愈加欢喜。天后览臣工奏章，见内有薛仁贵讨突厥余党，三箭定了天山，因叹道：“几万雄师，不如仁贵之三箭耳！”遂问高宗道：“此人有多少年纪？”高宗道：“只好三十以内之人。”天后道：“待他朝见时，妾当觑他。”高宗临朝，薛仁贵进朝覆旨，天后在帘内私窥，见其相貌雄伟，心中甚喜，撺掇高宗以小喜赠之。时天后设宴于华林园，宴其母荣国夫人并三思，高宗饮了一回，有事与大臣会议去了。杨氏换了衣服，同天后、三思，各处细玩园中景致。但见：

　　楼阁层出，树影离奇。纵横怪石，嵌以精庐。环池以慈，万片

　　游鱼。绀村镂楹，视花光为疏密；长枨复道，依草态以萦回。既燠

　　房之奥囗，亦冻室之虚无。乃登峭阁，眺层邱，条八窗之竞开，洗万

　　壑之争流。能不结遥情之囗囗，真堪增逸与之悠悠。

　　游玩一遍，荣国夫人辟别天后升舆回第。三思俟杨氏去后，换了衣服，也来殿上游玩一遍，各自散归。武后回宫不题。

　　且说沛王名贤，周王名显，因宫中无事，各出资财，相与斗鸡为乐，以表输赢。时王勃为博士，年少多才，二王喜与之谈笑。每至斗鸡时，王勃亦为之欢饮，因作斗鸡檄文云：

　　盖闻昂日，著名于列宿，允为阳德之所钟。登天垂像于中孚，实惟翰

　　音之是取，历晦明而喔喔，大能醒我梦魂；遇风雨而胶胶，最足增人情思。

　　处宗窗下，乐兴纵谈；祖逖床前，时为起舞。肖其形以为帻，王朝有报晓

　　之人；节其状以作冠，圣门称好勇之士。秦关早唱，庆公子之安全；齐境

　　长鸣，知群黎之生聚。决疑则荐诸卜，颁赦则设于竿。附刘安之宅以上升，

　　遂成仙种；从宋卿之案而下视，常伴小儿。惟尔德禽，因非凡鸟。文顶武

　　足，五德见推于田饶；杂霸雄王，二宝呈祥于赢氏。迈种首云祝祝，化身

　　更号朱朱。苍蝇恶得混其声，蟋蟀安能窃其号。即连飞之有势，何断尾之

　　足虞？体介距金，邀荣已极；翼舒爪奋，赴斗奚辞？虽季后阝犹吾大夫，

　　而埘桀隐若敌国。而雄不堪并立，一啄何敢自安？养威于栖息之时，发愤

　　在呼号之际。望之若木，时亦趾举而志扬；应之如神，不觉屁高而首下。

　　于村于店，见异己者即攻；为鹳为鹅，与同类者争胜。爱资枭勇，率遏鸥

　　张。纵众家各分，誓无毛之不拔；即强弱互异，信有暖之独长。昂首而来，

　　绝胜鹤立；鼓翅以往，亦类鹏搏。搏击所施，可即用充公膳；兹降略尽，

　　宁犹容彼盗啼。岂必命付庖厨，不啻魂飞汤火。羽书捷至，惊闻鹅鸭之声；

　　血战功成，快睹鹰囗之逐。于焉锡之鸡幛，甘为其口而不羞；行且树乃鸡

　　碑，将味其助而无弃。倘违鸡塞之令，立正鸡坊之刑。化展而索家者有诛，

　　不复同于彘畜；雌伏而败类者必杀，定当割以牛刀。此檄。

　　高宗见了檄文，便道：“二王斗鸡，王勃不行谏诤，反作檄文，此乃交构之际。”遂斥王勃出沛府。王勃闻命，便呼舟省父于洪都。舟次马当山下，阻风涛不得进。那夜秋抄时候，一天星斗，满地霜华。王勃登岸纵观，忽见一叟坐石矾上，须眉皓白，顾盼异常，遥谓王勃道：“少年子何来？明日重九，滕王阁有高会；若往会之，作为文词，足垂不朽，胜于斗鸡檄多矣！”勃笑道：“此距洪都，为程六七百里，岂一夕所能至？”叟道：“兹乃中元，水府是吾所司，子欲决行，吾当助汝清风一帆。”勃方拱谢，忽失叟所在。勃回船，即促舟子发舟，清风送帆，倏抵南昌。舟人叫道：“好呀，谢天地，真个一帆风已到洪州了！”王勃听见，欢喜不胜。

　　时宇文钧新除江州牧，因知都督阎伯屿，有爱婿吴子章，年少俊才，宿构序文，欲以夸客，故此开宴宾僚。王勃与宇文钧，亦有世谊，遂更衣入谒，因邀请赴宴，勃不敢辞，与那群英见礼过，即上席。因他年方十四，坐之末席。笙歌送奏，雅乐齐呜，酒过几巡，宇文钧说道：“忆昔滕王元婴，东征西讨，做下多少功业，后来为此地刺史，牧民下士，极尽抚绥。黎庶不忘其德，故建此阁，以为千秋仪表；但可惜如此名胜，并无一个贤人做一篇序文，镌于碑石，以为壮观。今幸诸贤汇集，乞尽其才，以纪其事何如？”遂叫左右取文房四宝，送将下去。诸贤晓得吴子章的意思，各各逊让，次第至勃面前。勃欲显己才，受命不辞。阎公心中转道：“可笑此生年少不达，看他做什么出来！”遂起更衣，命吏候于勃旁。“看他做一句报一句，我自有处。”王勃据了一张书案，题起笔来，写着：“南昌故郡，洪都新府。”书吏认真写一句报一句，阎公笑道：“老生常谈耳。”次云：“星分翼轸，地接衡庐。”阎公道：“此故事也。”又报至：“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匝越。”阎公即不语。俄而数吏沓报至，阎公即颔颐而已，至“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不觉矍然道：“奇哉此子，真天才也！快把大杯去助兴。”顷而文成，左右报完，忽见其婿吴子章道：“此文非出自王兄之大才，乃赝笔也；如不信，婿能诵之，包你一字不错。”众人大惊。只见吴子章从“南昌故郡”背起，直至“是所望于群公”，众人深以为怪。王勃说道：“吴兄记诵之功，不减陆绩诸人矣；但不知此文之后，小弟还有小诗一首，吴兄可诵得出么？”子章无言可答，抱惭而退；只见王勃又写上一言均赋，四韵俱成：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王鸣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朱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白流。 阎公与宇文钧见之，无不赞美其才，赠以五百嫌，才名自此益显。

　　却说高宗荒淫过度，双目眩(目毛)。天后要他早早归天，时刻伴着他玩耍。朝中事务，俱是天后垂帘听政。一日看本章内，礼部有题请建坊旌表贞烈一疏。天后不觉击案的叹道：“奇哉！可见此等妇人之沽名钓誉，而礼官之循声附会也。天下之大，四海之内，能真正贞烈者，代有几人？设或有之，定是蠢然一物，不通无窍之人。不是为势所逼，即为义所束。因阁之中，事变百出，掩耳盗铃，谁人守着。可笑这些男子，总是以讹传讹，把些银钱，换一个牌坊，假装自己的体面，与母何益？我如今请贞烈建坊的一概不准，却出一诏，凡妇人年八十以上者，皆版授郡君赐宴于朝堂，难道此旨不好似前朝？”遂写一道旨意于礼部颁谕天下，时这些公侯驸马以及乡绅妇女，闻了此旨，各自高兴，写了履历年庚，递进宫中。天后看了一遍，足有数百。天后拣那在京的年高者，点了三四十名。定于十六日到朝堂中赴宴。至日，席设于宾华殿，连自己母亲荣国夫人亦预宴。时各勋戚大臣的家眷，都打扮整齐而来。

　　独有秦叔宝的母亲宁氏，年已一百有五，与那张柬之的母亲滕氏，年登九十有余，皆穿了旧朝服，来到殿中。各各朝见过，赐坐饮酒。天后道：“四方平静，各家官儿，俱在家静养，想精神愈觉健旺。”秦太夫人答道：“臣妾闻事君能致其身，臣子遭逢明圣之主，知遇之荣，不要说六尺之躯，朝廷豢养，即彼之寸心，亦不敢忘宠眷。”天后道：“令郎令孙，都是事君尽礼，岂不是太夫人训诲之力？”张柬之的母亲道：“秦太夫人寿容，竟如五六十岁的模样，百岁坊是必娘娘敕建的了。”荣国夫人道：“但不知秦太夫人正诞在于何日，妾等好来举觞。”秦母道：“这个不敢，贱诞是九月二十三日；况已过了。”酒过三巡，张母与秦母等，各起身叩谢天后。明日，秦叔宝父子暨张柬之辈，俱进朝面谢。天后又赐秦母建坊于里第，匾曰：“福奉双高”。此一时绝胜。

　　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盘丝洞七情迷本 濯垢泉八戒忘形:

    却说徐晃引军渡汉水，王平苦谏不听，渡过汉水紥营。黄忠、赵云告玄德曰：“某等各引本部兵去迎曹兵。”玄德应允。二人引兵而行。忠谓云曰：“今徐晃恃勇而来，且休与敌；待日暮兵疲，你我分兵两路击之可也。”云然之，各引一军据住寨栅。徐晃引兵从辰时搦战，直至申时，蜀兵不动。晃尽教弓弩手向前，望蜀营射去。黄忠谓赵云曰：“徐晃令弓弩射者，其军必将退也：可乘时击之。”言未已，忽报曹兵后队果然退动。于是蜀营鼓声大震：黄忠领兵左出，赵云领兵右出。两下夹攻，徐晃大败，军士逼入汉水，死者无数。晃死战得脱，回营责王平曰：“汝见吾军势将危，如何不救？”平曰：“我若来救，此寨亦不能保。我曾谏公休去，公不肯听，以致此败。”晃大怒，欲杀王平。平当夜引本部军就营中放起火来，曹兵大乱，徐晃弃营而走。王平渡汉水来投赵云，云引见玄德。王平尽言汉水地理。玄德大喜曰：“孤得王子均，取汉中无疑矣。”遂命王平为偏将军，领向导使。却说徐晃逃回见操，说：“王平反去降刘备矣！”操大怒，亲统大军来夺汉水寨栅。赵云恐孤军难立，遂退于汉水之西。两军隔水相拒，玄德与孔明来观形势。孔明见汉水上流头，有一带土山，可伏千余人；乃回到营中，唤赵云分付：“汝可引五百人，皆带鼓角，伏于土山之下；或半夜，或黄昏，只听我营中炮响：炮响一番，擂鼓一番。只不要出战。”子龙受计去了。孔明却在高山上暗窥。次日，曹兵到来搦战，蜀营中一人不出，弓弩亦都不发。曹兵自回。当夜更深，孔明见曹营灯火方息，军士歇定，遂放号炮。子龙听得，令鼓角齐鸣。曹兵惊慌，只疑劫寨。及至出营，不见一军。方才回营欲歇，号炮又响，鼓角又鸣，呐喊震地，山谷应声。曹兵彻夜不安。一连三夜，如此惊疑，操心怯，拔寨退三十里，就空阔处紥营。孔明笑曰：“曹操虽知兵法，不知诡计。”遂请玄德亲渡汉水，背水结营。玄德问计，孔明曰：“可如此如此。”

    曹操见玄德背水下寨，心中疑惑，使人来下战书。孔明批来日决战。次日，两军会于中路五界山前，列成阵势。操出马立于门旗下，两行布列龙凤旌旗，擂鼓三通，唤玄德答话。玄德引刘封、孟达并川中诸将而出。操扬鞭大骂曰：“刘备忘恩失义，反叛朝廷之贼！”玄德曰：“吾乃大汉宗亲，奉诏讨贼。汝上弑母后，自立为王，僭用天子銮舆，非反而何？”操怒，命徐晃出马来战，刘封出迎。交战之时，玄德先走入阵。封敌晃不住，拨马便走。操下令：“捉得刘备，便为西川之主。”大军齐呐喊杀过阵来。蜀兵望汉水而逃，尽弃营寨；马匹军器，丢满道上。曹军皆争取。操急鸣金收军。众将曰：“某等正待捉刘备，大王何故收军？”操曰：“吾见蜀兵背汉水安营，其可疑一也；多弃马匹军器，其可疑二也。可急退军，休取衣物。”遂下令曰：“妄取一物者立斩。火速退兵。”曹兵方回头时，孔明号旗举起：玄德中军领兵便出，黄忠左边杀来，赵云右边杀来。曹兵大溃而逃，孔明连夜追赶。

    操传令军回南郑，只见五路火起，原来魏延、张飞得严颜代守阆中，分兵杀来，先得了南郑。操心惊，望阳平关而走。玄德大兵追至南郑褒州。安民已毕，玄德问孔明曰：“曹操此来，何败之速也？”孔明曰：“操平生为人多疑，虽能用兵，疑则多败。吾以疑兵胜之。”玄德曰：“今操退守阳平关，其势已孤，先生将何策以退之？”孔明曰：“亮已算定了。”便差张飞、魏延分兵两路去截曹操粮道，令黄忠、赵云分兵两路去放火烧山。四路军将，各引向导官军去了。

    却说曹操退守阳平关，令军哨探。回报曰：“今蜀兵将远近小路，尽皆塞断；砍柴去处，尽放火烧绝。不知兵在何处。”操正疑惑间，又报张飞、魏延分兵劫粮。操问曰：“谁敢敌张飞？”许褚曰：“某愿往！”操令许褚引一千精兵，去阳平关路上护接粮草。解粮官接着，喜曰：“若非将军到此，粮不得到阳平矣。”遂将车上的酒肉，献与许褚。褚痛饮，不觉大醉，便乘酒兴，催粮车行。解粮官曰：“日已暮矣，前褒州之地，山势险恶，未可过去。”褚曰：“吾有万夫之勇，岂惧他人哉！今夜乘着月色，正好使粮车行走。”许褚当先，横刀纵马，引军前进。二更已后，往褒州路上而来。行至半路，忽山凹里鼓角震天，一枝军当住。为首大将，乃张飞也，挺矛纵马，直取许褚。褚舞刀来迎，却因酒醉，敌不住张飞；战不数合，被飞一矛刺中肩膀，翻身落马；军士急忙救起，退后便走。张飞尽夺粮草车辆而回。却说众将保着许褚，回见曹操。操令医士疗治金疮，一面亲自提兵来与蜀兵决战。玄德引军出迎。两阵对圆，玄德令刘封出马。操骂曰：“卖履小儿，常使假子拒敌！吾若唤黄须儿来，汝假子为肉泥矣！”刘封大怒，挺枪骤马，径取曹操。操令徐晃来迎，封诈败而走。操引兵追赶。蜀兵营中，四下炮响，鼓角齐鸣。操恐有伏兵，急教退军。曹兵自相践踏，死者极多，奔回阳平关，方才歇定。蜀兵赶到城下：东门放火，西门呐喊；南门放火，北门擂鼓。操大惧，弃关而走。蜀兵从后追袭。操正走之间，前面张飞引一枝兵截住，赵云引一枝兵从背后杀来，黄忠又引兵从褒州杀来。操大败。诸将保护曹操，夺路而走。方逃至斜谷界口，前面尘头忽起，一枝兵到。操曰：“此军若是伏兵，吾休矣！”及兵将近，乃操次子曹彰也。彰字子文，少善骑射；膂力过人，能手格猛兽。操尝戒之曰：“汝不读书而好弓马，此匹夫之勇，何足贵乎？”彰曰：“大丈夫当学卫青、霍去病，立功沙漠，长驱数十万众，纵横天下；何能作博士耶？”操尝问诸子之志。彰曰：“好为将。”操问：“为将何如？”彰曰：“披坚执锐，临难不顾，身先士卒；赏必行，罚必信。”操大笑。建安二十三年，代郡乌桓反，操令彰引兵五万讨之；临行戒之曰：“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法不徇情，尔宜深戒。”彰到代北，身先战阵，直杀至桑干，北方皆平；因闻操在阳平败阵，故来助战。操见彰至，大喜曰：“我黄须儿来，破刘备必矣！”遂勒兵复回，于斜谷界口安营。有人报玄德，言曹彰到。玄德问曰：“谁敢去战曹彰？”刘封曰：“某愿往。”孟达又说要去。玄德曰：“汝二人同去，看谁成功。”各引兵五千来迎：“刘封在先，孟达在后，曹彰出马与封交战，只三合，封大败而回。孟达引兵前进，方欲交锋，只见曹兵大乱。原来马超、吴兰两军杀来，曹兵惊动。孟达引兵夹攻。马超士卒，蓄锐日久，到此耀武扬威，势不可当。曹兵败走。曹彰正遇吴兰，两个交锋，不数合，曹彰一戟刺吴兰于马下。三军混战。操收兵于斜谷界口紥住。操屯兵日久，欲要进兵，又被马超拒守；欲收兵回，又恐被蜀兵耻笑，心中犹豫不决。适庖官进鸡汤。操见碗中有鸡肋，因而有感于怀。正沉吟间，夏侯惇入帐，禀请夜间口号。操随口曰：“鸡肋！鸡肋！”惇传令众官，都称“鸡肋”。行军主簿杨修，见传“鸡肋”二字，便教随行军士，各收拾行装，准备归程。有人报知夏侯惇。惇大惊，遂请杨修至帐中问曰：“公何收拾行装？”修曰：“以今夜号令，便知魏王不日将退兵归也：鸡肋者，食之无肉，弃之有味。今进不能胜，退恐人笑，在此无益，不如早归：来日魏王必班师矣。故先收拾行装，免得临行慌乱。”夏侯惇曰：“公真知魏王肺腑也！”遂亦收拾行装。于是寨中诸将，无不准备归计。当夜曹操心乱，不能稳睡，遂手提钢斧，绕寨私行。只见夏侯惇寨内军士，各准备行装。操大惊，急回帐召惇问其故。惇曰：“主簿杨德祖先知大王欲归之意。”操唤杨修问之，修以鸡肋之意对。操大怒曰：“汝怎敢造言，乱我军心！”喝刀斧手推出斩之，将首级号令于辕门外。原来杨修为人恃才放旷，数犯曹操之忌：操尝造花园一所；造成，操往观之，不置褒贬，只取笔于门上书一“活”字而去。人皆不晓其意。修曰：“‘门’内添‘活’字，乃阔字也。丞相嫌园门阔耳。”于是再筑墙围，改造停当，又请操观之。操大喜，问曰：“谁知吾意？”左右曰：“杨修也。”操虽称美，心甚忌之。又一日，塞北送酥一盒至。操自写“一合酥”三字于盒上，置之案头。修入见之，竟取匙与众分食讫。操问其故，修答曰：“盒上明书‘一人一口酥’，岂敢违丞相之命乎？”操虽喜笑，而心恶之。操恐人暗中谋害己身，常分付左右：“吾梦中好杀人；凡吾睡着，汝等切勿近前。”一日，昼寝帐中，落被于地，一近侍慌取覆盖。操跃起拔剑斩之，复上床睡；半晌而起，佯惊问：“何人杀吾近侍？”众以实对。操痛哭，命厚葬之。人皆以为操果梦中杀人；惟修知其意，临葬时指而叹曰：“丞相非在梦中，君乃在梦中耳！”操闻而愈恶之。操第三子曹植，爱修之才，常邀修谈论，终夜不息。操与众商议，欲立植为世子，曹丕知之，密请朝歌长吴质入内府商议；因恐有人知觉，乃用大簏藏吴质于中，只说是绢匹在内，载入府中。修知其事，径来告操。操令人于丕府门伺察之。丕慌告吴质，质曰：“无忧也：明日用大簏装绢再入以惑之。”丕如其言，以大簏载绢入。使者搜看簏中，果绢也，回报曹操。操因疑修谮害曹丕，愈恶之。操欲试曹丕、曹植之才干。一日，令各出邺城门；却密使人分付门吏，令勿放出。曹丕先至，门吏阻之，丕只得退回。植闻之，问于修。修曰：“君奉王命而出，如有阻当者，竟斩之可也。”植然其言。及至门，门吏阻住。植叱曰：“吾奉王命，谁敢阻当！”立斩之。于是曹操以植为能。后有人告操曰：“此乃杨修之所教也。”操大怒，因此亦不喜植。修又尝为曹植作答教十余条，但操有问，植即依条答之。操每以军国之事问植，植对答如流。操心中甚疑。后曹丕暗买植左右，偷答教来告操。操见了大怒曰：“匹夫安敢欺我耶！”此时已有杀修之心；今乃借惑乱军心之罪杀之。修死年三十四岁。后人有诗曰：“聪明杨德祖，世代继簪缨。笔下龙蛇走，胸中锦绣成。开谈惊四座，捷对冠群英。身死因才误，非关欲退兵。”

    曹操既杀杨修，佯怒夏侯惇，亦欲斩之。众官告免。操乃叱退夏侯惇，下令来日进兵。次日，兵出斜谷界口，前面一军相迎，为首大将乃魏延也。操招魏延归降，延大骂。操令庞德出战。二将正斗间，曹寨内火起。人报马超劫了中后二寨。操拔剑在手曰：“诸将退后者斩！”众将努力向前，魏延诈败而走。操方麾军回战马超，自立马于高阜处，看两军争战。忽一彪军撞至面前，大叫：“魏延在此！”拈弓搭箭，射中曹操。操翻身落马。延弃弓绰刀，骤马上山坡来杀曹操。刺斜里闪出一将，大叫：“休伤吾主！”视之，乃庞德也。德奋力向前，战退魏延，保操前行。马超已退。操带伤归寨：原来被魏延射中人中，折却门牙两个，急令医士调治。方忆杨修之言，随将修尸收回厚葬，就令班师；却教庞德断后。操卧于毡车之中，左右虎贲军护卫而行。忽报斜谷山上两边火起，伏兵赶来。曹兵人人惊恐。正是：依稀昔日潼关厄，仿佛当年赤壁危。

    未知曹操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三回·情因旧恨生灾毒 心主遭魔幸破光:

    却说曹操退兵至斜谷，孔明料他必弃汉中而走，故差马超等诸将，分兵十数路，不时攻劫。因此操不能久住；又被魏延射了一箭，急急班师。三军锐气堕尽。前队才行，两下火起，乃是马超伏兵追赶。曹兵人人丧胆。操令军士急行，晓夜奔走无停；直至京兆，方始安心。

    且说玄德命刘封、孟达、王平等，攻取上庸诸郡，申耽等闻操已弃汉中而走，遂皆投降，玄德安民已定，大赏三军，人心大悦。于是众将皆有推尊玄德为帝之心；未敢径启，却来禀告诸葛军师，孔明曰：“吾意已有定夺了。”随引法正等入见玄德，曰：“今曹操专权，百姓无主；主公仁义著于天下，今已抚有两川之地，可以应天顺人，即皇帝位，名正言顺，以讨国贼。事不宜迟，便请择吉。”玄德大惊曰：“军师之言差矣。刘备虽然汉之宗室，乃臣子也；若为此事，是反汉矣。”孔明曰：“非也。方今天下分崩，英雄并起，各霸一方，四海才德之士，舍死亡生而事其上者，皆欲攀龙附凤，建立功名也。今主公避嫌守义，恐失众人之望。愿主公熟思之。”玄德曰：“要吾僭居尊位，吾必不敢。可再商议长策。”诸将齐言曰：“主公若只推却，众心解矣。”孔明曰：“主公平生以义为本，未肯便称尊号。今有荆襄、两川之地，可暂为汉中王。”玄德曰：“汝等虽欲尊吾为王，不得天子明诏，是僭也。”孔明曰：“今宜从权，不可拘执常理。”张飞大叫曰：“异姓之人，皆欲为君何，况哥哥乃汉朝宗派！莫说汉中王，就称皇帝，有何不可！”玄德叱曰：“汝勿多言！”孔明曰：“主公宜从权变，先进位汉中王，然后表奏天子，未为迟也。”

    玄德再三推辞不过，只得依允。建安二十四年秋七月，筑坛于沔阳，方圆九里，分布五方，各设旌旗仪仗。群臣皆依次序排列。许靖、法正请玄德登坛，进冠冕玺绶讫，面南而坐，受文武官员拜贺为汉中王。子刘禅，立为王世子。封许靖为太傅，法正为尚书令；诸葛亮为军师，总理军国重事。封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为五虎大将，魏延为汉中太守。其余各拟功勋定爵。玄德既为汉中王，遂修表一道，差人赍赴许都。表曰：“备以具臣之才，荷上将之任，总督三军，奉辞于外；不能扫除寇难，靖匡王室，久使陛下圣教陵迟，六合之内，否而未泰：惟忧反侧，疢如疾首。曩者董卓，伪为乱阶。自是之后，群凶纵横，残剥海内。赖陛下圣德威临，人臣同应，或忠义奋讨，或上天降罚，暴逆并殪，以渐冰消。惟独曹操，久未枭除，侵擅国权，恣心极乱。臣昔与车骑将军董承，图谋讨操，机事不密，承见陷害。臣播越失据，忠义不果，遂得使操穷凶极逆：主后戮杀，皇子鸩害。虽纠合同盟，念在奋力；懦弱不武，历年未效。常恐殒没，辜负国恩；寤寐永叹，夕惕若厉。今臣群僚以为：在昔《虞书》，敦叙九族，庶明励翼；帝王相传，此道不废；周监二代，并建诸姬，实赖晋、郑夹辅之力；高祖龙兴，尊王子弟，大启九国，卒斩诸吕，以安大宗。今操恶直丑正，实繁有徒，包藏祸心，篡盗已显；既宗室微弱，帝族无位，斟酌古式，依假权宜：上臣为大司马、汉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国厚恩，荷任一方，陈力未效，所获已过，不宜复忝高位，以重罪谤。群僚见逼，迫臣以义。臣退惟寇贼不枭，国难未已；宗庙倾危，社稷将坠：诚臣忧心碎首之日。若应权通变，以宁静圣朝，虽赴水火，所不得辞。辄顺众议，拜受印玺，以崇国威。仰惟爵号，位高宠厚；俯思报效，忧深责重。惊怖惕息，如临于谷。敢不尽力输诚，奖励六师，率齐群义，应天顺时，以宁社稷。谨拜表以闻。”

    表到许都，曹操在邺郡闻知玄德自立汉中王，大怒曰：“织席小儿，安敢如此！吾誓灭之！”即时传令，尽起倾国之兵，赴两川与汉中王决雌雄。一人出班谏曰：“大王不可因一时之怒，亲劳车驾远征。臣有一计，不须张弓只箭，令刘备在蜀自受其祸；待其兵衰力尽，只须一将往征之，便可成功。”操视其人，乃司马懿也。操喜问曰：“仲达有何高见？”懿曰：“江东孙权，以妹嫁刘备，而又乘间窃取回去；刘备又据占荆州不还：彼此俱有切齿之恨。今可差一舌辩之士，赍书往说孙权，使兴兵取荆州；刘备必发两川之兵以救荆州。那时大王兴兵去取汉川，令刘备首尾不能相救，势必危矣。”操大喜，即修书令满宠为使，星夜投江东来见孙权。

    权知满宠到，遂与谋士商议。张昭进曰：“魏与吴本无仇；前因听诸葛之说词，致两家连年征战不息，生灵遭其涂炭。今满伯宁来，必有讲和之意，可以礼接之。”权依其言，令众谋士接满宠入城相见。礼毕，权以宾礼待宠。宠呈上操书，曰：“吴、魏自来无仇，皆因刘备之故，致生衅隙。魏王差某到此，约将军攻取荆州，魏王以兵临汉川，首尾夹击。破刘之后，共分疆土，誓不相侵。”孙权览书毕，设筵相待满宠，送归馆舍安歇。权与众谋士商议。顾雍曰：“虽是说词，其中有理。今可一面送满宠回，约会曹操，首尾相击；一面使人过江探云长动静，方可行事。”诸葛瑾曰：“某闻云长自到荆州，刘备娶与妻室，先生一子，次生一女。其女尚幼，未许字人。某愿往与主公世子求婚。若云长肯许，即与云长计议共破曹操；若云长不肯，然后助曹取荆州。”孙权用其谋，先送满宠回许都；却遣诸葛瑾为使，投荆州来。入城见云长，礼毕。云长曰：“子瑜此来何意？”瑾曰：“特来求结两家之好：吾主吴侯有一子，甚聪明；闻将军有一女，特来求亲。两家结好，并力破曹。此诚美事，请君侯思之。”云长勃然大怒曰：“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不看汝弟之面，立斩汝首！再休多言！”遂唤左右逐出。瑾抱头鼠窜，回见吴侯；不敢隐匿，遂以实告。权大怒曰：“何太无礼耶！”便唤张昭等文武官员，商议取荆州之策。步骘曰：“曹操久欲篡汉，所惧者刘备也；今遣使来令吴兴兵吞蜀，此嫁祸于吴也。”权曰：“孤亦欲取荆州久矣。”骘曰：“今曹仁现屯兵于襄阳、樊城，又无长江之险，旱路可取荆州；如何不取，却令主公动兵？只此便见其心。主公可遣使去许都见操，令曹仁旱路先起兵取荆州，云长必掣荆州之兵而取樊城。若云长一动，主公可遣一将，暗取荆州，一举可得矣。”权从其议，即时遣使过江，上书曹操，陈说此事。操大喜，发付使者先回，随遣满宠往樊城助曹仁，为参谋官，商议动兵；一面驰檄东吴，令领兵水路接应，以取荆州。

    却说汉中王令魏延总督军马，守御东川。遂引百官回成都。差官起造宫庭，又置馆舍，自成都至白水，共建四百余处馆舍亭邮。广积粮草。多造军器，以图进取中原。细作人探听得曹操结连东吴，欲取荆州，即飞报入蜀。汉中王忙请孔明商议。孔明曰：“某已料曹操必有此谋；然吴中谋士极多，必教操令曹仁先兴兵矣。”汉中王曰：“似此如之奈何？”孔明曰：“可差使命就送官诰与云长，令先起兵取樊城，使敌军胆寒，自然瓦解矣。”汉中王大喜，即差前部司马费诗为使，赍捧诰命投荆州来。云长出郭，迎接入城。至公廨礼毕，云长问曰：“汉中王封我何爵？”诗曰：“五虎大将之首。”云长问：“那五虎将？”诗曰：“关、张、赵、马、黄是也。”云长怒曰：“翼德吾弟也；孟起世代名家；子龙久随吾兄，即吾弟也：位与吾相并，可也。黄忠何等人，敢与吾同列？大丈夫终不与老卒为伍？”遂不肯受印。诗笑曰：“将军差矣。昔萧何、曹参与高祖同举大事，最为亲近，而韩信乃楚之亡将也；然信位为王，居萧、曹之上，未闻萧、曹以此为怨。今汉中王虽有五虎将之封，而与将军有兄弟之义，视同一体。将军即汉中王，汉中王即将军也。岂与诸人等哉？将军受汉中王厚恩，当与同休戚、共祸福，不宜计较官号之高下。愿将军熟思之。”云长大悟，乃再拜曰：“某之不明，非足下见教，几误大事。”即拜受印绶。

    费诗方出王旨，令云长领兵取樊城。云长领命，即时便差傅士仁、糜芳二人为先锋，先引一军于荆州城外屯紥；一面设宴城中，款待费诗。饮至二更，忽报城外寨中火起。云长急披挂上马，出城看时，乃是傅士仁、糜芳饮酒，帐后遗火，烧着火炮，满营撼动，把军器粮草，尽皆烧毁。云长引兵救扑，至四更方才火灭。云长入城，召傅士仁、糜芳责之曰：“吾令汝二人作先锋，不曾出师，先将许多军器粮草烧毁，火炮打死本部军人。如此误事，要你二人何用？”叱令斩之。费诗告曰：“未曾出师，先斩大将，于军不利。可暂免其罪。”云长怒气不息，叱二人曰：“吾不看费司马之面，必斩汝二人之首！”乃唤武士各杖四十，摘去先锋印绶，罚糜芳守南郡，傅士仁守公安；且曰：“若吾得胜回来之日，稍有差池，二罪俱罚！”二人满面羞惭，喏喏而去。

    云长便令廖化为先锋，关平为副将，自总中军，马良、伊籍为参谋，一同征进。先是，有胡华之子胡班，到荆州来投降关公；公念其旧日相救之情，甚爱之；令随费诗入川，见汉中王受爵。费诗辞别关公，带了胡班，自回蜀中去了。

    且说关公是日祭了“帅”字大旗，假寐于帐中。忽见一猪，其大如牛，浑身黑色，奔入帐中，径咬云长之足。云长大怒，急拔剑斩之，声如裂帛。霎然惊觉，乃是一梦。便觉左足阴阴疼痛，心中大疑。唤关平至，以梦告之。平对曰：“猪亦有龙象。龙附足，乃升腾之意，不必疑忌。”云长聚多官于帐下，告以梦兆。或言吉祥者，或言不祥者，众论不一。云长曰：“吾大丈夫，年近六旬，即死何憾！”正言间，蜀使至，传汉中王旨，拜云长为前将军，假节钺，都督荆襄九郡事。云长受命讫，众官拜贺曰：“此足见猪龙之瑞也。”于是云长坦然不疑，遂起兵奔襄阳大路而来。

    曹仁正在城中，忽报云长自领兵来。仁大惊，欲坚守不出，副将翟元曰：“今魏王令将军约会东吴取荆州；今彼自来，是送死也，何故避之！”参谋满宠谏曰：“吾素知云长勇而有谋，未可轻敌。不如坚守，乃为上策。”骁将夏侯存曰：“此书生之言耳。岂不闻‘水来土掩，将至兵迎’？我军以逸待劳，自可取胜。”曹仁从其言，令满宠守樊城，自领兵来迎云长。

    云长知曹兵来，唤关平、廖化二将，受计而往。与曹兵两阵对圆，廖化出马搦战。翟元出迎。二将战不多时，化诈败，拨马便走，翟元从后追杀，荆州兵退二十里。次日，又来搦战。夏侯存、翟元一齐出迎，荆州兵又败，又追杀二十余里。忽听得背后喊声大震，鼓角齐鸣。曹仁急命前军速回，背后关平、廖化杀来，曹兵大乱。曹仁知是中计，先掣一军飞奔襄阳；离城数里，前面绣旗招飐，云长勒马横刀，拦住去路。曹仁胆战心惊，不敢交锋，望襄阳斜路而走。云长不赶。须臾，夏侯存军至，见了云长，大怒，便与云长交锋，只一合，被云长砍死。翟元便走，被关平赶上，一刀斩之。乘势追杀，曹兵大半死于襄江之中。曹仁退守樊城。

    云长得了襄阳，赏军抚民。随军司马王甫曰：“将军一鼓而下襄阳，曹兵虽然丧胆，然以愚意论之：今东吴吕蒙屯兵陆口，常有吞并荆州之意；倘率兵径取荆州，如之奈何？”云长曰：“吾亦念及此。汝便可提调此事：去沿江上下，或二十里，或三十里，选高阜处置一烽火台，每台用五十军守之；倘吴兵渡江，夜则明火，昼则举烟为号。吾当亲往击之。”王甫曰：“糜芳、傅士仁守二隘口，恐不竭力；必须再得一人以总督荆州。”云长曰：“吾已差治中潘濬守之，有何虑焉？”甫曰：“潘濬平生多忌而好利，不可任用。可差军前都督粮料官赵累代之。赵累为人忠城廉直。若用此人，万无一失。”云长曰：“吾素知潘浚为人。今既差定，不必更改。赵累现掌粮料，亦是重事。汝勿多疑，只与我筑烽火台去。”王甫怏怏拜辞而行。云长令关平准备船只渡襄江，攻打樊城。

    却说曹仁折了二将，退守樊城，谓满宠曰：“不听公言，兵败将亡，失却襄阳，如之奈何？”宠曰：“云长虎将，足智多谋，不可轻敌，只宜坚守。”正言间，人报云长渡江而来，攻打樊城。仁大惊，宠曰：“只宜坚守。”部将吕常奋然曰：“某乞兵数千，愿当来军于襄江之内。”宠谏曰：“不可。”吕常怒曰：“据汝等文官之言，只宜坚守，何能退敌？岂不闻兵法云：军半渡可击。今云长军半渡襄江，何不击之？若兵临城下，将至壕边，急难抵当矣。”仁即与兵二千，令吕常出樊城迎战。吕常来至江口，只见前面绣旗开处，云长横刀出马。吕常却欲来迎，后面众军见云长神威凛凛，不战先走，吕常喝止不住。云长混杀过来，曹兵大败，马步军折其大半，残败军奔入樊城。曹仁急差人求救，使命星夜至长安，将书呈上曹操，言：“云长破了襄阳，现围樊城甚急。望拨大将前来救援。”曹操指班部内一人而言曰：“汝可去解樊城之围。”其人应声而出。众视之，乃于禁也。禁曰：“某求一将作先锋，领兵同去。”操又问众人曰：“谁敢作先锋？”一人奋然出曰：“某愿施犬马之劳，生擒关某，献于麾下。”操观之大喜。正是：未见东吴来伺隙，先看北魏又添兵。

    未知此人是谁，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四回·长庚传报魔头狠 行者施为变化能:

◎桓彝〔子云 云弟豁 豁子石虔 虔子振 虔弟石秀 石民 石生 石绥石康 豁弟秘 秘弟冲 冲子嗣 嗣子胤 嗣弟谦 谦弟修 徐宁〕桓彝，字茂伦，谯国龙亢人，汉五更荣之九世孙也。父颢，官至郎中。彝少孤贫，虽箪瓢，处之晏如。性通朗，早获盛名。有人伦识鉴，拔才取士，或出于无闻，或得之孩抱，时人方之许、郭。少与庾亮深交，雅为周顗所重。顗尝叹曰“茂伦嵚崎历落，固可笑人也”起家州主簿。赴齐王冏义，拜骑都尉。元帝为安东将军，版行逡遒令。寻辟丞相中兵属，累迁中书郎、尚书吏部郎，名显朝廷。于时王敦擅权，嫌忌士望，彝以疾去职。尝过舆县，县宰徐宁字安期，通朗博涉，彝遇之，欣然停留累日，结交而别。先是，庾亮每属彝觅一佳吏部，及至都，谓亮曰“为卿得一吏部矣”亮问所在，彝曰“人所应有而不必有，人所应无而不必无。徐宁真海岱清士”因为叙之，即迁吏部郎，竟历显职。明帝将伐王敦，拜彝散骑常侍，引参密谋。及敦平，以功封万宁县男。丹杨尹温峤上言“宣城阻带山川，频经变乱，宜得望实居之，窃谓桓彝可充其选”帝手诏曰“适得太真表如此。今大事新定，朝廷须才，不有君子，其能国乎。方今外务差轻，欲停此事”彝上疏深自撝挹，内外之任并非所堪，但以坟柏在此郡，欲暂结名义，遂补彝宣城内史。在郡有惠政，为百姓所怀。苏峻之乱也，彝纠合义众，欲赴朝廷。其长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人易扰，可案甲以须后举。彝厉色曰“夫见无礼于其君者，若鹰鹯之逐鸟雀。今社稷危逼，义无晏安”乃遣将军朱绰讨贼别帅于芜湖，破之。彝寻出石硊。会朝廷遣将军司马流先据慈湖，为贼所破，遂长驱径进。彝以郡无坚城，遂退据广德。寻王师败绩，彝闻而慷慨流涕，进屯泾县。时州郡多遣使降峻，裨惠又劝彝伪与通和，以纾交至之祸。彝曰“吾受国厚恩，义在致死，焉能忍垢蒙辱与丑逆通问。如其不济，此则命也”遣将军俞纵守兰石。峻遣将韩晃攻之。纵将败，左右劝纵退军。纵曰“吾受桓侯厚恩，本以死报。吾之不可负桓侯，犹桓侯之不负国也”遂力战而死。晃因进军攻彝。彝固守经年，势孤力屈。贼曰“彝若降者，当待以优礼”将士多劝彝伪降，更思后举。彝不从，辞气壮烈，志节不挠。城陷，为晃所害，年五十三。时贼尚未平，诸子并流迸，宣城人纪世和率义故葬之。贼平，追赠廷尉，谥曰简。咸安中，改赠太常。俞纵亦以死节，追赠兴古太守。初，彝与郭璞善，尝令璞筮。卦成，璞以手坏之。彝问其故。曰“卦与吾同。丈夫当此非命，如何”竟如其言。有五子：温、云、豁、秘、冲。温别有传。云字云子。初为骠骑何充参军、尚书郎，不拜。袭爵万宁男，历位建武将军、义成太守。遭母忧去职。葬毕，起为江州刺史，称疾，庐于墓次。诏书敦逼，固辞不行，服阕，然后莅职。加都督司豫二州军事、领镇蛮护军、西阳太守、假节。云招集众力，志在足兵，多所枉滥，众皆嗟怨。时温执权，有司不敢弹劾。升平四年卒，赠平南将军，谥曰贞。子序嗣，官至宣城内史。豁字朗子。初辟司徒府、秘书郎，皆不就。简文帝召为抚军从事中郎，除吏部郎，以疾辞。迁黄门郎，未拜。时谢万败于梁濮，许昌、颍川诸城相次陷没，西藩骚动。温命豁督沔中七郡军事、建威将军、新野义成二郡太守，击慕容屈尘，破之，进号右将军。温既内镇，以豁监荆扬雍州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假节，将军如故。时梁州刺史司马勋以梁益叛，豁使其参军桓罴讨之。而南阳督护赵弘、赵忆等逐太守桓淡，据宛城以叛，豁与竟陵太守罗崇讨破之。又攻伪南中郎将赵盘于宛，盘退走，豁追至鲁阳，获之，送于京师，置戍而旋。又监宁益军事。温薨，迁征西将军，进督交广并前五州军事。苻坚寇蜀，豁遣江夏相竺瑶距之。广汉太守赵长等战死，瑶引军退。顷之，坚又寇凉州，弟冲遣辅国将军朱序与豁子江州刺史石秀溯流就路，禀节度。豁遣督护桓罴与序等游军沔汉，为凉州声援。俄而张天锡陷没，诏遣中书郎王寻之诣豁，谘谋边事。豁表以梁州刺史毛宪祖监沔北军事，兖州刺史朱序为南中郎将、监沔中军事，镇襄阳，以固北鄙。太元初，迁征西大将军、开府。豁上疏固让曰“臣闻三台丽天，辰极以之增耀。论道作弼，王猷以之时邕。必将仰参神契，对扬成务，弘易简以翼化，畅玄风于宗极。故宜明扬仄陋，登庸贤俊，使版筑有冲天之举，渭滨无垂竿之逸。用乃功济苍生，道光千载。是以德非时望，成典所不虚授。功微赏厚，贤达不以拟心。臣实凡人，量无远致，阶藉门宠，遂叨非据。进不能阐扬皇风，赞明其政道。退不能宣力所莅，混一华戎。尸素积载，庸绩莫纪。是以敢冒成命，归陈丹款。伏愿陛下回神玄览，追收谬眷，则具瞻革望，臣知所免”竟不许。及苻坚陷仇池，豁以新野太守吉挹行魏兴太守、督护梁州五郡军事，戍梁州。坚陷涪城，梁州刺史杨亮、益州刺史周仲孙并委戍奔溃。豁以威略不振，所在覆败，又上疏陈谢，固辞，不拜开府。寻卒，时年五十八。赠司空，本官如故，谥曰敬。赠钱五十万，布五百匹，使者持节监护丧事。豁时誉虽不及冲，而甚有器度。但遇强寇，故功业不建。初，豁闻苻坚国中有谣云“谁谓尔坚石打碎”有子二十人，皆以“石”为名以应之。唯石虔、石秀、石民、石生、石绥、石康知名。石虔小字镇恶。有才干，趫捷绝伦。从父在荆州，于猎围中见猛善被数箭而伏，诸督将素知其勇，戏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兽跳，石虔亦跳，高于兽身，猛兽伏，复拔一箭以归。从温入关。冲为苻健所围，垂没，石虔跃马赴之，拔冲于数万众之中而还，莫敢抗者。三军叹息，威震敌人。时有患虐疾者，谓曰“桓石虔来”以怖之，病者多愈，其见畏如此。初，袁真以寿阳叛，石虔以宁远将军、南顿太守帅诸将攻之，克其南城。又击苻坚将王鉴于石桥，获马五百匹。除竟陵太守，以父忧去职。寻而苻坚又寇淮南，诏曰“石虔文武器干，御戎有方。古人绝哭，金革弗避，况在余哀，岂得辞事。可授奋威将军、南平太守”寻进冠军将军。苻坚荆州刺史梁成、襄阳太守阎震率众入寇竟陵，石虔与弟石民距之。贼阻滶水，屯管城。石虔设计夜渡水，既济，贼始觉，力战破之，进克管城，擒震，斩首七千级，俘获万人，马数百匹，牛羊千头，具装铠三百领。成以轻骑走保襄阳。石虔复领河东太守，进据樊城，逐坚兖州刺史张崇，纳降二千家而还。冲卒，石虔以冠军将军监豫州扬州五郡军事、豫州刺史。寻以母忧去职。服阕，复本位。久之，命移镇马头，石虔求停历阳，许之。太元十三年卒，追赠右将军。追论平阎震功，进爵作塘侯。第五子诞嗣。诞长兄洪，襄城太守。洪弟振。振字道全。少果锐，而无行。玄为荆州，以振为扬武将军、淮南太守。转江夏相，以凶横见黜。及玄之败也，桓谦匿于沮中，振逃于华容之涌中。玄先令将军王稚徽戍巴陵，稚徽遣人报振云“桓钦已克京邑，冯稚等复平寻阳，刘毅诸军并败于中路”振大喜。时安帝在江陵，振乃聚党数十人袭江陵。比至城，有众二百。谦亦聚众而出，遂陷江陵，迎帝于行宫。振闻桓升死，大怒，将肆逆于帝，谦苦禁之，乃止。遂命群臣，辞以楚祚不终，百姓之心复归于晋，更奉进玺绶，以琅邪王领徐州刺史，振为都督八州、镇西将军、荆州刺史。帝侍御左右，皆振之腹心，既而叹曰“公昔早不用我，遂致此败。若使公在，我为前锋，天下不足定。今独作此，安归乎”遂肆意酒色，暴虐无道，多所残害。振营于江津。南阳太守鲁宗之自襄阳破振将温楷于柞溪，进屯纪南。振闻楷败，留其将冯该守营，自率众与宗之大战。振勇冠三军，众莫能御，宗之败绩。振追奔，遇宗之单骑于道，弗之识也，乃问宗之所在。绐曰“已前走矣”宗之于是自后而退。寻而刘毅等破冯该，平江陵。振闻该败，众溃而走。后与该子宏出自涢城，复袭江陵。荆州刺史司马休之奔襄阳，振自号荆州刺史。建威将军刘怀肃率宁远将军索邈，与振战于沙桥。振兵虽少，左右皆力战，每一合，振辄瞋目奋击，众莫敢当。振时醉，且中流矢，广武将军唐兴临阵斩之。石秀，幼有令名，风韵秀彻，博涉群书尤善《老》《庄》。常独处一室，简于应接，时人方之庾纯。甚为简文帝所重。豁为荆州，请为鹰扬将军、竟陵太守，非其好也。寻代叔父冲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领镇蛮护军、西阳太守，居寻阳。性放旷，常弋钓林泽，不以荣爵婴心。善骑射，发则命中。尝从冲猎，登九井山，徒旅甚盛，观者倾坐，石秀未尝属目，止啸咏而已。谢安尝访以世务，默然不答，安甚怪之。他日，安以语其从弟嗣，嗣以问之，石秀曰“世事此公所谙，吾又何言哉”在州五年，以疾去职。年四十三卒于家，朝野悼惜之。追赠后将军，后改赠太常。子稚玉嗣。玄之篡也，以石秀一门之令，封稚玉为临沅王。石民，弱冠知名，卫将军谢安引为参军。叔父冲上疏，版督荆江豫三州之十郡军事、振武将军，领襄城太守，戍夏口，与石虔攻苻坚荆州刺史梁成等于竟陵。明年，又与随郡太守夏侯澄之破苻坚将慕容垂、姜成等于漳口。复领谯国内史、梁郡太守。冲薨，诏以石民监。荆州军事、西中郎将、荆州刺史。桓氏世莅荆土，石民兼以才望，甚为人情所仰。初，冲遣竟陵太守赵统伐襄阳。至是，石民复遣兵助之。寻而苻坚败于淮肥，石民遣南阳太守高茂卫山陵。时坚虽破败，而慕容垂等复盛。石民遣将军晏谦伐弘农，贼东中郎将慕容夔降之。始置湖陕二戍。获关中担幢伎，以充太乐。时苻坚子丕僭号于河北，谋袭洛阳。石民遣将军冯该讨之，临阵斩丕，及其左仆射王孚、吏部尚书苟操等，传首京都。而丁零翟辽复侵逼山陵，石民使河南太守冯遵讨之。时乞活黄淮自称并州刺史，与辽共攻长社，众数千人。石民复遣南平太守郭铨、松滋太守王遐之击淮，斩之，辽走河北。以前后功，进左将军。卒，无子。石生，隆安中以司徒左长史迁侍中，历骠骑、太傅长史。会稽世子元显将伐桓玄，石生驰书报玄，玄甚德之。及玄用事，以为前将军、江州刺史。寻卒于官。石绥，元显时为司徒左长史。玄用事，拜黄门郎、左卫将军。玄败，石绥走江西涂中，聚众攻历阳，后为梁州刺史傅歆之所杀。石康，偏为玄所亲爱，玄为荆州，以为振威将军。累迁荆州刺史。讨庾仄功，封武陵王，事具玄传。秘字穆子。少有才气，不伦于俗。初拜秘书郎，兄温抑而不用。久之，为辅国将军、宣城内史。时梁州刺史司马勋叛入蜀，秘以本官监梁益二州征讨军事、假节。勋平，还郡。后为散骑常侍，徙中领军。孝武帝初即位，妖贼卢竦入宫，秘与左卫将军殷康俱入击之。温入朝，窃考竦事，收尚书陆始等，罹罪者甚众。秘亦免官，居于宛陵，每愤愤有不平之色。温疾笃，秘与温子熙、济等谋共废冲。冲密知之，不敢入。顷温气绝，先遣力士拘录熙、济，而后临丧。秘于是废弃，遂居于墓所，放志田园，好游山水。后起为散骑常侍，凡三表自陈。诏曰“秘受遇先朝。是以延之。而频有让表，以栖尚告诚，兼有疾疢，省用增叹。可顺其所执”秘素轻冲，冲时贵盛，秘耻常侍位卑，故不应朝命，与谢安书及诗十首，辞理可观，其文多引简文帝之眄遇。先冲卒。长子蔚，官至散骑常侍、游击将军。玄篡，以为醴陵王。冲字幼子，温诸弟中最淹识，有武干，温甚器之。弱冠，太宰、武陵王晞辟，不就。除鹰扬将军、镇蛮护军、西阳太守。从温征伐有功，迁督荆州之南阳襄阳新野义阳顺阳雍州之京兆扬州之义成七郡军事、宁朔将军、义成新野二郡太守，镇襄阳。又从温破姚襄。及虏周成，进号征虏将军，赐爵丰城公。寻迁振威将军、江州刺史、领镇蛮护军、西阳谯二郡太守。温之破姚襄也，获襄将张骏、杨凝等，徙于寻阳。冲在江陵，未及之职，而骏率其徒五百人杀江州督护赵毗，掠武昌府库，将妻子北叛。冲遣将讨获之，遽还所镇。初，彝亡后，冲兄弟并少，家贫，母患，须羊以解，无由得之，温乃以冲为质。羊主甚富，言不欲为质，幸为养买德郎，冲小字也。及冲为江州，出射，羊主于堂边看，冲识之，谓曰“我买德也”遂厚报之。顷之，进监江荆豫三州之六郡军事、南中郎将、假节，州郡如故。在江州凡十三年而温薨。孝武帝诏冲为中军将军、都督扬江豫三州军事、扬豫二州刺史、假节。时诏赙温钱布漆蜡等物，而不及大殓。冲上疏陈温素怀每存清俭，且私物足举凶事，求还官库。诏不许，冲犹固执不受。初，温执权，大辟之罪皆自己决。冲既莅事，上疏以为生杀之重，古今所慎，凡诸死罪，先上，须报。冲既代温居任，尽忠王室。或劝冲诛除时望，专执权衡，冲不从。谢安以时望辅政，为群情所归，冲惧逼，宁康三年，乃解扬州，自求外出。桓氏党与以为非计，莫不扼腕苦谏，郗超亦深止之。冲皆不纳，处之淡然，不以为恨，忠言嘉谋，每尽心力。于是改授都督徐兖豫青扬五州之六郡军事、车骑将军、徐州刺史，以北中郎府并中军，镇京口，假节。又诏冲及谢安并加侍中，以甲杖五十人入殿。时丹杨尹王蕴以后父之重昵于安，安意欲出蕴为方伯，乃复解冲徐州，直以车骑将军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军事，自京口迁镇姑熟。既而苻坚寇凉州，冲遣宣城内史朱序、豫州刺史桓伊率众向寿阳，淮南太守刘波泛舟淮泗，乘虚致讨，以救凉州，乃表曰：氐贼自并东胡，丑类实繁，而蜀汉寡弱，西凉无备，斯诚暴与疾颠，祇速其亡。然而天未剿绝，屡为国患。臣闻胜于无形，功立事表，伐谋之道，兵之上略。况此贼陆梁，终必越逸。北狄陵纵，常在秋冬。今日月迅迈，高风行起，臣辄较量畿甸，守卫重复，又淮泗通流，长江如海，荆楚偏远，密迩寇仇，方城、汉水无天险之实，而过备之重势在西门。臣虽凡庸，识乏武略，然猥荷重任，思在投袂。请率所统，径进南郡，与征西将军臣豁参同谋猷。贼若果驱犬羊，送死沔汉，庶仰凭正顺，因致人利，一举乘风，扫清氛秽，不复重劳王师，有事三秦，则先帝盛业永隆于圣世，宣武遗志无恨于在昔。如其慑惮皇威，窥计屈，则观兵伺衅，更议进取，振旅旋旆，迟速唯宜。伏愿陛下览臣所陈，特垂听许。诏答曰“丑类违天，比年纵肆，梁益不守，河西倾丧。每惟宇内未一，愤叹盈怀。将军经略深长，思算重复，忠国之诚，形于义旨。览省未周，以感以慨。寇虽乘间窃利，而以无道临之，黩武穷凶，虐用其众，灭亡之期，势何得久。然备豫不虞，军之善政。辄询于群后，敬从高算。想与征西协参令图，嘉谋远猷，动静以闻”会张天锡陷没，于是罢兵。俄而豁卒，迁都督江荆梁益宁交广七州扬州之义成雍州之京兆司州之河东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持节，将军、侍中如故。又以其子嗣为江州刺史。冲将之镇，帝饯于西堂，赐钱五十万。又以酒三百四十石、牛五十头犒赐文武。谢安送至溧洲。冲既到江陵，时苻坚强盛，冲欲移阻江南，乃上疏曰“自中兴以来，荆州所镇，随宜回转。臣亡兄温以石季龙死，经略中原，因江陵路便，即而镇之。事与时迁，势无常定。且兵者诡道，示之以弱，今宜全重江南，轻戍江北。南平孱陵县界，地名上明，田土膏良，可以资业军人。在吴时乐乡城以上四十馀里，北枕大江，西接三峡。若狂狡送死，则旧郢以北坚壁不战，接会济江，路不云远，乘其疲堕，扑翦为易。臣司存阃外，辄随宜处分”于是移镇上明，使冠军将军刘波守江陵，谘议参军杨亮守江夏。诏以荆州水旱饑荒，又冲新移草创，岁运米三十万斛以供军资，须年丰乃止。坚遣其将苻融寇樊、邓，石越寇鲁阳，姚苌寇南乡，韦钟寇魏兴，所在陷没。冲遣江夏相刘奭、南中郎将朱序击之，而奭畏懦不进，序又为贼所擒。冲深自咎责，上疏送章节，请解职，不许。遣左卫将军张玄之诣冲谘谋军事。冲率前将军刘波及兄子振威将军石民、冠军将军石虔等伐苻坚，拔坚筑阳。攻武当，走坚兖州刺史张崇。坚遣慕容垂、毛当寇邓城，苻熙、石越寇新野。冲既惮坚众，又以疾疫，还镇上明。表以“夏口江沔冲要，密迩强寇，兄子石民堪居此任，辄版督荆江十郡军事、振武将军、襄城太守。寻阳北接强蛮，西连荆郢，亦一任之要。今府州既分，请以王荟补江州刺史”诏从之。时荟始遭兄劭丧，将葬，辞不欲出。于是卫将军谢安更以中领军谢輶代之。冲闻之而怒，上疏以为輶文武无堪，求自领江州，帝许之。冲使石虔伐坚襄阳太守阎震，擒之，及大小帅二十九人，送于京都，诏归冲府。以平震功，封次子谦宜阳侯。坚使其将郝贵守襄阳，冲使扬威将军朱绰讨之，遂焚烧沔北田稻，拔六百馀户而还。又遣上庸太守郭宝伐坚魏兴太守褚垣、上庸太守段方，并降之。新城太守麹常遁走，三郡皆平。诏赐钱百万，袍表千端。初，冲之西镇，以贼寇方强，故移镇上明，谓江东力弱，正可保固封疆，自守而已。又以将相异宜，自以德望不逮谢安，故委之内相，而四方镇捍，以为己任。又与朱序款密。俄而序没于贼，冲深用愧惋。既而苻坚尽国内侵，冲深以根本为虑，乃遣精锐三千来赴京都。谢安谓三千人不足以为损益，而欲外示闲暇，闻军在近，固不听。报云“朝廷处分已定，兵革无阙，西藩宜以为防”时安已遣兄子玄及桓伊等诸军，冲谓不足以为废兴，召佐吏，对之叹曰“谢安乃有庙堂之量，不闲将略。今大敌垂至，方游谈不暇，虽遣诸不经事少年，众又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衽矣”俄而闻坚破，大勋克举，又知朱序因以得还，冲本疾病，加以惭耻，发病而卒，时年五十七。赠太尉，本官如故，谥曰宣穆。赙钱五十万，布五百匹。冲性俭素，而谦虚爱士。尝浴后，其妻送以新衣，冲大怒，促令持去。其妻复送之，而谓曰“衣不经新，何缘得故”冲笑而服之。命处士南阳刘驎之为长史，驎之不屈，亲往迎之，礼之甚厚。又辟处士长沙邓粲为别驾，备礼尽恭。粲感其好贤，乃起应命。初，郗鉴、庾亮、庾翼临终皆有表，树置亲戚，唯冲独与谢安书云“妙灵、灵宝尚小，亡兄寄托不终，以此为恨”言不及私，论者益嘉之。及丧下江陵，士女老幼皆临江瞻送，号哭尽哀。后玄篡位，追赠太傅、宣城王。有七子：嗣、谦、修、崇、弘、羡、怡。嗣字恭祖。少有清誉，与豁子石秀并为桓氏子侄之冠。冲既代豁西镇，诏以嗣督荆州之三郡豫州之四郡军事、建威将军、江州刺史。莅事简约，修所住斋，应作版檐，嗣命以茅代之，版付船官。转西阳、襄城二郡太守，镇夏口。后领江夏相，卒官。追赠南中郎将，谥曰靖。子胤嗣。胤字茂远。少有清操，虽奕世华贵，甚以恬退见称。初拜秘书丞，累迁中书郎、秘书监。玄甚钦爱之，迁中书令。玄篡位，为吏部尚书，随玄西奔。玄死，归降。诏曰“夫善著则祚远，勋彰故事殊。以宣孟之忠，蒙后晋国。子文之德，世嗣获存。故太尉冲，昔藩陕西，忠诚王室。诸子染凶，自贻罪戮。念冲遗勤，用悽于怀。其孙胤宜见矜宥，以奖为善。可特全生命，徙于新安”及东阳太守殷仲文、永嘉太守骆球等谋反，阴欲立胤为玄嗣，事觉，伏诛。谦字敬祖，详正有器望。初以父功封宜阳县开国侯，累迁辅国将军、吴国内史。孙恩之乱，谦出奔无锡。征拜尚书，骠骑大将军元显引为谘议参军，转司马。元兴初，朝廷将伐玄，以桓氏世在陕西，谦父冲有遗惠于荆楚，惧人情向背，乃用谦为持节、都督荆益宁梁四州诸军事、西中郎将、荆州刺史、假节，以安荆楚。玄既用事，以谦为尚书左仆射，领吏部，加中军将军。谦兄弟显列，玄甚倚仗之，而内不能善也。改封谦为宁都侯，拜尚书令，加散骑常侍。迁侍中、卫将军、开府、录尚书事。玄篡位，复领扬州刺史，本官如故，封新安王。及桓振作乱，谦保护乘舆，颇有功焉。然而暗忄耎，尤不可以造事。初，劝振率军下战，己守江陵。振既轻谦用事，故不从。及振败，谦奔于姚兴。先是，谯纵称藩于姚兴，纵与卢循通使，潜相影响，乃表兴请谦共顺流东下。兴问谦，谦曰“臣门著恩荆楚，从弟玄末虽篡位，皆是逼迫，人神所明。今臣与纵东下，百姓自应骇动”兴曰“小水不容大舟，若纵才力足以济事，亦不假君为鳞翼。宜自求多福”遂遣之。谦至蜀，欲虚怀引士，纵疑之，乃置谦于龙格，使人守之。谦向诸弟泣曰“姚主言神矣”后与纵引谯道福俱下，谦于道占募，百姓感冲遗惠，投者二万人。刘道规破谦，斩之。修字承祖。尚简文帝女武昌公主，历吏部郎，稍迁左卫将军。王恭将伐谯王尚之，先遣何澹之、孙无终向句容。修以左卫领振武将军，与辅国将军陶无忌距之。修次句容。俄而恭败，无终遣书求降。修既旋军，而杨佺期已至石头，时朝廷无备，内外崩骇。修进说曰“殷、桓之下，专恃王恭，恭既破灭，莫不失色。今若优诏用玄，玄必内喜，则能制仲堪、佺期，使并顺命”朝廷纳之。以修为龙骧将军、荆州刺史、假节，权领左卫文武之镇。又令刘牢之以千人送之。转仲堪为广州。修未及发，而玄等盟于寻阳，求诛牢之。尚之并诉仲堪无罪，独被降黜。于是诏复仲堪荆州。御史中丞江绩奏修承受杨佺期之言，交通信命，宣传不尽，以为身计，疑误朝算，请收付廷尉。特诏免官。寻代王凝之为中护军。顷之，玄破仲堪、佺期，诏以修为征虏将军、江州刺史。寻复为中护军。玄执政，以修都督六州、右将军、徐兖二州刺史、假节。寻进抚军将军，加散骑常侍。玄篡，以为抚军大将军，封安成王。刘裕义旗起，斩之。徐宁者，东海郯人也。少知名，为舆县令。时廷尉桓彝称有人伦鉴识，彝尝去职，至广陵寻亲旧，还遇风，停浦中，累日忧悒，因上岸，见一室宇，有似廨署，访之，云是舆县。彝乃造之。宁清惠博涉，相遇欣然，因留数夕。彝大赏之，结交而别。至都，谓庾亮曰“吾为卿得一佳吏部郎”语在彝传。即迁吏部郎、左将军、江州刺史，卒官。史臣曰：醨风潜煽，醇源浸竭，遗道德于情性，显忠信于名教。首阳高节，求仁而得仁。泗上微言，朝闻而夕死。原轸免胄，懔然于往策。季路绝缨，邈矣于前志。况交霜雪于杪岁，晦风雨于将晨，喈响或以变其音，贞柯罕能全其性。桓茂伦抱中和之气，怀不挠之节，迈周庾之清尘，遵许郭之遐轨。惧临危于取免，知处死之为易，扬芬千载之上，沦骨九泉之下。仁者之勇，不其然乎。至夫基构迭污隆，龙蛇俱山泽，冲逡巡于内辅，豁陵厉于上游，虔振北门之威，秀坦西阳之务，外有捍城之用，里无末大之嫌，求之名臣，抑亦可算。而温为亢极之资，玄遂履霜之业，是知敬仲之美不息檀台之乱，宁俞之忠无救弈棋之祸。子文之不血食，悲夫。赞曰：矫矫宣城，贞心莫陵。身随露夭，名与云兴。虔豁重世，冲秀双美。国赖忠臣，家推才子。振武谦文，寻邑为群。归之篡乱，曷足以云。

第七十五回·心猿钻透阴阳窍 魔王还归大道真:

    却说曹仁见关公落马，即引兵冲出城来；被关平一阵杀回，救关公归寨，拔出臂箭。原来箭头有药，毒已入骨，右臂青肿，不能运动。关平慌与众将商议曰：“父亲若损此臂，安能出敌？不如暂回荆州调理。”于是与众将入帐见关公。公问曰：“汝等来有何事？”众对曰：“某等因见君侯右臂损伤，恐临敌致怒，冲突不便。众议可暂班师回荆州调理。”公怒曰：“吾取樊城，只在目前；取了樊城，即当长驱大进，径到许都，剿灭操贼，以安汉室。岂可因小疮而误大事？汝等敢慢吾军心耶！”平等默然而退。众将见公不肯退兵，疮又不痊，只得四方访问名医。忽一日，有人从江东驾小舟而来，直至寨前。小校引见关平。平视其人：方巾阔服，臂挽青囊；自言姓名，乃沛国谯郡人，姓华，名伦，字元化。因闻关将军乃天下英雄，今中毒箭，特来医治。平曰：“莫非昔日医东吴周泰者乎？”佗曰：“然。”平大喜，即与众将同引华佗入帐见关公。时关公本是臂疼，恐慢军心，无可消遣，正与马良弈棋；闻有医者至，即召入。礼毕，赐坐。茶罢，佗请臂视之。公袒下衣袍，伸臂令佗看视。佗曰：“此乃弩箭所伤，其中有乌头之药，直透入骨；若不早治，此臂无用矣。”公曰：“用何物治之？”佗曰：“某自有治法，但恐君侯惧耳。”公笑曰：“吾视死如归，有何惧哉？”佗曰：“当于静处立一标柱，上钉大环，请君侯将臂穿于环中，以绳系之，然后以被蒙其首。吾用尖刀割开皮肉，直至于骨，刮去骨上箭毒，用药敷之，以线缝其口，方可无事。但恐君侯惧耳。”公笑曰：“如此，容易！何用柱环？”令设酒席相待。

    公饮数杯酒毕，一面仍与马良弈棋，伸臂令佗割之。佗取尖刀在手，令一小校捧一大盆于臂下接血。佗曰：“某便下手，君侯勿惊。”公曰：“任汝医治，吾岂比世间俗子，惧痛者耶！”佗乃下刀，割开皮肉，直至于骨，骨上已青；佗用刀刮骨，悉悉有声。帐上帐下见者，皆掩面失色。公饮酒食肉，谈笑弈棋，全无痛苦之色。须臾，血流盈盆。佗刮尽其毒，敷上药，以线缝之。公大笑而起，谓众将曰：“此臂伸舒如故，并无痛矣。先生真神医也！”佗曰：“某为医一生，未尝见此。君侯真天神也！”后人有诗曰：“治病须分内外科，世间妙艺苦无多。神威罕及惟关将，圣手能医说华佗。”

    关公箭疮既愈，设席款谢华佗。佗曰：“君侯箭疮虽治，然须爱护。切勿怒气伤触。过百日后，平复如旧矣。”关公以金百两酬之。佗曰：“某闻君侯高义，特来医治，岂望报乎！”坚辞不受，留药一帖，以敷疮口，辞别而去。

    却说关公擒了于禁，斩了庞德，威名大震，华夏皆惊。探马报到许都，曹操大惊，聚文武商议曰：“某素知云长智勇盖世，今据荆襄，如虎生翼。于禁被擒，庞德被斩，魏兵挫锐；倘彼率兵直至许都，如之奈何？孤欲迁都以避之。”司马懿谏曰：“不可。于禁等被水所淹，非战之故；于国家大计，本无所损。今孙、刘失好，云长得志，孙权必不喜；大王可遣使去东吴陈说利害，令孙权暗暗起兵蹑云长之后，许事平之日，割江南之地以封孙权，则樊城之危自解矣。”主簿蒋济曰：“仲达之言是也。今可即发使往东吴，不必迁都动众。”操依允，遂不迁都；因叹谓诸将曰：“于禁从孤三十年，何期临危反不如庞德也！今一面遣使致书东吴，一面必得一大将以当云长之锐。”言未毕，阶下一将应声而出曰：“某愿往。”操视之，乃徐晃也。操大喜，遂拨精兵五万，令徐晃为将，吕建副之，克日起兵，前到阳陵坡驻紥；看东南有应，然后征进。

    却说孙权接得曹操书信，览毕，欣然应允，即修书发付使者先回，乃聚文武商议。张昭曰：“近闻云长擒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操欲迁都以避其锋。今樊城危急，遣使求救，事定之后，恐有反覆。”权未及发言，忽报吕蒙：“乘小舟自陆口来，有事面禀。”权召入问之，蒙曰：“今云长提兵围樊城，可乘其远出，袭取荆州。”权曰：“孤欲北取徐州，如何？”蒙曰：“今操远在河北，未暇东顾，徐州守兵无多，往自可克；然其地势利于陆战，不利水战，纵然得之，亦难保守。不如先取荆州，全据长江，别作良图。”权曰：“孤本欲取荆州，前言特以试卿耳。卿可速为孤图之。孤当随后便起兵也。”

    吕蒙辞了孙权，回至陆口，早有哨马报说：“沿江上下，或二十里，或三十里，高阜处各有烽火台。”又闻荆州军马整肃，预有准备，蒙大惊曰：“若如此，急难图也。我一时在吴侯面前劝取荆州，今却如何处置？”寻思无计，乃托病不出，使人回报孙权。权闻吕蒙患病，心甚怏怏。陆逊进言曰：“吕子明之病，乃诈耳，非真病也。”权曰：“伯言既知其诈，可往视之。”陆逊领命，星夜至陆口寨中，来见吕蒙，果然面无病色。逊曰：“某奉吴侯命，敬探子明贵恙。”蒙曰：“贱躯偶病，何劳探问。”逊曰：“吴侯以重任付公，公不乘时而动，空怀郁结，何也？”蒙目视陆逊，良久不语。逊又曰：“愚有小方，能治将军之疾，未审可用否？”蒙乃屏退左右而问曰：“伯言良方，乞早赐教。”逊笑曰：“子明之疾，不过因荆州兵马整肃，沿江有烽火台之备耳。予有一计，令沿江守吏，不能举火；荆州之兵，束手归降，可乎？”蒙惊谢曰：“伯言之语，如见我肺腑。愿闻良策。”陆逊曰：“云长倚恃英雄，自料无敌，所虑者惟将军耳。将军乘此机会，托疾辞职，以陆口之任让之他人，使他人卑辞赞美关公，以骄其心，彼必尽撤荆州之兵，以向樊城。若荆州无备，用一旅之师，别出奇计以袭之，则荆州在掌握之中矣。”蒙大喜曰：“真良策也！”

    由是吕蒙托病不起，上书辞职。陆逊回见孙权，具言前计。孙权乃召吕蒙还建业养病。蒙至，入见权，权问曰：“陆口之任，昔周公谨荐鲁子敬以自代，后子敬又荐卿自代，今卿亦须荐一才望兼隆者，代卿为妙。”蒙曰：“若用望重之人，云长必然提备。陆逊意思深长，而未有远名，非云长所忌；若即用以代臣之任，必有所济。”权大喜，即日拜陆逊为偏将军、右都督，代蒙守陆口。逊谢曰：“某年幼无学，恐不堪重任。”权曰：“子明保卿，必不差错。卿毋得推辞。”逊乃拜受印绶，连夜往陆口；交割马步水三军已毕，即修书一封，具名马、异锦、酒礼等物，遣使赍赴樊城见关公。

    时公正将息箭疮，按兵不动。忽报：“江东陆口守将吕蒙病危，孙权取回调理，近拜陆逊为将，代吕蒙守陆口。今逊差人赍书具礼，特来拜见。”关公召入，指来使而言曰：“仲谋见识短浅，用此孺子为将！”来使伏地告曰：“陆将军呈书备礼：一来与君侯作贺，二来求两家和好。幸乞笑留。”公拆书视之，书词极其卑谨。关公览毕，仰面大笑，令左右收了礼物，发付使者回去。使者回见陆逊曰：“关公欣喜，无复有忧江东之意。”

    逊大喜，密遣人探得关公果然撤荆州大半兵赴樊城听调，只待箭疮痊可，便欲进兵。逊察知备细，即差人星夜报知孙权，孙权召吕蒙商议曰：“今云长果撤荆州之兵，攻取樊城，便可设计袭取荆州。卿与吾弟孙皎同引大军前去，何如？”孙皎字叔明，乃孙权叔父孙静之次子也。蒙曰：“主公若以蒙可用则独用蒙；若以叔明可用则独用叔明。岂不闻昔日周瑜、程普为左右都督，事虽决于瑜，然普自以旧臣而居瑜下，颇不相睦；后因见瑜之才，方始敬服？今蒙之才不及瑜，而叔明之亲胜于普，恐未必能相济也。”

    权大悟，遂拜吕蒙为大都督，总制江东诸路军马；令孙皎在后接应粮草。蒙拜谢，点兵三万，快船八十余只，选会水者扮作商人，皆穿白衣，在船上摇橹，却将精兵伏于?冓?鹿船中。次调韩当、蒋钦、朱然、潘璋、周泰、徐盛、丁奉等七员大将，相继而进。其余皆随吴侯为合后救应。一面遣使致书曹操，令进兵以袭云长之后；一面先传报陆逊，然后发白衣人，驾快船往浔阳江去。昼夜趱行，直抵北岸。江边烽火台上守台军盘问时，吴人答曰：“我等皆是客商，因江中阻风，到此一避。”随将财物送与守台军士。军士信之，遂任其停泊江边。约至二更，?冓?鹿中精兵齐出，将烽火台上官军缚倒，暗号一声，八十余船精兵俱起，将紧要去处墩台之军，尽行捉入船中，不曾走了一个。于是长驱大进，径取荆州，无人知觉。将至荆州，吕蒙将沿江墩台所获官军，用好言抚慰，各各重赏，令赚开城门，纵火为号。众军领命，吕蒙便教前导。比及半夜，到城下叫门。门吏认得是荆州之兵，开了城门。众军一声喊起，就城门里放起号火。吴兵齐入，袭了荆州。吕蒙便传令军中：“如有妄杀一人，妄取民间一物者，定按军法。”原任官吏，并依旧职。将关公家属另养别宅，不许闲人搅扰。一面遣人申报孙权。

    一日大雨，蒙上马引数骑点看四门。忽见一人取民间箬笠以盖铠甲，蒙喝左右执下问之，乃蒙之乡人也。蒙曰：“汝虽系我同乡，但吾号令已出，汝故犯之，当按军法。”其人泣告曰：“其恐雨湿官铠，故取遮盖，非为私用。乞将军念同乡之情！”蒙曰：“吾固知汝为覆官铠，然终是不应取民间之物。”叱左右推下斩之。枭首传示毕，然后收其尸首，泣而葬之。自是三军震肃。不一日，孙权领众至。吕蒙出郭迎接入衙。权慰劳毕，仍命潘濬为治中，掌荆州事；监内放出于禁，遣归曹操；安民赏军，设宴庆贺。权谓吕蒙曰：“今荆州已得，但公安傅士仁、南郡糜芳，此二处如何收复？”言未毕，忽一人出曰：“不须张弓只箭，某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公安傅士仁来降，可乎？”众视之，乃虞翻也。权曰：“仲翔有何良策，可使傅士仁归降？”翻曰：“某自幼与士仁交厚；今若以利害说之，彼必归矣。”权大喜，遂令虞翻领五百军，径奔公安来。

    却说傅士仁听知荆州有失，急令闭城坚守。虞翻至，见城门紧闭，遂写书拴于箭上，射入城中。军士拾得，献与傅士仁。士仁拆书视之，乃招降之意。览毕，想起“关公去日恨吾之意，不如早降。”即令大开城门，请虞翻入城。二人礼毕，各诉旧情。翻说吴侯宽洪大度，礼贤下土；士仁大喜，即同虞翻赍印绶来荆州投降。孙权大悦，仍令去守公安。吕蒙密谓权曰：“今云长未获，留士仁于公安，久必有变；不若使往南郡招糜芳归降。”权乃召傅士仁谓曰：“糜芳与卿交厚，卿可招来归降，孤自当有重赏。”傅士仁慨然领诺，遂引十余骑，径投南郡招安糜芳。正是：今日公安无守志，从前王甫是良言。

    未知此去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六回·心神居舍魔归性 木母同降怪体真:

　　话说陈宗善领了诏书，回到府中，收拾起身，多有人来作贺：“太尉此行，一为国家干事，二为百姓分忧，军民除患。梁山泊以忠义为主，只待朝廷招安，太尉可著些甜言美语，加意抚恤。”正话间，只见太师府干人来请说道：“太师相邀太尉说话。”陈宗善上轿，直到新宋门大街太师府前下轿，干人直引进节堂内书院中，见了太师，侧边坐下。茶汤已罢，蔡太师问道：“听得天子差你去梁山泊招安，特请你来说知：到那里不要失了朝廷纲纪，乱了国家法度。你曾闻《论语》有云：‘行己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谓使矣。’”陈太尉道：“宗善尽知，承太师指教。”蔡京又道：“我叫这个干人跟你去。他多省得法度，怕你见不到处，就与你提拨。”陈太尉道：“深谢恩相厚意。”辞了太师，引著干人，离了相府，上轿回家。

　　方才歇定，门吏来报，高殿帅下马。陈太尉慌忙出来迎接，请到厅上坐定，叙问寒温已毕，高太尉道：“今日朝廷商量招安宋江一事，若是高俅在内，必然阻住。此贼累辱朝廷，罪恶滔天，今更赦宥罪犯，引入京城，必成後患。欲待回奏，玉音已出，且看大意如何。若还此贼仍昧良心，怠慢圣旨，太尉早早回京，不才奏过天子，整点大军，亲身到彼，剪草除根，是吾之愿。太尉此去，下官手下有个虞候，能言快语，问一答十，好与太尉提拨事情。”陈太尉谢道：“感蒙殿帅忧心。”高俅起身，陈太尉送至府前，上马去了。

　　次日，蔡太师府张干办，高殿帅府李虞候，二人都到了。陈太尉拴束马匹，整点人数，将十瓶御酒，装在龙凤担内挑了，前插黄旗。陈太尉上马，亲随五六人，张干办，李虞候都乘马匹，丹诏背在前面，引一行人出新宋门。以下官员，亦有送路的，都回去了。迤逦来到济州。太守张叔夜接著，请到府中设筵相待，动问招安一节，陈太尉都说了备细。

　　张叔夜道：“论某愚意，招安一事最好；只是一件，太尉到那里，须是陪些和气，用甜言美语，抚恤他众人，好共歹，只要成全大事。他数内有几个性如烈火的汉子，倘或一言半语冲撞了他，便坏了大事。”张干办，李虞候道：“放著我两个跟著太尉，定不致差迟。太守，你只管教小心和气，须坏了朝廷纲纪，小辈人常压著，不得一半；若放他头起，便做模样。”张叔夜道：“这两个是甚麽人？”陈太尉道：“这一个人是蔡太师府内干办，这一个是高太尉府里虞候。”张叔夜道：“只好教这两位干办不去罢！”陈太尉道：“他是蔡府高府心腹人，不带他去，必然疑心。”张叔夜道：“下官这话，只是要好，恐怕劳而无功。”张干办道：“放著我两个，万丈水无涓滴漏。”张叔夜再不敢言语。一面安排酒宴管待，送至馆驿内安歇。次日，济州先使人去梁山泊报知。

　　却说宋江每日在忠义堂上聚众相会，商议军情，早有细作人报知此事，未见真实，心中甚喜。当日小喽罗领著济州报信的直到忠义堂上，说道：“朝廷今差一个太尉陈宗善，将十瓶御酒，赦罪招安丹诏一道，已到济州城内，这里准备迎接。”宋江大喜，遂取酒食，并彩缎二疋，花银十两，打发报信人先回。

　　宋江与众人道：“我们受了招安，得为国家臣子，不枉吃了许多时磨难！今日方成正果！”吴用笑道：“论吴某的意，这番必然招安不成；纵使招安，也看得俺们如草芥。等这厮引将大军来到，教他著些毒手，杀得他人亡马倒，梦里也怕，那时方受招安，才有些气度。”宋江道：“你们若如此说时，须坏了‘忠义’二字。”林冲道：“朝廷中贵官来时，有多少装幺，中间未必是好事。”关胜便道：“诏书上必然写著些恐吓的言语，来惊我们。”徐宁又道：“来的人必然是高太尉门下。”宋江道：“你们都休要疑心，且只顾安排接诏。”先令宋清，曹正准备筵席，委柴进都管提调，务要十分齐整，铺设下太尉座次，列五色绢缎，堂上堂下，搭彩悬花。先使裴宣、萧让、吕方、郭盛预前下山，离二十里伏道迎接。水军头领准备大船傍岸。吴用传令：“你们尽依我行，不如此行不得。”

　　且说萧让引著三个随行，带引五六人，并无寸铁，将著酒果，在二十里外迎接。陈太尉当日在途中，张干办，李虞候不乘马匹，在马前步行，背後从人，何只二三百，济州的军官约有十数骑，前面摆列导引人、马。龙凤担内挑著御酒，骑马的背著诏匣。济州牢子，前後也有五六十人，都要去梁山泊内，指望觅个小

　　富贵。萧让、裴宣、吕方、郭盛在半路上接著，都俯伏道傍迎接。那张干办便问道：“你那宋江大似谁？皇帝诏书到来，如何不亲自来接？甚是欺君！——这夥本是该死的人，怎受得朝廷招安？请太尉回去。”萧让、裴宣、吕方、郭盛俯伏在地，请罪道：“自来朝廷不曾有诏到寨，未见真实。宋江与大小头领都在金沙滩迎接，万望太尉暂息雷霆之怒，只要与国家成全好事，恕免则个。”李虞候便道：“不成全好事，也不愁你这夥贼飞上天去了。”

　　当时吕方，郭盛道：“是何言语！只如此轻看人！”萧让、裴宣只得恳请用些他捧去酒果，又不肯吃。众人相随来到水边，梁山泊已摆著三只战船在彼，一只装载马匹，一只装裴宣等一干人，一只请太尉下船，并随从一应人等，先把诏书御酒放在船头上。那只船正是“活阎罗”阮小七监督。

　　当日阮小七坐在船梢上，分拨二十余个军健棹船，一家带一口腰刀。陈太尉初下船时，昂昂然傍若无人，坐在中间。阮小七招呼众人，把船棹动，两边水手齐唱起歌来。李虞候便骂道：“村驴，贵人在此，全无忌惮！”那水手那里睬他，只顾唱歌。李虞候拿起藤条，来打两边水手，众人并无惧色。有几个为头的

　　回话道：“我们自唱歌，干你甚事。”李虞候道：“杀不尽的反贼，怎敢回我话？”便把藤条去打，两边水手都跳在水里去了。阮小七在艄上说道：“直这般打我水手下水里去了，这船如何得去？”只见上流头两只快船下来接。原来阮小七预先积下两舱水，见後头来船相近，阮小七便去拔了栏子，叫一声“船漏了！”水早滚上舱里来，急叫救时，船里有一尺多水。那两只船挈将拢来，众人急救陈太尉过船去。各人把船只顾摇开，那里来顾御酒诏书？两只快船先行去了。

　　阮小七叫上水手来，舀了舱里水，把展布都拭抹了，却叫水手道：“你且掇一瓶御酒过来，我先尝一尝滋味。”一个水手便去担中取一瓶酒出来，解了封头，递与阮小七。阮小七接过来，闻得喷鼻馨香，阮小七道：“只怕有毒，我且做个不著，先尝些个。”也无碗瓢和瓶，便呷，一饮而尽。阮小七吃了一瓶道：“有些滋味。”一瓶那里济事，再取一瓶来，又一饮而尽。吃得口滑，一连吃了四瓶。阮小七道：“怎地好？”水手道：“船梢头有一桶白酒在那里。”阮小七道：“与我取舀水的瓢来，我都教你们到口。”将那六瓶御酒，都分与水手众人吃了，却装上十瓶村醪水白酒，还把原封头缚了，再放在龙凤担内，飞也似摇著船来，赶到金沙滩，却好上岸。宋江等都在那里迎接，香花灯烛，鸣金擂鼓，并山寨里鼓乐，一齐都响，将御酒摆在桌子上，每一桌令四个人侍候；诏书也在一个桌子上供著。

　　陈太尉上岸，宋江等接著，纳头便拜。宋江道：“文面小吏，罪恶弥天，屈辱贵人到此，接待不及，望乞恕罪。”李虞候道：“太尉是朝廷大贵人大臣，来招安你们，非同小可！如何把这等漏船，差那不晓事的村贼乘驾，险些儿误了大贵人性命！”宋江道：“我这里有的是好船，怎敢把漏船来载贵人！”张干办道：“太尉衣襟上兀自湿了，你如何耍赖！”宋江背後五虎将紧随定，不离左右，又有八骠骑将簇拥前後，见这李虞候，张干办在宋江面前指手划脚，你来我去，都有心要杀这厮，只是碍著宋江一个，不敢下手。

　　当日宋江请太尉上山，开读诏书，四五次谗请得上轿。牵过两匹马来，与张干办，李虞候骑。这两个男女，不知身已多大，装煞臭幺，宋江央及得上马行了，令众人大吹大擂，迎上三关来。宋江等一百余个头领，都跟在後面，直迎至忠义堂前，一齐下马，请太尉上堂，正面放著御酒诏匣，陈太尉，张干办，李虞

　　候立在左边，萧让，裴宣立在右边。宋江叫点众头领时，一百七人，於内单只不见了李逵。此时是四月间天气，都穿夹罗战袄，跪在堂上，拱听开读。陈太尉於诏书匣内取出诏书，度与萧让。裴宣赞礼。众将拜罢，萧让展开诏书，高声读道：

　　制曰：文能安邦，武能定国。五帝凭礼乐而有疆封，三皇用杀伐而定天下。事从顺逆，人有贤愚。朕承祖宗之大业，开日月之光辉，普天率土，罔不臣伏。近为尔宋江等啸聚山林，劫据郡邑，本欲用彰天讨伐，诚恐劳我生民。今差太尉陈宗善前来招安，诏书到日，即将应有钱粮、军器、马匹、船只，目下纳官，拆毁巢穴，率领赴京，原免本罪。倘或仍昧良心，违戾诏制，天兵一至，龆龀不留。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宣和三年孟夏四月日诏示

　　萧让却才读罢，宋江以下皆有怒色；只见“黑旋风”李逵从梁上跳将下来，就萧让手里夺过诏书，扯的粉碎，便来揪住陈太尉，拽拳便打。此时宋江、卢俊义皆横身抱住，那里肯放他下手。恰才解拆得开，李虞候喝道：“这厮是甚麽人，敢如此大胆！”李逵正没寻人打处，劈头揪住李虞候便打，喝道：“写来的诏书，是谁说的话？”张干办道：“这……是……皇帝圣旨。”李逵道：“你那皇帝，正不知我这里众好汉，来招安老爷们，倒要做大！你的皇帝姓宋，我的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你莫要来恼犯著黑爹爹，好歹把你那写诏的官员尽都杀了！”众人都来劝解，把“黑旋风”推下堂去。

　　宋江道：“太尉且宽心，休想有半星儿差池。且取御酒，教众人沾恩。”随即取过一副嵌宝金花锺，令裴宣取一瓶御洒，倾在银酒海内，看时，却是村醪白酒；再将九瓶都打开，倾在酒海内，却是一般的淡薄村醪。众人见了，尽都骇然，一个个都走下堂去。鲁智提著铁禅杖，高声叫骂：“入娘撮鸟！忒煞是欺负

　　人！把水酒做御酒来哄俺们吃！”“赤发鬼”刘唐也挺著朴刀杀上来，“行者”武松掣出双戒刀，“没遮拦”穆弘，“九纹龙”史进，一齐发作。六个水军头领都骂下关去了。宋江见不是话，横身在里面拦挡，急传将令，叫轿马护送太尉下山，休教伤犯。

　　此时四下大小头领，一大半闹将起来，宋江、卢俊义只得亲身上马，将太尉并开诏一干人数护送下三关，再拜伏罪：“非宋江等无心归降，实是草诏的官员不知我梁山泊的弯曲。若以数句善言抚恤，我等尽忠报国，万死无怨。太尉若回到朝廷，善言则个。”急急送过渡口，这一干人吓得屁滚尿流，飞奔济州去了。

　　却说宋江回到忠义堂上，再聚众头领筵席，宋江道：“虽是朝廷诏旨不明，你们众人也忒性躁。”吴用道：“哥哥，你休执迷！招安须自有日，如何怪得众兄弟们发怒？朝廷忒不将人为念！如今闲话都打叠起，兄长且传将令：马军拴束马匹，步军安排军器，水军整顿船只，早晚必有大军前来征讨。一两阵杀得他人亡马倒，片甲不回，梦著也怕，那时却再商量。”众人道：“军师言之极当。”是日散席，各归本帐。

　　且说陈太尉回到济州，把梁山泊开诏一事，诉与张叔夜。张叔夜道：“敢是你们多说甚言语来！”陈太尉道：“我几曾敢发一言！”张叔夜道：“既是如此，枉费了心力，坏了事情，太尉急急回京，奏知圣上，事不宜迟。”

　　陈太尉，张干办，李虞候一行人从星夜回京来，见了蔡太师，备说梁山泊贼寇扯诏毁谤一节。蔡京听了大怒道：“这夥草寇，安敢如此无礼！堂堂天朝，如何教你这夥横行！”陈太尉哭道：“若不是太师福荫，小官粉骨碎身在梁山泊！今日死里逃生，再见恩相！”太师随即叫请童枢密，高杨二太尉，都来相府，商议军情重事。无片时，都请到太师府白虎堂内，众官坐下，蔡太师教唤过张干办，李虞候，备说梁山泊扯诏毁谤一事。杨太尉道：“这夥贼徒如何主张招安他？当初是那一个官奏来？”高太尉道：“那日我若在朝内，必然阻住，如何肯行此事！”童枢密道：“鼠窃狗偷之徒，何足虑哉！区区不才，亲引一支军马，限时定日，扫清水泊而回。”众官道：“来日奏闻。”当下都散。

　　次日早朝，众官三呼万岁，君臣礼毕，蔡太师出班，将此事上奏天子。天子大怒，问道：“当日谁奏寡人主张招安？”侍臣给事中奏道：“此日是御史大夫崔靖所言。”天子教拿崔靖送大理寺问罪。天子又问蔡京道：“此贼为害多时，差何人可以收剿？”蔡太师奏道：“非以重兵，不能收伏。以臣愚意，必得枢密院官亲率大军，前去剿扫，可以刻日取胜。”天子教宣枢密使童贯问道：“卿肯领兵收捕梁山泊草蔻麽？”童贯跪下奏曰：“古人有云：‘孝当竭力，忠则尽命’，臣愿效犬马之劳，以除心腹之患。”高俅，杨戬亦皆保举。天子随即降下圣旨，赐与金印兵符，拜东厅枢密使童贯为大元帅，任从各处选调军马，前去剿捕梁山泊贼寇，择日出师起行。正是：登坛攘臂称元帅，败阵攒眉似小儿。毕竟童枢密怎地出师，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群魔欺本性 一体拜真如:

　　却说汉廷连岁用兵，赋役烦重，再加历届刑官，多是著名酷吏，但务苛虐，不恤人民。元封天汉年间，复用南阳人杜周为廷尉，杜周专效张汤，逢迎上意，舞文弄法，任意株连，遂致民怨沸腾，盗贼蜂起，山东一带，劫掠时闻。地方官吏，不得不据实奏闻，武帝乃使光禄大夫范昆等，著绣衣，佩虎符，号为直指使者，出巡山东，发兵缉捕。所有二千石以下，得令专诛。范昆等依势作威，沿途滥杀，虽擒斩几个真正盗魁，但余党逃伏山泽，依险抗拒。官兵转无法可施，好几年不得荡平。武帝特创出一种苛律，凡盗起不发觉，或已发觉不能尽诛，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俱坐死罪。此法叫作沈命法，沈命即没命的意义。同时直指使者暴胜之，辄归咎二千石等捕诛不力，往往援照沈命法，好杀示威。行至渤海，郡人隽不疑，素有贤名，独往见胜之道：“仆闻暴公于大名，已有多年，今得承颜接辞，万分欣幸。凡为吏太刚必折，太柔必废，若能宽以济猛，方得立功扬名，永终天禄。愿公勿徒事尚威！”胜之见他容貌端庄，词旨严正，不禁肃然起敬，愿安承教。嗣是易猛为宽，及事毕还朝，表荐不疑为青州刺史。暴君不暴，亏有诤友，惟不疑亦从此著名了。又有绣衣御史王贺，亦偕出捕盗，多所纵舍，尝语人道：“我闻活千人，子孙有封，我活人不下万余，后世当从此兴盛呢！”为王氏荣宠张本。是时三辅，注见前文。亦有盗贼。绣衣直指使者江充，系是赵王彭祖门客，他尝得罪赵太子丹，逃入长安，讦丹与姊妹相奸，淫乱不法。丹坐是被逮，后虽遇赦，终不得嗣为赵王。武帝因他容貌壮伟，拜为直指使者，督察贵戚近臣。江充得任情举劾，迫令充戍北方。贵戚入阙哀求，情愿输钱赎罪，武帝准如所请，却得了赎罪钱数千万缗。却是一桩好生意。武帝以充为忠直，常使随侍。会充从驾至甘泉宫，遇见太子家人，坐着车马，行驰道中，当即上前喝住，把他车马扣留。太子据得知此信，慌忙遣人说情，叫充不可上奏。偏充置诸不理，竟去报告武帝。武帝喜说道：“人臣应该如此！”遂迁充为水衡都尉。

　　天汉五年，改元太始，取与民更始的意思。太始五年，又改元征和，取征讨有功，天下和平的意思。这数年间，武帝又东巡数次，终不见有仙人，惟连年旱灾，损伤禾稼。至征和元年冬日，武帝闲居建章宫，恍惚见一男子，带剑进来，忙喝令左右拿下。左右环集捕拿，并无踪迹，都觉诧异得很。偏武帝说是明明看见，怒责门吏失察，诛死数人。实是老眼昏花。又发三辅骑士，大搜上林，穷索不获。再把都门关住，挨户稽查，闹得全城不安，直至十有一日，始终拿不住真犯，只好罢休。何与秦始皇时情事逼肖？武帝暗想如此搜索，尚无形影，莫非妖魔鬼怪不成，积疑生嫌，遂闯出一场巫盅重案，祸及深宫。

　　自从武帝信用方士，辗转引进，无论男女巫觋，但有门路可钻，便得出入宫廷。就是故家贵戚，亦多有巫觋往来，所以长安城中，几变做了鬼魅世界。丞相公孙贺夫人，系卫皇后胞姊，见前。有子敬声，得官太仆，自恃为皇后姨甥，骄淫无度。公孙贺初登相位，却也战战兢兢，只恐犯法，及过了三五年，诸事顺手，渐渐放胆，凡敬声所为，亦无心过问。敬声竟擅用北军钱千九百万，为人所讦，捕系狱中。贺未免溺爱，还想替子设法，救出囹圄。适有阳陵侠客朱安世，混迹都中，犯案未获。贺上书武帝，愿缉捕安世为子赎罪，武帝却也应允，贺乃严饬吏役，四出查捕，吏役等皆认识安世。不过因安世疏财好友，暗中用情，任令漏网。此次奉了相命，无法解免，只好将他拿到，但与安世说及详情，免致见怪，安世笑语道：“丞相要想害我，恐自己也要灭门了！”遂从狱中上书，告发丞相贺子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且使巫祷祭祠中，咒诅宫廷，又在甘泉宫驰道旁，瘗埋木偶等事。武帝览书大怒，立命拿下公孙贺。一并讯办，并把阳石公主连坐在内。廷尉杜周，本来辣手，乐得罗织深文，牵藤攀葛。阳石公主系武帝亲女，与诸邑公主为姊妹行，诸邑公主是卫皇后所生，又与卫伉为中表亲，伉本承袭父爵，后来坐罪夺封，伉为卫青长子，见七十四回。免不得有些怨言，杜周悉数罗入，并皆论死。贺父子皆毙狱中，卫伉被杀，甚至两公主亦不得再生，奉诏自尽。倒不如不生帝皇家。

　　武帝毫不叹惜，反以为办理得宜，所有丞相遗缺，命涿郡太守刘屈牦继任。屈牦系中山王胜子。胜为武帝兄弟，嗜酒好色，相传有妾百余，子亦有百二十人。此时胜已病逝，予谥曰靖。长子昌嗣承父位，屈牦乃是庶男，由太守入秉枢机。武帝恐相权过重，拟仿照高祖遗制，分设左右两相。右相一时乏人，先命屈牦为左丞相，加封澎侯。

　　惟武帝在位日久，寿将七十，每恐不得延年，时常引进方士，访问吐纳引导诸法，又在宫中铸一铜像，高二十丈，用掌托盘，承接朝露，名为仙人掌，得露以后，掺和玉屑，取作饮料，谓可长生，虽是一半谎言，却也未始无益。但武帝生性好色，到老不改。陈后后有卫后，卫后色衰，便宠王李二夫人。王李二夫人病逝，又有尹邢两美姬，争宠后宫。尹为婕妤，邢号娥，女官名，貌美之称。两人素不会面。尹婕妤请诸武帝，愿与邢娥相见，一较优劣。武帝令她宫女，扮作娥，入见尹婕妤，尹婕妤一眼瞧破，便知是别人顶替。及邢娥奉召真至，服饰不过寻常，姿容很是秀媚，惹得尹婕妤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惟有俯首泣下。邢娥微笑自去。武帝窥透芳心，知尹婕妤自惭未逮，乃有此态。当下曲意温存，才算止住尹婕妤的珠泪。但从此尹邢两人，不愿再见，后人称为尹邢避面，便是为此。夹入此事，也是一段汉宫艳史。

　　此外还有一个钩弋夫人，系河间赵氏女。相传由武帝北巡过河，见有青紫气，询诸术士，谓此间必有奇女子，武帝便遣人查访，果有一个赵家少女，艳丽绝伦，但两手向生怪病，拳曲不开，当由使人报知武帝。武帝亲往看验，果如所言，遂命从人解擘两拳，无一得释。及武帝自与披展，随手伸开，见掌中握着玉钩，很为惊异。于是载入后车，将她带回。既入宫中，便即召幸，老夫得着少妇，如何不喜？当即特辟一室，使她居住，号为钩弋宫。也是金屋藏娇的意思。称赵女为钩弋夫人，亦名拳夫人。过了年余，钩弋夫人有娠，阅十四月始生一男，取名弗陵，进钩弋夫人为婕妤。武帝向闻尧母庆都，怀孕十四月生尧，钓弋子也是如此，因称钩弋宫门为尧母门。或谓钩弋夫人，通黄帝素女诸术，能使武帝返老还童，仍得每夕御女，这是野史妄谈，断不可信。武帝质本强壮，所以晚得少艾，尚能老蚌生珠。不过旦旦伐性，总有穷期，到了征和改元，武帝病已上身，耳目不灵，精神俱敝。前次见有男子入宫，全是昏眊所致；至公孙贺父子得罪，连及二女，更觉得心神不宁。一日在宫中昼寝，梦见无数木人，持杖进击，顿吓出一身冷汗，突然惊醒；醒后尚心惊肉跳，魂不守舍，因此忽忽善忘。

　　适江充入内问安，武帝与谈梦状，充却一口咬定，说是巫盅为祟。全是好事。武帝即令充随时查办，充遂借端诬诈，引用几个胡巫，专至官民住处，掘地捕盅，一得木偶，便不论贵贱，一律捕到，勒令供招。官民全未接洽，何从供起？偏充令左右烧红铁钳，烙及手足身体。毒刑逼迫，何求不得？其实地中掘出的木偶，全是充暗教胡巫，预为埋就，徒令一班无辜官民，横遭陷害，先后受戮，至数万人。毒过蛇蝎。太子据年已长成，性颇忠厚，平时遇有大狱，往往代为平反，颇得众心。武帝初甚锺爱，嗣见他材具平庸，不能无嫌，更兼卫后宠衰，越将她母子冷淡下去。还是卫后素性谨慎，屡戒太子禀承上意，因得不废。至江充用事，弹劾太子家人，卖直干宠，太子不免介意。见前文。嗣闻巫盅案牵连多人，更有后言。充恐武帝晏驾，太子嗣位，自己不免受诛，乃拟先除太子，免贻后患。

　　黄门郎苏文，与充往来密切，同构太子。太子尝进谒母后，移日乃出，苏文即向武帝进谗道：“太子终日在宫，想是与宫人嬉戏哩！”武帝不答，特拨给东宫妇女二百人。太子心知有异，仔细探察，才知为苏文所谗，更加敛抑。文又与小黄门常融王弼等，阴伺太子过失，砌词朦报。卫后切齿痛恨，屡嘱太子，上白冤诬，请诛谗贼。太子恐武帝烦扰，不欲渎陈，且言自能无过，何畏人言。已而武帝有疾，使常融往召太子，融当即返报，谓太子颇有喜容。及太子入省，面带泪痕，勉强笑语。当由武帝察出真情，始知融言多伪，遂将融推出斩首。苏文不得逞志，反断送了一个常融，不禁愤惧交并，便即告知江充。充乃请武帝至甘泉宫养疴，暗使胡巫檀何，上言宫中有盅气隐伏，若不早除，陛下病终难瘥。

　　武帝正多日患病，一闻何言，当然相信，立使江充入宫究治。更派按道侯韩说，御史章戆为助，就是黄门苏文及胡巫檀何，亦得随充同行。充手持诏旨，率众入宫，随地搜掘，别处尚属有限，独皇后太子两宫中，掘出木人太多。太子处更有帛书，语多悖逆，充执为证据，趋出东宫，扬言将奏闻主上。太子并未埋藏木偶，凭空发现，且惊且惧，忙召少傅石德，向他问计。石德也恐坐罪，因即献议道：“前丞相父子与两公主卫伉等，皆坐此被诛，今江充带同胡巫，至东宫掘出木人，就使暗地陷害，殿下亦无从辨明；为今日计，不如收捕江充，穷治奸诈，再作计较！”太子愕然道：“充系奉遣到来，怎得擅加捕系？”石德道：“皇上方养病甘泉，不能理事，奸臣敢这般妄为，若非从速举发，岂不蹈秦扶苏覆辙么？”扶苏事见前文。太子被他一逼，也顾不得甚么好歹，便即假传诏旨，征调武士，往捕江充。卤莽之极。充未曾预防，竟被拿下，胡巫檀何，一并就缚，只按道侯韩说，是军伍出身，有些膂力，便与武士格斗，毕竟寡不敌众，伤重而亡。苏文章戆，乘隙逃往甘泉宫。

　　太子在东宫待报，不到多时，即由武士拿到江充檀何。太子见了江充，气得眼中出火，戟指怒骂道：“赵虏，汝扰乱赵国，尚未快意，乃复欲构我父子么？”说着，即喝令斩充，并令将檀何驱至上林，用火烧死。虽是眼前快意，但未得实供，究难塞谤。一面使舍人无且，读若居。持节入未央宫，通报卫后，又发中厩车马，武库兵械，载运长乐宫卫士，守备宫门。何不亟赴甘泉宫自首请罪？苏文章戆，奔入甘泉宫，奏言太子造反，擅捕江充。武帝惊疑道：“太子因宫内掘发木偶，定然迁怒江充，故有是变，我当召问底细便了。”遂使侍臣往召太子。侍臣临行时，由苏文递示眼色，已经解意，又恐为太子所诛，竟到他处避匿多时，乃返白武帝道：“太子谋反属实，不肯前来，且欲将臣斩首，臣只得逃归。”

　　武帝闻言大怒，欲令丞相刘屈牦往拘太子，可巧丞相府中的长史，前来告变。武帝问道：“丞相作何举动？”长史随口答道：“丞相因事关重大，秘不发兵。”武帝忿然道：“人言藉藉，何容秘密？丞相独不闻周公诛管蔡么？”当下命吏写成玺书，交与长史带回。丞相屈牦，方闻变出走，失落印绶，实是没用家伙。心中正在惶急，忽见长史到来，持示玺书，屈牦乃取书展视，书中有云：

　　捕斩反者，自有赏罚！当用牛车为橹，毋接短兵，多杀伤士众！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至要至嘱！

　　屈牦看毕，才问明长史往报情形。其实长史往报，也并非由屈牦差遣，就是对答武帝，亦属随机应命。及向屈牦说明，屈牦颇喜他干练，慰勉数语，即将玺书颁示出去。未几又有诏令传至，凡三辅近县将士，尽归丞相调遣。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当即调集人马，往捕太子。太子闻报，急不暇择，更矫诏尽赦都中囚徒，使石德及宾客张光，分领拒敌，并宣告百官，说是皇上病危，奸臣作乱，应该速讨云云。百官也毫无头绪，究不辨谁真谁假，但听得都城里面，喊杀声震动天地。太子与丞相督兵交战，杀了三日三夜，还是胜负未分。至第四日始有人传到，御驾已到建章宫，才知太子矫诏弄兵。于是胆大的出助丞相，同讨太子，就是民间亦云太子造反，不敢趋附。太子部下，死一个少一个，丞相麾下死一个反多一个，长乐西阙下，变作战场，血流成渠。枉死城中，恐容不住如许冤魂！太子渐渐不支，忙乘车至北军门外，唤出护军使者任安，给他赤节，令发兵相助。任安系前大将军卫青门客，与太子本来熟识，当面只好受节，再拜趋入，闭门不出。太子无法，再驱迫市人当兵，又战了两昼夜，兵残将尽，一败涂地。石德张光被杀，太子挈着二男，南走复盎门，门已早闭，无路可出。巧有司直田仁，瞧见太子仓皇情状，不忍加害，竟把他父子，放出城门。及屈牦追到城边，查得田仁擅放太子，便欲将仁处斩。暴胜之已为御史大夫，在屈牦侧，急与语道：“司直位等二千石，有罪应该奏明，不宜擅戮。”屈牦乃止，自去详报武帝。武帝怒甚，立命收系暴胜之田仁，并使人责问胜之，何故袒仁不诛。胜之惶惧自杀。前愆究难幸免，但不族诛，还由晚盖之功。武帝又遣宗正刘长，执金吾刘敢，收取卫后玺绶。卫后把玺绶交出，大哭一场，投缳毕命。陈后由巫盅被废，卫后亦由巫盅致死，不可谓非天道好还。卫氏家族，悉数坐罪，就是太子妃妾，无路可逃，也一并自尽。此外东宫属吏，随同太子起兵，并皆族诛。甚至任安受节，亦被查觉，拘入狱中，与田仁同日腰斩。

　　武帝尚怒不可解，躁急异常，群臣不敢进谏，独壶关三老令狐茂上书道：

　　臣闻父者犹天，母者犹地，子犹万物也。故天平地安，物乃茂盛，父慈母爱，子乃孝顺。今皇太子为汉嫡嗣，承万世之业，体祖宗之重，亲则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闾阎之隶臣耳，陛下显而用之，衔至尊之命，以迫蹙皇太子，造饰奸诈，群邪错谬，太子进则不得上见，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无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往者江充谗杀赵太子，天下莫不闻，今又构衅青宫，激怒陛下，陛下不察，即举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将，智者不敢言，辩士不敢说，臣窃痛之！愿陛下宽心慰意，少察所亲，毋患太子之非，亟罢甲兵，勿令太子久亡，致堕奸人狡计。臣不胜惓惓，谨待罪建章阙，昧死上闻！

　　武帝得书，稍稍感悟，但尚未尝明赦太子。太子出走湖县，匿居泉鸠里，只有二子相随。泉鸠里人，虽然留住太子，但家况甚贫，只有督同家眷，昼夜织履，卖钱供给。太子难以为情，因想起湖县有一故友，家道殷实，不如召他到来，商决持久方法，乃即亲书一纸，使居停雇人往召。不料为此一举，竟致走漏风声，为地方官吏所闻。新安令李寿，率领干役，夤夜往捕，将太子居停家围住。太子无隙可走，便闭户自缢。好去侍奉母后了。惟二男帮助居停主人拦门拒捕，结果是同归于尽。多害死了一家。

　　李寿飞章上陈，武帝还依着前诏，各有封赏。后来查得巫盅各事，均多不确，太子实为江充所迫，不得已出此下着，本意并不欲谋反，自悔前时冒失，误杀子孙！高寝郎车千秋，供奉高祖寝庙。又上书讼太子冤，略言子弄父兵，罪不过笞。皇子过误杀人，更有何罪？臣尝梦见白头翁教臣言此。真善迎合。武帝果为所动，即召见千秋。千秋身长八尺，相貌堂堂，语及太子冤情，声随泪下。武帝也为凄然道：“父子责善，人所难言。今得君陈明冤枉，想是高庙有灵，使来教我呢！”始终迷信鬼神。遂拜千秋为大鸿胪，并诏令灭江充家，把苏文推至横桥上面，缚于桥柱，纵火焚毙。特在湖县筑思子宫，中有归来望思台，表示哀忱。小子有诗叹道：

　　骨肉乖离最可悲，宫成思子悔难追；

　　当年枚马如犹在，应赋《招魂》续《楚辞》！

　　太子既死，武帝诸子，各谋代立，又惹出一场祸祟来了。

　　欲知如何惹祸，请看下回便知。

　　卫氏子夫，以歌女进身，排去中宫，得为继后，贵及一门，当其专宠之时，弟兄通籍，姊妹叨荣，何其盛也！公孙贺起家行伍，因妻致贵，出为将，入为相，彼果知相位之难居，何不急流勇退？况有子敬声，骄奢不法，不教之以义方，反纵之为淫佚，既罹法网，尚思赎罪，几何而不沦胥以亡也。阳石诸邑两公主，并遭连坐，皇女丧生，必及皇子。江充之谮，由来者渐，太子虑不自明，矫诏捕充，充固死有余辜，而父子相夷之祸，自此成矣。太子败而卫后死，卫后死而卫氏一门，存焉者寡。人生如泡影，富贵若幻梦，何苦为此献媚取荣耶？武帝南征北讨，欲为子孙贻谋，而反自杀其子孙，尤为可叹。思子宫成，归来台作，果何益乎？

第七十八回·比丘怜子遣阴神 金殿识魔谈道德:

    却说汉中王闻关公父子遇害，哭倒于地；众文武急救，半晌方醒，扶入内殿。孔明劝曰：“王上少忧。自古道‘死生有命’；关公平日刚而自矜，故今日有此祸。王上且宜保养尊体，徐图报仇。”玄德曰：“孤与关、张二弟桃园结义时，誓同生死。今云长已亡，孤岂能独享富贵乎！”言未已，只见关兴号恸而来。玄德见了，大叫一声，又哭绝于地。众官救醒。一日哭绝三五次，三日水浆不进，只是痛哭；泪湿衣襟，斑斑成血。孔明与众官再三劝解。玄德曰：“孤与东吴，誓不同日月也！”孔明曰：“闻东吴将关公首级献与曹操，操以王侯礼祭葬之。”玄德曰：“此何意也？”孔明曰：“此是东吴欲移祸于曹操，操知其谋，故以厚礼葬关公，令王上归怨于吴也。”玄德曰：“吾今即提兵问罪于吴，以雪吾恨！”孔明谏曰：“不可。方今吴欲令我伐魏，魏亦欲令我伐吴，各怀谲计，伺隙而乘。王上只宜按兵不动，且与关公发丧。待吴、魏不和，乘时而伐之，可也。”众官又再三劝谏，玄德方才进膳，传旨川中大小将士，尽皆挂孝。汉中王亲出南门招魂祭奠，号哭终日。

    却说曹操在洛阳，自葬关公后，每夜合眼便见关公。操甚惊惧，问于众官。众官曰：“洛阳行宫旧殿多妖，可造新殿居之。”操曰：“吾欲起一殿，名建始殿。恨无良工。”贾诩曰：“洛阳良工有苏越者，最有巧思。”操召入，令画图像。苏越画成九间大殿，前后廊庑楼阁，呈与操。操视之曰：“汝画甚合孤意，但恐无栋梁之材。”苏越曰：“此去离城三十里，有一潭，名跃龙潭；前有一祠，名跃龙祠。祠傍有一株大梨树，高十余丈，堪作建始殿之梁。”

    操大喜，即令人工到彼砍伐。次日，回报此树锯解不开，斧砍不入，不能斩伐。操不信，自领数百骑，直至跃龙祠前下马，仰观那树，亭亭如华盖，直侵云汉，并无曲节。操命砍之，乡老数人前来谏曰：“此树已数百年矣，常有神人居其上，恐未可伐。”操大怒曰：“吾平生游历，普天之下，四十余年，上至天子，下及庶人，无不惧孤；是何妖神，敢违孤意！”言讫，拔所佩剑亲自砍之，铮然有声，血溅满身。操愕然大惊，掷剑上马，回至宫内。是夜二更，操睡卧不安，坐于殿中，隐几而寐。忽见一人披发仗剑，身穿皂衣，直至面前，指操喝曰：“吾乃梨树之神也。汝盖建始殿，意欲篡逆，却来伐吾神木！吾知汝数尽，特来杀汝！”操大惊，急呼：“武士安在？”皂衣人仗剑砍操。操大叫一声，忽然惊觉，头脑疼痛不可忍。急传旨遍求良医治疗，不能痊可。众官皆忧。

    华歆入奏曰：“大王知有神医华佗否？”操曰：“即江东医周泰者乎？”歆曰：“是也。”操曰：“虽闻其名，未知其术。”歆曰：“华佗字元化，沛国谯郡人也。其医术之妙，世所罕有。但有患者，或用药，或用针，或用灸，随手而愈。若患五脏六腑之疾，药不能效者，以麻肺汤饮之，令病者如醉死，却用尖刀剖开其腹，以药汤洗其脏腑，病人略无疼痛。洗毕，然后以药线缝口，用药敷之；或一月，或二十日，即平复矣：其神妙如此！一日，佗行于道上，闻一人呻吟之声。佗曰：此饮食不下之病。问之果然。佗令取蒜齑汁三升饮之，吐蛇一条，长二三尺，饮食即下。广陵太守陈登，心中烦懑，面赤，不能饮食，求佗医治。佗以药饮之，吐虫三升，皆赤头，首尾动摇。登问其故，佗曰：此因多食鱼腥，故有此毒。今日虽可，三年之后，必将复发，不可救也。后陈登果三年而死。又有一人眉间生一瘤，痒不可当，令佗视之。佗曰：内有飞物。人皆笑之。佗以刀割开，一黄雀飞去，病者即愈。有一人被犬咬足指，随长肉二块，一痛一痒，俱不可忍。佗曰：痛者内有针十个，痒者内有黑白棋子二枚。人皆不信。佗以刀割开，果应其言。此人真扁鹊，仓公之流也！现居金城，离此不远，大王何不召之？”

    操即差人星夜请华佗入内，令诊脉视疾。佗曰：“大王头脑疼痛，因患风而起。病根在脑袋中，风涎不能出，枉服汤药，不可治疗。某有一法：先饮麻肺汤，然后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涎，方可除根。”操大怒曰：“汝要杀孤耶！”佗曰：“大王曾闻关公中毒箭，伤其右臂，某刮骨疗毒，关公略无惧色；今大王小可之疾，何多疑焉？”操曰：“臂痛可刮，脑袋安可砍开？汝必与关公情熟，乘此机会，欲报仇耳！”呼左右拿下狱中，拷问其情。贾诩谏曰：“似此良医，世罕其匹，未可废也。”操叱曰：“此人欲乘机害我，正与吉平无异！”急令追拷。华佗在狱，有一狱卒，姓吴，人皆称为“吴押狱”。此人每日以酒食供奉华佗。佗感其恩，乃告曰：“我今将死，恨有《青囊书》未传于世。感公厚意，无可为报；我修一书，公可遣人送与我家，取《青囊书》来赠公，以继吾术。”吴押狱大喜曰：“我若得此书，弃了此役，医治天下病人，以传先生之德。”佗即修书付吴押狱。吴押狱直至金城，问佗之妻取了《青囊书》；回至狱中，付与华佗检看毕，佗即将书赠与吴押狱。吴押狱持回家中藏之。旬日之后，华佗竟死于狱中。吴押狱买棺殡殓讫，脱了差役回家，欲取《青囊书》看习，只见其妻正将书在那里焚烧。吴押狱大惊，连忙抢夺，全卷已被烧毁，只剩得一两叶。吴押狱怒骂其妻。妻曰：“纵然学得与华佗一般神妙，只落得死于牢中，要他何用！”吴押狱嗟叹而止。因此《青囊书》不曾传于世，所传者止阉鸡猪等小法，乃烧剩一两叶中所载也。后人有诗叹曰：“华佗仙术比长桑，神识如窥垣一方。惆怅人亡书亦绝，后人无复见《青囊》！”

    却说曹操自杀华佗之后，病势愈重，又忧吴、蜀之事。正虑间，近臣忽奏东吴遣使上书。操取书拆视之，略曰：“臣孙权久知天命已归王上，伏望早正大位，遣将剿灭刘备，扫平两川，臣即率群下纳土归降矣。”操观毕大笑，出示群臣曰：“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侍中陈群等奏曰：“汉室久已衰微，殿下功德巍巍，生灵仰望。今孙权称臣归命，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殿下宜应天顺人，早正大位。”操笑曰：“吾事汉多年，虽有功德及民，然位至于王，名爵已极，何敢更有他望？苟天命在孤，孤为周文王矣。”司马懿曰：“今孙权既称臣归附，王上可封官赐爵，令拒刘备。”操从之，表封孙权为骠骑将军、南昌侯，领荆州牧。即日遣使赍诰敕赴东吴去讫。

    操病势转加。忽一夜梦三马同槽而食，及晓，问贾诩曰：“孤向日曾梦三马同槽，疑是马腾父子为祸；今腾已死，昨宵复梦三马同槽。主何吉凶？”诩曰：“禄马，吉兆也。禄马归于曹，王上何必疑乎？”操因此不疑。后人有诗曰：“三马同槽事可疑，不知已植晋根基。曹瞒空有奸雄略，岂识朝中司马师？”是夜，操卧寝室，至三更，觉头目昏眩，乃起，伏几而卧。忽闻殿中声如裂帛，操惊视之，忽见伏皇后、董贵人、二皇子，并伏完、董承等二十余人，浑身血汙，立于愁云之内，隐隐闻索命之声。操急拔剑望空砍去，忽然一声响亮，震塌殿宇西南一角。操惊倒于地，近侍救出，迁于别宫养病。次夜，又闻殿外男女哭声不绝。至晓，操召群臣入曰：“孤在戎马之中，三十余年，未尝信怪异之事。今日为何如此？”群臣奏曰：“大王当命道士设醮修禳。”操叹曰：“圣人云：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孤天命已尽，安可救乎？”遂不允设醮。

    次日，觉气冲上焦，目不见物，急召夏侯惇商议。惇至殿门前，忽见伏皇后、董贵人、二皇子、伏完、董承等，立在阴云之中。惇大惊昏倒，左右扶出，自此得病。操召曹洪、陈群、贾诩、司马懿等，同至卧榻前，嘱以后事。曹洪等顿首曰：“大王善保玉体，不日定当霍然。”操曰：“孤纵横天下三十余年，群雄皆灭，止有江东孙权，西蜀刘备，未曾剿除。孤今病危，不能再与卿等相叙，特以家事相托。孤长子曹昂，刘氏所生，不幸早年殁于宛城；今卞氏生四子：丕、彰、植、熊。孤平生所爱第三子植，为人虚华少诚实，嗜酒放纵，因此不立。次子曹彰，勇而无谋；四子曹熊，多病难保。惟长子曹丕，笃厚恭谨，可继我业。卿等宜辅佐之。”曹洪等涕泣领命而出。操令近侍取平日所藏名香，分赐诸侍妾，且嘱曰：“吾死之后，汝等须勤习女工，多造丝履，卖之可以得钱自给。”又命诸妾多居于铜雀台中，每日设祭，必令女伎奏乐上食。又遗命于彰德府讲武城外，设立疑冢七十二：“勿令后人知吾葬处，恐为人所发掘故也。”嘱毕，长叹一声，泪如雨下。须臾，气绝而死。寿六十六岁。时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也。后人有《邺中歌》一篇，叹曹操云：“邺则邺城水漳水，定有异人从此起：雄谋韵事与文心，君臣兄弟而父子；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没岂随人眼底？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文章有神霸有气，岂能苟尔化为群？横流筑台距太行，气与理势相低昂；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为霸大不王？霸王降作儿女鸣，无可奈何中不平；向帐明知非有益，分香未可谓无情。呜呼！古人作事无巨细，寂寞豪华皆有意；书生轻议冢中人，冢中笑尔书生气！”却说曹操身亡，文武百官尽皆举哀；一面遣人赴世子曹丕、鄢陵侯曹彰、临淄侯曹植、萧怀侯曹熊处报丧。众官用金棺银椁将操入殓，星夜举灵榇赴邺郡来。曹丕闻知父丧，放声痛哭，率大小官员出城十里，伏道迎榇入城，停于偏殿。官僚挂孝，聚哭于殿上。忽一人挺身而出曰：“请世子息哀，且议大事。”众视之，乃中庶子司马孚也。孚曰：“魏王既薨，天下震动；当早立嗣王，以安众心。何但哭泣耶？”群臣曰：“世子宜嗣位，但未得天子诏命，岂可造次而行？”兵部尚书陈矫曰：“王薨于外，爱子私立，彼此生变，则社稷危矣。”遂拔剑割下袍袖，厉声曰：“即今日便请世子嗣位。众官有异议者，以此袍为例！”百官悚惧。

    忽报华歆自许昌飞马而至，众皆大惊。须臾华歆入，众问其来意，歆曰：“今魏王薨逝，天下震动，何不早请世子嗣位？”众官曰：“正因不及候诏命，方议欲以王后卞氏慈旨立世子为王。”歆曰：“吾已于汉帝处索得诏命在此。”众皆踊跃称贺。歆于怀中取出诏命开读。原来华歆谄事魏，故草此诏，威逼献帝降之；帝只得听从，故下诏即封曹丕为魏王、丞相、冀州牧。丕即日登位，受大小官僚拜舞起居。

    正宴会庆贺间，忽报鄢陵侯曹彰，自长安领十万大军来到。丕大惊，遂问群臣曰：“黄须小弟；平日性刚，深通武艺。今提兵远来，必与孤争王位也。如之奈何？”忽阶下一人应声出曰：“臣请往见鄢陵侯，以片言折之。”众皆曰：“非大夫莫能解此祸也。”正是：试看曹氏丕彰事，几作袁家谭尚争。

    未知此人是谁，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九回·寻洞擒妖逢老寿 当朝正主救婴儿:

◎谢尚 谢安〔子琰 琰子混 安兄奕 奕子玄 安弟万 万弟石 石兄子朗 朗弟子邈〕谢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鲲之子也。幼有至性。七岁丧兄，哀恸过礼，亲戚异之。八岁神悟夙成。鲲尝携之送客，或曰“此儿一坐之颜回也”尚应声答曰“坐无尼父，焉别颜回”席宾莫不叹异。十馀岁，遭父忧，丹杨尹温峤吊之，尚号咷极哀。既而收涕告诉，举止有异常童，峤甚奇之。及长，开率颖秀，辨悟绝伦，脱略细行，不为流俗之事。好衣刺文袴，诸父责之，因而自改，遂知名。善音乐，博综众艺。司徒王导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为“小安丰”，辟为掾。袭父爵咸亭侯。始到府通谒，导以其有胜会，谓曰“闻君能作鸲鹆舞，一坐倾想，宁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帻而舞，导令坐者抚掌击节，尚俯仰在中，傍若无人，其率诣如此。转西曹属，时有遭乱与父母乖离，议者或以进仕理王事，婚姻继百世，于理非嫌。尚议曰“典礼之兴，皆因循情理，开通弘胜。如运有屯夷，要当断之以大义。夫无后之罪，三千所不过，今婚姻将以继百世，崇宗绪，此固不可塞也。然至于天属生离之哀，父子乖绝之痛，痛之深者，莫深于兹。夫以一体之小患，独或忘思虑，损听察，况于抱伤心之巨痛，怀忉恒之至戚，方寸既乱，岂能综理时务哉。有心之人，决不冒荣苟进。冒荣苟进之畴，必非所求之旨，徒开偷薄之门而长流弊之路。或有执志丘园、守心不革者，犹当崇其操业以弘风尚，而况含艰履戚之人，勉之以荣贵邪”迁会稽王友，入补给事黄门侍郎，出为建武将军、历阳太守，转督江夏义阳随三郡军事、江夏相，将军如故。时安西将军庾翼镇武昌，尚数诣翼咨谋军事。尝与翼共射，翼曰“卿若破的，当以鼓吹相赏”尚应声中之，翼即以其副鼓吹给之。尚为政清简，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匹为尚造乌布帐。尚坏之，以为军士襦袴。建元二年，诏曰“尚往以戎戍事要，故辍黄散，以授军旅。所处险要，宜崇其威望。今以为南中郎将，余官如故”会庾冰薨，复以本号督豫州四郡，领江州刺史。俄而复转西中郎将、督扬州之六郡诸军事、豫州刺史、假节，镇历阳。大司马桓温欲有事中原，使尚率众向寿春，进号安西将军。初，苻健将张遇降尚，尚不能绥怀之。遇怒，据许昌叛。尚讨之，为遇所败，收付廷尉。时康献皇后临朝，即尚之甥也，特令降号为建威将军。初，尚之行也，使建武将军、濮阳太守戴施据枋头。会冉闵之子智与其大将蒋干来附，复遣行人刘猗诣尚请救。施止猗，求传国玺，猗归，以告干。干谓尚已败，虑不能救己，犹豫不许。施遣参军何融率壮士百人入邺，登三台助戍，谲之曰“今且可出玺付我。凶寇在外，道路梗涩，亦未敢送玺，当遣单使驰白。天子闻玺已在吾许，知卿等至诚，必遣重军相救，并厚相饷”干乃出玺付融，融赍玺驰还枋头。尚遣振武将军胡彬率骑三百迎玺致诸京师。时苻健将杨平戍许昌，尚遣兵袭破之，征授给事中，赐轺车、鼓吹，戍石头。永和中，拜尚书仆射，出为都督江西淮南诸军事、前将军、豫州刺史，给事中、仆射如故，镇历阳，加都督豫州扬州之五郡军事，在任有政绩。上表求入朝，因留京师，署仆射事。寻进号镇西将军，镇寿阳。尚于是采拾乐人，并制石磬，以备太乐。江表有钟石之乐，自尚始也。桓温北平洛阳，上疏请尚为都督司州诸军事。将镇洛阳，以疾病不行。升平初，又进都督豫、冀、幽、并四州。病笃，征拜卫将军，加散骑常侍，未至，卒于历阳，时年五十。诏赠散骑常侍、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简。无子，从弟奕以子康袭爵，早卒。康弟静复以子肃嗣，又无子。静子虔以子灵祐继鲲后。谢安，字安石，尚从弟也。父裒，太常卿。安年四岁时，谯郡桓彝见而叹曰“此儿风神秀彻，后当不减王东海”及总角，神识沈敏，风宇条畅，善行书。弱冠，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修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亹亹，为来逼人”王导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并以疾辞。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扬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县敦逼，不得已赴召，月馀告归。复除尚书郎、琅邪王友，并不起。吏部尚书范汪举安为吏部郎，安以书距绝之。有司奏安被召，历年不至，禁锢终身，遂栖迟东土。尝往临安山中，坐石室，临濬谷，悠然叹曰“此去伯夷何远”尝与孙绰等泛海，风起浪涌，诸人并惧，安吟啸自若。舟人以安为悦，犹去不止。风转急，安徐曰“如此将何归邪”舟人承言即回。众咸服其雅量。安虽放情丘壑，然每游赏，必以妓女从。既累辟不就，简文帝时为相，曰“安石既与人同乐，必不得不与人同忧，召之必至”时安弟万为西中郎将，总藩任之重。安虽处衡门，其名犹出万之右，自然有公辅之望，处家常以仪范训子弟。安妻，刘惔妹也，既见家门富贵，而安独静退，乃谓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万黜废，安始有仕进志，时年已四十馀矣。征西大将军桓温请为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戏之曰“卿累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苍生今亦将如卿何”安甚有愧色。既到，温甚喜，言生平，欢笑竟日。既出，温问左右“颇尝见我有如此客不”温后诣安，值其理发。安性迟缓，久而方罢，使取帻。温见，留之曰“令司马著帽进”其见重如此。温当北征，会万病卒，安投笺求归。寻除吴兴太守。在官无当时誉，去后为人所思。顷之征拜侍中，迁吏部尚书、中护军。简文帝疾笃，温上疏荐安宜受顾命。及帝崩，温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陈兵卫，将移晋室，呼安及王坦之，欲于坐害之。坦之甚惧，问计于安。安神色不变，曰“晋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见温，坦之流汗沾衣，倒执手版。安从容就席，坐定，谓温曰“安闻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何须壁后置人邪”温笑曰“正自不能不尔耳”遂笑语移日。坦之与安初齐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温尝以安所作简文帝谥议以示坐宾，曰“此谢安石碎金也”时孝武帝富于春秋，政不自己，温威振内外，人情噂沓，互生同异。安与坦之尽忠匡翼，终能辑穆。及温病笃，讽朝廷加九锡，使袁宏具草。安见，辄改之，由是历旬不就。会温薨，锡命遂寝。寻为尚书仆射，领吏部，加后将军。及中书令王坦之出为徐州刺史，诏安总关中书事。安义存辅导，虽会稽王道子亦赖弼谐之益。时强敌寇境，边书续至，梁益不守，樊邓陷没，安每镇以和靖，御以长算。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纲，威怀外著，人皆比之王导，谓文雅过之。尝与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谓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思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是时宫室毁坏，安欲缮之。尚书令王彪之等以外寇为谏，安不从，竟独决之。宫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体辰极，而役无劳怨。又领扬州刺史，诏以甲仗百人入殿。时帝始亲万机，进安中书监、骠骑将军、录尚书事，固让军号。于时悬象失度，亢旱弥年，安奏兴灭继绝，求晋初佐命功臣后而封之。顷之，加司徒，后军文武尽配大府，又让不拜。复加侍中、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幽州之燕国诸军事、假节。时苻坚强盛，疆埸多虞，诸将败退相继。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应机征讨，所在克捷。拜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建昌县公。坚后率众，号百万，次于淮肥，京师震恐。加安征讨大都督。玄入问计，安夷然无惧色，答曰“已别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复言，乃令张玄重请。安遂命驾出山墅，亲朋毕集，方与玄围棋赌别墅。安常棋劣于玄，是日玄惧，便为敌手而又不胜。安顾谓其甥羊昙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还，指授将帅，各当其任。玄等既破坚，有驿书至，安方对客围棋，看书既竟，便摄放床上，了无喜色，棋如故。客问之，徐答云“小儿辈遂已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其矫情镇物如此。以总统功，进拜太保。安方欲混一文轨，上疏求自北征，乃进都督扬、江、荆、司、豫、徐、兖、青、冀、幽、并、宁、益、雍、梁十五州军事，加黄钺，其本官悉如故，置从事中郎二人。安上疏让太保及爵，不许。是时桓冲既卒，荆、江二州并缺，物论以玄勋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勋，恐为朝廷所疑，又惧桓氏失职，桓石虔复有沔阳之功，虑其骁猛，在形胜之地，终或难制，乃以桓石民为荆州，改桓伊于中流，石虔为豫州。既以三桓据三州，彼此无恐，各得所任。其经远无竞，类皆如此。性好音乐，自弟万丧，十年不听音乐。及登台辅，期丧不废乐。王坦之书喻之，不从，衣冠效之，遂以成俗。又于土山营墅，楼馆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侄往来游集，肴馔亦屡费百金，世颇以此讥焉，而安殊不以屑意。常疑刘牢之既不可独任，又知王味之不宜专城。牢之既以乱终，而味之亦以贪败，由是识者服其知人。时会稽王道子专权，而奸谄颇相扇构，安出镇广陵之步丘，筑垒曰新城以避之。帝出祖于西池，献觞赋诗焉。安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及镇新城，尽室而行，造泛海之装，欲须经略粗定，自江道还东。雅志未就，遂遇疾笃。上疏请量宜旋旆，并召子征虏将军琰解甲息徒，命龙骧将军朱序进据洛阳，前锋都督玄抗威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贼假延，来年水生，东西齐举。诏遣侍中慰劳，遂还都。闻当舆入西州门，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怅然谓所亲曰“昔桓温在时，吾常惧不全。忽梦乘温舆行十六里，见一白鸡而止。乘温舆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鸡主酉，今太岁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逊位，诏遣侍中、尚书喻旨。先是，安发石头，金鼓忽破，又语未尝谬，而忽一误，众亦怪异之。寻薨，时年六十六。帝三日临于朝堂，赐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百万、布千匹、蜡五百斤，赠太傅，谥曰文靖。以无下舍，诏府中备凶仪。及葬，加殊礼，依大司马桓温故事。又以平苻坚勋，更封庐陵郡公。安少有盛名，时多爱慕。乡人有罢中宿县者，还诣安。安问其归资，答曰“有蒲葵扇五万”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师士庶竞市，价增数倍。安本能为洛下书生咏，有鼻疾，故其音浊，名流爱其咏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斅之。及至新城，筑埭于城北，后人追思之，名为召伯埭。羊昙者，太山人，知名士也，为安所爱重。安薨后，辍乐弥年，行不由西州路。尝因石头大醉，扶路唱乐，不觉至州门。左右白曰“此西州门”昙悲感不已，以马策扣扉，诵曹子建诗曰“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恸哭而去。安有二子：瑶、琰。瑶袭爵，官至琅邪王友，早卒。子该嗣，终东阳太守。无子，弟光禄勋模以子承伯嗣，有罪，国除。刘裕以安勋德济世，特更封该弟澹为柴桑侯，邑千户，奉安祀。澹少历显位，桓玄篡位，以澹兼太尉，与王谧俱赍册到姑孰。元熙中，为光禄大夫，复兼太保，持节奉册禅宋。琰字瑗度。弱冠以贞干称，美风姿。与从兄护军淡虽比居，不往来，宗中子弟惟与才令者数人相接。拜著作郎，转秘书丞，累迁散骑常侍、侍中。苻坚之役，安以琰有军国才用，出为辅国将军，以精卒八千，与从兄玄俱陷阵破坚，以勋封望蔡公，寻遭父忧去官，服阕，除征虏将军、会稽内史。顷之。征为尚书右仆射，领太子詹事，加散骑常侍，将军如故。又遭母忧，朝廷疑其葬礼。时议者云“潘岳为贾充妇《宜城宣君诔》云：昔在武侯，丧礼殊伦。伉俪一体，朝仪则均。谓宜资给葬礼，悉依太傅故事”先是，王珣娶万女，珣弟珉娶安女，并不终，由是与谢氏有隙。珣时为仆射，犹以前憾缓其事。琰闻耻之，遂自造辒辌车以葬，议者讥之。太元末，为护军将军，加右将军。会稽王道子以为司马，右将军如故。王恭举兵，假琰节，都督前锋军事。恭平，迁卫将军、徐州刺史、假节。孙恩作乱，加督吴兴、义兴二郡军事，讨恩。至义兴，斩贼许允之，迎太守魏鄢还郡。进讨吴兴贼丘尫，破之。又诏琰与辅国将军刘牢之俱讨孙恩。恩逃于海岛，朝廷忧之，以琰为会稽内史、都督五郡军事，本官并如故。琰既以资望镇越土，议者谓无复东顾之虞。及至郡，无绥抚之能，而不为武备。将帅皆谏曰“强贼在海，伺人形便，宜振扬仁风，开其自新之路”琰曰“苻坚百万，尚送死淮南，况孙恩奔衄归海，何能复出。若其复至，正是天不养国贼，令速就戮耳”遂不从其言。恩后果复寇浃口，入馀姚，破上虞，进及邢浦，去山阴北三十五里。琰遣参军刘宣之距破恩。既而上党太守张虔硕战败，群贼锐进，人情震骇，咸以宜持重严备，且列水军于南湖，分兵设伏以待之。琰不听。贼既至，尚未食，琰曰“要当先灭此寇而后食也”跨马而出。广武将军桓宝为前锋，摧锋陷阵，杀贼甚多，而塘路迮狭，琰军鱼贯而前，贼于舰中傍射之，前后断绝。琰至千秋亭，败绩。琰帐下都督张猛于后斫琰马，琰堕地，与二子肇、峻俱被害，宝亦死之。后刘裕左里之捷，生擒猛，送琰小子混，混刳肝生食之。诏以琰父子陨于君亲，忠孝萃于一门，赠琰侍中、司空，谥曰忠肃。三子：肇、峻、混。肇历骠骑参军，峻以琰勋封建昌侯。及没于贼，诏赠肇散骑常侍，峻散骑侍郎。混字叔源。少有美誉，善属文。初，孝武帝为晋陵公主求婿，谓王珣曰“主婿但如刘真长、王子敬便足。如王处仲、桓元子诚可，才小富贵，便豫人家事”珣对曰“谢混虽不及真长，不减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几，帝崩，袁山松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脔”初，元帝始镇建业，公私窘罄，每得一犭屯，以为珍膳，项上一脔尤美，辄以荐帝，群下未尝敢食，于时呼为“禁脔”，故珣因以为戏。混竟尚主，袭父爵。桓玄尝欲以安宅为营，混曰“召伯之仁，犹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亩之宅邪”玄闻，惭而止。历中书令、中领军、尚书左仆射、领选。以党刘毅诛，国除。及宋受禅，谢晦谓刘裕曰“陛下应天受命，登坛日恨不得谢益寿奉玺绂”裕亦叹曰“吾甚恨之，使后生不得见其风流”益寿，混小字也。奕字无奕，少有名誉。初为剡令，有老人犯法，奕以醇酒饮之，醉犹未已。安时年七八岁，在奕膝边，谏止之。奕为改容，遣之。与桓温善。温辟为安西司马，犹推布衣好。在温坐，岸帻笑咏，无异常日。桓温曰“我方外司马”奕每因酒，无复朝廷礼，尝逼温饮，温走入南康主门避之。主曰“君若无狂司马，我何由得相见”奕遂携酒就听事，引温一兵帅共饮，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温不之责。从兄尚有德政，既卒，为西蕃所思，朝议以奕立行有素，必能嗣尚事，乃迁都督豫司冀并四州军事、安西将军、豫州刺史、假节。未几。卒官，赠镇西将军。三子：泉、靖、玄。泉早有名誉，历义兴太守。靖官至太常。玄字幼度。少颖悟，与从兄朗俱为叔父安所器重。安尝戒约子侄，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安悦。玄少好佩紫罗香囊，安患之，而不欲伤其意，因戏赌取，即焚之，于此遂止。及长，有经国才略，屡辟不起。后与王珣俱被桓温辟为掾，并礼重之。转征西将军桓豁司马、领南郡相、监北征诸军事。于时苻坚强盛，边境数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将可以镇御北方者，安乃以玄应举。中书郎郗超虽素与玄不善，闻而叹之，曰“安违众举亲，明也。玄必不负举，才也”时咸以为不然。超曰“吾尝与玄共在桓公府，见其使才，虽履屐间亦得其任，所以知之”于是征还，拜建武将军、兖州刺史、领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时苻坚遣军围襄阳，车骑将军桓冲御之。诏玄发三州人丁，遣彭城内史何谦游军淮泗，以为形援。襄阳既没，坚将彭超攻龙骧将军戴<辶彖>于彭城。玄率东莞太守高衡、后军将军何谦次于泗口，欲遣间使报<辶彖>，令知救至，其道无由。小将田泓请行，乃没水潜行，将趣城，为贼所获。贼厚赂泓，使云“南军已败”。泓伪许之。既而告城中曰“南军垂至，我单行来报，为贼所得，勉之”遂遇害。时彭超置辎重于留城，玄乃扬声遣谦等向留城。超闻之，还保辎重。谦驰进，解彭城围。超复进军南侵，坚将句难、毛当自襄阳来会。超围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有众六万。诏征虏将军谢石率水军次涂中，右卫将军毛安之、游击将军河间王昙之、淮南太守杨广、宣城内史丘准次堂邑。既而盱眙城陷，高密内史毛藻没，安之等军人相惊，遂各散退，朝廷震动。玄于是自广陵西讨难等。何谦解田洛围，进据白马，与贼大战，破之，斩其伪将都颜。因复进击，又破之。斩其伪将邵保。超、难引退。玄率何谦、戴<辶彖>、田洛追之，战于君川，复大破之。玄参军刘牢之攻破浮航及白船，督护诸葛侃、单父令李都又破其运舰。难等相率北走，仅以身免。于是罢彭城、下邳二戍。诏遣殿中将军慰劳，进号冠军，加领徐州刺史，还于广陵，以功封东兴县侯。及苻坚自率兵次于项城，众号百万，而凉州之师始达咸阳，蜀汉顺流，幽并系至。先遣苻融、慕容暐、张蚝、苻方等至颍口，梁成、王显等屯洛涧。诏以玄为前锋、都督徐兖青三州扬州之晋陵幽州之燕国诸军事，与叔父征虏将军石、从弟辅国将军琰、西中郎将桓伊、龙骧将军檀玄、建威将军戴熙、扬武将军陶隐等距之，众凡八万。玄先遣广陵相刘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涧，即斩梁成及成弟云，步骑崩溃，争赴淮水。牢之纵兵追之，生擒坚伪将梁他、王显、梁悌、慕容屈氏等，收其军实。坚进屯寿阳，列阵临肥水，玄军不得渡。玄使谓苻融曰“君远涉吾境，而临水为阵，是不欲速战。诸君稍却，令将士得周旋，仆与诸君缓辔而观之，不亦乐乎”坚众皆曰“宜阻肥水，莫令得上。我众彼寡，势必万全”坚曰“但却军，令得过，而我以铁骑数十万向水，逼而杀之”融亦以为然，遂麾使却阵，众因乱不能止。于是玄与琰、伊等以精锐八千涉渡肥水。石军距张蚝，小退。玄、琰仍进，决战肥水南。坚中流矢，临阵斩融。坚众奔溃，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胜计，肥水为之不流。馀众弃甲宵遁，闻风声鹤唳，皆以为王师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饑冻，死者十七八。获坚乘舆云母车，仪服、器械、军资、珍宝山积，牛马驴骡骆驼十万馀。诏遣殿中将军慰劳。进号前将军、假节，固让不受。赐钱百万，采千匹。既而安奏苻坚丧败，宜乘其衅会，以玄为前锋都督，率冠军将军桓石虔径造涡颍，经略旧都。玄复率众次于彭城，遣参军刘袭攻坚兖州刺史张崇于鄄城，走之，使刘牢之守鄄城。兖州既平，玄患水道险涩，粮运艰难，用督护闻人奭谋，堰吕梁水，树栅，立七埭为派，拥二岸之流，以利运漕，自此公私利便。又进伐青州，故谓之青州派。遣淮陵太守高素以三千人向广固，降坚青州刺史苻朗。又进伐冀州，遣龙骧将军刘牢之、济北太守丁匡据碻磝，济阳太守郭满据滑台，奋武将军颜雄渡河立营。坚子丕遣将桑据屯黎阳。玄命刘袭夜袭据，走之。丕惶遽欲降，玄许之。丕告饑，玄馈丕米二千斛。又遣晋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阳，三魏皆降。以兖、青、司、豫平，加玄都督徐、兖、青、司、冀、幽、并七州军事。玄上疏以方平河北，幽冀宜须总督，司州悬远，应统豫州。以勋封康乐县公。玄请以先封东兴侯赐兄子玩，诏听之，更封玩豫宁伯。复遣宁远将军{夭曰}演伐申凯于魏郡，破之。玄欲令豫州刺史朱序镇梁国，玄住彭城，北固河上，西援洛阳，内藩朝廷。朝议以征役既久，宜置戍而还，使玄还镇淮阴，序镇寿阳。会翟辽据黎阳反，执滕恬之，又泰山太守张愿举郡叛，河北骚动，玄自以处分失所，上疏送节，尽求解所职。诏慰劳，令且还镇淮阴，以朱序代镇彭城。玄既还，遇疾，上疏解职，诏书不许。玄又自陈，既不堪摄职，虑有旷废，诏又使移镇东阳城。玄即路，于道疾笃，上疏曰：臣以常人，才不佐世，忽蒙殊遇，不复自量，遂从戎政。驱驰十载，不辞鸣镝之险，每有征事，辄请为军锋，由恩厚忘躯，甘死若生也。冀有毫厘，上报荣宠。天祚大晋，王威屡举，实由陛下神武英断，无思不服。亡叔臣安协赞雍熙，以成天工。而雰雾尚翳，六合未朗，遗黎涂炭，巢窟宜除，复命臣荷戈前驱，董司戎首。冀仰凭皇威，宇宙宁一，陛下致太平之化，庸臣以尘露报恩，然后从亡叔臣安退身东山，以道养寿。此诚以形于文旨，达于圣听矣。臣所以区区家国，实在于此，不谓臣愆咎夙积，罪钟中年，上延亡叔臣安、亡兄臣靖，数月之间，相系殂背，下逮稚子，寻复夭昏。哀毒兼缠，痛百常情。臣不胜祸酷暴集，每一恸殆弊。所以含哀忍悲，期之必存者，虽哲辅倾落，圣明方融，伊周嗣作，人怀自厉，犹欲申臣本志，隆国保家，故能豁其情滞，同之无心耳。去冬奉司徒道子告括囊远图，逮问臣进止之宜。臣进不达事机，以蹙境为耻，退不自揆，故欲顺其宿心。岂谓经略不振，自贻斯戾。是以奉送章节，待罪有司，执徇常仪，实有愧心。而圣恩赦过，黩法垂宥，使抱罪之臣复得更名于所司。木石犹感，而况臣乎。顾将身不良，动与衅会，谦德不著，害盈是荷，先疾既动，便至委笃，陛下体臣疢重，使还藩淮则。甫欲休兵静众，绥怀善抚，兼苦自疗，冀日月渐瘳，缮甲俟会，思更奋迅。而所患沈顿，有增无损。今者惙惙，救命朝夕。臣之平日，率其常矩，加以匪懈，犹不能令政理弘宣，况今内外天隔，永不复接，宁可卧居重任，以招患虑。追寻前事，可为寒心。臣之微身，复何足惜，区区血诚，忧国实深。谨遣兼长史刘济重奉送节盖章传。伏愿陛下垂天地之仁，拯将绝之气，时遣军司镇慰荒杂，听臣所乞，尽医药消息，归诚道门，冀神祇之祐。若此而不差，修短命也。使臣得及视息，瞻睹坟柏，以此之尽，公私真无恨矣，伏枕悲慨，不觉流涕。诏遣高手医一人，令自消息，又使还京口疗疾。玄奉诏便还，病久不差，又上疏曰“臣同生七人，凋落相继，惟臣一己，孑然独存。在生荼酷，无如臣比。所以含哀忍痛，希延视息者，欲报之德，实怀罔极，庶蒙一瘳，申其此志。且臣孤遗满目，顾之恻然，为欲极其求生之心，未能自分于灰土。慺慺之情，可哀可愍。伏愿陛下矜其所诉，霈然垂恕，不令微臣衔恨泉壤”表寝不报。前后表疏十馀上，久之。乃转授散骑常侍、左将军、会稽内史。时吴兴太守晋宁侯张玄之亦以才学显，自吏部尚书与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亚于玄，时人称为“南北二玄”，论者美之。玄既舆疾之郡，十三年，卒于官，时年四十六。追赠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献武。子瑍嗣，秘书郎，早卒。子灵运嗣。瑍少不惠，而灵运文藻艳逸，玄尝称曰“我尚生瑍，瑍那得生灵运”永熙中，为刘裕世子左卫率。始从玄征伐者，何谦字恭子，东海人，戴<辶彖>字安丘，处士逵之弟，并骁果多权略。逵厉操东山，而<辶彖>以武勇显。谢安尝谓<辶彖>曰“卿兄弟志业何殊”<辶彖>曰“下官不堪其忧，家兄不改其乐”<辶彖>以军功封广信侯，位至大司农。万字万石，才器隽秀，虽器量不及安，而善自衒曜，故早有时誉。工言论，善属文，叙渔父、屈原、季主、贾谊、楚老、龚胜、孙登、嵇康四隐四显为《八贤论》，其旨以处者为优，出者为劣，以示孙绰。绰与往反，以体公识远者则出处同归。尝与蔡系送客于征虏亭，与系争言。系推万落床，冠帽倾脱。万徐拂衣就席，神意自若，坐定，谓系曰“卿几坏我面”系曰“本不为卿面计”然俱不以介意，时亦以此称之。弱冠，辟司徒掾，迁右西属，不就。简文帝作相，闻其名，召为抚军从事中郎。万著白纶巾，鹤氅裘，履版而前。既见，与帝共谈移日。太原王述，万之妻父也，为扬州刺史。万尝衣白纶巾，乘平肩舆，径至听事前，谓述曰“人言君侯痴，君侯信自痴”述曰“非无此论，但晚合耳”万再迁豫州刺史、领淮南太守、监司豫冀并四州军事、假节。王羲之与桓温笺曰“谢万才流经通，处廊庙，参讽议，故是后来一器。而今屈其迈往之气，以俯顺荒余，近是违才易务矣”温不从。万既受任北征，矜豪傲物，尝以啸咏自高，未尝抚众。兄安深忧之，自队主将帅已下，安无不慰勉。谓万曰“汝为元帅，诸将宜数接对，以悦其心，岂有傲诞若斯而能济事也”万乃召集诸将，都无所说，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诸将皆劲卒”诸将益恨之。既而先遣征虏将军刘建修治马头城池，自率众入涡颍，以援洛阳。北中郎将郗昙以疾病退还彭城，万以为贼盛致退，便引军还，众遂溃散，狼狈单归，废为庶人。后复以为散骑常侍，会卒，时年四十二，因以为赠。子韶，字穆度，少有名。时谢氏尤彦秀者，称封、胡、羯、末。封谓韶，胡谓朗，羯谓玄，末谓川，皆其小字也。韶、朗、川并早卒，惟玄以功名终，韶至车骑司马。韶子恩，字景伯，宏达有远略，韶为黄门郎、武昌太守。恩三子、曜、弘微，皆历显位。朗字长度。父据，早卒。朗善言玄理，文义艳发，名亚于玄。总角时，病新起，体甚羸，未堪劳，于叔父安前与沙门支遁讲论，遂至相苦。其母王氏再遣信令还，安欲留，使竟论，王氏因出云“新妇少遭艰难，一生所寄惟在此儿”遂流涕携朗去。安谓坐客曰“家嫂辞情慷慨，恨不使朝士见之”朗终于东阳太守。子重，字景重，明秀有才名，为会稽王道子骠骑长史。尝因侍坐，于时月夜明净，道子叹以为佳。重率尔曰“意谓乃不如微云点缀”道子因戏重曰“卿居心不净，乃复强欲滓秽太清邪”子绚，字宣映，曾于公坐戏调，无礼于其舅袁湛。湛甚不堪之，谓曰“汝父昔已轻舅，汝今复来加我，可谓世无渭阳情也”绚父重，即王胡之外孙，与舅亦有不协之论，湛故有此及云。石字石奴。初拜秘书郎，累迁尚书仆射。征句难，以勋封兴平县伯。淮肥之役，诏石解仆射，以将军假节征讨大都督，与兄子玄、琰破苻坚。先是，童谣云“谁谓尔坚石打碎”故桓豁皆以“石”名子，以邀功焉。坚之败也，虽功始牢之，而成于玄、琰，然石时实为都督焉。迁中军将军、尚书令，更封南康郡公。于时学校陵迟，石上疏请兴复国学，以训胄子，班下州郡，普修乡校。疏奏，孝武帝纳焉。兄安薨，石迁卫将军，加散骑常侍。以公事与吏部郎王恭互相短长，恭甚忿恨，自陈褊厄不允，且疾源深固，乞还私门。石亦上疏逊位。有司奏，石辄去职，免官。诏曰“石以疾求退，岂准之常制。其喻令还”岁馀不起。表十馀上，帝不许。石乞依故尚书令王彪之例，于府综摄，诏听之。疾笃，进位开府仪同三司，加鼓吹，未拜，卒，时年六十二。石少患面创，疗之莫愈，乃自匿。夜有物来舐其疮，随舐随差，舐处甚白，故世呼为谢白面。石在职务存文刻，既无他才望，直以宰相弟兼有大勋，遂居清显，而聚敛无餍，取讥当世。追赠司空，礼官议谥，博士范弘之议谥曰襄墨公，语在弘之传。朝议不从，单谥曰襄。子汪嗣，早卒。汪从兄冲以子明慧嗣，为孙恩所害。明慧从兄喻复以子暠嗣。宋受禅，国除。邈字茂度。父铁，永嘉太守。邈性刚鲠，无所屈挠，颇有理识。累迁侍中。时孝武帝觞乐之后多赐侍臣文诏，辞义有不雅者，邈辄焚毁之，其他侍臣被诏者或宣扬之，故论者以此多邈。后为吴兴太守。孙恩之乱，为贼胡桀、郜骠等所执，害之。贼逼令北面，邈厉声曰“我不得罪天子，何北面之有”遂害之。邈妻郗氏，甚妒。邈先娶妾，郗氏怨怼，与邈书告绝。邈以其书非妇人词，疑其门下生仇玄达为之作，遂斥玄达。玄达怒，遂投孙恩，并害邈兄弟，竟至灭门。史臣曰：建元之后，时政多虞，巨猾陆梁，权臣横恣。其有兼将相于中外，系存亡于社稷，负扆资之以端拱，凿井赖之以晏安者，其惟谢氏乎。简侯任总中台，效彰分阃。正议云唱，丧礼堕而复弘。遗音既补，雅乐缺而还备。君子哉，斯人也。文靖始居尘外，高谢人间，啸咏山林，浮泛江海，当此之时，萧然有陵霞之致。暨于褫薜萝而袭朱组，去衡泌而践丹墀，庶绩于是用康，彝伦以之载穆。苻坚百万之众已瞰吴江，桓温九五之心将移晋鼎，衣冠易虑，远迩崩心。从容而杜奸谋，宴衎而清群寇，宸居获太山之固，惟扬去累卵之危，斯为盛矣。然激繁会于期服之辰，敦一欢于百金之费，废礼于偷薄之俗，崇侈于耕战之秋，虽欲混哀乐而同归，齐奢俭于一致，而不知颓风已扇，雅道日沦，国之仪刑，岂期若是。琰称贞干，卒以忠勇垂名。混曰风流，竟以文词获誉：并阶时宰，无堕家风。奕万以放肆为高，石奴以褊浊兴累，虽粤微颣，犹称名实。康乐才兼文武，志存匡济，淮肥之后，勍寇望之而土崩。涡颍之师，中州应之而席卷。方欲西平巩洛，北定幽燕，庙算有遗，良图不果，降龄何促，功败垂成，拊其遗文，经纶远矣。赞曰：安西英爽，才兼辩博。宣力方镇，流声台阁。太保沈浮，旷若虚舟。任高百辟，情惟一丘。琰邈忠壮，奕万虚放。为龙为光，或卿或将。伟哉献武，功宣授斧。克翦凶渠，几清中。

第八十回·姹女育阳求配偶 心猿护主识妖邪:

话说何敬卿奉了济公之命走到金大人厨房，想把丸药撒在锅子中，焉知眼目众多，厨子不脱离锅子，不得其便。正在心中焦急。无计可施之际，忽听外面人声大震，都嚷救火。那些厨子一闻此信，都狠命的赶至外面，厨中只有何敬卿一个人。何敬卿想道：此时不再动手，更待何时？主意想定，就把药丸撒在金大人的菜锅中，一回身撒腿往外就跑。跑到外面，见众人救火的都已把火救熄回来，四五个厨子也大家一面议论，一面走回来。何敬卿接着问道：“那里起火呀？”厨子道：“东花厅遗火炕沿，致兆此祸。”何敬卿道：“此时已救熄了吗？”厨于道：“救熄了。”内有一个与何敬卿最熟识的问道：“何师爷，你的职司是专一保护大人人口家产的，怎么这一回起火，你只躲在里面，连救也不来一救，是何道理？”何敬卿闻言，脸色顿时发赤，忙回答道：“你们喊救的时候，我刚正肚子痛的很，跑到茅厕去大解。及至解好出来，你们早已救熄，用我不着了。倒难为诸位，这一回代我出力，我明天办下酒菜，专请诸位吃杯水酒，酬劳酬劳。”众人道：“都是大人的事情，大家好出力，何师爷不必这般客气。”说罢，何敬卿一直出了金府，直到酒店中。贝济公正与张三吃酒，他就走上前道：“师傅我来了。”济公道：“你险些儿这个药丸下不成功，幸亏我算的定，在外面用个法术，花厅上起火，你才能彀抽身空闲，搁在东边的菜锅内。”何敬卿闻言，大惊道：“师父真是神仙，怎么我在里面做下的事情，如何就会知道呢？”济公笑道：“再远几千几百里，我也准知道，何况就在这咫尺之间！” 说话之间，店小二早把一分杯筷取来放在桌上，又取三壶热酒来。济公道：“何师爷，你吃了一杯酒就进府罢。此刻大人已在吃夜饭，一吃夜饭，药性一发作，他就立刻要传你进去问话的，你就在府里门房中候着消息罢。倘然大人要寻张大哥，我们准在这里，不见不散，你就到这里来寻罢。”何敬卿领命，吃了三四杯，就立起身走了。走进门房，仍是一个人也没有，他就一挨身坐在一把椅子上，想方才的事，佩服和尚真是仙人，这件事情，十分中必有十二分可靠。不到片刻，忽听里面有两个人狠命的奔出，口中嚷道：“大人有令，叫传何师爷进去。”何敬卿是个粗人，还认是大人要传吴悦士进去，商议方才的事，心中十分着急，自言自语道：他请吴师爷商议，方才已被他拦阻，把已答应的事情，仍是不成功；倘若此刻再请他进去，非但事成画饼，而且还要把苦水张三吃哩！ 讵知正在懊悔之际，里面的两个人奔出来，一见何敬卿，即时说道：“好了好了，何师爷倒就在这里，省得吾们奔跑了。”何敬卿道：“你们到底寻吴悦士吴师爷呢，还是寻吾呀？”两人道：“吾们那里要寻他！他已被大人叫进去，当着面痛骂了一顿，立刻开发他，叫他走了。”何敬卿道：“这府中只有一个姓何，一个姓吴的，没有第三个声音相同的。这人既被驱逐，只有吾一个人了。”两人道：“自然是你，大人分付吾们的时候，恐怕吾们有差错，所以连你名字都说出来的。”何敬卿道：“你们莫要弄错，吾方才因为张钦差递奏折的事，几乎受大人唾骂，此刻还是心中乱跳不止。倘然他不是传吾，吾冒冒失失前去见他，他倘然见了吾，想起方才的事情来，吾岂不要被他痛骂？”两人道：“吾们公事办的多，大的小的都不曾差，这种小事那里会差！” 说还未了，只见吴悦士狼狼狈狈的走来，面上气得一块儿红、一块儿白，垂头丧气，背后一个人给他挑着一肩行李。他走到门房中，见敬卿正在给两人说话，他一见就勃然大怒，扑奔上前道：“都是你这混账东西做出来的祸，若没你去勾引张三进来，吾也不必帮着这不知好歹的大人争银钱。今天仇人见面，那里肯放松你！”说罢，就伸着两个拳头，扑面打来。诸位想，他是文人，那里打得过保镖师爷！他两拳打去，被何敬卿只轻轻一躲，就打了一个空儿。吴悦士见打不着他，愈加大怒，回身又照着何敬卿面上一拳打来。何敬卿一伸手，就在他脉窝里一把接住，大声喝道：“你真要给吾打架吗？”吴悦土道：“自然同你打架。吾好好儿的饭碗，吃的安安稳稳，被你得了人家贿赂，勾串张三进来，害的吾到这个田地，吾心中那里肯休息！今天务同你一死相拚，不打出人命不散。”何敬卿道：“你自己多事，干吾什么，倒来找吾？吾也不是好欺的，给吾滚开罢！”说罢，用力拖了他脉窝，往外一送。只见吴悦士往外一跤，跌出有几丈路远，扑通跌在地上，他的鼻儿刚正碰在椅角上，霎时间碰得鲜血直流。吴悦士此时也不觉得疼痛，一骨碌起来，狠命的把浑身往何敬卿怀里扑来。何敬卿见来势凶猛，又把身子往旁边一闪，吴悦士又扑个空，因气力用的太大，一时收不住，往前一撞，又是一跤。又起来，见旁边摆着一把榆木椅子，他就顺手擒在手中，往何敬卿头上打来。何敬卿眼快，身子又便捷，只一闪就闪过了，“扑通”一声，又接下“乒乒乓乓”，何敬卿抬头一看，见那椅子正打在案桌上，那桌上安放的许多碗盏花盆，都被震得粉碎了。 来传何敬卿的两个家人见势不佳，忙抽个空儿往里飞跑，报给金大人知道。金大人自吃了济公搁上药丸菜，一时药性发作，心地模糊，忽然想到张钦差的事，自言道：吾自出仕以来，一味搜括人家财帛，从未做过一件好事，以致怨声载道，人家都切齿怨恨吾。吾现在钱财也搜括得彀了，多要来也不过给子孙受用，吾又带不到阴间阎王殿上去，要他何用？况且这位大人是吾同寅，都是朝廷的大臣，自宜彼此照应，他即使不来托吾，吾也应该给他出些儿力，何况他再三来恳吾的！吾那好仍是从前老脾气，一味的要钱，要了钱，然后肯给他办？可恨这个吴悦士，他自己贪财不算，还要来拦阻吾，劝止吾，陷吾于不义，结怨于同人，这种坏人，要他何用！不如趁今夜叫他进来，骂他一场，把他赶出去。于是立刻分付左右：“速传吴悦士进见！”吴悦士不知底蕴，还以为大人传他，同他商量这事哩，就欢欢喜喜，跟了传呼的人进去。大人远远瞧见，就怒发冲冠，口中咕噜的骂道：“混账东西！狗才奴才！”吴悦士不知缘故，只立在旁边呆着。大人厉声喝道：“贼奴才，你竟敢教吾做这绝子孙灭宗族的勾当，倒还立在吾面前哩，快给吾滚出去！如若慢了，吾就叫人乱棒打出。”吴悦士见势不对，只好急忙退出，自己一想：他既如此没情脸，若要不快走，必要吃他棍棒。于是立刻把衣裳等类放在箱中，有的不要紧没用场的小东西，都弃在屋中不及收拾，又把蚊帐除下，打了铺程，叫了一个挑夫挑着，气愤愤的往外走了。 大人既把吴悦士赶走，一想：何敬卿虽然是个武人，他到一力劝吾办这事，真是忠心爱吾，吾应该就去请他进来，同他商议这件事。想罢，又分付两人去传何师爷。两人临走的时节，他又恐怕吴何同音，误传了吴悦士，又分付道：“吾此刻要传他的是保镖师爷何敬卿，不是方才被吾驱逐的吴悦士。”两人答应去了。大人立起身，在旁边取了个椅子，放在自己坐位的右边，以便待何敬卿进来坐了商量。不料两家人去不多时，就飞跑的进来，半跪在书房阶石上禀道：“大人，外面不好了！吴悦士师爷同何敬卿师爷在门房中打架。”大人一闻言，大怒道：“有这等事，那个寻仇先动手？”两人道：“吴悦士师爷先动手。”大人道：“为什么事呢？”两家人道：“他为大人把他撵逐是为何敬卿师爷的缘故，所以一见就动手。”大人道：“这狗才竟敢如此放肆！你去传五六个卫队到门房中，把吴悦士这狗才锁拿，立刻送刑部去；一面就传何敬卿进来，说吾因事有请，不可迟慢。”二人领命，就飞奔出去，把卫队一传，就六七个人拖着铁链赶至门房，见二人还在打得高兴，即把铁链一抖，锁住吴悦士的颈项。吴悦士道：“吾是师爷，你们竟敢如此放肆！”卫队道：“吾们奉着大人号令，不管师爷不师爷，都要锁的。”正在斗口之际，忽闻外间许多人喝道：“有圣旨到来，快出接旨。”是何旨意，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一回·镇海寺心猿知怪 黑松林三众寻师:

　　却说孙策揽镜照形，遂致晕倒，究竟为着何事？原来镜中现出于吉，令策生惊，所以倒地，及经左右舁置床上，竭力施救，方得复苏。自知不能再起，乃召长史张昭等入嘱道：“中国方乱，不能遽平，我得据有吴越，地控三江，吴淞江，钱塘江，浦阳江。根本既立，本思与卿等共图大业，不意天不永年，无可挽回，卿等可善辅我弟，静观成败。”说至此，顾见弟权在侧，便将印绶取交，且语权道：“决机战阵，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使尽心，安保江东，我不如卿。卿宜念父兄创业艰难，毋自贻误。”权涕泣拜受，策又与母吴氏，妻乔氏等诀别，瞑目竟逝，年止二十六岁。难为大乔。

　　权见策已殁，哭倒床前，张昭从旁劝止道：“这时非一哭所能了事，应勉承先志为是。”乃使权易服，扶他上马，使出巡军；且率僚属上表朝廷，下饬内外文武百官，照旧供职，周瑜在巴丘闻讣，星夜奔丧，驰入吴会，权令与张昭共掌国事，一面料理丧葬，措置如仪。时权年方冠，各属地未尽服从，幸亏张昭周瑜，悉心辅弼，招贤求治，始得复安，太夫人吴氏，亦明达事机，在内筹划，诸政毕理。

　　既而许都遣回张纮，令为会稽东部都尉，且赍奉诏书，授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纮前为孙策所遣，入贡方物，曹操留他为侍御史，差不多有两三年。至袁曹相争，策欲袭许，颇有风声传入都中，自操以下，俱有戒心；独郭嘉料策轻佻无备，必为匹夫所制，未足深忧，果然不出所料，策即殒命。操得策凶耗，便欲乘丧东略。侍御史张纮，谓乘丧非义，倘或不克，反致弃好成仇，不如羁縻为是。名为曹氏，实助孙权。操乃表权为讨虏将军，即使纮东还辅权，劝权内附，纮因此奉诏归吴，权母吴太夫人，因权尚年少，委纮与张昭共事，纮随时献替，知无不言。

　　周瑜复荐入鲁肃，说他才足匡时，权即引为宾佐。又有琅琊人诸葛瑾，表字子瑜，避乱江东，敏达有识，权亦闻名延入，待若上宾，嗣即令为长史，转中司马。他如汝南人吕蒙，擅长军事，令为别部司马，教练甚勤。会稽人骆统，素孚物望，令为功曹，行骑都尉事。统尝劝权尊贤接士，勤求民隐。下蔡人周泰，寿春人蒋钦，余姚人董袭，庐江人陈武，皆随策有年，转战立功。泰字幼平，曾随权居守宣城，突遇山贼围攻，权几为所害，亏得泰翼权出围，身中数十创，死里逃生，因此权倚若心膂，待遇较优。尚有吴人陆绩，年六岁往谒袁术，术出橘为饷，绩怀藏三枚，至拜别时，橘竟堕地。术笑语道：“陆郎来此作客，乃怀橘引去么？”绩跪谢道：“欲归遗老母。”术乃叹为奇儿。至孙策在吴，与张昭张纮等共谈武治，绩年少末坐，起身遥答道：“管仲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不用兵车，孔子亦谓远人不服，须修文德，今闻诸公徒尚武力，绩虽童蒙，未敢赞同，还请诸公三思！”名论不刊。说得张昭等俱为动容，策亦另眼相看，后来绩博览群书，兼通历数，事权为奏曹掾，以忠直闻。此外一班旧将，如程普韩当黄盖太史慈等，并戮力辅权，江东基业，得从此渐固了。总叙一段，见得孙权守业，全赖得人之力。

　　且说曹操既表封孙权，羁縻东方，乃复出临官渡，与袁绍决战。绍屯兵阳武，探得操再出督师，也欲引军前进。沮授进谏道：“我军虽众，勇猛不若彼军；彼军虽精，粮储不若我军；彼军利战，我军利守。最好是坚持不动，待至彼军粮尽，不战亦溃，还怕不能制胜么？”绍怒叱道：“汝怎得屡沮士心，看我前去破操，再来问汝！”说着，便麾军大出，进逼官渡，择地立营，绵亘至数十里。操亦分营抵御，发兵挑战。绍军锐气方盛，并力杀出，无人可当，曹军招架不住，且战且退，还丧失了好多人马，操亲率精兵援应，方得战退绍军，收军回营。过了两日，整军再出，又复失利，乃还营静守，徐觇敌变。绍却至操营外面，四筑土山，上设高橹，令弓弩手登楼射箭，飞入操营，操兵大惊，慌忙用盾蔽身，尚有数人中箭毕命。操见军心慌乱，忙集谋士商议，想出一种御敌器械，连夜制造，叫作发石车，车中储石，扳机发动，能击空至数丈以上，车既造成，便向着土山，冲击上去，石势激射，毁坏楼橹，绍军无处藏躲，多被打得头破血流，因骇呼为霹雳车。此即后世用炮之滥觞。嗣是绍军不敢登高放箭，操营少安。绍又令军士夜凿地道，欲通操营，操命在营内四面掘堑，环水自固，绍亦计无所施。两下里持至月余，操军渐疲，粮又不继，各将士多有归志，累得操亦踌躇莫决，自思侍中荀彧，留守都中，不如派人往询，令决进退，乃使人赍书致彧。数日即得彧复书，操急忙展览，书中略云：

　　绍悉众聚官渡，欲与公决胜负，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能制，必为所乘，是天下之大机也。且绍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辅以大顺，何向而不济，今谷食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是时刘项不肯先退者，以为先退则势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众，划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惟明公图之！

　　操阅书后，决计不退，但令侦骑四探敌踪。

　　忽由徐晃部将史涣，拿住绍谍一人，问明敌情，得知绍遣将韩猛，至冀州运粮，即日可至，因报知徐晃。晃转白曹操，荀攸在旁进议道：“绍将韩猛，恃勇轻敌，若使良将绕道往击，定可得胜。”操问何人可使？攸即举徐晃。晃亦自愿效力，便率史涣等往截韩猛。猛押粮车数千乘，将到官渡，适被徐晃截住，两下厮杀，倒也是个敌手，不防史涣潜至猛后，放起一把火来，焚毁粮车，遂致猛心慌意乱，拍马返奔。晃驱军杀上，与史涣合烧辎重，数千辆粮车，统化劫灰，乃引兵回报，得操奖叙，自不必说；独韩猛剩了一双空手，回见袁绍，绍即欲斩猛，经众官一再劝解，才得免死。

　　绍复遣兵运粮，特选大将淳于琼，带领万骑，驻扎乌巢，保护运兵来往。也算惩前毖后，可惜仍遣醉汉。琼领命自去。沮授复入白道：“琼出屯乌巢，尚系孤军，未足深恃，可另遣偏将蒋奇，作为支队，巡弋乌巢，既可防操，又可援琼，庶不致误。”绍摇首不答，授怅怅趋出。又由谋士许攸入谏道：“操兵本来不多，今悉众拒我，许都必虚，若遣军袭许，幸得攻克，可奉帝讨操，操必成擒，就令未下，亦好使操首尾奔命，破操也不难了！”确是妙计。绍仍然不从。攸尚欲有言，忽由统军审配趋入，报称攸家属犯法，应拘系论罪，绍遂怒目顾攸道：“汝不能正家，还敢向我饶口么？”说得攸且惭且愤，奋然出帐，自思与操有旧，径奔操营。操闻攸来奔，跣足出迎，抚掌笑语道：“子远肯来，事无不济了！”子远即攸表字，操延攸入座，殷勤问计。攸先说道：“我曾劝绍轻兵袭许，首尾夹攻。”操不待说毕，便惊顾道：“子远奈何施此毒计？”攸接入道：“公不必惊惶，袁绍无知，未肯听我，反将我家属收系，所以背绍来奔。”操喜答道：“绍不能用君，怎得不败？”攸复反诘道：“公今尚有几何粮饷？”操答言可支一年，攸冷笑道：“这怕未必？”操又言足支半年，攸拂袖遽起，向操作色道：“公不欲破袁氏么？奈何相欺！攸当告辞。”操忙将攸挽住，低声与语道：“军中不便明言，实告子远，军粮只有一月了！”攸又笑道：“我料公粮食垂尽了！内无粮草，外无救援，危急在目前了！”操皱眉道：“子远既不弃旧交，惠然肯来，应当为我设法。”攸乃说道：“绍有辎重万余，屯积乌巢，派淳于琼把守，琼嗜酒无备，公可用轻骑掩袭，焚彼积聚，不出三日，绍军自乱，尚有不败么？”操闻言大喜，优待许攸。

　　操即选马步兵五千人，密制袁军旗帜，乘夜至乌巢劫粮；留曹洪荀攸守营，使许攸同住营中；自己披甲上马，带同许褚徐晃等一班猛将，及五千人马，至黄昏后起行，人负薪，马衔枚，打着袁军旗号，从间道急走，直指乌巢。乌巢距绍营约四十里，淳于琼虽奉令把守，但恃有大营为蔽，自谓无虞。且酷嗜杯中物，喝得酩酊大醉，高枕卧着，四更将尽，陡闻寨外有哔剥声，方才惊醒，起视全营，已是火光四射，如同白昼。慌忙召兵迎敌，兵士皆脚忙手乱，毫无纪律，如何敌得住曹军？曹军四面杀入，捣破琼营。琼尚有三分醉意，气力不加，勉强上马出战，兜头碰见许褚，接住厮杀，约有六七回合，手臂一松，便被许褚劈落马下，部众亦斗死千人，余皆溃散。操令将士焚毁积谷，烈焰熊熊，光彻百里，绍营中亦得瞧着，便有巡兵入报，绍恐乌巢有失，急欲遣将往援。郭图献议道：“操军若攻乌巢，寨内必空，我何勿往劫彼寨哩？”绍喜说道：“此计甚妙。就使操能破琼，我已拔彼大寨，彼亦穷无所归。”遂命部将张郃高览，往袭操营。郃进说道：“操善用兵，营内必然预备，不如先往救琼，若琼被一破，粮被焚劫，我等俱束手成擒了。”绍答说道：“我自有区处，汝等尽管往袭操营，我当遣蒋奇往援乌巢便了。”郃乃与高览同行，才至操营外面，一声号炮，左有曹洪，右有荀攸，各引兵两路杀来，郃与览分头抵敌，尚是不能支持，只好败回。郭图闻信，自愧失计，遂进白袁绍道：“郃等以败为喜，不肯效力，现已报称退回。”绍顿时大怒，立派营弁召回二人，从重治罪。营弁驰告郃览，郃览俱恐受诛，索性返奔操营，自请投降。曹洪正收兵回营，闻得郃览来降，疑不敢受。荀攸道：“郃等战败惧诛，故来乞降，尚有何疑？”洪乃开营纳入，专待操自来发落。操尚在乌巢，焚粮未尽，正值蒋奇引兵趋至，操军见援兵到来，忙请分兵迎敌。操大喝道：“贼至背后，回战未迟！”及蒋奇进攻，乃麾兵返斗，许褚徐晃，双马突出，夹击蒋奇。蒋奇措手不及，立被杀死，众又骇奔；操也不追赶，但看辎重焚尽，方令将绍兵尸骸，各割一鼻，牛马各割唇舌，引军自归。

　　到了营中，由曹洪引见张郃高览。操好言抚慰，留居麾下；并使人将人鼻兽舌，取示绍军。原来为此！绍军汹惧，自相惊扰，操又四布谣言，谓将驱兵攻邺，绝绍归路，绍军疑为实事，纷纷溃归，连绍亦惊惶失措，与长子谭微服跨马，单骑渡河，操接得侦报，督兵追去，已不及擒绍父子。但截住残兵数万，呼令归降，残兵无路可走，无奈降操。操见未出真诚，悉数坑毙。残虐得很！又擒得绍监军沮授，操与授本系相识，令左右替他释缚，授大呼道：“我非降将，既已受擒，情愿一死！”操慰语道：“本初无谋，不知用君，今丧乱未定，方当与君共图大事，幸毋执迷！”授抗声道：“叔父母弟，悬命袁氏，若蒙公惠，速死为福！”操又说道：“我若早能得君，天下已平定了！”因厚礼相待，使留帐下。授在营中盗马，仍欲奔还，被操将察出破绽，当即白操。操见授终不为用，方命处斩，仍为礼葬。是笼络士心处。操驰入绍营，见有文书一束，多系都人交通信札，即令一律焚去，且语大众道：“当绍强盛时，我尚不能自保，何况众人？”又收得财物等件，尽赏将士，众皆欢跃；惟操营内粮食已尽，绍营中亦无粮可因，乃移军至安民就食，休养疲兵，再图进取。

　　那袁绍渡河奔归，神色沮丧，走入黎阳北岸屯营，戍将蒋义渠出帐迎接，绍握手与语道：“兵败至此，今日当以首领付卿！”义渠力为劝解，并避帐居绍，使得传宣号令，招谕溃卒，兵士稍稍趋集，寻觅父子兄弟，多半散亡。渠且泣且语道：“向若从田别驾言，当不至此！”这语为袁绍所闻，绍亦自悔，顾语护军逄纪道：“我前日不听田丰，致有此败，我今归去，羞见此人。”逄纪即进谗道：“丰在狱中，闻主公败还，抚手大笑，自谓不出所料。”绍大怒道：“竖儒竟敢笑我么？”遂遣吏杀丰。丰羁狱已久，由狱吏入报绍军败状，丰太息道：“我今死了！”狱吏惊讶道：“主公败回，必自悔前事，释君出狱，大加重用。”丰摇首道：“军若得胜，主公心喜，或将赦我，今战败自惭，我有何望？”说着，果有绍使到来，传命杀丰，丰因即自刭。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是时冀州城邑，相率生贰，绍收集散卒，分道四略，稍得平定。

　　独刘备南北驱驰，两次投绍，复两次离绍，道出邺城，得与赵云相遇，阔别有年，重复聚首，当然喜如所望。再至汝南招寻刘辟，途中始会见关羽，又是一番悲喜交并。再由羽述及甘糜二夫人，与张飞同住古城。乃亟诣古城相见，夫妇团圆，弟兄欢聚。再加糜竺孙乾等亲从毕集，仿佛重光日月，再造家乡。好容易过了几宵，备因古城狭小，不堪久住，决计挈家引侣，偕往汝南，四觅刘辞，不见下落；惟刘辟余党龚都，却占住汝南，迎备入城。未几得袁绍败信，备语关张二人道：“我见绍外宽内忌，党与纷岐，已料非曹操敌手，前次到了汝南，已欲与绍脱离，适值曹军到来，不得已再往依绍；嗣见绍不听良谋，败亡在迩，我所以再与绍言，叫他南连刘表，乘机乞使，复得南来。绍不必虑，所虑惟操，只恐此地亦未能安居哩！”借备口中，叙离绍始末。正在踌躇未定，便有侦骑入报道：“曹操部将蔡阳，领兵入境，想是来攻此城。”张飞跃起道：“我愿去取蔡阳首级！”关羽赵云亦愿同往，备允他出敌，三员虎将，连镳并出，不到半日，便取得蔡阳头颅，欣然回城。备又喜又惊道：“我斩蔡阳，操必自至，彼方胜袁绍，锋不可当，不如径投刘表为是。”张飞道：“操果到来，何妨再战！难道操能必胜么？”关羽却说：“频年依人，终非了局，且待操果亲至，再作计较。”备乃留居汝南，使人专探曹军举动。过了数旬，果有急报传至，乃是曹操亲督大军，杀奔前来，备忙令束装起行，张飞还要出战，经备阻止，匆匆带领家小，及关张赵等将吏，驰出南门，直抵荆州。汝南城内，只剩了龚都一人，亦知不能拒操，仓皇避去。至曹操到了城下，已是虚若无人，由他进城，操总算禁止侵掠，出榜安民，当即顺道还许，与荀彧商议道：“我本想渡河灭绍，偏被刘备据住汝南，拊我背后，不得不移军往讨。今闻备往奔刘表，我意欲乘势南下，攻取荆州，君意以为何如？”彧答道：“袁绍新败，部众离心，不乘此时略定河北，乃欲移军江汉，倘绍收合余烬，乘虚出袭公后，公将如何对待呢？”操乃罢议，就在许都过年。至建安七年正月，复进军官渡，规图河北。

　　袁绍已还冀州，惭愤成疾，吐血不止，顿时惶急了一个继妻，借着侍疾为名，日夜进言，劝立少子，累得绍益增愁闷，病势日增。原来绍有三子，长名谭，次名熙，幼名尚，尚为继妻刘氏所出，面目清扬，为绍所爱。刘氏早请立尚为嗣，绍因舍长立幼，恐遭物议，特使谭出继兄后，出为青州刺史；当时沮授等已有异言，绍却向众解释道：“我欲令诸子各镇一州，试验才能，方好择立后嗣。”乃又使次子熙为幽州刺史；独留尚不遣，还有并州刺史一缺，派外甥高干赴任。至官渡一役，绍将谭熙等尽行调集，不幸为操所算，败回河北，命谭熙等回镇本州；且令河上各戍营，坚壁勿战。残年将尽，忽病呕血，娇妻爱子，涕泣床前，已是愁上增愁，闷中加闷。谁料曹操又进军官渡，捣破仓亭，急得绍鲜血直喷，昏倒床上；妻子等慌忙呼唤，虽得苏醒片时，但已时气喘声嘶，不能详嘱，少顷间两眼一翻，呜呼归阴！狂费一生心血。绍妻刘氏，亟召入审配逄纪，托称遗命，立尚为嗣。配与纪皆与谭有隙，情愿事尚，即奉尚主丧，颁谕四州。绍有宠妾五人，并来举哀，刘氏不禁动恼，指挥卫士，把五妾一并杀害；且令髡发毁面，指尸叱骂道：“汝等生前献媚将军，恃色邀宠，今在我掌握，教汝死且无颜，免得再去卖俏了！”如此妒悍，安能有后。袁谭闻丧奔至，不得为嗣，很是怏怏。尚使谭为车骑将军，出屯黎阳，并令逄纪监军，谭因黎阳为拒操要冲，请尚拨添重兵，尚但给数千人马，并传语逄纪，催谭速行，遂致谭忍无可忍，索性杀死逄纪，自往黎阳去了。小子有诗叹道：

　　兄弟如何竟阋墙？外兵未入内先伤，

　　追原祸变非无自，乃父贻谋太不臧！

　　谭至黎阳，正值操军进攻，究竟谭能否敌操？待至下回再表。

　　----------

　　曹操处处能用谏，袁绍处处是愎谏，即此已见袁曹之兴亡，不待战而始决耳！况粮饷为行军之根本，军若无粮，败可立待。袁绍一失之韩猛，再失之于淳于琼，用人不明，贤否倒置，是尚能与操争胜乎？刘备能知绍之必败，其智识远出绍上；操亦目备为英雄，故绍败而不急追，反于势孤力弱之刘备，却郑重视之，蹙之于汝南之间，使备不得息肩。操之窘备，亦甚矣哉！彼袁绍既自误其身，复遗误其子，身死以后，两子相争，卒致覆祚，以坐跨幽冀之袁本初，反不若奔走南北之刘玄德，善败下亡，卒能创业垂基，与曹氏抗衡终古也！才与不才之判，固如是欤？

第八十二回·姹女求阳 元神护道:

　　却说隋主坚起用一人，令为太子少保，兼纳言度支尚书。这人为谁？就是西魏度支尚书苏绰子威。先出官名，后出姓氏，笔法特变。威五岁丧父，哀毁若成人，及长颇有令名，周太祖泰代为申请，令袭爵美阳县公。嗣由大冢宰晋公宇文护，强妻以女。威见护擅权，恐自遭祸累，遁入山中，栖寺读书，后来屡征不起。至隋主坚为丞相时，因高颎荐引，召入与语，很加器重，约居月余，威闻坚将受禅，又遁归田里。颎请遣人追还，坚撚须道：“彼不欲预闻我事，且从缓召至。”受禅数月，坚与李德林有嫌，乃复召威入朝，处以清要，追封绰为邳公，令威袭爵，观威后此行状，实是沽名钓誉。威遂得与高颎并参朝政，日见亲信。尝劝隋主减徭轻赋，尚俭戒奢，隋主坚很是嘉纳，除去一切苛征，所有雕饰旧物，悉命毁除。威又入白道：“臣先人每戒臣云，但读《孝经》一卷，便足立身治国。”

　　隋主坚亦深以为然。

　　先是周定刑律，颇从宽简，隋既建国，更命高颎、杨素等修正，上采魏、晋旧律，下至齐梁，沿革重轻，务取折衷主义，删去枭擐鞭各法，非谋反无族诛罪。始制定死刑二条，一统一斩；流刑三条，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五条，自一年至三年；杖刑五条，自六十至百下；笞刑五条，自十至五十。士大夫有罪，必先经群臣公议，然后上请。罪有可原，酌量从减，或许赎金，或罚官物。人民有罪，须用刑讯拷掠，不得过二百，枷杖大小，俱有定式。民有枉屈，县不为理，得依次诉诸州郡省。州郡省仍不为理，准令诣阙申诉。自是法律简明，恩威两济。嗣隋主坚览刑部奏狱，数犹至万，尚嫌律法太严，乃敕苏威再从减省，法益简要，疏而不漏，且仍置法律博士弟子员，研究律意，随时改订，这也未始非慎重人命的美意。心乎爱民，宜加称扬。且隋、唐以后，刑法简明，亦皆导源于此。

　　惟郑译解职归第，尚留上柱国官俸。译怏怏失望，阴呼道士醮章祈福。适有婢女为译所殴，计奏译为厌盅术，隋主坚召译入问道：“我不负公，公怀何意？”译不能答辩，顿首谢罪。隋主仍不忍加谴，敕令闭门思过，译遵旨自去。会宪司劾译不孝，尝与母别居。隋主乃下诏道：“译嘉谟良策，寂尔无闻，鬻狱卖官，沸腾盈耳，若留诸世间，在人为不道之臣，戮诸朝市，入地为不孝之鬼。有累幽显，无可处置，宜赐以《孝经》，令彼熟读。”仍遣使与母同居。周之亡，译为首恶，隋主不忍加诛，反出此诙谐敕文，殊失政体。已而复授译为隆州刺史，译赴任未几，请还治疾，又得赐宴醴泉宫，许还官爵，这且慢表。

　　惟是时岐州刺史梁彦光，新丰令房恭懿，治绩称最，有诏迁彦光为相州刺史，擢恭懿为海州刺史，且饬令全国牧守，以二人为法。自是吏多称职，民物鈇安。寻又因宇文孤弱，遂至亡国，特使三皇子分莅方面，作为屏藩。晋王广为河北行台尚书令，蜀王秀为西南行台尚书令，秦王俊为河南行台尚书令，一面通好南朝，与民休息。边境每获陈谍，皆赐给衣马，遣令南归。独陈尚未禁侵掠，并遣将军周罗、萧摩诃等，侵入隋境。隋主坚乃命上柱国长孙览、元景山两人，并为行军元帅，出兵攻陈，且持简尚书左仆射高颎，节度诸军。颎奉命南行，适值陈主顼新殂，太子叔宝嗣立，调回北军，且遣人至隋军求和。颎仰承上意，因奏请礼不发丧，隋主果然依议，诏令班师。

　　那陈朝却为了大丧，生出内乱，好容易才得荡平，说来亦是一番事迹，不得不约略表明。陈主顼子嗣最多，共生四十二男，长子就是叔宝，已立为皇太子，次子叫作叔陵，曾封始兴王，见第七十四回。累任方镇，性情淫暴，征求役使，无有纪极。夜常不寐，专召僚佐侍坐，谈论民间琐事，作为笑谑。且多置胾噉，昼夜儉嚼，自怏朵颐，独不喜饮酒。每当入朝，却佯为修饰，车中马上，执简读书，高声朗诵，掩人耳目。陈主顼亦为所欺，迁擢至扬州刺史，都督扬、徐、东扬、南豫四军事。既而入治东府，好用私人，一经推荐，必须省阁依议，倘微有违忤，即设法中伤，使陷大辟。平时居府舍中，尝自执斧斤，为沐猴戏；又好游恟墓间，遇有著名茔表，辄令左右发掘取归，石志古器，并尸骸骨骼，持为玩物，藏诸库中；民间有少妇处子，略可悦目，即强取入府，逼为妾婢。及生母彭贵人病逝，他却请葬梅岭，就晋太傅谢安茔间，掘去谢棺，窆入母柩，又伪作哀毁形状，自称刺血写涅珽经，为母超荐，暗中即令厨子日进鲜食，且私召左右妻女，与他奸合。左右惮他淫威，不敢与校，但不免有怨言传出，为上所闻。陈主顼素来溺爱，不过召入呵责，并未加谴，因此叔陵得益加恣肆，潜蓄邪谋。

　　新安王伯固，系文帝蒨第五子，与叔陵为从父昆弟，形状眇小，独善为谐谑，得陈主欢。陈主顼宴集百官，往往引他入座，目为东方朔一流人物。溺爱己子，尚还不足，还要添入一侄，宜乎陈祚速亡。太子叔宝，更喜与伯固相狎，日必过从。叔陵却起了妒意，阴伺伯固过失，意欲加害。偏伯固生性聪明，做出一番柔媚手段，讨好叔陵，叔陵渐被笼络，不但变易恶念，反视伯固为腹心。叔陵好游，伯固好射，两人相从郊野，大加款暱。陈主顼怎知微意，用伯固为侍中，伯固有所闻知，必密告叔陵。太建十年，陈主命在娄湖旁筑方明坛，授叔陵为王官伯，使盟百官。又自幸娄湖誓众，分遣大使，颁诰四方。这是何意？适以阶身后之乱。叔陵既得为盟主，愈思夺嫡，只因乃父清明，未敢冒昧从事。

　　到了太建十四年春间，陈主顼忽然不豫，医药罔效，病且日深，太子叔宝当然入侍，叔陵与弟长沙王叔坚，陈主顼第四子。也入宫侍疾。叔坚生母何氏，本吴中酒家女，陈主顼微时，尝至酒肆沽饮，见何氏有色，密与通奸，至贵为天子，遂召何女为淑仪，生子叔坚，长有膂力，酗虐使酒。是谓遗传性。叔陵因何为贱隶，不愿与叔坚序齿，所以积不相容，常时入省，辄互相趋避。此次入侍父疾，只好一同进去。叔陵顾语典药吏道：“切药刀太钝，汝应磨砺，方好使用。”机事不密则害成，况自露意旨耶？典药吏不知何意。叔陵却扬扬踱入，在宫中厮混了两三日，忽见陈主病变，气壅痰塞，立致绝命。宫中仓猝举哀，准备丧事。那叔陵反嘱令左右，向外取剑，左右莫名其妙，取得朝服木剑，呈缴叔陵。叔陵大怒，顺手一掌，把他打出。似此粗莽，也想谋逆，一何可笑？叔坚在侧，已经瞧透隐情，留心伺变。越日昧爽，陈主小殓，太子叔宝伏地哀恸，叔陵觅得衒药刀，踅至叔宝背后，斫将下去，正中项上，叔宝猛叫一声，晕绝苫地。柳皇后惊骇异常，慌忙趋救叔宝，又被叔陵连斫数下。叔宝乳母吴氏急至叔陵后面，掣住右肘，叔坚亦抢步上前，叉住叔陵喉管，叔陵不能再行乱斫，柳皇后才得走开。叔宝晕绝复苏，仓皇扒起。看官听说！这衒药刀究竟钝锋，不利杀人，故叔宝母子，虽然受伤，未曾致命。叔陵尚牵住叔宝衣裾，叔宝情急自奋，竟得扯脱。叔坚手扼叔陵，夺去衒药刀，牵就柱间，自劈衣袖一幅，将他缚住。且呼问叔宝道：“杀却呢？还是少待呢？”叔宝已随吴媪入内，未及应答。叔坚还想追问，才移数步，叔陵已扯断衣袖，脱身逃出云龙门，驰还东府，亟召左右截住青溪道，赦东城囚犯，充做战士，发库中金帛，取做赏赐。又遣人驰往新林，征集部曲，自被甲胄，着白布帽，登城西门，号召兵民及诸王将帅，竟无一应命。独新安王伯固单骑赴召，助叔陵指麾部众。

　　叔陵部兵约千人，尽令登陴，为自守计。

　　叔坚见叔陵脱走，急向柳后请命，使太子舍人司马申，往召右卫将军萧摩诃。摩诃入见受敕，率马、步数百人，趋攻东府，屯城西门。叔陵不免惶急，因遣记室韦谅，送鼓吹一部与萧摩诃，且与约道：“事若得捷，必使公为台辅。”摩诃笑答道：“请王遣心膂节将，前来订约，方可从命。”叔陵乃复遣亲臣戴温、谭骐驎，出与订盟。摩诃把二人执送台省，立即斩首，枭示城下，城中大骇。叔陵自知不济，仓皇入内，驱妃张氏及宠妾七人，俱沉入井中，自领步、骑数百，与伯固夤夜出走，乘小舟渡江，欲自新林奔隋，行至白杨路，后面追兵大至，伯固避入小巷，叔陵亲自追还，拟与追军决一死战。锋刃未交，部下已弃甲溃奔。萧摩诃部将马容、陈智深，双刺叔陵，叔陵坠落马下，即被杀死。伯固亦为乱兵所杀，两首并传入都门，当下自宫中颁敕，所有叔陵诸子，一体赐死，伯固诸子，废为庶人。余党韦谅、彭暠、郑信、俞公喜等，并皆伏诛。于是叔宝即皇帝位，援例大赦，命叔坚为骠骑将军，领扬州刺史。萧摩诃为车骑将军，领南徐州刺史，晋封绥远公。立皇十四弟叔重为始兴王，奉昭烈王宗祀。余弟已经封王，一概照旧，未经封王，亦皆加封。尊谥大行皇帝为孝宣皇帝，庙号高宗，皇后柳氏为皇太后。总计陈主顼在位十四年，享年五十三，这十四年间，起兵数次，既得淮南，仍复失去，对齐有余，对周不足，只好算做一个中主。而且得国未正，传统未贤，偌大江东，终归覆灭，史称他德不逮文，智不及武，恰也是一时定评呢。褒贬得当。

　　叔宝已经嗣位，项痛未愈，病卧承香殿，不能听政，内事决诸柳太后，外事决诸长沙王叔坚。叔坚渐渐骄纵，势倾朝廷，叔宝未免加忌，只因他讨逆有功，含忍过去。寻且加官司空，仍兼将军刺史原官。立妃沈氏为皇后，皇子胤为皇太子。胤系孙姬所出。因产暴亡，沈后特别哀怜，养为己子。太建五年，已受册为嫡孙，寻封永康公，聪颖好学，常执经肄业，终日不倦；博通大义，兼善属文。既得立为储君，朝野慰望，共称得人。反射下文。越年正月，改元至德。叔宝疮疾早痊，亲自听政，都官尚书孔范，中书舍人施文庆，皆东宫旧侍，并得邀宠，遂日夕在叔宝前陈论叔坚过失。叔宝本已相猜，更兼二人从旁构煽，越加动疑，遂调回皇弟江州刺史豫章王叔英，陈主顼第三子。令为中卫大将军，出叔坚为江州刺史，另用晋熙王叔文陈主顼第十二子。代刺扬州。叔坚入朝辞行，又由叔宝当面慰谕，留任司空，再调叔文往江州，命始兴王叔重为扬州刺史。甫经莅政，便已朝令暮改，自相矛盾。叔坚既不得专政，又不得外调，郁郁困居，绝无聊赖，乃雕刻木偶为道人装，中设机关，能自拜跪，使在日月下，醮祷求福。真是呆想。当有人讦他咒诅，被逮下狱，由内侍传敕问罪。叔坚答道：“臣本无他意，不过前亲后疏，意欲求媚，所以祈神保祐。今既犯天宪，罪当万死，但臣死以后，必见叔陵，愿陛下先传明诏，责诸泉下，方免为叔陵侮弄。”仍是呆话。这一席话，由内侍还报。叔宝也记念前勋，不思加刑，乃特下赦书，但免司空职衔，仍使还第，食亲王俸。过了数月，复起为侍中，兼镇左将军。

　　前太子詹事江总，素长文辞，与叔宝相暱，叔宝为太子时，总自侍东宫，为长夜饮，且养良娣陈氏为女，导太子微行。陈主顼闻总不法，将他黜免。叔宝嗣位，即除授总为祠部尚书，未几又迁为吏部尚书，又未几且超拜尚书仆射。尝引总至内廷，作乐赋诗，互相唱和。侍中毛喜系累朝勋旧，叔陵谋逆，喜与叔坚并主军事，更得纪功。叔宝亦颇加优礼，或令入宴。喜因山陵初毕，丧服未除，不应如此酣饮；且见后庭陈乐，所作诗章，多淫艳语，更觉看不过去，只一时不好多言。可巧叔宝酒酣，命喜赋诗，喜即欲规诫，又恐叔宝酒后动怒，乃徐徐升阶，佯为心疾，扑仆阶下。叔宝即命左右扶起，掖出省中。及叔宝酒醒，忆喜情状，顾语江总道：“我悔召毛喜，彼实无疾，不过欲阻我欢饮，托疾相欺，如此奸诈，实属可恨。”说着，即欲使人系喜，还是中书舍人傅縡，谓喜系先帝遗臣，不宜重谴，乃谪喜为永嘉内史。

　　自喜被外谪，言官相率箝口，无人进规，叔宝日益荒淫，不是使酒，就是渔色。沈皇后为望蔡侯沈君理女，母即高祖女会稽公主，公主早亡，后年尚幼，哀毁如成人。宣帝顼闻后孝思，所以待后及笄，纳为冢妇。已而君理逝世，后复出处别舍，日夕衔哀，叔宝目为迂愚。且因后端静寡欲，很不惬意，另纳龚、孔二女为良娣。龚氏有婢张丽华，系兵家女，家事中落，父兄以织席为业，不得已鬻女为奴。丽华得随龚入宫，年只十岁，龚、孔饶有容色，当然为叔宝所爱，张丽华生小玲珑，周旋主侧，善承意旨，早得叔宝欢心，越两三年，更出落得娉婷嬝娜，妖艳风流，叔宝即欲染指禁脔，迫与淫狎。丽华半推半就，曲尽绸缪，惹得这位陈叔宝，魂魄颠倒，无梦不恬。好容易生下一男，取名为深，益令叔宝由爱生宠，视若奇珍。胡天胡帝，号称专房。就是龚、孔二氏，也俱落丽华后尘。叔宝即位，册丽华为贵妃，龚、孔二氏为贵嫔，贵妃位置，与皇后只隔一级，贵嫔又在贵妃下。沈皇后本来恬淡，竟把六宫事宜，让与贵妃主持，自己不过挂个皇后虚名，居处俭约，服无华饰，左右侍女，亦寥寥无几，但静阅图史，闲诵佛经，作为消遣。张贵妃百端献媚，与叔宝朝夕不离，叔宝卧病承香阁，屏去诸姬，独留张贵妃随侍。病痊后又采选美女，得王、李二美人，张、薛二淑媛，并袁昭仪、何婕妤、江修容等七人，轮流召幸，但不及张贵妃的宠眷。至德二年，特命在光照殿前，添筑临春、结绮、望仙三阁，各高数十丈，袤延数十间，凡窗牖壁带，悬楣栏槛，均用沈檀香木制成，炫饰金玉，杂嵌珠翠，外施珠帘，内设宝床宝帐，一切服玩，统是瑰奇珍丽，光怪陆离。每遇微风吹送，香达数里，旭日映照，光激后庭。阁下积石为山，引水为池，种奇花，植异卉，备极点染。叔宝自居临春阁，张贵妃居结绮阁，龚、孔二贵嫔居望仙阁。三阁并有复道，互便往来。

　　仆射江总，虽为宰辅，不亲政务，常与都管尚书孔范，散骑常侍王瑳等十余人，入阁侍宴，称为狎客。宫人袁大舍等，颇通翰墨，能作诗歌，叔宝命为女学士。每一宴会，妃嫔群集，女学士及诸狎客，两旁列坐，飞觞醉月，即夕联吟，彼唱此酬，无非是曼词艳语，靡靡动人。又选入慧女千余名，叫她学习新声，按歌度曲，分部迭进，更番传唱。歌曲有《玉树后庭花》，及《临春乐》等名目，统由狎客女学士编成。叔宝亦素工词赋，间加点窜，大略是赞美妃嫔，夸张乐事。最传诵的有二语，是“壁户夜夜满，琼树朝朝新”十字。此十字亦无甚佳妙，不过似近今吴人小调而已。且狎客名目，尤属非宜，岂叔宝特开妓馆耶？一笑。

　　张贵妃发长七尺，鬒黑如漆，光可照物，并且脸若朝霞，肤如白雪，目似秋水，眉比远山。偶一眄睐，光采四溢，每在阁上靓妆玉立，凭轩凝眺，飘飘乎如蓬岛仙姝，下临尘世，性尤慧黠，才辩强记。起初但执掌内事，后来干预外政。叔宝荒耽酒色，尝不视朝，所有百司启奏，统由宦官蔡脱儿、李喜度传递。叔宝将贵妃抱置膝上，共决可否。李、蔡或不能悉记，贵妃即逐条裁答，无一遗漏。又好笼络内侍，无论太监宫女，都盛称贵妃德惠，芳名鹊起，益得主欢。自是内外连结，表里为奸，后宫家属，招摇罹法，但教向贵妃乞求，无不代为洗刷。王公大臣如不从内旨，亦只由贵妃一言，便即疏斥。因此江东小朝廷，不知有陈叔宝，但知有张贵妃。妇女擅权，势必至此。

　　还有都官孔范，与孔贵嫔结为姊妹，阿谀迎合，善伺主意。舍人施文庆心算口占，榷算甚工，并得叔宝亲幸。文庆且荐引沈客卿、阳惠朗、徐哲、暨慧景等，概邀擢用。客卿为中书舍人，惠朗为大市令，哲为刑法监，慧景为尚书都令史，数人皆以小吏起家，不达大体，督责苛碎，聚敛无厌。叔宝方大兴土木，供亿浩繁，国用正虑不给，经数人爬罗剔抉，取供内库，当然得哄动天颜。叔宝大喜过望，重任施文庆，叹为知人。孔范又自称有文武才，举朝莫及，尝从容入白道：“外间诸将，起自行伍，统不过一匹夫敌，若望他有深见远虑，怎能及此？”叔宝信以为然，见将帅稍有过失，便黜夺兵权，把部曲分配文吏。领军将军任忠，素有战功，偶挂吏议，即夺忠部卒，交与孔范等分管。忠被徙为吴兴内史。于是文武懈体，士庶离心，覆亡即不远了。小子有诗叹道：

　　宵小都缘女盅来，玄妻覆祀古同哀；

　　临春三阁今何在？空向江东话劫灰。

　　叔宝既已荒淫，又复骄侈，夜郎自大，挑衅强邻，欲知底细，容待下回再详。

　　-------------

　　叔陵之谋杀乃兄，残忍无亲，原为名教罪人，但实受教于乃父。乃父虽未尝杀兄，而兄子伯宗，因曾篡废之而贼害之也。兄子可杀，去杀兄仅一间耳。幸而药刀锋钝，手刃不殊，叔坚助顺，逆弟脱逃，卒窜死白杨道中，叔宝始得安然嗣立。厥后耽情酒色，恣意声歌，疏骨肉，宠妇寺，终致亡国败家。陈主顼欲为子孙计，而子孙仍为俘虏，谋国不仁，殃必及之，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天道岂真无知欤？张丽华为江南尤物，与邺下之冯小怜相似，小怜亡齐，丽华亡陈，乃知尤物之贻祸国家，无古今中外一也。

第八十三回·心猿识得丹头 姹女还归本性:

    却说章武二年春正月，武威后将军黄忠随先主伐吴；忽闻先主言老将无用，即提刀上马，引亲随五六人，径到彝陵营中。吴班与张南、冯习接入，问曰：“老将军此来，有何事故？”忠曰：“吾自长沙跟天子到今，多负勤劳。今虽七旬有余，尚食肉十斤，臂开二石之弓，能乘千里之马，未足为老。昨日主上言吾等老迈无用，故来此与东吴交锋，看吾斩将，老也不老！”正言间，忽报吴兵前部已到，哨马临营。忠奋然而起，出帐上马。冯习等劝曰：“老将军且休轻进。”忠不听，纵马而去。吴班令冯习引兵助战。忠在吴军阵前，勒马横刀，单搦先锋潘璋交战。璋引部将史迹出马。迹欺忠年老，挺枪出战；斗不三合，被忠一刀斩于马下。潘璋大怒，挥关公使的青龙刀，来战黄忠。交马数合，不分胜负。忠奋力恶战，璋料敌不过，拨马便走。忠乘势追杀，全胜而回。路逢关兴、张苞。兴曰：“我等奉圣旨来助老将军；既已立了功，速请回营。”忠不听。次日，潘璋又来搦战。黄忠奋然上马。兴、苞二人要助战，忠不从；吴班要助战，忠亦不从；只自引五千军出迎。战不数合，璋拖刀便走。忠纵马追之，厉声大叫曰：“贼将休走！吾今为关公报仇！”追至三十余里，四面喊声大震，伏兵齐出：右边周泰，左边韩当，前有潘璋，后有凌统，把黄忠困在垓心。忽然狂风大起，忠急退时，山坡上马忠引一军出，一箭射中黄忠肩窝，险些儿落马。吴兵见忠中箭，一齐来攻，忽后面喊声大起，两路军杀来，吴兵溃散，救出黄忠，乃关兴、张苞也。二小将保送黄忠径到御前营中。忠年老血衰，箭疮痛裂，病甚沉重。先主御驾自来看视，抚其背曰：“令老将军中伤，朕之过也！”忠曰：“臣乃一武夫耳，幸遇陛下。臣今年七十有五，寿亦足矣。望陛下善保龙体，以图中原！”言讫，不省人事。是夜殒于御营。后人有诗叹曰：“老将说黄忠，收川立大功。重披金锁甲，双挽铁胎弓。胆气惊河北，威名镇蜀中。临亡头似雪，犹自显英雄。”

    先主见黄忠气绝，哀伤不已，敕具棺椁，葬于成都。先主叹曰：“五虎大将，已亡三人。朕尚不能复仇，深可痛哉！”乃引御林军直至猇亭，大会诸将，分军八路，水陆俱进。水路令黄权领兵，先主自率大军于旱路进发。时章武二年二月中旬也。韩当、周泰听知先主御驾来征，引兵出迎。两阵对圆，韩当、周泰出马，只见蜀营门旗开处，先主自出，黄罗销金伞盖，左右白旌黄钺，金银旌节，前后围绕。当大叫曰：“陛下今为蜀主，何自轻出？倘有疏虞，悔之何及！”先主遥指骂曰：“汝等吴狗，伤朕手足，誓不与立于天地之间！”当回顾众将曰：“谁敢冲突蜀兵？”部将夏恂，挺枪出马。先主背后张苞挺丈八矛，纵马而出，大喝一声，直取夏恂。恂见苞声若巨雷，心中惊惧；恰待要走，周泰弟周平见恂抵敌不住，挥刀纵马而来。关兴见了，跃马提刀来迎。张苞大喝一声，一矛刺中夏恂，倒撞下马。周平大惊，措手不及，被关兴一刀斩了。二小将便取韩当、周泰。韩、周二人，慌退入阵。先主视之，叹曰：“虎父无犬子也！”用御鞭一指，蜀兵一齐掩杀过去，吴兵大败。那八路兵，势如泉涌，杀的那吴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却说甘宁正在船中养病，听知蜀兵大至，火急上马，正遇一彪蛮兵，人皆披发跣足，皆使弓弩长枪，搪牌刀斧；为首乃是番王沙摩柯，生得面如噀血，碧眼突出，使一个铁蒺藜骨朵，腰带两张弓，威风抖擞。甘宁见其势大，不敢交锋，拨马而走；被沙摩柯一箭射中头颅。宁带箭而走，到于富池口，坐于大树之下而死。树上群鸦数百，围绕其尸。吴王闻之，哀痛不已，具礼厚葬，立庙祭祀。后人有诗叹曰：“吴郡甘兴霸，长江锦幔舟。酬君重知己，报友化仇雠。劫寨将轻骑，驱兵饮巨瓯。神鸦能显圣，香火永千秋。”

    却说先主乘势追杀，遂得猇亭。吴兵四散逃走。先主收兵，只不见关兴。先主慌令张苞等四面跟寻。原来关兴杀入吴阵，正遇仇人潘璋，骤马追之。璋大惊，奔入山谷内，不知所往。兴寻思只在山里，往来寻觅不见。看看天晚，迷踪失路。幸得星月有光，追至山僻之间，时已二更，到一庄上，下马叩门。一老者出问何人。兴曰：“吾是战将，迷路到此，求一饭充饥。”老人引入，兴见堂内点着明烛，中堂绘画关公神像。兴大哭而拜。老人问曰：“将军何故哭拜？”兴曰：“此吾父也。”老人闻言，即便下拜。兴曰：“何故供养吾父？”老人答曰：“此间皆是尊神地方。在生之日，家家侍奉，何况今日为神乎？老夫只望蜀兵早早报仇。今将军到此，百姓有福矣。”遂置酒食待之，卸鞍喂马。

    三更已后，忽门外又一人击户。老人出而问之，乃吴将潘璋亦来投宿。恰入草堂，关兴见了，按剑大喝曰：“歹贼休走！”璋回身便出。忽门外一人，面如重枣，丹凤眼，卧蚕眉，飘三缕美髯，绿袍金铠，按剑而入。璋见是关公显圣，大叫一声，神魂惊散；欲待转身，早被关兴手起剑落，斩于地上，取心沥血，就关公神像前祭祀。兴得了父亲的青龙偃月刀，却将潘璋首级，擐于马项之下，辞了老人，就骑了潘璋的马，望本营而来。老人自将潘璋之尸拖出烧化。

    且说关兴行无数里，忽听得人言马嘶，一彪军来到；为首一将，乃潘璋部将马忠也。忠见兴杀了主将潘璋，将首级擐于马项之下，青龙刀又被兴得了，勃然大怒，纵马来取关兴。兴见马忠是害父仇人，气冲牛斗，举青龙刀望忠便砍。忠部下三百军并力上前，一声喊起，将关兴围在垓心。兴力孤势危。忽见西北上一彪军杀来，乃是张苞。马忠见救兵到来，慌忙引军自退。关兴、张苞一处赶来。赶不数里，前面糜芳、傅士仁引兵来寻马忠。两军相合，混战一处。苞、兴二人兵少，慌忙撤退，回至猇亭，来见先主，献上首级，具言此事。先主惊异，赏犒三军。却说马忠回见韩当、周泰，收聚败军，各分头守把。军士中伤者不计其数。马忠引傅士仁、糜芳于江渚屯紥。当夜三更，军士皆哭声不止。糜芳暗听之，有一夥军言曰：“我等皆是荆州之兵，被吕蒙诡计送了主公性命，今刘皇叔御驾亲征，东吴早晚休矣。所恨者，糜芳、傅士仁也。我等何不杀此二贼，去蜀营投降？功劳不小。”又一伙军言曰：“不要性急，等个空儿，便就下手。”

    糜芳听毕，大惊，遂与傅士仁商议曰：“军心变动，我二人性命难保。今蜀主所恨者马忠耳；何不杀了他，将首级去献蜀主，告称：‘我等不得已而降吴，今知御驾前来，特地诣营请罪。’”仁曰：“不可。去必有祸。”芳曰：“蜀主宽仁厚德：目今阿斗太子是我外甥，彼但念我国戚之情，必不肯加害。”二人计较已定，先备了马。三更时分，入帐刺杀马忠，将首级割了，二人带数十骑，径投猇亭而来。伏路军人先引见张南、冯习，具说其事。次日，到御营中来见先主，献上马忠首级，哭告于前曰：“臣等实无反心；被吕蒙诡计，称言关公已亡，赚开城门，臣等不得已而降。今闻圣驾前来，特杀此贼。以雪陛下之恨。伏乞陛下恕臣等之罪。”先主大怒曰：“朕自离成都许多时，你两个如何不来请罪？今日势危，故来巧言，欲全性命！朕若饶你，至九泉之下，有何面目见关公乎！”言讫，令关兴在御营中，设关公灵位。先主亲捧马忠首级，诣前祭祀。又令关兴将糜芳、傅士仁剥去衣服，跪于灵前，亲自用刀剐之，以祭关公。忽张苞上帐哭拜于前曰：“二伯父仇人皆已诛戮；臣父冤仇，何日可报？”先主曰：“贤侄勿忧。朕当削平江南，杀尽吴狗，务擒二贼，与汝亲自醢之，以祭汝父。“苞泣谢而退。

    此时先主威声大震，江南之人尽皆胆裂，日夜号哭。韩当、周泰大惊，急奏吴王，具言糜芳、傅士仁杀了马忠，去归蜀帝，亦被蜀帝杀了。孙权心怯，遂聚文武商议。步骘奏曰：“蜀主所恨者，乃吕蒙、潘璋、马忠、糜芳、傅士仁也。今此数人皆亡，独有范疆、张达二人，现在东吴。何不擒此二人，并张飞首级，遣使送还，交与荆州，送归夫人，上表求和，再会前情，共图灭魏，则蜀兵自退矣。”权从其言，遂具沉香木匣，盛贮飞首，绑缚范疆、张达，囚于槛车之内，令程秉为使，赍国书，望猇亭而来。

    却说先主欲发兵前进。忽近臣奏曰：“东吴遣使送张车骑之首，并囚范疆、张达二贼至。”先主两手加额曰：“此天之所赐，亦由三弟之灵也！“即令张苞设飞灵位。先主见张飞首级在匣中面不改色，放声大哭。张苞自仗利刀，将范疆、张达万剐凌迟，祭父之灵。祭毕，先主怒气不息，定要灭吴。马良奏曰：“仇人尽戳，其恨可雪矣。吴大夫程秉到此，欲还荆州，送回夫人，永结盟好，共图灭魏，伏候圣旨。”先主怒曰：“朕切齿仇人，乃孙权也。今若与之连和，是负二弟当日之盟矣。今先灭吴，次灭魏。”便欲斩来使，以绝吴情。多官苦告方免。程秉抱头鼠窜，回奏吴主曰：“蜀不从讲和，誓欲先灭东吴，然后伐魏。众臣苦谏不听，如之奈何？“

    权大惊，举止失措。阚泽出班奏曰：“现有擎天之柱，如何不用耶？”权急问何人。泽曰：“昔日东吴大事，全任周郎；后鲁子敬代之；子敬亡后，决于吕子明；今子明虽丧，现有陆伯言在荆州。此人名虽儒生，实有雄才大略，以臣论之，不在周郎之下；前破关公，其谋皆出于伯言。主上若能用之，破蜀必矣。如或有失，臣愿与同罪。”权曰：“非德润之言，孤几误大事。”张昭曰：“陆逊乃一书生耳，非刘备敌手；恐不可用。”顾雍亦曰：“陆逊年幼望轻，恐诸公不服；若不服则生祸乱，必误大事。”步骘亦曰：“逊才堪治郡耳；若托以大事，非其宜也。”阚泽大呼曰：“若不用陆伯言，则东吴休矣！臣愿以全家保之！”权曰：“孤亦素知陆伯言乃奇才也！孤意已决，卿等勿言。”于是命召陆逊。逊本名陆议，后改名逊，字伯言，乃吴郡吴人也；汉城门校尉陆纡之孙，九江都尉陆骏之子；身长八尺，面如美玉；官领镇西将军。当下奉召而至，参拜毕，权曰：“今蜀兵临境，孤特命卿总督军马，以破刘备。”逊曰：“江东文武，皆大王故旧之臣；臣年幼无才，安能制之？”权曰：“阚德润以全家保卿，孤亦素知卿才。今拜卿为大都督，卿勿推辞。”逊曰：“倘文武不服，何如？”权取所佩剑与之曰：“如有不听号令者，先斩后奏。”逊曰：“荷蒙重托，敢不拜命；但乞大王于来日会聚众官，然后赐臣。”阚泽曰：“古之命将，必筑坛会众，赐白旄黄钺、印绶兵符，然后威行令肃。今大王宜遵此礼，择日筑坛，拜伯言为大都督，假节钺，则众人自无不服矣。”权从之，命人连夜筑坛完备，大会百官，请陆逊登坛，拜为大都督、右护军镇西将军，进封娄候，赐以宝剑印绶，令掌六郡八十一州兼荆楚诸路军马。吴王嘱之曰：“阃以内，孤主之；阃以外，将军制之。”

    逊领命下坛，令徐盛、丁奉为护卫，即日出师；一面调诸路军马，水陆并进。文书到猇亭，韩当、周泰大惊曰：“主上如何以一书生总兵耶？”比及逊至，众皆不服。逊升帐议事，众人勉强参贺。逊曰：“主上命吾为大将，督军破蜀。军有常法，公等各宜遵守。违者王法无亲，勿致后悔。”众皆默然。周泰曰：“目今安东将军孙桓，乃主上之侄，现困于彝陵城中，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请都督早施良策，救出孙桓，以安主上之心。”逊曰：“吾素知孙安东深得军心，必能坚守，不必救之。待吾破蜀后，彼自出矣。”众皆暗笑而退。韩当谓周泰曰：“命此孺子为将，东吴休矣！公见彼所行乎？”泰曰：“吾聊以言试之，早无一计，安能破蜀也！”

    次日，陆逊传下号令，教诸将各处关防，牢守隘口，不许轻敌。众皆笑其懦，不肯坚守。次日，陆逊升帐唤诸将曰：“吾钦承王命，总督诸军，昨已三令五申，令汝等各处坚守；俱不遵吾令，何也？”韩当曰：“吾自从孙将军平定江南，经数百战；其余诸将，或从讨逆将军，或从当今大王，皆披坚执锐，出生入死之士。今主上命公为大都督，令退蜀兵，宜早定计，调拨军马，分头征进，以图大事；乃只令坚守勿战，岂欲待天自杀贼耶？吾非贪生怕死之人，奈何使吾等堕其锐气？”于是帐下诸将，皆应声而言曰：“韩将军之言是也。吾等情愿决一死战！”陆逊听毕，掣剑在手，厉声曰：“仆虽一介书生，今蒙主上托以重任者，以吾有尺寸可取，能忍辱负重故也。汝等只各守隘口，牢把险要，不许妄动，如违令者皆斩！”众皆愤愤而退。

    却说先主自猇亭布列军马，直至川口，接连七百里，前后四十营寨，昼则旌旗蔽日，夜则火光耀天。忽细作报说：“东吴用陆逊为大都督，总制军马。逊令诸将各守险要不出。”先主问曰：“陆逊何如人也？’马良奏曰：“逊虽东吴一书生，然年幼多才，深有谋略；前袭荆州，皆系此人之诡计。”先主大怒曰：“竖子诡计，损朕二弟，今当擒之！”便传令进兵。马良谏曰：“陆逊之才，不亚周郎，未可轻敌。”先主曰：“朕用兵老矣，岂反不如一黄口孺子耶！”遂亲领前军，攻打诸处关津隘口。韩当见先主兵来，差人投知陆逊。逊恐韩当妄动，急飞马自来观看，正见韩当立马于山上；远望蜀兵，漫山遍野而来，军中隐隐有黄罗盖伞。韩当接着陆逊，并马而观。当指曰：“军中必有刘备，吾欲击之。”逊曰：“刘备举兵东下，连胜十余阵，锐气正盛；今只乘高守险，不可轻出，出则不利。但宜奖励将士，广布守御之策，以观其变。今彼驰骋于平原广野之间，正自得志；我坚守不出，彼求战不得，必移屯于山林树木间。吾当以奇计胜之。”

    韩当口虽应诺，心中只是不服，先主使前队搦战，辱骂百端。逊令塞耳休听，不许出迎，亲自遍历诸关隘口，抚慰将士，皆令坚守。先主见吴军不出，心中焦躁。马良曰：“陆逊深有谋略。今陛下远来攻战，自春历夏；彼之不出，欲待我军之变也。愿陛下察之。”先主曰：“彼有何谋？但怯敌耳。向者数败，今安敢再出！”先锋冯习奏曰：“即今天气炎热，军屯于赤火之中，取水深为不便。”先主遂命各营，皆移于山林茂盛之地，近溪傍涧；待过夏到秋，并力进兵。冯习遂奉旨，将诸寨皆移于林木阴密之处。马良奏曰：“我军若动，倘吴兵骤至，如之奈何？”先主曰：“朕令吴班引万余弱兵，近吴寨平地屯住；朕亲选八千精兵，伏于山谷之中。若陆逊知朕移营，必乘势来击，却令吴班诈败；逊若追来，朕引兵突出，断其归路，小子可擒矣。”文武皆贺曰：“陛下神机妙算，诸臣不及也！”马良曰：“近闻诸葛丞相在东川点看各处隘口，恐魏兵入寇。陛下何不将各营移居之地，画成图本，问于丞相？”先主曰：“朕亦颇知兵法，何必又问丞相？”良曰：“古云：‘兼听则明，偏听则蔽。’望陛下察之。”先主曰：“卿可自去各营，画成四至八道图本，亲到东川去向丞相。如有不便，可急来报知。”马良领命而去。于是先主移兵于林木阴密处避暑。早有细作报知韩当、周泰。二人听得此事，大喜，来见陆逊曰：“目今蜀兵四十余营，皆移于山林密处，依溪傍涧，就水歇凉。都督可乘虚击之。”正是：蜀主有谋能设伏，吴兵好勇定遭擒。

    未知陆逊可听其言否，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十四回·难灭伽持圆大觉 法王成正体天然:

    却说韩当、周泰探知先主移营就凉，急来报知陆逊。逊大喜，遂引兵自来观看动静；只见平地一屯，不满万余人，大半皆是老弱之众，大书“先锋吴班”旗号。周泰曰：“吾视此等兵如儿戏耳。愿同韩将军分两路击之。如其不胜，甘当军令。”陆逊看了良久，以鞭指曰：“前面山谷中。隐隐有杀气起；其下必有伏兵，故于平地设此弱兵，以诱我耳。诸公切不可出。”众将听了，皆以为懦。

    次日，吴班引兵到关前搦战，耀武扬威，辱骂不绝；多有解衣卸甲，赤身裸体，或睡或坐。徐盛、丁奉入帐禀陆逊曰：“蜀兵欺我太甚！某等愿出击之！”逊笑曰：“公等但恃血气之勇，未知孙、吴妙法，此彼诱敌之计也：三日后必见其诈矣。”徐盛曰：“三日后，彼移营已定，安能击之乎？”逊曰：“吾正欲令彼移营也。”诸将哂笑而退。过三日后，会诸将于关上观望，见吴班兵已退去。逊指曰：“杀气起矣。刘备必从山谷中出也。”言未毕，只见蜀兵皆全装惯束，拥先主而过。吴兵见了，尽皆胆裂。逊曰：“吾之不听诸公击班者，正为此也。今伏兵已出，旬日之内，必破蜀矣。”诸将皆曰：“破蜀当在初时，今连营五六百里，相守经七八月，其诸要害，皆已固守，安能破乎？”逊曰：“诸公不知兵法。备乃世之枭雄，更多智谋，其兵始集，法度精专；今守之久矣，不得我便，兵疲意阻，取之正在今日。”诸将方才叹服。后人有诗赞曰：“虎帐谈兵按《六韬》，安排香饵钓鲸鳌。三分自是多英俊，又显江南陆逊高。”却说陆逊已定了破蜀之策，遂修笺遣使奏闻孙权，言指日可以破蜀之意。权览毕，大喜曰：“江东复有此异人，孤何忧哉！诸将皆上书言其懦，孤独不信，今观其言，果非懦也。”于是大起吴兵来接应。却说先主于猇亭尽驱水军，顺流而下，沿江屯紥水寨，深入吴境。黄权谏曰：“水军沿江而下，进则易，退则难。臣愿为前驱。陛下宜在后阵，庶万无一失。”先主曰：“吴贼胆落，朕长驱大进，有何碍乎？”众官苦谏，先主不从。遂分兵两路：命黄权督江北之兵，以防魏寇；先主自督江南诸军，夹江分立营寨，以图进取。细作探知，连夜报知魏主，言“蜀兵伐吴，树栅连营，纵横七百余里，分四十余屯，皆傍山林下寨；今黄权督兵在江北岸，每日出哨百余里，不知何意。”魏主闻之，仰面笑曰：“刘备将败矣！”群臣请问其故。魏主曰：“刘玄德不晓兵法；岂有连营七百里，而可以拒敌者乎？包原隰险阻屯兵者，此兵法之大忌也。玄德必败于东吴陆逊之手，旬日之内，消息必至矣。”群臣犹未信，皆请拨兵备之。魏主曰：“陆逊若胜，必尽举吴兵去取西川；吴兵远去，国中空虚，朕虚托以兵助战，令三路一齐进兵，东吴唾手可取也。”众皆拜服。魏主下令，使曹仁督一军出濡须，曹休督一军出洞口，曹真督一军出南郡：“三路军马会合日期，暗袭东吴。朕随后自来接应。”调遣已定。不说魏兵袭吴。且说马良至川，入见孔明，呈上图本而言曰：“今移营夹江，横占七百里，下四十余屯，皆依溪傍涧，林木茂盛之处。皇上令良将图本来与丞相观之。”孔明看讫，拍案叫苦曰：“是何人教主上如此下寨？可斩此人！”马良曰：“皆主上自为，非他人之谋。”孔明叹曰：“汉朝气数休矣！”良问其故。孔明曰：“包原隰险阻而结营，此兵家之大忌。倘彼用火攻，何以解救？又，岂有连营七百里而可拒敌乎？祸不远矣！陆逊拒守不出，正为此也。汝当速去见天子，改屯诸营，不可如此。”良曰：“倘今吴兵已胜，如之奈何？”孔明曰：“陆逊不敢来追，成都可保无虞。”良曰：“逊何故不追？”孔明曰：“恐魏兵袭其后也。主上若有失，当投白帝城避之。吾入川时，已伏下十万兵在鱼腹浦矣。”良大惊曰：“某于鱼腹浦往来数次，未尝见一卒，丞相何作此诈语？”孔明曰：“后来必见，不劳多问。”马良求了表章，火速投御营来。孔明自回成都，调拨军马救应。却说陆逊见蜀兵懈怠，不复提防，升帐聚大小将士听令曰：“吾自受命以来，未尝出战。今观蜀兵，足知动静，故欲先取江南岸一营。谁敢去取？”言未毕，韩当、周泰、凌统等应声而出曰：“某等愿往。”逊教皆退不用，独唤阶下末将淳于丹曰：“吾与汝五千军，去取江南第四营：蜀将傅彤所守。今晚就要成功。吾自提兵接应。”淳于丹引兵去了，又唤徐盛、丁奉曰：“汝等各领兵三千，屯于寨外五里，如淳于丹败回，有兵赶来，当出救之，却不可追去。”二将自引军去了。

    却说淳于丹于黄昏时分，领兵前进，到蜀寨时，已三更之后。丹令众军鼓噪而入。蜀营内傅彤引军杀出，挺枪直取淳于丹；丹敌不住，拨马便回。忽然喊声大震，一彪军拦住去路：为首大将赵融。丹夺路而走，折兵大半，正走之间，山后一彪蛮兵拦住：为首番将沙摩柯。丹死战得脱，背后三路军赶来。比及离营五里，吴军徐盛、丁奉二人两下杀来，蜀兵退去，救了淳于丹回营。丹带箭入见陆逊请罪。逊曰：“非汝之过也。吾欲试敌人之虚实耳。破蜀之计，吾已定矣。”徐盛、丁奉曰：“蜀兵势大，难以破之，空自损兵折将耳。”逊笑曰：“吾这条计，但瞒不过诸葛亮耳。天幸此人不在，使我成大功也。”遂集大小将士听令：使朱然于水路进兵，来日午后东南风大作，用船装载茅草，依计而行；韩当引一军攻江北岸，周泰引一军攻江南岸，每人手执茅草一把，内藏硫黄焰硝，各带火种，各执枪刀，一齐而上，但到蜀营，顺风举火；蜀兵四十屯，只烧二十屯，每间一屯烧一屯。各军预带干粮，不许暂退，昼夜追袭，只擒了刘备方止。众将听了军令，各受计而去。却说先主正在御营寻思破吴之计，忽见帐前中军旗幡，无风自倒。乃问程畿曰：“此为何兆？”畿曰：“今夜莫非吴兵来劫营？”先主曰：“昨夜杀尽，安敢再来？”畿曰：“倘是陆逊试敌，奈何？”正言间，人报山上远远望见吴兵尽沿山望东去了。先主曰：“此是疑兵。”令众休动，命关兴、张苞各引五百骑出巡。黄昏时分，关兴回奏曰：“江北营中火起。”先主急令关兴往江北，张苞往江南，探看虚实：“倘吴兵到时，可急回报。”二将领命去了。

    初更时分，东南风骤起。只见御营左屯火发。方欲救时，御营右屯又火起。风紧火急，树木皆着，喊声大震。两屯军马齐出，奔离御营中，御营军自相践踏，死者不知其数。后面吴兵杀到，又不知多少军马。先主急上马，奔冯习营时，习营中火光连天而起。江南、江北，照耀如同白日。冯习慌上马引数十骑而走，正逢吴将徐盛军到，敌住厮杀。先主见了，拨马投西便走。徐盛舍了冯习，引兵追来。先主正慌，前面又一军拦住，乃是吴将丁奉，两下夹攻。先主大惊，四面无路。忽然喊声大震，一彪军杀入重围，乃是张苞，救了先主，引御林军奔走。正行之间，前面一军又到，乃蜀将傅彤也，合兵一处而行。背后吴兵追至。先主前到一山，名马鞍山。张苞、傅彤请先主上的山时，山下喊声又起：陆逊大队人马，将马鞍山围住。张苞、傅彤死据山口。先主遥望遍野火光不绝，死尸重叠，塞江而下。次日，吴兵又四下放火烧山，军士乱窜，先主惊慌。忽然火光中一将引数骑杀上山来，视之，乃关兴也。兴伏地请曰：“四下火光逼近，不可久停。陛下速奔白帝城，再收军马可也。”先主曰：“谁敢断后？”傅彤奏曰：“臣愿以死当之！”当日黄昏，关兴在前，张苞在中，留傅彤断后，保着先主，杀下山来。吴兵见先主奔走，皆要争功，各引大军，遮天盖地，往西追赶，先主令军士尽脱袍铠，塞道而焚，以断后军。正奔走间，喊声大震，吴将朱然引一军从江岸边杀来，截住去路。先主叫曰：“朕死于此矣！”关兴、张苞纵马冲突，被乱箭射回，各带重伤，不能杀出。背后喊声又起，陆逊引大军从山谷中杀来。

    先主正慌急之间，此时天色已微明，只见前面喊声震天，朱然军纷纷落涧，滚滚投岩：一彪军杀人，前来救驾。先主大喜，视之，乃常山赵子龙也。时赵云在川中江州，闻吴、蜀交兵，遂引军出；忽见东南一带火光冲天，云心惊，远远探视，不想先主被困，云奋勇冲杀而来。陆逊闻是赵云，急令军退。云正杀之间，忽遇朱然，便与交锋；不一合，一枪刺朱然于马下，杀散吴兵，救出先主，望白帝城而走。先主曰：“朕虽得脱，诸将士将奈何？”云曰：“敌军在后，不可久迟。陛下且入白帝城歇息，臣再引兵去救应诸将。”此时先主仅存百余人入白帝城。后人有诗赞陆逊曰：“持矛举火破连营，玄德穷奔白帝城。一旦威名惊蜀魏，吴王宁不敬书生。”

    却说傅彤断后，被吴军八面围住。丁奉大叫曰：“川兵死者无数，降者极多，汝主刘备已被擒获，今汝力穷势孤，何不早降！”傅彤叱曰：“吾乃汉将，安肯降吴狗乎！”挺枪纵马，率蜀军奋力死战，不下百余合，往来冲突，不能得脱。彤长叹曰：“吾今休矣！”言讫，口中吐血，死于吴军之中。后人赞傅彤诗曰：“彝陵吴蜀大交兵，陆逊施谋用火焚。至死犹然骂“吴狗”，傅彤不愧汉将军。”

    蜀祭酒程畿，匹马奔至江边，招呼水军赴敌，吴兵随后追来，水军四散奔逃。畿部将叫曰：“吴兵至矣！程祭酒快走罢！”畿怒曰：“吾自从主上出军，未尝赴敌而逃！”言未毕，吴兵骤至，四下无路，畿拔剑自刎。后人有诗赞曰：“慷慨蜀中程祭酒，身留一剑答君王。临危不改平生志，博得声名万古香。”时吴班、张南久围彝陵城，忽冯习到，言蜀兵败，遂引军来救先主，孙桓方才得脱。张、冯二将正行之间，前面吴兵杀来，背后孙桓从彝陵城杀出，两下夹攻。张南、冯习奋力冲突，不能得脱，死于乱军之中。后人有诗赞曰：“冯习忠无二，张南义少双。沙场甘战死，史册共流芳。”

    吴班杀出重围，又遇吴兵追赶；幸得赵云接着，救回白帝城去了。时有蛮王沙摩柯，匹马奔走，正逢周泰，战二十余合，被泰所杀。蜀将杜路，刘宁尽皆降吴。蜀营一应粮草器仗，尺寸不存。蜀将川兵，降者无数。时孙夫人在吴，闻猇亭兵败，讹传先主死于军中，遂驱车至江边，望西遥哭，投江而死。后人立庙江滨，号曰枭姬祠。尚论者作诗叹之曰：“先主兵归白帝城，夫人闻难独捐生。至今江畔遗碑在，犹著千秋烈女名。”却说陆逊大获全功，引得胜之兵，往西追袭。前离夔关不远，逊在马上看见前面临山傍江，一阵杀气，冲天而起；遂勒马回顾众将曰：“前面必有埋伏，三军不可轻进。”即倒退十余里，于地势空阔处，排成阵势，以御敌军；即差哨马前去探视。回报并无军屯在此，逊不信，下马登高望之，杀气复起。逊再令人仔细探视，哨马回报，前面并无一人一骑。逊见日将西沉，杀气越加，心中犹豫，令心腹人再往探看。回报江边止有乱石八九十堆，并无人马。逊大疑，令寻土人问之。须臾，有数人到。逊问曰：“何人将乱石作堆？如何乱石堆中有杀气冲起？”土人曰：“此处地名鱼腹浦。诸葛亮入川之时，驱兵到此，取石排成阵势于沙滩之上。自此常常有气如云，从内而起。”陆逊听罢，上马引数十骑来看石阵，立马于山坡之上，但见四面八方，皆有门有户。逊笑曰：“此乃惑人之术耳，有何益焉！”遂引数骑下山坡来，直入石阵观看。部将曰：“日暮矣，请都督早回。”逊方欲出阵，忽然狂风大作，一霎时，飞沙走石，遮天盖地。但见怪石嵯峨，槎枒似剑；横沙立土，重叠如山；江声浪涌，有如剑鼓之声。逊大惊曰：“吾中诸葛之计也！”急欲回时，无路可出。正惊疑间，忽见一老人立于马前，笑曰：“将军欲出此阵乎？”逊曰：“愿长者引出。”老人策杖徐徐而行，径出石阵，并无所碍，送至山坡之上。逊问曰：“长者何人？”老人答曰：“老夫乃诸葛孔明之岳父黄承彦也。昔小婿入川之时，于此布下石阵，名‘八阵图’。反复八门，按遁甲休、生、伤、杜、景、死、惊、开。每日每时，化无端，可比十万精兵。临去之时，曾分付老夫道：后有东吴大将迷于阵中，莫要引他出来。老夫适于山岩之上，见将军从‘死门’而入，料想不识此阵，必为所迷。老夫平生好善，不忍将军陷没于此，故特自‘生门’引出也。”逊曰：“公曾学此阵法否？”黄承彦曰：“变化无穷，不能学也。”逊慌忙下马拜谢而回。后杜工部有诗曰：“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陆逊回寨，叹曰：“孔明真‘卧龙’也！吾不能及！”于是下令班师。左右曰：“刘备兵败势穷，困守一城，正好乘势击之；今见石阵而退，何也？”逊曰：“吾非惧石阵而退；吾料魏主曹丕，其奸诈与父无异，今知吾追赶蜀兵，必乘虚来袭。吾若深入西川，急难退矣。”遂令一将断后，逊率大军而回。退兵未及二日，三处人来飞报：“魏兵曹仁出濡须，曹休出洞口，曹真出南郡：三路兵马数十万，星夜至境，未知何意。”逊笑曰：“不出吾之所料。吾已令兵拒之矣。”正是：雄心方欲吞西蜀，胜算还须御北朝。

    未知如何退兵，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十五回·心猿妒木母 魔主计吞禅:

　　却说宣帝在位六七年，勤政息民，课吏求治，最信任的大员，一是卫将军张安世，一是丞相魏相。霍氏诛灭，魏相尝参议有功，不劳细叙。张安世却小心谨慎，但知奉诏遵行，未尝计除霍氏，且有女孙名敬，曾适霍氏亲属，关系戚谊，至霍氏族诛，安世恐致连坐，局促不安，累得容颜憔悴，身体衰羸。宣帝察知情伪，特诏赦他女孙，免致株连，安世才得放心，办事愈谨。安世兄贺，时已病殁，宣帝追怀旧惠，问及安世，才知贺子亦亡，只遗下一孤孙，年甫六龄，取名为霸。贺在时尝将安世季男彭祖，养为嗣子。彭祖又尝与宣帝同塾读书，因此宣帝询明底细，先封彭祖为关内侯。安世入朝固辞，宣帝道：“我只为着掖庭令，与将军无关。”安世乃退。宣帝又欲追封贺为恩德侯，并置守冢二百家。安世复表辞贺封，且请减守冢家至三十户，宣帝总算依议，亲定守冢地点，使居墓西斗(又鸟)翁舍。舍旁为宣帝少时游憩地，故特使三十家居住，留作纪念。已而余怀未忘，自思不足报德，便于次年下诏，赐封贺为阳都侯。予谥曰哀，令关内侯彭祖袭爵，拜贺孙霸为车骑中郎将，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霸年幼弱，但予禄秩，不使任事。贺有大德，原应赡养孤孙，但赐禄则可，赐官则不可。惟安世因父子封侯，名位太高，复为彭祖辞禄，诏令都内别藏张氏钱，数约百万。安世持身节俭，身衣弋绨，妻虽贵显，常自纺绩，家童却有七百人，但皆使为农工商，勤治产业，积少成多，所以张氏富厚，胜过霍氏。不过安世约束子弟，格外严谨，终得传遗数世，不致速亡。这是保家第一要旨。

　　先是安世长子千秋，与霍光子禹，并为中郎将，同随度辽将军范明友，出击乌桓。及奏凯回来，进谒霍光，光问千秋战斗方略，与山川形势，千秋口对指画，毫不遗忘。至转问及禹，禹均已失记，但答言俱有文书，光不禁叹息道：“霍氏必衰，张氏将兴了！”谁叫你不知教子？后来光言果验，张氏子孙，出仕不绝。时人谓昭宣以后，汉臣世祚，要算金张两家。

　　金即金日磾子孙，这且待后再表。

　　且说御史大夫丙吉，本与张贺同护宣帝，论起当时德惠，贺尚不及丙吉，只因吉为人深厚，绝口不道前恩。宣帝自幼出狱，尚是茫无知识，故但记及养生的张贺，未尝忆起救死的丙吉。可巧有一女子名则，尝为掖庭宫婢，保抱宣帝，至是已嫁一民夫，令他伏阙上书，自陈前功。宣帝全然忘记，特交掖庭令查讯，则供言御史大夫丙吉，曾知详细。掖庭令乃引则至御史府，验明真伪。吉见则后，面貌尚能相识，才说起前情道：“事诚不虚，但汝尝保养不谨，受我督责，今怎得自称有功？惟渭城胡组，淮阳赵征卿，曾经乳养，却是有功足录呢！”即八十一回之赵胡两妇。掖庭令乃转奏宣帝，宣帝再召问丙吉，吉因述胡赵两妇保养情状。当下传诏至渭城淮阳，访寻两妇，俱已去世；只有子孙尚存，得蒙厚赏。则虽未及两妇辛勤，总觉得前有微劳，也特赐钱十万，豁免掖庭差役。并将则召入细问，则备述丙吉前事，宣帝方知吉有大恩。待则去后，便封吉为博阳侯，食邑千三百户。并将许史两家子弟，如史曾史玄皆史恭子。许舜许延寿等，两许皆广汉弟。曾与宣帝关系亲旧，一体封侯。就是少时朋友，及郡狱中曾充工役，亦各给官禄田宅财物，多寡有差，一面选用良吏，入朝治事。进北海太守朱邑为大司农，渤海太守龚遂为水衡都尉，东海太守尹翁归为右扶风，颍川太守黄霸，胶东相张敞，先后为京兆尹。

　　朱邑字仲卿，庐江人氏，少为桐乡啬夫，廉平不苛，吏民悦服，迁补北海太守，政绩卓著，推为治行第一。宣帝乃擢为大司农。性情淳厚，待人以德，惟遇人嘱托私情，独峻拒不允，朝臣颇加敬惮。所得禄赐，辄赒济族党，家无余财，自奉却很俭约。入任大司农五年，得病不起，遗言嘱子道：“我尝为桐乡吏，民皆爱我。后世子孙，向我致祭，恐反不如桐乡百姓，汝宜将我遗骸，往葬桐乡，休得有违！”言讫即逝。子遵父命，奉葬桐乡西郭，百姓果为起冢立祠，祭祀不绝。

　　龚遂字少卿，籍隶平阳，前坐昌邑王贺事，枉受髡刑，罚为城旦。见第八十回。至宣帝即位以后，适值渤海岁饥，盗贼蜂起，郡守以下，多不能制。丞相御史，便将龚遂登入荐牍，请令出守渤海，宣帝即召遂入见。遂年逾七十，体态龙锺，且身材本来短小，尤觉得曲背驼腰。宣帝瞧着，殊失所望，但已经召至，不得不开口问道：“渤海荒乱，足贻朕忧，敢问君将如何处置盗贼？”遂答道：“海滨遐远，未沾圣化，百姓为饥寒所迫，又无良吏抚慰，不得已流为盗贼，弄兵满池。今陛下俯问及臣，意欲使臣往剿呢？还是使臣往抚呢？”宣帝道：“朕今选用贤良，原欲使抚人民，并非壹意主剿。”遂又答道：“臣闻治乱民如治乱绳，不应过急，须徐徐清理，方可治平。陛下既有意抚民，使臣充乏，臣愿丞相御史，毋拘臣文法，得一切便宜从事，方可有成。”成竹在胸。宣帝点首允诺，并赐遂黄金百斤，令即为渤海守。遂叩谢而出，草草整装，乘驿入渤海境。郡吏发兵往迎，遂一概遣还。移檄属县，尽罢捕吏，所有操持田器的百姓，尽为良民，吏毋过问，惟持兵械，方为盗贼。盗贼得此命令，闻风解散。及遂单车至府，开发仓廪，赈贷贫民，并把旧有吏尉，去暴留良，使他安抚牧养。人民大悦，情愿安土乐业，不愿轻身试法，烽烟息警，阖郡咸安。渤海民风，向来奢侈，专务末技，不勤田作，遂以俭约率民，劝课农桑，教导树畜，民间或带持刀剑，悉令卖剑买牛，卖刀买犊，且亲加慰谕道：“汝等俱系好民，为何带牛佩犊呢？”百姓无不遵谕，勉为良民。才阅三四年，狱讼止息，吏民富饶。抚字之道，原应如此。宣帝嘉遂政绩，遣使召归。遂奉命登程，吏民恭送出境，望车泣别，议曹王生，独愿随行。王生素来嗜酒，旁人都说他酒醉糊涂，不应与偕，遂未忍谢绝，许得相从。自渤海至长安，王生连日饮酒，未尝进言，及已入都门，见遂下车赴阙，独抢前数步，径至遂后，高声呼遂道：“明府且止！愿有所白。”遂闻声回顾，视王生脸上，尚有酒意，不知他说甚话儿。但听王生语道：“天子如有所问，公不宜遽陈治绩，只言是圣主德化，非出臣力，愿公勿忘！”无非是教他贡谀，但对于君主专制君主，只应如此。遂颔首自行，既见宣帝，果然承问治状，便将王生所言，应答出去。宣帝不禁微笑道：“君怎得此长者言语，乃来答朕？”确是明察。遂不敢隐讳，索性直陈道：“这是议曹教臣，臣尚未知此道呢！”恰也老实。宣帝复问了数语，当即退朝。暗想遂年已老，不能进任公卿，乃命为水衡都尉，并授王生为水衡丞。未几遂即病殁，也是一位考终的循吏。

　　尹翁归字子兄，音况。世居平阳，迁住杜陵。少年丧父，依叔为生，弱冠后充当狱吏，晓习文法，又喜击剑，人莫敢当。适田延年为河东太守，巡行至平阳，校阅吏役，令文吏在东，武吏在西，翁归时亦在列，独伏不肯起，抗声说道：“翁归文武兼备，愿听驱策！”左右目为不逊，惟延年暗暗称奇，令他起立，与语吏事，翁归应对如流。当由延年带归府舍，嘱使谳案。发奸摘伏，民无遁情，延年大加器重，历署吏尉。及延年内调，翁归亦迁补都内令，寻且拜为东海太守。廷尉于定国，系东海人，翁归奉命出守，不能不向他辞行，乘便问及东海民风。定国有邑子二人，欲托翁归带去，量为差遣，那知互谈多时，竟难出口，只好送他出门。返语邑子道：“他是当今贤吏，不便以私相托；且汝两人，亦未能任事，我所以不好启齿呢！”邑子虽然失望，也觉得情真语确，只好罢休。那翁归到了东海，悉心查访，凡吏民贤否，及地方豪猾，一一载入籍中，然后巡行各县，按籍赏罚，善必劝，恶必惩。有郯县土豪许仲孙，武断乡曲，称霸一隅，历届太守，屡缉不获。翁归亲督捕吏，将他拘住，讯出种种罪恶，立命处死。嗣是民皆畏法，不敢为非，东海遂得大治。杀一儆百，也不可少。宣帝复调翁归为右扶风，翁归蒞任，仍照东海办法，且访用廉平吏人，优礼接待。详询民间利害，闻有土豪败类，立命县吏拘拿，所至必获，惩罪如律。因此扶风治盗，称为三辅中第一贤能。

　　至若黄霸履历，已见前文。在八十二回中。惟霸出任扬州刺史，察吏安民，三载考绩，当然课最。有诏迁霸为颍川太守，特赐车中高盖，以示旌异。霸至颍川，宣谕朝廷德惠，使邮亭乡官，皆畜(又鸟)豚，赡养贫穷鳏寡。然后颁布规条，嘱令乡间父老，督率子弟，按章举行。会有密事调查，因派一老成属吏，前往访察，毋得泄机，属吏依言出发，途次易服微行，不敢食宿驿舍，遇着腹饥的时候，但在市中买得饭菜，就食野间。忽有一乌飞下，把他食肉攫去，吏不及抢夺，只好自认晦气，食毕即行。待至事已查毕，回署复命，霸一见便说道：“此行甚苦，乌鸟不情，攫去食肉，我已知汝委曲了！”吏闻言大惊，还疑霸遣人随着，无事不知，看来是不能隐蔽，只好将调查案件，和盘说出，详尽无遗。其实霸并未差人随去，不过平日在署，任令吏民白事。有乡民诣署陈情，霸问他途中所见，他即顺口说乌鸟攫肉等事，当由霸记在心中，见吏回来，乐得借端提及，使他不敢欺饰，才得真情。有时鳏寡孤独，死无葬费，由乡吏上书报明，霸即批发出去，谓有某所大木，可以为棺，某亭猪子，可以宰祭，乡吏依令往取，果如霸言，益奉霸若神明。境内奸猾，闻风趋避，盗贼日少，狱讼渐稀。许县有一县丞，老年病聋，督邮太守属吏。欲将他免官，向霸报告。霸独与语道：“许丞乃是廉吏，虽是年老重听，尚能拜起如仪，汝等正应从旁帮助，勿使贤吏向隅！”督邮只好退去。或问老朽无用，如何留住？霸答道：“县中若屡易长吏，免不得送旧迎新，多需费用。且奸吏得从中舞弊，盗取财物。就使换一新吏，亦未必果能贤明。大约治道，惟去其太甚，何必多此纷更呢？”自是所有属吏，各求寡过，霸亦不轻事变更，上下相安，公私交济。历观黄霸行谊，足称小知，未堪大受，故后来为相，不若治郡之有名。

　　适京兆尹赵广汉，因私怨杀死邑人荣畜，为人所讦，事归丞相御史查办。案尚未定，广汉却刺探丞相家事，阴谋抵制。可巧丞相府中有婢自杀，广汉疑由丞相夫人威迫自尽，乃俟丞相魏相出祭宗庙时，特使中郎赵奉寿，往讽魏相，欲令相自知有过，未敢穷究荣畜冤情。偏魏相不肯听从，案验愈急。广汉乃欲劾奏魏相，先去请教太史，只言近来星象，有无变动。太史答称本年天文，应主戮死大臣。广汉闻言大喜，总道应在丞相身上，便即放大了胆，上告魏相逼杀婢女，当下奉得复诏，令京兆尹查问。广汉正好大出风头，领着全班吏役，驰入相府。刚值魏相不在府中，门吏无法禁阻，只好由他使威。他却入坐堂上，传唤魏夫人听审，魏夫人虽然惊心，不得已出来候质，广汉仗着诏命，胁令魏夫人下跪，问她何故杀婢？魏夫人怎肯承认？极口辩驳，彼此争执一番，究竟广汉不便用刑，另召相府奴婢，挨次讯问，也无实供。广汉恐魏相回来，多费唇舌，因即把奴婢十余人，带着回衙。魏夫人遭此屈辱，当然不甘，等到魏相回府，且泣且诉。魏相也容忍不住，立即缮成奏牍，呈递进去。宣帝见魏相奏中，略言臣妻未尝杀婢，由婢有过自尽。广汉自己犯法，不肯伏辜，反欲向臣胁迫，为自免计，应请陛下派员查明，剖分曲直云云。乃即将原书发交廷尉，令他彻底查清。廷尉于定国，查得相家婢女，实系负罪被逐，斥出外第，自致缢死。与广汉所言不同。司直官名。萧望之，遂劾奏广汉摧辱大臣，意图劫制，悖逆不道。恐也是投阱下石。宣帝方依重魏相，自然嫉恨广汉，当即褫职治罪，再经廷尉复核，又得广汉妄杀无辜，鞫狱失实等事，罪状并发，应坐腰斩。廷尉依律复奏，由宣帝批准施行，眼见得广汉弄巧成拙，引颈待诛。广汉为涿郡人，历任守尹，不畏强御，豪猾敛踪，人民乐业，所以罪名既定，京兆吏民，都伏阙号泣，吁请代死。宣帝意已决定，不肯收回成命，当将吏民驱散，饬把广汉正法市曹。广汉至此，也自悔晚节不终，但已是无及了！一念萦私，祸至枭首。

　　惟京兆一职，著名繁剧，自从广汉死后，调入彭城太守接任，不到数月，便至溺职罢官。乃更将颍川太守黄霸，迁署京兆尹。霸原是一个好官，奉调蒞任，也尝勤求民隐，小心办公。谁知都中豪贵，从旁伺察，专务吹毛索瘢，接连纠劾，一是募民修治驰道，不先上闻；一是发骑士诣北军，马不敷坐；两事俱应贬秩，还亏宣帝知霸廉惠，不忍夺职，乃使霸复回原任，改选他人补缺。仅一年间，调了好几个官吏，终难胜任。后来选得胶东相张敞，入主京兆，才能称职无惭，连任数年。

　　敞字子高，平阳人氏，徙居茂陵，由甘泉仓长迁补太仆丞。昌邑王贺嗣立时，滥用私人，敞切谏不从。至贺废去后，谏牍尚存，为宣帝所览及，特擢敞为大中大夫。嗣复出为山阳太守，著有循声。山阳本昌邑旧封，昌邑王废，国除为山阳郡，地本闲旷，并非难治。只因刘贺返居此地，宣帝尚恐他有变动，特令敞暗中监守，毋使狂纵，敞随时留心，常遣丞吏行察。嗣又亲往审视，见贺身长体瘠，病痿难行，著短衣，戴武冠，头上插笔，手中持简，蹒跚出来，邀敞坐谈。敞用言探视，故意说道：“此地枭鸟甚多。”贺应声道：“我前至长安，不闻枭声，今回到此地，又常听见枭声了。”敞听他随口对答，毫无别意，就不复再问。但将贺妻妾子女，按籍点验。轮到贺女持辔，贺忽然跪下，敞亟扶贺起，问为何因？贺答说道：“持辔生母，就是严长孙的女儿。”说完两语，又无他言。严长孙就是严延年，前因劾奏霍光，得罪遁去。及霍氏族灭，宣帝忆起延年，复征为河南太守。贺妻为延年女，名叫罗紨，他把妻族说明，想是恐敞抄没子女，故请求从宽。敞并无此意，好言抚慰。至查验已毕，共计贺妻妾十六人，子十一人，女十一人，此外奴婢财物，却是寥寥无几，并无什么私蓄。料知贺是沉迷酒色，迹等痴狂，不必虑及意外情事。

　　因即辞别回署，据实奏闻。

　　宣帝方以为贺不足忧，下诏封贺为海昏侯，食邑四千户。海昏属豫章郡，在昌邑东面，贺奉诏移居后，昏愚如故。侍中金安上奏白宣帝，斥贺荒废无道，不宜使奉宗庙，宣帝乃但使贺得食租税，不准预闻朝廷典礼。已而扬州刺史柯，又复奏称贺有异志，与故太守卒吏孙万世交通。万世咎贺不杀大将军，听人夺去玺绶，实属失策，且劝贺谋为豫章王。贺亦自悔前误，意欲自立为王等情。宣帝虽将原奏发交有司，心中已知贺无材力，不能起事，所以有司复奏，请即逮捕，有诏谓不屑究治，只削夺贺邑三千户。贺入不敷出，未免忧愁，往往驾舟浮江，至赣水口愤慨而还，后人称为慨口。未几贺即病死。豫章太守一面报丧，一面上言贺尝暴乱，不当立后，宣帝因除国为县。后来元帝嗣位，始封贺子代宗为海昏侯，即得传了好几世。小子有诗叹道：

　　荒淫酒色太神昏，狂悖何能望久存，

　　多少废王捐首去，得全腰领尚蒙恩。

　　贺未死时，张敞已经调任胶东，欲知敞在胶东时事，待至下回表明。

　　尝读《战国策》文，见唐睢说信陵君云：“人有德于我，不可忘；我有德于人，不可不忘。”此实为对己对人之要旨。如丙吉之有功不伐，固施恩不望报者；宣帝因宫婢一言，即封吉为博阳侯，亦可谓以德报德，不愧为贤；人不可无天良，宣帝之无德不报，即天良之发现使然。此其所以为中兴令主也。且其励精图治，迭用循吏，尤得抚字之方。若朱邑，若龚遂，若尹翁归，若黄霸，若张敞，果皆以治绩著名，天下多一良吏，即为国家保全数万生灵，而推厥由来，则全赖有选用循良之人主，主德清明，循吏辈出，天下自无不治矣。

　　阅此回，益信为政在人之说，亘古不易云。

第八十六回·木母助威征怪物 金公施法灭妖邪:

    却说东吴陆逊，自退魏兵之后，吴王拜逊为辅国将军，江陵侯，领荆州牧，自此军权皆归于逊。张昭、顾雍启奏吴王，请自改元。权从之，遂改为黄武元年。忽报魏主遣使至，权召入。使命陈说：“蜀前使人求救于魏，魏一时不明，故发兵应之；今已大悔，欲起四路兵取川，东吴可来接应。若得蜀土，各分一半。”权闻言，不能决，乃问于张昭、顾雍等。昭曰：“陆伯言极有高见，可问之。”权即召陆逊至。逊奏曰：“曹丕坐镇中原，急不可图；今若不从，必为仇矣。臣料魏与吴皆无诸葛亮之敌手。今且勉强应允，整军预备，只探听四路如何。若四路兵胜，川中危急，诸葛亮首尾不能救，主上则发兵以应之，先取成都，深为上策；如四路兵败，别作商议。”权从之，乃谓魏使曰：“军需未办，择日便当起程。”使者拜辞而去。

    权令人探得西番兵出西平关，见了马超，不战自退；南蛮孟获起兵攻四郡，皆被魏延用疑兵计杀退回洞去了；上庸孟达兵至半路，忽然染病不能行；曹真兵出阳平关，赵子龙拒住各处险道，果然“一将守关，万夫莫开”。曹真屯兵于斜谷道，不能取胜而回。孙权知了此信，乃谓文武曰：“陆伯言真神算也。孤若妄动，又结怨于西蜀矣。”忽报西蜀遣邓芝到。张昭曰：“此又是诸葛亮退兵之计，遣邓芝为说客也。”权曰：“当何以答之？”昭曰：“先于殿前立一大鼎，贮油数百斤，下用炭烧。待其油沸，可选身长面大武士一千人，各执刀在手，从宫门前直摆至殿上，却唤芝入见。休等此人开言下说词，责以郦食其说齐故事，效此例烹之，看其人如何对答。”

    权从其言，遂立油鼎，命武士立于左右，各执军器，召邓芝入。芝整衣冠而入。行至宫门前，只见两行武士，威风凛凛，各持钢刀、大斧、长戟、短剑，直列至殿上。芝晓其意，并无惧色，昂然而行。至殿前，又见鼎镬内热油正沸。左右武士以目视之，芝但微微而笑。近臣引至帘前，邓芝长揖不拜。权令卷起珠帘，大喝曰：“何不拜！”芝昂然而答曰：“上国天使，不拜小邦之主。”权大怒曰：“汝不自料，欲掉三寸之舌，效郦生说齐乎！可速入油鼎。”芝大笑曰：“人皆言东吴多贤，谁想惧一儒生！”权转怒曰：“孤何惧尔一匹夫耶？”芝曰：“既不惧邓伯苗，何愁来说汝等也？”权曰：“尔欲为诸葛亮作说客，来说孤绝魏向蜀，是否？”芝曰：“吾乃蜀中一儒生，特为吴国利害而来。乃设兵陈鼎，以拒一使，何其局量之不能容物耶！”权闻言惶惶，即叱退武士，命芝上殿，赐坐而问曰：“吴、魏之利害若何？愿先生教我。”芝曰：“大王欲与蜀和，还是欲与魏和？”权曰：“孤正欲与蜀主讲和；但恐蜀主年轻识浅，不能全始全终耳。”芝曰：“大王乃命世之英豪，诸葛亮亦一时之俊杰；蜀有山川之险，吴有三江之固：若二国连和，共为唇齿，进则可以兼吞天下，退则可以鼎足而立。今大王若委贽称臣于魏，魏必望大王朝觐，求太子以为内侍；如其不从，则兴兵来攻，蜀亦顺流而进取：如此则江南之地，不复为大王有矣。若大王以愚言为不然，愚将就死于大王之前，以绝说客之名也。”言讫，撩衣下殿，望油鼎中便跳。权急命止之，请入后殿，以上宾之礼相待。权曰：“先生之言，正合孤意。孤今欲与蜀主连和，先生肯为我介绍乎！”芝曰：“适欲烹小臣者，乃大王也；今欲使小臣者，亦大王也。大王犹自狐疑未定，安能取信于人？”权曰：“孤意已决，先生勿疑。”

    于是吴王留住邓芝，集多官问曰：“孤掌江南八十一州，更有荆楚之地，反不如西蜀偏僻之处也。蜀有邓芝，不辱其主；吴并无一人入蜀，以达孤意。”忽一人出班奏曰：“臣愿为使。”众视之，乃吴郡吴人，姓张，名温，字惠恕，现为中郎将。权曰：“恐卿到蜀见诸葛亮，不能达孤之情。”温曰：“孔明亦人耳，臣何畏彼哉？”权大喜，重赏张温，使同邓芝入川通好。却说孔明自邓芝去后，奏后主曰：“邓芝此去，其事必成。吴地多贤，定有人来答礼。陛下当礼貌之，令彼回吴，以通盟好。吴若通和，魏必不敢加兵于蜀矣。吴、魏宁靖，臣当征南，平定蛮方，然后图魏。魏削则东吴亦不能久存，可以复一统之基业也。”后主然之。

    忽报东吴遣张温与邓芝入川答礼。后主聚文武于丹墀，令邓芝、张温入。温自以为得志，昂然上殿，见后主施礼。后主赐锦墩，坐于殿左，设御宴待之。后主但敬礼而已。宴罢，百官送张温到馆舍。次日，孔明设宴相待。孔明谓张温曰：“先帝在日，与吴不睦，今已晏驾。当今主上，深慕吴王，欲捐旧忿，永结盟好，并力破魏。望大夫善言回奏。”张温领诺。酒至半酣，张温喜笑自若，颇有傲慢之意。

    次日，后主将金帛赐与张温，设宴于城南邮亭之上，命众官相送。孔明殷勤劝酒。正饮酒间，忽一人乘醉而入，昂然长揖，入席就坐。温怪之，乃问孔明曰：“此何人也？”孔明答曰：“姓秦，名宓，字子敕，现为益州学士。”温笑曰：“名称学士，未知胸中曾学事否？”宓正色而言曰：“蜀中三尺小童，尚皆就学，何况于我？”温曰：“且说公何所学？”宓对曰：“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三教九流，诸子百家，无所不通；古今兴废，圣贤经传，无所不览。”温笑曰：“公既出大言，请即以天为问：天有头乎？”宓曰：“有头。”温曰：“头在何方？”宓曰：“在西方。《诗》云：‘乃眷西顾。’以此推之，头在西方也。”温又问：“天有耳乎？”宓答曰：“天处高而听卑。《诗》云：‘鹤鸣九皋，声闻于天。’无耳何能听？”温又问：“天有足乎？”宓曰：“有足。《诗》云：‘天步艰难。’无足何能步？”温又问：“天有姓乎？”宓曰：“岂得无姓！”温曰：“何姓？”宓答曰：“姓刘。”温曰：“何以知之？”宓曰：“天子姓刘，以故知之。”温又问曰：“日生于东乎？”宓对曰：“虽生于东，而没于西。”此时秦宓语言清朗，答问如流，满座皆惊。张温无语，宓乃问曰：“先生东吴名士，既以天事下问，必能深明天之理。昔混沌既分，阴阳剖判；轻清者上浮而为天，重浊者下凝而为地；至共工氏战败，头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缺：天倾西北，地陷东南。天既轻清而上浮，何以倾其西北乎？又未知轻清之外，还是何物？愿先生教我。”张温无言可对，乃避席而谢曰：“不意蜀中多出俊杰！恰闻讲论，使仆顿开茅塞。”孔明恐温羞愧，故以善言解之曰：“席间问难，皆戏谈耳。足下深知安邦定国之道，何在唇齿之戏哉！”温拜谢。孔明又令邓芝入吴答礼，就与张温同行。张、邓二人拜辞孔明，望东吴而来。却说吴王见张温入蜀未还，乃聚文武商议。忽近臣奏曰：“蜀遣邓芝同张温入国答礼。”权召入。张温拜于殿前，备称后主、孔明之德，愿求永结盟好，特遣邓尚书又来答礼。权大喜，乃设宴待之。权问邓芝曰：“若吴、蜀二国同心灭魏，得天下太平，二主分治，岂不乐乎？”芝答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如灭魏之后，未识天命所归何人。但为君者，各修其德；为臣者，各尽其忠：则战争方息耳。”权大笑曰：“君之诚款，乃如是耶！”遂厚赠邓芝还蜀。自此吴、蜀通好。

    却说魏国细作人探知此事，火速报入中原。魏主曹丕听知，大怒曰：“吴、蜀连和，必有图中原之意也。不若朕先伐之。”于是大集文武，商议起兵伐吴。此时大司马曹仁、太尉贾诩已亡。侍中辛毗出班奏曰：“中原之地，土阔民稀，而欲用兵，未见其利。今日之计，莫若养兵屯田十年，足食足兵，然后用之，则吴、蜀方可破也。”丕怒曰：“此迂儒之论也！今吴、蜀连和，早晚必来侵境，何暇等待十年！”即传旨起兵伐吴。司马懿奏曰：“吴有长江之险，非船莫渡。陛下必御驾亲征，可选大小战船，从蔡、颖而入淮，取寿春，至广陵，渡江口，径取南徐：此为上策。”丕从之。于是日夜并工，造龙舟十只，长二十余丈，可容二千余人，收拾战船三千余只。魏黄初五年秋八月，会聚大小将士，令曹真为前部，张辽、张郃、文聘、徐晃等为大将先行，许褚、吕虔为中军护卫，曹休为合后，刘晔、蒋济为参谋官。前后水陆军马三十余万，克日起兵。封司马懿为尚书仆射，留在许昌，凡国政大事，并皆听懿决断。不说魏兵起程。却说东吴细作探知此事，报入吴国。近臣慌奏吴王曰：“今魏王曹丕，亲自乘驾龙舟，提水陆大军三十余万，从蔡、颖出淮，必取广陵渡江，来下江南。甚为利害。”孙权大惊，即聚文武商议。顾雍曰：“今主上既与西蜀连和，可修书与诸葛孔明，令起兵出汉中，以分其势；一面遣一大将，屯兵南徐以拒之。”权曰：“非陆伯言不可当此大任。雍曰：“陆伯言镇守荆州，不可轻动。”权曰：“孤非不知，奈眼前无替力之人。”言未尽，一人从班部内应声而出曰：“臣虽不才，愿统一军以当魏兵。若曹丕亲渡大江，臣必生擒，以献殿下；若不渡江，亦杀魏兵大半，今魏兵不敢正视东吴。”权视之，乃徐盛也。权大喜曰：“如得卿守江南一带，孤何忧哉！”遂封徐盛为安东将军，总镇都督建业、南徐军马。盛谢恩，领命而退；即传令教众官军多置器械，多设旌旗，以为守护江岸之计。忽一人挺身出曰：“今日大王以重任委托将军，欲破魏兵以擒曹丕，将军何不早发军马渡江，于淮南之地迎敌？直待曹丕兵至，恐无及矣。”盛视之，乃吴王侄孙韶也。韶字公礼，官授扬威将军，曾在广陵守御；年幼负气，极有胆勇。盛曰：“曹丕势大；更有名将为先锋，不可渡江迎敌。待彼船皆集于北岸，吾自有计破之。”韶曰：“吾手下自有三千军马，更兼深知广陵路势，吾愿自去江北，与曹丕决一死战。如不胜，甘当军令。”盛不从。韶坚执要去，盛只是不肯，韶再三要行。盛怒曰：“汝如此不听号令，吾安能制诸将乎？”叱武士推出斩之。刀斧手拥孙韶出辕门之外，立起皂旗。韶部将飞报孙权。权听知，急上马来救。武士恰待行刑，孙权早到，喝散刀斧手，救了孙韶。韶哭奏曰：“臣往年在广陵，深知地利；不就那里与曹丕厮杀，直待他下了长江，东吴指日休矣！”权径入营来。徐盛迎接入帐，奏曰：“大王命臣为都督，提兵拒魏；今扬威将军孙韶，不遵军法，违令当斩，大王何故赦之？”权曰：“韶倚血气之壮，误犯军法，万希宽恕。”盛曰：“法非臣所立，亦非大王所立，乃国家之典刑也。若以亲而免之，何以令众乎？”权曰：“韶犯法，本应任将军处治；奈此子虽本姓俞氏，然孤兄甚爱之，赐姓孙；于孤颇有劳绩。今若杀之，负兄义矣。”盛曰：“且看大王之面，寄下死罪。”权令孙韶拜谢。韶不肯拜，厉声而言曰：“据吾之见，只是引军去破曹丕！便死也不服你的见识！”徐盛变色。权叱退孙韶，谓徐盛曰：“便无此子，何损于兵？今后勿再用之。”言讫自回。是夜，人报徐盛说：“孙韶引本部三千精兵，潜地过江去了。”盛恐有失，于吴王面上不好看，乃唤丁奉授以密计，引三千兵渡江接应。却说魏主驾龙舟至广陵，前部曹真已领兵列于大江之岸。曹丕问曰：“江岸有多少兵？”真曰：“隔岸远望，并不见一人，亦无旌旗营寨。”丕曰：“此必诡计也。朕自往观其虚实。”于是大开江道，放龙舟直至大江，泊于江岸。船上建龙凤日月五色旌旗，仪銮簇拥，光耀射目。曹丕端坐舟中，遥望江南，不见一人，回顾刘晔、蒋济曰：“可渡江否？”晔曰：“兵法实实虚虚。彼见大军至，如何不作整备？陛下未可造次。且待三五日，看其动静，然后发先锋渡江以探之。”丕曰：“卿言正合朕意。”是日天晚，宿于江中。当夜月黑，军士皆执灯火，明耀天地，恰如白昼。遥望江南，并不见半点儿火光。丕问左右曰：“此何故也？”臣奏曰：“想闻陛下天兵来到，故望风逃窜耳。”丕暗笑。及至天晓，大雾迷漫，对面不见。须臾风起，雾散云收，望见江南一带皆是连城：城楼上枪刀耀日，遍城尽插旌旗号带。顷刻数次人来报：“南徐沿江一带，直至石头城，一连数百里，城郭舟车，连绵不绝，一夜成就。”曹丕大惊。原来徐盛束缚芦苇为人，尽穿青衣，执旌旗，立于假城疑楼之上。魏兵见城上许多人马，如何不胆寒？丕叹曰：“魏虽有武士千群，无所用之。江南人物如此，未可图也！”

    正惊讶间，忽然狂风大作，白浪滔天，江水溅湿龙袍，大船将覆。曹真慌令文聘撑小舟急来救驾。龙舟上人立站不住。文聘跳上龙舟，负丕下得小舟，奔入河港。忽流星马报道：“赵云引兵出阳平关，径取长安。”丕听得，大惊失色，便教回军。众军各自奔走。背后吴兵追至。丕传旨教尽弃御用之物而走。龙舟将次入淮，忽然鼓角齐鸣，喊声大震，刺斜里一彪军杀到：为首大将，乃孙韶也。魏兵不能抵当，折其大半，淹死者无数。诸将奋力救出魏主。魏主渡淮河，行不三十里，淮河中一带芦苇，预灌鱼油，尽皆火着；顺风而下，风势甚急，火焰漫空，绝住龙舟。丕大惊，急下小船傍岸时，龙舟上早已火着。丕慌忙上马。岸上一彪军杀来；为首一将，乃丁奉也。张辽急拍马来迎，被奉一箭射中其腰，却得徐晃救了，同保魏主而走，折军无数。背后孙韶、丁奉夺得马匹、车仗、船只、器械，不计其数。魏兵大败而回。吴将徐盛全获大功，吴王重加赏赐。张辽回到许昌，箭疮迸裂而亡，曹丕厚葬之，不在话下。却说赵云引兵杀出阳平关之次，忽报丞相有文书到，说益州耆帅雍闿结连蛮王孟获，起十万蛮兵，侵掠四郡；因此宣云回军，令马超坚守阳平关，丞相欲自南征。赵云乃急收兵而回。此时孔明在成都整饬军马，亲自南征。正是：方见东吴敌北魏，又看西蜀战南蛮。

    未知胜负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十七回·凤仙郡冒天止雨 孙大圣劝善施霖:

　　话说贺统军，姓贺名重宝，是辽国中兀颜统军部下副统军之职。身长一丈，力敌万人，善行妖法，使一口三尖两刃刀。见今守住幽州，就行提督诸路军马。当时贺重宝奏狼主道：“奴婢这幽州地面，有个去处，唤做青石峪，只一条路入去，四面尽是高山，并无活路。臣拨十数骑人马，引这夥蛮子，直入里面，却调军马外面围住。教这厮前无出路，後无退步，必然饿死。”兀颜统军道：“怎生便得这厮们来？”贺统军道：“他打了俺三个大郡，气满志骄，必然想着幽州。俺这里分兵去诱引他，他必然乘势来赶，引入陷坑山内，走那里去？”兀颜统军道：“你的计策，怕不济事，必还用俺大兵扑杀。且看你去如何？”

　　当下贺统军辞了国主，带了盔甲刀马，引了一行步从兵卒，回到幽州城内。将军马点起，分作三队：一队守住幽州，二队望霸州，蓟州进发。传令已了，便驱遣两队军马出城。差两个兄弟前去领兵：大兄弟贺拆去打霸州，小兄弟贺云去打蓟州，都不要赢他，只佯输诈败，引入幽州境界，自有计策。

　　却说宋江等守住霸州，有人来报：“辽兵侵犯蓟州，恐有闪失，望调军兵救护。”宋江道：“既然来打，理合迎敌，就此机会，去取幽州。”宋江留下些少军马，守定霸州，其余大队军兵，拔寨都起。引军前去蓟州，会合卢俊义军马，约日进兵。

　　且说番将贺拆引兵霸州来，宋江正调军马出来，却好半路里接著。不曾斗得三合，贺拆引军败走，宋江不去追赶。却说贺云去打蓟州，正迎呼延灼，不战自退。

　　宋江会合卢俊义一同上帐，商议攻取幽州之策。吴用，朱武便道：“幽州分兵两路而来，此必是诱引之计，且未可行。”卢俊义道：“军师错矣！那厮连输了数次，如何是诱敌之计？当取不敢，过後难取，不就这里去取幽州，便待何时？”宋江道：“这厮势穷力尽，有何良策可施？正好乘此机会。”遂不从吴用，朱武之言，引兵往幽州便进。将两处军马，分作大小三路起行。只见前军报来说：“辽兵在前拦住。”宋江到军前看时，山坡後转出一彪皂旗来。宋江便教前军摆开人马，只见那番军番将，分作四路，向山坡前摆开。宋江，卢俊义与众将看时，如黑云涌出千百万人马相似，簇拥著一员番官，横著三尖两刃刀，立马阵前。

　　前面行军上，写得分明：“大辽副统军贺重宝。”跃马横刀，出於阵前。宋江看了道：“辽国统军，必是上将，谁敢出马？”说犹未了，大刀关胜，舞起青龙偃月刀，纵坐下赤兔马，飞出阵来，也不打话，便与贺统军相拚。斗到三十余合，贺统军气力不如，拨过刀，望本阵便走。关胜骤马追赶，贺统军引了败兵，奔转山坡。宋江便调军马追赶。约有四五十里，听的四下里战鼓齐起。宋江急叫回军时，山坡左边，早撞过一彪番军拦路。宋江急分兵迎敌时，右手下又早撞出一支辽兵。前面贺统军勒兵回来夹攻。宋江兵马，四下救应不迭，被番兵撞做两段。

　　却说卢俊义引兵在後面厮杀时，不见了前面军马，急寻门路，要杀回来，只见胁窝里又撞出番军来厮拚。辽兵喊杀连天，四下里撞击，左右被番军围住在垓心。卢俊义调拨众将，左右冲突，前後卷杀，寻路出去，众将扬威耀武，抖擞精神，正奔四下里厮杀，忽见阴云闭合，黑雾遮天，恰如黑夜，不分东西南北。卢俊义心慌，急引一支军马，死命杀出昏黑中。听得前面鸾铃声响，纵马引兵杀过去。至一山口，只听得里面人语马嘶，领军赶将入去，只见狂风大作，走石飞沙，对面不见。卢俊义杀到里面，约莫二更前後，方才风静云开，复见一天星斗。众人打一看时，四面尽是高山，左右是悬崖峭壁，只见高山峻岭，无路可登。随行人马，只见徐宁、索超、韩滔、彭玘、陈达、杨春、周通、李忠、邹渊、邹润、杨林、白胜，大小十二个头领，有五千军马。星光之下，待寻归路，四下高山围匝，不能得出。卢俊义道：“军士厮杀了一日，神思困倦，且就这里权歇一宵，暂停战马，明日却寻归路。”

　　再说宋江正厮杀间，只见黑云四起，走石飞沙，军士对面，都不相见。随军内却有公孙胜在马上见了，知道此是妖法，急拔宝剑在手，就马上作用，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把宝剑指点之处，只见阴云四散，狂风顿息，辽军不战自退。宋江驱兵杀透重围，退到一座高山，迎著本部军马。且把粮车头尾相衔，权做寨栅。计点大小头领，於内不见了卢俊义等一十三人，并五千余军马。至天明，宋江便遣呼延灼、林冲、秦明、关胜，各带军兵，四下里去寻了一日，不知些消息回覆。宋江便取玄女课，焚香占卜已罢，说道：“大象不妨，只是陷在幽阴之处，急切难得出来。”宋江放心不下，遂遣解珍、解宝扮作猎户，绕山来寻，又差时迁、石勇、段景住、曹正，四下里去打探消息。

　　且说解珍、解宝披上虎皮袍，执了钢叉，只望深山里行。看看天色向晚，两个行到山中，四边只一望，不见人烟，都是乱山叠嶂。解珍、解宝又行了几个山头。是夜月色朦胧，远远地望见山畔一点灯光。弟兄两个道：“那里有灯光之处，必是有人家。我两个且寻去讨些饭吃。”望著灯光处，拽开脚步奔将来。未得一里多路，来到一个去处，傍著树林坡，有作三数间草屋，屋下破壁里，闪出灯光来。解珍、解宝推开扇门，灯光之下，见是个婆婆，年纪六旬之上。弟兄两个，放下钢叉，纳头便拜。那婆婆道：“我只道是俺孩儿来家，不想却是客人到此。客人休拜！你是那里猎户？怎生到此？”解珍道：“小人原是山东人氏，旧日是猎户人家。因来此间做些买卖，不想正撞著军马热闹，连连厮杀，以此消折了本钱，无甚生理。弟兄两个，只得来山中寻讨些野味养口。谁想不识路径，迷踪失迹，来到这里，投宅上暂宿一宵。望老奶奶收留则个！”

　　那婆婆道：“自古云：‘谁人顶著房子走哩？’我家两个孩儿，也是猎户，敢如今便回来也！客人少坐，我安排些晚饭，与你两个吃。”解珍，解宝谢道：“多感老奶奶！”那婆婆入里面去了。弟兄两个，却坐在门前。不多时，只见门外两个人，扛著一个獐子入来，口里叫道：“娘，你在那里？”只见那婆婆出来道：“孩儿，你们回了。且放下獐子，与这两位客人厮见。”解珍、解宝慌忙下拜。那两个答礼已罢，便问：“客人何处？因甚到此？”解珍、解宝便把却才的话再说一遍。那两个道：“俺祖居在此。俺是刘二，兄弟刘三。父是刘一，（岂有此理？看时倒是三兄弟了！）不幸死了，只有母亲。专靠打猎营生，在此三二十年了。此间路径甚杂，俺们尚有不认的去处。你两个是山东人氏，如何到此间讨得衣饭吃？你休瞒我，你二位敢不是打猎户麽？”解珍、解宝道：“既到这里，如何藏得？实诉与兄长。”

　　当时解珍、解宝跪在地下说道：“小人们果是山东猎户。弟兄两个，唤做解珍、解宝，在梁山泊跟随宋公明哥哥许多时。今来受了招安，随著哥哥，来破辽国。前日正与贺统军大战，被他冲散，一支军马，不知陷在那里。特差小人弟兄两个来打探消息。”那两个弟兄笑道：“二位既是好汉，且请起，俺指与你路头。你两个且少坐，俺煮一腿獐子肉，暖杯社酒，安排请你二位。”没一个更次，煮的肉来。刘二，刘三，管待解珍、解宝。饮酒之间，动问道：“俺们久闻你梁山泊宋公明替天行道，不损良民，直传闻到俺辽国。”解珍、解宝便答道：“俺哥哥以忠义为主，誓不扰害善良，单杀滥官酷吏，倚强凌弱之人。”那两个道：“俺们只听得说，原来果然如此！”尽皆欢喜，便有相爱不舍之情。

　　解珍、解宝道：“我那支军马，有十数个头领，三五千兵卒，正不知下落何处。我想也得好一片地来排陷他。”那两个道：“你不知俺这北边地理。只此间是幽州管下，有个去处，唤做青石峪，只有一条路入去，四面尽是悬崖峻壑的高山。若是填塞了那条入去的路，再也出不来。多定只是陷在那里了。此间别无这般宽阔去处。如今你那宋先锋屯军之处，唤做独鹿山。这山前平坦地面，可以厮杀；若山顶上望时，都见四边来的军马。你若要救那支军马，舍命打开青石峪，方才可以救出。那青石峪口，必然多有军马，截断这条路口。此处柏树极多，惟有青石峪口两株大柏树，最大得好，形如伞盖，四面尽皆望见。那大树边正是峪口。更提防一件：贺统军会行妖法，教宋先锋破他这一件要紧。”

　　解珍、解宝得了这言语，拜谢了刘家兄弟两个，连夜回寨来。宋江见了问道：“你两个打听得些分晓麽？”解珍、解宝却把刘家弟兄的言语，备细说了一遍。宋江失惊，便请军师吴用商议。正说之间，只见小校报道：“段景住、石勇引将白胜来了。”宋江道：“白胜是与卢先锋一同失陷，他此来必是有异。”随即唤来帐下问时，段景住先说：“我和石勇正在高山涧边观望，只见山顶上一个大毡包滚将下来。我两个看时，看看滚到山脚下，却是一团毡衫，里面四围裹定，上用绳索紧拴。直到树边看时，里面却是白胜。”

　　白胜便道：“卢头领与小弟等十三人，正厮杀间，只见天昏地暗，日色无光，不辨东南西北。只听得人语马嘶之声，卢头领便教只顾杀将入去。谁想深入重地，那里尽是四面高山，无计可出，又无粮草接济，一行人马，实是艰难。卢头领差小弟从山顶上滚将下来，寻路报信。不想正撞著石勇，段景住二人，望哥哥早发救兵前去接应，迟则诸将必然死了。”

　　宋江听罢，连夜点起军马，令解珍、解宝为头引路，望这大柏树，便是峪口。传令教马步军兵，拚力杀去，务要杀开峪口。人马行到天明，远远的望见山前两株大柏树，果然形如伞盖。当下解珍、解宝引著军马，杀到山前。峪口贺统军，便将军马摆开，两个兄弟争先出战。宋江军将要抢峪口，一齐向前。“豹子头”林冲飞马先到，正迎著贺拆，交马只两合，从肚皮上一枪搠著，把那贺拆搠於马下。步军头领，见马军先到赢了，一发都奔将入去。黑旋风李逵，手抡双斧，一迷里砍杀辽兵，背後便是混世魔王樊瑞、丧门神鲍旭，引著牌手项充、李衮，并众多蛮牌，直杀入辽兵队里。李逵正迎著贺云，抢到马下，一斧砍断马脚，当时倒了，贺云落马。李逵双斧如飞，连人带马，只顾乱剁。辽兵正拥将来，却被樊瑞、鲍旭两下众牌手撞著。

　　贺统军见折了两个兄弟，便口中念念有词，作起妖法，不知道些甚麽，只见狂风大起，就地生云，黑暗暗罩住山头，昏惨惨迷合谷口。正作用间，宋军中转过公孙胜来，在马上出宝剑在手，口中念不过数句，大喝一声道：“疾！”只见四面狂风，扫退浮云，现出明朗朗一轮红日。马步三军众将向前，舍命拚杀辽兵。贺统军见作法不灵，敌军冲突得紧，自舞刀拍马杀过阵来。只见两军一齐混战，宋兵杀得辽兵东西逃窜。

　　马军追赶辽兵，步军便去扒开峪口。原来被这辽兵重重叠叠将大块青石，填塞住这条出路。步军扒开峪口，杀进青石峪内。卢俊义见了宋江军马，皆称惭愧。宋江传令，教且休赶辽兵，收军回独鹿山，将息被困人马。卢俊义见了宋江，放声大哭道：“若不得仁兄垂救，几丧了兄弟性命！”宋江、卢俊义同吴用，公孙胜，并马回寨，将息三军，解甲暂歇。

　　次日，军师吴学究说道：“可乘此机会，就好取幽州。若得了幽州，辽国之亡，唾手可待。”宋江便叫卢俊义等一十三人军马，且回蓟州权歇，宋江自领大小诸将军卒人等，离了独鹿山，前来攻打幽州。

　　贺统军正退回在城中，为折了两个兄弟，心中好生纳闷。又听得探马报道：“宋江军马来打幽州。”番军越慌。众辽兵上城观望，见东北下一簇红旗，西北下一簇青旗，两彪军马奔幽州来，即报与贺统军。贺统军听得大惊，亲自上城来看时，认得是辽国来的旗号，心中大喜。来的红旗军马，尽写银字，这支军乃是大辽国驸马太真胥庆，只有五千余人。这一支青旗军马，旗上都是金字，尽插雉尾，乃是李金吾大将。原来那个番官，正受黄门侍郎左执金吾上将军，姓李名集，呼为李金吾，乃李陵之後荫，袭金吾之爵。见在雄州屯扎，部下有一万来军马。侵犯大宋边界，正是此辈。听得辽主折了城子，因此调兵前来助战。贺统军见了，使人去报两路军马，且休入城，教去山背後埋伏暂歇，待我军马出城，一面等宋江兵来，左右掩杀。贺统军传报已了，遂引军兵出幽州迎敌。

　　宋江诸将已近幽州，吴用便道：“若是他闭门不出，便无准备；若是他引兵出城迎敌，必有埋伏。我军可先分兵作三路而进：一路直往幽州进发，迎敌来军；两路如羽翼相似，左右护持。若有埋伏军起，便教这两路军去迎敌。”宋江便拨调关胜带宣赞，郝思文领兵在左，再调呼延灼带单廷　，魏定国领兵在右，各领一万余人，从山後小路，慢慢而行。宋江等引大军前来，迳往幽州进发。

　　却说贺统军引兵前来，正迎著宋江军马。两军相对，林冲出马，与贺统军交战。战不到五合，贺统军回马便走。宋江军马追赶，贺统军分兵两路，不入幽州，绕城而走。吴用在马上便叫：“休赶！”说犹未了，左边撞出太真驸马来，已有关胜却好迎住；右边撞出李金吾来，又有呼延灼却好迎住。正来三路军马，逼住大战，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贺统军情知辽兵不胜，欲回幽州时，撞过二将，接住便杀，乃是花荣、秦明。贺统军欲退回西门城边，又撞见双枪将董平，又杀一阵。转过南门，撞见朱仝，又杀一阵。贺统军不敢入城，撞条大路，望北而走。不提防前面撞著镇三山黄信，舞起大刀，直取贺统军。贺统军心慌，措手不及，被黄信一刀，正砍在马头上。贺统军弃马而走，不想胁窝里又撞出杨雄、石秀两步军头领，齐上把贺统军捻翻在肚皮下。宋万挺枪又赶将来。众人只怕争功，坏了义气，就把贺统军乱枪戳死。那队辽兵，已自先散，各自逃生。太真驸马，见统军队里，倒了帅字旗，军校漫散，情知不济，便引了这彪红旗军，从山背後走了。李金吾正战之间，不见了这红旗军，料道不济事，也引了这彪青旗军，望山後退去。

　　宋江见这三路军兵，尽皆退了，大驱人马，奔来夺取幽州。不动声色，一鼓而收。来到幽州城内，扎驻三军，便出榜安抚百姓。随即差人急往檀州报捷，请赵枢密移兵蓟州守把，就取水军头领，并船只，前来幽州听调，却教副先锋卢俊义分守霸州。前後共得了四个大郡。赵安抚见了来信又大喜。一面申奏朝廷，一面行移蓟霸二州，知会再差水军头领，收拾进发，准备水陆并进。

　　且说辽主升殿，会集文武番官。左丞相幽西孛瑾，右丞相太师褚坚，统军大将等众，当廷商议：“即自宋江侵夺边界，占了俺四座大郡，早晚必来侵犯皇城，燕京难保。贺统军弟兄三个已亡，汝等文武群臣，当此国家多事之秋，如何处置？”有都统军兀颜光奏道：“狼主勿忧！前者奴婢累次只要自去领兵，往往被人阻挡，以致养成贼势，成此大祸。乞降明旨，任臣选调军马，会合诸处军马，克日兴师，务要擒获宋江等众，恢复原夺城池。”狼主准奏，遂赐出明珠虎牌，金印御旨，黄钺白旄，朱雀皂盖，尽付与兀颜统军。“不问金枝玉叶，皇亲国戚，不拣是何军马，并听爱卿调遣。速便起兵征进！”

　　　兀颜统军领了圣旨兵符，便下教场，会集诸多番将，传下将令，调遣诸处军马，前来策应。却才传令已罢，有统军长子兀颜延寿，直至演武亭上禀道：“父亲一面整点大军，孩儿先带数员猛将，会集太真驸马，李金吾将军二处军马，先到幽州，杀败这蛮子们八分。待父亲来时，瓮中捉鳖，一鼓扫清宋兵。不知父

　　亲钧意如何？”兀颜统军道：“吾儿见得是。与汝突骑五千，精兵二万，就做先锋，即便会同太真驸马，李金吾，刻下便行。如有捷音，火速飞报。”小将军欣然领了号令，整点三军，迳奔幽州来。正是：万马奔驰天地怕，千军踊跃鬼神惊。毕竟兀颜小将军怎生搦战，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八回·禅到玉华施法会 心猿木母授门人:

　　且说冯渊进了门，大家见了一回礼，然后把包袱解将下来打开，先将书信递将过去，后把楼图打开，铺在桌上。大家一看，头道门，二道门，三道门，四道门，画得清清楚楚。头道门台阶底下，是活心子，不要管它，坠落不下去。龙须不用动，它也不能扎人。若要破楼，总得有宝刀宝剑，方能成功，用刀插入门缝往下一砍，自然两扇门就坠落地中去了。那门一下去，用宝刀宝剑将藏珍楼三字砍落，那门就不能复又上来了。进得里面，用千里火照着二道门，叫藏珍门，东边门上有八楞华子一个，用手往里捻开，人可要往旁边躲避，容那个巨鬼起来，用叉把门口堵住，容那三枝弩箭从鬼口中打出来之后，三枝箭打完，那个鬼自然躺下。砍落藏珍二字，那门就不能复关闭了。蹿过屋中那个大深坑去，那大鬼身后有两根铁链，用剑将这两根砍折，那个鬼就不能起来了。三道门叫五福门，双门一推就开，先把两个门环子砍落，然后把五个福字也全都砍落，进了屋中，那当地柱子上有一朵金莲花，把它削折，里面装着的铁叉子也不能出来了，桌面子里头鲇鱼头的刀也出不来了，桌子也不能转动了，柱子就不能往下沉了。在柱子左右两个圆桌面以前，地下有两块翻板，长够五尺，宽够四尺，把这两块板子揭开，人就坠落不下去了。第四道门，叫觅宝门，左右有两个门，上挂着帘子，中有一块大堂帘子，类若戏台一般，左右两旁，如上下场门一样的，那两个门上有铜字，俱是刻出来的。一边是“堆金”，一边是“积玉”。

　　虽有帘子，把帘子掀开，也进不去。后面有木板门，从外面也不得开。当中挂着一个堂帘，上面有三个字，是“觅宝门”。堂帘后面，却是四块隔扇，倒是一推就开，那隔扇通上至下，全是四方窟窿，每一个窟窿内有一枝弩箭，那弓箭头上，全是毒药，若要一推隔扇，身上就得中了弩箭。先把这“堆金积玉”四个字吹下来，那两边门就全开了。后面全是木板镶地，别往后走，先把隔扇后头的一段铁条砍折，容它把那弩箭都放将出来，仍然还从隔扇当中进去。一进里面，当中有一块四方翻板，把那板子掀起来，往下是一层层的梯子。从梯子下去，到了平地，直奔正北，到北边有两扇大门全开着。进大门东西有两个小门，俱挂着单帘子，里面是一层层扶梯，全是木头作成，千万不可上去，若要上去，半路拐弯之时，蹬着消息儿，前边下来一块铁搭板，后面下来一块铁搭板，铁搭板就把人圈住在当中。倒是迎面往正北去，有一个月洞门，瞧着可险，上面挂着一口铡刀，只管从铡刀下而入，里面也是扶梯，从这里上去，直到楼上，可就没有消息儿了。

　　楼上有鱼肠剑、冠袍带履，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放着。大家看完，齐声喝采。后边还写着：藏珍楼外面周围俱是七尺宽的翻板。蒋爷说：“楼图是到了，就在今晚间去破楼方好，你们议论议论，谁去破楼？”问了几声，并无一人答言，彼此面面相觑，你瞧着我，我瞧着你。蒋爷又问：“哪位前去破楼，请万岁爷冠袍带履？”问着，可就瞧看着智化。智化一语不发，蒋爷心中纳闷。想着准是他去，头一件他有紫电剑，能断各处消息儿，二则他又往团城子去过两趟，三则他是最喜要名的人，怎么他不答言，是怎么回事情？又看智爷是低着头，一语不发。蒋爷说：“这一去就成功，没人答言是什么缘故？到底是哪位辛苦一趟？”展爷说：“蒋四哥，不用着急，没人前往我去。”蒋爷说：“展大弟前去，很好很好，大事准成。”展爷这一答言，要去的人就多了。徐良、艾虎、白芸生、卢珍、冯渊全要去。展爷说：“我不答言，你们也不去；我一答言，你们全都要去。不然叫你们几个人去罢。”徐良说：“人无头儿不行，鸟无翅儿不飞，我们如何敢去？全仗你老人家，我们不过巡风而已。”智爷在旁说：“展大哥，只管把他们带去罢，我准保没事。”徐良说：“臭豆腐，你就不用去了。”冯渊说：“醋糟，还是你不用去了。”徐良说：“偏不教你去，用不着你。”冯渊说：“我偏要去定了，没有我不行。”蒋爷也说：“冯老爷你不用去了。何苦为这点小事大家争论。”冯渊说：“请人应是我去，请冠袍带履，应是你们去。你们不知道，请人去几乎丧性命。”蒋爷说：“什么几乎丧命？”徐良说：“这是你嘴里说出来的，别怨我了。”就如此这般，说了一遍。冯渊一闻此言，羞得面红过耳，只可在蒋大人、展大人面前请罪。蒋爷说：“这也是一件好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又不是在军营内出兵打仗，临阵收妻犯了军规，该当有罪。我们应当与冯老爷贺贺才好。冯老爷，依我说你不用去了，前番取楼图，这是头一件功劳，写奏折之时，不能不写你的头功，况且还是你一人独功。”冯渊只可诺诺而退，暗暗怨恨蒋平不公。

　　吃过晚饭，等到二鼓之半，展爷带领小四义，换了夜行衣靠，系上百宝囊，带上了兵刃，五位爷直奔团城子而来。团城子正北，有一座树林，徐良说：“展大叔，请你老人家到树林里面说句话。”展爷说：“使得。”进了树林，找了块卧牛石，让展爷坐下，徐良先磕了一个头。展爷说：“侄儿有话慢说，为何行礼哪？”徐良说：“我们五个人冲北磕头，生死弟兄，我与老兄弟，每人有一口宝刀，大叔你老人家也有一口宝剑，比我们的刀还强哪。就是我们大哥和老四，没有宝刀宝剑，二哥又是个浑人。此番去到藏珍楼，请冠袍带履不必说，无论谁请出来，都算你老人家请出来的。我们几个人商量明白，无论谁得着这口宝剑，都要送给我们大哥。倘然你老人家得着了这口宝剑，恳求赏给我们大哥。你老人家要没有巨阙剑，我们天胆也不敢启齿。按说我们四爷与我大哥俱没有宝物，怎么单给大哥讨？可不是我们弟兄之中有偏向，皆因他外号玉面小专诸，为的是成全他这个外号儿，故此央求你老人家。”展爷一听，心中暗暗夸奖徐良实在机灵，此事不能不应。说：“我要得着，万万不要。”徐良一回头说：“大哥，你先过来，谢谢展大叔。”芸生很不愿意，既有徐良这般说着，不能不过来，给展爷磕头，与展爷行了一礼，展爷连忙用手搀起来，说：“贤侄只管放心，我要得了宝剑，必然送给贤侄。”芸生站起身来，大家复又出了树林，直奔团城子而来。

　　来至城墙底下，徐良把百练索掏出来搭住城墙，一个跟着一个上去。到了里面，徐良嘱咐小心翻板，也是一个跟着一个下来，然后把百练索收将起来。徐良在前边带路，展南侠与小四义俱在后面。绕过太湖石前，就见那里有一条黑影，从东南往西北，直奔红翠园。将才过去一个，又追下一条黑影，也奔红翠园去。就见后边又追去一个，也奔红翠园，全都飞也相似。艾虎低声说道：“又来了一个。”大家一看，这个从正北而来，也奔红翠园。

　　你道正北上来的这一个人是谁？这是冯渊。皆因是都不叫他上团城子来，越想越有气，明知徐良怕他得着这口宝剑，故此才不教他来。他一想，请人教他去，该有好处，你们不教我去，难道说我一个人不会前去？自己换了夜行衣靠，背插单刀，系了百宝囊，并没告诉别人，也是蹿屋跃脊直奔团城子而来。到了团城子里面，直奔正南，他也不知道哪里是藏珍楼，只要见着大众，他打算见一面分一半。就听见徐良说：“穿过果木园子，南面是藏珍楼，北面是红翠园。”也没找着果木园子，就见前面一段墙，见里面有灯光，他就蹿进墙来，见三间上房，近西面那间，有个小后窗户。冯渊一纵身，蹿上小后窗户台上，胳膊一挎，用小指戳一小月牙孔，往内窥探。这一瞧就猜着八九分的光景，准是金仙、玉仙。见金仙穿着长大衣服，玉仙倒是短衣服，青绉绢小袄，青绉绢中衣，青绉绢汗巾，青绉绢包头，大红窄窄弓鞋，全是满脸脂粉，环佩叮当。冯渊心中忖度，醋糟说这两个丫头本领出色，要论我的本事，更不行了。又看着西墙上，挂着一对链子锤，一对链子塑，还挂着两口刀。就听玉仙叫婆子，说：“你不是请王三爷去了么？”婆子说：“请去了，得便就来。”

　　正说之间，忽听一声咳嗽，启了帘子进来一人，那人身上穿的是银红色衣服，头上带的是紫头巾，白脸面，五官透俊，原来是金弓小二郎王玉。皆因是他知道东方亮有两个妹子，特意上果园子，拿着弹弓打鸟，一弹子一个，金仙瞧他这身功夫，暗暗叫婆子递书传信二人私通。今天金仙、玉仙把王玉请来，与他谈论事情。王玉进来之时，那金仙让他坐下，王玉说：“妹子有什么事情叫我？”玉仙说：“明天擂台之上，我算着我哥哥凶多吉少，大概准有官人前来，寻常时节，还有校尉到咱们家里来哪。前日不是藏珍楼结果了两个校尉，我还拿住了一个护卫，外面还不定有多少校尉护卫哪，咱们家内，又放着犯私的东西，摆擂台又是犯私的事情，我苦劝他哥哥，他便执意不听。我们两个人，天大的本事，却总是女流之辈，此时除了你，我们没有近人，你得给我们想出一条极妙的计策来方好。”话犹未了，就听见墙上摘链子槊，说：“窗户外头有人暗地探听。”这一出来，不知冯渊生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九回·黄狮精虚设钉钯宴 金木土计闹豹头山:

　　却说太子广诈谋百出，构陷兄弟，全亏杨素一力帮助，因得如愿。素亦威权日盛，兄弟诸父，并为尚书列卿，诸子亦多为柱国刺史。广营资产，家僮数千，妓妾亦数千，第宅华侈，制拟宫禁。朝右诸臣，莫不畏附。惟尚书右丞相李纲及大理卿梁毗，正直不阿，与素异趋。毗且上书劾素，说他：“权势日隆，威焰无比，所私无忠谠，所进皆亲戚，子弟布列，兼州连县，天下无事，容息异图，四海有虞，必为祸始。陛下以素为阿衡，臣恐他心同莽懿，伏愿揆鉴古今，量为处置，使得鸿基永固，率土幸甚！”隋主览奏大怒，收毗系狱，亲加鞫问。毗毫不畏缩，且极言：“素擅宠弄权，杀戮无道，太子及蜀王得罪遭废，臣僚无不震悚，独素扬眉奋肘，喜见颜色，利灾乐祸，不问可知。”隋主听到此语，不由的忆念二子，发现天性，暗暗的吞声饮泪，不愿再鞫，乃命毗还系狱中，越日传敕赦毗。嗣又诏谕杨素道：“仆射系国家宰辅，不应躬亲细务，但阅三五日，一至省中，评论大事，便为尽职”等语。又出杨约为伊州刺史。素知隋主阴怀猜忌，更不自安；又见吏部尚书柳述，进参机密，得握政权，尤觉得心如芒刺，愤闷不平。好与杨广同谋弑逆了。

　　先是隋主第五女兰陵公主，下嫁仪同王奉孝，奉孝早世，公主年才十八，隋主欲令她改嫁，晋王广因妻弟萧，正在择配，拟请将公主嫁。偏是乃父不从，令适内史柳述。隋主最爱此女，更闻她敬事舅姑，力循妇道，益加心慰，遂累擢述至吏部尚书。广既为太子，与述未协，并见述徼宠预政，越觉生嫌，再加杨素亦常憾述，眼见是虎狼在侧，怎得相安？当时龙门人王通，具有道艺，讲学河汾间，门徒甚众，目睹朝政日非，孽子权臣，互为表里，料知祸乱不远，因诣阙上书，胪陈太平十二策。隋主不能采用，通即拟告归。杨素夙慕通名，留通至第，劝他出仕。通答道：“通尚有先人敝庐，足庇风雨，薄田数亩，足供饘粥，读书谈道，尽堪自乐，愿明公正己正人，治平天下，通得为太平百姓，受赐已多，何必定要出仕呢？”素闻通言，敬礼有加，因馆待数日。有人向素进谗道：“通实慢公，公何故敬通？”素亦不觉生疑，转以问通。通从容道：“公若可慢，是仆得计；不可慢，是仆失人。得失在仆，与公何伤？”素一笑而罢。不必多辩，已使权奸心折。通见素终未肯改过，便即辞归，仍然居家课徒。后来唐朝开国，如房玄龄、魏征诸贤臣，皆受教通门。通至隋大业末年，大业系隋炀帝年号，见下文。在家病卒，门人私谥为文中子，毋庸多表。

　　不略王通，足补史传之阙。

　　会突厥步迦可汗，即达头可汗，见八十六回。屡扰隋边，并寇掠启民可汗庐帐，杨素发兵奋击，大破步迦。步迦穷蹙遁归，部众因此离心，铁勒仆骨等十余部落，并内附启用，突厥大乱。步迦奔往吐谷浑，隋主令启民归统部众，使长孙晟送出碛口。启民益感隋恩，岁修朝贡，亦不消细说。

　　且说隋主坚自皇后死后，不必惧内，遂专宠陈叔宝妹子，赐号贵人。叔宝亦得时常召见，隋主命修陈氏宗祀，令叔宝岁时致祭，且因此惠及齐梁，特许齐后高仁英，梁后萧琮，修葺祖陵，逐年祭扫。叔宝因妹邀宠，早把亡国的痛苦，撇置脑后。此之谓全无心肝。一日，从隋主登邙山，奉谕侍饮。叔宝即席赋诗道：“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东封书。”隋主亦不加可否。至陪辇回朝，叔宝又表请封禅。当下接得复敕，暂从缓议。过了旬月，复召叔宝入宴。叔宝本来好酒，见着这杯中物，胜似性命，连喝了数大觥，酒意醺醺，方才罢席，拜谢而出。隋主目视叔宝道：“亡国败家，莫非嗜酒，与其作诗邀功，何如回忆危亡时事。当贺若弼入京口时，陈人密启告急，叔宝饮酒不省；及高颎入宫，犹见启在床下，岂不可笑？这是天意亡陈，所以出此不肖子孙。昔苻秦征伐各国，俘得亡国主，概赐爵禄，意欲沽名，实是违天，所以苻氏享国，亦未能长久呢。”休说别人，自己也要死亡了。仁寿四年，叔宝病死隋都，年五十二。隋廷追赠叔宝为长城县公，予谥曰炀。史家称为陈后主，或沿隋赠号，呼为长城公。但叔宝死时，在仁寿四年仲冬，隋主坚却比他早死了几个月，并且死得不明不白。照此看来，一个统领中原的主子，结果反不及一亡国奴，说来也觉得可怜可痛呢！从陈女递入叔宝，从叔宝之死，回溯隋主之殁，叙笔不漏不紊。

　　原来隋主坚既宠一陈贵人，领袖六宫，复在后宫选一丽姝，随时召幸。这丽姝也由陈宫没入，母家姓蔡，籍隶丹阳，姿容秀媚，与陈贵人相差不远，隋主早已钟情，只因独孤后奇妒，不便染指。后死后，乃进蔡氏为世妇，享受温柔滋味，日加宠遇。寻亦拜为贵人。两贵人并沐皇恩，轮流服侍，隋主虽然快意，究竟消耗精神；况日间要治理万几，夜间要周旋二美，六十多岁的老头儿，哪里禁受得起？起初还是勉强支撑，至敷衍了一年有余，终累得骨瘦如柴，百病层出。仁寿四年孟春，尚挈二贵人往仁寿宫，想去调养身体，一切国事，均令太子广代理。无如万几虽卸，二美未离，总不免旦旦伐性。一住三月，偶感风寒，内外交迫，即致卧床不起，葠苓罔效，芣苢无灵。两贵人原是惶急，此外随驾人员，亦无不耽忧，便报知东宫太子，及在朝王公。太子广便即驰省，余如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兼摄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等，亦皆随往问疾。大众到了大宝殿，里面就是隋主寝所，便鱼贯而进，并至榻前。隋主正含糊自念，若使皇后尚存，朕不致有此重疾了。谁叫你老且渔色？还劳记忆妒后吗？太子广已经听着，默忖一番，已寓后日诈谋。才开口启呼父皇。隋主始张目外视道：“汝来了吗？我念汝已久了。”广故作愁容，详问病状，语带凄音。隋主略略相告，并由杨素等上前请安。隋主亦握手欷歔，自言凶多吉少。素等俱出言劝慰，方得隋主颔首，面命太子广居大宝殿，俾便侍奉。杨素等出外伺候，太子广等领命退出。广与素密谈数语，素唯唯而去。看官听说！这太子广见隋主病重，料知死期在迩，心下很是喜欢，便嘱令杨素预先留意，准备登基。及素去后，又因言不尽意，常自作手书，封出问素。素条陈事状，复报太子。

　　偏偏冤家有孽，宫人误将杨素复书，传入御寝，隋主取来展阅，大略一瞧，已是肝气上冲，喘急异常。两贵人慌忙过侍，一捶背，一摩胸，劳动了好多时，方渐渐的平复原状，悲叹数声，始蒙眬睡去。这一睡却经过半日有余，醒来已是夜半，寝室中灯烛犹明，两贵人尚是侍着。隋主不禁怜惜道：“我病日剧，累汝两人侍我，劳苦得很，可惜我将不起，汝两人均尚盛年，不知将如何了局哩？”自然有人代汝效力，汝且不必耽忧。两贵人听了，连忙上前慰解，但心中各怀酸楚，虽勉强忍住珠泪，已是眼眦荧荧，隋主愈觉不忍，但又无可再言，只得命她寝息。越日传谕出去，加号陈氏为宣华夫人，蔡氏为容华夫人。两夫人得了敕旨，均加服环珮，并至榻前叩谢，隋主谕令平身。两人谢恩起立，容华夫人先出更衣，宣华夫人因隋主有所嘱咐，迟了一步，方才得出。

　　隋主见两夫人并去更衣，暂且闭目养神，似寐非寐，忽听得门帷一动，不同常响，急忙睁目外望，见有一人抢步进来，趋至榻前，露出一种慌张态度；再行审视，珮环依旧，钗钿已偏，不由的惊问道：“你为何事着忙？”那人欲言未言，经隋主一再诘问，不禁泣下，且呜呜咽咽的说出“太子无礼”四字。隋主忽跃然起坐，用手捶床道：“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误我！”悔已迟了。说着，即呼内侍入室，命速召柳述、元岩，宣华亦劝阻不住。及述与岩奉召进来，隋主喘着道：“快…快召我儿！”述答道：“太子现往殿外，臣即去召来。”隋主又复喘着，说了勇、勇两声。述、岩应声出閤，互相商议道：“废太子勇现锢东宫，须特下敕书，方可召入。”乃取觅纸笔，代为草敕。敕文颇难措词，又经两人磋磨多时，方得告就。正要着人往召，不防外面跑入许多卫士，竟将两人牵去，两人问为何因？卫士并不与言，乱推乱扯，拥至大理狱中，始见太子左卫率宇文述趋至，手执诏书，对他宣读，说他侍疾谋变，图害东宫，着即将两人拘系下狱。两人好似做梦一般，明明由隋主亲口，嘱令召勇，如何从中又有变卦，另颁出一道诏书？看官！试想这诏书究从何来？若果是真，如何有这般迅速哩？原来太子广调戏宣华，见宣华不从，当然慌乱，便密召杨素入商。素惊诧道：“坏了！坏了！”广愈觉着急，求素设法，几乎要跪将下去。素用手挽住，口中还是吞吞吐吐，老贼狡猾，非极力描摹，不足示奸。急得广向天设誓，有永不负德等语。素始拈须沈吟，想了一会，方与广附耳数语。广乃易忧为喜，立召东宫卫士，驰入殿中。正值述、岩两人商议草敕，便命卫士掩入，拘去两人，随即令宇文述写起伪诏，持示述、岩，一面发出东宫兵帖，上台宿卫，门禁出入，均由宇文述、郭衍监查；再派右庶子张衡，入殿问疾，密嘱了许多话儿。

　　衡放步进去，正值隋主痰壅，只是睁着两眼，喉中已噎不能言。陈、蔡两夫人，脚忙手乱，在侧抚摩。衡抗声道：“圣上抱疾至此，两夫人尚未宣召大臣，面受遗命，究竟怀着甚么异图？”蔡夫人被他一诘，吓得哑口无言，还是陈夫人稍能辩驳，含泪答道：“妾蒙皇上深恩，恨不能以身代死，倘有不讳，敢望独生？汝休得无故罪人！”衡又作色道：“自古以来的帝王，只有顾命宰辅，从没有顾命妃嫔，况我皇上创业开国，何等英明，岂可轻落诸儿女子手中？今宰辅等俱在外伺候，两夫人速即回避，区区殉节，无关大局。且皇上两目炯炯，怎见得便要升遐，何用夫人咒诅呢？”陈夫人见拗他不过，只得与蔡夫人同出寝室，自往后宫。去不多时，即由张衡出报太子，说是皇上驾崩。太子广与杨素等，同入检视，果见隋主一命呜呼，气息全无，只是目尚开着。太子广便即哀号，杨素摇手道：“休哭！休哭！”广即停住哭声，向素问故。素说道：“此时不便发丧，须俟殿下登极，然后颁行遗诏，方出万全。”广当即依议，便遣心腹守住寝门，不准宫嫔内侍等入视。就是殿外亦屯着东宫卫士，不得放入外人，倘有王公大臣等问安，但言圣驾少安，尽可无虑。又令杨素出草遗诏，并安排即位事宜。素也即去讫。可怜这枭雄盖世的隋主坚，活了六十四岁的年纪，做了二十四年大皇帝，徒落得一朝冤死，没人送终，反将尸骸搁起龙床，无人伴灵，冷清清的过了一日一夜，究竟是命数使然呢？还是果报使然呢？数语足惊心动魄。

　　但外面虽秘不发丧，宫中总不免有些消息，宣华夫人陈氏自退入后宫后，很是惊疑，未几即有人传报驾崩，更觉凄惶无主，要想往视帝尸，又闻得内外有人监守，俱是东宫吏卒，越吓得玉容惨澹，坐立不安。到了夕阳将下，忽有内使到来，呈入一个小金盒，说由东宫殿下嘱令传送，宣华一想，这盒中必是鸩毒，不觉浑身发抖，且颤且泣道：“我自国亡被俘，已是拚着一生，得蒙先帝宠幸，如同再造，哪知红颜薄命，到头终是一死。罢罢！今日便从死地下，了我余生便了。”说至此，欲要取盒开视，又觉两手不能动弹，复哽咽道：“昨日为了名义关系，得罪东宫，哪知他这般无情，竟要我死！”说了复哭，内使急拟返报，便催促道：“盒中未必定是鸩毒，何弗开视，再作计较？”宣华不得已取过金盒，揭起封条，开盒一看，并不是什么鸩毒，乃是几个彩线制成的同心结。心下虽然少安，但面庞上又突然生热，手内一松，将盒子置在案上，倒退数步，坐下不语。何必做作。内使又催逼道：“既是这般喜事，应该收下。”宣华尚俯首无言，不肯起身。诸宫人便在旁相劝道：“一误不宜再误，今日太子，明日皇上，娘娘得享荣华，奈何不谢？”你一句，我一句，逼得宣华不能自主，乃勉强立起身来，取出同心结，对着金盒，拜了一拜。一拜足矣。内使见收了结子，便取着空盒，出宫自去。宣华夫人满腹踌躇，悲喜参半，宫人进陈夜膳，她也无心取食，胡乱吃了一碗，便即罢手。寻又倒身床上，长吁短叹。好一歇欲入黑甜，恍惚似身侍龙床，犹见隋主喘息模样，耳中复听到“畜生”二字，竟致惊醒，向外一望，灯光月色，映入床帷，正是一派新秋夜景。蓦闻有人传语道：“东宫太子来了。”宣华胸中，突突乱跳，几不知将如何对待。接连又走进几个宫女，拽的拽，扶的扶，竟将她搀起床中，你推我挽，出迎太子。太子广已入室门，春风满面，趋近芳颜，宣华只好敛衽上前，轻轻的呼了一声殿下。广即含笑相答道：“夫人请坐！”一面说，一面注视宣华，但见她黛眉半锁，翠鬓微松，穿一套淡素衣裳，不妆不束，别饶丰韵。越是美人，越是浅妆的好看。广又惊又爱道：“夫人何必自苦，韶华不再，好景难留，今宵月影团圞，正好及时行乐哩。”宣华斜坐一旁，似醉似痴，低头不答。广又道：“我为了夫人，倾心已久，几蹈不测，承夫人回心转意，辱收证物，所以特来践约，望夫人勿再却情！”说着，竟扬着右手，意欲来扯宣华。宣华方惊答道：“妾蒙殿下错爱，非不知感，但此身已侍先皇，义难再荐。况殿下登基在即，一经采选，岂无倾国姿容？如妾败柳残花，何足垂盼？还愿殿下尊重，勿使贻诮宫闱！”广复笑道：“夫人错了。西施、王嫱，已在目前，何必再劳采访？如为礼义起见，何以文君夜奔，反称韵事？请夫人不必拘执了。”宣华还要推却，广已欲火如焚，竟起身离座道：“千不是，万不是，都由夫人不是，如何生得这般美貌，使我寝食难忘？我情愿敝屣富贵，不愿错过佳人。”说到此处，又左右一顾，诸宫人统已识窍，纷纷避去。当即牵动宣华玉臂，曳入寝室。宣华自料难免，更且娇怯怯的身躯，如何挣扎，只好随广同入。广顺手关了寝门，拥入罗帏，于是舌吐丁香，芳舒荳蔻，国风好色，痴情适等鹑奔，巫雨迷情，非偶竟成鸳侣。蜂狂蝶采，几曾顾方寸花心？凤倒鸾颠，管甚么前宵荼苦。好骈文。一夜欢娱，倏忽天晓，广因与杨素订定，当日即位，没奈何起床梳洗，衣冠出去。素已在大宝殿中，佇候多时，一见便嚷道：“殿下奈何这般宴起，须知今日是何日哩？”广微笑不答。素复道：“文武百官，已在殿外候朝，请殿下速穿法服，出升御座。”广乃趋入殿旁左厢，已有人备好裳冕，立即穿戴，由左右簇拥出殿。广心悸足弱，升座时几乎跌倒，幸杨素从旁扶住，方得坐定。当下传入王大臣，排班谒贺，素从袖中取出遗诏，付宣诏官朗读道：

　　嗟乎！自昔晋室播迁，天下丧乱，四海不一，以至周齐，战争相寻，生灵涂炭。上天降鉴，爰命于朕，拨乱反正，偃武修文，天下大同，声教远被。此乃天意欲宁区夏，所以昧旦临朝，不遑逸豫，一日万几，留心亲览。匪曰朕躬，盖为百姓计也。朕方欲令率土之人，永得安乐，不谓遘疾弥留，至于大渐。自思年逾六十，死不为夭，但筋力精神，一时劳竭，为国为民，所以致此。人生子孙，谁不爱念？既为天下，事须割爱。勇及秀并怀悖恶，不惮废斥，古人有言：“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若令勇秀得志，共治国家，必当戮辱遍于公卿，酷毒流于民庶。今恶子孙已为民屏黜，好子孙足堪负荷大业。乃父方死，到夜即烝庶母，真是个好子孙。太子广地居上嗣，仁孝著闻，内外群官，相与同心戮力，共治天下。朕虽瞑目，何所复恨？自古哲王，因人作法，前帝后帝，沿革随时。律令格式，或有不便于事者，宜依前敕修改，务当政要。列此数语，导广种种妄为。呜呼！敬之哉！无坠朕命！

　　群臣闻诏，哪个来分辨真假，无非是舞蹈殿堦，山呼新天子万岁罢了。就中有个伊州刺史杨约，也入贺新君，广瞧在眼里，待退朝后，复宣约兄弟入殿。彼此商议多时，又由杨素捏造遗诏，使约迅赴都中，然后令素主持丧事，颁发讣音。广既得素治丧，乐得自寻快活，踱入后宫，再与那宣华夫人调情去了。小子有诗叹道：

　　人禽界画判几希，礼教防嫌在慎微。

　　何物阿闇同兽类？居然霸占父皇妃。

　　欲知后宫情事，且至下回再表。

　　-------------

　　隋主坚以诈术得国，卒能平齐灭陈，混一中国，几若有逆取顺守之才，史家谓其明敏有大略，亦多谥美之词，庸讵知其天性雄猜，素无学术，微幸于一时，安能垂贻于后世？况周族何辜，乃俱为之屠灭乎？夫绝人之后者，人亦必绝其后。而天意好奇，又故假手于其妻若孥，先令翦除骨肉，然后身遭子祸，亦一举而殉之，痛矣哉杨坚之不得其死也！宣华为杨坚宠妾，复为逆子广所烝，如宣华之贪生怕死，贻丑中冓，固不得为无咎，然谁纵逆子，以至于此？本回逐节演述，逐节描摹，禹鼎铸奸，穷形极相，尤令人不胜击节云。

第九十回·师狮授受同归一 盗道缠禅静九灵:

　　◎　李煜（昭宗皇帝）

　　帝讳煜，懿宗第七子，咸通八年生。十三年四月封寿王，名杰。乾符四年遥镇幽州，文德元年立为皇太弟，改名敏。翌日即位，改今名。大顺元年正月，上尊号圣文睿德光武宏孝皇帝。天元年，朱全忠逼迁於洛阳，遂被弑。在位十六年，年三十八。谥曰圣穆景文孝皇帝，庙号昭宗。

　　◇　削夺陈敬官爵制

　　朕以赏罚二柄，不可废也，助顺诛逆，自古行之。陈敬出身屠沽，骤窃旄钺，包藏奸逆，侮慢朝廷。敢行专杀之威，尤显不臣之迹，恶昭图之直笔，溺（阙）赡於中流。傲狠之心，惟思残害；猖狂之志，日甚沈迷。先皇帝再幸梁洋，方当艰否，广张形势，欲胁乘舆。全蜀赋租，不共天府；百城牧守，皆出私人。近者爰命台臣，往持戎律，冀因交代，亦许罢归。而又结党连群，以拒王命，深沟高垒，辄恣兵威。罪既滔天，诚宜共弃。其陈敬在身官爵，并宜削夺。儿侄等委中书门下商量处分。

　　◇　削夺李罕之官爵制

　　朕闻君天下者先赏而後罚，立教化者贵德而贱刑，其或道之以爵而不劝，是禀匪人之性，岂悛不救之谋。虽军旅屡兴，有惭区宇，而干戈勿用，何去顽嚣？邢磁等州节度观察处置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守邢州刺史上柱国陇西郡王食邑三千户李罕之，闾阎下品，窟穴微生，凭厉气以感时，依凶徒而干纪。剽劫郡县攘害蒸黎，水绝安流，陆无砥道。先皇帝舍於斧，委以招修，唯闻屠伯之名，宁有字人之称。而双擅离河内，窃据东郊。壑贪心，涸伊面不润；乌鸢利觜，啖郏辱阝以成空。旋逃原野之诛，还聚萑蒲之众。时以上京初复，群情未安，宥十死之正刑，委三城之重地，仍国相印，俾耀兵权，冀怀再造之恩，就戢无厌之暴。而乃复招逋逸，辄留贡输，始则结王友遇而寇攘，终则投李克用而侵轶。且山北以邢、为要害，尔则引戎马以屠攻；洛京以怀、孟为咽喉，尔则肆爪牙而搏噬。谓其当路，终可欺天，不知祖宗垂休，予缵继，中外陈恳，成我荡平。专攻之令才行，同德之捷已献，度其鼎斧，无一安存，降以丝纶，用彰攻伐。其李罕之在身官爵，并宜削夺注毁，委招讨使宰臣张、（阙）骆全雍悉加存恤。呜呼！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尔为将相而不能全身，尔授旌旗而翻行起乱，罪在册府，朕安敢私。凡百同盟，共惩始祸，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　贬张鄂岳观察使制

　　昔汉武因恭俭富庶之後，建置朔方，孙宏沮之，十不得一。良史以宏有宰相之体，诚以爱人理国为先，拓境开边为末。及孝宣帝值雄才削平之馀，将议北伐，魏相争之，五将旋罢，果致中兴，号为贤辅。况朕值天厌干戈之际，人思休息之时；敢望皋夔，共成尧日；庶几孙魏，粗及汉年。苟异於斯，知何倚注。

　　光禄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判度支兼京畿诸道营田修葺太庙使充河东诸道行营兵马招讨指挥制置等使河东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上柱国河间郡开国公食二千户食实封二百户张，早以盛名，称为奇士。由是再加召用，委以钧衡，谓其必致小康，克胜大任。而乃罔思守道，但欲邀功，是不询之计谋，起无名之兵甲。自云一举，止在旬时，妄请抗论，势莫能夺。轻葛亮渭滨之役，小裴度淮右之行，而经历寒暄，糜费百万。虚诞彰於朝野，诈诡布於华夷，横草蔑闻，燎原愈急。俾拥旄乘驿之使，囚於虏庭；致勤王奉国之军，怀归本土。忘廊庙之威重，结藩屏之寇雠。是使海内生灵，竭於贡赋；岂独河中郡邑，荡为邱墟。生此厉阶，欲谁归咎？

　　呜呼！徵晁错之故事，仍王恢之旧章，固有明文，尔当何逭？尚以爱人以礼，理体宜然，廉镇极权，武昌善地。宜罢枢轴之任，仍停支度之司。勉自深惟，以逃後命。可检校尚书右仆射充鄂岳等州都团练观察等使。

　　◇　贬孔纬荆南节度使制

　　朕垂衣响明，负成化，内则委辅翼之任，外则寄藩屏之臣，比用股肱，是为心膂。况荆衡巨屏。《禹贡》古封，南制百蛮，西控三蜀，或受统临之命，爰崇迭处之荣。持危启运保功臣开府仪同三司守太保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国子祭酒充太清宫使宏文馆大学士延资库使诸道盐铁转运等使上柱国鲁国公食邑四千户食实封五百户孔纬，阙里传宗，儒林植操，出入累更於华贯，超升遂陟於鼎司。宜成我无为，歌我有截，岂可但崇朋助，罕究否臧。昨者张首请兴师，亲求伐叛，且陈谋画，累赞征行。决言旬朔之间，克著殊常之效。延英互奏，几宜朕言，文字继来，固违朕志。以至干戈一举，星纪将周，并、汾之寇孽未除，蒲、晋之生灵已尽。构兹纷扰，职尔披陈，罔思惑乱之由，坚执比周之计，询於舆论，曷副简求。今则止罢中枢，俾安外阃，尚顾始终之念，用成进退之宜，勉服明恩，往祗休命。可检校太保兼御史大夫荆南节度观察使。

　　◇　贬杜让能梧州刺史制

　　辅弼之事，安危所属，大则调阴阳以期昭泰，次则抚夷夏以务洽平。俾比屋之可封，致乃后於无事，兆人允赖，百辟具瞻。苟异於斯，则将安用？扶危启运保功臣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尉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太清宫使宏文馆大学士延资库使兼诸道盐铁转运等使上柱国晋国公杜让能，轩裳贵胄，礼乐清门，蹈姬孔之康庄，迈韦平之阀阅，夙推重望，早历华资。洎陟台司，亟更年，方谓伟儒，克承大任。而乃首居帷幄，轻议干戈，弃卿士之臧谋，构藩垣之深衅。启询之际，证执弥坚，果至兵集甸畿，人散都邑。尚赖祖宗垂，贤智叶谋，顿悟朕心，别施制命。询彼舆人之论，咸推上相之尤，须示典章，用息腾沸。尚居列郡，式重大臣，可贬梧州刺史。

　　◇　讨董昌制

　　夫雷霆雪霜，上天降以成物；明罚敕法，哲王垂以理人。是则阳春不可以独为岁功，仁恕不可以专为君德，刑威之作，其在斯乎！朕以眇身，祗膺大宝，奉祖宗之丕训，荷天地之洪休，八年於兹，一日无怠，逊於志者，必本於情，苟惩诫之不明，惧典章之斯废。

　　威胜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陇西郡王董昌，出於行伍，属遇艰难，权握兵戎，位崇将相。器将盈而自覆，鼎必折而遂倾。因凭生祠，辄有狂计，假陈妖异，或乱邪巫，鼓噪危楼，伪为建国。不思理代，徒生犬吠之音；欲就丛祠，妄举狐鸣之兆。赖浙西节度使钱Α与诸州等，皆忠诚愤激，壮志坚高。始以逆顺之理，飞章谕之而不悟；次以攻伐之谋，与约胁之而不回；至於率兵，直以靡刂垒，虽假言诱惑，止遏凶邪。终为闭壁偷安，不使束身归罪，是其阴诈，犹欲张皇。鱼戏鼎而虽亦可哀，螂怒辙而终为不率，天讨有罪，鬼得而诛。其董昌在身官爵，并宜削夺。仍委钱Α进兵攻讨。越城之内，士庶且多，宁无勇敢之徒，善以功名自许。如枭戮生擒董昌者，授三品正员官，赏钱一万贯。如有官者，超三资酬奖。如是董昌威制，曾助妖谋，翻然改过图功，转祸为福，有所自效者，罪并不问，赏即与之。

　　於戏！恶杀好生，人君令德；仗顺伐逆，武夫令猷。鸣鼓而攻，盖非获已，奋戈而起，亦宜愤诸。勿发勿焚，无误无失，罔俾观听者谓我黩武而佳兵也。

　　◇　贬孙南州司马制

　　金紫光禄大夫守礼部尚书安乐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孙，夙通朝籍，累践华资，窃顾多岐，遽堕直道。秉弼谐之大政，附伎术之小人，罔畏公言，自为良策。处嫌疑而不愧，谓宠利之可安，而属我艰危，匪能匡救。顷因丕变，亦贷彝章，虽罢万机，尚分六职。是惟循省，俾息沸腾，观谏臣所上之章，陈取戾不已之状，则正卿之位，非尔宜居。将儆後来，遂投荒服，行当罪己，无或尤人。可贬南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仍令所在驰驿发遣。

　　◇　昭雪杜让能等制（节文）

　　其有任崇柱石，位重台衡，或委以军权，或参诸宥密，竟因连谤，终至祸名，郁我好生，嗟乎强死。应大顺已来，有非罪而加削夺者，并复官资。其杜让能、西门君遂、李周潼已下，并与昭雪，还其爵秩。韦昭度顷处台司，每伸相业；王行瑜求尚书令，独能抑之；致於沈冤，谅由此事。李奚文章宏瞻，迥出辈流，竟以朋党之间，挤於死地。凡在有识，孰不咨嗟？宜并与昭洗，仍复官爵。

　　◇　授薛王知柔户部尚书判盐铁度支制

　　国家自盗螫中原，兵缠九县，支度牢笼之务，施张经制之宜，率烦台臣，旁综使务。纲条既正，丰阜可期，宜择通才，俾继成绩。佥曰叔父，膺予简求，询谋协同，毗赖惟允。即以虚位，并而授之，匪私吾宗，示张王室。惟尔嗣薛王知柔，我之近属，国之材人。识大体以立朝，蕴嘉谋而致用。粤自典司宗┙，尹正神皋，庇本枝而敦序有伦，临帝甸而污莱尽辟。政惟务本，生灵怀衣食之源；令著先威，豪右屏椎埋之迹。人怀其惠，吏不敢欺。封畿新转置之规，园寝备荐羞之礼。府署完葺，京师宁，畴兹多能，孰可加尔。朕言念铜盐之重，赋舆之殷，劳於钧衡，多历年所。今将授尔，用展其材，矧乃司存，此专郎吏。乾元多难，方委公卿，离之合之，各系缓急。今我用尔，思复旧章。惟简身可以律人，惟奉公可以御下，取舍勿因於利，任使惟其所知，无以公务结私恩，无以公方树私怨：惟是六者，竭乃一心，副吾超拔之恩，济我艰难之运，悉仍旧贯，别示殊恩。於戏！朝廷之本，军国之用，伫尔康济，纾吾焦劳。往佩宠光，勉施才术。苟不称是，又何敢以叔父私於天下哉！

　　◇　授大理李卿黔中宣慰使制

　　将我诏命，使於四方，必惟其人。矧乃旧服，咨於辅相，佥曰汝谐。用之不疑，行矣思济。李，国朝名相之令嗣也，文行器业，雅有家风，政事规为，克绍先志。践履亟更於中外，练达深得其本根。顷镇黔江，洽闻善政，四年问俗，五郡怀仁。恩信被於昆夷，盛名振於县道，寻移旌盖，往理桂林。载扬休声，屡著嘉绩，两地遗爱，万人去思。今闻黔巫易帅之时，颇失睦邻之道，虑成间隙，又动干戈。念远俗之无辜，向中宵而不寐，升尔揆路，为吾使星。尚念汉地人情，必怀龚遂；河内风俗，未忘寇恂。宜其宣我忧勤，导予宵旰，强者抑之，弱者抚之，无俾黔人，又堕涂炭。用尔专达，膺予简求，伫其响风，闻乐称职，殊恩好爵，无所吝焉。

　　◇　授崔允崔远平章事制

　　门下：择股肱良臣，为社稷大计，斯实安危之本，必资经济之才。应星象而践三台，平阴阳而调六气，成彼非熊之兆，叶兹审象之求，既偶通贤，爰申并命。扶危匡国致理功臣新授武定军节度湖南管内观察处置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持节都督潭州诸军事兼潭州刺史上柱国清河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崔允，公台贵胄，礼乐名门，秉直道以匡时，挺贞观以华国。玉山孤峭，迥出千峰；冰镜澄明，能涵万象。翰林学士承旨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兵部侍郎知制诰上柱国博陵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崔远，璋蕴德，鸾鹤呈姿，持伟望以标奇，蕴神锋而匿耀。朱弦逸韵，既可礼天，宝剑雄，宜乎折滞。或继膺倚注，屡执钧衡；或亟处深岩，尝司诏诰。燮调茂绩，敏嘿嘉名；昭布朝伦，洋溢休称。而体国励志，问牛之美早传；致君载诚，吐凤之名夙著。宜陟重任，详观厥能，升诸喉舌之司，宠以垆锤之用。专秘殿之图籍，度会府之财征，俾操化钧，仍绾邦职。当此艰难之运，爰系辅弼之功。噫！未复神州，尚兹多垒，仍岁有征巡之役，兆人怀苏息之期，予心浩然，罔知克济。咨尔良弼，共成懿图，勉膺三事之荣，恪奉一时之宠。允可守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同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判度支，远可守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户部，散官勋封如故。

　　◇　授孙判度支兼诸道盐铁使陆判户部制

　　门下：朕闻天所以运行不息，维之者星辰；地所以载厚无疆，纪之者海岳。故尹、说相殷而帝道盛，旦、佐周而王业昌，时之替兴，事系辅弼。朕励精理道，梦卜披贤，继叶旁求，并膺爰立。皆号人杰，实为国华。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集贤殿大学士判户部事上柱国安乐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孙，大昴分辉，维嵩孕秀，直如金矢，洁若冰壶。处谏诤之司，言无畏忌；守驳正之任，道不依违。当官而行，遇事必立。自擢居台席，兼领地征，蕴持危扶倾之心，负忧国忘家之志，卓尔孤迈，超然不群。稽於众多，佥曰名相。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柱国嘉兴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陆，清庙升歌，朱干《象舞》，内健外顺，动直静专。早践清华，旁流休问，既登禁密，润畅皇猷。言有准绳，心无吝悔，爰人近侍，委以化钧。目无全牛，刃有馀地，不斯须而离道，不造次以违仁。考於群词，咸称良辅，而皆道符夔益，业冠萧曹，楷式一时，仪刑四海。和松磊落，郁为大厦之材，赐琏晶莹，宛是接神之器。今朕以运丁艰否，时未洽平，贼臣尚恐其跳梁，国计未臻於丰羡。煮海之利，多失於旧规；量地之征，未登於贡式。须分重务，属我名臣，冀大振於颓纲，俾渐昌於衰历。是用迁皇极紫微之位，总简书刊集之司，兼以利权，尽付全德。尔宜振提百度，荡定九围，勉服宠光，以绥夷夏。可门下侍郎同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判度支兼诸道盐铁转运使，可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侍郎充集贤殿大学士判户部事，散官勋封如故。

　　◇　立德王为皇太子制

　　我国家尚法夏殷，远遵汉魏，爰设储贰，式固宗祧。既明两而作离，在立嫡而惟长，矧兹冲眇，获嗣丕基，将宏永图，宜举令典。德王，朕之元子，孝敬日跻，早茂温文，克将岐嶷。属者朝廷多故，兵革尚兴，怀柔方务於舞干，典礼未行於主器。而忠臣献议，百辟上言，请建元良，至於三四。以奉祖宗之彝教，必在前星；系亿兆之人心，宜崇嗣体。由是考彼史册，询於蓍龟，厥惟旧章，乃建嘉命。尔其严奉师傅，敬慎威仪，必使流庆万邦，垂芳三善。禀教谕之道，作图牒之祥，勿怠令猷，克光帝载。服我明训，永孚於休。可册为皇太子，仍改名裕。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

　　◇　贬朱朴郴州司户制

　　羲州司马中外置同正员朱朴，本在寒微，偶升科第，复尘簪组，且列胶庠。不为自审之谋，但务夤缘之计，实因奸幸，潜致显荣。亦谓术可弭兵，学能理国，叨半岁容身之贵，无一朝辅政之功。惟辱中台，颇兴群论，斥於散外，未绝他肠。越法制以有图，信愆尤之自作，封章所指，窜逐尚轻，掾彼方州，亦云宽曲，非我好黜，惟尔深思。可郴州司户参军。

　　◇　授太子宾客王牍诸王侍读制

　　王者之子，在襁褓中，置三师训之，繇古道也。我思成人已来，遘此多难，师训之义，翦焉阙闻，南面称尊，愧於寡昧。繇是言念诸子，疚於厥心，宜择正人，为之傅导。今丞相言尔牍老於《大学》，雅有德行，明君臣父子之道，知《礼》、《乐》、《诗》、《书》之源。可使高步承华，大参望苑，琢磨羽翼，朕有冀焉。爰授正卿，以加峻级，且旌优异，往为傅师。邪蒿鲍鱼，勿俾登俎，胄筵讲肄，为惜分阴。使其知东平为善之规，喜王洞箫之赋，承万代之业，固磐石之基，斯实赖於老成人也。

　　◇　授崔允吏部尚书制

　　门下：天地广运，寒暑所以推迁；帝王任人，理乱系於周稔。故叔敖三相，往道（阙）；胡广七为，前功斯在。因详文册，爰示徽章。扶危匡国致理功臣光禄大夫守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度支上柱国清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崔允，金茎擢用，玉烛资和，朱弦含理代之音，苍璧是礼天之器。自付政柄，累遇时艰，或已去而复还，每勤官而莅事。虽务直道，终失中庸。朕昨者初复上京，方安庶品，且期静理，贵保和光，而於敷奏之间，独有去留之说，徒妨事体，俾长纷争。是用辍乃钧衡，专兹铨镜，亦将示朝廷之典制，保君臣之始终。更茂前功，永孚於道。可守吏部尚书。

　　◇　贬王抟工部侍郎制

　　天地之数，寒暑有推迁；辅弼之臣，任用有进退。盖以其宣力斯久，克修是亏，俾夫退列贰卿，式示朝典。以礼之使，其在兹乎。扶危匡国致理功臣开府仪同三司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判度支上柱国鲁国公食邑三千户食实封一百户王抟，始以菲才，擢升重位，亟移星律，蔑效公忠。惟务回邪，罔思致正，紊朝廷之纲纪，致经费之空虚。而又朋附近臣，隳弛大典，岂可尚持国柄，所宜降处周行。犹念含宏，勉为循省。可特进尚书工部侍郎。

　　◇　贬王抟溪州刺史制

　　工部侍郎王抟，久司邦计，复掌国钧，致帑藏之不丰，则材谋而安在？曾无谠正，但务回邪，尽非燮理之心，惟是贪婪之志。今则罢其大柄，复列贰卿，虽优宏之制已行，在问俗之司俾任。可谪授溪州刺史，所在驰驿发遣。

　　◇　再贬王抟崖州司户制

　　溪州刺史王抟，久居重位，罔著嘉猷，掌邦计而罕致丰盈，顾私室而惟多贪积。虽示朝黜，未塞群情，俾从行使之权，许履掾曹之职。可贬崖州司户参军员外置同正员。

　　◇　授乐仁规兵部尚书制

　　兵部司马之职，尚书法从之官，古不轻授，今难其人。盖戎务之出入，马政之弛张，莫不攸系，非有奋励之材，练达之智，不足以奉扬威武，毗替机密者矣。尔光禄大夫兵部尚书乐仁规，粤自蚤岁，有志事功，自北而南，在朕左右。及其给事内廷，论思献替之益，亦时有焉。夏官之选，唯尔之能，然以八座之官，朕非轻以畀人者也。尔尚一乃心力，以报朕所以见知之意。於戏！惟秉义守礼，则可以谨科条；惟趋事赴功，则可以行邦正。尚思自勉，服我训词。

　　◇　赐御史大夫史实制

　　古置御史，绳愆纠察，为朕耳目，董正朝纲，厥任非轻，必惟其人。尔御史大夫史实，风裁严毅，学识渊源。劲正之气，足以配昔人之贤；明敏之才，足以周当世之务。今朕丕承鸿绪，值造多艰。外有侵侮之虞，内赖修攘之略，特简命尔，尔宜益励初心，毋荒朕命。

　　◇　特敕新进士授官制

　　念尔登科之际，当予反正之年，宜降异恩，各膺宠命。

　　◇　封成上谷郡王制

　　门下：朕闻赏有功则劳者劝，考其绩则政事彰，能否既分，黜陟斯在。其有勋已铭於简册，化复被於讴谣，表率公侯，澄清土宇。静梦泽於千里，尽辟莱；曜轸宿於九霄，光生芒角。行爵继禄，显忠遂良，式副佥谐，爰登宠寄。具官成，氯合冬日，志烈秋霜。蕴雄特之标，中能抑畏；抱介洁之操，外富通明。自节制衡巫，统临荆楚，承菲人之贪虐，属生聚之流离。比卫文之革车，兼无三百；同魏相之版户，略不盈千。曾未逾时，俄成乐国，井阎富庶，人物殷繁。玑组之赋聿修，苞茅之贡常入，丹靡阙，咸臻，睦邻而四境风行，荡寇而三峡浪息。况蔓联湖岭，辐凑梯航，既水陆之靡艰，致赋输之罔滞。积兹功绪，实谓忠劳，苟无举善之文，是废畴庸之典。今则移紫微之尊秩，疏异姓之殊封，位冠三台，爵逾五等，用奖分忧之绩，乃申进律之恩。勉力在公，倾心报国，报我休命，无忘恪恭。

　　◇　授李践由安州别驾李惟可鄂州别驾制

　　门下：朝议大人前使持节房州诸军事守房州刺史上轻车都尉李践由、朝议大夫行蕲州司马护军李惟可等，出自士林，频迁官序。或方圆异用，道有变通；或昆友官同，法宜回避。俾从新令，用协旧章。践由可守安州都督府别驾，散官如故；惟可可鄂州别驾，官勋如故。

　　◇　命皇太子监国制

　　门下：朕以眇身，祗膺大宝，十有三载，惧不克胜。上荷祖宗之灵，托於兆人之上。虚受谦益，每励於恭勤；示俭守文，靡忘其宵旰。而乃两经播越，屡兴兵革，生类莫跻於仁寿，理道示致於洽平。尚赖左右大臣，尊奖侯伯，共戡多难，归复神州。岂我眇冲，拯此艰运，恭念高祖、睿宗、元宗、顺宗，或经多难，或苦沈疴，遂厌万几，授於令嗣。是使进退无爽，孝慈两全，人心尽服其至公，天性克彰於具美。近者忽婴疾疹，旦夕未瘳，虽思养襟灵，而亦循典故。皇太子裕，温恭有立，和粹积中，蕴孝悌以（阙），禀聪知而夙赋。动惟尔义，进则思贤，必能广继绝之心，副传归之命。万机至重，不可暂阙，宜令皇太子裕监军国事。咨尔中外匡弼，将相卿士，辅朕元子，永孚於休。凡有庶务，悉宜听监国处分。布告遐迩，当体朕意。主者施行。

第九十一回·金平府元夜观灯 玄英洞唐僧供状:

◎儒林△范平 文立 陈邵 虞喜 刘兆 氾毓 徐苗 崔游 范隆 杜夷 董景道 续咸 徐邈 孔衍 范宣 韦謏 范弘之 王欢昔周德既衰，诸侯力政，礼经废缺，雅颂陵夷。夫子将圣多能，固天攸纵，叹凤鸟之不至，伤麟出之非时，于是乃删《诗》《书》，定礼乐，赞《易》道，修《春秋》，载籍逸而复存，风雅变而还正。其后卜商、卫赐、田、吴、孙、孟之俦，或亲禀微言，或传闻大义，犹能强晋存鲁，藩魏却秦，既抗礼于邦君，亦驰声于海内。及嬴氏惨虐，弃德任刑，炀坟籍于埃尘，填儒林于坑阱，严是古之法，抵挟书之罪，先王徽烈，靡有孑遗。汉祖勃兴，救焚拯溺，粗修礼律，未遑俎豆。逮于孝武，崇尚文儒。爰及东京，斯风不坠。于是傍求蠹简，博访遗书，创甲乙之科，擢贤良之举，莫不纡青拖紫，服冕乘轩，或徒步而取公卿，或累旬以膺台鼎。故搢绅之士，靡然向风，余芳遗烈，焕乎可纪者也。洎当涂草创，深务兵权，而主好斯文，朝多君子，鸿儒硕学，无乏于时。武帝受终，忧劳军国，时既初并庸蜀，方事江湖，训卒厉兵，务农积谷，犹复修立学校，临幸辟雍。而荀顗以制度赞惟新，郑冲以儒宗登保傅，茂先以博物参朝政，子真以好礼居秩宗，虽愧明扬，亦非遐弃。既而荆扬底定，区寓乂安，群公草封禅之仪，天子发谦冲之诏，未足比隆三代，固亦擅美一时。惠帝缵戎，朝昏政弛，衅起宫掖，祸成藩翰。惟怀逮愍，丧乱弘多，衣冠礼乐，扫地俱尽。元帝运钟百六，光启中兴，贺、荀、刁、杜诸贤并稽古博文，财成礼度。虽尊儒劝学，亟降于纶言，东序西胶，未闻于弦诵。明皇聪睿，雅爱流略，简文玄嘿，敦悦丘坟，乃招集学徒，弘奖风烈，并时艰祚促，未能详备。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馀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运极道消，可为长叹息者矣。郑冲等名位既隆，自有列传，其馀编之于左，以续前史《儒林》云。范平，字子安，吴郡钱塘人也。其先铚侯馥，避王莽之乱适吴，因家焉。平研览坟素，遍该百氏，姚信、贺邵之徒皆从受业。吴时举茂才，累迁临海太守，政有异能。孙晞初，谢病还家，敦悦儒学。吴平，太康中，频征不起，年六十九卒。有诏追加谥号曰文贞先生，贺循勒碑纪其德行。三子：奭、咸、泉，并以儒学至大官。泉子蔚，关内侯。家世好学，有书七千馀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馀人，蔚为办衣食。蔚子文才，亦幼知名。文立，字广休，巴郡临江人也。蜀时游太学，专《毛诗》、《三礼》，师事谯周，门人以立为颜回，陈寿、李虔为游夏，罗宪为子贡。仕至尚书。蜀平，举秀才，除郎中。泰始初，拜济阴太守，入为太子中庶子。上表请以诸葛亮、蒋琬、费祎等子孙流徙中畿，宜见叙用，一以慰巴蜀之心，其次倾吴人之望，事皆施行。诏曰“太子中庶子文立忠贞清实，有思理器干。前济在阴，政事修明。后事东宫，尽辅导之节。昔光武平陇蜀，皆收其贤者以叙之，盖所以拔幽滞而济殊方也。其以立为散骑常侍”蜀故尚书犍为程琼雅有德业，与立深交。武帝闻其名，以问立，对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禀性谦退，无复当时之望，不以上闻耳”琼闻之曰“广休可谓不党矣，故吾善夫人也”时西域献马，帝问立“马何如”对曰“乞问太仆”帝善之。迁卫尉。咸宁末，卒。所著章奏诗赋数十篇行于世。陈邵，字节良，东海襄贲人也。郡察孝廉，不就。以儒学征为陈留内史，累迁燕王师。撰《周礼评》，甚有条贯，行于世。泰始中，诏曰“燕王师陈邵清贞洁静，行著邦族，笃志好古，博通六籍，耽悦典诰，老而不倦，宜在左右以笃儒教。可为给事中”卒于官。虞喜，字仲宁，会稽馀姚人，光禄潭之族也。父察，吴征虏将军。喜少立操行，博学好古。诸葛恢临郡，屈为功曹。察孝廉，州举秀才，司徒辟，皆不就。元帝初镇江左，上疏荐喜。怀帝即位，公车征拜博士，不就。喜邑人贺循为司空，先达贵显，每诣喜，信宿忘归，自云不能测也。太宁中，与临海任旭俱以博士征，不就。复下诏曰“夫兴化致政，莫尚乎崇道教，明退素也。丧乱以来，儒雅陵夷，每览《子衿》之诗，未尝不慨然。临海任旭、会稽虞喜并洁静其操，岁寒不移，研精坟典，居今行古，志操足以励俗，博学足以明道，前虽不至，其更以博士征之”喜辞疾不赴。咸和末，诏公卿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太常华恒举喜为贤良。会国有军事，不行。咸康初，内史何充上疏曰“臣闻二八举而四门穆，十乱用而天下安，徽猷克阐，有自来矣。方今圣德钦明，思恢遐烈，旌舆整驾，俟贤而动。伏见前贤良虞喜天挺贞素，高尚邈世，束脩立德，皓首不倦，加以傍综广深，博闻强识，钻坚研微有弗及之勤，处静味道无风尘之志，高枕柴门，怡然自足。宜使蒲轮纡衡，以旌殊操，一则翼赞大化，二则敦励薄俗”疏奏，诏曰“寻阳翟汤、会稽虞喜并守道清贞，不营世务，耽学高尚，操拟古人。往虽征命而不降屈，岂素丝难染而搜引礼简乎。政道须贤，宜纳诸廊庙，其并以散骑常侍征之”又不起。永和初，有司奏称十月殷祭，京兆府君当迁祧室，征西、豫章、颍川三府君初毁主，内外博议不能决。时喜在会稽，朝廷遣就喜谘访焉。其见重如此。喜专心经传，兼览谶纬，乃著《安天论》以难浑、盖，又释《毛诗略》，注《孝经》，为《志林》三十篇。凡所注述数十万言，行于世。年七十六卒，无子。弟豫，自有传。刘兆，字延世，济南东平人，汉广川惠王之后也。兆博学洽闻，温笃善诱，从受业者数千人。武帝时五辟公府，三征博士，皆不就。安贫乐道，潜心著述，不出门庭数十年。以《春秋》一经而三家殊涂，诸儒是非之议纷然，互为仇敌，乃思三家之异，合而通之。《周礼》有调人之官，作《春秋调人》七万馀言，皆论其首尾，使大义无乖，时有不合者，举其长短以通之。又为《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综》，《公羊》、《谷梁》，解诂皆纳经传中，朱书以别之。又撰《周易训注》，以正动二体互通其文。凡所赞述百馀万言。尝有人著靴骑驴至兆门外，曰“吾欲见刘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无称其字者，门人大怒。兆曰“听前”既进，踞床问兆曰“闻君大学，比何所作”兆答如上事，末云“多有所疑”客问之。兆说疑毕，客曰“此易解耳”因为辩释疑者是非耳。兆别更立意，客一难，兆不能对。客去，已出门，兆欲留之，使人重呼还。客曰“亲亲在此营葬，宜赴之，后当更来也”既去，兆令人视葬家，不见此客，竟不知姓名。兆年六十六卒。有五子：卓、炤、耀、育、脐。氾毓，字稚春，济北卢人也。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时人号其家“儿无常父，衣无常主”。毓少履高操，安贫有志业。父终，居于墓所三十馀载，至晦朔，躬扫坟垅，循行封树，还家则不出门庭。或荐之武帝，召补南阳王文学、秘书郎、太傅参军，并不就。于时青土隐逸之士刘兆、徐苗等皆务教授，惟毓不蓄门人，清净自守。时有好古慕德者谘询，亦倾怀开诱，以一隅示之。合《三传》为之解注，撰《春秋释疑》、《肉刑论》，凡是述造七万馀言。年七十一卒。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累世相承，皆以博士为郡守。曾祖华，有至行。尝宿亭舍，夜有神人告之“亭欲崩”，遽出，得免。祖邵，为魏尚书郎，以廉直见称。苗少家贫，昼执锄耒，夜则吟诵。弱冠，与弟贾就博士济南宋钧受业，遂为儒宗。作《五经同异评》，又依道家著《玄微论》，前后所造数万言，皆有义味。性抗烈，轻财贵义，兼有知人之鉴。弟患口痈，脓溃，苗为吮之。其兄弟皆早亡，抚养孤遗，慈爱闻于州里，田宅奴婢尽推与之。乡邻有死者，便辍耕助营棺椁，门生亡于家，即敛于讲堂。其行己纯至，类皆如此。远近咸归其义，师其行焉。郡察孝廉，州辟从事、治中、别驾、举异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征，并不就。武惠时计吏至台，帝辄访其安不。永宁二年卒，遗命濯巾浣衣，榆棺杂砖，露车载尸，苇席瓦器而已。崔游，字子相，上党人也。少好学，儒术甄明，恬靖谦退，自少及长，口未尝语及财利。魏末，察孝廉，除相府舍人，出为氐池长，甚有惠政。以病免，遂为废疾。泰始初，武帝录叙文帝故府僚属，就家拜郎中。年七十馀，犹敦学不倦，撰《丧服图》，行于世。及刘元海僭位，命为御史大夫，固辞不就。卒于家，时年九十三。范隆，字玄嵩，雁门人。父方，魏雁门太守。隆在孕十五月，生而父亡。年四岁，又丧母，哀号之声，感恸行路。单孤无缌功之亲，疏族范广愍而养之，迎归教书，为立祠堂。隆好学修谨，奉广如父。博通经籍，无所不览，著《春秋三传》，撰《三礼吉凶宗纪》，甚有条义。惠帝时，天下将乱，隆隐迹不应州郡之命，昼勤耕稼，夜诵书典。颇习秘历阴阳之学，知并州将有氛祲之祥，故弥不复出仕。与上党朱纪友善，尝共纪游山，见一父老于穷涧之滨。父老曰“二公何为在此”隆等拜之，仰视则不见。后与纪依于刘元海，元海以隆为大鸿胪，纪为太常，并封公。隆死于刘聪之世，聪赠太师。杜夷，字行齐，庐江灊人也。世以儒学称，为郡著姓。夷少而恬泊，操尚贞素，居甚贫窘，不营产业，博览经籍百家之书，算历图纬靡不毕究。寓居汝颍之间，十载足不出门。年四十馀，始还乡里，闭门教授，生徒千人。惠帝时三察孝廉，州命别驾，永嘉初，公车征拜博士，太傅、东海王越辟，并不就。怀帝诏王公举贤良方正，刺史王敦以贺循为贤良，夷为方正，乃上疏曰“臣闻有唐畴咨，元凯时登。汉武钦贤，俊彦响应，故能允协时雍，敷崇盛化。伏见太孙舍人会稽贺循、处士卢江杜夷履道弥高，清操绝俗，思学融通，才经王务。循宰二县，皆有名绩，备僚东宫，忠恪允著。夷清虚冲淡，与俗异轨，考槃空谷，肥遁匿迹。盖经国之良宝，聘命之所急。若得待诏公车，承对册问，必有忠谠良谟，弘益政道矣”敦于是逼夷赴洛。夷遁于寿阳。镇东将军周馥，倾心礼接，引为参军，夷辞之以疾。馥知不可屈，乃自诣夷，为起宅宇，供其医药。馥败，夷归旧居，道遇兵寇。刺史刘陶告庐江郡曰“昔魏文侯轼干木之闾，齐相曹参尊崇盖公，皆所以优贤表德，敦励末俗。征士杜君德懋行洁，高尚其志，顷流离道路，闻其顿踬，刺史忝任，不能崇饰有道，而使高操之士有此艰屯。今遣吏宣慰，郡可遣一吏，县五吏，恒营恤之，常以市租供给家人粮廪，勿令阙乏”寻以胡寇，又移渡江，王导遣吏周赡之。元帝为丞相，教曰“今大义穨替，礼典无宗，朝廷滞义莫能攸正，宜特立儒林祭酒官，以弘其事。处士杜夷栖情遗远，确然绝俗，才学精博，道行优备，其以夷为祭酒”夷辞疾，未尝朝会。帝常欲诣夷，夷陈万乘之主不宜往庶人之家。帝乃与夷书曰“吾与足下虽情在忘言，然虚心历载。正以足下羸疾，故欲相省，宁论常仪也”又除国子祭酒。建武中，令曰“国子祭酒杜夷安贫乐道，静志衡门，日不暇给，虽原宪无以加也。其赐谷二百斛”皇太子三至夷第，执经问义。夷虽逼时命，亦未尝朝谒，国有大政，恒就夷谘访焉。明帝即位，夷自表请退。诏曰“先王之道将坠于地，君下帷研思，今之刘、杨。搢绅之徒景仰轨训，岂得高退，而朕靡所取则焉”太宁元年卒，年六十六。赠大鸿胪，谥曰贞子。夷临终，遗命子晏曰“吾少不出身，顷虽见羁录，冠舄之饰，未尝加体，其角巾素衣，敛以时服，殡葬之事，务从简俭，亦不须苟取矫异也”夷所著《幽求子》二十篇行于世。晏仕至苍梧太守。夷兄弟三人。兄崧，字行高，亦有志节。惠帝时，俗多浮伪，著《任子春秋》以刺之。弟援，高平相。援子潜，右卫将军。董景道，字文博，弘农人也。少而好学，千里追师，所在惟昼夜读诵，略不与人交通。明《春秋三传》、《京氏易》、《马氏尚书》、《韩诗》，皆精究大义。《三礼》之义，专遵郑氏，著《礼通论》非驳诸儒，演广郑旨。永平中，知天下将乱，隐于商洛山，衣木叶，食树果，弹琴歌笑以自娱，毒虫猛兽皆绕其傍，是以刘元海及聪屡征，皆碍而不达。至刘曜时出山，庐于渭汭。曜征为太子少傅、散骑常侍，并固辞，竟以寿终。续咸，字孝宗，上党人也。性孝谨敦重，履道贞素。好学，师事京兆杜预，专《春秋》、《郑氏易》、教授常数十人，博览群言，高才善文论。又修陈杜律，明达刑书。永嘉中，历廷尉平、东安太守。刘琨承制于并州，以为从事中郎。后遂没石勒，勒以为理曹参军。持法平详，当时称其清裕，比之于公。著《远游志》、《异物志》、《汲冢古文释》皆十卷，行于世。年九十七，死于石季龙之世，季龙赠仪同三司。徐邈，东莞姑幕人也。祖澄之为州治中，属永嘉之乱，遂与乡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馀家，南渡江，家于京口。父藻，都水使者。邈姿性端雅，勤行励学，博涉多闻，以慎密自居。少与乡人臧寿齐名，下帷读书，不游城邑。及孝武帝始览典籍，招延儒学之士，邈既东州儒素，太傅谢安举以应选。年四十四，始补中书舍人，在西省侍帝。虽不口传章句，然开释文义，标明指趣，撰正五经音训，学者宗之。迁散骑常侍，犹处西省，前后十年，每被顾问，辄有献替，多所匡益，甚见宠待。帝宴集酣乐之后，好为手诏诗章以赐侍臣，或文词率尔，所言秽杂，邈每应时收敛，还省刊削，皆使可观，经帝重览，然后出之。是时侍臣被诏者，或宣扬之，故时议以此多邈。及谢安薨，论者或有异同，邈固劝中书令王献之奏加殊礼，仍崇进谢石为尚书令，玄为徐州。邈转祠部郎，上南北郊宗庙迭毁礼，皆有证据。豫章太守范宁欲遣十五议曹下属城采求风政，并使假还，讯问官长得失。邈与宁书曰：知足下遣十五议曹各之一县，又吏假归，白所闻见，诚是足下留意百姓，故广其视听。吾谓劝导以实不以文，十五议曹欲何所敷宣邪。庶事辞讼，足下听断允塞，则物理足矣。上有理务之心，则下之求理者至矣。日昃省览，庶事无滞，则吏慎其负而人听不惑，岂须邑至里诣，饰其游声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蚕渔之所资，又不可纵小吏为耳目也。岂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君子之心，谁毁谁誉。如有所誉，必由历试。如有所毁，必以著明。托社之鼠，政之甚害。自古以来，欲为左右耳目者，无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舆尸，前史所书，可为深鉴。足下选纲纪必得国士，足以摄诸曹。诸曹皆是良吏，则足以掌文案。又择公方之人以为监司，则清浊能否，与事而明。足下但平心居宗，何取于耳目哉。昔明德马后未尝顾与左右言，可谓远识，况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迁中书侍郎，专掌纶诏，帝甚亲昵之。初，范宁与邈皆为帝所任使，共补朝廷之阙。宁才素高而措心正直，遂为王国宝所谗，出守远郡。邈孤宦易危，而无敢排强族，乃为自安之计。会帝颇疏会稽王道子，邈欲和协之，因从容言于帝曰“昔淮南、齐王，汉晋成戒。会稽王虽有酣媟之累，而奉上纯一，宜加弘贷，消散纷议，外为国家之计，内慰太后之心”帝纳焉。邈尝诣东府，遇众宾沈湎，引满喧哗。道子曰“郡时有畅不”邈对曰“邈陋巷书生，惟以节俭清修为畅耳”道子以邈业尚道素，笑而不以为忤也。道子将用为吏部郎，邈以波竞成俗，非己所能节制，苦辞乃止。时皇太子尚幼，帝甚钟心，文武之选皆一时之俊。以邈为前卫率，领本郡大中正，授太子经。帝谓邈曰“虽未敕以师礼相待，然不以博士相遇也”古之帝王，受经必敬，自魏晋以来，多使微人教授，号为博士，不复尊以为师，故帝有云。邈虽在东宫，犹朝夕入见，参综朝政，修饰文诏，拾遗补阙，劬劳左右。帝嘉其谨密，方之于金霍，有托重之意，将进显位，未及行而帝暴崩。安帝即位，拜骁骑将军。隆安元年，遭父忧。邈先疾患，因哀毁增笃，不逾年而卒，年五十四，州里伤悼，识者悲之。邈莅官简惠，达于从政，论议精密，当时多谘禀之，触类辩释，问则有对。旧疑岁辰在卯，此宅之左则彼宅之右，何得俱忌于东。邈以为太岁之属，自是游神，譬如日出之时，向东皆逆，非为藏体地中也。所注《谷梁传》，见重于时。邈长子豁，有父风，以孝闻，为太常博士、秘书郎。豁弟浩，散骑侍郎。镇南将军何无忌请为功曹，出补西阳太守，与无忌俱为卢循所害。邈弟广，别有传。孔衍，字舒元，鲁国人，孔子二十二世孙也。祖文，魏大鸿胪。父毓，征南军司。衍少好学，年十二，能通《诗》《书》。弱冠，公府辟，本州举异行直言，皆不就。避地江东，元帝引为安东参军，专掌记室。书令殷积，而衍每以称职见知。中兴初，与庾亮俱补中书郎。明帝之在东宫，领太子中庶子。于时庶事草创，衍经学深博，又练识旧典，朝仪轨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并亲爱之。王敦专权，衍私于太子曰“殿下宜博延朝彦，搜扬才俊，询谋时政，以广圣聪”敦闻而恶之，乃启出衍为广陵郡。时人为之寒心，而衍不形于色。虽郡邻接西贼，犹教诱后进，不以戎务废业。石勒尝骑至山阳，敕其党以衍儒雅之士，不得妄入郡境。视职期月，以太兴三年卒于官，年五十三。衍虽不以文才著称，而博览过于贺循，凡所撰述，百馀万言。子启，卢陵太守。宗人夷吾，有美名，博学不及衍，涉世声誉过之。元帝以为主簿，转参军，稍迁侍中，徙太子左卫率，卒，追赠太仆。范宣，字宣子，陈留人也。年十岁，能诵《诗》《书》。尝以刀伤手，捧手改容。人问痛邪，答曰“不足为痛，但受全之体而致毁伤，不可处耳”家人以其年幼而异焉。少尚隐遁，加以好学，手不释卷，以夜继日，遂博综众书，尤善《三礼》。家至贫俭，躬耕供养。亲没，负土成坟，庐于墓侧。太尉郗鉴命为主簿，诏征太学博士、散骑郎，并不就。家于豫章，太守殷羡见宣茅茨不完，欲为改宅，宣固辞之。庾爰之以宣素贫，加年荒疾疫，厚饷给之，宣又不受。爰之问宣曰“君博学通综，何以太儒”宣曰“汉兴，贵经术，至于石渠之论，实以儒为弊。正始以来，世尚老庄。逮晋之初，竞以裸裎为高。仆诚太儒，然丘不与易”宣言谈未尝及《老》《庄》。客有问人生与忧俱生，不知此语何出。宣云“出《庄子·至乐篇》”客曰“君言不读《老》《庄》，何由识此”宣笑曰“小时尝一览”时人莫之测也。宣虽闲居屡空，常以讲诵为业，谯国戴逵等皆闻风宗仰，自远而至，讽诵之声，有若齐、鲁。太元中，顺阳范宁为豫章太守，宁亦儒博通综，在郡立乡校，教授恒数百人。由是江州人士并好经学，化二范之风也。年五十四卒。著《礼》《易论难》皆行于世。子辑，历郡守、国子博士、大将军从事中郎。自免归，亦以讲授为事。义熙中，连征不至。韦謏，字宪道，京兆人也。雅好儒学，善著述，于群言秘要之义，无不综览。仕于刘曜，为黄门郎。后又入石季龙，署为散骑常侍，历守七郡，咸以清化著名。又征为廷尉，识者拟之于、张。前后四登九列，六在尚书，二为侍中，再为太子太傅，封京兆公。好直谏，陈军国之宜，多见允纳。著《伏林》三千馀言，遂演为《典林》二十三篇。凡所述作及集记世事数十万言，皆深博有才义。至冉闵，又署为光禄大夫。时闵拜其子胤为大单于，而以降胡一千处之麾下。謏谏曰“今降胡数千，接之如旧，诚是招诱之恩。然胡羯本为仇敌，今之款附，苟全性命耳。或有刺客，变起须臾，败而悔之，何所及也。古人有言，一夫不可狃，而况千乎。愿诛屏降胡，去单于之号，深思圣五苞桑之诫也”闵志在绥抚，锐于澄定，闻其言，大怒，遂诛之，并杀其子伯阳。謏性不严重，好徇己之功，论者亦以是少之。尝谓伯阳曰“我高我曾重光累徽，我祖我考父父子子，汝为我对，正值恶抵”伯阳曰“伯阳之不肖，诚如尊教，尊亦正值软抵耳”謏惭无言。时人传之，以为嗤笑。范弘之，字长文，安北将军汪之孙也。袭爵武兴侯。雅正好学，以儒术该明，为太学博士。时卫将军谢石薨，请谥，下礼官议。弘之议曰：石阶藉门荫，屡登崇显，总司百揆，翼赞三台，闲练庶事，勤劳匪懈，内外佥议，皆曰与能。当淮肥之捷，勋拯危坠，虽皇威遐震，狡寇天亡，因时立功，石亦与焉。又开建学校，以延胄子，虽盛化未洽，亦爱礼存羊。然古之贤辅，大则以道事君，侃侃终日。次则厉身奉国，夙夜无怠。下则爱人惜力，以济时务。此数者，然后可以免惟尘之讥，塞素餐之责矣。今石位居朝端，任则论道，唱言无忠国之谋，守职则容身而已，不可谓事君。货黩京邑，聚敛无厌，不可谓厉身。坐拥大众，侵食百姓，《大东》流于远近，怨毒结于众心，不可谓爱人。工徒劳于土木，思虑殚于机巧，纨绮尽于婢妾，财用縻于丝桐，不可谓惜力。此人臣之大害，有国之所去也。先王所以正风俗，理人伦者，莫尚乎节俭，故夷吾受谤乎三归，平仲流美于约己。自顷风轨陵迟，奢僭无度，廉耻不兴，利竞交驰，不可不深防原本，以绝其流。汉文袭弋绨之服，诸侯犹侈。武帝焚雉头之裘，靡丽不息。良由俭德虽彰，而威禁不肃。道自我建，而刑不及物。若存罚其违，亡贬其恶，则四维必张，礼义行矣。案谥法，因事有功曰“襄”，贪以败官曰“墨”，宜谥曰襄墨公。又论殷浩宜加赠谥，不得因桓温之黜以为国典，仍多叙温移鼎之迹。时谢族方显，桓宗犹盛，尚书仆射王珣，温故吏也，素为温所宠，三怨交集，乃出弘之为馀杭令。将行，与会稽王道子笺曰：下官轻微寒士，谬得厕在俎豆，实惧辱累清流，惟尘圣世。窃以人君居庙堂之上、智周四海之外者，非徒聪明内照，亦赖群言之助也。是以舜之佐尧，以启辟为首。咎繇谟禹，以侃侃为先，故下无隐情之责，上收神明之功。敢缘斯义，志在输尽。常以谢石黩累，应被清澄，殷浩忠贞，宜蒙褒显，是以不量轻弱，先众言之。而恶直丑正。其徒实繁，虽仰恃圣主钦明之度，俯赖明公爱物之隆，而交至之患，实有无赖。下官与石本无怨忌，生不相识，事无相干，正以国体宜明，不应稍计强弱。与浩年时邈绝，世不相及，无复藉闻，故老语其遗事耳，于下官之身有何痛痒，而当为之犯时干主邪。每观载籍，志士仁人有发中心任直道而行者，有怀知阳愚负情曲从者，所用虽异，而并传后世。故比干处三仁之中，箕子为名贤之首。后人用舍，参差不同，各信所见，率应而至，或荣名显赫，或祸败系踵，此皆不量时趣，以身尝祸，虽有硁硁之称，而非大雅之致，此亦下官所不为也。世人乃云下官正直，能犯艰难，斯谈实过。下官知主上圣明，明公虚己，思求格言，必不使尽忠之臣屈于邪枉之门也。是以敢献愚诚，布之执事，岂与昔人拟其轻重邪。亦以臣之事君，惟思尽忠而已，不应复计利钝，事不允心则谠言悟主，义感于情则陈辞靡悔。若怀情藏意，蕴而不言，此乃古人所以得罪于明君，明君所以致法于群下者也。桓温事迹，布在天朝，逆顺之情，暴之四海。在三者臣子，情岂或异。凡厥黔首，谁独无心。举朝嘿嘿，未有唱言者，是以顿笔按气，不敢多云。桓温于亡祖，虽其意难测，求之于事，止免黜耳，非有至怨也。亡父昔为温吏，推之情礼，义兼他人。所以每怀愤发，痛若身首者，明公有以寻之。王珣以下官议殷浩谥，不宜暴扬桓温之恶。珣感其提拔之恩，怀其入幕之遇，托以废黜昏暗，建立圣明，自谓此事足以明其忠贞之节。明公试复以一事观之。昔周公居摄，道致升平，礼乐刑政皆自己出。以德言之，周公大圣，以年言之，成王幼弱，犹复遽避君位，复子明辞。汉之霍光，大勋赫然，孝宣年未二十，亦反万机。故能君臣俱隆，道迈千岁。若温忠为社稷，诚存本朝，便当仰遵二公，式是令矩，何不奉还万机，退守藩屏。方提勒公王，匡总朝廷，岂为先帝幼弱，未可亲政邪。将德桓温，不能听政邪。又逼胁袁宏，使作九锡，备物光赫，其文具存，朝廷畏怖，莫不景从，惟谢安、王坦之以死守之，故得稽留耳。会上天降怒，奸恶自亡，社稷危而复安，灵命坠而复构。晋自中兴以来，号令威权多出强臣，中宗、肃祖敛衽于王敦，先皇受屈于桓氏。今主上亲览万机，明公光赞百揆，政出王室，人无异望，复不于今大明国典，作制百代，不审复欲待谁。先王统物，必明其典诰，贻厥孙谋，故令问休嘉，千岁承风。愿明公远览殷周，近察汉魏，虑其所以危，求其所以安，如此而已。又与王珣书曰：见足下答仲堪书，深具义发之怀。夫人道所重，莫过君亲，君亲所系，忠孝而已。孝以扬亲为主，忠以节义为先。殷侯忠贞居正，心贯人神，加与先帝隆布衣之好，著莫逆之契，契阔艰难，夷崄以之，虽受屈奸雄，志达千载，此忠贞之徒所以义干其心不获以已者也。既当时贞烈之徒所究见，亦后生所备闻，吾亦何敢苟避狂狡，以欺圣明。足下不推居正之大致，而怀知己之小惠，欲以幕府之小节夺名教之重义，于君臣之际既以亏矣。尊大君以殷侯协契忠规，同戴王室，志厉秋霜，诚贯一时，殷侯所以得宣其义声，实尊大君协赞之力也。足下不能光大君此之直志，乃感温小顾，怀其曲泽，公在圣世，欺罔天下，使丞相之德不及三叶，领军之基一构而倾，此忠臣所以解心，孝子所以丧气，父子之道固若是乎。足下言臣则非忠，语子则非孝。二者既亡，吾谁畏哉。吾少尝过庭，备闻祖考之言，未尝不发愤冲冠，情见乎辞。当尔之时，惟覆亡是惧，岂暇谋及国家。不图今日得操笔斯事，是以上愤国朝无正义之臣，次惟祖考有没身之恨，岂得与足下同其肝胆邪。先君往亦尝为其吏，于时危惧，恒不自保，仰首圣朝，心口愤叹，岂复得计策名昔日，自同在三邪。昔子政以五世纯臣，子骏以下委质王莽，先典既已正其逆顺，后人亦已鉴其成败。每读其事，未尝不临文痛叹，愤忾交怀。以今况古，乃知一揆耳。弘之词虽亮直，终以桓、谢之故不调，卒于馀杭令，年四十七。王欢，字君厚，乐陵人也。安贫乐道，专精耽学，不营产业，常丐食诵《诗》，虽家无斗储，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毁其书而求改嫁，欢笑而谓之曰“卿不闻朱买臣妻邪”时闻者多哂之。欢守志弥固，遂为通儒。至慕容晞袭伪号，署为国子博士，亲就受经。迁祭酒。及晞为苻坚所灭，欢死于长安。史臣曰：范平等学府儒宗，誉隆望重，或质疑是属，或师范攸归，虽为未及古人，故亦一时之俊。若仲宁之清贞守道，抗志柴门。行齐之居室屡空，栖心陋巷。文博之漱流枕石，铲迹销声。宣子之乐道安贫，弘风阐教：斯并通儒之高尚者也。而邈协和主相，刊削繁辞，可谓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舒元入参机务，明主赏其博闻。出莅边隅，犷狄钦其明德。弘之抗言立论，不避朝权，贬石抵温，斯为当矣，遂乃厄于三怨，以至陵迟，悲夫。赞曰：郁郁周文，洋洋汉典。炙輠流誉，解颐飞辩。雅诰弗沦，微言复显。爰及晋代，斯风逾阐。

第九十二回·三僧大战青龙山 四星挟捉犀牛怪:

　　却说元帝寝疾，逐日加剧，屡因尚书入省，问及景帝立胶东王故事，即汉武帝。尚书等并知帝意，应对时多半支吾。原来元帝有三男，最锺爱的是定陶王康，系傅昭仪所出，见前文。初封济阳，徙封山阳及定陶，康有技能，尤娴音律，与元帝才艺相同。元帝能自制乐谱，创成新声，尝在殿下摆着鼙鼓，自用铜丸连掷鼓上，声皆中节，与在鼓旁直击相同，他人都不能及。独康亦擅此技，有乃父风，元帝赞不绝口，常与左右谈及。驸马都尉史丹，系前大司马史高长子，随驾出入，日侍左右，闻元帝称美定陶王，便向前直陈道：“陛下尝谓定陶王多材，臣愚以为材具称长，莫如聪敏好学的皇太子；若徒以丝竹鼓鼙为能，是黄门鼓吹郎陈惠李微，高出匡衡，何妨使为丞相哩！”元帝听了，也不禁失笑。

　　已而中山王竟，得病遽殇。竟系元帝少弟，元帝初元二年，方授王封，年幼未能就国，留居都中，与太子骜同学，颇相亲爱。中山王殁，元帝挈着太子，同往吊丧，抚棺流涕，悲不自禁，独太子骜并无戚容，元帝怒说道：“天下有临丧不哀，可以仰承宗庙，为民父母么？”说着，旁顾左右，见史丹在侧，便诘问道：“汝言太子多材，今果何如！”丹忙中有智，即免冠叩谢道：“臣见陛下悲哀过甚，因戒太子不再涕泣，免增陛下感伤，臣罪当死！”既为太子辩护，又为自己表忠，好一个伶俐口才。元帝被他瞒过，怒气自平。到了元帝寝疾的时候，定陶王康，与生母傅昭仪，朝夕入侍。傅昭仪狡黠过人，凭着那灵心慧舌，哄动元帝，改易太子，好把亲子补充储位。元帝颇为所惑，因欲援胶东王故例，讽示尚书。史丹又有所闻，探得傅昭仪母子，不在寝宫，竟大胆趋入，跪伏青蒲上面，尽管叩头。青蒲是青色画地，接近御床，向例只有皇后可登青蒲。史丹急不暇顾，又自恃为元帝近臣，不妨犯规强谏，元帝闻他叩头有声，开眼瞧着，见是史丹，乃惊问何因。丹涕泣陈词道：“太子位居嫡长，册立有年，天下莫不归心，今乃道路流言，传说太子不免动摇，如陛下果有此意，满朝公卿，必然死争，臣愿先自请死，为群臣倡！”保全嫡嗣，不失守经之义。元帝素信丹言，且知太子不应轻易，才喟然长叹道：“我本无此意，常念皇后勤慎，先帝又素爱太子，我怎好有违？现在我病日加重，恐将不起，愿汝等善辅太子，毋违我意！”丹乃欷歔起立，退出寝门。

　　又过数日，元帝驾崩，享年四十有二，在位十有六年，凡改元四次。太子骜安然即位，是谓成帝。当时太皇太后上官氏早殁，皇太后王氏尚存，因尊皇太后王氏为太皇太后，母后王氏为皇太后，封母舅阳平侯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是王氏揽权之始。奉葬先帝梓宫于渭陵，庙号孝元皇帝。越年改元建始，却有一件黜奸大计，足快人心。原来成帝居丧，朝政俱委任王凤，凤素闻石显奸刁，因即奏请成帝，徙显为长信太仆，夺去重权。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前曾阿附石显，此次见显失势，竟劾显种种罪恶，并及显党五鹿充宗等人。于是褫免显官，勒令回籍。显怏怏就道，病死途中。得全首领，大是幸事。少府五鹿充宗，被谪为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也贬为雁门都尉，牢梁陈顺，一并罢免，舆论称快。又有歌谣传闻道：“伊徙雁，鹿徙菟，去牢与陈实无价！”

　　惟匡衡张谭，既将石显等劾去，总道前愆可盖，从此无忧，谁知恼动了一位直臣王尊，竟奏入一本，直言丞相御史，前知石显奸恶，并未纠弹，反与党合。今显罪已露，乃取巧弹奸，失大臣体，应该论罪！是极。成帝看了此奏，也知衡谭有过，但甫经即位，未便遽斥三公，因将原奏搁置不理。衡得知此信，慌忙上书谢罪，乞请骸骨，缴上丞相乐安侯印绶，成帝下诏慰留，仍将印绶赐还，并贬王尊为高陵令，顾全匡衡面子。衡始照旧行事。但朝臣多是尊非衡，为尊扼腕。尊系涿郡高阳人，幼年丧父，依伯叔为生，伯叔家况亦贫，嘱使牧羊，尊且牧且读，得通文字。嗣充郡中小吏，迁补书佐，郡守嘉他才能，特为保荐，尊遂以直言充选，擢为虢县令。辗转迁调，受任益州刺史。蒞郡以后，尝出巡属邑，行至邛郲山，山前有九折阪，不易往来。从前王阳尝出刺益州，王阳即王吉。至九折阪前，慨然长叹道：“我承先人遗体，须当全受全归，为何屡经出险呢？”当下辞官自去，及尊过九折阪，记起王阳遗事，独使车夫疾驱向前，且行且语道：“这不是王阳的畏途么？王阳为孝子，王尊为忠臣，各行其志便了。”尊在任二年，又奉调为东平相。东平王刘宇，系元帝兄弟，少年骄纵，不奉法度。元帝知尊忠直敢为，特将他迁调过去。尊犯颜进谏，不畏豪威，宇好微行，尊即嘱令厩长，不准为宇驾马。宇亦无可如何，惟心中很是不悦。一日尊入庭谒宇，宇虽与有嫌，不得不延令就坐。尊亦窥透宇意，向宇进说道：“尊奉诏来相大王，故人皆为尊作吊，尊闻大王素有勇名，也觉自危，今就职有日，不见大王勇威，不过自恃贵宠，才知大王无勇，如尊方算得真勇呢！”突兀得很。宇听了尊言，不禁变色，意欲把尊格杀，又恐得罪朝廷，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因复强颜与语道：“相君既自称有勇，腰下佩刀，定非常器，何妨与我一看？”尊注视宇面，屡次色变，料他不怀好意，但呼宇左右侍臣道：“汝可为我拔刀，呈示大王！”说着，两手高举，听令侍臣拔刀，一面正色语宇道：“大王毕竟无勇，乃欲设计陷尊，说尊拔刀向王，架诬罪名么？”真是急智。宇被尊说破隐情，暗暗怀惭，又久闻尊有直声，更致屈服。乃命左右特具酒席，邀令与宴，尽欢而散。无如宇母公孙婕妤，平生只有此子，很是宠爱，此时得为东平太后，见尊监视甚严，令子抱屈，不由的懊怒异常，妇人溺爱，煞是可恨！当即上书朝廷，劾尊倨傲不臣，妾母子事事受制，恐遭逼死等语。元帝览奏，见她情词迫切，不得不令尊免官。及成帝即位，大司马大将军王凤，素慕尊名，因召为军中司马，奏补司隶校尉。偏后因劾奏匡衡张谭，仍然坐贬。尊到官数月，不愿久任，即托病告归。

　　王凤也知尊负屈，究因事关丞相，未便左袒，只好听尊乞休，徐图召用。惟成帝待遇母党，格外从优，既使大将军王凤秉政，复封母舅王崇为安成侯，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皆赐爵关内侯。凤与崇俱系太后同母弟，故凤先封侯，崇亦继封，各得食邑万户。王谭以下，统是太后庶弟，所以受封较轻。但数人并无功勋，只为了母后兄弟，都受侯封，爵赏未免太滥，廷臣俱不敢多言。可巧夏四月间，黄雾四塞，咫尺不辨，成帝也觉得奇异，有诏问公卿大夫，各谈休咎，毋得隐讳。谏大夫杨兴，及博士驷胜等，并说是阴盛侵阳，故有此变。从前高祖立约，非功臣不得封侯，今太后诸弟，无功并侯，为历朝外戚所未有，应加裁损等语。大将军王凤，得见此奏，当即上书辞职。偏成帝不肯照准，优诏挽留。是年六月，有青蝇飞集未央宫殿，绕满廷臣坐次，八月间又有两月相承，晨现东方；九月间夜现流星，长四五丈，委曲如蛇形，贯入紫宫。种种灾异，内外多归咎王氏，独成帝因母推恩，倚畀如故。还有太后母李氏，已与太后父王禁离婚，改嫁苟氏，见前文。生下一子，取名为参。太后既贵，使王凤等迎还生母，且欲援田蚡故例，封苟参为列侯，不知大体，无非是庸妇浅见。还是成帝稍有见识，谓田蚡受封，实非正当，苟参不应加封，但尚拜参为侍中水衡都尉。此外王氏子弟，除七侯外，无论长幼，悉授官禄，这真叫做因私废公，无益有害了！

　　且说成帝嗣祚，年方弱冠，正是戒色时候，偏成帝生性好色，在东宫时已喜猎艳图欢。元帝因母后被毒，不得永年，特选车骑将军平恩侯许嘉女儿，为太子妃。许女秀外慧中，博通史事，并善书法，又与成帝年貌相当，惹得成帝意动神摇，好象得了仙女一般，镇日里相亲相爱，相偎相倚，说不尽的千般恩爱，万种温存。反跌下文。元帝令中常侍与黄门郎，前去探问两口儿情意，统回报是欢洽异常，顿使元帝欣慰，顾语左右道：“汝等可酌酒贺我！”左右忙奉觞上寿，齐呼万岁。过了年余，许妃生下一男，阖宫庆贺。那知兰征方验，玉质遽凋，徒落得一泡幻影，转眼成空。到了成帝登台，眼见这位专宠的许妃，应立为后。惟皇太后王氏，因许妃生儿不育，此外储宫里面，亦未闻有女生男，于是特传诏旨，采选良家女子，入备后宫。前御史大夫杜延年子钦，方为大将军武库令，进白大将军王凤道：“古礼一娶九女，无非为承祖广嗣起见，今主上春秋方富，未有嫡嗣，将军何不上采古制，慎择淑女，早备嫔嫱？从来后妃贞淑，必有良嗣，若及今不图，待至储贰无人，另求少艾，将来争宠夺嫡，祸变且百出了！愿将军深思熟虑，毋贻后忧！”王凤闻言，也以为然，乃入告王太后。偏王太后拘守汉制，不愿法古，凤亦未便固争，只好遵循故事罢了。建始二年三月，册立许妃为皇后，专宠如故。

　　是年夏季大旱，越年秋令，又复霪雨连旬，直至四十余日，尚未放晴。长安人民，忽哄传大水将至，纷纷奔避，你争先，我恐后，老幼妇女，自相蹴踏，甚至伤亡多人。这消息传入宫中，成帝慌忙升殿，召入群臣，商议避水方法。王凤道：“如果水势泛滥，陛下可奉两宫太后，乘船暂避，所有宫中后妃，随驾舟行，当可无忧，都中吏民，令他登城避水便了。”语尚未毕，左将军王商接入道：此王商与凤弟同名异人，履历详后。“古时国家无道，水尚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不闻兵革，上下相安，大水为何暴至？这必是民间讹言，断不可信。若再令百姓登城，岂不是更滋扰乱么！”长安地势甚高，原不至为水所湮，但必谓政治和平，愈启成帝骄淫，商亦未免失言。成帝方稍稍放心。商饬吏卒巡视城中，令民毋得妄动，约莫有三五时辰，民情少定，待至日暮，并没有大水到来，才知全城惊动，实为讹言所误。成帝因此重商，屡言商有定识，凤未免惭恨，自悔失言。

　　说起王商履历，乃是宣帝母舅乐昌侯王武子，王武见前文。武殁后袭爵为侯，居丧甚哀，且自愿推财相让，分给异母兄弟。廷臣因他孝义可风，交章荐举，得进任侍中中郎将。元帝时已迁官右将军，成帝复调任左将军，敬礼有加。不过成帝虽优待王商，究竟是疏不间亲，未及王凤的亲信。就是车骑将军平恩侯许嘉，本兼有两重亲谊，且又辅政有年，嘉系孝宣许皇后从弟，过继平恩侯许广汉，且系成帝后父，故云两重亲谊。偏成帝恐他牵制王凤，特将他大司马车骑将军的印绶，下诏收回。托言将军家重身尊，不宜再累吏职，特赐黄金二百斤，以特进侯就第。汉制凡列侯有功德者，赐号特进，位在三公以下。嘉家居岁余，便即逝世，予谥曰恭。惟许后宠尚未衰，后宫虽有婕妤数人，罕得进见许后不再生男，只产了一个女儿，又致夭逝。太后与王凤等，屡忧成帝无子，成帝却不以为意，每日退朝，只在中宫食宿，与许后恩好甚深，许后虽非妒妇，但必欲令成帝爱情，移到妃嫔身上，亦所不愿，因此朝朝献媚，夜夜承欢。

　　建始三年十二月朔，日食如鉤，夜间又地震起来，未央宫亦为摇动。成帝亦为不安，翌日下诏，令举直言敢谏之士，问及时政阙失。杜钦及太常丞谷永，同时奏对，并言后宫女宠太专，有碍继嗣。成帝明知他指斥许后，置诸不理。丞相匡衡，曾上疏规讽成帝，请戒妃匹，慎容仪，崇经术，远技能，未见成帝听从。及灾异迭见，复屡乞让位，成帝却优诏不许。会衡子昌为越骑校尉，酒醉杀人，坐罪下狱。越骑官属，与昌弟密谋，拟劫昌出狱，不幸谋泄，为有司所讦奏，有诏从严查办。衡闻信大惊，徒跣入朝，免冠谢罪。成帝尚留余地，谕令照常冠履，衡谢恩趋退。不意司隶校尉王骏等，又劾奏衡封邑逾界，擅盗田地，罪该不道，应罢官定罪。衡坐是褫职，免为庶人，余罪免致究治，还算是成帝的特恩。左将军王商，得代衡职，拜为丞相；少府尹忠为御史大夫。建始四年正月，毫邑陨石有四，肥累陨石有二，成帝命罢中书宦官，特置尚书员五人。汉制尚书有四，至此更增一人。四月孟夏，天复雨雪，诏令直言极谏诸士，诣白虎殿对策。太常丞谷永奏对道：

　　方今四夷宾服，皆为臣妾，北无熏粥冒顿之患，南无赵佗吕嘉之难，三陲晏然，靡有兵革，诸侯大者乃食数县，不得有为，无吴楚燕梁之势，百官盘互，亲疏相错，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无重合马何罗弟通封重合侯。安阳上官桀。博陆霍禹。之乱，三者无毛发之辜，乃欲以政事过差，咎及内外大臣，皆瞽说欺天者也。窃恐陛下舍昭昭之白过，忽天地之明戒，听暗昧之瞽说，归咎于无辜，倚异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即位，委任遵旧，未有过政，元年正月，白气起东方，四月黄雾四塞，复冒京师，申以大水，著以震蚀，各有占应，相为表里，百官庶士，无所归依，陛下独不怪与？白气起东方，贱人将兴之表也。黄雾冒京师，王道微绝之应也。夫贱人当起，而京师道微，二者甚丑，陛下诚深察愚臣之言，致惧天地之异，长思宗庙之计，改往返过，抗湛溺之意，解偏驳之忧，奋乾纲之威，平天复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进，犹尚未足也，急复益纳宜子妇人，毋择好丑，毋论年齿，广求于微贱之间，祈天眷佑，慰释皇太后之忧愠，解谢上帝之谴怒，则继嗣蕃滋，灾异永息矣。疏贱之臣，至敢直陈天意，斥讥帷幄之私，欲离间贵后盛妾，自知忤心逆耳，难免汤镬之诛，然臣苟不言，谁为言之？愿陛下颁示腹心大臣，腹心大臣以为非天意，臣当伏妄言之罪；若以为诚天意也，奈何忘国大本，背天意而从人欲？惟陛下审察熟念，厚为宗庙计，则国家幸甚！

　　看官阅到此文，应知谷永意中，全然帮着王凤。凤揽权用事，兄弟等并登显爵，已有人议论纷纷，统说天变屡见，实由王氏势盛所致。惟一班对策人士，都未敢明言指斥，不过模模糊糊，说了几句笼统话儿，便算塞责。谷永更趋炎附势，力为王氏洗刷，反嫁祸到许后身上，真是乖刁得很。此外还有武库令杜钦，也与谷永同一论调，果然揣摩得中，两人并列高第。永为首选，钦居第二，永得升官光禄大夫。明明是王凤主选。永字子云，籍隶长安，就是前卫司马谷吉子。吉出使匈奴，为郅支单于所杀，事见前文。钦字子夏，一目患盲，在家饱学，无心出仕。王凤闻他材名，罗致幕下，同时有郎官杜邺，也字子夏，学成登仕，时人因两杜齐名，不便区别，特号钦为盲杜子夏。钦恨人说病，独改制小冠，游行都市，于是都人改称杜邺为大冠杜子夏，杜钦为小冠杜子夏。钦感王凤提拔，阿附王凤，还有可说；永由阳城侯刘庆忌荐入，庆忌系故宗正刘德孙，袭封阳城侯。也欲倚势求荣，比盲杜且不如了！小子有诗叹道：

　　大廷对策贵摅诚，岂为权豪独徇情？

　　谁料书生充走狗，学成两字是逢迎。

　　王氏未去，弭灾无术，俄而淫霖下降，黄河决口，百姓又吃苦不堪了。欲知河患如何得平，且看下回再表。

　　元帝三男，惟太子骜为王太后所出，以嫡长论，应立为嗣，有何疑义？况储位固已蚤定乎？元帝为傅昭仪所惑，几致易储，史丹一再谏诤，义所当然。或谓太子骜若不得立，则王氏之祸，可以不兴，此说似是而实非。元帝不立骜，即立康，康好声色，必致淫荒，傅昭仪亦非易与者，观哀帝时之傅太后，可见一斑。天下事但当凭理做去，祸福安能逆料乎？彼许女之为太子妃，非以色进，太子骜和好无间，亦属伉俪常情，厥后太子即位，许氏为后，乐而不淫，宁致酿灾？乃变异迭闻，史不绝书，如果为戾气所感召，则王氏应难辞咎。杜钦谷永，不导王凤以谦抑之德，反斥许后之宠爱太专。离间帝后，构成嫌隙，祸水入而火德衰，罪由钦永两人，宁特阿附权戚也哉！

第九十三回·给孤园问古谈因 天竺国朝王遇偶:

　　◎　李（哀帝一）

　　帝讳，昭宗第九子，景福元年生。乾宁四年封辉王，名祚。天复三年二月拜开府仪同三司，充诸道兵马元帅。天元年八月，朱全忠矫昭宗遗诏立为皇太子，改今名，寻即位。四年三月，禅位於梁。梁奉帝为济阴王，迁於曹州。开平二年二月遇害，在位四年，年十七。谥曰哀，後唐明宗追谥曰昭宣光烈孝皇帝。

　　◇　授杨涉平章事制

　　门下：持钧轴以燮阴阳，是资至德；掌地征而富邦国，必仗通才。难虚作砺之求，式叶为霖之望。金紫光禄大夫守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宏农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杨涉，代袭轩裳，业通坟典，践履华胄，周旋大寮。陈太邱雅尚清贫，葛稚川不贪荣禄，绰有休问，喧在群言。往典贡闱，则文行兼采；近司铨管，则清浊咸分。至必可称，动皆垂范。朕嗣守丕祚，虔思小康，是用授以钧衡，委之征赋。尔其克申蕴蓄，用副旁求，使干戈速偃於四郊，玉帛继归於内帑。仍司仙殿，更重化源，勉辅冲人，臻於理道。可尚书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集贤殿大学士判户部事，散官勋封并如故。

　　◇　授裴枢崔远左右仆射制

　　门下：入则秉钧衡而凝庶政，出则正冠冕以长百寮，式资夙旧之臣，咸谓重难之地。银青光禄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太清宫使宏文馆大学士延资库使诸道盐铁转运等使上柱国河东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裴枢，周事四朝，慎守三纪，再持国柄，屡竭︳谟。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上柱国博陵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崔远，语默有程，得丧无扰，中构氵存履，尽瘁克彰。俱宣夙夜之勤，备罄匡扶之业，是用均其劳逸，显尔便蕃，燮辍於剧权，师长并资於硕望。无亏懿效，式使当仁，或增疏爵之荣，更表优贤之礼。枢可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仆射，仍进封开国公，加食邑一千户，勋如故。远可守尚书右仆射，散官勋封并如故。

　　◇　贬陆王溥制

　　朕以凉德，获嗣丕图，将宏至公，以凝庶绩。宪章不滥，赏罚惟宜，俾恢理政之风，用正纪纲之典。其有常居宰辅，但协奸邪，苟玉石之未分，则稂莠而将茂。须行黜责，用致澄清。吏部尚书陆，早以文儒，亟扬华显。自先皇帝议征陇，而确有救论，果犯雷霆，旋经迁贬。其後茂贞之势援，凭阉监之梯媒，寻复旧官，再升重位。惟知周比，宁务燮和，迩来多难，罔不由此。工部尚书王溥，亦茂贞奥主，崔允门人。骤历禁闱，俄尘衮职，但恣诡随之志，曾无匪懈之称。崔允既置严诛，而溥独居清列。况朕恭承大宝，思拯彝伦，非为洗垢求瑕，但冀惩恶劝善，兼宜斥於外掾，不可容在中台。尚谓宽恩，勉当省过。可濮州司户参军，溥可淄州司户参军。

　　◇　责授柳璨密州司户制

　　明罚饬法，固有彝章，惩恶除邪，用摅众怒。责授官登州刺史柳璨，素矜忄佥巧，每务回邪。幸以庸才，骤持重柄，曾无微效，显负明恩。诡谲多端，包藏莫测，但结连於凶险，独倾陷於贤良。罪既贯盈，理宜窜殛，尚处一麾之独任，亏三尺之常刑。将塞群言，须行重典，自贻颠覆，无或怨尤。可贬密州司户参军。

　　◇　允群臣请停观送山陵诏

　　朕以痛深创钜，园陵有期，冀当复土之辰，以慰终天之报。而公卿大臣，敷陈典故，援引今古，以为一日万几，不可斯须而旷，既执礼而愈切，难顺情而有违。深抑荼蓼之哀怀，俯徇股肱之谠议。爰因晨省，已启慈颜，倍极哀摧，勉从来请。

　　◇　许宰臣已下游宴诏

　　朕以宰臣已下，常拘官局，罕获欢娱。今膏泽不愆，丰年有望，将臻上瑞，宜示优恩。及此芳辰，不兹丽景，稍令暇逸，俾务游从。宜令自今月十二日至十六日，各令逐便，选胜游宴。

　　◇　修省诏

　　朕以宿麦未登，时阳久亢，虑阙粢盛之备，轸予宵旰之忧。所宜避正位於宸居，减珍羞於常膳，谅惟眇质，深合罪躬，庶期昭感之详，以致滂沱之泽。今月八日已後，不坐正殿，及减常膳，

　　◇　改上清宫为太清宫诏

　　元元皇帝肇基圣绪，敷佑神孙。派灵长，共乾坤而莫极；瑶图坚固，与日月而无穷。是以我朝追崇，奕叶昭祀。礼因尊祖，爰陈恭敬之文；事惟求真，且异虚无之旨。比者当如九庙，另置一宫。东迁以来，欲修奉而未暇；北观之内，遂荐享以从宜。每备粢盛，靡稽古实。祝史正辞而追远，虽属犹龙；宰臣肃拜於当阳，如求罔象。徒陈玉，莫对琼彝，璨练达旧章，振举重职。爰思改作，颇谓协宜，庶不愆而不忘，致来顾而来享。又寻元圃，如得濑乡，古殿清，乔木阴翳，可以仰规紫府，便号清宫。舍短从长，斯为智士；寻源正始，实赖贤臣。合议允俞，殊可嘉奖。

　　◇　注拟专委三铨诏

　　设官分职，各有司存，铨衡既任於吏曹，除授宁烦於宰执。但所司注拟，申到中书，过验酌量，苟或差舛，难可尽定。近年除授，其徒实繁，占选部之阙员，择切当之优便，遂使三铨注拟之间，皆旷职务。且以宰臣所任提举，百辟唯务公平，将致无私，克臻有道。应天下州府令录，并委吏部三铨注拟，中书门下自天二年四月十九日後，并不除授。或有诸道荐奏量留，据状详度可否施行。庶几各司其局，免致繁隳，宰相提纲，永存事体。

　　◇　常朝改东上阁门诏

　　东上西上二阁门，制置各别。至於常事，则以东上居先，或大忌进名，遂用西阁为便。同於礼式，何表区分。顷缘阉竖擅权，乃以阴阳取位，不思南面，但启西门。迩来相承，未议更改，详其称谓，似爽规仪。自五月一日已後，常朝取东上阁门，或遇忌日奉慰，即开西上ト门，永为定制。

　　◇　改雒都诸门与西京门同名者诏

　　法驾迁都之日，雒京再建之初，虑怀土有类於新丰，惟更门以合於旧制。今则妖星既出於雍分，高闳难仿於秦馀，宜复别门之名，以壮卜年之永。是用分疆画界，实显验於否臧；东雒西京，靡互参於制度。其京都见在门同西京门名者，并宜改复雒京旧门名。

　　◇　答河南尹张全义进嘉禾合穗诏

　　多稼如云，已称大稔，异亩同颖，益表殊祥。张全义尹正邦畿，从容廊庙，动必垂於惠化，静每著於燮调，佐时之略弥彰，阜俗之风益显。爰昭元贶，可卜丰年，训农遐掩於卫文，献瑞迥同於唐叔，载观祯异，尤切叹嘉。仍付史馆。

　　◇　百官逐月支半俸诏

　　所有百官俸料，实系国用盈虚。昨自去冬领给全俸，及支遣之後，公帑不充。盖道途初通，纲运未集，徒挂忧勤之念，尚牵经费之资。若不议均分，则必至悬绝，量其物用，须有指挥。其百官逐月料钱，宜令左藏库自今年正月支半俸。

　　◇　允吏部请诸道申送员阙诏

　　比者吏部注官，只凭格式送阙。近以诸州不申阙解，且从权指挥。选人指射之时，既不详审；铨司注唱之际，遂使交加。颇属弊讹，频起论讼，所司厘革，合议允从。

　　◇　新除官不得停住诏

　　朝廷命官，量能授职，中书奏拟，旋已施行，抡才既备於班员，立政兼伸於沈滞。况迁都之後，制度聿兴，新授官者，翔於外藩，不议赴阙，前资任者，蛰於列屏，自谓安时。矧尔代受国恩，身荣朝请。养高保性，既不能解印挂冠；论级嗜名，又不能擘肌分理。况新罗渤海，外国远戎，奔程已至於新都，入贡不亏於旧典。复於朝士，有愧夷人。既除官者，尚不归班，则前任者，良难恋主。宜令诸道节度观察防御刺史等，如部内有新除朝官前资朝官，敕到後三日内发遣赴阙，仍差人监送。所在州县，不得停住，苟或稽违。必议贬黜。付所司。

　　◇　允朱全忠请注拟准旧式处分诏

　　应合赴吏部常调选人等，三铨公事，素有条流，近年多不公平，遂致授任重叠。既闻争竞，须暂停留。今者元帅梁王，动静推公，周旋陈理，或虑选人羁旅，特请准式施行，兼缘已及深冬，所司未有起请，若或稽滞，必缓程期，功在考详，务令精当。今年冬常调选人，宜委三铨并准旧例处分。如或逾滥，辄违格文，罪在官曹，非止猾吏。其四镇管内官员，须候本道申阙到省，方可注拟。

　　◇　罢柳逊诏

　　逊尝为张租庸判官；又王溥监修日奏充判官，授工部侍郎；又与赵崇、裴贽为刎颈之交。昨裴枢等得罪之时，合当连坐，尚矜暮齿，且俾悬车。可本官致仕。

　　◇　贬李延古卫尉寺主簿诏

　　司勋员外郎李延古，世荷国恩，两叶相位，幸从筮仕，累忝宠荣，多历岁时，不趋班列。而自迁都卜洛，纪律载张，去明庭而非遥，处别墅而无惧，罔思报效，姑务便安。为臣之节如斯，贻厥之谋何在？须加惩责，以肃朝伦，九寺勾稽，尚谓宽典。可责授卫尉寺主簿。

　　◇　答中书门下表贺朱全忠进白兔诏

　　上天眷，灵《兔》效珍。道既协於坤慈，祥乃彰於月窟，雪霜是比，皎晶可观。全忠道贯神明，功高鼎鼐，果因嘉瑞，归善天庭。俾颁示於有司，冀流光於不朽，再三嘉玩，叹注良深。

　　◇　复排廊餐诏

　　百寮入朝，两廊赐食，迁都之後，所司阙供。元帅梁王欲整大纲，复行故事，罔思劳费，悉自再图。是使端简在廷，咸思感悦。峨冠就列，益任优隆，备睹宠规，弥增钦叹。宜赐诏奖饬，仍付所司。

　　◇　诛孙秘诏

　　秘是故崖州司户参军孙乘亲弟，其兄既处极典，其弟难贷馀生。宜除名配流爱州，充长流百姓。仍委御史台差人所在赐自尽。

　　◇　禅位梁王诏

　　宰臣文武百辟，藩岳庶尹，明听朕言：夫大宝之尊，神器之重，傥非德充宇宙，功济黔黎，著重华纳麓之功，彰文命导川之绩，允熙帝载，克伐天工，则何以统御万邦，照临八极。元帅梁王，龙颜瑞质，玉理奇文。以英谋睿武定寰瀛，以厚泽深仁抚华夏，神功至德，绝後光前。缇油罕纪其鸿勋，讴诵显归於至化，二十年之功业，亿兆众之推崇，迩无异言，远无异望。朕惟王圣德，光被八，宜顺元穹，膺兹宝命。况天文符瑞，杂沓宣明，虞夏昌期，显於图。万几不可以久旷，天命不可以久违，神祗叶心，归於有德。朕敬以天下传禅圣君，退居旧藩，以备三恪。今敕宰臣张文蔚、杨涉等，率文武百僚，备法驾奉迎梁朝，勉励肃恭，尊戴明主。冲人释兹重负，永为虞宾，获奉新朝，庆泰兼极。中外列辟，宜体朕怀。

　　◇　发内库银充文武常参官救接敕

　　朕奉太后慈旨，以两司纲运未来，百官事力多阙，旦夕霜冷，深轸所怀。令於内库方圆银二千一百七十二两，充见任文武常参官救接，委御史台依品秩分。

　　◇　停嘉会节敕

　　三月二十三日嘉会节，伏以大行皇帝仙驾上升，灵山将卜，神既游於天际，节宜辍於人间。准故事嘉会节宜停。

　　◇　封屈原敕

　　楚三闾大夫屈原，正直事君，文章饰己。当椒兰之是佞，俾蕙ぇ之不香，显比干之赤心，蹑彭咸於绿水。虽楚烟荆雨，随强魄於故乡；而福善祸淫，播明灵於巨屏。名早流於竹素，功有益於州闾。爰表厥封，用旌良美，宜封为昭灵侯。

　　◇　诛李彦威等敕

　　彦威等主典禁兵，妄为扇动，既有彰於物论，兼亦系於军情。谪掾遐方，安能塞责？宜配充本州长流百姓，仍令所在赐自尽。

　　◇　皇太后册礼改期敕

　　据太常礼院奏：於十二月内择日册太后者。朕近奉慈旨，以山陵未毕，哀感方缠，凡百有司，且虔充奉，吉凶之礼，难以并施。太后册礼，宜俟山陵毕日。庶得桥山攀慕，彰尽节於君臣；兰殿承荣，展盛仪於朕志。情既获遂，礼实宜之。付所司。

　　◇　亲送山陵敕

　　朕祗荷丕图，仰惟先训，方追号弓之痛，俯临同轨之期，将展孝思，宜亲营护。皇太后义深鸣凤，情极攀龙，亦欲专奉灵舆，躬及园陵寝庙，冀尽追摧之道，用终哀敬之仪。其大行皇帝发引日，朕当从皇太后亲至陵所，宜令中书门下准此指挥。

第九十四回·四僧宴乐御花园 一怪空怀情欲喜:

　　◎　哀帝（二）

　　◇　均文武俸料敕

　　文武二柄，国家大纲；东西两班，官职同体。咸匡圣运，共列明廷，品秩相对於高卑，禄俸皆均於厚薄。不论前代，祗考本朝，太宗皇帝以中外臣寮，文武参用，或自军卫而居台省，亦由衣冠而秉节旄，足明於武列文班，不令分清浊优劣。近代浮薄相尚，凌蔑旧章，假偃武以修文，竞弃本而逐末。虽蓝衫鱼简，当一见而便许升堂；纵拖紫腰金，若非类而无令接席。以是显扬荣辱，分别重轻，遽失人心，尽隳朝体。致有今日，实此之由，须议改更，渐期通济。文武百官自一品以下，逐月所给料钱，并须均匀。数目多少，一般支给，兼差使诸道，亦依轮次差遣。既就公平，必期开泰，叶群情於天下，崇故事於国初。凡百臣庶，宜体朕怀。

　　◇　皇太后册礼再改期敕

　　朕获荷丕图，仰遵慈训，爰崇徽号，已定礼仪，冀申为子之心，以展奉亲之敬。昨所司定今月二十五日行皇太后册礼。再奉慈旨，以宫殿未停工作，蒸暑不欲劳人，宜改吉辰，固难违命。册礼俟修大内毕功日，所司以闻。

　　◇　彗星见避正殿敕

　　朕以冲幼，克嗣丕基，业业兢兢，勤恭夕惕。彗星谪见，罪在朕躬，虽已降赦文，特行恩宥，起今月二十四日後，避正殿，减常膳，以明思过。付所司。

　　◇　贬裴枢崔远敕

　　朕谬将眇质，叨荷丕图，常怀驭朽之心，每轸泣辜之念。谅於黜责，岂易施行。左仆射裴枢、右仆射崔远，虽罢机衡，尚居揆路，既处优崇之任，未伤进退之规。不能秉志安家，但恣流言谤国，颇兴物论，难抑朝章。须离八座之荣，尚付六条之政，勉思咎已，无至尤人。枢可责授朝散大夫登州刺史，远可责授朝散大夫莱州刺史，并委御史台催促出京，所在驰驿发遣。

　　◇　妖星不见敕

　　上天谪见，下土震惊，致夙夜之沈忧，恐生灵之多难。不居正殿，尽辍常羞，益务斋虔，以申禳祷。果致元穹覆，孛彗消除，岂罪己之感通，免贻人於灾。式观陈奏，深慰诚怀。

　　◇　诛裴枢等敕

　　责授陇州司户裴枢，琼州司户独孤损、白州司户崔远、濮州司户陆、淄州司户王溥、曹州司户赵崇、濮州司户王赞等，皆受国恩，咸当重任。罔思罄竭，唯贮奸邪，虽已谪於遐方，尚难宽於国典。委御史台差人所在州县各赐自尽。

　　◇　贬裴贽李煦敕

　　君臣之间，进退以礼，矧於求旧，欲保初终，苟自掇於悔尤，亦须行於黜责。特进守司空致仕上柱国河东县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裴贽，早以公望，常践台司，靡闻竭力以匡时，每务养恬而避事。洎从请老，不谓无恩，合慎枢机，动循规矩，虽云勇退，乃有後言，自为簿从之酋，颇失人臣之礼。谪居郡掾，用正朝纲，尚谓从轻，所宜自咎。可责授青州司户。刑部郎中李煦可莱州司户。

　　◇　贬敬沼敕

　　卫尉少卿敬沼，是裴贽之甥，常累於舅。或以明经挠文柄，或以私事窃化权。贽已左迁，尔又何逭？可贬徐州萧县尉。

　　◇　停贡橄榄敕

　　禹别九州，秦分百郡，勉务随方之职，须资利物之源。朕所以鄙酱於汉朝，慕菁茅於周室，用为儆戒，以省征徭。福建一道，远在海隅，尝勤土贡，每年所进橄榄子，颇甚劳役往来。本因阉竖生长瓯闽，自为耽爱，率令供进，以为定规。况非荐熟之珍，仍异厥包之礼，虽彰忠荩，无济阙如。每年但供进腊面茶外，不要进奉橄榄子。永为常例。

　　◇　令张全义摄行太尉中书令敕

　　汉代元勋，邓禹冠诸侯之上；晋朝重位，王导居百辟之先。皆道著匡扶，功宣寰宇，其於崇宠，迥异等伦。朕获以眇躬，重兴丕运，凡关制度，必法旧章，实仗勋贤，永安宗社。副元帅梁王正守太尉中书令，忠武军节度使河南尹张全义亦正守中书令，俱深倚注，咸正台衡。其朝廷册礼，告祀天地宗庙，其司空则差官摄行，太尉、侍中、中书令即宰臣摄行。今太尉副元帅任冠藩垣，每遇行礼之时，或不在京国，即事须差摄太尉行事。全义见居阙下，任正中枢，不可更差别官又摄中书令事。其太尉官，如梁王朝觐在京，便委行事，如却赴镇，即依前摄行。所合差中书令，便委全义以本官行礼。其侍中、司空、司徒即临时差官。付所司。

　　◇　放司空图还山敕

　　前大中大夫尚书兵部侍郎赐紫金鱼袋司空图，俊造登科，朱紫升籍，既养高以傲代，类移山而钓名。志乐漱流，心轻食禄。匪夷匪惠，难居公正之朝；载省载思，当徇幽栖之志。宜放还中条山。

　　◇　奖朱全忠收荆襄敕

　　梁王躬临貔武，收复荆、襄，拔岘首若转丸，平荆门如沃雪，连收两镇，并走二凶。乃眷勋庸，载深嘉注，宜赐诏奖饰。

　　◇　禁论认洛阳田宅敕

　　洛城坊曲内，上有朝臣诸司宅舍，经乱荒榛。张全义葺理已来，皆已耕垦，既供军赋，即系公田。或恐每有披论，认为世业，须烦按验，遂启幸门。其都内坊曲及畿内已耕植田土，诸色人并不得论认。如要业田，一任买置。凡论认者，不在给还之限。如有本主元自差人勾当，不在此限。如荒田无主，即许识认。付河南府。

　　◇　改卜郊敕

　　先定此月十九日亲礼南郊，虽定吉辰，改卜亦有故事。宜改取来年正月上辛。付所司。

　　◇　五日听朝敕

　　汉宣帝中兴，五日一听朝，历代通规，就为常式。近代不循旧仪，辄隳制度，既奸邪之得计，致临视之失常，须守旧规，以循定制。宜每月只许一、五、九日开延英，计九度。其入阁日，仍於延英日一度指挥；如有大段公事，中书门下具榜子奏请开延英，不计日数。付所司。

　　◇　禁宫人擅出内门敕

　　宫嫔女职，本备内任，近年以来，稍失仪制。宫人出内宣命，き御参随视朝，乃失旧规，须为永制。今後每遇延英坐朝日，只令小黄门祗候引从，宫人不得擅出内门，庶循典仪，免致纷杂。

　　◇　追戮蒋元晖敕

　　蒋元晖身居密近，擅弄威权，鬻爵卖官，聚财营第，而包藏悖逆，稔浸奸邪。虽都市己处於极刑，而屈法尚慊於众怒，更示焚弃之典，以惩显负之踪。宜追削为凶逆百姓，仍委河南府揭尸於都门外，聚众焚烧。

　　◇　追废皇太后何氏敕

　　皇太后位承坤德，有愧母仪。近者凶逆诛夷，宫闱词连丑状，寻自崩变，以谢万方。朕以幼冲，君临区宇，虽情深号慕，而法难徇私，勉循秦汉之规，须示追降之典。其遣黄门收所上皇太后宝册，追废为庶人，宜差官告郊庙。

　　◇　停郊祀敕

　　朕以谬荷丕图，礼合亲竭郊庙，先定来年正月上辛用事。今以宫闱内乱，播於丑声，难以惭恧之容，入於祖宗之庙。其年年上辛亲谒郊庙宜停。

　　◇　责授张廷范等敕

　　太常卿张廷范、太常少卿裴间、温銮、祠部郎中知制诰张茂枢等，蒋元晖在枢密之时，与柳璨、张廷范共为朋扇，日相往来，假其游宴之名，别贮倾危之计。苟安重位，酷陷朝臣，既比阴谋，难宽大辟。柳璨已从别敕处分，廷范可责授莱州司户。裴间等常同聚会，固共包藏，间可青州北海尉，銮临淄尉，茂枢博昌尉，并员外置。

　　◇　诛张廷范等敕

　　张廷范性惟庸妄，志在回邪，不能保慎宠荣，而乃包藏凶险。密交柳璨，深结元晖，昼议宵行，欺天负地。神祗共怒，罪状难原。宜除名，委河南府於都市集众，以五车分裂。温銮、裴间、张茂枢并除名，委於御史台所在赐自尽。柳璨弟、，送河南府决杀。

　　◇　赐柳璨自尽敕

　　密州司户柳璨，交通悖逆，背负明恩。每稔祸於偷安，欲危人而自固，罔知畏惮，惟肆奸回。既凶恶以贯盈，实朝野而共怒。况复聚贪爵秩，恣逞威权。据其狡猾之端，须降诛锄之命。宜降名，配崖州长流百姓，委御史台差人所在赐自尽。

　　◇　册吴王钱Α敕

　　定乱安国功臣镇海镇东军节度浙江东西道观察处置等使淮南东面行营招讨营田安抚两浙盐铁制置发运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侍中兼中书令杭越两州刺史上柱国吴王食邑九千户实封五百户钱Α，总临两镇，早立殊功，抚制三吴，久闻异政。一荣封爵，再换星霜，盖缘道路阻艰，遂致册书留滞。近者潭洪水陆，并已通流，元勋举议，请行典礼，冀免稽於制命，俾速远於朝恩。须议施行，实为允当。明甄酬之宠，谐佥属之情。其所封吴王策礼，宜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

　　◇　明经科准常例送礼部敕

　　取士之科，明经极重，每年人数，已有旧规，去夏虽举条流，盖虑所司逾滥。今者国子监既有闻奏，河南府亦具陈论，不念远人，何以诱进？只在乎升降之际，切务公平，又何必解送之时，便为沙汰。将免遗才之叹，须开积善之门，特改旧条，俾循往例。国子监河南府所试明经，并依准常例解送礼部。所放人数，亦许酌量施行，但不得苟徇属求，遂致侥幸。兼下诸道准此。

　　◇　允增贡举额数敕

　　朝廷取士之科，每岁择才之重，必资艺实，以副勤求。或来自远途，或久稽乡荐。今年就试，多有屈人。所司奏论，是宜俞允。苟叶无私之道，俾开振滞之门，切在精详，伫观公当。其礼部所放进士，於旧年人数外，宜令更添两人。

　　◇　停戎昭军额敕

　　天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於金州置戎昭军，割均、房二州为属郡。比因冯行袭叶赞元勋，克宣丕绩，用奖济师之效，遂行割地之权。今命帅得人，畴庸有秩，其戎昭军额宜停。其均、房二州，却还山南东道收管。

　　◇　停忠义军额敕

　　襄州近因赵匡凝作帅，请别立忠义军额，既非往制，固是从权。忠义军额宜停废，依旧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　令崇勋殿候对敕

　　贞观大殿，朝廷正衙，遇正至之辰，受群臣朝贺。比来视朔，未正规仪。其入阁，自今後宜令宰臣文武百寮，於崇勋殿候对。付所司。

　　◇　黜王震敕

　　震就列朝行，守官宗寺，俄从私便，久去上京，既稍失於规程，宜特示於黜免。勒停见任，并落下袭封。

　　◇　停河南监牧诸司敕

　　牛羊司牧管御厨羊，并乳牛等御厨物料，元是河南府供进，其肉便在物料数内，续以诸处送到羊，且令牛羊司逐日送纳。今知旧数已尽，官吏所繇多总逃去。其诸处续进到羊，并旧管乳牛，并送河南府牧管。其牛羊司官吏并宜停废。

　　◇　奖王茂章敕

　　王茂章能分逆顺，舍彼狂迷。弃杨渥之乱邦，不同奸险；投钱Α之巨镇，思贤良。既明向国之心，颇见立身之道，元戎所荐，义节昭然，须行激劝之规，用示奖酬之宠。宜授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太保兼御史大夫。

　　◇　禅位册文

　　皇帝若曰：咨尔天下兵马元帅相国总百揆梁王，朕每观上古之书，以尧舜为始者，盖以禅让之典，垂於无穷。故封泰山，禅梁父，略可道者七十二君，则知天下至公，非一姓独有。自古明王圣帝，焦思劳神，惴若纳隍，坐以待旦，莫不居之则兢畏，去之则逸安。且轩辕非不明，放勋非不圣，尚欲游於姑射，休彼太庭。矧乎历数寻终，期运久谢，属於孤藐，统御万方者哉！况自懿祖之後，嬖幸乱朝，祸起有阶，政渐无象。天纲幅裂，海水横流，四纪於兹，群生无庇。洎乎丧乱，谁其绥。洎於小子，粤以幼年，继兹衰绪。岂兹冲昧，能守洪基？惟王明圣在躬，体於上哲。奋扬神武，戡定区夏，大功二十，光著册书。北越阴山，南逾瘴海，东至碣石，西暨流沙，怀生之伦，罔不悦附。矧予寡昧，危而获存。今则上察天文，下观人愿，是土德终极之际，乃金行兆应之辰。况十载之间，彗星三见，布新除旧，厥有明徵。讴歌所归，属在睿德。今遣持节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张文蔚等贲皇帝宝绶，敬逊於位。於戏！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天禄永终。王其祗显大礼，享兹万国，以肃膺天命。

第九十五回·假合真形擒玉兔 真阴归正会灵元:

　　◎　徐惠（太宗徐贤妃一）

　　贤妃名惠，湖州长城人。八岁自晓属文，太宗召为才人，再迁充容。帝崩，哀慕成疾，永徽元年卒，年二十四。赠贤妃。

　　◇　奉和御制小山赋

　　惟圣皇之御宇，鉴败德於前规。裁广知以从狭，抑高心而就卑。惧逸情之有泰，欣静虑於无为。於时季春移序，初光入暑，露溽池台，烟霏林。睿情悒以无欢，怀仁智而延伫。思寓赏以登临，非骋丽於茅宇。殊华岳之削成，异罗浮之移所。尔其表玩宸衷，故作离宫。含仁自下，带非崇，分上林之卉木，点重峦之翠红。叶新抽而不树，花散植植而无丛。杂当窗之带柳，交约砌之圭桐。纤尘集兮朝岭峻，宵露兮夕涧空。影促圆峰三寸日，声低叠嶂一寻风。风轻兮拂兰蕙，日斜兮荫阶砌，蝶留粉於岩端，蜂寻香於岭际。草临波而侧影，石莹流而倒势。虽蓬瀛之蕴奇，故未留於神睇。彼昆阆之称美，讵有述於天制。岂若数篑之形，於掖庭，俯依绮槛，仰映朱楹。耻岩崖之鄙薄，荷眺瞩之恩荣。期保终於一国，奉天眷於千龄。

　　◇　谏太宗息兵罢役疏

　　自贞观以来，二十有二载，风雨调顺，年登岁稔，人无水旱之弊，国无饥馑之灾。昔汉武守文之常主，犹登刻玉之符；齐桓小国之庸君，尚图泥金之事。陛下推功损己，让德不居。亿兆倾心，犹阙告成之礼；€亭伫谒，未展升中之仪。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纲罗千代者矣。然古人有言：「虽休勿休」，良有以也。守初保末，圣哲罕兼。是知业大者易骄，愿陛下难之；善始者难终，愿陛下易之。

　　窃见顷年以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邱之役，士马疲於甲胄，舟车倦於转输。且召募役戍，去留怀死生之痛；因风阻浪，往来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无数十之获；一船致损，则倾数百之粮。是犹运有尽之农工，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虽除凶伐暴，有国常规，然默武玩兵，先哲所戒。昔秦王并吞六国，反速危亡之兆；晋武奄有三方，翻成覆败之业。岂非矜功恃大，弃德而倾邦；图利忘害，肆情而纵欲。遂使悠悠六合，虽广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祸。是知地广非常安之术，人劳乃易乱之源。愿陛下布泽流仁，矜弊恤乏，减行役之烦，增《湛露》之惠。

　　妾又闻为政之本，贵在无为。窃见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阙初建，南营翠微，曾未逾时，玉华创制。虽复因山藉水，非无架筑之劳；损之又损，颇有工力之费。终以茅茨示约，犹兴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无烦扰之弊。是以卑宫菲食，圣王之所安；金屋瑶台，骄主之为丽。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愿陛下使之以时，则力无竭矣；用而息之，则人斯悦矣。

　　夫珍玩伎巧，乃丧国之斧斤；珠玉锦绣，实迷心之毒。窃见服玩纤靡，如变化於自然；职贡珍奇，若神仙之所制。虽驰华於季俗，实败素於淳风。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玉杯岂招亡之术，纣用之而国亡。方验侈丽之源，不可不遏。作法於俭，犹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

　　伏惟陛下明鉴未形，智周无际，穷奥秘於麟阁，尽探赜於儒林。千王治乱之踪，百代安危之迹，兴衰祸福之数，得失成败之机，固亦包吞心府之中，循环目围之内，乃宸衷之久察，无假一二言焉。唯恐知之非难，行之不易，志骄於业泰，体逸於时安。伏惟抑意裁心，慎终如始，削轻过以滋重德，择後是以替前非，则鸿名与日月无穷，盛德与乾坤永大。

　　◎　武（高宗武皇后一）

　　后名，并州文水人。工部尚书荆州都督封应国公士之女。高宗立为昭仪，进号宸妃，永徽六年立为皇后。上元元年进号天后。中宗即位，尊为皇太后。临朝称制，寻自称皇帝，改国号曰周。在位二十二年。中宗反正，谥曰大圣则天皇后。天宝八载，定谥则天顺圣皇后。

　　◇　劳韦安石手制

　　闻卿在彼，庶事存心。善政表於能官，仁明彰於镇抚。如此称职，深慰朕怀。

　　◇　褒广州都督王方庆制

　　朕以卿历职著称，故授此官，既美化远闻，实副朝寄。今赐卿杂彩六十段，并瑞锦等物，以彰善政也。

　　◇　释教在道法上制

　　朕先蒙金口之记，又承宝偈之文，历教表於当今，本愿标於曩劫。大云阐奥，明王国之祯符；方等发扬，显自在之丕业。驭一境而敦化，宏五戒以训人。爰开革命之阶，方启惟新之运，宜叶随时之义，以申自我之规。虽实际如如，理忘于先后；翘心恳恳，畏展於勤诚。自今已後，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服处黄冠之前，庶得道有识以皈依，极群生於回向。布告遐迩，知朕意焉。

　　◇　置鸿宜鼎稷等州制

　　鸾台：朕闻先王疆理天下也，莫不料其土宇，相其地宜，分五服以应财成，宅三川而适通变。辨方树辟，协和之道以隆；置郡罢侯，经始之图载远。而区分或异，制度罕同。连率法於在镐，牧守仪於起沛。官稀则政毁，地狭则人劳。义在随时，斯於致。

　　我大周席萝阐化，梦梓登期，通三授元扈之滨，得一升翠沩之。维嵩设险，耸危峰於少室；在河称防，导洪波於太史。卜兹洛食，是曰奥区，物产孔殷，形胜斯在。朕仰膺眷命，俯叶乐推，即涧之基，恢鼎革之运。珍符宝贶，贲发郊薮，佳气荣光，昭焕川泽。建明堂而陟配，立清庙以严，方阐隆周之业，以光卜年之兆。况成王定鼎，此则馀基，永言朝贡，实归中壤。是霜露之所均，当水陆之交会，庶齐劳逸，无隔遐迩。

　　作制王畿，虽宪章於故实；缅维帝邑，未折衷於新规。宜宏自我之典，式广来苏之泽。但京兆之地，旧号秦中，乃眷编，最为繁殖。一州独理，事多拥滞，宜令雍州管内，析置五州。其间於雍州以西安置潼关，即宜废省。然以千里之内，旧制通畿，征赋所出，事资广远。又王侯设险，以固其国，若无襟带，何以为守？雍州并所析州同州、太州，并通入畿内洛州，南面东面北面仍各置关。庶食采之地，自分汤沐之邑；弃之客，更从轩盖之游。其雍州旧管及同、太等州，土狭人稠，营种辛苦，有情愿向神都编贯者宜听。仍给复三年。百姓无田业者，任其所欲。即各差清强官押领，并许将家口自随，便於水次量给船乘，作般次进发至都，分付洛州受领。支配安置讫，申司录奏闻。

　　朕闻人惟邦本，本固邦宁，将以不肃而成，既庶而富。欲令率土黔黎，咸得遂性，劳来安堵，人不失业。其有诸州人，或先缘饥岁，流宕忘归，或父兄去官，因循寄住，为藉贯属，恐陷刑名，荏苒多时，未经首出。卫士杂色人等，并限百日内首尽，任於神都及畿内怀、郑、汴、许、汝等州附贯。给复一年，复满便依本番上下。其官人百姓，有情愿於洛、怀等七州附贯者亦听。应须交割，及发遣受领，并委本贯共新附州分明计会，不得因兹隐漏户口，虚蠲赋役。并新析五州三及雍州以西置关处，所司具为条例，务从省便奏闻。

　　◇　以郑汴等州为王畿制

　　鸾台：朕闻上图列宿，垂七纪而环紫微；下料物土，制八而尊赤县。是以帝猷方盛，开甸服於平阳；王业肇基，创神郊於景亳。虽政或沿革，道有隆，强干弱枝，率由兹典。用能体国经野，阜俗安人，法天险之崇高，显宸居之壮观。朕膺此符命，大庇黎元，俯顺讴歌，君临区夏。绍隆周之睿业，因丕洛之鸿基，相彼土中，实惟新邑，五方入贡，兼水陆之骏奔；六气运行，均霜露而调序。山川形胜，祥祉荐臻，远寤乾心，近收欲。式建宗社，大启神都，知王者之无外，明在德之可久。（阙一字）自夏殷，分土列爵，爰及秦汉，置守罢侯。所以东姬握图，王畿存千里之制；西京御历，帝里据三辅之饶。否泰既殊，损益且异，务归於适物，义尚於随时。朕以鼎业惟初，宝祚伊始，斟酌今古，申画封疆。征赋科徭，实资宽简，沃脊劳逸，宜有平分。缅怀习武之规，载隆辨方之术，可以洛东郑州、汴州、南汝州、许州、西陕州、虢州、北怀州、泽州、潞州、东北卫州、西北蒲州为王畿。内郑州、汴州、许州可置八府，汝州可置二府，卫州可置五府。别兵皆一千五百人，所司详依格式，明为条例。庶使固本之道，蔺轹於前修；足兵之义，牢笼於振古。主者施行。

　　◇　禁丧葬逾礼制

　　丧葬礼仪，盖惟恒式，如致乖越，深蠹公私。乃有富族豪家，竞相逾滥，穷奢极侈，不遵典法。至於送终之具，著在条令，明器之徒，皆有色数。遂敢妄施队伍，假设幡︾，兼复创造园宅，翦花树。或桐窬木马，功用尤多；或吉举凶（阙），彩饰殊贵：诸如此类，不可胜言。贵贱既无等差，资产为其损耗，既失刍灵之义，殊乖朴素之仪。此之愆违，先已禁断。州牧县宰，不能存心；御史金吾，曾无纠察。积习成俗，颇紊彝章。即宜各令所司，重更申明处分。自今已後，勿使更然。

　　◇　暴来俊臣罪状制

　　来俊臣闾巷小人，奸险有素，以其颇申纠摘，将谓微效款诚，遂拔自泥涂，齿於簪绂。岁月滋久，涓埃莫施，专构凶邪，每相朋扇。隐逆贼之妹，尤深嬖宠；逼良家之女，以为妾媵。作威作福，无礼无义。剥夺甚萑蒲之盗，赃贿逾邱山之积。诸王等盘石宗枝，必期毁败；南北衙文武将相，咸将倾危。冀得窃弄机权，方拟潜为悖逆，无君之心已著，不臣之迹显然。天下侧目，含灵切齿，擢其发不足以数罪，粉其骨不足以塞愆。弃市之刑，严酷未极；污宫之辟，舆议所归。宜加赤族之诛，以雪苍生之愤。

　　◇　改定闰月制

　　顷所司造历，以蜡月为闰，稽考史籍，便紊旧章。遂令去岁之中，晦仍见月，但恐寒暑未节，有爽天经。用深钦若之怀，式陈敬授之典，重更寻讨，果差一日，履端举正，属在於兹。宜改历惟新，革非於既往，可以十月为闰，十月一日甲子朔旦冬至。

　　◇　定伎术官进转制

　　量才授职，自有条流，常秩清班，非无差等。比来诸色伎术，因营得官，及其升迁，改从馀任，遂使器用纰缪，职务乖违，不合礼经，事须改辙。自今本色出身，解天文者进转官不得过太史令，音乐者不得过太乐鼓吹署令，医术者不得过尚药，奉御阴阳卜筮者不得过司膳寺诸署令。有从勋官品子流外国官参佐视品等出身者，自今以後，不得任京清要等官。若累限应至三品，不须进阶，每一阶酬勋两转。

　　◇　禁僧道毁谤制

　　佛道二教，同归於善，无为究竟，皆是一宗。比有浅识之徒，竞生物我，或因怼怒，各出丑言。僧既排斥老君，道士乃诽谤佛法，更相訾毁，务在加诸，人而无良，一至於此。且出家之人，须崇业行，非圣犯义，岂是法门。自今僧及道士敢毁谤佛道者，先决杖，即令还俗。

　　◇　却置涧关制

　　鸾台：山河作固，肇自往图；关梁是修，抑惟前典。朕情存太朴，志在无外。成皋姬陕，勿用咽喉；函谷秦封，解其衿带。欲使雁行靡拾，鹑居不扰。而俗浇弊，浮惰者多，非所以禁色末游，作限中外。事资权变，理贵从宜。便可率由旧章安置，应须修补，及官曲兵防，一事已上，所司速准例处分。其神都四面应须置关之处，宜令检校文昌虞部郎中王元即往检行，详择要害，务在省功，斟酌古今，必令折衷。还日具图样奏闻。

　　◇　诛唐波若制

　　故赵州刺史高，狂贼既至，死节不降。长史唐波若，不能固城，相率归贼。高已加赠，波若等身死破家。赏罚既行，须敦惩劝，宜颁示天下，咸使知闻。

　　◇　答王方庆谏孟春讲武手制

　　比为久属太平，多历年载，人皆废战，并悉学文。今者用整兵威，故令教习。卿以春行冬令，则水潦为败，举金伤木，则便害发生。循览所陈，深合典礼，若违此请，乃月令虚行。伫启直言，用依来表。

　　◇　授狄仁杰内史制

　　鸾台，︳谋房帷，秉钧之任为重；典综丝纶，挥翰之才是属。银青光禄大夫守纳言上柱国汝阳县开国男狄仁杰，地华簪组，材标栋干。城府凝深，宫墙峻邈。有八龙之艺术，兼三冬之文史。雅达政方，早膺朝寄。出移节传，播良守之风；入践台阁，得名臣之体。岂惟怀道佐明，见期於管乐；故以谒诚匡主，思致於尧舜。九重肃侍，则深陈可否；百辟在庭，则显言得失。虽从容顾问，礼被於皇闱，而基酌轻重，事隆於紫诰。宜迁掌阃之秩，式懋专车之宠。可守内史，散官勋封如故。主者施行。

　　◇　禁葬舍利骨制

　　释氏垂教，本离死生，示灭之仪，固非正法。如闻天中寺僧徒，今年七月十五日，下舍利骨，素服哭泣。不达妙理，轻徇常情，恐学者有疑，曾不谤毁。宜令所管州县，即加禁断。

　　◇　停杨素子孙京官侍卫制

　　隋尚书令杨素，昔在本朝，早荷殊遇。禀凶邪之德，有谄佞之才，惑乱君上，离间骨肉。摇动冢嫡，宁惟掘蛊之祸；诱扇後主，卒成请蹯之衅。随室丧亡，盖惟多僻，究其萌兆，职此之由。生为不忠之人，死为不义之鬼，身虽幸免，子竟族诛。斯则奸逆之谋，是为庭训；险薄之行，遂成门风。刑戮虽加，支允仍在，何得肩随近侍，齿列朝行？朕接统百王，恭临四海，上嘉贤佐，下恶贼臣，常欲从容於万机之馀，褒贬於千载之外。况年代未远，耳目所存者乎！其杨素及兄弟子孙已下，并不得令任京官及侍卫。

　　◇　令韦叔夏等刊定司礼仪注制

　　吉凶礼仪，国家所重，司礼博士，未甚详明。成均司业韦叔夏、太子率更令祝钦明等，博涉《礼经》，多所该练，委以参掌，冀得精详。自今司礼所修《仪注》，并令叔夏等刊定讫，然後奏进。

　　◇　授唐休左庶子同三品制

　　鸾台：献替储闱，管综王职，聿求多士，必在正人。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上柱国酒泉县开国公唐休，业履清醇，恭肃忠亮。言必从行，学以知道。居八座之重，握四岳之要。出将入相，允文允武，谋猷是属，宏益以深。顷以暮年，固辞退位，就闲去剧，优贤尚齿。巨源请老，仍参翼赞之荣；叔子养德，还预朝国之议。宜辍五曹之务，俾同三令之班。可金紫光禄大夫行太子左庶子依旧同凤阁鸾台三品，勋封如故。主者施行。

　　◇　授相王并州牧制

　　鸾台：神畿缉化，咨牧所难，天府屯兵，命将为重，惟贤是择，非亲勿居。太子左千牛卫率安北都护相王旦，黄道承晖，紫庭趋训。仪表瑰杰，识量虚明。资忠孝以立身，仗经书而致德。勇高卫霍，词优杨史，必能外振威声，内清戎政。宜膺夹辅之寄，兼司羽翼之重。可并州牧，馀如故。

　　◇　授相王雍州牧制

　　鸾台：京辅才难，神畿化首，四方取则，万邦承流。自非明德懿亲，何以宣风翊政？并州牧太子左千牛卫率相王旦，紫庭趋训，青社疏封，雅度冲深，瑰资秀杰。忠孝天假，礼乐日宣。（阙）朔掌望隆前率。北野莅戎，声高卧护，怀共理之干，有兼办之能。宜纡朝，用清都辇。可雍州牧。

　　◇　授韦嗣立凤阁侍郎平章事制

　　鸾台：凤池清切，鸾渚便蕃，讽纳两闱，允资一德。中散大人天官侍郎韦嗣立，当朝人望，奕代相门。道周性全，才高识远。诚以待物，宽而容众。往自纶翰，五字见推；洎处提衡，九流式序。怀宗庙之掌，有社稷之能。宜竭忠贤，翊宣政化。可守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散官如故。主者施行。

　　◇　许姚元之解职制

　　忠为令德，孝乃天经，义著君亲，道存爱敬，其或兼者，可不美欤。银青光禄大夫行凤阁侍郎兼检校相王府长史同凤阁鸾台三品姚元之，自掖垣趋侍，廊庙谋猷，竭节尽诚，谠言正议，始终无替，宏益以多。近以母氏衰老，情兼喜惧，在休沐之期，阙晨昏之礼，乞解所职，以就闲养。外奏内请，志到词勤，宜遂恳情，用敦孝道。眷彼藩邸，高选经佐，俾从梁苑之游，以致潘园之乐。可行相王府长史，一事已上，并同三品。

　　◇　求贤制

　　鸾台：朕闻璧月珠星，实为丽天之像；他波翠岳，爰标纪地之形。是知正位辨方，体元建极，不凭群彦，孰赞皇猷。事总万机，心覃亿兆，恒靡遑於寝食，诚罔惮於忧勤。伫贤良则终肖失寝，询政道则竟日停餐，岂直未明求衣，昃晷忘食而已。比者屡垂旌帛，频访丘园，虽志切於旁求，然未逢於俊。待舟航而涉水，思羽翼而凌虚。今者更启搜扬，庶得不遗草泽。其有文可以经邦国，武可以定边疆，蕴梁栋之宏才，堪将相之重任，无隔士庶，具以名闻。若举得其人，必当擢以不次，如妄相推荐，亦置科绳。所冀多士袭於隆周，得人逾於盛汉。布告遐迩，知朕意焉。

　　◇　诸王男等加封邑制

　　鸾台：昔子弟咸建，姬祚以隆；支体毕侯，汉国斯永。某王男某等，普谷分彩，天池演派，金相比映，玉树联芳。垂髫钦爱敬之风，总角闻《诗》、《礼》之训。三雍肇建，万品维新。褒德叙劳，式遵行庆之典；疏藩树屏，允叶推恩之令。可封襄阳县开国男。（阙）

　　◇　加嗣陈王延晖实封制

　　鸾台：睦亲之道，推恩之义，家国所同，古今无异。云麾将军行太子左鹤禁率嗣陈王延晖，地承枝叶，戚在葭莩，幼闻《诗》、《礼》，躬践名教。赏劝未酬，井邑犹虚，宜申优典，用光近族。延晖兄弟可别令实封一百五十户。

　　◇　新都郡主出降制

　　鸾台：皇太子长女新都郡主，资灵玉裕，比价瑶台。发艳天庭，仰丽星辰之象；承徽储禁，内禀河洲之德。惠心明婉，柔范端庄。始逾待年之期，甫及有行之岁。通事舍人杨Г，门擅槐鼎，地连姻戚，箕裘克隆，才质兼茂。可以膺合姓之典，奉御轮之躅。В梅兴咏，方邀六礼之欢；在楚言归，宜迨三星之夕。郡主可出适杨Г。

　　◇　乐安郡主出降制

　　鸾台：皇太子第八女乐安郡主，承规银榜，毓彩铜楼，宝婺连晖，琼娥比艳。贞明发於阃训，窈窕刘於国内外。固已仪范不愆，柔闲有裕。蘩入荐，既成四教之德；桃李方春，宜用三周之礼。可出适符节郎宏农杨承烈男守文。

　　◇　新都郡主等出降制

　　鸾台：皇太子第二女新都郡主、相王长女寿昌县主、第二女安兴县主等，并毓灵天汉，禀训皇闱，惠性早成，淑德克茂。粉泽四教，针缕七篇，笄年在时，令月有典。宜穆三从之礼，式光百雨之迓。新都郡主可出适左卫翊卢咸。寿昌县主可出适太子右奉御杨尚一。安兴县主可出适梁王府参军薛琳。所司准式。

　　◇　义安郡主出降制

　　鸾台：皇太子第二女义安郡主，重月降辉，发春扬彩，四德淳茂，六行恭修。岁在结缨，时方纳币。均州司仓裴巽，门胄清显，风范昭明。既谐委雁之祥，宜缛盘螭之礼。郡主可出适巽，仍以今月十四日成礼。所司准式。

　　◇　寿昌仙源县主出降制

　　鸾台：相王长女寿昌县主，第五女仙源县主，并禀灵天汉，渐训王门，质耀桃李，性芬兰蕙。帝孙将降，甫及笄年，国人所承，允归时望。清庙斋郎崔珍，太子左奉御薛伯阳，并地袭衣冠，躬履名教，风猷美茂，才艺纷纶。飞凤之占，既合其吉；乘龙之背，宜膺双举。寿昌县主可出适珍、仙源县主可出适伯阳。仍令所司准式。

　　◇　命皇太子监国制

　　鸾台：多难兴王，殷忧启圣，萧墙之祸，自古有之。朕以虚寡，宿承先顾，社稷宗庙，寄在朕躬。亲理万几，年逾二纪，幸得九元垂，四海安。何尝不日昃忘食，夜分辍寝，战战而临宝位，乾乾而握圣图。忧百姓之不宁，惧一物之失所。但以久亲庶政，勤倦成劳，顷日以来，微加风。逆竖张易之、昌宗兄弟，比缘薄解调炼，久在园苑驱驰，锡以殊恩，加以显秩。不谓豺狼之性，潜起枭獍之心，积日包藏，一朝发露。皇太子显，元良守器，纯孝奉亲，知此衅萌，奔卫宸极，与北军诸将，戮力同心，剿扑凶渠，咸就枭斩。斯乃天地之大德，幽明所赞叶者乎！岂惟朕躬之幸，抑亦兆庶之福。朕方资药饵，冀保痊和，几务既繁，有妨摄理，监临之寄，属在元良。宜令皇太子显监国，百官总已以听，朕当养闲高枕，庶获延龄。可大赦天下。

第九十六回·寇员外喜待高僧 唐长老不贪富贵:

　　◎　高宗武皇后（二）

　　◇　令礼官详定享明堂礼仪诏

　　黄轩御历，朝万方於合宫；丹陵握符，咨四岳於衢室。有虞辑瑞，总章之号既存；大禹锡圭，重屋之名攸建。殷人受命，置阳馆以辨方；周室凝图，立明堂以经野。用能范围三极，幽赞五神，展尊祖之怀，申宗祀之典。爰从汉魏，迨及周隋，经始之制虽兴，修广之规未备。

　　朕以庸昧，虔膺厚，受寄於缀衣之夕，荷顾於仍几之前。伏以高宗往年，已属意於阳馆。故宗辅之县，预纪明堂之名；改元之期，先著总章之号。朕於乾封之际，已奉表上尘，虽简宸心，未遑营构。今以鼎郊胜壤，圭邑奥区，处天地之中，顺阴阳之序，舟车是凑，贡赋攸均，爰藉子来之功，式遵奉先之旨。

　　夫明堂者，天子宗祀之堂，朝诸侯之位也。开乾坤之奥策，法气象之运行，故能使灾害不生，祸乱不作。眷言盛烈，岂不美欤！比者鸿儒礼官，所执各异。咸以为明堂者，置之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在国阳明之地。今既俯迩宫掖，恐黩灵祗，诚乃布政之居，未为宗祀之所。朕以为丙己之地，去宫室遥远，每月所居，因时飨祭，常备文物，动有烦劳，在於朕怀，殊非所谓。

　　今故裁基紫掖，辟宇彤闱，经始肇兴，成之匪日。但敬事天地，神明之德乃彰；尊祀祖宗，严恭之志方展。若使惟云布政，负临人，则茅宇土阶，取适而已，岂必劳百姓之力，制九筵而御哉？诚以获执蘩，虔奉宗庙故也。时既沿革，莫或相遵，自我作古，用适於事。今以上堂为严配之所，下堂为布政之居，光敷礼训，式展诚敬。来年正月一日，可於明堂宗祀三圣，以配上帝。宜令礼官博士学士内外明礼者祥定仪礼，务从典要，速以奏闻。

　　◇　明堂灾手诏

　　朕君临紫极，抚育苍生，普该有识之流，为启无疆之福，神宫之後，式建尊容。顷缘内作工徒宿火，误烧麻主，遂涉明堂。朕昧旦忧勤，不遑寝食，虑亏至道，未副天心，内省厥躬，伏增寅畏。槐省棘署，众僚庶尹，宜竭乃诚，各扬其职。内作工匠，可即放还。刺史县令，风化之首，宜矜恤鳏寡，敦劝农桑。均平赋役，省察奸盗，里妖讹，尤当禁止，远近冤讼，令早决断，见禁囚徒，速为处分，老病之色，征镇之家，亦令州县加意抚存。诸作非要切者，量事宜停。所司供进之物，并宜节减。其长才广度，沈迹下僚，据德依仁，韬声幽闭，怀辅佐之器，乏知已之容，宜令京官职事五品以下，及刺史上佐县令，量各准状荐举。仍遣内外文武百官九品以上，各上封事，极言正议，无有所隐。

　　◇　封古元应妻为徇忠县君诏

　　顷属默啜攻城，咸忧陷没。丈夫固守，犹不能坚。妇人怀忠，不惮流矢。由兹感激，危城重安。如不褒升，何以奖劝？古元应妻可封为徇忠县君。

　　◇　授王元感太子司议郎诏

　　王元感质性温敏，博闻强记，手不释卷，老而弥笃。掎前达之失，究先圣之旨，是谓儒宗，不可多得。可授太子司议郎兼崇贤馆学士。

　　◇　搜访贤良诏

　　鸾台：朕闻文武之道，凭经纬而开国；春秋之功，藉生杀而成岁。虽复车书混一，中黄之雄气谅存；温煦方滋，太白之高星必应。事既不昧，理乃固然。朕自临御天下，忧劳兆庶，宵衣伫旦，望调东户之风；旰食忘眠，希缉南薰之化。故得中外礻是福，遐迩安。控蟠桃於滋穴之墟，通细柳於炎洲之域。楚锋越刃，俱铄大农之冶；侠客雄儿，皆服鸿都之肆。今若循其至理，任彼无为，则取之道有馀，止戈之义不足。况金方起暴，玉河未靖，偷安榆鬼之乡，窃险麻奴之地。然而北幽响化，已事和亲之礼，而西负恩，不习用师之备。随时之义，宁可自然。当土宇旷修，人物繁富，三门九地之秘，岂谢前规；白猿苍兕之奇，何惭曩烈。或英谋冠代，雄略过人，总韩白以先驱，掩孙吴而得隽；或力能拔距，勇绝蒙轮，冒白刃其如归，抢苍璧而不顾；或迹隐廛肆，身村闾，行虽犯於流俗，器乃堪於拯难；或捷如迅电，走若追风，弯弧则七札洞开，奔陈则重围自溃。并有思於制命，俱示遇於时须。可令文武内外官五品及七品已上清官及外官刺史都督等，於当管部内，即令具举。且十室之邑，忠信尚存；三人同行，我师犹在。会须搜访，不得称无。荐若不虚，自从褒异之典；举非其士，岂漏贬责之科。所司明为条例，布告远近，知朕意焉。

　　◇　求访贤良诏

　　鸾台：上之临下，道莫贵於求贤；臣之事君，功岂逾於进善。所以允凝庶绩，式静群方，成大厦之凌云，济巨川之沃日。故周称多士，著美风谣；汉号得人，垂芳竹素。历观前代，罔不由兹。朕虽宵分辍寝，日旰忘食，勉思政术，不惮劬劳，而九域之至广，岂一人之独化，必伫材能，共成羽翼。虽复群龙在位，振鹭充庭，仍恐屠钓或违，轴尚隐，未殚岩穴之美，或委邱园之秀。所以屡回旌帛，频遣搜扬，推荐之道相寻，而虚伫之怀未惬，永言於此，寤寐以之。宜令文武官五品以上，各举所知。其有抱梁栋之才，可以丹青神化；蕴韬钤之略，可以振耀天威；资道德之方，可以奖训风俗；践孝友之行，可以劝率生灵；抱儒素之业，可以师范国胄；蓄文藻之思，可以方驾词人；守贞亮之节，可以直言无隐；履清白之操，可以守职不渝。凡此八科，实该三道，取人以器，求才务适。所司仍具为限程，副朕意焉。主者施行。

　　◇　五帝皆称帝敕

　　天无二称，帝是通名，承前诸儒，互生同异。乃以五方之帝亦谓天，假有经传互文，终是名实未当。称号不别，尊卑相混。自今郊祀之礼，唯昊天上帝称天，自馀五帝皆称帝。

　　◇　僧道并重敕

　　老君化胡，典诰攸著，岂容僧辈，妄请削除。故知偏辞，难以凭据，当依对定，佥议惟允。傥若史籍无据，俗官何忍虚承？明知化胡是真，作佛非谬，道能方便设教，佛本因道而生，老释既自元同，道佛亦合齐重。自今後，僧入观不礼拜天尊，道士入寺不瞻仰佛像，各勒还俗，乃科违敕之罪。

　　◇　停试糊名考判敕

　　品藻人物，铨综士流，委之选曹，责成斯在。且人无求备，用非一途，理宜才地并升，轮辕兼采：或收其履历，或取其学行。糊名考判，合格注官，既乖委任之方，颇异铨衡之术。朕励精思化，仄席求贤，必使草泽无遗，方圆曲尽。改弦易调，革故鼎新，载想缉熙之崇，式伫清通之效。其常选人，自今已後，宜委所司依常例铨注。其糊名入试及令学士考判宜停。

　　◇　减大理丞废秋官狱敕

　　鸾台：崇德简刑，列辟之彝范；并官省事，有国之良图。圣人执契以乘时，道苞乾大；善政改弦而驭俗，义叶鼎新。朕虔荷先基，恭临下土，运一心之浅虑，忧四海之群生，驭朽载兢，践冰惟惕。幸赖九元垂，七庙宣灵，天地以清，风雨咸若，菽粟登稔，疆徼无虞。茂祉日繁，殊祥岁集，答昊穹之眷命，顺亿兆之诚祈。苍璧灵坛，展严於上帝；黄金秘牒，追显号於前王。

　　大典聿申，鸿符允畅，斯实祖宗之遐庆，函夏之多福，岂朕虚薄，能臻此乎？但万岁初元，肇开昌历；九章恒宪，甫释严科。远近无缧绁之冤，老幼有歌谣之乐，人皆迁善，政在维新。丹笔刑官，已绝埋梧之听；黄沙狱户，将为鞠草之场。而法禁之曹，寮き斯众，司刑一局，便有八丞。既罕囚徒，静无推案，岂烦多士，虚习《夏书》，宜减二员，俾从他职。文昌国府，建礼天闱，庶政是归，具寮攸仰。谅青缣之美地，非赭服之攸居，虽复时有申谳，颇须听断。两造之文必具，五词之理易穷，讵假狴犴，方甄枉直，仙台置狱，甚为非宜。今欲总撤疏罗，宁可别施囹圄？其秋官狱即宜除毁。

　　朕既深居秘宇，不能遍览绵区，唯仗时贤，共康天下。州牧县宰，寄重亲人；僚守勾曹，任惟纲纪。百姓或有愆犯，必须尽理推寻，审知罪状分明，方可禁身科断，不得才闻小过，遽絷圜扉。高下其心，同叔鱼之鬻狱；轻重其手，爽定国之平刑。黠吏崇奸，恣其乾没，要囚多滞，积以炎凉，有一於此，当加重谴。幸悉心而慎罚，同底绩於胜残，伫宏勿辟之规，用阐无为之化。将使三千之罪，永绝於当年；岂惟数百之刑，仅宽於昔代。布告天下，识朕意焉。

　　◇　令武三思等修史敕

　　敕：宜令三思与纳言李峤、正谏大夫朱敬则、司农少卿徐彦伯、凤阁舍人魏知古、崔融、司封郎中徐坚、左史刘知几、直史馆吴兢修唐史。采四方之志，成一家之言，长悬楷则，以贻劝诫。

　　◇　褒监察御史解琬敕

　　解琬孝性淳厚，言词哀切，固辞强夺之荣，乞就终忧之典，足以激扬风俗，敦奖名教。宜遂雅怀，仍其祈请。仍俟服阕後赴上。

　　◇　高宗天皇大帝哀册文

　　维宏道元年，岁次癸未，十二月甲寅朔，四日丁巳，大行天皇崩於洛阳宫之贞观殿，殡於乾元殿之西阶。粤以文明元年五月壬午朔，十五日景申，发自洛，旋於镐京。以其年八月庚辰朔，十一日庚寅，将迁座於乾陵，礼也。晓雾收碧，晨霞泛丹，庭分羽卫，聿启龙攒。哀子嗣皇帝轮，攀诉容车，崩号殿，悲蜃辂之空严，感凤樽之虚荐。擗В糜溃，充穷殒裂，剡思攀而还迷，羸喘兴而复绝。俯惟茕恳，荼毒交侵，瞻白€而茹泣，望苍野而摧心。怆游冠之日远，哀坠剑之年深。泪有变於湘竹，恨方缠於谷林。念兹孤幼，哽咽荒襟，肠与肝而共断，忧与痛而相寻。顾慕丹楹，回环紫掖，抚眇嗣而伤今，想宸颜而恸昔。寄柔情於简素，播天声於金石。其词曰：

　　月瑶诞庆，云邱降祥。仙源汉远，圣绪天长。绕枢飞电，丽室腾光。鸟庭开象，龙德含章。六艺生知，四聪神授。晦迹登序，韬光齿胄。缀玉词条，缉琼文囿。发挥绿错，牢笼紫宙。鉴符敦敏，量本疏通。宾门表誉，纳麓彰功。始潜朱邸，或跃青宫。夏余钦德，周诵倾风。粤自铜闱，虔膺宝命。惠沾动植，信洎翔泳。淳化有敷，至仁无竞。教溢璇宇，道光金镜。五龙开运，六羽升年。西云应吕，南风散弦。晷符羲日，荫广尧天。贲园旌士，焚林荩贤。明上格，财成下济。问寝承亲，在原申悌。戒盈茅宇，蠲奢土砌。衢室宗，云门飨帝。以圣承圣，资明嗣明。礼崇殷夏，乐盛咸英。时和俗泰，天平地成。永同文轨，长垂颂声。德动乾符，威清地纪。澄氛礻遂穴，扫汜。推毂六师，坐知千里。亭毒寰县，莹镜图史。霜戟林耸，月旗云亘。叠鼓萧关，鸣笳松嶝。追凉水殿，避暑山楹。霞翻浪井，树响层城。务简通三，神凝得一。元池肆赏，青邱伫逸。访道顺风，养真乘日。拜牧襄野，尊师石室。宝献河宗，赆归王会。浮毳交影，飞轮系大。云封荐款，日观申虔。告成七庙，归功九天。无事无为，爰游爰豫。骨域延想，汾川涤虑。仪凤巢阿，飞麟在驭。火林归朔，烛乡移曙。

　　所冀元寿，齐年紫皇。兴旅馆，灾缠未央。遽脱屣於宸极，奄乘云於帝乡。亘天维而落构，匝日宇而沈光。殉百身而靡赎，积万古而徒伤。魂销志殒，裂骨抽肠。受玉几之遗顾，宝业於穷荒。嗣君孝切，谅ウ居丧。集大务於残喘，积众忧於未亡。所以割深衣而克励，力迷衿而自强。呜呼哀哉！浃埏遏密，绵区缟素。恨钧天之不归，瞻鼎湖以凝慕。呜呼哀哉！攀圣滋远，恋德滋深。诉昊穹而雨泗，擗厚载而崩心。泣人灵而洒悲霰，晦宇宙而起愁阴。呜呼哀哉！缇移序，朱明应律。恐方营，龟谋献吉。背九洛而移驭，亻素八川而从跸。列璧羽之逶迤，动锺挽之萧瑟。顾园邑之苍翠，望岩隧之纡郁。乔阳之舄不追，茂陵之书方出。呜呼哀哉！迹图悬圃，神降长流。去重阳之奕奕，袭大夜之悠悠。同霸茔之薄窆，契纪廛而莫修。思门山於夕月，悲陇树於新秋。呜呼哀哉！想轩驾之攀龙，思涂山之恋凤。矧承眷於先房，誓牵毁而哀送。同谓务切至綦，事违深倥。仍徇公而抑己，遂夺情以从众。悲千罔极之悲，痛万终天之痛。呜呼哀哉！恭惟圣烈，实镂微衷。敬因彤管，载撰元功。业弥遥而道弥著，时益远而声益隆。播二仪而不极，横四海而焉穷。呜呼哀哉！

　　◇　改元光宅赦文

　　鸾台：朕闻上皇建极，体元气以育群生；大圣承天，法开阳而陶庶类。与时舒卷，叶三正而推移；随道污隆，应五钤以通变。故能牢笼宇宙，埏埴人灵，符景运而财成，契休期以光宅。昔有隋标季，率土沦胥，豺狼肆吞噬之灾，亿兆被虔刘之酷。高祖神尧皇帝，披图汾水，仗钺参墟，廓氛而安四维，扫枪而清六合。太宗文武圣皇帝，负日月而膺运，鼓雷霆以震威。荡海夷山，功浃八荒之外；救灾拯溺，仁г万域之表。乐和礼洽，天平地成，茂绩光於遂初，鸿名冠於开辟。高宗天皇大帝云房诞睿，虹渚降灵，受绿错之祯符，应朱绨之景命。飞车乘毳，臣轩顼之不臣；没羽浮金，服禹汤之未服。所以开边服远，更阐宇於先基；富贵宁人，重增辉於前烈。抚璇当宁，调五气於明堂；考瑞升中，朝百神於日观。茫茫众俗，宁知覆焘之恩；蠢蠢庶氓，孰辨陶甄之力。固已千年启旦，三圣重光，历选前书，无闻往载。岂谓道隆金镜，运迫鼎湖，方延翠渚之祥，遽白€之驾。以社稷之大任，属荒眇之微躬，钦奉遗言，载深悲惧。遂以兹菲德，开导嗣王，式综万几，载宣风化。所赖王公卿士，各竭乃诚，若济巨川，宾资舟楫。然自恭临朝序，已积炎凉，教靡致於易风，道尚惭於变俗，良以哀迷在疚，荼棘缠心，陵庙未安，匪遑专虑。今者凤京遥践，龙驭上升，既因大礼之终，宜更中区之始。

　　朕居临赤县，求瘼之志每盈；子育苍生，恤隐之怀镇切。惟欲励精为政，克已化人，使宗社固北辰之安，区宇致南风之泰。以斯酬眷命，用此报先恩，冀上不负於尊灵，下微申於至恳。夫五行递用，列代相承，欲崇其德，先遵所尚。故夏以金运，乘骊而尚元；周以火行，贵も而尚赤。将隆母德，必欲子扶。近者地不藏珍，山无秘宝，皇家土德，胜气弥彰，宜从白贲之象，以辅黄中之运。自今以後，旗帜皆从金色，仍饰之以紫，画以杂文。其应合改者，所司详依典故。供奉帷幕，咸用紫色，自录府卫所旗，并改以皂。八品已下，旧服青者，并改以碧。其在京诸司文武职事，五品已上清官，并六品七品清官，并每日入朝之时，常服裤褶。诸州县长官，在公衙亦准此。自馀官朔望朝参皆依旧，其色皆依本品。

　　又镇星之在太微，已历年载，著土精之美应，表坤祚之元符，宜同感帝，以时荐享。又东都改为神都，宫名太初宫。但列署分司，各因时而立号；建官置职，咸适事以标名。而今曹僚之中，称谓多爽，宜改尚书省为文昌台，左仆射为文昌左相，右仆射为文昌右相，吏部尚书为天官尚书，户部尚书为地官尚书，礼部尚书为春官尚书，兵部尚书为夏官尚书，刑部尚书为秋官尚书，工部尚书为冬官尚书，门下省改为鸾台，中书省改为凤阁，侍中改为纳言，中书令改为内史，太常寺改为司礼寺，鸿胪寺改为司宾寺，宗正寺改为司属寺，光禄寺改为司膳寺，太府寺改为司府寺，太仆寺改为司仆寺，卫尉寺改为司卫寺，大理寺改为司刑寺，农寺依旧，左右卫亦依旧，左右骁卫为左右武卫，左右武卫为左右鹰扬卫，左右威卫为左右豹韬卫，左右领军卫为左右玉钤卫，左右金吾卫依旧。其馀曹司及官僚名未改者，所司速制名奏闻。又司隶之官，监郡之职，所以巡省风俗，刺举愆违。今人物殷烦，区宇遐旷，而所在州县，未能澄肃。可制右肃政御史台一司，其职员一准御史台，专知诸州按察。其旧御史台改左肃政御史台，专知在京有司及监诸军旅并出使。其诸州县事参军宜依旧。令在京五品已上清官，每日章善显福等门，各一人待诏，朕当亲访政道，详求得失。

　　又元元者，皇室之源，韫道德而无为，冠灵仙面不测，业光众妙，仁覃庶品，岂使宝允见御宸居，先母竟无尊位。可上尊号曰先天太后，宜於老君庙所，敬立尊像，以申诚荐。又洛州界内，所有帝王之陵，及自古清直之臣，忠廉之佐，并令州县，就其茔域，一申致享。又自武德以来，元勋佐命，或以忠鲠事主，或以道德匡君，非身在有犯，缘子孙绝封者，前诏虽已处分，或恐仍有阙遣，宜降霈泽，重申前命。又往日先朝圣武，荡定遐方，日月照临，咸为郡县，皆荷生成之惠，无复远近之殊。朕矜抚之怀，岂隔中外，每念其後嗣，愍怆良深。继绝兴亡，实为本志，各宜求其后允立之，以承享献。其诸都护汉官及镇兵等，并悉放还。其营奉山陵使及卤簿使等，并依别敕处分。

　　又两京之所，徭赋实繁，亦令所司作优量法，使劳逸得所。灵驾所涉，千里斯递，在路黎，莫不哀奉，念其劳弊，情增感恻。其缘供顿及山陵者，并免今年课税。又比来诸道军行，叙勋多滥，或端居不出，以货买勋，真伪相蒙，深为巨蠹。自今以後，所司宜明具条例，务令禁断。责成斯在，可不勉欤？如更有违，必越法科处分。又比命放出宫女，已降诏书。然以在内多时，咸悉愿住，但念其各有亲属，岂可久致分离，宜准前恩，即令放出。又隆平日久，户口滋多，物务既烦，欺隐斯众。其上州三万户已上，大县万户已上，各宜析出，别置州县。惟雍、洛二州，不在此限。

　　又济时之道，求贤是务。其官人及百姓等，或器标瑚琏，材堪栋干，或在职清慎，或抱德幽栖，或武艺驰声，或文藻流誉，宜令京官九品已上诸州长官各举一人，咸以名荐。务取得贤之实，无贻滥吹之讥。又前者有诏，具述内外官寮，备陈行事，以申劝沮。但恐百官在职，尚有亏违，今欲重降深恩，更垂宽宥。弃瑕录用，罔责於前非；涤罪论功，必期於後善。若又不悛己过，重挂疏罗，当使置以严刑，倍加其罚。

　　思与士庶，共此维新，可大赦天下，改文明元年为光宅元年。自九月五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见系囚徒，皆赦除之。流人未达前所者放还。其犯十恶，官人枉法受财，监临主守自盗所监临，劫贼杀人，故杀人，谋杀人，反逆缘坐，并军将临戎，挫威丧律，镇遏失所，亏损师徒，及常赦所不免者，并不在赦内。亡官失爵，量加收叙。诸年八十已上各赐粟二石，绵帛二段；九十已上赐粟三石，绵帛三段；百岁已上赐粟五石，绵帛五段。并依旧例版授。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咸表门闾，鳏寡独笃疾之徒不能自存者，并加赈恤。亡命山泽，挟藏军器，百日不首，复罪如初。敢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布告天下，咸使闻知。其诏书内事有未尽者，仍令所司作条例处分。

　　◇　改元载初赦文

　　朕闻元皇纂历，则天地以裁规；大圣握图，法阴阳以施化。故能牢笼品类，陶铸生灵，敷景运於休期，阐宏基於光宅。昔有隋失驭，率土分裂，赤县为禾黍之场，苍生遇涂炭之酷。我高祖神尧皇帝，龙兴汾晋，凤起寰区，除枭獍而安八荒，翦鲸鲵而清四海。太宗文武圣皇帝，膺昊穹之历数，鼓雷电之雄威，服远冠巢燧之前，开边越羲农之际，鸿名迈於三五，茂绩隆於往初。高宗天皇大帝，禀雷泽之祯符，降天纵之神器，湛恩所被，匝乾坤覆载之乡；至化所覃，尽舟车所通之境。抚璇丹极，辑瑞苍岩。天平地成，淳风启千年之运；乐和礼备，宝祚隆三圣之基。逖听王猷，熙开帝载。

　　朕以虚薄，虔奉睿图，夙怀兢业，不遑暇食。幸穹昊贻佑，宗社延祥，河荐合天之符，洛出永昌之，时和岁稔，远肃迩安。斯皆先德所延，屡彰嘉贶。自恭临亿兆，已积炎凉，尚想希风，未臻於至道，顾循菲德，愧切於深衷。思宏顾之恩，再阐混元之始。夫以元穹列象，三辰所以丽天；厚载含章，五行於焉纪地。《易》曰：「三五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火水相变，其卦为革。《彖》。曰：「天地革而四时成」，言五德更相生变革万象，故帝者改政施教，明受之於天，不定之於人者也。仲尼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代可知。」盖以文质相因，法度相改故矣。是以伏羲、高阳、有周皆以建子之月为正，神农、少昊、陶唐、有殷皆以建丑之月为正，轩辕、高辛、夏后、汉氏皆以建寅之月为正。後虽百代，可知者以此，虽遭遇不同，步骤殊致，未有不表明轨物，以章灵命之符者也。

　　我国家创业，尝有意改正朔矣。所未改者，盖有由焉。高祖草创百度，因循隋氏；太宗纬地经天，日不暇给；高宗嗣历，将宏丕训，改作之事，屡发圣谟，言犹在耳，永怀无及。自五帝缵统，三王驭宇，或父子相承，同体异德；或金木迭改，应天顺人。故纳麓登庸，粤受终於文祖；干戈革命，必理历於明时。然则开元配永，肇自阳来之旦；统历履端，基於朔易之首。孳萌发内，气律由中，品物任而昭苏，生类荡而敷革。是知夏之人统，不逮殷之地正；殷之地正，有殊周之天统。元命所苞，实在兹矣。周公稽古，制礼於成王之日；汉高握德，改元於武皇之代。则知文物大备，未遑於上业，损益之道，谅属於中平。朕所以式遵《礼经》，奉成先志，今推三统之次，国家得天统，当以建子月为正，考之群艺，厥义昭矣。宜以永昌元年十有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十有二月改腊月，来年正月改为一月。

　　自载初元年正月一日子时已前，大辟罪已下，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见系囚徒，皆赦除之。其叛逆缘坐，及子孙杀祖父母父母，部曲容奸，奴婢杀主，不在赦限。其与敬业、虺冲并诸虺友往还，其魁首已伏诛，其支党事未发者，特从原免，不得更相告言。内外见任文武，九品已上职事官并赐爵一级。天下百岁已上老人版授下州刺史，米粟五石，帛十段；九十已上版授上州司马，米粟四石，帛七段；八十已上版授县令。逋悬调并丁夫杂匠卫士，及有番第等违番及逃走应陪番及徵课调者，并特宜免放。其欠负官物及盗诈三库物，并不在赦限。鳏寡孤独笃疾等不能存立者，量加赈恤。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旌表门闾，终身勿事。天下百姓，年二十一身为户头者，各赐爵一级，女子百户赐以牛酒。明堂役工人未被恩者，付所司即类例定等级奏闻，十五日内使了。缘供明堂致死人，其有未г勋赐者，亦宜准例酬给。今年麦不熟处，及遭霜涝之处，并量放庸课，州县好加检校，勿使饥馑。及新平军差科百姓，稍有辛苦，宜亦量加优恤，蠲其徭役，所司类例处分。供象州军百姓艰辛处，未得复者宜给复一年。洛州辇毂，徭役繁多，代、朔、并、忻等州行军，及诸州供明堂木及铜处，所司各类例节级给复。皇亲诸陪位，未出身者量材处分，已出身者赐勋一转。富商大贾，衣服过制，丧葬奢侈，损废生业，州县相知捉搦，两京兼委金吾检校。天下百姓，皆须嫁娶以时，勿使外有旷夫，内有寡女。战亡人格外赠勋两转，回授期亲，其子孤者，州县给粮安养。征镇人家口，州县存恤。劝课殷有之家，助其营种，勿使外人侵欺。仍令所司刊正礼乐，删定律令，格式不便於时者，内外官五品已上，各举所知。九经文字，集学士详正，革其讹舛。亡官失爵，量加叙录。长流人别敕流人移贯人降授官人，及後缘逆人用当及造罪过特处分者，虽未至前所，并不在赦限。西府功臣及晋府子孙屈滞者，量加收叙，所司奏闻。亡命山泽，挟藏军器，百日不首，复罪如初。敢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率土之内，赐三日。赦书日行五百里。

　　朕又闻之，人必有名者，所以吐情自纪，尊事天人。是故以甲以乙，成汤为子孙之制；有类有象，申明德义之由。朕今怀柔百神，对扬上帝，三灵眷，万国来庭，宜膺正名之典，式敷行政之方。朕宜以为名。自卦演龙图，文开鸟迹，万人以察，百工以，所以宏敷政道，宣明礼乐。指事会意，改易异涂；转注象形，屈伸殊制。周宣博雅，史籀兴古篆之文；尼父温良，邱明述《春秋》之传。自诸侯力争，姬室寝微，离为二周，分成七国。律法异令，田畴┆亩，言语异声，衣冠异制。秦兼天下，灭古文，隶卒屡兴，兵车岁动。官狱繁骛，爰创隶书，自著秦文，肇兴八体。刻符兼於大篆，摹印逮於殳书，两汉因之，九千馀字。张敞、杜邺，讲学於前；扬雄、甄丰，校理於後。魏晋以降，代乏名儒，穿凿多门，形声转缪。结造新字，附会其情，古今讹舛，稍益繁布。画规无端平之体，鱼鸟增奔放之容，转相仿效，日滋日甚。遂使後生学徒，罔知所据，先王载籍，从此湮沈。言念浇漓，情深悯悼。思返上皇之化，伫移季叶之风，但习俗多时，良难顿改。特创制一十二字，率先百辟，上有依於古体，下有改於新文，庶保可久之基，方表还淳之意。

　　昔在包牺开木德之运，轩辕应土行之序，循环终始，布在方策，莫不绩著帝猷，功宣皇道。方列三微之统，乃膺五行之历，虽则盛比共工，强逾嬴政，齐桓、晋文之业，大彭、豕韦之美，才为霸者，岂登帝。自炎精荡覆，王风哀思，汉氏蒙尘，中原离析。当涂逆取，但肆兵威；典午专权，无闻德化。故三国鼎峙，五胡幅裂，或道乖嗣德，或业匪孙谋，良由取之不以乐推，失之在乎虐用者也。及齐梁窃据，僻在江淮，周魏勃兴，奄宅咸洛。虽变夷从夏，号令惟行於境内；而智小谋大，声教不通於天下。隋之御极，陈氏犹存，开皇之中，才闻混一。嗣主失道，俄至分崩，七八年间，生人泯绝。秦项之酷，犹未之半，开辟己来，盖水之有。

　　我国家祖宗积德，文武重光，仁风被於四表，英猷冠於三代。《易》不云乎：「天地之道，恒久而不易者也。」仲尼曰：「善人为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则知圣王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矣。自魏至隋，年将四百，称皇僭帝，数十馀家，莫不废王道而立私权，先诈力而後仁义，勋未逾於列国，德不惭於霸图。虽复时合诸侯，一匡区域，晋武践祚，茂烈多惭於水官；隋帝乘时，雄图不逮於秦氏。惟彼二君闰位，况区区者，岂宜当三统之数者乎。朕逖听皇纲，幽求帝典，定王霸之真伪，洗生人之耳目，庶叶三推之美，光宣五帝之次。况当布政，景化维新，太初开历，上元伊始，宜以发挥大宝，申明历数，恢皇家正土之符，继炎刘真火之序，ゼ之罔极，垂之无穷。以周汉之後为二王，仍封舜禹成汤之裔为三恪，所司求其苗裔，即加封建。其周隋宜同列国，其嗣使主祭焉。布告遐迩，咸知朕意。主者施行。

第九十七回·金酬外护遭魔蛰 圣显幽魂救本原: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釐嫂，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它禁令。其兵长在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王政修则宾服，德教失则寇乱。昔夏后氏太康失国，西夷背叛。及后相即位，乃征畎夷，七年然后来宾。至于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从。后桀之乱，畎夷入居邠、岐之间，成汤既兴，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诗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及武乙暴虐，犬戎寇边，周古公逾梁山而避于岐下。及子季历，遂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时，季历复伐燕京之戎，戎人大败周师。后二年，周人克馀无之戎，于是太丁命季历为牧师。自是之后，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乃文王为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猃狁之难，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宾服。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国以事纣。及武王伐商，羌、髳率师会于牧野。至穆王时，戎狄不贡，王乃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王遂迁戎于太原。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厉王无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杀秦仲之族。王命伐戎，不克。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为戎所杀。王乃召秦仲子庄公，与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却。后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后五年，王伐条戎、奔戎，王师败绩。后二年，晋人败北戎于汾隰，戎人灭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后十年，幽王命伯士伐六济之戎，军败，伯士死焉。其年，戎围犬丘，虏秦襄公之兄伯父。时幽王昏虐，四夷交侵，遂废申后而立褒姒。申侯怒，与戎寇周，杀幽王于郦山，周乃东迁洛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后二年，邢侯大破北戎。及平王之末，周遂陵迟，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于是渭首有狄、<豸原>、邽、冀之戎，泾北有义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骊戎，伊、洛间有杨拒、泉皋之戎，颍首以西有蛮氏之戎。当春秋时，间在中国，与诸夏盟会。鲁庄公伐秦，取邽、冀之戎。后十馀岁，晋灭骊戎。是时，伊、洛戎强，东侵曹、鲁。后十九年，遂入王城。于是秦、晋伐戎以救周。后二年，又寇京师，齐桓公征诸侯戍周。后九年，陆浑戎自瓜州迁于伊川，允姓戎迁于渭汭，东及轘辕。在河南山北者号曰阴戎，阴戎之种遂以滋广。晋文公欲修霸业，乃赂戎狄通道，以匡王室。秦穆公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开地千里。及晋悼公，又使魏绛和诸戎，复修霸业。是时，楚、晋强盛，威服诸戎，陆浑、伊、洛、阴戎事晋，而蛮氏从楚。后陆浑叛晋，晋令荀吴灭之。后四十四年，楚执蛮氏而尽囚其人。是时义渠、大荔最强，筑城数十，皆自称王。至周贞王八年，秦厉公分灭大荔，取其地。赵亦灭代戎，即北戎也。韩、魏复共稍并伊、洛、阴戎，灭之。其遗脱者皆逃走，西逾汧、陇。自是中国无戎寇，唯馀义渠种焉。至贞王二十五年，秦伐义渠，虏其王。后十四年，义渠侵秦至渭阴。后百许年，义渠败秦师于洛。后四年，义渠国乱，秦惠王遣庶长操将兵定之，义渠遂臣于秦。后八年，秦伐义渠，取郁郅。后二年，义渠败秦师于李伯。明年，秦伐义渠，取徒泾二十五城。及昭王立，义渠王朝秦，遂与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至王赧四十三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戎本无君长，夏后氏末及商周之际，或从侯伯征伐有功，天子爵之，以为藩服。春秋时，陆浑、蛮氏戎称子。战国世，大荔、义渠称王。及其衰亡，馀种皆反旧为酋豪云。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不知爰剑何戎之别也。后得亡归，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岩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剑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为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与劓女遇于野，遂成夫妇。女耻其状，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遂俱亡入三河间。诸羌见爰剑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为豪，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羌人谓奴为无弋，以爰剑尝为奴隶，故因名之。其后世世为豪。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豸原>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氂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及忍子研立，时秦孝公雄强，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研至豪健，故羌中号其后为研种。及秦始皇时，务并六国，以诸侯为事，兵不西行，故种人得以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将兵略地，西逐诸戎，北却众狄，筑长城以界之，众羌不服南度。至于汉兴，匈奴冒顿兵强，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景帝时，研种留何率种人求守陇西塞，于是徙留何等于狄道、安故，至临洮、氐道、羌道县。及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时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解仇结盟，与匈奴通，合兵十馀万，共攻令居、安故，遂围枹罕。汉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将兵十万人击平之。始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遂因山为寒，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至宣帝时，遣光禄大夫义渠安国觇行诸羌，其先零种豪言“愿得度湟水，逐人所不田处以为畜牧”安国以事奏闻，后将军赵充国以为不可听。后因缘前言，遂度湟水，郡县不能禁。至元康三年，先零乃与诸羌大共盟誓，将欲寇边。帝闻，复使安国将兵观之。安国至，召先零豪四十馀人斩之，因放兵击其种，斩首千馀级。于是诸羌怨怒，遂寇金城。乃遣赵充国与诸将将兵六万人击破平之。至研十三世孙烧当立。元帝时，彡姐等七种羌寇陇西，遣右将军冯奉世击破降之。从爰剑种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后以研为种号。十三世至烧当，复豪健，其子孙更以烧当为种号。自彡姐羌降之后数十年，四夷宾服，边塞无事。至王莽辅政，欲燿威德，以怀远为名，乃令译讽旨诸羌，使共献西海之地，初开以为郡，筑五县，边海亭燧相望焉。滇良者，烧当之玄孙也。时王莽末，四夷内侵，及莽败，众羌遂还据西海为寇。更始、赤眉之际，羌遂放纵，寇金城、陇西。隗嚣虽拥兵而不能讨之，乃就慰纳，因发其众与汉相拒。建武九年，隗嚣死，司徒掾班彪上言“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旧制：益州部署蛮夷骑都尉，幽州部署领乌桓校尉，凉州部署护羌校尉，皆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又数遣使驿通动静，使塞外羌夷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备。今宜复如旧，以明威防”光武从之，即以牛邯为护羌校尉，持节如旧。及邯卒而职省。十年，先零豪与诸种相结，复寇金城、陇西，遣中郎将来歙等击之，大破。事已具《歙传》。十一年夏，先零种复寇临洮，陇西太守马援破降之。后悉归服，徙置天水、陇西、扶风三郡。明年，武都参狼羌反，援又破降之。事已具《援传》。自烧当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种小人贫。而先零、卑湳并皆强富，数侵犯之。滇良父子积见陵易，愤怒，而素有恩信于种中，于是集会附落及诸杂种，乃从大榆入，掩击先零、卑湳，大破之，杀三千人，掠取财畜，夺居其地大榆中，由是始强。滇良子滇吾立。中元元年，武都参狼羌反，杀略吏人，太守与战不胜，陇西太守刘盱遣从事辛都、监军掾李苞，将五千人赴武都，与羌战，斩其酋豪，首虏千馀人。时，武都兵亦更破之，斩首千馀级，馀悉降。时滇吾附落转盛，常雄诸羌，每欲侵边者，滇吾转教以方略，为其渠帅。二年秋，烧当羌滇吾与弟滇岸率步骑五千寇陇西塞，刘盱遣兵于枹罕击之，不能克，又战于允街，为羌所败，杀五百馀人。于是守塞诸羌皆复相率为寇。遣谒者张鸿领诸郡兵击之，战于允吾、唐谷，军败，鸿及陇西长史田飒皆没。又天水兵为牢姐种所败于白石，死者千馀人。时，烧何豪有妇人比铜钳者，年百馀岁，多智算，为种人所信向，皆从取计策。时为卢水胡所击，比铜钳乃将其众来依郡县。种人颇有犯法者，临羌长收系比铜钳，而诛杀其种六七百人。显宗怜之，乃下诏曰“昔桓公伐戎而无仁惠。故《春秋》贬曰：齐人。今国家无德，恩不及远，羸弱何辜，而当并命。夫长平之暴，非帝者之功，咎由太守长吏妄加残戮。比铜钳尚生者，所在致医药养视，令招其种人，若欲归故地者，厚遣送之。其小种若束手自诣，欲效功者，皆除其罪。若有逆谋，为吏所捕，而狱状未断，悉以赐有功者”永平元年，复遣中郎将窦固、捕虏将军马武等击滇吾于西邯，大破之。事已具武等传。滇吾远引去，馀悉散降，徙七千口置三辅。以谒者窦林领护羌校尉，居狄道。林为诸羌所信，而滇岸遂诣林降。林为下吏所欺，谬奏上滇岸以为大豪，承制封为归义侯，加号汉大都尉。明年，滇吾复降，林复奏其第一豪，与俱诣阙献见。帝怪一种两豪，疑其非实，以事诘林。林辞窘，乃伪对曰“滇岸即滇吾，陇西语不正耳”帝穷验知之，怒而免林官。会凉州刺史又奏林臧罪，遂下狱死。谒者郭襄代领校尉事，到陇西，闻凉州羌盛，还诣阙，抵罪，于是复省校尉官。滇吾子东吾立，以父降汉，乃入居塞内，谨愿自守。而诸弟迷吾等数为寇盗。肃宗建初元年，安夷县吏略妻卑湳种羌妇，吏为其夫所杀，安夷长宗延追之出塞，种人恐见诛，遂共杀延，而与勒姐及吾良二种相结为寇。陇西太守孙纯遣从事李睦及金城兵会和罗谷，与卑湳等战，斩首虏数百人。复拜故度辽将军吴棠领护羌校尉，居安夷。二年夏，迷吾遂与诸众聚兵，欲叛出塞。金城太守郝崇追之，战于荔谷，崇兵大败，崇轻骑得脱，死者二千馀人。于是诸种及属国卢水胡悉与相应，吴棠不能制，坐征免。武威太守傅育代为校尉，移居临羌。迷吾又与封养种豪布桥等五万馀人共寇陇西、汉阳，于是遣行车骑将军马防，长外校尉耿恭副，讨破之。于是临洮、索西、迷吾等悉降。防乃筑索西城，徙陇西南部都尉戍之，悉复诸亭候。至元和三年，迷吾复与弟号吾诸杂种反叛。秋，号吾先轻入寇陇西界，郡督烽掾李章追之，生得号吾。将诣郡，号吾曰“独杀我，无损于羌。诚得生归，必悉罢兵，不复犯塞”陇西太守张纡权宜放遣，羌即为解散，各归故地。迷吾退居河北归义城。傅育不欲失信伐之，乃募人斗诸羌胡，羌胡不肯，遂复叛出塞，更依迷吾。章和元年，育上请发陇西、张掖、酒泉各五千人，诸郡太守将之，育自领汉阳、金城五千人，合二万兵，与诸郡克期击之，令陇西兵据河南，张掖、酒泉兵遮其西。并未及会，育军独进。迷吾闻之，徙庐落去，育选精骑三千穷追之，夜至建威南三兜谷，去虏数里，须旦击之，不设备。迷吾乃伏兵三百人，夜突育营。营中惊坏散走，育下马手战，杀十馀人而死，死者八百八十人。及诸郡兵到，羌遂引去。育，北地人也。显宗初，为临羌长，与捕虏将军马武等击羌滇吾，功冠诸军。及在武威，威声闻于匈奴。食禄数十年，秩奉尽赡给知友，妻子不免操井臼。肃宗下诏追褒美之。封其子毅为明进侯，七百户。以陇西太守张纡代为校尉，将万人屯临羌。迷吾既杀傅育，狃忕边利。章和元年，复与诸种步骑七千人入金城塞。张纡遣从事司马防将千馀骑及金城兵会战于木乘谷，迷吾兵败走，因译使欲降，纡纳之。遂将种人诣临羌县，纡设兵大会，施毒酒中，羌饮醉，纡因自击，伏兵起，诛杀酋豪八百馀人。斩迷吾等五人头，以祭育冢。复放兵击在山谷间者，斩首四百馀人，得生口二千馀人。迷吾子迷唐及其种人向塞号哭，与烧何、当煎、当阗等相结，以子女及金银娉纳诸种，解仇交质，将五千人寇陇西塞，太守寇盱与战于白石，迷唐不利，引还大、小榆谷，北招属国诸胡，会集附落，种众炽盛，张纡不能讨。永元元年，纡坐征，以张掖太守邓训代为校尉，稍以赏赂离间之，由是诸种少解。东吾子东号立。是时，号吾将其种人降。校尉邓训遣兵击迷唐，迷唐去大、小榆谷，徙居颇岩谷。和帝永元四年，训病卒，蜀郡太守聂尚代为校尉。尚见前人累征不克，欲以文德服之，乃遣驿使招呼迷唐，使还居大、小榆谷。迷唐既还，遣祖母卑缺诣尚，尚自送至塞下，为设祖道，令译田汜等五人护送至庐落。迷唐因而反叛，遂与诸种共生屠裂汜等，以血盟诅，复寇金城塞。五年，尚坐征免，居延都尉贯友代为校尉。友以迷唐难用德怀，终于叛乱，乃遣驿使构离诸种，诱以财货，由是解散。友乃遣兵出塞，攻迷唐于大、小榆谷，获首虏八百馀人，收麦数万斛，遂夹逢留大河筑城坞，作大航，造河桥，欲度兵击迷唐。迷唐乃率部落远依赐支河曲。至八年，友病卒，汉阳太守史充代为校尉。充至，遂发湟中羌胡出塞击迷唐，而羌迎败充兵，杀数百人。明年，充坐征，代郡太守吴祉代为校尉。其秋，迷唐率八千人寇陇西，杀数百人，乘胜深入，胁塞内诸种羌共为寇盗，众羌复悉与相应，合步骑三万人，击破陇西兵，杀大夏长。遣行征西将军刘尚、越骑校尉赵代副，将北军五营、黎阳、雍营、三辅积射及边兵羌胡三万人讨之。尚屯狄道，代屯枹罕。尚遣司马寇盱监诸郡兵，四面并会。迷唐惧，弃老弱，奔入临洮南。尚等追至高山。迷唐穷迫，率其精强大战。盱斩虏千馀人，得牛马羊万馀头。迷唐引去。汉兵死伤亦多，不能复追，乃还入塞。明年，尚、代并坐畏懦征下狱，免。谒者王信领尚营屯枹罕，谒者耿谭领代营屯白石。谭乃设购赏，诸种颇来内附。迷唐恐，乃请降。信、谭遂受降罢兵，遣迷唐诣阙。其馀种人不满二千，饑窘不立，入居金城。和帝令迷唐将其种人还大、小榆谷。迷唐以为汉作河桥，兵来无常，故地不可复居，辞以种人饑饿，不肯远出。吴祉等乃多赐迷唐金、帛，令籴谷市畜，促使出塞，种人更怀猜惊。十二年，遂复背叛，乃胁将湟中诸胡，寇抄而去。王信、耿谭、吴祉皆坐征，以酒泉太守周鲔代为校尉。明年，迷唐复还赐支河曲。初，累姐种附汉，迷唐怨之，遂击杀其酋豪，由是与诸种为仇，党援益疏。其秋，迷唐复将兵向塞，周鲔与金城太守侯霸，及诸郡兵、属国湟中月氏诸胡、陇西牢姐羌，合三万人，出塞至允川，与迷唐战。周鲔还营自守，唯侯霸兵陷阵，斩首四百馀级。羌众折伤，种人瓦解，降者六千馀口，分徙汉阳、安定、陇西。迷唐遂弱，其种众不满千人，远逾赐支河首，依发羌居。明年，周鲔坐畏懦征，侯霸代为校尉。安定降羌烧何种胁诸羌数百人反叛，郡兵击灭之，悉没入弱口为奴婢。时，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无复羌寇。隃麋相曹凤上言“西戎为害，?世所患，臣不能纪古，且以近事言之。自建武以来，其犯法者，常从烧当种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内，诸种易以为非，难以攻伐。南得钟存以广其众，北阻大河因以为固，又有西海鱼盐之利，缘山滨水，以广田蓄，故能强大，常雄诸种，恃其权勇，招诱羌胡。今者衰困，党援坏沮，亲属离叛，馀胜兵者不过数百，亡逃栖窜，远依发羌。臣愚以为宜及此时，建复西海郡县，规固二榆，广设屯田，隔塞羌胡交关之路，遏绝狂狡窥欲之源。又殖谷富边，省委输之役，国家可以无西方之忧”于是拜凤为金城西部都尉，将徙士屯龙耆。后金城长史上官鸿上开置归义、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复上置东西邯屯田五部，增留、逢二部，帝皆从之。列屯夹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至永初中，诸羌叛。乃罢。迷唐失众，病死。有一子来隆，户不满数十。东号子麻奴立。初随父降，居安定。时，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安帝永初元年夏，遣骑都尉王弘发金城、陇西、汉阳羌数百千骑征西域，弘迫促发遣，群羌惧远屯不还，行到酒泉，多有散叛。诸郡各发兵徼遮，或覆其庐落。于是勒姐、当煎大豪东岸等愈惊，遂同时奔溃。麻奴兄弟因此遂与种人俱西出塞。先零别种滇零与钟羌诸种大为寇掠，断陇道。时羌归附既久，无复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负板案以为楯，或执铜镜以象兵，郡县畏懦不能制。冬，遣车骑将军邓骘，征西校尉任尚副，将五营及三河、三辅、汝南、南阳、颍川、太原、上党兵合五万人，屯汉阳。明年春，诸郡兵未及至，钟羌数千人先击败骘军于冀西，杀千馀人。校尉侯霸坐众羌反叛征免，以西域都护段禧代为校尉。其冬，骘使任尚及从事中郎司马钧率诸郡兵与滇零等数万人战于平襄，尚军大败，死者八千馀人。于是滇零等自称“天子”于北地，招集武都、参狼、上郡、西河诸杂种，众遂大盛，东犯赵、魏，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董炳，遂寇抄三辅，断陇道。湟中诸县，粟石万钱，百姓死亡，不可胜数。朝廷不能制，而转运难剧，遂诏骘还师，留任尚屯汉阳，为诸军节度。朝廷以邓太后故，迎拜骘为大将军，封任尚乐亭侯，食邑三百户。三年春，复遣骑都尉任仁督诸郡屯兵救三辅。仁战每不利，众羌乘胜，汉兵数挫。当煎、勒姐种攻没破羌县，钟羌又没临洮县，生得陇西南部都尉。明年春，滇零遣人寇褒中，燔烧邮亭，大掠百姓。于是，汉中太守郑勤移屯褒中。军营久出无功，有废农桑，乃诏任尚将吏兵还屯长安，罢遣南阳、颍川、汝南吏士，置京兆虎牙都尉于长安，扶风都尉于雍，如西京三辅都尉故事。时，羌复攻褒中，郑勤欲击之。主簿段崇谏，以为虏乘胜，锋不可当，宜坚守待之。勤不从，出战，大败，死者三千馀人，段崇及门下史王宗、原展以身扞刃，与勤俱死，于是徙金城郡居襄武。任仁战累败，而兵士放纵，槛车征诣廷尉诏狱死。段禧病卒，复以前校尉侯霸代之，遂移居张掖。五年春，任尚坐无功征免。羌遂入寇河东，至河内，百姓相惊，多奔南度河。使北军中候朱宠将五营士屯孟津，诏魏郡、赵国、常山、中山缮作坞候六百一十六所。羌既转盛，而二千石、令、长多内郡人，并无守战意，皆争上徙郡县，以避寇难。朝廷从之，遂移陇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徙衙。百姓恋土，不乐去旧，遂乃刘其禾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时连旱蝗饑荒，而驱趶劫略，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其太半。复以任尚为侍御史，击众羌于上党羊头山，破之，诱杀降者二百馀人，乃罢孟津屯。其秋，汉阳人杜琦及弟季贡、同郡王信等与羌通谋，聚众入上邽城，琦自称安汉将军。于是诏购募得琦首者，封列侯，赐钱百万，羌胡斩琦者赐金百斤，银二百斤。汉阳太守赵博遣刺客杜习刺杀琦，封习讨奸侯，赐钱百万。而杜季贡、王信等将其众据樗泉营。侍御史唐喜领诸郡兵讨破之，斩王信等六百馀级，没入妻子五百馀人，收金银彩帛一亿已上。杜季贡亡从滇零。六年，任尚复坐征免。滇零死，子零昌代立，年尚幼少，同种狼莫为其计策，以杜季贡为将军，别居于奚城。七年夏，骑都尉马贤与侯霸掩击零昌别部牢羌于安定，首虏千人，得驴、骡、骆驼、马、牛、羊二万馀头，以畀得者。元初元年春，遣兵屯河内，通谷冲要三十三所，皆为坞壁，设鸣鼓。零昌遣兵寇雍城，又号多与当煎、勒姐大豪共胁诸种，分兵抄掠武都、汉中。巴郡板楯蛮将兵救之，汉中五官掾程信率壮士与蛮共击破之。号多退走，还断陇道，与零昌通谋。侯霸、马贤将湟中吏人及降羌胡丁枹罕击之，斩首二百馀级。凉州刺史皮杨击羌于狄道，大败，死者八百馀人，杨坐征免。侯霸病卒，汉阳太守庞参代为校尉。参以恩信招诱之。二年春，号多等率众七千馀人诣参降，遣诣阙，赐号多侯印绶遣之。参始还居令居，通河西道。而零昌种众复分寇益州，遣中郎将尹就将南阳兵，因发益部诸郡屯兵击零昌党吕叔都等。至秋，蜀人陈省、罗横应募，刺杀叔都，皆封侯、赐钱。又使屯骑校尉班雄屯三辅，遣左冯翊司马钧行征西将军，督右扶风仲光、安定太守杜恢、北地太守盛包、京兆虎牙都尉耿溥、右扶风都尉皇甫旗等，合八千馀人，又庞参将羌胡兵七千馀人，与钧分道，并北击零昌。参兵至勇士东，为杜季贡所败，于是引退。钧等独进，攻拔丁奚城，大克获。杜季贡率众伪逃。钧令光、恢、包等收羌禾稼，光等违钧节度，散兵深入，羌乃设伏要击之。钧在城中，怒而不救，光等并没，死者三千馀人。钧乃遁还，坐征自杀。庞参以失期军败抵罪，以马贤代领校尉事。后遣任尚为中郎将，将羽林、缇骑、五营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班雄屯三辅。尚临行，怀令虞诩说尚曰“使君频奉国命，讨逐寇贼，三州屯兵二十馀万入，弃农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效，劳费日滋。若此出不克，诚为使君危之”尚曰“忧惶久矣，不知所如”诩曰“兵法：弱不攻强，走不逐飞，自然之势也。今虏皆马骑，日行数百，来如风雨，去如绝弦。以步追之，势不相及，所以旷而无功也。为使君计者，莫如罢诸郡兵，各令出钱数千，二十人共市一马，如此，可舍甲胄，驰轻兵，以万骑之众，逐数千之虏，追尾掩截，其道自穷。便人利事，大功立矣”尚大喜，即上言用其计。乃遣轻骑抄击杜季贡于丁奚城，斩首四百馀级，获牛、马、羊数千头。明年夏，度辽将军邓遵，率南单于及左鹿蠡王须沈万骑，击零昌于灵州，斩首八百馀级。封须沈为破虏侯，金印紫绶，赐金、帛各有差。任尚遣兵击破先零羌于丁奚城。秋，筑冯翊北界候坞五百所。任尚又遣假司马募陷陈士，击零昌于北地，杀其妻子，得牛、马、羊二万头，烧其庐落，斩首七百馀级，得僭号文书及所没诸将印绶。四年春，尚遣当阗种羌榆鬼等五人刺杀杜季贡，封榆鬼为破羌侯。其夏，尹就以不能定益州，坐征抵罪。以益州刺史张乔领尹就军屯，招诱叛羌，稍稍降散。秋，任尚复募效功种号封刺杀零昌，封号封为羌王。冬，任尚将诸郡兵与马贤并进北地击狼莫，贤先至安定青石岸，狼莫逆击，败之。会尚兵到高平，因合势俱进。狼莫等引退，乃转营迫之。至北地，相持六十馀日，战于富平上河，大破之，斩首五千级还，得所略人男女千馀人，牛、马、驴、羊、骆驼十馀万头。狼莫逃走，于是西河虔人种羌万一千口诣邓遵降。五年，邓遵募上郡全无种羌雕何等刺杀狼莫，赐雕何为羌侯，封遵武阳侯，三千户。遵以太后从弟故，爵封优大。任尚与遵争功，又诈增首级，受赇枉法，臧千万已上，槛车征弃市，没入田卢奴婢财物。自零昌、狼莫死后，诸羌瓦解，三辅、益州无复寇儆。自羌叛十馀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馀亿，府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六年春，勒姐种与陇西种羌号良等通谋欲反，马贤逆击之于安故，斩号良及种人数百级，皆降散。永宁元年春，上郡沈氐种羌五千馀人复寇张掖。其夏，马贤将万人击之。初战失利，死者数百人。明日复战，破之，斩首千八百级，获生口千馀人，马、牛、羊以万数，馀虏悉降。时当煎种大蒙饑五等，以贤兵在张掖，乃乘虚寇金城。贤还军追之出塞，斩首数千级而还。烧当、烧何种闻贤军还，率三千馀人复寇张掖，杀长吏。初，饑五同种大豪卢{匆心}、忍良等千馀户别留允街，而首施两端。建光元年春，马贤率兵召卢{匆心}斩之，因放兵击其种人，首虏二千馀人，掠马、牛、羊十万头，忍良等皆亡出塞。玺书封贤安亭侯，食邑千户。忍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烧当世嫡。而贤抚恤不至，常有怨心。秋，遂相结共胁将诸种步骑三千人寇湟中，攻金城诸县。贤将先零种赴击之，战于牧苑，兵败，死者四百馀人。麻奴等又败武威、张掖郡兵于令居，因胁将先零、沈氐诸种四千馀户，缘山西走，寇武威。贤追到鸾鸟，招引之。诸种降者数千，麻奴南还湟中。延光元年春，贤追到湟中，麻奴出塞度河。贤复追击，战破之，种众散遁，诣凉州刺史宗汉降。麻奴等孤弱饑困，其年冬，将种众三千馀户诣汉阳太守耿种降。安帝假金印紫绶，赐金银彩缯各有差。是岁，虔人种羌与上郡胡反，攻谷罗城。度辽将军耿夔将诸郡兵及乌桓骑赴，击破之。三年秋，陇西郡始还狄道焉。麻奴弟犀苦立。顺帝永建元年，陇西钟羌反。校尉马贤将七千馀人击之，战于临洮，斩首千馀级，皆率种人降。进封贤都乡侯，自是凉州无事。至四年，尚书仆射虞诩上疏曰“臣闻子孙以奉祖为孝，君上以安民为明，此高宗、周宣所以上配汤、武也。《禹贡》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谷稼殷积，又有龟兹盐池，以为民利。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北阻山河，乘厄据险。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筑朔方，开西河，置上郡，皆为此也。而遭元元无妄之灾，众羌内溃，郡县兵荒，二十馀年。夫弃沃壤之饶，损自然之财，不可谓利。离河山之阻，守无险之处，难以为固。今三郡未复，园陵单外，而公卿选懦，容头过身，张解设难，但计所费，不图其安。宜开圣德，考行所长”书奏，帝乃复三郡。使谒者郭璜督促徙者，各归旧县，缮城郭，置候驿。既而激河浚渠，为屯田，省内郡费岁一亿计。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陇西、金城常储谷粟，令周数年。马贤以犀苦兄弟数背叛，因系质于令居。其冬，贤坐征免，右扶风韩皓代为校尉。明年，犀苦诣皓，自言求归故地。皓复不遣，因转湟中屯田，置两河间，以逼群羌。皓复坐征，张掖太守马续代为校尉。两河间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见图，乃解仇诅盟，各自儆备。续欲先示恩信，乃上移屯田还湟中，羌意乃安。至阳嘉元年，以湟中地广，更增置屯田五部，并为十部。二年夏，夏置陇西南部都尉如旧制。三年，钟羌良封等复寇陇西、汉阳，诏拜前校尉马贤为谒者，镇抚诸种。马续遣兵击良封，斩首数百级。四年，马贤亦发陇西吏士及羌胡兵击杀良封，斩首千八百级，获马、牛、羊五万馀头。良封亲属并诣贤降。贤复进击钟羌且昌，且昌等率诸种十馀万诣凉州刺史降。永和元年，马续迁度辽将军，复以马贤代为校尉。初，武都塞上白马羌攻破屯官，反叛连年。二年春，广汉属国都尉击破之，斩首六百馀级，马贤又击斩其渠帅饑指累祖等三百级，于是陇右复平。明年冬，烧当种那离等三千馀骑寇金城塞，马贤将兵赴击，斩首四百馀级，获马千四百匹。那离等复西招羌胡，杀伤吏民。四年，马贤将湟中义从兵及羌胡万馀骑掩击那离等，斩之，获首虏千二百馀级，得马、骡、羊十万馀头。征贤为弘农太守，以来机为并州刺史，刘秉为凉州刺史，并当之职。大将军梁商谓机等曰“戎狄荒服，蛮夷要服，言其荒忽无常。而统领之道，亦无常法，临事制宜，略依其俗。今三君素性疾恶，欲分明白黑。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况戎狄乎。其务安羌胡，防其大故，忍其小过”机等天性虐刻，遂不能从。到州之日，多所扰发。五年夏，且冻、傅难种羌等遂反叛，攻金城，与西塞及湟中杂种羌胡大寇三辅，杀害长吏。机、秉并坐征。于是发京师近郡及诸州兵讨之，拜马贤为征西将军，以骑都尉耿叔副，将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诸州郡兵十万人屯汉阳。又于扶风、汉阳、陇道作坞壁三百所，置屯兵，以保聚百姓。且冻分遣种人寇武都，烧陇关，掠苑马。六年春，马贤将五六千骑击之。到射姑山，贤军败，贤及二子皆战殁。顺帝愍之，赐布三千匹，谷千斛，封贤孙光为舞阳亭侯，租入岁百万。遣侍御史督录征西营兵，存恤死伤。于是东西羌遂大合。巩唐种三千馀骑寇陇西，又烧园陵，掠关中，杀伤长吏。郃阳令任頵追击，战死。遣中郎将庞浚募勇士千五百人顿美阳，为凉州援。武威太守赵冲追击巩唐羌，斩首四百馀级，得马、牛、羊、驴万八千馀头，羌二千馀人降。诏冲督河西四郡兵为节度。罕种羌千馀寇北地，北地太守贾福与赵冲击之，不利。秋，诸种八九千骑寇武威，凉部震恐。于是复徙安定居扶风，北地居冯翊，遣行车骑将军执金吾张乔将左右羽林、五校士及河内、南阳、汝南兵万五千屯三辅。汉安元年，以赵冲为护羌校尉。冲招怀叛羌，罕种乃率邑落五千馀户诣冲降。于是罢张乔军屯。唯烧何种三千馀落据参北界。三年夏，赵冲与汉阳太守张贡掩击之，斩首千五百级，得牛、羊、驴十八万头。冬，冲击诸种，斩首四千馀级。诏冲一子为郎。冲复追击于阿阳，斩首八百级。于是诸种前后三万馀户诣凉州刺史降。建康元年春，护羌从事马玄遂为诸羌所诱，将羌众亡出塞。领护羌校尉卫瑶追击玄等，斩首八百馀级，得牛、马、羊二十馀万头。赵冲复追叛羌到建威亶阴河。军度未竟，所将降胡六百馀人叛走，冲将数百人追之，遇羌伏兵，与战殁。冲虽身死，而前后多所斩获，羌由是衰耗。永嘉元年，封冲子恺义阳亭侯。以汉阳太守张贡代为校尉。左冯翊梁并稍以恩信招诱之，于是离浦、狐奴等五万馀户诣并降，陇右复平。并，大将军冀之宗人。封为鄠侯，邑二千户。自永和羌叛，至乎是岁，十馀年间，费用八十馀亿。诸将多断盗牢禀，私自润入，皆以珍宝货赂左右，上下放纵，不恤军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桓帝建和二年，白马羌寇广汉属国，杀长吏。是时西羌及湟中胡复畔为寇，益州刺史率板楯蛮讨破之，斩首招降二十万人。永寿元年，校尉张贡卒，以前南阳太守第五访代为校尉，甚有威惠，西垂无事。延熹二年，访卒，以中郎将段颎代为校尉。时烧当八种寇陇右，颎击大破之。四年，零吾复与先零及上郡沈氐、牢姐诸种并力寇并、凉及三辅。会段颎坐事征，以济南相胡闳代为校尉。闳无威略，羌遂陆梁，覆没营坞，寇患转盛，中郎将皇甫规击破之。五年，沈氐诸种复寇张掖、酒泉，皇甫规招之，皆降。事已具《规传》。鸟吾种复寇汉阳，陇西、金城诸郡兵共击破之，各还降附。至冬，滇那等五六千人复攻武威、张掖、酒泉，烧民庐舍。六年，陇西太守孙羌击破之，斩首溺死三千馀人。胡闳疾，复以段颎为校尉。永康元年，东羌岸尾等胁同种连寇三辅，中郎将张奂追，破斩之，事已具《奂传》。当煎羌寇武威，破羌将军段颎复破灭之，馀悉降散。事已具《颎传》。灵帝建宁三年，烧当羌奉使贡献。中平元年，北地降羌先零种因黄巾大乱，乃与湟中羌、义从胡北宫伯玉等反，寇陇右。事已见《董卓传》。兴平元年，冯翊降羌反，寇诸县，郭汜、樊稠击破之，斩首数千级。自爰剑后，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其九种在赐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汉徼北，前史不载口数。唯参狼在武都，胜兵数千人。其五十二种衰少，不能自立，分散为附落，或绝灭无后，或引而远去。其八十九种，唯钟最强，胜兵十馀万。其馀大者万馀人，小者数千人，更相抄盗，盛衰无常，无虑顺帝时胜兵合可二十万人。发羌、唐旄等绝远，未尝往来。氂牛、白马羌在蜀、汉，其种别名号，皆不可纪知也。建武十三年，广汉塞外白马羌豪楼登等率种人五千馀户内属，光武封楼登为归义君长。至和帝永元六年，蜀郡徼外大牂夷种羌豪造头等率种人五十馀万口内属，拜造头为邑君长，赐印绶。至安帝永初元年，蜀郡徼外羌龙桥等六种万七千二百八十口内属。明年，蜀郡徼外羌薄申等八种三万六千九百口复举土内属。冬，广汉塞外参狼种羌二千四百口复来内属。桓帝建和二年，白马羌千馀人寇广汉属国，杀长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蛮讨破之。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旧在张掖、酒泉地。月氏王为匈奴冒顿所杀，馀种分散，西逾葱领。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及骠骑将军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开湟中，于是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虽依附县官，而首施两端。其从汉兵战斗，随势强弱。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亦以父名母姓为种。其大种有七，胜兵合九千馀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数百户在张掖，号曰义从胡。中平元年，与北宫伯玉等反，杀护羌校尉泠征、金城太守陈懿，遂寇乱陇右焉。论曰：羌戎之患，自三代尚矣。汉世方之匈奴，颇为衰寡，而中兴以后，边难渐大。朝规失绥御之和，戎师骞然诺之信。其内属者，或倥偬之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塞候时清，则愤怒而思祸。桴革暂动，则属鞬以鸟惊。故永初之间，群种蜂起。遂解仇嫌，结盟诅，招引山豪，转相啸聚，揭木为兵，负柴为械。毂马扬埃，陆梁于三辅。建号称制，恣睢于北地。东犯赵、魏之郊，南入汉、蜀之鄙，塞湟中，断陇道，烧陵园，剽城市，伤败踵系，羽书日闻。并、凉之士，特冲残毙，壮悍则委身于兵场，女妇则徽纆而为虏，发冢露胔，死生涂炭。自西戎作逆，未有陵斥上国若斯其炽也。和熹以女君亲政，威不外接。朝议惮兵力之损，情存苟安。或以边州难援，宜见捐弃。或惧疽食浸淫，莫知所限。谋夫回遑，猛士疑虑，遂徙西河四郡之人，杂寓关右之县。发屋伐树，塞其恋土之心。燔破赀积，以防顾还之思。于是诸将邓骘、任尚、马贤、皇甫规、张奂之徒，争设雄规，更奉征讨之命，征兵会众，以图其隙。驰骋东西，奔救首尾，摇动数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资。至于假人增赋，借奉侯王，引金钱缣彩之珍，征粮粟盐铁之积。所以赂遗购赏，转输劳来之费，前后数十巨万。或枭克酋健，摧破附落，降俘载路，牛羊满山。军书未奏其利害，而离叛之状已言矣。故得不酧失，功不半劳。暴露师徒，连年而无所胜。官人屈竭，烈士愤丧。段颎受事，专掌军任，资山西之猛性，练戎俗之态情，穷武思尽飙锐以事之。被羽前登，身当百死之阵。蒙没冰雪，经履千折之道。始殄西种，卒定东寇。若乃陷击之所歼伤，追走之所崩籍，头颅断落于万丈之山，支革判解于重崖之上，不可校计。其能穿窜草石，自脱于锋镞者，百不一二。而张奂盛称“戎狄一气所生，不宜诛尽，流血污野，伤和致妖”。是何言之迂乎。羌虽外患，实深内疾，若攻之不根，是养疾疴于心腹也。惜哉寇敌略定矣，而汉祚亦衰焉。呜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别畿荒，知夷貊殊性，难以道御，故斥远诉华，薄其贡职，唯与辞要而已。若二汉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则。先零侵境，赵充国迁之内地。煎当作寇，马文渊徙之三辅。贪其暂安之势，信其驯服之情，计日用之权宜，忘经世之远略，岂夫识微者之为乎。故微子垂泣于象箸，辛有浩叹于伊川也。赞曰：金行气刚，播生西羌。氐豪分种，遂用殷强。虔刘陇北，假僭泾阳。朝劳内谋，兵惫外攘。

第九十八回·猿熟马驯方脱壳 功成行满见真如:

    话表寇员外既得回生，复整理了幢缭鼓乐，僧道亲友，依旧送行不题。却说唐僧四众，上了大路，果然西方佛地，与他处不同。见了些琪花、瑶草、古柏、苍松，所过地方，家家向善，户户斋僧，每逢山下人修行，又见林间客诵经。师徒们夜宿晓行，又经有六七日，忽见一带高楼，几层杰阁。真个是——

    冲天百尺，耸汉凌空。低头观落日，引手摘飞星。豁达窗轩吞宇宙，嵯峨栋宇接云屏。黄鹤信来秋树老，彩鸾书到晚风清。此乃是灵宫宝阙，琳馆珠庭。真堂谈道，宇宙传经。花向春来美，松临雨过青。紫芝仙果年年秀，丹凤仪翔万感灵。

    三藏举鞭遥指道：“悟空，好去处耶！”行者道：“师父，你在那假境界、假佛象处，倒强要下拜；今日到了这真境界、真佛象处，倒还不下马，是怎的说？”三藏闻言，慌得翻身跳下来，已到了那楼阁门首。只见一个道童，斜立山门之前叫道：“那来的莫非东土取经人么？”长老急整衣，抬头观看。见他——

    身披锦衣，手摇玉麈。身披锦衣，宝阁瑶池常赴宴；手摇玉麈，丹台紫府每挥尘。肘悬仙箓，足踏履鞋。飘然真羽士，秀丽实奇哉。炼就长生居胜境，修成永寿脱尘埃。圣僧不识灵山客，当年金顶大仙来。

    孙大圣认得他，即叫：“师父，此乃是灵山脚下玉真观金顶大仙，他来接我们哩。”三藏方才醒悟，进前施礼。大仙笑道：“圣僧今年才到，我被观音菩萨哄了。他十年前领佛金旨，向东土寻取经人，原说二三年就到我处。我年年等候，渺无消息，不意今年才相逢也。”三藏合掌道：“有劳大仙盛意，感激，感激！”遂此四众牵马挑担，同入观里，却又与大仙一一相见。即命看茶摆斋，又叫小童儿烧香汤与圣僧沐浴了，好登佛地。正是那——

    功满行完宜沐浴，炼驯本性合天真。千辛万苦今方息，九戒三皈始自新。

    魔尽果然登佛地，灾消故得见沙门。洗尘涤垢全无染，反本还原不坏身。

    师徒们沐浴了，不觉天色将晚，就于玉真观安歇。

    次早，唐僧换了衣服，披上锦襕袈裟，戴了毗卢帽，手持锡杖，登堂拜辞大仙。大仙笑道：“昨日蓝缕，今日鲜明，观此相真佛子也。”三藏拜别就行，大仙道：“且住，等我送你。”行者道：“不必你送，老孙认得路。”大仙道：“你认得的是云路。圣僧还未登云路，当从本路而行。”行者道：“这个讲得是，老孙虽走了几遭，只是云来云去，实不曾踏着此地。既有本路，还烦你送送，我师父拜佛心重，幸勿迟疑。那大仙笑吟吟，携着唐僧手，接引旃坛上法门。原来这条路不出山门，就自观宇中堂穿出后门便是。大仙指着灵山道：“圣僧，你看那半天中有祥光五色，瑞蔼千重的，就是灵鹫高峰，佛祖之圣境也。”唐僧见了就拜。行者笑道：“师父，还不到拜处哩。常言道望山走倒马，离此镇还有许远，如何就拜！若拜到顶上，得多少头磕是？”大仙道：“圣僧，你与大圣、天蓬、卷帘四位，已此到于福地，望见灵山，我回去也。”三藏遂拜辞而去。

    大圣引着唐僧等，徐徐缓步，登了灵山，不上五六里，见了一道活水，滚浪飞流，约有八九里宽阔，四无人迹。三藏心惊道：“悟空，这路来得差了，敢莫大仙错指了？此水这般宽阔，这般汹涌，又不见舟楫，如何可渡？”行者笑道：“不差！你看那壁厢不是一座大桥？要从那桥上行过去，方成正果哩。”长老等又近前看时，桥边有一扁，扁上有“凌云渡”三字，原来是一根独木桥。正是——

    远看横空如玉栋，近观断水一枯槎。维河架海还容易，独木单梁人怎猃！

    万丈虹霓平卧影，千寻白练接天涯。十分细滑浑难渡，除是神仙步彩霞。

    三藏心惊胆战道：“悟空，这桥不是人走的，我们别寻路径去来。”行者笑道：“正是路，正是路！”八戒慌了道：“这是路，那个敢走？水面又宽，波浪又涌，独独一根木头，又细又滑，怎生动脚？”行者道：“你都站下，等老孙走个儿你看。”好大圣，拽开步跳上独木桥，摇摇摆摆，须臾跑将过去，在那边招呼道：“过来，过来！”唐僧摇手，八戒、沙僧咬指道：“难，难，难！”行者又从那边跑过来，拉着八戒道：“呆子，跟我走，跟我走！”那八戒卧倒在地道：“滑，滑，滑！走不得！你饶我罢！让我驾风雾过去！”行者按住道：“这是什么去处，许你驾风雾？必须从此桥上走过，方可成佛。”八戒道：“哥啊，佛做不成也罢，实是走不得！”

    他两个在那桥边，滚滚爬爬，扯扯拉拉的耍斗。沙僧走去劝解，才撒脱了手。三藏回头，忽见那下溜中有一人撑一只船来，叫道：“上渡，上渡！”长老大喜道：“徒弟，休得乱顽。那里有只渡船儿来了。”他三个跳起来站定，同眼观看，那船儿来得至近，原来是一只无底的船儿。行者火眼金睛，早已认得是接引佛祖，又称为南无宝幢光王佛。行者却不题破，只管叫：“这里来！撑拢来！”霎时撑近岸边，又叫：“上渡，上渡！”三藏见了，又心惊道：“你这无底的破船儿，如何渡人？”佛祖道：“我这船——

    鸿蒙初判有声名，幸我撑来不变更。有浪有风还自稳，无终无始乐升平。

    六尘不染能归一，万劫安然自在行。无底船儿难过海，今来古往渡群生。”

    孙大圣合掌称谢道：“承盛意接引吾师。师父，上船去，他这船儿虽是无底，却稳；纵有风浪，也不得翻。”长老还自惊疑，行者叉着膊子，往上一推。那师父踏不住脚，毂辘的跌在水里，早被撑船人一把扯起，站在船上。师父还抖衣服，垛鞋脚，抱怨行者。行者却引沙僧八戒，牵马挑担，也上了船，都立在舟旱舟唐之上。那佛祖轻轻用力撑开，只见上溜头泱下一个死尸。长老见了大惊，行者笑道：“师父莫怕，那个原来是你。”八戒也道：“是你，是你！”沙僧拍着手也道：“是你，是你！”那撑船的打着号子也说：“那是你！可贺可贺！”

    他们三人，也一齐声相和。撑着船，不一时稳稳当当的过了凌云仙渡。三藏才转身，轻轻的跳上彼岸。有诗为证，诗曰：

    脱却胎胞骨肉身，相亲相爱是元神。今朝行满方成佛，洗净当年六六尘。

    此诚所谓广大智慧，登彼岸无极之法。四众上岸回头，连无底船儿却不知去向，行者方说是接引佛祖。三藏方才省悟，急转身，反谢了三个徒弟。行者道：“两不相谢，彼此皆扶持也。我等亏师父解脱，借门路修功，幸成了正果；师父也赖我等保护，秉教伽持，喜脱了凡胎。师父，你看这面前花草松篁，鸾凤鹤鹿之胜境，比那妖邪显化之处，孰美孰恶？何善何凶？”三藏称谢不已。一个个身轻体快，步上灵山，早见那雷音古刹——

    顶摩霄汉中，根接须弥脉。巧峰排列，怪石参差。悬崖下瑶草琪花，曲径旁紫芝香蕙。仙猿摘果入桃林，却似火烧金；白鹤栖松立枝头，浑如烟捧玉。彩凤双双，青鸾对对。彩凤双双，向日一鸣天下瑞；青鸾对对，迎风耀舞世间稀。又见那黄森森金瓦迭鸳鸯，明幌幌花砖铺玛瑙。东一行，西一行，尽都是蕊宫珠阙；南一带，北一带，看不了宝阁珍楼。天王殿上放霞光，护法堂前喷紫焰。浮屠塔显，优钵花香、正是地胜疑天别，云闲觉昼长。红尘不到诸缘尽，万劫无亏大法堂。

    师徒们逍逍遥遥，走上灵山之巅，又见青松林下列优婆，翠柏丛中排善士。长老就便施礼，慌得那优婆塞、优婆夷、比丘僧、比丘尼合掌道：“圣僧且休行礼，待见了牟尼，却来相叙。行者笑道：“早哩，早哩！且去拜上位者。”

    那长老手舞足蹈，随着行者，直至雷音寺山门之外。那厢有四大金刚迎住道：“圣僧来耶？”三藏躬身道：“是弟子玄奘到了。”答毕就欲进门，金刚道：“圣僧少待，容禀过再进。”那金刚着一个转山门报与二门上四大金刚，说唐僧到了；二门上又传入三门上，说唐僧到了；三山门内原是打供的神僧，闻得唐僧到时，急至大雄殿下，报与如来至尊释迦牟尼文佛说：“唐朝圣僧到于宝山取经来了。”佛爷爷大喜，即召聚八菩萨、四金刚、五百阿罗、三千揭谛、十一大曜、十八伽蓝，两行排列，却传金旨，召唐僧进。那里边，一层一节，钦依佛旨，叫：“圣僧进来！。”这唐僧循规蹈矩，同悟空、悟能、悟净，牵马挑担，径入山门。正是——

    当年奋志奉钦差，领牒辞王出玉阶。清晓登山迎雾露，黄昏枕石卧云霾。

    挑禅远步三千水，飞锡长行万里崖。念念在心求正果，今朝始得见如来。

    四众到大雄宝殿殿前，对如来倒身下拜。拜罢，又向左右再拜。各各三匝已遍，复向佛祖长跪，将通关文牒奉上，如来一一看了，还递与三藏。三藏牴晙作礼，启上道：“弟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旨意，遥诣宝山，拜求真经，以济众生。望我佛祖垂恩，早赐回国。”

    如来方开怜悯之口，大发慈悲之心，对三藏言曰：“你那东土乃南赡部洲，只因天高地厚，物广人稠，多贪多杀，多淫多诳，多欺多诈；不遵佛教，不向善缘，不敬三光，不重五谷；不忠不孝，不义不仁，瞒心昧己，大斗小秤，害命杀牲。造下无边之孽，罪盈恶满，致有地狱之灾，所以永堕幽冥，受那许多碓捣磨舂之苦，变化畜类。有那许多披毛顶角之形，将身还债，将肉饲人。其永堕阿鼻，不得超升者，皆此之故也。虽有孔氏在彼立下仁义礼智之教，帝王相继，治有徒流绞斩之刑，其如愚昧不明，放纵无忌之辈何耶！我今有经三藏，可以超脱苦恼，解释灾愆。三藏：有《法》一藏，谈天；有《论》一藏，说地；有《经》一藏，度鬼。共计三十五部，该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四卷。真是修真之径，正善之门，凡天下四大部洲之天文、地理、人物、鸟兽、花木、器用、人事，无般不载。汝等远来，待要全付与汝取去，但那方之人，愚蠢村强，毁谤真言，不识我沙门之奥旨。”叫：“阿傩、伽叶，你两个引他四众，到珍楼之下，先将斋食待他。斋罢，开了宝阁，将我那三藏经中三十五部之内，各检几卷与他，教他传流东土，永注洪恩。”

    二尊者即奉佛旨，将他四众领至楼下，看不尽那奇珍异宝，摆列无穷。只见那设供的诸神，铺排斋宴，并皆是仙品、仙肴、仙茶、仙果，珍馐百味，与凡世不同。师徒们顶礼了佛恩，随心享用，其实是——

    宝焰金光映目明，异香奇品更微精。千层金阁无穷丽，一派仙音入耳清。

    素味仙花人罕见，香茶异食得长生。向来受尽千般苦，今日荣华喜道成。

    这番造化了八戒，便宜了沙僧，佛祖处正寿长生，脱胎换骨之馔，尽着他受用。二尊者陪奉四众餐毕，却入宝阁，开门登看。那厢有霞光瑞气，笼罩千重；彩雾祥云，遮漫万道。经柜上，宝箧外，都贴了红签，楷书着经卷名目。乃是：《涅槃经》一部七百四十八卷，《菩萨经》一部一千二十一卷，《虚空藏经》一部四百卷，《首楞严经》一部一百一十卷，《恩意经大集》一部五十卷，《决定经》一部一百四十卷，《宝藏经》一部四十五卷，《华严经》一部五百卷，《礼真如经》一部九十卷，《大般若经》一部九百一十六卷，《大光明经》一部三百卷，《未曾有经》一部一千一百一十卷，《维摩经》一部一百七十卷，《三论别经》一部二百七十卷，《金刚经》一部一百卷，《正法论经》一部一百二十卷，《佛本行经》一部八百卷，《五龙经》一部三十二卷，《菩萨戒经》一部一百一十六卷，《大集经》一部一百三十卷，《摩竭经》一部三百五十卷，《法华经》一部一百卷，《瑜伽经》一部一百卷，《宝常经》一部二百二十卷，《西天论经》一部一百三十卷，《僧祗经》一部一百五十七卷，《佛国杂经》一部一千九百五十卷，《起信论经》一部一千卷，《大智度经》一部一千八十卷，《宝威经》一部一干二百八十卷，《本阁经》一部八百五十卷，《正律文经》一部二百卷，《大孔雀经》一部二百二十卷，《维识论经》一部一百卷，《具舍论经》一部二百卷。

    阿傩、伽叶引唐僧看遍经名，对唐僧道：“圣僧东土到此，有些什么人事送我们？快拿出来，好传经与你去。”三藏闻言道：“弟子玄奘，来路迢遥，不曾备得。”二尊者笑道：“好，好，好！白手传经继世，后人当饿死矣！”行者见他讲口扭捏，不肯传经，他忍不住叫噪道：“师父，我们去告如来，教他自家来把经与老孙也。”阿傩道：“莫嚷！此是什么去处，你还撒野放刁！到这边来接着经。”八戒沙僧耐住了性子，劝住了行者，转身来接。一卷卷收在包里，驮在马上，又捆了两担，八戒与沙僧挑着，却来宝座前叩头，谢了如来，一直出门。逢一位佛祖，拜两拜；见一尊菩萨，拜两拜。又到大门，拜了比丘僧、尼，优婆夷、塞，一一相辞，下山奔路不题。

    却说那宝阁上有一尊燃灯古佛，他在阁上，暗暗的听着那传经之事，心中甚明，原是阿傩、伽叶将无字之经传去，却自笑云：“东土众僧愚迷，不识无字之经，却不枉费了圣僧这场跋涉？”问：“座边有谁在此？”只见白雄尊者闪出。古佛吩咐道：“你可作起神威，飞星赶上唐僧，把那无字之经夺了，教他再来求取有字真经。”白雄尊者，即驾狂风，滚离了雷音寺山门之外，大作神威。那阵好风，真个是——

    佛前勇士，不比巽二风神。仙窍怒号，远赛吹嘘少女。这一阵，鱼龙皆失穴，江海逆波涛。玄猿捧果难来献，黄鹤回云找旧巢。丹凤清音鸣不美，锦鸡喔运叫声嘈。青松枝折，优钵花飘。翠竹竿竿倒，金莲朵朵摇。钟声远送三千里，经韵轻飞万壑高。崖下奇花残美色，路旁瑶草偃鲜苗。彩鸾难舞翅，白鹿躲山崖。荡荡异香漫宇宙，清清风气彻云霄。

    那唐长老正行间，忽闻香风滚滚，只道是佛祖之祯祥，未曾堤防。又闻得响一声，半空中伸下一只手来，将马驮的经，轻轻抢去，唬得个三藏捶胸叫唤，八戒滚地来追，沙和尚护守着经担，孙行者急赶去如飞。那白雄尊者，见行者赶得将近，恐他棍头上没眼，一时间不分好歹，打伤身体，即将经包捽碎，抛落尘埃。行者见经包破落，又被香风吹得飘零，却就按下云头顾经，不去追赶。那白雄尊者收风敛雾，回报古佛不题。

    八戒去追赶，见经本落下，遂与行者收拾背着，来见唐僧。唐僧满眼垂泪道：“徒弟呀！这个极乐世界，也还有凶魔欺害哩！”沙僧接了抱着的散经，打开看时，原来雪白，并无半点字迹，慌忙递与三藏道：“师父，这一卷没字。”行者又打开一卷看时，也无字。八戒打开一卷，也无字。三藏叫：“通打开来看看。”卷卷俱是白纸。长老短叹长吁的道：“我东土人果是没福！似这般无字的空本，取去何用？怎么敢见唐王！诳君之罪，诚不容诛也！”行者早已知之，对唐僧道：“师父，不消说了，这就是阿傩、伽叶那厮，问我要人事没有，故将此白纸本子与我们来了。快回去告在如来之前，问他扌肯财作弊之罪。”八戒嚷道：“正是，正是！告他去来！”四众急急回山，无好步，忙忙又转上雷音。不多时，到于山门之外，众皆拱手相迎，笑道：“圣僧是换经来的？”三藏点头称谢。众金刚也不阻挡，让他进去，直至大雄殿前。行者嚷道：“如来！我师徒们受了万蜇千魔，千辛万苦，自东土拜到此处，蒙如来吩咐传经，被阿傩、伽叶扌肯财不遂，通同作弊，故意将无字的白纸本儿教我们拿去，我们拿他去何用！望如来敕治！”佛祖笑道：“你且休嚷，他两个问你要人事之情，我已知矣。但只是经不可轻传，亦不可以空取，向时众比丘圣僧下山，曾将此经在舍卫国赵长者家与他诵了一遍，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脱，只讨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回来，我还说他们忒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你如今空手来取，是以传了白本。白本者，乃无字真经，倒也是好的。因你那东土众生，愚迷不悟，只可以此传之耳。”即叫：“阿傩、伽叶，快将有字的真经，每部中各检几卷与他，来此报数。”

    二尊者复领四众，到珍楼宝阁之下，仍问唐僧要些人事。三藏无物奉承，即命沙僧取出紫金钵盂，双手奉上道：“弟子委是穷寒路遥，不曾备得人事。这钵盂乃唐王亲手所赐，教弟子持此，沿路化斋。今特奉上，聊表寸心，万望尊者不鄙轻亵，将此收下，待回朝奏上唐王，定有厚谢。只是以有字真经赐下，庶不孤钦差之意，远涉之劳也。”那阿傩接了，但微微而笑。被那些管珍楼的力士，管香积的庖丁，看阁的尊者，你抹他脸，我扑他背，弹指的，扭唇的，一个个笑道：“不羞，不羞！需索取经的人事！”须臾把脸皮都羞皱了，只是拿着钵盂不放。伽叶却才进阁检经，一一查与三藏，三藏却叫：“徒弟们，你们都好生看看，莫似前番。”他三人接一卷，看一卷，却都是有字的。传了五千零四十八卷，乃一藏之数，收拾齐整驮在马上，剩下的还装了一担，八戒挑着。自己行囊，沙僧挑着。行者牵了马，唐僧拿了锡杖，按一按毗卢帽，抖一抖锦袈裟，才喜喜欢欢，到我佛如来之前。正是那——

    大藏真经滋味甜，如来造就甚精严。须知玄奘登山苦，可笑阿傩却爱钱。

    先次未详亏古佛，后来真实始安然。至今得意传东土，大众均将雨露沾。

    阿傩、伽叶引唐僧来见如来，如来高升莲座，指令降龙、伏虎二大罗汉敲响云磬，遍请三千诸佛、三千揭谛、八金刚、四菩萨、五百尊罗汉、八百比丘僧、大众优婆塞、比丘尼、优婆夷，各天各洞，福地灵山，大小尊者圣僧，该坐的请登宝座，该立的侍立两旁。一时间，天乐遥闻，仙音嘹亮，满空中祥光迭迭，瑞气重重，诸佛毕集，参见了如来。如来问：“阿傩、伽叶，传了多少经卷与他？可一一报数。”二尊者即开报：“现付去唐朝《涅般 经》四百卷，《菩萨经》三百六十卷，《虚空藏经》二十卷，《首楞严经》三十卷，《恩意经大集》四十卷，《决定经》四十卷，《宝藏经》二十卷，《华严经》八十一卷，《礼真如经》三十卷，《大般若经》六百卷，《金光明品经》五十卷，《未曾有经》五百五十卷，《维摩经》三十卷，《三论别经》四十二卷，《金刚经》一卷，《正法论经》二十卷，《佛本行经》一百一十六卷，《五龙经》二十卷，《菩萨戒经》六十卷，《大集经》三十卷，《摩竭经》一百四十卷，《法华经》十卷，《瑜伽经》三十卷，《宝常经》一百七十卷，《西天论经》三十卷，《僧祗经》一百一十卷，《佛国杂经》一千六百三十八卷，《起信论经》五十卷，《大智度经》九十卷，《宝威经》一百四十卷，《本阁经》五十六卷，《正律文经》十卷，《大孔雀经》十四卷，《维识论经》十卷，《具舍论经》十卷。在藏总经，共三十五部，各部中检出五千零四十八卷，与东土圣僧传留在唐。现俱收拾整顿于人马驮担之上，专等谢恩。”

    三藏四众拴了马，歇了担，一个个合掌躬身，朝上礼拜。如来对唐僧言曰：“此经功德，不可称量，虽为我门之龟鉴，实乃三教之源流。若到你那南赡部洲，示与一切众生，不可轻慢，非沐浴斋戒，不可开卷，宝之重之！盖此内有成仙了道之奥妙，有发明万化之奇方也。”三藏叩头谢恩，信受奉行，依然对佛祖遍礼三匝，承谨归诚，领经而去。去到三山门，一一又谢了众圣不题。

    如来因打发唐僧去后，才散了传经之会。旁又闪上观世音菩萨合掌启佛祖道：“弟子当年领金旨向东土寻取经之人，今已成功，共计得一十四年，乃五千零四十日，还少八日，不合藏数。望我世尊，早赐圣僧回东转西，须在八日之内，庶完藏数，准弟子缴还金旨。”如来大喜道：“所言甚当，准缴金旨。”即叫八大金刚吩咐道：“汝等快使神威，驾送圣僧回东，把真经传留，即引圣僧西回，须在八日之内，以完一藏之数，勿得迟违。”金刚随即赶上唐僧，叫道：“取经的，跟我来！”唐僧等俱身轻体健，荡荡飘飘，随着金刚，驾云而起。这才是：见性明心参佛祖，功完行满即飞升。毕竟不知回东土怎生传授，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九回·九九数完魔灭尽 三三行满道归根:

　　　词曰：

　　天王明圣，臣罪当诛。恩流法外，全生更矜死，赖宫中推爱。

　　岂意官中人渐惫，看梅花飘零。无奈佳人与同谢，叹芳魂何

　　在？

　　调寄“忆少年”

　　古人云：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又云：移孝可以作忠。夫事亲则守身为大，发肤不敢有伤；事君则致身为先，性命亦所不顾。二者极似不同，而其理要无或异。故不孝者，自然不忠，而尽忠者，即为尽孝。古者尚有其父不能为忠臣，其子干父之蛊，以盖前愆者。况忝为名臣之子，世受国恩，乃临难不思殉节，竟甘心降贼，堕家声于国宪。国之叛臣，即家之贼子，不忠便是不孝，罪不容诛，虽天子思想其父，曲全其命，然遗臭无穷，虽生犹死了。倒不如那失恩的妃子，不负君思，患难之际，恐被污辱，矢志捐躯，却得仙人救援，死而复生，安享后福，吉祥命终，足使后人传为佳话。却说上皇正与梅妃闲话，内侍奏言：“皇帝有表章奏到。”上皇看时，却为处分从贼官员事。肃宗初回西京时，朝议便欲将此辈正法，同平章事李岘奏道：“前者贼陷西京，上皇仓猝出狩，朝廷未知车驾何在，各自逃生。不及逃者，遂至失身于贼，此与守土之臣，甘心降贼者不同，今一概以叛法处死，似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群臣陷于贼中者尚多，若尽诛西京之陷贼者，是坚彼附贼之心了。”肃宗准奏，诏诸从贼者，始从宽典，后因法司屡请正叛臣之罪，以昭国法。上皇亦云，叛臣不可轻宥，肃宗乃命分六等议处。法司议得达奚珣等一十八人应斩，家眷人口没官；陈希烈等七人，应勒令自尽；其余或流或贬或杖，分别拟罪具表。肃宗俱依所议，只于新犯中欲特赦二人：那二人即故相燕国公张说之子原任刑部尚书张均、太常卿驸马都尉张(土自)。

　　你道肃宗为何欲赦此二人？只因昔日上皇为太子时，太平公主心怀妒嫉，朝夕伺察东宫过失纤微之事，俱上闻于睿宗，即宫中左右近习之人，亦都依附太平公主，阴为之耳目。其时肃宗尚未生，其母杨妃，本是东宫良媛，偶被幸御，身遂怀孕，私心窃喜，告知上皇。那时上皇正在危疑之际，想道：“这件事，若使太平公主闻之，又要把来当做一桩话柄，说我内多劈宠，在父皇面上谗谮，不如以药下其胎罢，只可惜其胎不知是男是女。”左思右想，无可与商者。时张说为侍讲官，得出入东宫，乃以此意密与商议，张说道：“龙种岂可轻动？”上皇道：“我年方少，不患子嗣不广，何苦因宫人一胎，滋忌者之谤言。吾意已决，即欲觅堕胎药，却不可使问于左右，先生幸为我图之。”张说只得应诺，回家自思：“良媛怀胎，若还生子，非帝即王，今日轻易堕胎，岂不可惜，且日后定然追悔。但若不如此，谗谤固所不免。太子已决意欲堕，难与强争，他托我觅药，我今听之天数，取药二剂，一安胎，一堕胎，送与太子，只说都是堕胎药，任他取用那一副，若到吃了那安胎药，即是天数不该绝，我便用好言劝止了。”至次日，密袖二药，入宫献上道：“此皆下胎妙药，任凭取用一副。”上皇大喜，是夜尽屏左右，置药炉于寝室，随手取一剂来，亲自煎煮好了，手持与杨氏，谕以苦情，温言劝饮。杨氏好生不忍，却不敢违太子命，只得涕泣而饮之。上皇看了饮了，只道其胎即堕，不意腹中全无发动，竟沉沉稳稳的，直睡至天明；原来到吃了那剂安胎药了。上皇心甚疑怪，那日因侍睿宗内宴，未与张说相见。至夜回东宫，仍屏去左右，密置炉火，再亲自煎起那一剂药来，要与杨氏吃。正煎个九分，忽然神思困倦，坐在椅上打盹。恍惚之间，见屋宇边红光闪闪，红光中现出一尊神道，怎生模样？

　　赤面美髯，蚕眉凤眼。身长约一丈，披一领锦绣绿罗袍。腰大

　　可十围，束一条玲珑白玉带。神威凛凛，法貌堂堂。疑是大汉寿亭

　　侯，宛如三界伏魔帝。

　　那神道绕着火炉走了一转，忽然不见。上皇惊醒，忽起身看时，只见药铛已倾翻，炉中炭火已尽熄，大为骇异。次日张说入见，告以夜来之事，且命更为觅药。张说再拜称贺，因进言道：“此乃神护龙种也！臣原说龙种不宜轻堕，只恐重违殿下之意，故欲决之于天命。前所进二药，其一实系安胎之药，即前宵所眼者是也。臣意二者之中，任取其一。其间自有天命，今既欲堕而反安，再欲堕则神灵护之，天意可知矣！殿下虽忧谗畏讥，其如天意何。腹中所怀，必非寻常伦匹，还须调护为是。”上皇从其言，遂息了堕胎之念，且密谕杨氏，善自保重。杨氏心中常想吃些酸物，上皇不欲索之于外，私与张说言之。张说常于进讲时，密柏青梅木瓜以献，且喜胎气平稳，未几睿宗禅位。至明年，太平公主以谋逆赐死，宫闱平静，恰好肃宗诞生。幼时便英异不凡，及长，出见诸大臣，张说谓其貌类太宗，因此上皇属意，初封忠王，及太子瑛被废，遂立为太子。正是：

　　调元护本自胎中，欲堕还留最有功。又道仪容浑类祖，暗教王

　　子代东宫。

　　张说因此于开元年间，极被宠遇。肃宗即位时，杨氏已薨，追尊为元献皇后。他平日曾把怀胎时的事，说与肃宗知道，肃宗极感张说之恩。张家二子张均、张(土自)，肃宗自幼和他嬉游饮食，似同胞兄弟一般。张说亡后，二子俱为显官，张(土自)又赘公主为驸马，恩荣无比。不意以从逆得罪当斩，肃宗不忘旧恩，欲赦其罪。却因上皇曾有叛臣不可轻宥之谕，今著特赦此二人，不敢不表奏上皇。只道上皇亦必念旧，免其一死。不道上皇览表，即批旨道：

　　张均、张(土自)世受国恩，乃丧心从贼，此朝廷之叛臣，即张说之逆子，罪不容囗。余老矣，不欲更闻朝政，但诛叛惩逆，国法所重，即来请命，难以徇情，宜照法司所拟行。

　　你道上皇因何不肯赦此二人？当日车驾西狩，行至咸阳地方，上皇顾问高力士道：“朕今此行，朝臣尚多未知，从行者甚少，汝试猜这朝臣中谁先来，谁不来？”力士道：“苟非怀二心者，必无不来之理。窃意侍郎房琯，外人俱以为可作宰相，却未蒙朝廷大用，他又常为安禄山所荐，今恐或不来。尚书张均、驸马张(土自)，受恩最深，且系国戚，是必先来。”上皇摇首微笑道：“事未可知也。”有驾至普安，房琯奔赴行在见驾。上皇首问：“张均、张(土自)可见否？”房琯道：“臣欲约与俱来，彼迟疑不决，微窥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者。”上皇顾谓高力士道：“朕固知此二奴贪而无义也。”力士道：“偏是受恩者竟怀二心，此诚人所不及料。”自此上皇常痛骂此二人，今日怎肯赦他！肃宗得旨，心甚不安，即亲至兴庆宫，朝见上皇，面奏道：“臣非敢徇情坏法，但臣向非张说，安有今日？故不忍不曲宥其子，伏乞父皇法外推恩。”上皇犹未许，梅妃在旁进言道：“若张家二子俱伏法，燕国公几将不祀，甚为可伤。况张(土自)系驸马，或可邀议亲之典。”肃宗再三恳请，上皇道：“吾看汝面，姑宽赦张(土自)便了。张均这奴，我闻其引贼搜宫，破坏吾家，决不可活。”肃宗不敢再奏，谢恩而退。上皇即日乃下诰云：

　　张均、张(土自)，本应俱斩，今从皇帝意，止将张均正法，张(土自)姑免死。

　　长流岭南。达奚珣于逆贼安禄山奏请献马之时，曾有密表谏阻，今

　　止斩其身，其家免入官，余俱依所拟。

　　诰下，法司遵法施行，张均遂与达奚珣等众犯，同日俱斩于市。正是：

　　昔日死姚崇，曾算生张说；今日死张说，难顾生张均。

　　当初张说建造居住的宅第，其时有个善观风水的僧人，名唤法泓，来看了这所第宅的规模，说道：“此宅甚佳，富贵连绵不绝，但切勿于西北隅上取土。”张说当时却不把这句话放在意里，竟不曾吩咐家人。数日后，法泓复来，惊讶道：“宅中气候，何忽萧条，必有取土于西北隅者！”急往看时，果因众工人在彼取土，掘成三四个大坑，俱深数尺，张说急命众工人以土填之，法泓道：“客上无气。”因叹息不已，私对人说道：“张公富贵止及身而已，二十年后，其郎君辈恐有不得令终者。”至是其言果验。后人有诗云：

　　非因取土便成灾，数合凶灾故取土。卜宅何须泥风水，宅心正

　　直吾为主。

　　闲话少说。只说上皇自居兴庆宫，朝政都不管，惟有大征讨、大刑罚、大封拜，肃宗具表奏闻。那时肃宗已立张良娣为皇后，这张后甚不贤良，向从肃宗于军中，私与肃宗博戏打子，声闻于外；乃潜刻木耳为子，使博无声。其性狡而慧，最得上意；及立为后，颇能挟制天子，与权闭李辅国比附；辅国又引其同类鱼朝思。时安、史二贼尚未珍灭，命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各引本部兵往剿，乃以宦官鱼朝思为观军容使，统摄诸军，于是人心不服。临战之时，又遇大风昼晦，诸军皆溃。郭子仪以朔方军断河阳桥守东京。肃宗听鱼朝恩之言，召子仪回朝，以李光弼代之。

　　子仪临发，百姓涕泣遮道请留，子仪轻骑竟行。上皇闻之，使人传语肃宗道：“李、郭二将，俱有大功，而郭尤称最，唐家再造，皆其力也。今日之败，乃不得\*\*之故，实非其罪。”肃宗领命，因此后来灭贼功成，行赏之典，李光弼加太尉中书令，郭子仪封汾阳王。子仪善处功名富贵，不使人疑，已虽握重兵在外，一纸诏书征之，即日就道。故谗谤不得行。其子郭暖尚代宗皇帝之女升平公主，尝夫妇口角，郭暖道：“你恃父亲为天子么？我父薄天子而不为。”公主将言奏闻天子，子仪即因其子待罪。天子知之，置之不问。又恐子仪心怀不安，乃谕之曰：“不痴不聋，做不得阿家翁。儿女子闺阁中语，不必挂怀。”其历朝恩遇如此。子仪晚年退休私弟，声色自娱，旧属将佐，悉听出入卧内，以见坦平无私。七子八婿，俱为显官。家中珍货山积，享年八十有五，直至德宗建中二年，方薨逝。朝廷赐祭，赐葬，赐谥，真个福寿双全，生荣死哀。（唐史）上说得好，道是：

　　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

　　臣而众不嫉；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自古功臣之富贵寿考，无出

　　于其右者。

　　这些都是后话，不必再述。且说上皇常于宫中想起郭子仪的大功，因道：“子仪当初若不遇李白，性命且不可保，安能建功立业？李白甚有识英雄的眼力，莫道他是书生，只能作文字也。”此时李白正坐永玉璘事流于夜郎，上皇特旨赦归，方欲便朝廷用之，旋闻其已物故，不觉叹息。梅妃常闻上皇称赞李白之才，因想起前事，私语高力士道：“我昔年曾欲以千金买赋，效长门故事，汝以世间难得才子为辞；若李白者，宁遽逊于相如乎？”力士道：“彼时李白尚未入京，老奴无从访求；且彼时贵妃之宠方深，亦非语言文字所能夺，若不然，娘娘楼东一赋，岂不大炒，然竟不能移其宠。”梅妃点头道：“汝言亦良是。”正说间，内侍来禀说，江南进梅花到。原来梅妃服侍上皇之后，四方依旧进贡梅花；但梅妃既得了那枝仙梅，把人间几卉，都看得平常了。这仙梅果然四季常开，愈久愈香，花色亦愈鲜洁，梅妃随处携带把玩。

　　忽一日早起，觉得那花的香气顿减，花色也憔悴了，把手去移动时，只见花瓣儿多飘飘零零的落将下来。梅妃惊骇道：“仙师云：我命当与此花同谢，今花已谢矣，我命可知。”自此心中恍惚不宁，遂染成一病，卧床不起。太医院官切脉进药，梅妃不肯服药道：“命数当终，岂药石所能挽回？”上皇亲来看视，坐于床头，遍体抚摩，执手劝慰道：“妃子偶病，遂尔瘦损，还须服药为是。”梅妃涕泣道：“臣妾自退处上阳，自分永弃，继遭危难，命已垂绝，岂意复侍至尊，得此真万幸。今福缘已尽，仙师所云，与花同谢，此其期矣！妾死之后，那枝仙梅留在人间，难以种植；若然殉葬，又恐亵渎，宜取佛炉火焚之。”上皇道：“妃子何遽言及此？”梅妃道：“人谁无死，妾今日之死，可称令终，较胜于他人矣。况妾死后，性灵不混，当入佳境，谅无所苦。但圣恩如天，图报无地，为可叹恨耳！”上皇道：“以妃子之敏慧清洁，自是神仙中人，但何由自知身后的佳境？”梅妃道：“妾前宵梦寐之间，复见那韦氏仙姑于云端中，手执一只白鹦鹉，指谓妾道：‘此鸟亦因宿缘善果，得从皇宫至佛国，今从佛国来仙境，可以人而不如鸟乎？汝两世托生皇宫，须记本来面目，今不可久恋人世，蕊珠宫是你故居，何不早去？’据此看来，或不致堕落恶道。”上皇垂泪道：“妃子苦竟舍朕而仙去，使朕暮年何以为情？”梅妃就枕上顿首道：“愿上皇圣寿无疆，切勿以妾故，有伤圣怀。”言讫，忽然起身坐，举手向空道：“仙姬来了，我去也！”遂瞑目而逝。正是：

　　昔日纵教梅下死，胜他驿馆丧残躯。于今幸与花同谢，还与芳

　　魂到蕊珠。

　　上皇不意梅妃一病遽死，放声大哭，高力士极力劝慰。上皇道：“此妃与朕，几如再世姻缘，今复先我而逝，能无痛心？”途命以贵妃之礼殓葬，又命其墓所多种梅树，特赐祭筵，自为文以诔之。其略云：

　　妃之容兮，如花斯新。妃之德兮，如玉斯温。余不忘妃，而寄

　　意于物兮，如珠斯珍。妃不负余，而几丧其身兮，如石斯贞。妃今

　　舍余而去兮，身似梅雨飘零。余今舍妃而寂处兮，心如结以牵萦。

　　上皇记念梅妃的遗言，即命将这一枝仙梅，以佛炉中火，焚化于其灵前。说也奇怪，那梅枝一入火中，香气扑鼻，火星万点，腾空而起，好似放烟火的一般。那些火星都作梅花之状，飞入云宵而没。正是：

　　仙种不留人世，琪花仍入瑶台。

　　昔人有以枯梅枝焚入炉中，戏作下火文，其文甚佳，附录于此：

　　寒勒钢瓶冻未开，南枝春断不归来。者番莫入梨花梦，却把芳

　　心作死灰。恭惟炉中处士梅公之灵，生自罗浮，派分庾岭。形如槁

　　木，棱棱山泽之癯；肤似凝脂，凛凛雪霜之操。春魁占百花头上，岁

　　寒居三友图中。玉堂茅屋总无心，调鼎和羹期结果。不料道人见

　　挽，遂离有色之根；夫何冰氏相凌，遽返华胥之国。瘦骨拥炉呼不

　　醒，芳魂剪纸竟难招。纸帐夜长，犹作寻香之梦；筠窗月淡，尚疑弄

　　影之时。虽宋广平铁石心肠，忘情未得；使华光老丹青手段，摸索

　　难真。却愁零落一枝春，好与茶毗三昧火。惜花君子，你道这一点

　　香魂，今在何处？咦！炯然不逐东风去，只在孤山水月中。

　　且说当日肃宗闻知梅妃薨逝，上皇悲悼，遂亲来问慰；即于梅妃灵前设祭，各宫嫔妃辈，也都吊祭如礼。只有皇后张氏托病不至。上皇心甚不悦，因对高力士说道：“皇后殊觉骄慢。”力士密启道：“内监李辅国阿附皇后，凡皇后之骄慢，皆辅国导之使然。”上皇愕然曰：“朕久闻此奴横甚，俟吾儿来，当与言之。”力士道：“皇后侍上久，辅国握兵权，其势不得不为优容，所以皇帝亦多不与深较。太上即有所言，恐亦无益，不如且置勿论。”上皇沉吟不语。正是：

　　顽妻与恶奴，无药可救治。纵有苦口言，恐反为不利。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回·径回东土 五圣成真:

　　话说文芸同众公子把红孩儿……四仙邀进大营，问了备细。复又施礼道：“蒙四位大仙法驾光降，现在武六思抗拒义兵，肆其邪术，困我多人，以致我主久禁东宫，不能下慰臣民之望，惟求早赐手援！”红孩儿道：“我们当日原与群芳有的，今因苦苦相招，不能不破杀戒，亦是天命，莫可如何。事不宜迟，将军就于今夜三更，带领人马前去破阵，我们自当助你一臂之力。”文芸再三称谢道：“请教大仙：他这阵内是何邪术？”金童儿道：“此阵名唤‘青钱阵’。钱为世人养命之源，乃人人所爱之物；故凡进此阵内，为其蛊惑，若稍躁持不定，利欲熏心，无不心荡神迷，因而失据。”

　　文芸道：“请示大仙：晚间须由几路进兵？”红孩儿道：“只消二枝人马。

　　到了夜间，将军命人预备香案，我等将王衍，崔钧二公灵魂请来，借其廉威，庶免‘阿堵’、‘铜臭’之患。少时百果仙姑就到。临期金童大仙同了百果仙姑即先进阵，以核桃先救被困各兵。那时将军领一枝人马随同小仙破他阵之正面，再发两枝人马，一随青女仙姑破他左面，一随玉女仙姑破他右面。好在武氏弟兄除摆‘自诛阵’之外，一无所能，此阵一破，其关不消费力，唾手可得了。”文芸道：“请教核桃有何用处？”青女儿道：“今夜凡去破阵之人，临期每人必须或食核桃或-脐十数枚，方能避得那股铜毒。”文芸道：“何以此二物就能解得铜毒？”玉女儿道：“凡小儿误吞铜器，即多吃核桃，其铜即化为水，如无核桃，或-脐也可。将军如不信，即取铜钱同核桃或-脐慢慢嚼之，其钱立时粉碎。”

　　文芸随即命人多备核桃、-脐，以为破阵之用，谁知城外并无此物。

　　忽报有位仙姑手提花篮来至大营，原来是百果仙子到了。文芸慌忙迎接进内。

　　青女儿道：“仙姑为何来迟？”百果仙产指著花篮道：“我恐此物不够将军之用，又去找了几个，因此略为耽搁。”将花篮付给文芸道：“将军可将篮内核桃，凡进阵之兵，每人分结数枚；分散完毕，仍将此篮交还小仙，另有妙阿。”文芸接过一看，只得浅浅半篮，不觉暗笑。玉女儿道：“将军今晚要带多少兵丁进阵？”

　　文芸道：“共分三处，必须三千人马。”玉女儿笑道：“莫讲三千，就是再添几倍，他这核桃也够用的。”

　　文芸即托魏武、薛选挑选精兵三千，每人十枝，按名分散。薛选把花篮接了，走出营外，同魏武商议道：“刚才那位玉女仙姑说：‘再加几倍这核桃也够用的。’即如此，每人何不给他二十个，看他可够。况且多吃几个，走进阵去，更觉放心。”

　　于是按著营头分散。及至把三千兵丁散完，再看篮内，仍是浅浅半篮。魏武道：

　　“据我愚见：这样不花钱的核桃，我们索性把那不进阵的众兵也犒劳犒劳罢。”

　　薛选道：“设或用完，怎么回去交令？”魏武道：“倘或不够，我们给他剩几个也好交令了。”二人随又按营分派，每名也是二十个。那些兵丁一个个也有抬筐的，也有担箩的，乱乱纷纷，费了许多工夫。才把二十万兵丁散完；再把篮内一看，不过面上去了簿簿一层。薛选只管望著篮内发呆。魏武道：“你思忖甚么？”

　　薛选道：“我想这位仙姑若把这篮核桃送我，我去开个核桃店，岂不比别的生意好么？”魏武笑道：“你若开了核桃店，我还弄些大扁杏仁来托销哩。”说著，一同来到人营交令，百果仙子把花篮看了，向文芸笑道：“今日营中有了小仙核桃，将军可省众兵一餐之费。”文芸道：“这却为何？”百果仙子道：“二十万兵丁每人都有二十个核桃，还算不得一顿饭么。”魏武、薛选一面笑著，把分散众兵之话说了，文芸这才明白。众公子听了，莫不吐舌称奇，赞叹不已。

　　少时，摆了素斋，人家略为吃些。到了二更，营中设了香案。文芸虔诚礼拜；

　　红孩儿焚了两道符，百果仙子提著花篮，同金童儿先进阵中去了。魏武、章芝领了一千人马随在青女儿之后，薛选、章衡领了一千人马随在玉女儿之后，文芸带著一千人马跟著红孩儿，三路人马，一齐冲进阵去。霎时邪气四散，纸人纸马，纷纷坠地。魏武、薛选早已攻进关去，四处号炮冲天。文芸方才进城，后面接应人马也都到了。武六思早已逃窜。他向无妻室，所有仆人也都四散。家内供著和峤牌位，早被众公子击碎。再查所困阵内之人，章荭、燕勇、宰玉蟾、燕紫琼在阵多日，均已无救，余皆无恙。至宋素虽亦在阵多日，因他素于钱上甚为冷淡，所以来曾被害。即将众人殡殓。大队人马进关，众百姓都是焚香迎接，欢声载道。

　　文芸把武六思家内查过，正要前去拜谢众仙，忽有军校飞报：“那五位大仙未曾进关，忽然不见，连宋素、文菘二位公子也不知何处去了。”文芸火速命人四处追寻，并无踪影。

　　这日略为安歇。次日，又报四处勤王之兵刻日可到。文芸又写了书信，暗暗通知张柬之等，于某日都在东宫会齐。

　　文芸查点人马，并未损伤一兵。男营之中被害的是章荭、章芹、文-、文萁、文●、林烈、阳衍、燕勇、谭太、叶洋；女营之中被害的是田秀英、田舜英、宰玉蟾、燕紫琼；自尽的是邵红英、戴琼英、林书香、阳墨香、谭蕙芳、叶琼芳。文芸想想当日起兵时原是好好弟兄五个，今二、三、五弟都没于王事，已觉伤痛；及至大功垂成，四弟又复不见，只剩独自一人，手足连心，真是恸不欲生。又恐章氏夫人悲伤成疾，只得勉强承欢。每听半夜衰鸿，五更残角，军中警枕，泪痕何尝得干！

　　正要统领大兵前进，张易之闻知各关攻在消息，因太后抱病在宫，即假传敕旨，差了四员上将，带领十万大兵前来迎敌，被众公子带著精兵杀的四散逃生。

　　诸军齐集长安城下。张柬之、桓彦范，李多祚、袁恕己，薛思行、崔元-、李湛、敬晖得了此信，立即帅领羽林兵，同文芸、余承志、洛承志等把中宗迎至朝堂，斩张易之、张昌宗于庑下；进军太后所寝长生殿。太后病中惊起，问谁作乱。李多祚道：“易之、昌宗谋反，臣等本太子令，已除二患，惟恐漏泄，故未奏闻。

　　但臣等称兵宫禁，罪当万死！”太后见光景不好，只得说道：“叛臣既除，可命太子仍回东官。”桓彦范道：“昔日天皇以爱子托陛下，今年齿已长，愿陛下传位太子，以顺天人之望。”当即收张昌期等立斩于市。次日，太后归政。中宗复位，上太后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大赦天下，诸臣序功进爵。中宗因此事虽赖张柬之等剪除内息，但外面全是文芸一干众将血战之功，故将起兵三十四人尽封公爵，妻封一品夫人，追赠三代，赐第京师。其有被害以及尽节者，男人贤良祠，女人节孝祠，所有应得公爵，令其子孙承袭。并又派官换回镇守四关各将。众公子谢恩退朝，暂归私邸。地方官带领夫役起造府第，卞滨见了卞璧，喜出望外。

　　各家欢庆，自不必说。

　　过了几时，太后病愈，又下一道懿旨，通行天下：来岁仍开女试，并命前科众才女重赴红文宴，预宴者另赐殊恩。此旨一下，早又轰动多少才女，这且按下慢慢交代。

　　却说那个白猿本是百花仙子洞中多年得道的仙猿。他因百花仙子谪入红尘，也跟著来到凡间，原想等候尘缘期满，一同回山。那知百花仙子忽然命他把那泣红亭的碑记付给文人墨士去做稗官野史；他捧了这碑记日日寻访，何能凑巧？转眼唐朝三百年过去，到了五代晋朝，那时有一位姓刘的可以承当此事，仙猿把碑记交付他，并将来意说了。他道：“你这猴子好不晓事，也不看看外面光景！此时四处兵荒马乱，朝秦暮楚，我勉强做了一部《旧唐书》，那里还有闲情逸志弄这笔墨！”仙猿只得唯唯而退。及至到了宋朝，访著一位复姓欧阳的，还有一位姓宋的，都是当时才子，也把碑记送给他们看了，二人道：“我们被这一部《新唐书》闹了十七年，累的心血殆尽，手腕发酸，那里还有精神弄这野史！”

　　这仙猿访来访去，一直访到圣朝太平之世，有个老子的后裔，略略有点文名；

　　那仙猿因访的不耐烦了，没亲何，将碑记付给此人，径自回山。此人见上面事迹纷坛，补叙不易。恰喜欣逢圣世，喜戴尧天，官无催科之扰，家无徭役之劳，玉烛长调，金瓯永奠；读了些四库奇书，享了些半生清福。心有余闲，涉笔成趣，每于长夏余冬，灯前月夕，以文为戏，年复一年，编出这《镜花缘》一百回，而仅得其事之半。其友方抱幽忧之疾，读之而解颐、而喷饭，宿疾顿愈。因说道：

　　“子之性既懒而笔又迟，欲脱全稿，不卜何时；何不以此一百回先付梨枣，再撰续编，使四海知音以先睹其半为快耶？”

　　嗟乎！小说家言，何关轻重！消磨了三十多年层层心血，算不得大千世界小小文章。自家做来做去，原觉得口吻生花；他人看了又看，也必定拈花微笑：是亦缘也。正是：

　　镜光能照真才子，花样全翻旧稗官。

　　若要晓得这镜中全影，且待后缘——